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五冊目次

二薇亭詩集一卷 （宋）徐璣撰 清乾隆三十一年鮑廷博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程洺水先生集三十卷 （宋）程珌撰 附錄一卷 明崇禎二年程至遠刻本 〇一五

龍川文集三十卷 （宋）陳亮撰 明崇禎六年鄒質士刻本 三五七

二薇亭詩集一卷

（宋）徐璣撰

清乾隆三十一年鮑廷博鈔本（四庫底本）

二薇亭集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徐璣撰。璣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趙師秀集作靈因。因字即古淵字、蓋偶以別體書之。永嘉四靈之二也。宋元詩會載璣官建安主簿龍游丞武當長泰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而陳振孫書錄解題則曰、四人者惟師秀嘗登科改官、意謂三人皆未嘗出仕。曹學佺亦謂二徐皆隱居不仕。今觀此卷中、璣有監造御茶五言古詩、蓋爲主簿時作。其贈趙師秀詩有游宦歸來幾度春之句、七言絶句又有移官南浦一首。則陳振孫所言偶然失考、學佺又誤因之也。書錄解題載璣集一卷、與此本相符。其名二薇亭集、則通考未載、或亦偶遺也。集後有補遺三首、從瀛奎律髓東甌詩集東甌續集中鈔出。厲鶚宋詩紀事載璣又有泉山集、今未之見。或東甌詩集所載爲泉山集中詩歟。

[illegible] 徐璣 靈淵甫 著

[illegible] 九月初[illegible]日分得然字

去載羈旅身[illegible]望群賢今夕良宴會況乃佳
節前涼風日已[illegible]歲序日已遷春時種叢菊秋
花滿籬邊採之不盈把泛彼清清泉行樂不易
得[illegible]駿馬可[illegible]推當從爾游吟哦思陶然

詠梅 [illegible]

[illegible]漸漸欲開未開時三點兩
點白清枝何蕭疎幽香況岑寂須知天姿殊絕
似人有德逢君天一方歡然舊相識

監造御茶有所爭執

森森壑源山蹋蹋壑源溪脩脩桐樹林下種茶
樹依桐風日夜吟桐雨灑霏霏千叢高下青一
叢千萬枝龍在水底吟鳳在山上飛異物呈嘉
祥上奉玉食賚臘餘春未新素質蘊芳菲千夫
喏登巇吁嘯風雷隨雪芽細若針一夕吐清奇
天地發寶秘神鬼不敢知舊制遵御膳授職各
有司分綱製品目簿尉監視之雖有鎮督官屬
得專所為初綱七七夸次綱數弗差一以薦郊

閩本作美芝夸

廟二以淪賓吏天子且謹受他人奚可希奈何
貪漬者憑陵肆姦欺品嘗珍妙餘倍稱來其私
初作狐兒媚忽變狼虎威巧計百不行叱怒面
欲緋再拜長官前茲事非所宜性命若螻蟻蠢
動識尊卑朝廷設百官責任無細微所守儻在
是恪謹焉可違君一臣取二千古明戒垂以此
得重劾刀鋸弗敢辭移官責南浦奉命去若馳
回首鳳皇翼雨露生光輝

述夢寄趙靈秀

江水何滔滔渡江相別離攜子家舍前對子來
拔拔問子何所為旅舍未得歸執手一悲歎覺
覺妻與兒起坐不得者清風在簾帷平明出閉

門將以語所知過子舊家處寒花出疏籬蕭蕭
黃葉多梟梟歸步遲子去不早還何以慰我思

漳州別王仲言

百草冬有種春至不栽培交情重故知豈論才
不才相識十年初再見天之涯共飲一杯酒鬢
若紅顏開人生有此樂知復能幾回契闊幾已
深婀爾病與衰朔風從何來吹發枝上梅天寒
日欲暮又乃行色催君去江西水我歸近天台

東甌詩集校
溫叟律體作徐
文淵 王璣字文
淵 靈淵其号也

東西道路長未可心晉推明朝碧雲多佇思良
徘徊、
投（一作見）楊誠齋
名高身又貴自住小村深（一作心）清得門如水貧惟
帶有金養生非藥餌常語（一作話）是規箴四海為儒
者相逢問信音
江亭臨眺
問得梅花信寒林動晚聲雨來山漸遠潮去水
還清愁落尋新句歡娛解宿酲相攜歸路滑燈
火近孤城、

同友人登翠麓亭、
緩行循翠麓凝睇俯清灣舟楫蘆花外江山戶
牖間天寒雖日短歲晚亦身閑高樹梅初發與
君相共攀、
中川別舍弟、
中川人語別南國夜何其江迥風來急山低月
落遲纔從前浦遠角在古城吹五畝耕鉏地何
當手共犂、
冬日書懷、
門庭黃葉滿園樹盡玲瓏寒水終朝碧霜天向

宋詩鈔校

五本吾曰一本

晚紅、蔬餐如野寺茅舍近溪翁非是分寬寂由
來趣不同、
黃碧、
黃碧平沙渚陂塘柳色春水清知酒好山瘦識
民貧（一作窮）太田家靜桑麻歲事新相逢行路客半
是永嘉人、
西征有寄翁趙徐三友、
窮冬逆旅身薄宦此艱辛渡水添愁思看山憶
故人烟生村落晚雨過竹松新昨夜還鄉夢逢
君苦未真、

晨起
晨起風吹面朝晴野霧妝（收）高峰多遠見淺水少
平流世事非難了塵勞獨未休今年看鬢髮已
變一莖秋、
送趙靈秀赴筠州幕子亦將之湖外
郡以竹為名因知此地清溪來城下綠山到市
邊平入幕非無客能文光有聲江湖共游宦相
望若為情、
湘水、
湘水幾千里平流少急（一作激）湍數家分市井列石

起峰巒豈是昔曾到猶疑畫上看吟詩身漸老
向此作微官

泊舟呈靈暉

泊舟風又起繫纜野桐林月在楚天碧春來湘
水深官貧思近闕地遠動愁心所喜同舟者清
羸亦好吟

古郡

古郡依蠻楚身來作冷官老憐兄弟遠貧喜道途
兒安分甘乘春雨移梅待歲寒又傳家信至入
夜著燈看

憑高

憑高散幽策綠草滿春坡楚野無林木湘山似
水波客懷隨地改詩思出門多尚有溪西寺斜
陽未得過

送徐照先回江右

骨讙先如鶴離家歲已周欲知詩思遠曾共楚
鄉游窮遠身將老分攜菊正秋江西看舊友歸
計少遲留

別趙黃中

世道難為友相期一見中但令心事合不在語

東甌詩續集 校
凡與瀛奎[illegible]同者以[illegible]別之

言同秋早湘烟白舟移蓼岸紅別懷如迥野長
與水雲通

自覺

曾學輕飈術長懷萬里心江湖雲似水巴廣石
如林好飲身常樂無言道更深丹砂能愈疾不
用化黃金

題陳待制湖庄

園無三畝地四面水連天行向棲高處却如身
在船野花春渚外山色海雲邊一任人來往茲
懷亦浩然

寄隣西老

長日短吟伴閒庭佇物華竹枝斜帶雨草色淨
侵沙風度平生友隣居幾十家前曾乘小游訪
爾一甌茶

初夏(一作暮)游謝公岩

欲(律髓作又)取紗衣換天晴(一作時)起細風清陰花落後長
日鳥啼(一作聲)中水國乘舟樂岩扉有徑(一作路)通州人
(一作民)多到此猶是憶翳公

喜真主人至

任興佛居近僧閒稍問詩湖山明月夜風露菊

花時違意言常省微吟步自遲老來朋舊少愛爾得相隨

曉

詩鬢曉星霜天似水清風當窗眼入冰向硯池生已瘦梅花影猶乾竹葉聲夜來天地潔惟是月華明

題方上人房古梅房即故道書記所居

曾聽道公語先師愛此梅但知傳說老不記若年栽辛樹枯仍發跡花晚自開方見頭又白常喜故人來

春日遊張提舉園池

西野芳菲路春風正可尋山城依曲澍古渡入脩林長日多飛絮游人愛綠陰晚來歌吹起惟覺畫堂深

送戴文子赴定海主簿

江天經雨後秋意轉新高遠棹送行客涼颸生細濤高人初祿仕判語亦風騷若到海西岸佛光盈翠袍

宿寺

古木山邊寺深松逕底風獨吟侵夜半清(一作杜)生

雜裨中嚴靜燈光小經殘磬韵空不知清遠夢啼鳥在林東

孫生(一有鶴字)呈客

晨起循孫生辭泉待(一作自)煮茶寒烟添竹色疎雪亂梅花獨喜忘時事誰知改歲華多君能過此人里(一作竹裡)似仙家

送翁巴陵

曾識巴陵道重攜印綬過地偏無會計俗厚有絃歌([illegible])況湘流碧詩情楚岫多梅花送征棹萬里接陽知

送張主簿

上世藏同登論交建水清故人逢客裡明日又離情佳闕東南少卑官遠近移秋風分手地稻葉滿江城

題石門洞

渠水東南冠廬山未足論飛來長似雨流處不知源洞裡龍為宅溪邊石作門脩行謝康樂巷有故基存

春望

樓上看春晚烟分遠近村曉晴千樹綠新雨半

滄浪作箕校　東甌續集校　宋藝圃集瀛奎律髓校

池渾柳密鶯無影，泥新燕有痕。輕寒衫袖薄，杯酌更須溫。

題薛景石瓜廬

近舍新為圃，澆鉏及晚涼。因看瓜蔓吐，識得道心長。隔沼嘉蔬潔，侵畦異草香。小舟應買在，門外是漁鄉。

夏日懷趙靈秀

古郡草為城，樓賢隔此扃。水風涼遠樹，河影鬱踈吳。江闊晴猶潤，烟林暮轉青。荷鉏曾有約，獨喜帶驛經。

又寄趙端行

庭深自無暑，苔徑復縈紆。賓客不長到，兒童亦可娛。荷花晴帶粉，蒲葉曉（一作晚）凝珠。與爾城閒隔，茲歡想不殊。

夏日湖上訪隱人（一作士）

煩（一作酷）暑何能避，孤舟訪隱人。水鄉菱藕熟，晴野稻苗新（一云洲沿稻梁新）。為（一作力）學師前輩，談空悟宿身。鏡湖三百（一作萬）頃，不似此湖濱。

山居

柳竹藏花塢，茅茨接草池。開門驚燕子，汲水得魚兒。地僻春猶靜，人閒日更（一作自）遲。山禽啼忽住，飛起（一作去後）又相隨。

東甌續集校　宋藝圃集本律髓吟並作橋　一作移校

夏日懷詩（一無詩字）友

流水階除靜，孤眠得自由。月生林欲曉（一云日低林欲曉），雨過夜如秋。遠憶荷花浦，誰吟（一作詩）杜若洲。良宵恐無夢，有夢即俱（一作同）遊。

臘日驪山渡逢故人

天寒多木葉，愁思滿溪濱。惆悵往來渡，經行多少人。時情猶重臘，歲事每占春。與爾他鄉旅，誰當懷抱新。

次韻劉朋（一作明）遠移家二首

隱居須是僻，君向數家村。自以閒為樂，何嫌貧尚存。碧波連草舍，白日掩柴門。挂得一瓢在，風來應惡喧。

恬淡安身易，新家似舊居。逐涼行落華，池淨數遊魚。詩得唐人句，碑臨晉代書。平生惟此學，同輩必無如。

登信州靈山閣跨鶴臺

清遊吾有分，渾似昔曾來。野屋憑高住，青山到水回。欲看靈岫遠，須待曉雲開。漸漸生愁思，鄉

[illegible] 校

心上古臺

投周益公

辭相還家後清癯帶少顏易令凡事足難一身
閒長日惟閉卷晴天偶看山只應憂國念到此
或相關

題李商叟半村堂

住屋半依村先生氣象尊若非迎好客長是掩
柴門覓句行山路拔蒹釣月痕窮年八十惟
得令名存

湖中

二薇亭集

舊說湘中事身來又可尋顧存歷帝迹江照楚之
臣心句落人俱遠題名刻自深春回洲渚綠遙
望正沈吟

夏夜同靈暉有作奉寄翁趙二丈

齋蘿一作居惟少睡露坐得論文涼夜清如一作藹水明
河白似一作皆雲宿禽驚樹覺幽聲瀍溪闊欲識他
鄉思斯時共憶君

書翁卷詩集後

五字極難精知君合有名磨礱雙鬢改收拾一
編成泉落秋岩瀑花開野逕清漸多來學者體

法似宣英

擬述寄翁靈舒

聞道長淡令相留一館閒便令全近舍尚隔幾
重山爲郡春鄉好懷人夜雨閒年來疎覽鏡怕
見減朱顏

大龍湫

潔木數千尺何曾貼石流還疑泉山坼鼓使半
空浮霧雨初相風波詩忽自由道場從建後龍
去任人遊

送王州之知縣

二薇亭集

歲暮不惜別君行是宦游江西多野水湖上正
高秋舊友曾遊處新題名共留官閒可尋訪竹
還最幽深 [illegible]

寄金弟

寄問安仁一作雍縣政又一年流來溪水遠清到縣
門前故里人情樂新居物色鮮宦歸言話款正
及早梅邊

秋夕懷趙師秀

冷落生禪思衰懷得句稀如何秋夜雨不念故
人歸望斷砌尤靜雲疎月尚微推攜籬下菊新

瀨可相依

送趙明叔爲漳浦宰

去年官滿處，送子意何如。地接泉山近，人依太澤居。甫中繁賦役，羨政輯田廬。公退無他事，彈琴更讀書。

送岳州蔣節推

湘水知幾派，到湖相合流。烟深雲夢曉，風靜岳陽秋。送子方行役，令予憶舊遊。文書時正暇，獻詠可登樓。

登横碧亭送趙昌甫作

步陟高高寺，徐行不用扶。春天〔一作晴天〕晴又雨，山色有無無。句向閒中覓，詩〔一作茶〕因醉〔一作酒〕後呼。所〔一作斯〕懷論未足，何乃又征途〔一云何處問征途〕。

溪上

十日清溪上，新春細雨天。綠波隨棹起，白鳥望舟眠。麥秀初如草，雲濃半是烟。卻愁山路險，明日捨溪船。

梅坡

淺水低坡幾樹苔，冷光搖動玉塵埃。横斜直似安排得，古怪多應折損來。潔白要須侵夜看，飄零卻是被春催。開來立斷清風影，一片飛香落酒杯。

送徐侍郎南還

已見皇家日月安，更教速去不辭艱。右人豈謂元城在，有客先知御史還。風急滿江皆白浪，雨收何處不青山。天心正欲扶宗社，為報恩闈得解顏。

淥波亭宿泊晨起有感

塵埃散派寸心清，晨起前吟白水亭。晴景淡紅烟景白，亦山濃綠畫山青。因尋宦成羈旅思，伴輕鷗落諸汀。安得歸歟來居此地，待須長[illegible]驛紅。

秋日登玉峰

玉琢孤峰壓富少之，行峰頂步雲霞。溪流縈去幾回曲，樹色分無數家。翠拂寒烟平似水，紅飄霜葉遠如花。明朝重向城中望，對此孤峰〔一云對峰〕一應不差。

壬戌二月

山城二月景如何，行處時時聽踏歌。淺色似黃楊葉小，濃香如茉菜花多。春容每到晴時好，天

氣偏從雨後和好向溪頭尋釣侶小溪連夕漲
清波

題東山道院

古院巖巖石作層綠苔芳草近郭垌溪流偶到
門前合山色偏來竹裡青靜與黃蜂通戶牖閒
將白鳥共沙汀道人亦有能琴者一曲清徽亂
可聽

六月歸途

星明我眠數峰晴夜靜竹一作澗閣水有聲六月行
人須早起一天涼少遲衣輕塵情每向途中薄
詩句多於馬上成故里諸公應念我綠花香裡
計歸程

訪湖友

城中日日望南湖乞得閒來訪隱居漸有秋霖
飜荷長綠無暑氣語連蹤屋間古書多賢像堂
上塵編手佛書未見主人逢稚子不通姓氏獨
知踏

中秋集飽樓作

秋在湖樓正可過扁舟盪花逐菱歌浪雲遮月
連天白違水生涼入夜多已是高人難會聚剩

逢佳節共吟哦明朝此集喧城市塵說風流似
永和

登滕王閣

重重樓閣倚江干岸草汀烟遠近間春水生時
都是水西山青外別無山雲歸長若真人在風
過猶疑帝子還自古舟船城下泊幾人來此望
鄉關

贈趙師秀

游宦歸來陌我春一作正是舊時身養成心
性方能節化得妻孥不負竹長新陰深似洞
梅添怪相老於人亦知見高今了一作作文章
氣力勻

贈徐照

近參圓覺境如何月冷高空影在波身健却緣
餐飯少詩清都為飲茶多城塵一作居亦似山中靜
夜夢俱無世慮塵昨日曾知到門外因隨鶴踏
踏青莎

新春書事

出門閒步胖妻小桑柘陰中亦有幾樹晴烟
鶯啼早一塘春水燕飛低空如陶亮官為令難

學嚴陵任近奚聖世幸時沾薄禄不能辛苦又攀躋

題養拙齋

混沌分來便至今紛紛巧事日成林月明未免蝦蟇食秋至休悲蟋蟀吟自嘆一身全是幻誰能簿事不容心到君齋舍清如水應使凡機盡沸侵

泊馬公嶺

維舟擲晚步平沙聽說洲[illegible]第一家新脈茶蔬沿野路旋編籬落帶山花門前切對青峰小屋後流來白水斜可愛山翁無一事藤□西畔看蜂衙

酒

寸傾一盞碧澄澄自是山妻手法成不遣水多防味薄要令麴少得香清涼從荷葉風邊起暖向梅花月裡生世味總無如此味深知此味即淵明

梅

踈芳點點是春水塵笑浮華去不停石畔長來枝易老竹間瘦得葉全青孫高自愛香無色寂寞渾教影問形莫遣豐種宫苑野橋流水亂清泠

是誰曾種白玻璨曼絕寒荒一點奇不厭隴頭千百樹最憐窓下兩三枝幽深真似離騷句枯健猶如賈島詩吟到月斜斜未已蕭蕭鬢影有風吹

翁知縣歸自湖湘

渺渺秋江帶碧天君來應是弔湘漣懷人也似居幽竹憂世長如飯有砂一袖清風詩思遠滿汀芳草夕陽邊還歸[illegible]顏瘦已種湖邊遠處花

壽酬翁松廬見寄

客路歸時雨似烟歸來還近菊花天寸心不到青雲上一事難成白髮前風外松聲如昨夕竹間梅蘂逐新年閒來得句頻相送自有高人住屋邊

送劉和州

揚旌遙指歷陽城霜淡晴天鼓角明步騎打圍秋草綠舳艫傳喝曉江平岸分南北人烟近地控東南形勢清牧守只一非易予九重淵默得

盛成

過九嶺

斷崖橫路水潺潺行到山脐又上山眼看別峰要
雲霧起不知身也在雲間

題鄭丙老畫蜀山圖

壁立青山嵩峽溪閒雲盡日自高低知他春樹
深多少應有清猿在裡啼

夜涼

夜涼扶杖出山齋身似孤雲倚石崖吟號不知
山月小清風兩岸落松釵

二龍亭集

春雨

斷橋橫落淺沙邊沙岸疎梅卧曉烟新雨漲溪
三尺水漁翁來覓渡船錢
柳弄輕黃欲染衣汀沙漠漠草菲菲晚風吹斷
寒烟碧無數鴛鴦隊上飛

夏日閒坐

無數蟬噪夕陽高峰影裡坐陰涼不還偶看
清泉滌風過幽簋松葉香

丹青閣

翠靄空濛有無筆端描畫此工夫溪山本從
人圖畫不道溪山是畫圖

移官南浦作

薄領初為走水栖移官南浦又沈迷溪山轉處
人烟惟有黃鸝一樣啼

秋日二首

夏夏秋蟬續續笛搖蟬閒傍柳邊行小溪清水
不知處一葉飛來細浪生
紅葉枯梨一兩株倚欄秋色滿山居詩懷自數
多塵土不似秋來木葉疎

建劍道中

雲麓溪鑾知幾盤江行一灘
青山裡盡日松聲襍水聲

舟過水下作

舟行迢迢指福城闊天宇開時地勢寬二百里溪
平似掌一帆風色到懷安

公論

晴稻葉齊日光穿樹映烟低芸芸鷺也愛
新涼好景過青山影裡啼

新春夜雨

農家不曾一二田歲事來漸有餘昨夜新雪

人爰到詩
無人到

佳好雨添畦一朧前花下
午風旋結成春色黑欲歸蝴蝶散還
春晚
荷華醉醉香果柳綿飛
圓山
乾州漠霧綠色籠寺傍屋前畫說論南
風衆山圍繞一山圓
古陵橋
橋西岸柳成股者去春來歲同偶 專
又隨
新秋 人口
秋二雨洗林閑晚 清涵望閑風
黃茅斷山前又邊一莫山
五里牌邊
路遠山根石磴斜橋流水樹交加埜門半掩
人爰到 三四家
書同安舊酒家壁
榕陰繞滿驛程遠駐馬曹聖賢布好山
橫四對論朝暮帶輕烟
春路

路行繞山好看到晴時物佳秀色連雲
屏上秀肩香夾道刺桐花
秀峰寺
藍輿晚泊近岩隈精舍門臨古道開笛子相逢
便相識三過秀峰來
連江官湖
衆山圍繞深園圓官木參差古道迴行盡濃
全不了一湖龍雨暮輕烟
九日上懷
逝占來 缺覓 佳有
春士數篇佳句 石
補遠
吾廬
進戶隋居稱不木移荷故土買石
新藥信仙方服吉樣栽本無官可何
用賦歸 詩集
不食姑
推誦重咒飲泉能不飢口緣多自譽番以致
人疑聯贊全如謀生却似龜華通籍後會
親女 篇

泉次新樓

矮簷風雨送蝸牛有客來誇百尺樓闌郡池亭
皆下瞰背城湖海亦全收清時未放徒高卧手
世胡為故倦遊睹畫窗全君計決月明長笛起
漁舟 東甌續集

二薇亭集

乾隆丙戌十月二十五日風雨閉門燈
下台江鄭□患□此卷以繕□於
明日□前寫完再勘一過賓江□舍
志

附錄

徐璣字文淵從晉江遷永嘉為長泰令初唐詩
廢久璣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
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
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
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 稱善鳴集
徐璣字文淵從晉江遷永嘉官至主簿龍溪
丞武當長泰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 按璣號
靈淵同時同里同調同 宜其非兄弟嘗能於云三
徐但隱居不仕耽情丘壑以故詩一詠歌清真
讓遠出于自然亦未嘗言璣為吏 一泉但璣已
歷官丞簿謂之不仕則失考云詩名二薇亭集
宋元詩會
徐璣有泉山集 東甌詩集
四靈詩俱在丁仕 瀛奎律髓

程洛水先生集三十卷

（宋）程珌撰

附錄一卷

明崇禎二年程至遠刻本

洺水集三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程珌撰。珌字懷古。休寧人。以先世居洺州。因自號洺水遺民。紹熙四年進士。理宗朝累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歷端明殿學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珌立朝以經濟自任。詩詞皆不甚擅長。俞文豹吹劍錄稱其省試紅藥當階翻詩。黃麻方草罷。紅藥正花翻一聯。亦未爲佳句。至於論備邊銅稅諸疏。則拳拳於國計民瘼。詳明剴切。利病井然。蓋所長在此不在彼也。其跋洪邁萬首絕句。以爲不當進之於朝。與張栻詆呂祖謙撰文鑑大意相類。未免操之已蹙。至於跋張載西銘。論其欲復井田爲不可。則深明今古之宜。破除門戶之見。其識迥在講學諸儒上矣。集本六十卷。載於書錄解題。此本乃崇禎乙巳其裔孫至遠所刻。僅三十卷。原序稱歲久散佚。舊闕其半云。

序

蓋自立德立功立言之說倡而後遂有祖述以品人者謂是某篤於行誼某嫺于文辭某長於經濟歧

分派析使吾性靈一種之妙不諧覯且亦未覩造工之妙雪融為水、復為冰、亦不嫌水、不礙雪三耶一耶共種而各英雖甯稱亦嗤其

非則又何疑於三者之未始有離歧古今來固亡有偏至者要非其真也宋故少師洛水公少而穎輒慕古聖賢之學無為規規章句間及

登第宰邑著聲倅都早職而氣節慷慨無以不克振復為根拔主朝野陳多用兵機宜至手諸朝常國計民瘼官方靡不

危言抒讜以是為時宰所
忌而亦倦於仕矣里居十餘
年前後徵召皆不起品望
逾以重斯不亡爭然行誼
何經濟文辭之少讓哉今

讀其文者第以為詞識淵
博不則醉為國條事見切
乃其內修濟備亦有舉而稱
之者予則誦之曰是真人品
真文章真功業兼之而稱

真矣余生也晚幸得屬同
里頗耳忩之梗槩而悉其生
平其後裔至遠慮其文集
久而日湮重為訂刻且欲藉
予一言是有志於祖武者

哉亦少師公之遺意也時
崇禎己巳孟夏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翰林院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
前吏兵三科左右都

給事中同里後學趙時用頓首譔

趙時用

癸丑進士

重刻洛水文集小引

吾族自太守元譚公開于晉于梁則有若安國靈洗公于唐則有若都使澐公自是始荒我汉川之居繩繩相繼代有顯人迄于有宋尤稱蟬聯郡邑中一時為相者若文簡公大昌正惠公卓訥菴公元鳳其在𢽾里則吾祖少師公也皆照耀汗青輝煌今昔我少師公生具異穎兒時詠氷遂播奇句稍長遂篤慕古人之學耻為章句習登紹熈進

士丞相趙公汝愚奇其文擢冠多士爲忌道學者抑置第二箋仕專任德化屢著異績如在樞密丘崇幕中出奇策活民兵萬餘人之類一時稱爲國士然公慨慷尚氣節以天下爲巳任常

有恢復大志故論當時根本急務用兵機宜往往切中如指掌然至于上書輪對多危言直諫時雖以此重之而亦以是忌之若史彌遠輩皆因而中傷公力求休致乃得幽倅閩中以平劇

盜功垂成而忌益至公遂再請祠歸觀眞公德秀之言可以見公爲人矣公歸優游里中者尚十餘年前後召用皆不起加少師致仕其爲學本之六經根極理奥醇正弘大平和至足若我

公者眞有用之經濟哉今奏議書牘之文具在可攷而知也惜乎時未究其用耳以推世系本河北洛州故自號洛水遺民有洛水文集六十卷因久散落

熙朝一再刻之僅得三十卷萬

曆戊申年山水暴漲板爲漂失
不肖遠懼寖久而遂湮也乃取
舊本重訂壽諸剞劂夫有美弗
彰後人之責也後之子孫尚纘
其緒無令隕墜也時
皇明崇禎紀元歲戊辰嘉平月
之吉
雲溪裔孫至遠邇行謹拜書

程洺水先生文集總目

卷一
制誥
卷二
奏疏
卷三
表箋
卷四
議 附進故事
卷五
策問
卷六
講義
卷七
記
卷八
序
卷九

題跋
卷十
墓誌
卷十一
行狀
卷十二
祭文　哀辭
卷十三
書

卷十四
尺牘
卷十五
啟
卷十六
致語
卷十七
祝版
卷十八

疏
卷十九
文
卷二十
賦
卷二十一
擬古
卷二十二
五言古

卷二十三
七言古
卷二十四
五言律
卷二十五
七言律
卷二十六
五言絶句
卷二十七

七言絶句
卷二十八
說
卷二十九
贊 銘
卷三十
樂府
附錄

程洛水先生文集目錄

制誥 卷一
理宗即位大赦文
論經筵講讀官詔
倉部郎官潘枏除大理少卿詔
論監司守令恤刑詔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故崇政殿說書程顒孫源授籍田令制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奏疏 卷二
擬上殿劄子
乙亥輪對劄子 二
丙子輪對劄子 二
初開講筵劄子
甲申上殿劄子 二
輪對劄子 五
代上殿劄子 四
高宗皇帝寶訓徽章乞宣付史館劄子

辭免除秘書丞兼權右司
辭免除起居舍人
辭免兼侍讀
皇太后
皇帝
辭免除刑部尚書
皇太后
辭免除翰林學士
戊子乞祠劄子

戊子內引劄子
辭免除敷文閣學士與宮觀
辭免寶文閣學士依舊宮觀
乞休致劄子
繳進耕織圖劄子
再乞祠劄子 二
辭免知贛州
再辭免知福州
辭免陞脩國史實錄院脩撰

表箋 卷三

天基聖節賀 皇太后表
賀 皇帝表
浙西謝表
讀 高宗皇帝寶訓徽章繳進經筵官詩表
謝除吏部侍郎表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表
代浙東提刑謝表
代岳州到任謝表

賀明堂大禮告成表
賀元正節表
慰 皇帝表
謝曆日表
謝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表
代賀 太皇太后還南內箋
代賀 皇帝表
代賀 皇后牋
代賀平蜀表

代母舅黄寺丞處州謝表
代總領到任謝表
謝除禮部尚書表
建寧府到任謝表
議　附進故事卷四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議廟號
祧廟議
明堂中辛議
遷蹕議
進故事

程洺水先生集卷一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制誥

理宗即位大赦文

天生烝民而立君、所以任父母撫綏之責、父有天下而傳子、所以綿祖宗統系之基、祗仰先皇、自承丕緒、不以大寶為樂、惟以萬方為憂、懷保小民、欽畏上帝、消斥姦佞、登崇俊良、勤不倦於宵衣、儉至形於澣服、坐臻感格、聿底康平、二氣叶調、羣生茂豫、中原雲附、故境日歸、允惟中興之功、浸復太平之觀、乃以焦勞之久、遂愆節適之宜、忽聞憑几之言、方切號弓之痛、顧令眇薄、獲續休明、仰奉母儀、俯臨海寓、正皇皇如灼之際、加兢兢載惕之思、然創劇摧心、尚曠萬機之務、而政先及物、豈稽四海之恩、可大赦天下、

論經筵講讀官詔

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既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

賢悉心敬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仰令學士院明諭朕意

倉部郎官潘楨除大理少卿詔

朕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謹比覽倉部郎官潘楨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大理少卿以示嘉奬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昔成王立政之初於庶獄郵謹曲盡其敬忠厚積累囹圄空虛治道所由昌也朕踐祚以來舉廉戒

貪與能拔滯亦欲郡縣聞風政平訟理也而懦者汩於吏姦莫庶人命強者瓤恃巧心折律貳端久之疵是非舛紊茂棄中興民冤莫伸哀矜之意微繫株連遂易庾死其或叨憤自豐庶威奪貨五過剝斂之風者豈朕為民父母之意哉繼自今監司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務審克無僭亂辟勿格詔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中和庶幾羣吏祇儀罔敢弗率儻猶狃狎習為蔽欺貪殘淹留莫之糾刺上負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則國有憲章罰加失職非予一人所敢私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武制

昔在高皇中興炎祚如呂丞相勛定著於勤王如岳鄂王烈尤高於衛國蓋禦戎復辟耀為社稷之臣而秉事握樞咸受腹心之寄夫既稽功之無間豈容論德之或殊頃爲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允穆同一辭而作謚垂萬世以爲公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贈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賦河朔之雄姿熟左氏之兵法

逝兀朮於中宵之急拔劉豫於一鼓之餘西京之地既還河南之境寖復惟其張馬步蔣山俘馘之繫故能定業於江南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謀豈復遺虜於今日雖以忠而許國屢形於天語之褒嘉奈與敵而急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於莫保天下迨今以爲冤朕獲纘丕圖敢忘宿憤方將壯薄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忠魂爰易嘉稱用彰賁美鄙姦夫之遺臭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髮竪果孰得而孰失抑可

勸而可懲今有名孫久司兵饟得非忠義之報足驗天人之符懲遺廟巍巍雖或游神於古鄂英靈凛凛豈能忘意於中原

故崇政殿說書程頤孫源授籍田令制

勑故崇政殿說書贈直龍圖閣謚正程頤四世孫修職郎程源爵禄朝廷之名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者風俗之樞機實可作興於百世激勸有道今昔所同聽爾祖之賢一出濂溪之正盡心知性無非根本於大原啟鑰抽緘用以開明於後學求

其嗣裔得爾端良隆然受道之資甚矣典刑之舊錫之命秩擢寘班聯庶幾風動於聽聞無或顛寘於邪僻克邁先訓尤殫乃心可依前修職郎特授行籍田令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洛水集卷一終

程洛水先生集卷二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迥行重訂

奏疏

擬上殿劄子

臣仰惟　陛下天縱之資根于至仁故君臨海宇二十二年雖變故迭興而訖底康定天佑人助不可誣也獨比年以來災異不一方春生夏長之時萬物焦以枯旬也旱虐今及吾邊春旣苦旱夏亦傷潦不惟此爾有道之世五星循軌日不食朔月

不食望邇去歲之秋月食望矣日食朔矣而又金星見晝鎮星失行太陰躔高木星度下類非細變也可不震惕加謹在朝夕哉臣願　陛下剛健輝光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聽言行諫以作士氣一政令之設施必曰其事果合於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曰其人果當於天否乎天心何自知之當人心則合天心矣內而坤極外而大臣相與警戒相爲輔拂益進其所已爲交脩其所未逮益轉移其象

銷弭其災非大有以飭厲之未見其可也漢陳蕃有言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今天於漢眷眷無已故殷勤示變冀以感悟然則今茲災異雖可懼也猶可幸也豈非上天之心所以祐國家者尙至望 陛下者尙深乎祐之而無以答其意望之而無以慰其心臣則懼之雖然因象而知警不難也無象而不怠爲難耳人之常情遇變則懼不見則怠未雨則憂旣雨則怨殊不知天之垂象已示不再災辭未應其象

故在元魏之時熒惑見而忽亾崔浩謂入秦必矣後八十餘日熒或果出東井間一歲秦果當之先正司馬光特著之通鑑以垂萬世則是應之遲疾雖不可計而象不虛示未有無其應者也惟 陛下勿以爲不見勿以爲旣往而遂怠之則天下幸甚

乙亥輪對劄子

恭惟 陛下天臨海宇二十二年玉食弗御惟服澣衣每以天下爲憂未嘗以位爲樂故含齒孳生同心愛戴而變故相仍旋卽消弭豈非天之所佑人之所歸皆 陛下憂勤一念之力邪而 陛下之憂曾不解於聖心者臣竊窺 陛下之心上憂祖宗付託之重內憂天下之未治外憂戎虜之未殄也然以臣觀之則以爲未易徒憂者治內治外臣請次第陳之治內之道多矣獨蔡京等橫斂之

賦以洗百年之痛詳縣令之試以培太平之基嚴司理錄參之授以重生民之命展任子三年之期以寬吏部之闕此治內之凡也而其要必先於淸中書之務治外之道多矣創軍號集新軍以杜姦人覘伺之心劃歲幣正名稱以爲他日強虜之慮選王人核邊備以防倉卒之虞禁朘剝明功籍以伸士卒之氣此治外之凡也而其要必先於重閫外之權昔諸葛亮卷卷於蜀主曰董允等志慮忠純宮中之事悉以咨之將軍向寵曉暢軍事嘗中

之事悉以咨之親賢臣先漢所以興也親小人後漢所以亾也三代而下享國長久無若漢唐然所以亾天下者有四而戎狄不與焉宦者甫息而外戚繼興女禍相仍而藩鎮迭作大抵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中國治安則戎狄退聽矣木必先蠹也然後蟲生之人主清明則四患不作矣聖賢之論治亦曰觀前代之變參當今之勢慮其大者而已矣臣更有獻焉致之農時已逾芒種天之闕澤猶豫逮今得非　陛下之澤未下於民故上天之澤

亦尚屯於此乎臣試邑富陽之日當楮幣更新之際目擊州縣奉行失措徒縣籍沒所至紛紛冤痛之聲達于四境于時三辰失精天地變色洊至三年然後爲旱今州縣之吏因楮幣而徙居者亦旣釋之矣編配者未縱焉籍沒者未還焉天意可徒解哉宜詔有司刷辛未之冬暨乙亥之夏凡禁者縱之籍者還之如是而不雨則　陛下無愧於天人矣臣昧死取　進止

其二

臣聞觀人之國者不以其兵之强國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西漢之末士大夫崇論議之美而乏經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經之說而流爲虛文州縣有惠養之名而未有經久之政邊方無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測之虞譬之蒲楫維舟容與安流一旦風濤未知所届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之以爲他日之用蓋平居無犯顔敢諫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人漢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遺直至若公孫弘輩

則如發蒙耳緩急何賴焉方今　朝廷清明舉正崇進人才之盛比隆淳熙矣而宏厚奇偉忠節鯁亮之士尤宜封殖長養之方其無事則　朝廷登尊及其有事則大任可屬耳司馬光有言忠厚若王曾剛正如魯宗道賢直若薛奎所當信用鄙猥若馬貴良讒諂若羅崇勳所當踈遠人才之生無關今昔上有所好中才激昂是誠也若書生之常談實聖時之急務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重圖之取　進止

丙子輪對劄子

臣聞天之道日運而無積聖人之治日新而不窮蓋人之情故則玩新則肅天下大器也聖人之治天下洗濯提携時出而用之故晝夜之晦明寒暑之代謝循環而無端相續於一致者此天之所以爲天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恭惟國家萬世之業自　藝祖創之　太宗定之　眞宗飾之至仁宗則守之方其紹述之初悉用安靜之政然閱時寖久人情不能無玩也於是聖心加以振厲若

開天章閣命輔臣條具當行之事又御崇政殿召兩府侍從手詔問天下事其勤求治道責望太平若不可以一日安者而又擢端鯁以增諫員則言路通而士氣伸矣出內帑以廣邊儲則財用公而國力裕矣命范仲淹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則折衝制勝有其人矣因問邊事而責臣下之不能對則所以豫備不虞者嚴其事矣取臣寮奏疏及其進對凡可采者付中書密院施行則猷討陳謨不爲無用矣凡此數條其神斷天運無非興起人心於

弛玩之餘而四十二年之治所以光明渾厚始終如一日也恭惟　陛下更化之初固嘗登正士以華姦庸伸讜言以破諛佞以　祖宗之法而塞徼倖之門嚴責實之政以變欺誕之習天清日明風行雷動固已月異而歲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誠能因已定之規模而稍加作新之功則黜陟所形而天下悚其好惡賞罰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搜遺拔異以收後屬之心聽言行諫以昭容受之實闢功名之塗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

已之意示信必之權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風則治日新又日新雖至萬世而無弊可也古之善圖治者亦惟於安靜不擾之中而每有振厲作爲之志故寬不至於弛柔不至於懦平居暇日不動聲色而風采香揚精神運動自足以鼓舞一世夫苟一切安於逸豫則強者必弱智者必痿敢言者必緘默有志者必退縮天下之治蓋未知其所終矣舜嘗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治

之汚隆亦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加之意而已臣識昏學陋豈足語治卷卷愚衷姑塞明詔惟 陛下財幸

其二

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戎狄也而惟五胡雲擾割據中原則紊天地之常經失華戎之大分未有甚於此時者然考其始興稽其滅亡率不過數十年石勒慕容雋各十餘年苻健姚秦三十餘年元魏東西雖百餘年而不能全有中原之

地故自元魏而後奄地之廣傳爵之多未有若女眞者肆我 祖宗得請于上帝假手韃靼連歲屏除殄殄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一狄亡一狄生而又中原英豪與夫乘時姦夫變出須臾患生蟠紆風塵倉忽平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荊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其可不重勤 聖慮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為臣言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僇之不為衰止惟當以禁旅

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援則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目今鎮江所造紅衲萬領且欲先招萬人正為是也蓋沿邊之人幼則走馬臂弓長則騎河為盜其賤虜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真揚舒蘄濡須之人則手便犁鉏膽驚鉦鼓與吳人一耳其可例以為邊丁哉招之得其地矣又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盡成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雖

然既知屯之不可不分矣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也淮之東西分為二屯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為之屯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帥嚴其教閱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臣言諜者師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司以銀數兩布數匹給之而欲使之捐軀深入刺取虜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示臣其上皆

虜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言曰此已廢四千緡矣又言棄疾之遣諜也必鉤之以旁證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濟南中山之爲州也或背水或負山官寺帑廩位置之方左右之所歸當悉數之共往濟南也亦然又曰北方之地皆棄疾少年所經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又指其錦而言曰虜之士馬尙若是其可易乎蓋方是時　朝廷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始出

師一出塗地不可收拾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百年蓄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蓄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友龍敗　朝廷以丘崈代之臣從丘崈至于淮甸目擊横潰爲之推原其由無一而非棄疾預言於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鉏犁之人拘留維揚物故幾半臣言之崈一日而縱去者不啻萬人此蓋犯招兵不擇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爭酒攻奪相戕殆盡此蓋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數單寡分布不敷人

心旣寒望風爭竄此蓋犯軍勢不張之忌也十月晦夜虜人以筏濟兵已滿南岸而劉世顯等孰臥不知邉報寖急倉皇授甲晨未及食饑而接戰一鼓大潰至若烽亭近在路隅一閧邉聲燧卒先遁所至烽煙不舉虜猝至前卒不能辨此又犯諜候不明之忌也丘崈經理曾未三月而虜騎已渡淮矣夫往者之轍來者之鑒也覆而不鑒則又前轍耳今日之事固與前日大異向也一於諜人今焉事於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廟堂之所經理將帥之

所舉行無一日而或忽也而來自邉方者猶以爲兵屯未分焉兵勢未張焉所招之兵未皆壯勇焉又言城築之事春夏非時則土氣融液板幹促迫則工力苟簡異時恐不堅密焉而臣區區之愚竊謂邉方事宜誠難遙度伏願　陛下申詔諸將使之相度山川形勢覽觀丙寅覆轍某城當築某濠當浚某堡當脩某寨當葺上而川蜀中而襄漢下而兩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當備某所可設伏也某所當控扼也某所可邀擊也某地可持守

也酌其輕重量其緩急其所當屯若干也其屯當增若干也大綱細目俾各以所見條具來上而朝廷爲之斟酌而行之如其所欲爲而責其成功不及今無事之時使之得以盡其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將曰某城朝廷所築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脩也某池朝廷所浚也力盡於不當爲之所而功遺於所當用之地非吾所與知也於是得以有辭矣昔之英主駕馭將帥或面詰或璽問使之空臆盡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若是也雖然凡若是瑣瑣者皆邊將事耳若關宗社之大計國不世之偉功則固有李德裕處回鶻之事而可以與後患种世衡自任邊方之責而不以累　朝廷此則未敢遽言也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獨斷之李德裕有言遽殊而言親者危地卑而意忠者忤臣不量其賤而冒昧及是惟　陛下幸赦之

初開講筵劄子

臣聞人主之學與儒生異與儲君亦異儒生之學在於釋訓詁儲君之學在於通大義至於人主之學則不然貴乎力行而已傅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知而必貴於行聞而必見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三代而來英君誼辟知以講學爲務者必以功業見於天下至若叔季之世豈無聰明之君唯其不務君人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與臣下較工拙於一章一詠之間而紀綱陵遲政刑敗壞生民塗炭則未嘗一過而問焉夫如是則又何取於學哉我　宋龍興　聖聖相繼觀堯舜之用刑而深懲近代之容縱我　藝祖豈徒學乎觀周公之無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　仁皇豈徒學乎觀大禹儉勤而力非人主之貪心我　孝宗豈徒學乎
先皇嗣統仰法明謨推其所學而見之躬行則敬
天而愛民進賢而斥佞堲讒說容直言恤兵而省刑輕稅而減賦嚴將帥之選謹符節之擇用能三

十一年之間方內又安舊疆淩復卓然有中興復古之漸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　皇帝陛下仰膺歷數丕紹基圖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旣能以講學爲先必能以躬行爲急凡經訓之垂史冊之載事之涉於事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事之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親人察事之際事之涉於嚴監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博採公言之時凡事之關於治體言之涉於教條必辨明審是

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爲博多記以爲富無益也徒以惑　聖志而煩　聖聽耳夫如是則志慮堅定聰明益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有以稱　先皇付託之意下有以報　慈寧擁佑之恩上天眷休與　宋無極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甲申上殿劄子

臣聞天下猶一身也元氣充腹心安手足便然後一身強元氣索腹心病手足不舉則其身危士者國之元氣也民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手足也公議明於上則朝廷尊民心安於下則邦本固兵威振於外則國勢強蓋柄此公議者士大夫也維此人心者監司守令也總此兵政者將帥也上習不競則公議晦而朝廷卑貪吏不革則民力困而邦本搖將非其人則軍政壞而國勢弱昔鮑宣有

言今朝臣未有骨鯁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此漢人之所深慮者而比年以來熟爛委靡風采消磨庸謬若賢便佞若忠高者荒唐卑者蹇陋　陛下褒表忠烈獎異儒先固以名誼風天下矣而士習若是且漢儒傅會之說雖不足錄然緣物求類變不虛生其言陰雨以爲百姓困乏無以應吏之誅求故愁悲怨怒遂爲水災而比歲多雨雖曰陰盛然民衆爲魚怨氣蟠結今州縣剝虎暴螟殘杼軸盡空不異寇至愬埴依祉頓不畏

人監司不訶州牧不問至若邊守選擇甚嚴然猶有假備禦之名肆溪壑之欲者　陛下一念惻怛億兆愛戴而州縣之間貪酷若是唐之名將郭子儀自言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折刃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出入生死所仗唯天今之怯將能若是乎君賜不入私家辱食不安軍模勝則歸功士卒敗則自罪節制今之廉將又能若是乎比歲以來兵日瘠將日肥憂髀生肉者雖不乏人而蠱溺自恣者執當柄任盜

至則擁城自全寇退則竟期躡後列營萬竈蠱若鳶形坐甲戍邊率多凍餒閫圍不開而私産連阡戰騎不肥而耕牛被野偏佐不陛驍勇不别　陛下竭民之力以養兵假將之權以固圉而貪廉若是臣願　陛下獎切直之言崇靖退之風厲廉隅之節開功名之門養其譽望作其銳氣風操端殼者拔之以起頹俗道德醇茂者隆之以正羣心志慮深長者使之贊籌帷器畧沉雄者使之斷閫論猳猳其良謗謗其昌則謀國若元龜重國若大呂矣在外則嚴監牧之選行貪籍之法宣之命令使天下洗心而易慮寓之黜陟使天下知避而識趨至若貪令則責之牧守貪守則責之監司監牧不發則坐以黨姦如是則民生其庶有瘳乎又能府焉倣先朝歐陽脩分使之意擇公正之士純實之彥按行邊徼撫勞士卒則諸將之貪廉功狀之是非關隘之廢脩舟車之美惡城壁之摧壯邊民之疾苦舉得以周知而列屯諸將人知所畏不敢肆欺於其上矣夫使朝多鴻碩野無愁民邊無愁兵

則根本堅厚精神折衝以之西取靈武北取燕薊將無施而不可者而况區區二虜及流民乎惟
陛下審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取　進止

其二

臣竊聞新虜遣介求通而　朝廷止其介於山陽不許其詣至闕下處之固得其宜矣昔漢建武中西域求內附而光武惟閉關以謝之突厥求通於唐而太宗直謂彼我途絕緩急不可使二君之識微矣然以臣度之彼決無能爲也蓋韃起小戎初非積累連兵歲久寧不傷殘持金許年竟不能滅其力可知也如遼如夏如回紇如女真環列其旁彼豈無反顧之慮是以老酋塊坐窮沙亦旣許年

不敢一日輙離其穴其勢可想也夫力不能支勢不可出而乃連歲以來攻邀我者豈非犬羊之詐謂中國爲可以虛辭恐喝邪彼匹介之來又豈非意在於窺覘中國邪伏望　朝廷下之制梱力折其萌蘖之以國初入貢之分臨之以天地華夏之威破其盜賊包藏之姦使之震懾而退至計也如其不然稍示以弱彼謂其計可行則亾厭憑陵當自此始他日雖食邊臣之肉何益於事哉似聞金酋新立憤其侵擾方將振厲與之決一旦之命寧肯復與之和哉而又窮沙之與中國東西相距不啻萬里行者去來不啻周星彼亦何敢置遼夏反顧之憂涉金虜未亾之境行師萬里與中國爲敵哉又況山東諸郡韃焚之金棄之中國亦置之度外矣彼之攻邪否邪守邪棄邪何預中國事哉以臣觀之此決不足慮所慮者蜀耳若淮與襄兵雄地近閫外得人獨蜀去朝廷萬里去二虜特近唯選諸蜀產之英仁厚而威斷沉毅而廣博者必數人焉列置名藩以備一日之須此則蜀之至計耳

惟　陛下加　聖意焉

輪對劄子

臣竊謂當今之務莫急於備邊而備邊之策莫先於擇將蓋瘵疾十年無醫可使用兵十年無將可用信乎愈久則愈知其難也唐之名將李光弼嘗有言曰直而能慮勇而能鬬此千人之將也外貌落落中情烈烈知人艱勞恤人饑渴此萬人之將也臨事無懼好謀而成近賢親能日謹一日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恭遜用心無二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誠信緩大閑於理亂隱隱軫

軫鄰國皆知上達天文下知地勢中察人情四海之内視如室家此天下之雄將不可敵也嗟乎古人之論將其品級固如此至後世之所謂將者果何如人哉愚而愎偏裨貪而獵士卒守邊則嬰城以自保赴援則迂道以避鋒勇不足以倡三軍智不足以料十里公不足以服衆威不足以御下小戰則卻大敵則奔實敗而言勝無功而希賞此蓋百年之弊有未易以遽革者然則終不可革乎亦惟曰得人而已百年以來臣工之所建明　朝廷之所施行亦既不一矣而人才終未見焉且漢之創業韓信之功也唐之再造李光弼之力也而是二人者皆得於薦者之口薦其可已乎然古之取人初無定論或取於將家或取於卒伍或取於科目或取於盜賊或取於戎虜孫武所謂爲將之道無出信仁勇嚴者誠使外而監司郡守內而卿監郎曹皆得以所知擧之不拘資格不限員數或仁能恤下或智能料敵勇能鼓衆廉能散財義能捐軀嚴能御下明疏其所長而不求其全然後或以

一面或以一軍試之則將才見矣雖然擇將不難御將爲難昔周世宗承五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漢高帝之待諸將也欲王則王之可誅則誅之蓋御之有道則中人可上縱而不治則上駟斯下矣未用之才有法以擧之已用之人有法以御之則殘虜之殲可期矣由古以來中原有故極亂生治非久不定惟　陛下洪其規模

廣揖英傑嚴將帥以待之天下幸甚

其二

臣聞兩稅之重莫甚於今日而州縣之間又從而折納之其爲厲民也益慘矣夏稅之有本色絹又有和買絹除折帛之外其二色絹止納本色乃舊法也去歲戶部以其有歲幣之積姑令折納一年已即檢舉復納本色矣今聞近甸州郡復抑納錢却差官買絹以發 上供其格 詔旨困民力孰甚焉此折納夏稅之爲民害也昔慶曆中諸道轉運多求加耗之米謂之潤官甚至盜臣加耗之外復增一斗 仁皇謂聚斂過於盜賊遂命止之今州縣斛量非法高大往往以石之七八方輸一石輸未及半常額已足則俾之納糯以爲酒本糯或支溢則又俾之納錢易秔而爲糯易糯而爲錢此折納秋稅之爲民害也 陛下慮深根本于視元元蠲減之詔無歲不下而州縣之吏壅澤不流椎剝日急近畿且爾況於千萬里之外者哉臣愚欲望 陛下嚴飭監司時加體訪令輸本色不許折

錢斗斛耗米一遵常制稍有違戾按發以聞監司故縱則御史劾奏庶幾橫斂少戢民瘼少瘳天下幸甚

其三

臣聞太平之原起於田里縣令之職於民爲親故任必三年所以久其職也授必京秩所以重其選也漢室以郎而出宰唐人親試於殿庭凡所以謹之重之者要以爲民而已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甚可一日不加之意乎而比歲以來士習不美人起倖心領印未幾即求速化兩稅之入率取其嬴椎剝之征專於抄籍以之營求上下要譽當塗罔出他岐廉恥道喪倖者一人倣者皆是心無固志政無定經職所當爲一不暇問民之休戚漠然不聞叔季之世凡貴游之不更事者選人之昏眊無手筆者皆注縣而夫魚肉斯民恣其藉職民怨盜起朝廷不知多事之際所宜深察臣愚欲望 陛下赫然下令嚴 祖宗三考之法禁椎剝之條崇寬大之化抑僥幸之徒旌靖退之士則恩交義結不

特使民可貧而不可亂而尊君親上固將可使制梃以撻利兵此久安長治之策也惟 陛下幸聽之

其四

臣近侍經幄兩蒙 陛下諭及逆鄰之事臣竊思兵非易事不敢輕對然不容終嘿謹條其所聞淮東之寇舉國皆以爲難而臣以爲不足慮或者以臣爲好異臣非敢爲異也蓋臣計之熟矣要當原其初而觀之彼其初不過苦於北方饑饉及長粗人殺僇故相率而來丐一飽以逃生耳豈復有長志宏畧可以角逐中原哉然聚則爲亂飽則思奮此蓋古今物情之常也先正司馬光嘗論西戎名山之人以謂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彼將安歸必將據邊城以苟活是亦卽人情而論之也夫入人國都而爲謀人之事此兵家大忌彼豈不知委身孤城岌岌乎釜魚幕燕哉而猶擅據叫號於假息之頃者蓋北方之路旣絕勢必求營朝暮以延歲月之命也今將一舉而殲之邪則一日而

傷數萬人古無是也將使之分屯邪彼決不敢信朝廷之不我僇也然觀其一再自戕其徒冀以自贖自新者其心亦可謂顯白矣今朝廷察其心納其善而棄其過不過賞其首犒其徒則彼必俯心懷恩俛首聽命矣夫誰敢復邪何以言之蓋彼亦人也安得暴露奔逆十年於此而不思安定休息哉而 朝廷於此更能擇老將以一軍令益戰士以壯軍容厚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本益壯精神益疆然後明降 勑命許以不殺彼亦安得不畏其威感其仁相與變驕悍而爲善良耻背叛而慕名義哉此臣所以謂之不足慮者非異論也而臣之所慮者比歲以來風雨失節水潦爲菑蓋雨與水陰類也外而戎狄內而盜賊咸所當備焉實德脩於念慮之微實政行於日用之際察守令之貪酷者而屏削之取將帥之朘剝者而籍錄之使民和於野士快於壁則易歛而爲豐化菑而爲祥特反掌耳而又何戎狄寇盜之足慮邪且昔堯之菑未有甚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紀

曰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於湯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脩明政刑惟日不給古人之畏天一日爲一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効君則斷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惟　宸衷加念焉

其五

臣聞庸主之可憂未若明主之當憂亂世之可慮未若治世之當慮蓋自三代而後人主無大失德者皆謂之明主雖未有失德也然未見其進德之

疆天下無大亂也然未睹夫致治之實夫如是安得而不憂且慮耶臣嘗攷天之運矣十五日而一氣應五日而一候至寒暑之代謝日月之往來毫髮不爽于古一期未始一日而不然也至於聖人之法天亦曷嘗一日而不然哉舜之屢省不以一省而遂已也湯之又日新不以旣新而或息也文王之不已成王之緝熙皆未始有自足之心而萌怠忽之念也然當時諸臣所以防閑而規警之者猶無所不至焉象箸之作若未過也而諫者已二十五人以爲用象不已必用金玉至禹之進讜則又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盤盂有銘几杖有箴湯之所以自厲其心者可謂至矣而伊尹一德之書猶深寓其規拂之意坐則銘几卧則銘席成王之所以自防其心者亦可謂切矣而羣臣儆之之詩周公無若商王受之誡益致其嚴蓋堯舜三代之君臣無一日不以警戒爲事也漢之武皇唐之太宗天資英偉始初清明今年召申公明年策仲舒凡土木之事神仙邊功之事俱

未萌也而申公已戒之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仲舒亦戒之曰正心以正朝廷而汲黯又曰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武皇惟不能謹其終也卒也輪臺之悔晩矣太宗闢封倫之言是魏徵之說力行仁義躬致太平亦可謂至明不惑矣而蘊古太寶之箴已上之卽位之初年其辭尤爲挺切如曰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兆

昳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奔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魏魏蕩蕩恢漢高大度戚戚慄慄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如水如鏡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我皇撫

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爲公一人有慶又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而魏徵之在當時亦有十思之疏見可欲則思知足將營繕則思知止處高位則思謙降防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閉則思延納嫉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此十思也又有十漸之諫其詞曰陛下正觀初清淨寡慾今訪怪珍此漸不終一也陛下正觀初重於役民今漸奢肆輕用民力此漸不終二也陛下正觀初役己以利人今也雖有憂人之言乃爲樂身之事此漸不終三也正觀初親君子斥小人今也雖重君子敬而遠之雖輕小人狎而近之此漸不終四也以至始樸素而終奢靡始信賢而終聽讒始禮士而終傲忽始深居而終馳騁始自治而終好兵始愛民而終不恤如是者凡十

焉嗚呼人之一心如六馬一心之御如朽索一日失閑萬里犇逸而況人主之心宗廟社稷之重土宇民物之衆皆關乎一念之微者可不知所以養之乎心本靜也物誘之則搖心本明也欲汨之則昏昔之聖人保之護之操之守之明四目以廣其見達四聰以公其聽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讒說之必堲遁言之必察使一心清明萬理昭澈政之所當施令之所當發人之賢與否言之心與應莫不坐而燭之如辨白黑雖欲不治可得乎臣坐清光

之日久矣仰識陛下之心純一而有守清明而無累推此以施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湯文而臣區區之愚猶願　陛下守此純一保此清明始終如一勿移勿怠法盤銘之日新戒無逸之荒溺上焉有以繼列聖傳心之統下焉有以慰四海望治之心則天下幸甚

代上殿劄子

臣聞天下郡縣土疆旣殊風俗亦異然而其間莫不有百年之利因循而未興者亦莫不有百年之害因循而未除者民有欲而莫與之聚有惡而莫與之去以臣耳目所接無郡無之唯爲守臣者憚於建明難於改作上下相蒙率歸苟且或一歲而他遷或二年而代去故往往前後因循無肯留意者不然則分千里之寄歷二年之久其勢足以奔走提封其權足以統臨屬縣築一臺營一觀意所欲爲千里響應安有爲斯民興利除害而有不可

爲者哉又况國家裂土置守因將使之問民疾苦分國顧憂也庸可使之乘朱幡佩銀符一無所建明嘿然而來嘿然而罷哉彼漢唐間號爲循吏者攷其所歷莫不顯然皆有可紀之迹如治屯田興水利正田賦建學校其成效實績照耀簡編而非後世之所謂政績者徒空言也臣愚欲明詔大臣自今守臣之郡必使延見邦人博採輿議以咨訪一郡之利病而又逮之半年使之習熟其風土周

知其疾苦然後以其一二大者條具來上勿拘以名件某利可興某害可除某弊可革某事當建明某法當申嚴必皆灼然合民情行之而必效傳之而可久者無鹵莽以塞責無誕妄以生事無諱其難而言其易無利於獨而害於衆朝廷以其條奏付之後省擇其可行者下之責其成效於二年之間而朝廷則又加少寬假信之專任之篤不以人言而奪其業不以旦暮而急其效二年之間郡秩未滿則亦不以召不以遷斷斷然必責其成而後

已至於誕謾無功誣罔不實生事擾民無補於國凡若此類者悉重寘典憲以正欺罔之罪而其言可行行可績量其勞能以示旌擢如此則海宇之大無利不興無害不除其爲明時治道之助當非小補

其二

臣聞赦過宥罪聖人之格言而數赦有罪非先王之令典昔之賢君深識治體者莫如唐太宗其語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昔之賢臣深歷世故者莫如諸葛亮其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赦之爲害自古明君賢相未有不知之者雖其末世陵遲王政不綱事從姑息故頻年數赦長惡惠姦以爲斯民之大害曾不思聖人之所謂赦過者蓋爲過誤者耳至於故犯無小乃聖人之所必刑者而亦用赦焉幾何不使之肆其姦暴以戕賊夫民哉是故赦不欲數亦不欲先定今三歲一赦大霈渥澤至於每歲慮囚雨暘決遣不過

恐獄訟之淹延與刑罰之冤濫耳而有司不悟亦遂以爲赦焉且當郊之歲又有疎決則是一歲再赦矣夫頑惡之民逆數赦期赦前爲姦赦至無罪此赦之所以不欲先定也一歲再赦則姦暴公行而善良無遺類矣此赦之所以不可數也且夫國有大慶頒恩海宇亦不過減租蠲賦賜人之爵及高年酒帛耳而今之爲州縣者好行姑息之小惠不知爲政之大體往往有殺人而不死爲盜而不刑者以是爲陰德焉不知善良之被其害者之爲

何辜哉且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王政之綱也一夫之屈可以致六月之霜一婦之寃可以致三年之旱逆天道而惠姦民亦豈聖人配天其澤之意哉昔武帝嘗曰近世立太子必有赦令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武帝此言亦不可謂不知理者臣愚欲乞明詔攸司如盛暑慮囚雨暘決遣但令刑罰中理不當妄有蠲貸至於雖遇郊恩與非常之赦凡殺人為盜情理蠹害者亦當遵守 祖宗故事並取奏裁無復有過

恩宥滋長姦惡蓋去狼可以牧羊去莠可以殖禾去惡可以全善所忍者一人所全者不知其幾人也實天下幸甚

其三

臣治郡以狀日懼黜幽既竊寛恩更洊郎選慚無毫髮自效明時而臣所領屬縣有公私固弊臣所目擊者其敢嫌不以聞臣竊惟松陽為縣實在幾句而官司圖籍尺寸不存是致賦租失陷詞訴糾紛役使不均科配不等富者田連阡陌而匿賦貧者產去稅存而代輸令或精明尚莫窮其根柢一或庸謬悉受命於鄉胥由是訟滯賦稽劾去相望臣領郡之始知其被害為深故於本縣賦租則每為之寛期人戶陳詞則必為之窮究由是一邑賴以小安然為悠久計則未也臣愚拳拳欲乞 聖慈特頒 睿旨令本州及漕臣公共選辟京官之公廉強敏者以為令許以便宜寛其文法監司守臣無受妄訴無惑浮言聽其措置根刷版圖或令人戶手實自陳或令都保互相推糾取見闔縣產

土之數無失經界高下之則一新圖籍以均一縣兩稅之額如坤落漲塞許令核實去除庶幾賦役均平公私安便實千萬世不窮之利也異時籍圖既定一無詞訴則乞朝廷別行旌賞仍乞下吏部將松陽知縣丞差京官免注選人尤為幸甚

其四

臣仰惟 國家以民養兵以兵衛民兩者各安其所而不相病今夫內而禁旅外而屯戍又下而廂軍土軍及配隸之徒各有統屬莫敢侵軼唯此年

放停之兵犇潰之卒　朝廷雖已招收其在都邑
者應募無餘而山谷田野之間以臣耳目所接尚
多有之晝則行乞夜則狗偷甚則三五爲羣公肆
喝取方此歲惡而　朝廷垕於賑卹民賴以安獨
此害未除民猶以爲病又况小盜不戢大盜之招
已事昭然不容不監臣竊見諸州禁軍廂軍防城
舖兵往往皆有額闕臣愚欲望　聖慈行下諸州
如放停及犇潰之兵在其管下即隨闕額收塡不
惟田里獲安抑亦緩急足用天下幸甚

高宗皇帝寶訓徽章乞宣付史館劄子

臣等仰惟高宗皇帝中興炎祚盛德大業聚見於
寶訓一書蓋嘉定六年今丞相所進而先皇經幄
嘗誦讀一周也陛下踐祚之始咨命儒臣且誦且
講祁寒盛暑靡輟靡懈涉歷四載遂徹琫篇夫脩
已以恭奉親以孝事天以實用賢惟公去佞惟斷
寬征以厚田里之生信賞以作士卒之氣惜財用
抑濫恩四九載之宏謨七十篇之奧旨陛下皆已
遍覩而熟識之矣惟能留聖心而勿墜謹終始以

力行上以揚烈祖之耿光下以垂萬世之丕渠臣
等深慚固陋獲際休明雖愧盡規之忠敢忘稱美
之義欲望聖慈若稽彝典以今終篇宣付史館取
進止

辭免除秘書丞兼權右司

寵靈逮下駭懼并中伏念臣備數日徽行周歲篇雖歛栗粗登於常籍而牢盆一洗於羣姦至論激揚茂聞風采方圖朝夕自力涓塵適會于秋來稱萬壽方帝城之甫入曾　天陛之未瞻遽拜榮光俾還舊列既貳書林之事載參省掾之聯允惟延埴之新深覺恩施之重若爲戴荷祗速顛隮仰望公朝特賜敷奏無嫌易命使訖外廊別遴英髦培重班著

辭免除起居舍人

臣伏聽風雷如臨淵谷竊惟柱下之史寔應極東之星薹自有唐已號清華之選至于我宋乃參嚴近之聯因是採量豈容昧冒伏念某自還使節屢玷除書寘彼周行尚堪策厲擢之嗾切則謂微逾仰思孝廟之朝嘗可侍臣之奏立之近側許其直前夫豈徒然必有爲者屬令熒攝猶懼弗勝今使爲眞益章非據又況紫薇借筆丹陛飛毫儒生至榮明時盛選云胡二者乃得兼之伏望公朝特賜

敷奏必別求於茂異或姑俾於攝承務得良材有光記載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辭免兼侍讀

皇太后

渙汗四發履薄一忱竊以麗日新明咸仰尊臨於慈極震雷初號首令趣啓於經幃班行竦聽於徽言綿宇豫占其泰治然念仰裨於帝學莫先遴簡於儒英必德望顒昂乃可潛孚於心術必見聞該洽乃能增益於聰明如臣至愚於道何有儻使承問而無對曷如先事而控辭伏望 皇太后陛下亟寢誤恩別求碩彥上不虛太后屬望之志下以

承 聖主時敏之功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皇帝

聯翩有命惴懼交衷竊以天子御曆膺圖莫先聞道儒者懷才抱術務在致君矧當紹祚之初尤爲進德之始上欲繼百王之正統下欲垂萬世之丕謨舉開講讀之筵宜得鴻宏之彥豈容以具濫使充員如臣顓蒙今復荒落舊習但知於佔畢大原莫識於指歸使徒誦其口耳之間何以補於聖明之學伏望 皇帝陛下收回誤渥別簡耆英庶幾大闡於微言可以增光於初政所有恩命臣未敢

祗受

辭免除刑部尙書

懇辭恩命未拜俞音情激於中誼不容已竊以班聯八座非他有司得其人則朝廷尊非其人則累盛代況飛龍在天萬物咸覩一黜一陟一詔一令八方爲之風靡四表於焉具瞻一當人心天下自服如臣才術無一踰人甫爾儀曹曾未聞其俎豆俄然憲部何以習其條章又況史館經幃玉堂詞掖極一時之清切兼五組之光華取名過優席寵太甚反觀內省惕若靡寧伏望 皇帝陛下初肅

皇綱首嚴宗祀姑令典禮仰奉明禋至若進讀代言嗣客控免誤恩憲部先乞收還干冒天威殞越俟命

皇太后

維天蓋高聽或未下惟人有欲必徵爲期選用之間人主未嘗不審辭受之際人臣必貴自量伏念臣夙援迂踈不求聞達始爲子粟唯以養親詎意遭時寖塵法從廩然知懼甚矣逾涯至若六卿尤爲華近必也道德足以範世名節足以表時識慮足以決幾詞章足以華國人與位稱不怍不疑如臣至愚一無足算容臺充數閱日幾何玉帛鼓鍾猶未知其名物制詔法令乃遽總於條章伏望

皇太后陛下容覆如天貸其方命照臨若日察其愚衷章睿哲於能官畧小嫌於反令姑令習禮仰奉嚴禋至若史館經幃玉堂詞掖盡公朝之清貫極儒生之至榮深虞[illegible]紀之微莫勝五組之重尙容嗣控未敢併陳干冒天威隕越俟命

辭免除翰林學士

仰承威命俯震愚衷竊以設官本虛得人則重一不當任何往非輕是用兢危期於拱辟伏念臣少涉藝圃晚荒墨池自忝攝承久慚荒陋方賦日歸之請併還所假之官詎意出綸竟令刻印且三王訓誥之作編爲六經而兩都制詔之詞雅稱入代是後員充於六押亦須才擅於三長惟蟠萬卷於層胸業兼馬鄭故吐萬言於累牘詞最班楊蓋非學則無以周乎古之變與非識則無以辨萬微之

關係然必也筆扛鴻鼎斯能道一人之心則辭落丹霄乃可鼓四方之動載稽唐室尤重詞臣且自武德以至開元粲然文體蓋因顏侍以暨蘇頲典我制書既深忌於淹遲尤貴明於體統伏望 皇仁俯垂天照亟欲風雷之號無孤雨露之施別簡奇才往當嚴任庶使鴻筆麗藻式能振昭代之文風抑令鉅論宏謨有以贊中書之政本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戊子乞祠劄子

臣不避顯誅輒申危欵伏念臣學習荒落天質迂愚甘從州縣之曹妨竊斗升之養公朝誤渥驟玷清班寧皇特達之知由庶僚而塵法從陛下殊尤之寵自常伯而洊詞林幾載于茲一毫莫効分量既溢神理弗容比侍經筵忽得眩疾賜湯液賜麋粥曲示恩私給薝炭給掖扶幸逃顛踣由是而後終失其經食飲既虧舉履漸弱右臂麻木兩目昏花一滑爲常百藥弗固雖時趨於帝幄亦日覩於

天墀自顧孱羸咸出勉彊竊慮因仍不息氣血日虛訖底疾顛仰孤大造伏望 皇帝陛下鑒臨若日容覆如天念微臣之病侵寔陛下之親見察臣非僞賜臣歸休儻稽溝壑之填尚期湯火之蹈

戊子內引劄子

臣至愚極陋蹤冐清華執簡金鑾譚經虎觀日侍清燕初未五年儒臣之榮何以逾此所當力𩖈駑緩仰答鴻私而臣頻歲以及今春憂患沓至懇祈朋退期弭餘齒而天眷流行至于四五臣俯怵私計仰負隆恩則又峻直尭奎須符彞殿且特御便殿引令內辭顧遇始終何以稱塞臣山林之影縱移而畎畝之忠故在固嘗攷聖經之紀載參往哲之講明其道不難知其事不難舉然自三代而後

時君世主或委之而不爲或爲之而不竟者非不能也是不爲也使其塗轍既正行之而不外規模既定持之而不息則何治不成何古不復哉臣匆匆去國無以自效也惟以典學養心二言獻之是說也陳之於口者屢矣今始奏之於牘焉雖然庬辭盛而眞積少其弊在乎下聽言多而躬行少其弊在乎上此蓋今昔之所同患者惟　陛下加之意焉取　進止

辭免除敷文閣學士與宮觀

賦祿祠庭已銘大造陞華奎閣難冐疊恩去少還多感深泣繼伏念臣獨抱孤節謂了一生疇意憸人鑿空造穽訖墮大僇幾絶明時追孽霧之一空乃青天之再睹方作新於聖政示更始於愚臣難衆久虛敢不重拜雲章進直所當控辭提舉玉隆萬壽宮恩命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祗受訖所有敷文閣學士省劄未敢祗受謹寄嶽州軍資庫恭望聖慈曲軫天光下臨收還北闕之恩免誇西廂

之綴庬安分守永答生成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宮觀

綸言誕布奎直躐陞閣命以還震心不已竊念臣蚤塵華近晚試蕃宣盜起鄰封令其招捕是時羣寇出沒三州不啻十萬殿步官兵雖發三千兩月不至臣亟行招刺驍勇鼓率土豪昭武南劍之間多行剪僇由是羣賊相率納欵十巳八九夫何佐曹忌其成功鑿空造謗被毒十年而某杜門省愆不殊一日敢意天高日照特畀隆恩欲望公朝曲賜敷奏收還成命免累公言實拜生始成終之賜

乞休致劄子

臣仰恃隆寬輒伸賤懇伏念某孤忠樸學幸際休明被遇寧皇延登法從繼逢上聖獲睹龍飛兩制八年再司貢舉詎止宣勤於翰墨固嘗畢力於事功豈虞設穽之深迄中含沙之毒掩衆長於一巳駕巳謗於他人況大明方揭於中天豈厚霧能霾於終日天聽甚邇國論不揺今既及年所當納祿伏望公朝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庶遂初心天地成終之功糜隕不足論報干冒等威俯伏俟命

繳進耕織圖劄子

臣近因進讀三朝寶訓內農穡門一段云太宗朝有同州民李元真者獻養蠶經太宗賜其書於宮中賜錢一萬臣讀畢奏云紹興間有於潛令樓璹嘗進耕織圖耕則自初浸穀以至舂簸入廩織則自初浴蠶以至機杼剪帛各有圖畫纖悉備具如在郊野目擊田家　高宗嘉獎宣示後宮擢寘六院紹興帥臣汪綱近開板于郡治臣旦夕當繳進一本以備宴覽玉音嘉納之臣今已裝背旋袟謹以進呈伏望　陛下置之坐隅時賜睿覽一則知稼穡之艱難而崇節儉之化二則念民生之不易而輕租賦之斂則　高宗稱賞其圖之意迨今猶一日也天下幸甚

再乞祠劄子

臣不避嚴誅瀝申悃臣近者兩表籲天一狀申省乞從閑退或畀叢祠蘄以少弭愆咎伏蒙聖慈一降答詔兩降不允指揮臣不敢久留威命期以一趍朝參然後再陳款悃今既易月而憂患熏心終不容已伏望　陛下哀矜而垂聽焉竊念臣去冬一疾氣血未復甫及春初又失長子四歲之孤盈室之號行道之人所不忍聞臣復何心尚此安坐重念臣庚辰之冬納節歸班九閱歲華而幼女童孫摧者五人三子偕來又失其二纍纍旅木盡寄郊坰日俟乞骸相與俱返歲復一歲因循至今寧期一朝又復有此四十之子待以傳家日薄崦嵫僅餘殘息身既焦灼尚無望於生全心益荒迷豈能脩於職業伏望　皇帝陛下矜其困苦拯其阽危俾備祠官獲訪歸路挈此數柩復于故山庶幾少追於餘歎或可尚延於殘喘實拜天地生全之賜

其二

臣累具奏狀乞畀叢祠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依屡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者疊干宸聽宜冒嚴誅臣非不知仰體　陛下之隆恩退服　陛下之威命然臣積歲以補久合投閑巨罰游罹尚復罔位則是臣下不知人道惡盈之理上不察天運消息之機矧臣少時粗爲聞道豈其既老乃輒冥行重念臣受寧皇之知不爲不深蒙　陛下之恩不爲不厚豈不願殫尺寸期報萬分而臣分量已盈簡害日甚前者乞從閑退惟以宿志未平今茲奇禍侵陵豈非天孽難逭凡臣困苦之狀迫切之詞

具載前章不敢煩瀆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唯聽與拙一言不敢爲欺念臣譁禍貪榮必將益召陰譴又況明良千載英俊若林如臣等倫去來孰計所冀乾旋日轉天高聽卑特降恩言俯從哀請俾殘者獲全於正首而存者或保於餘生銜戴恩施何所紀極

再辭免知福州

某昨拜恩綸亟騰免牘繼班詔命未賜俞音感懼交懷不容自已某竊念閩爲重鎮福實大州內撫衰殘其敢冒昧重念某竊無事之粟已十二年曉夕以思如芒在背所以連歲卷卷所懇納祿又況漏盡未休神理所忌老不作匱垂戒前編更望公朝重賜敷奏特寢入州之命仍恭萬壽之祠庶幾上擬師虞下安愚分戴天履地沒齒何忘臣下情不任戰栗俟命之至

辭免知贛州

聞命以還措躬無所伏念某學徒泥古用不適宜六經之間有全摹豈皆空說兩漢而下無長策何取述功業何百未一施老已迫後今者尚蒙甄錄俾效驅馳而臣已乞垂車豈堪展罄恭望　皇帝陛下矜其告倦賜以歸休凡其未頹之年悉是報恩之日干冒天威臣下情不任隕越俟命之至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遡行重訂

表箋

天基聖節賀　皇太后表

願壽聖人方沸八荒之頌介福王母寔均四表之心應皇家始命之時侈慈極同天之慶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道參元化德合太初惟其功在宗祧而不居所以恭虔天心而無已臣目瞻南極星拱東朝雖七秩題期曾莫伸於虎拜然萬齡紀錄尚益衍於鴻圖

賀　皇帝表

天地泰初丕應造基之始宗祧大慶於昭紹統之祥驩浹兩宮春和八極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纂聖祖神宗之服傳明王盛帝之心惟其一祝以同仁所以萬年而受祿臣攷先天之易知曆命之符望九色之霞若隔層霄之霧效三呼之欵長傾下土之葵

浙西謝表

畢三年之制僅竊餘生司八郡之儲遽蒙誤渥方起家而拜命俄入境以觀風望近雲天臨深淵谷伏念臣嗜古雖力施今則膠初無康濟之才徒抱經綸之志平生疎樸既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溫亦罕至長安之第冒叨簡拔濫遥周行四閱年華五朌勑目甚慚瑣質疊洊清資覆載難名涓埃莫效矧因積纍今偶未亾敢期一節之華頒下九霄之鮻控辭不獲亟赴所司茲荅恭遇吁咈聲言照臨百辟采新田之芑已急儲才樂在藻之魚尤令當位肆如謗腐亦效馳驅臣敢不愛日程功飲冰率屬體政和兼領之意務在豐財思淳化設官之原尤先平糴期殫尺寸仰荅萬分

讀 高宗皇帝寶訓徽章繳進經筵官詩表
堯書竟秩端由時敏之勤鎬宴疏恩輒玷罔功之
賜省循所被怵惕靡任竊以皺攺東都系隆南渡
祖宗基緒復之於艱難險阻之餘朝廷紀綱正之
於板蕩陵遲之後士氣悉推而獲振道統幾絕而
幸傳顧三十六載之偉烈宏模寔億千萬世之重
規疊矩爰暨嘉定之六載始成聖宋之一經故凡
更化之集勲莫匪詒謀之有典 皇帝陛下初承
寶祚首讀瑤編四閱年華僅周篇秩仰惟 祖訓

咸在 聖心蓋高明自得於精微而誦詠僅分其
章句今焉需澤乃爾霑沾綸綍輝煌寵靈赫奕飽
八珍於舜饍沃三酒於堯尊華鸛飾注水之奇紫
璞範端溪之產香分仙木茗昇靈芽顧此便蕃若
爲稱塞臣等唯有俯陳篇什仰贊恩徽申述丹衷
少酬洪造願如成湯之好學銘盤盂而德日新切
比元和之獻詩奉 太后而天齊壽

謝除吏部侍郎表
叅言西省滿歲偷安贊事左銓一朝誤寵更歷華
於史館仍申命於綸垣揆避莫回凌兢以拜中謝
竊以周立冢宰寔統官常唐以中書兼領吏部故
能區別流品進退賢愚不以格拘是謂道揆馴至
後世分爲列曹既曰有司但當守法奈何持者不
力撼者無涯狹故者私下情權者公奪條敎既糜
吏謾益紛至若代言尤當遴簡鄭畋動無滯思管
閣同僚陸扆莫不經心毫飛長紙或九制立揮於

退朝之頃或數詞已占於對客之時至若遣子代
爲斲總求本或掩關而謝謁或閉戶以抽書貽笑
當年遺羞往牒敢圖久假竟俾爲真伏念臣自量
迂愚不求聞達悠然半世漫爾微官但安寂莫之
濱忽玷招徠之數更歷華貫黙冷清班方終陟屺
之篇又賦登畿之節未周歲籥復覲天威日月幾
何風雷翕忽超貳中曹之事重叅右掖之聯允謂
徼逾若爲稱塞 皇帝陛下寬仁堯舜勤儉禹湯
坐觀世故之推遷洞見人才之忠佞遂令寒逖頻

冑華膴臣敢不深思所案惟當自力銓綜一遵於成憲敷綸必戒於甘辭才雖乏於三長庶倘幾於一得壯行切學敢少負於明時厲節爲忠竊自期於他日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選部分曹再周亾補容臺試事一旦爲貢合兩制以維新纂二經而仍舊恩隆莫荷責重難酬伏念臣爲學甚迂受資益戇管蕭往矣分非當世之才箕穎悠然但作故山之想忽叨抽擢浸服清華言語侍從之臣昔爲盛選内外書命之事兼者幾人豈以凡庸有此超躐 皇帝陛下與天同量立賢無方勇者百鈞每量材而惟稱躄而千里廼至臣而輒差臣故不駑者鞭之少展平生之力月幾望矣終期暮景之全

代浙東提刑謝表

司庾東郊、肅終荒政、出函西掖、就畀祥刑、不移舊封、恍驚新命、伏念臣愚闇而不逮事、行能無以癒人、闓黃卷對聖賢、力希前軌、向赤霄問岐路、絕意榮塗、偶被薦揚、浸叨簡拔、五年趨闕、毫髮無所建明。一節渡江、筋力不敢自愛、拊摩饑饉、蘇醒札瘥、謹謹自勞、往往無補、偶逃深譏、力詭後圖、冬除浚波、講求水利、年豐積廩、務欲糴平、以次施行、未見經緒、少遲旦莫、庶露涓塵、冒下恩言、俾專臬事、方君行仁政、務臻三面之寬。欲下無冤民、尤謹庶獄之任。仰恩王意、猶授非才、恭惟穆王詳明、虞帝欽恤、上慕衣冠之畫、先期囹圄之空、謂 祖宗家法之傳、以仁立國、故中外監刑之事、奚擇非人、矧列王畿、尤關天處、謂臣當一旱再澇之歲、粗知愛人、付臣以二議三讞之權、必無濫法、因加推擇、亦免將迎、臣敢不小大盡情、出入以理、嘗聞諸夫子、當求無訟之源、庶幾如皋陶、仰贊好生之治。

代岳州到任謝表

分桂水之符、曾纏巨痛、付巴丘之印、洊拜明恩、辭軒陛之崇嚴、宣詔條之寬大、伏念臣有濟物之志。無過人之才。慨念先臣、輔皇朝殆逾十稔、不肖後嗣、望清塵如隔三生、嘗湾中除、旋從外補、甫畢素冠之制、又叨黃紙之書、雖有靡捐、或能稱塞、恭惟濬堯帝能官之哲、深武王恤遠之仁、謂是偏州、均為共理、念臣已試一壘、當諳田里之隱微、察臣久侍上都、素識朝家之德意、責之來効、或有可觀、惟此岳陽、寔惟湘會、歷攷晉人之遺跡、猶存杜預之壯圖、拱護武昌、要識輔車之勢、鑒開揚口、實為襟帶之區、方當閑暇之時、不費封畧之志、臣敢不激昻自奮、平易相安、齋公府之心、當益守賓庠之拙、遡固長江之險、或能尋陶侃之規模。

賀明堂大禮告成表

躬三歲之祠一奉 祖 宗之典涓九秋之吉又新神聖之儀馨德昭聞休祺狎至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顧諟敬迪靈承合乾造之大和體皇穹之佑命歷祼清廟精一意以肅將升禋紫叟格三靈而叶應懽聲所暨際海惟均臣王館祈天竹宮望日奉璋文廟阻陪顯相之庭奏賦太清願繼詞臣之頌

賀元正節表

端平美號已表新元泰和有初當在今日既盡繼志之事必慰在天之靈 皇帝陛下堯聖盡倫舜稱絕德纘紹已逾於十稔儉勤常若於一朝月之微月之端載蕆一王之制孝之終孝之始永垂萬世之規

慰 皇帝表

歷年主器素繫人心一日乘雲難知天道九重悲動四海哀深恭願寬無益之思觀不窮之數丕承眷命方開祖烈之光茂建元良永篤宗祧之慶

謝曆日表

右披左馮獨望堯雲之近東賓西餞首頒漢曆之新恭惟象日欽天用賢事帝惟不忝羲和之命故能推虛昴之星朔同稟於海隅春先回於日出臣敢不式遵乾度載飭人時正會有儀萬壽萬陪於虎拜歲收不散三農長慶於魚占

謝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表

江湖地逈六年深丹闕之思閶闔天開一日疏紫宸之渥惟簪履俯憐於舊物故綠緡遠抵於空山藏荷莫勝感懼何已中謝伏念臣學無他術守但樸忠被遇寧皇延登法從親覩時乘六龍之日首擢秋官入座之班末自北門叨守南服雖一髮不慚於俯仰而百謗頻生於滿盈儻或爲識者之言當畀狗猪而不食如其爲讒人之妄則投魑魅以何辭固知喉犬以棄人唯欲飯牛而待旦果上聖

啟端平之運致敷天絕銜茹之冤六合光亙一洗沉滓 皇帝陛下體大易柔剛之義行春秋生殺之權頃爲龍德正中布湯后優優之政今也廟謨獨斷昭文王赫赫之明雖弛張已合時措之宜必沉潛以養高明之克是以上而三氣之叶序下而羣品之昭蘇顧若微臣尤涵大育下酬光於蒙昧之谷回暘和於凝冱之時進之奎直以華其名賦之祠粟以贍其乏光榮特被報稱難圖臣謹當不負幼聞益堅晚節服堯舜無爲之化詠羲黃有道之年今幸遇昌辰其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敢不嚴眞奉多男祝聖人壽祝聖人

代賀 太皇太后還南內牋

神仙别殿頃從文祖之遊閶闔連宮今答神孫之請許年移御此日重還恭惟福備三朝道隆太姒定宗社之大計撫國家之盛時四海之老皆安一人之孝無極臣爾將明亩欣際熙辰玉闕峩峩長享安寧之養瑤源袞袞永觀紹述之休

代賀 皇帝表

舄爾東朝幾載極文孫之孝仗還南內一朝開太母之心家國儀刑神明感格恭惟道稽三聖法垂百王翔方鳴蹕清道五日而一朝孰若步輦乘蒞終朝而三至懇祈既力精誠遂孚臣將命奚堪逢辰斯幸寧親神而歡四表聿觀風化之原混天下而爲一家行蹈規恢之業

代賀　皇后牋

望長樂之宮常懷定省接椒房之殿今奉晨昏仰
體聖衷深諧孝德恭惟道參乾極德配坤元屆覲
豐蘭觀之辰躬問寢龍樓之節賛謀中禁成典外
朝臣身阻班庭分牋進牘事光前代薄唐朝西內
之婁京化洽敷天動李密表中之懇惻

代賀平蜀表

殘虜凌平方講内脩之政狂童忽横輙干自殄之
誅宗社叶休人神共快臣仰思　列聖積累之盛

實基萬世延洪之休率土承有截之風含生知面
内之義疇謂元惡敢包禍心怨公朝亭育之恩假
私門忠孝之緒三靈憤怒九牧羿騰果在須臾悉
就摧翦茲葢聖武不殺至仁好生雖神戈不至於
坤維而皇靈如赫於天際仍俾脅從之類咸沾蕩
滌之恩灑然汚染之區熈若清寧之地臣肅將明
指幸會熈辰此日藁街已正鯨鯢之戮他年渭上
史來氈毳之朝

代母舅黄寺丞處州謝表

晉丞卿寺莫稱使令退守侯邦又煩擁擇經年須
戍授日合符德意撫洪恪心宣布臣其中謝伏念
臣奮身寒遠遭時休明蚤竊儒科浮湛州縣曉登
薦刻黙汚班行薄正大農參聯外府備殫綿薄以
補絲毫自請牧人乃叨乘障聽言古栝允謂輔藩
山深水幽夙名簡靜民貧土瘠今號窮空何取虚
庸恐難稱塞　皇帝陛下體乾立德秉巽行權
本寧邦先於屋下分符畀守要在擇人知臣悃愊

無華務行實政謂臣筋力未憊可備前驅況臣頃
獲陛辭嘗伸奏牘興利除害守法奉公凡所建言
肯如空說力圖一得少報萬分牧羊去其敗羣烹
鮮期於不擾上以體朝廷共理之意下以遂田里
樂安之心

代總領到任謝表

始承威命甫任將輸旋拜恩言就移給饟仍陞郎選增重使華沛然天澤之溫凜若淵冰之薄臣竊以環師仰食固自平時厚稍增屯莫難今日居者行者之皆餽所謂以十人之食而食五人新籍舊籍之浸多大約以兩月之糧而支一月既屬供調浩繁之際復承術意詳盡之餘優於昔則將奚以加減於前則滋所不可要必變通而無滯庶幾左右之其宜乃以之人竟令充位如臣者受資不穎

遇事多迂謂幼欲學而壯欲行雖抱卷卷之志然濟時務必須時勝終無犖犖之才方奉詔以飛芻游更書而總賦初謂朝昏而代匱寧期俄頃以爲眞方大計之仰成豈薄能之足倚此蓋伏遇持兵槃水措國泰山歌采薇戍役之詩奚憂玁狁壯淮甸蒲籬之勢漸向關河欲於多事之時責以難能之效臣敢不念深扞圉顧厚本根無横賦而存羸貨敢不體昔賢之意臥運營而皆宿飽庶令知

天子之恩

謝除禮部尚書表

國有司存奚補攝承汝作秩宗遽叨眞受祗服龍章之渥濫陪鴛序之升中謝竊惟政化之機無越禮刑之具禮既明則刑可措刑雖用而教寔行蓋先王秉德以相須至後世失經而偏廢將欲復盛府之治必先求當世之才如臣者爲學甚迂受資尤薄蚤歲頗期於自見中年益困於無聞仰被先

皇特達之知擢眞法從論思之列金匱石室之秘既許濡毫鸞坡鳳掖之間更容兼筆建皇明之繼

作又天寵之頻加首令進誦於金華亟使起司於玉貫榮垂五印報茂一毫方俟黜幽反蒙獎異丹書倘著未能虛周圄之囹緜蕞空存寧復識商臺之禮初承明命寔震愚衷　皇帝陛下稟堯舜之聰明而守之以謙躬禹湯之儉勤而持之不息猶欲急聞忠讜博覽英奇以光先帝之傳以茂中天之業遂形一札徧及羣工且元勛猶未覩於加恩而臣等乃例叨於晉列至如史館嘗備闕員今以遷官又僥陞次外拜華渥内抱兢惶而臣敢不惟

直以蕭肉風而夜樂同和禮同節尚當采璟義之
源經三百曲三千庸敢泥威儀之末

建寧府到任謝表

祈聞五表冀弭餘菑疏渥九重輒叨異數控辭莫遂拜命知榮中謝竊以南渡宸奎莫峻堯儲之直東既節鎮獨高舜履之封唯久班常伯之聯始克稱公朝之寵如臣者虛庸特甚忝冐尤多歲月因循稱効寂蔑分量既溢菑害日侵所冀歸休庶幾弭咎幸蒙從欲又拜腴恩 皇帝陛下盛德圖終

至仁惠下既屋經筵之侍尤優詞禁之臣遂使孤蹤亦冐殊寵臣敢不江湖望闕畎畝戴君付以蒐狩當罔萬井三登之樂畀之祠館尤虔兩宮萬壽之祈

洺水集卷三終

程洺水先生集卷四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遐行重訂

議附進故事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議廟號

議曰臣聞皇墳帝典咸述於嶽謨玉鐀金函悉儲於美號然史記五帝之壽於古獨高而商稱三后之年歷書有永蓋履位既久則膏潤之被也必深而享國既長則治功之凝也必盛唯功德之兼茂宜名號之益章恭以熙朝上承堯運 仁皇御曆

四十二年 高宗中興三十六載偉淳熙之繼體亦四七以承休逮我光皇垂及三紀義昊而上莫可訂詳詩書所編於斯為盛昭德作謚宜鑒在茲恭惟 大行皇帝奠日開祥神光闡瑞萬善泉美天授神鍾迹其登賢聘逸消庸斥回放勛之明也歛奉 兩宮善述前志重華之孝也食不御珍衣常屢澣大禹之儉也陰嬍小愆露禱清禁文王之畏天也未昕睎朝暑寒不變宣王之勤也睎民若傷念兵若已敬大臣恤小民察邇言而莫惑聖謨

說而不行郊廟迭舉以隆報本之心親幸儒宮以
示右文之化日惟一講肇始再臨錄宜聖之後賜
諸儒之謚與學上窺於軒昊飛毫俯爛於雲章旣
書說命以賜輔臣復翰無逸以置座右瀏兩浙丁
錢之困減江東折帛之重建學以皇宗枝錫廟以
表忠節苑囿不脩游幸絶跡禁令特嚴於金翠仁
心下逮於肖翹閑民食之稍艱卽發豊儲之廩念
民生之不易數捐內帑之金凡帝軌王塗聖言哲
行若脩身之三德暨爲治之九經無不躬蹈而力

行積久而不懈用是純德上格寔意下孚五雨十
風羣生茂豫氷天桂海受戴同心重譯鞮鞻連歲
輸忱四世金讐絶幣不與粤自南渡塊土未還今
也名若魏梁大若齊晉畧河以北循山而東奉圖
職方請印少府而又中土人心影從風動豪士則
挈州送欵黔民則襁褓歸仁列處邊亭凡數百里
萬艘餘粟沾及倦荒刻其傳國古璽元祐寶章與
夫薦天之璧祀廟之器爵尊璟珂鐘律鏗鏘列玉
大圭盡歸廣內邊吏不絶受史館不絶書履德於

踐祚之始收功於眞積之餘巍巍煌煌光洗六合
如淸風戒曉而白日昇如蟄雷起春而應龍奮良
由德盛於身故功顯於世本末有第非倖而致仰
惟玩志猥淸觀道昭曠宜千億歲比算三皇顧以
求衣中宵忘食過旰焦勤聖體寢爽天和旣愆豫
於彌旬尙臨朝於一日若與臣子永訣仙凡自是
廣庭不再淸蹕三靈爲之色變萬宇爲之心摧初
玉几甫憑亟命皇子丕承大統盛德日新謀惟
先帝之詒孝極　慈幃之奉而又首遵　母后之

訓必行三年之喪付託得人海邦胥慶體天議謚
亟命末臣臣是用循　列聖之規刺六經之制闡
章天之藻德酌希代之雋功合爲嶽稱用昭億世
謹按謚法功施於人曰仁聖德廣運曰文知人能
官曰哲闢土斥疆曰武接下不驕曰恭繼志成事
曰孝夫澤流方夏餘被北方非功施於人乎道統
旣明邪說自殄非聖德廣運乎信賢逐佞至明不
惑非知人能官乎北方輿版日衍月增非闢土斥
疆乎羣臣謁奏竦躬危坐非接下不驕乎憤解百

年功光　列廟非繼志成事乎夫賢起有堯之野
萬國咸安舜躬天德之全出寧四海武遺大龜之
寶亦取安邦武惟武功之圖亦貴能敉然則寧之
爲義大矣哉夫植顯號建鴻名必也稽之事業攷
之僉輿關諸百聖而不疑質諸鬼神而無愧故薦
於天而天心受陳於廟而帝意愉韋昭曰王者無
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
之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

祧廟議

謹按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云王者祖有
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故七廟之外猶
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明德也夫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此商之七廟也至於商之三宗宗其德而
存其廟此則出於七廟之外而不在乎七廟之數
也是以晉元帝議立太廟而太常禮官以爲殷世
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由是言之
凡宗有德而不遷者皆在七廟之外也明矣自商

有七世之廟由周而來未之或改至唐開元增爲
九室是爲九世國朝倣唐立九廟故　太祖　太
宗爲一世廟　真宗爲二世廟　仁宗爲三世廟
英宗爲四世廟　神宗爲五世廟　哲宗　徽
宗爲六世廟　欽宗　高宗爲七世廟　孝宗爲
八世廟　光宗爲九世廟然以前代考之　太祖
皇帝爲帝者　太祖之廟　太宗皇帝爲帝者
太宗之廟蓋萬世不祧正所謂與　太祖之廟而
七固在於九廟之數也至於嘉祐制書以　真宗

爲帝者宗百世不遷元符制書以　仁宗　神宗配商之三宗永祀不祧紹熙制書復尊　高宗爲不祧之廟夫　仁宗　眞宗　神宗　高宗親盡則當祧非若　太祖　太宗之比今俱以功德而詔以勿遷勿祧此正書之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與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固當在於九廟之外可也夫　眞宗　仁宗　神宗　高宗旣在九廟之外則自　太祖以至于　光宗實爲五廟而已　光宗爲五世廟則　大行皇帝始爲六世

廟如是則於祖固無所祧於廟亦無所增質之於經而爲當參之於禮而爲宜固無一而可議者若曰　眞宗　仁宗　神宗雖不可祧而實在九廟之內沿而下之當以次而祧然　太祖　太宗旣萬世而不祧　眞宗　仁宗　神宗　高宗復百世而不遷則九廟之內已存此四廟此外惟五廟而已他日或又以功德詔曰勿祧則不祧之廟將不止於四而五廟當殺而爲四爲三勢將至於祭禰而已其可哉區區之愚質之經傳謂　大行皇帝始爲六世廟無可祧亦無可議者惟增展一室以祔　大行皇帝謹議

明堂中辛議

近者伏睹制書易郊而宮區畫之善萬口一詞但今歲季秋上辛乃九月八日初五日合致齋乃適係顯肅皇后忌日考之國史事有相類者如紹興元年明堂初用九月八日後改用十八日得非以忌日不可致齋乎四年明堂初以九月五日後改用十五日其避顯肅之忌明矣而當時乃以未得

九月節爲言然祭用辛日惟取新潔之義而已曾不計其氣候也今歲九月十八日爲中辛而十六日已立冬切慮或者又以冬爲疑然隆興二年初以十一月二十九日南郊後以晦日改來年正月上辛然則易冬而春其不拘節氣也審矣區區管見合用中辛於義爲穩伏乞　朝廷更下禮官參酌施行

邊幣議

殘虜不道殺傷邊民然其辭則以幣言也犬羊之性人進則退人退則進彼固謂我可以恐喝也得則取積年之幣否亦苟數月之食吾力雖未爲全而在彼則甚憊非丙寅丁卯比也法當悉銳以挫其鋒使所至失利垂翅而遁截其歸路隻輪不返然後使可議幣可議爾許國之說不爲無理姑令條畫何人可將度用幾人賫幾日糧幾日而成功彼之居守者何人守兵若干其領兵而出者何人

戰兵若干韃靼已與之和否乎大盜已與之爲一否乎知彼度我纖悉條上其行與否又在廟謨耳雖然功業見乎變而守常蹈故乃自昔中國之患韃靼所當結豪傑所當撤邊將自爲之 朝廷無與爲成則享大利否亦無損於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則邊事一開將不止一殘虜而已管窺無長然不能自嘿唯朝廷擇焉

進故事

周顯王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盻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

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甚哉賢者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蓋堯舜之肇立人治三代之享國久長莫不以得賢爲基故春秋戰國以來凡數百年餘澤未泯當時列國爭以得士爲重然則齊威王之言非春秋諸侯之言唐虞三代之流風遺法也雖然當是時豈惟齊哉楚以得臣重鄭以子產重晉以叔向重魏以田子方重燕以樂毅重自是而後漢唐開基

之君守成之主皇皇汲汲求若弗及葢亦習見三代戰國之遺而深監亾秦賤士之失也炎緒六葉至于武皇雄材大畧運動一世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大學脩郊禮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服匈奴平氐羌蕩南粤紹周後國勢尊彊治效彪炳亦既同風三代矣而帝也方且今年求茂異明年舉將相旣招獨行之賢復思跅弛之士若一時不足於用者何哉唐之初造四方未一干戈未收乃開館宮西延置

英傑異時所與基三百載之業成正觀之盛若杜如晦若房玄齡若虞世南若褚亮若姚思廉若于志寧之徒皆極一時選畢萃天臺亦若不可一朝缺若葢高祖太宗知夫翊扶昌運垂隆後昆非若是不可也下而戎狄異類之立國亦必以人不然元魏之據有中土胡爲而獨久哉戎狄之竊中國也亦以人而爲叛服不然何以虜酋相戒顧勿以晉爲圖哉然則是道也戎狄猶知之其可以堂堂中國而無可憚可畏之人

乎矧今也新附未一外扞未嚴將貪且陋而不足以鼓英豪兵怯且貧而不足以應緩急人心未奮士習未清羔羊之操微骨鯁之風熄管仲有言一歲之計在植穀十年之計在植木百年之計在植人葢人才之盛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涵養數世封殖百年然後可以足一代之用夫苟長育之功不加焉則前者淩沒後者未成世變不齊人才中乏識者蓋深憂之故臣區區之愚謂已成者當晉擢之未成者當長育之不唯

可以供一世之求抑亦可以遺子孫之用雖然奇才不世出中人滿天下必得夫文武兼資望闓蓋世者而用之則其在朝也可以尊中國之威在外也可以壯長城之勢雖中外有故倉卒變興而國勢自重於九鼎人心亦安於泰山矣方晉南渡士大夫有見王導者曰吾今日見管仲無復憂矣然則無有如導者安得而不憂邪導不足言也堯舜之智不偏物也親賢之爲急唯 聖心加之意焉

隆興初北方歸附日衆宰執建議請於唐鄧海泗
諸州置立關隘凡關之外有以全城送欵者用周
人封建之法以其地之廣陿而王侯之賜之鐵券
許其世襲土地貢賦悉資用度刑賞生殺並照勑
令施行更不奏審每歲正旦朝郊祀即令陪位遇
有警急更相應援義同一體以圖久遠之利
恭惟　藝祖受天明命奄有方夏幾二百年矣
乃姦諛誤國裔戎亂華赤縣神州淪於區脫今
天人効順尺刃不煩循山而東畧河以北請命

下吏願更印綬此千載一日之逢也然經理區
畫招徠還定使復爲全壤者非一手一足之力
一朝一夕之功也蓋寓度寬者可以集衆智貨
利薄者足以得人心必能運動於英豪乃可并
包於閫外深觀諸將未見其人又況氣偏東南
地裂西北懷近安者遺後患圖久遠者先暫勢
審勢度宜莫如分建助其不給永作屏蕃二虜
於是而窺覘羣盜於焉而叛服設施一中孰不
攝心三邊有休息之期四海遂安平之望否則

藩籬既撤內動牽聯財匱力殫孰知底止歲月
緬邈蚌鷸相持幾不再來者古今事變之常覆
護癰疽者自昔中國之患儻今日之事斯僅同
於膚髮則他日之疾決不至於腹心千載良謨
定於俄頃大抵功貴能立尤貴能收漢高英明
亟定諸將之賞唐宗猶豫倒持藩鎮之權傳曰
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唯　陛下亟圖之
紹興十五年三月　高宗謂輔臣曰朕觀五十年
前人才皆是　仁宗涵養所致以此知人才正在

作成也蘇軾亦言竊觀　仁宗四十餘年之間左
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
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淳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
長者
至哉　高宗之言乎眞萬世帝王之龜鑑也天
之於人才無代不生也至於培之則成作之則
起沮之則銷落委之則斷絶此又係乎人君之
責焉爾昔董仲舒之告武帝亦曰陛下思往古
以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不

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
求文采也然則人才之成亦豈一朝一夕之力
哉百年養之一日用之平居無慷慨之士則臨
事無激烈之人臣嘗汎觀士大夫之間矣人心
未奮士習未淸羔羊之操微骨鯁之風熄夫苟
長育之功不加焉則前者浸沒後者未成世變
不齊人才中乏識者蓋深憂之雖然奇才不世
出中人滿天下故臣區區之愚謂已成者當封
護之未成者當養育之不惟可以供一世之求

抑亦可以爲萬世之計昔者齊威王謂魏惠王
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
十二諸侯皆來朝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
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
盜賊則道不拾遺夫以最爾之齊而其國中可
恃之才其盛猶若是矧今日撫中興之規圖中
興之業可不以是爲急務哉惟　聖心加意焉
則宗社幸甚

唐大曆十二年秋大霖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
韓滉奏幹不實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
頃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溥博
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
上嘆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
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竊聞積雨害稼雖三代盛時間所不免惟　聖
帝明王不以爲天數而必以爲天戒故側身脩
行上之所以畏天者爲甚至蠲租已賦下之所
以恤民者爲甚深故水旱雖出於天者也而使

之不能爲害者是又君之所以爲天也若乃庸
昏之主非歸之於定數則諉之於適然是故告
之而不知警之而不懼而覇敗乃至矣雖然代
天者君也析地裂壤而與君共理者守令也不
幸一方有水旱之異往往掩覆率不以聞其或
言之不曰旱不爲虐則曰水不爲災此風相仍
千載一日唐大曆十二年秋霖爲害黎幹言之
而韓滉沮之御史核之而劉澡又欺之向非
宗英明則上下蒙蔽何由明白善乎帝之言曰

秋霖溥博豈得謂南獨無又曰縣令字人之官
不損猶當言損何不仁若是乎至哉斯言萬世
人君之軌範也惜乎代宗明足以燭姦而罰不
足以懲惡欺君害民有爲劉澡者誅之以警其
餘可也乃僅自令降而尉焉使爲臣子者何憚
而不爲欺哉恭惟　陛下盛德格天歲書大有
然一氣嘿運升降靡常適者五月之霖幾於太
過迺日之雨亦近於霖浙右諸州地勢卑下所
傷已多他郡積雨之餘螟蝗盛生戢戢禾黍而

福建諸郡又復有苦旱者臣愚竊慮郡縣坐不
上聞欲望　陛下仰思天戒俯念民生亟下明
詔申飭守令凡有損傷速以實奏如隱而不奏
與奏而不實命臺臣監司覺察重寘于憲大則
勒停小則鐫黜庶幾上答天變下慰人心抑臣
猶有愚忠敢畢其說往者梅霖未爲太過而江
淮城郭間有頹圮甚至都城西隅亦復坍落數
丈質之古史稽之前代水陰象也亦兵象也已
事前聞瞭然可鑒惟　陛下內則益加　聖心

外則益脩政事使菑害日去福祿日來　宗社
幸甚天下幸甚取　進止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八年六月丙寅樞密院進呈
昨得旨令密問淮西總領葉宏郭剛軍中刻剝軍
人虛實據葉宏回報郭剛別無刻剝止是舊有軍
須庫倈布搭息一事　上曰卿等可諭都承旨傳
旨宣諭郭剛令日下住罷併本息獨放仍令責問
本人號曰老將猶有此等事卿等可更切責葉宏
既職事是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此等事如何不早
以聞必待詢問然後方報此後應諸軍凡有刻剝
等事須即以實奏聞

臣竊惟　國務莫大於備邊邊備莫急於養兵
軍中姦蠹往往人所難知臣得之營壘者頗悉
試陳一二焉諸軍調發或回稱拆洗所支發遣
錢總所支降未到即借兌於軍中備急庫比總
所錢至自合正還今乃暗收總所之錢用作欠
眼樁旬克除又於支給之際或二分或三分折
支鐵錢交子軍人安得不困邪此其一也諸軍

每旬券錢元降指揮會子七分鐵交三分今會子一貫市換鐵錢三貫四百乃止以鐵交三貫一二百準會子一貫與之減克於錙銖軍中又安得不困邪此其二也諸軍赤窮並已勘同然後出給令糧審院率以小節不具追逮軍司合干人千里往來絡繹于道得賂卽釋動數百緡被追之人無非褱率軍人又安得不困邪此其三也朝廷清明賞功不吝今乃每上功狀必行箕斂賞功未下已困饑寒此其四也箭手臨陣施過箭鑿軍司已卽申報消破元數而三軍回營之日不分施用及委棄之人並勒買納却以其納過之數作添置入帳支破官錢此其五也諸軍擺鋪專傳羽書今乃令其擔擎籠伏甚於軍期山溪水漲殞於非命或稍沾水濕則懼罪而逃此其不恤者六也陣亾之卒其妻與女法當措置嫁遣軍中乃令不恤使之流落失所軍人見之莫不寒心此其不恤者七也一壺之醪可醉三軍片言所臨溫若挾纊平時不恤其困

苦臨陣乃欲其授命古今無是理伏願 陛下疏其貪狀示以顯僇仍戒飭臣隨事奏發使諸將股慄咸畏 陛下之明三軍聽制咸知 陛下之恩則戰守攻取何患其不如意邪惟 陛下財幸取 進止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比來州縣受納秋苗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行禁止三年 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於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

臣竊惟兩稅之重莫甚今日而州縣滑吏又從而取嬴焉夏稅有絹秋稅有米以今準古可謂重矣絹有本色以物力取也又有和買以錢鹽易之也今皆無焉白取耳然亦各有法則焉比年以來州縣受納每疋之重至十三四兩其幅之濶至於二尺二三寸以直計之不下六七千絹不及等則又從而拘沒之夫本色絹取之既重而和買絹官又白取況上供之絹不過以之給官與兵耳何至過重與濶徒以困民若是邪

至若秋苗則州縣斛量尤為非法升幾於斗斗幾於斛斛則加倍大約二石方輸一石輸及其半則糜費已溢於是或折楮以便姦或易秫而為釀秫之直高於秔也民何以堪恭惟九重惻怛之仁朝廷寬恤之書無日不下郡國而民之憔悴於虐政者如此且比年三邊戍兵未撤而內郡常賦朝廷未嘗銖兩增焉今也內地之民反不若邊民之猶被優澤者良以貪狠之守餓烏之令剝啄生民無有紀極所至田野十室九

空凡以為此臣愚欲望 陛下仰法高皇備念邦本特班明制嚴飭監司稍之重輕各仍本州之舊無增無遏其不中度者隨即給還使之別輸無輒乾沒仍敕戶部無輕退減幾州縣不得並緣為姦為蠹秋米斛量止取常耗無創私斛以沃貪饕儻稍格詔旨按發以聞監司故縱則御史劾奏庶幾橫斂少戢民力稍寬元氣充盈至和感格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取 進止

洺水集卷四終

程洺水先生文集目錄

策問 卷五

癸未知貢舉 詩賦場
癸未知貢舉 經義場
丙戌知貢舉 詩賦場
丙戌知貢舉 經義場
試閣職二
試上舍
襍戎

學校
監司郡守
任相
六經疑難
理財
弭盜救荒
江淮形勢
歷代文章
士風吏治國用民力

人才
史
講議 卷六
易議二篇
尚書序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臯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記 卷七
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記
檢正都司重建直廬記
行在重建進奏院記
淮東提舉司門樓記
行在重建都督府記

賜名清湘書院記
富春道院記
札溪書院記
富春驛記
徽州貢院記
休寧縣脩學記
休寧先達續題名記
昌化縣學門記
翰苑續題名記

江東提舉司湖山樓記
靜勝樓記
於潛縣重建縣衙記
潭州湘潭縣新建堂宇記
御史星記 代青冷御史
西湖禊事記
遊金華三洞記
遊龍井記
世忠廟碑記

代作三賢堂記
洗御史生祠記
徽州謝守生祠記
新城折納秋苗記
開化張氏義役田記
徽州平糴倉記
富陽縣創建豐本倉記
吉水縣創建居養院記
武寧橋記
昌化吳安阡記
梅山浚河接山記
富非寺記
齊祈寺釋迦大殿記
重建方輿寺記
歙縣黄坑院記
饒州明教禪寺重建應真閣記
淨慈山重建報恩光孝禪寺記
臨安府五丈觀音勝相寺記

静江府英烈廟碑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𨔵行重訂

策問

癸未知貢舉 詩賦場

問正月元日上御路朝發德音下明制加寵儒先恩施甚備旣越日又以張公載節惠之典未舉復命賜之夫元者天運之新也王治之始也乾坤開闢原於意端朝發九重夕孚四海學士大夫可不仰體明指深探大原而以躬行自勉哉雖然道非

異物也由開闢以迄于今天地以合日月以行星辰以明草木以蕃山嶽以峙江河以流民生以遂人極以立皆道也揭之則光委之則晦至若流行於宇宙間則未始一日而或熄不爲堯而存不爲桀而亡也是故欲與諸君議其凡焉蓋自大極一判伏羲神農黃帝首發其秘者而後之言正統乃始於堯舜何邪三聖而後自成湯文武以至于洙泗見之易著之書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當時猶以爲文章可聞性天不可聞又何邪諸儒迭興同尊孔氏同信六藝宜若無異焉者至其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敷陳往古掎摭當世不知荀卿子之書果能羽翼增光邪又若上酌天時盈縮之數下推人事成敗之端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陶冶大鑪旁薄群生不知楊雄氏之學果皆淵源洙泗邪王通氏微而顯曲而當旁通大義洪闡教源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唯義所在果足以接獲麟之統緒邪韓愈氏隄障橫流𢲸拂始末撥衰反正洞視

千古果足以表裏軻雄佐佑六經邪雖然得於心者精聞於耳者末緊欲動而爲天下道言而爲天下則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道統主於上則開百聖而不慚道學傳於下則垂千古而不敝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有如發育之仁陶成之化魚躍鳶飛其盛若此諸君其何以稱之邪其以平時陶育大醇躬行自得者詳著于篇庶以仰承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

癸未知貢舉 經義場

罔古今一天下耳善審其勢者定其衡變其權使首不軒尾不輕則天下可以長治而無亂久安而無危而世之言治者則以爲遲匪脅庭俗乖巢完上聖御歷則極與天同中代以還則因時施事不知大法大經之際果有差別否邪夫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者制而用之謂之法變而通之謂之神審什伍以相持明版籍以相閱限夫田以絕兼并定五刑以折姦暴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

作以厚本業崇教化以陶性情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材藝以別官品擇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備以嚴戰守申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勸懲察苛刻以絕煩暴然則唐虞之所謂泰和三代之所謂長久而漢唐之所謂紀綱制度其先後緩急亦復有取於此數條者邪先漢初年意度洪闊涵之如海育之如春蠲租減賦歲無虛時家給人足宛然富庶乘牸牝者擯街逵守閭閻者厭粱肉有若郡不貢士坐以蔽賢進得其人加之上賞詔諛成俗微見厥初砥厲清風益嚴再造一時之士鴻毛祿位泰山名諠姦夫纖萌望風摧落抑何士習之易變若是邪詩書所載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齊威越燕伐山戎趙武靈王服單于秦繆用百里奚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粵故司馬太史公有言今中國一統席捲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終晏然不爲征伐哉後遂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大抵中國盛則戎狄微戎狄強則中國弱攷之古而然質之今而否乾坤之策陰陽之數離合之機消息之理將

以漸取之邪抑一舉而覆之邪抑亦待其自亡邪彼漢人所以固天命繫人心維國勢其意深矣末易誌曰不足論也諸君抱負英奇咸欲自見於斯世者其根抵六經追風三五運宇宙於寸心徹幾微於一指攷人才盛衰之故察天人因成之機行之後王者或不膠於古施之前代者或有取於今勿迂勿迫科別而條析之以備明時之采擇

丙戌知貢舉詩賦場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紀年不名一也而曰元月不徒正也而加王說者謂人君即位必改元常事耳不以爲重然則果常事乎抑重事乎又曰文王即位已改元年矣而中間又改武王即位宜改元也而乃不改比其受商命也又宜改也乃又不改然則書元亦舊矣奚獨重於春秋乎或者又言元宜以天瑞然則建元元光之義亦有得於聖人之意否乎雖然一者天之所

爲而元者聖人之所爲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三以往則巧曆不能筭矣顧變而爲元則毋乃有所執邪及反而求之於易則卦六十四也以乾爲首乾六爻也以健爲德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推而至於時成之位保合大和則元之用大矣至象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又曰天德不可爲首何邪夫道始乎伏羲用於黃帝成於帝舜上下數千載間皆一元之功用也然伏羲之易機神義密非文王夫子孰能明之至神農黃帝三墳之書所謂象形彖變宜原陰陽之化與夫二聖傳心之妙則巍乎天地不足爲大纖乎塵埃不足爲細果皆合乎一元之運耶否則華胥之俗泰和之風將何道以致之耶唐虞之廷天同神比都俞一堂之上三代賢佐當其君踐祚之初陳謨進戒編之書紀之詩燦燦有序不知孰爲澄源正本之論耶仰惟皇上躬承慈訓嗣纂炎圖收聰蔽明急先納問凡危言之罔咈正論之開明固已山積而淵涵矣不知其先後緩急亦可

得而言之否耶人謂新招之詩緩而未切引穪之諫迫而不舒不知司馬溫公三言之要凡獻三朝然則萬言十事未免支離而德本化樞果皆不越乎是耶唐人大寶之箴　先朝唐鑑之作皆獻於繼統之初其言凜凜其目繩繩不知孰可行於今日乎人謂一元之義不明千載無書法正始之道不著百世無善治其稽三墳之易以參乎春秋之元究唐虞三代之陳謨以合乎有唐之鑑使後聖之心一乎前聖之心而伏羲之治不絕於三代之

後矧惟有司恭承御札奎晝煌煌垂訓明白曰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思又曰塲屋私弊售僞亂眞法令具存所當申飭毋使僥倖者濫進而忠樸者見遺大哉 聖謨昭揭軌範諸生何幸獲逢初政之辰悉吐平時之學有司將得以觀其抱負而援之以上應務得實才之意毋冗毋畧

丙戌知貢舉 經義塲

皇上睿性聰明聖學超詣日御經幄時發玉音凡於講學事親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分別忠佞之事莫不該貫古今通達倫類片言所加悉中機要而乃盛德謙冲不居其聖樂善忘義好問弗倦者何耶蓋昔者總章之訪君疇之學盤有銘席有戒暨夫詢八虞咨二號度於閎夭諆於南宮諏於蔡原而求於莘尹凡所以眷眷若是焉者以爲非若是固不可耶抑亦姑示其志勢耶然當時之所否所

學者亦可得而聞耶雖然帝德之運備乎聖神文武之體而皇極之疇亦取乎沉潛高明之用夫明而不苟斷而不復仁而不失之姑息剛而不流於暴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非仁乎四罪而天下咸服則又非徒仁也勇智以表萬邦一怒而安天下非義乎克寬克仁惠鮮鰥寡則又非徒義也夫性具一德德具萬善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至於拔萃之才則獨稱上智矣乃有皇王帝伯之稱豈天之降才爾殊耶抑學力之至與否耶夫天也日月星

辰也東西之行各不相謀而周天之期古今不爽得非其行不息其度有常哉不知若晝夜之有經若四時之代行何獨至於舜而然耶漢之武皇卽大位年未二十崇信至道鄉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唐三百年首稱文皇年幾弱冠濟世安民二君非三代之後英主乎而末年所就迄歉其初彼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日躋文之不已所謂繼天而立道與時而偕行者果皆至聖能之而成康已降率不足與是耶人謂自後世天德之論不

明蹈中庸者或不能極乎高明體博厚者或不能配乎悠久夫是以醇風緬邈古道闃跡使生民耳目不復見雍熙之盛其信然耶緊欲振三皇之綱紐五帝之維肪乎一念而被乎八荒等乎百王之上而流乎萬世之下其論爲孰篤其指爲孰歸耶其究天人之原融古今之極明乎乾坤不餙之德以參乎天地常久之道是果六經之所垂憲而百王之所共守者耶諸君何幸親遇初政之辰來應求賢之詔御札丁寧務得忠樸正平之士上意渥矣毋忘納言之義益礪歸美之忠有司將拔其尤以獻焉

試問職

問那題冉駹被髮左帶之種蓋自上古聖人固已委之窮荒之外彼其一起一仆一盛一滅皆其醜類蛇吞獸攫互相搏噬互相雄長而吾中國未嘗問焉然五帝之時葷粥已逐不知猾夏之蠻果其種耶或粥已微而別有蠻耶夏商之際戎稱不一不識漢初冒頓之盛果其類耶抑諸戎悉併而淳

維忽起耶至若五種之胡散漫中土磨牙抵虎耶鴟張乃日末靡旃胡亡胡存狄吞狄滅然或十年或數十年而盡亦或百年而乃殲抑何久近長短之不齊耶然則由五帝更三代以至于秦漢則所謂以戎滅戎固甚較著至若力所不足而求助於中國者亦時有之呼韓邪欲圖郅支也而請援於漢黠戛斯將滅回鶻也而借力於唐不知當時中國果何以應之耶仰惟國家德敷于天誕受天命卜曆萬祀叠茲韡韡干遮天紀日月緬藐浸漬

百年以其時考之則過矣故我祖宗得請于上帝
假手韃人火烈穹廬及交剽慘遂使鯨困失水梟
鳴毁巢今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以方張之狄
臨垂盡之胡咫尺中原遲回累歲未能虜其酋而
覆其族何耶豈以萬里逐利兵家所忌鞭雖長而
不及腹耶抑初銳未困力憊連年強弩之末不足
以穿魯縞耶又不然則游釜之魚巢幕之燕尚足
以假息須臾耶雖然逮歲布款約以連衡有如航
海市馬之事固若黑白不侔然則果當從之耶蔡

容蕭命輸情甚悉而當時廷臣虎變虎生之說不
至坐失事機耶然彭孝貢矢以翼周比貊驅旌而
佐漢縱擒伸縮作敵作使古人豈無遺筭可尋耶
今欲遣介子討罪於烏茲班超行誅於鄯部一蔵
渠率再縛狂酋使穹廬之長盡識漢儀辮髮之民
咸沾皇化然後告類上帝薦功明祠上以慰列聖
之靈下以垂萬世之觀策將安出耶其悉數之以
備上之採擇

其二

則經國莫重於邊備邊莫急於將然今昔異時雖
合異勢攻守異宜雖無常勝之規亦豈無不可敗
之法詎容不講之於平時耶晉人有言大丈夫當
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故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
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楚之甲士百萬不
以爲懼予玉一將則晉之君臣側席而坐爲國者
其可無人耶被甲請行一飯米斗固取乎更事之
多者然官爵高年齒邁或不免於敗而少年官輕
者乃卒成雋功何耶似弓四石縿稍二丈固取於

萬人之勇者而射不穿札戰不乘馬亦爲當時名
將何耶定荆之役必六十萬三萬之虜必用六萬
兵固貴乎多也然提衆三萬而天下莫當領騎三
千而虜庭蹀血或多或寡何所用不同耶自古立
國東南者以江爲重所謂五十餘里之間僅屯數
四則兵力固忌乎分矣然所統七千人築壘十一
烽火相望凡三十所亦未嘗敗事然則或分或聚
果孰便耶撫納新附聲蒲河南而靈武河中之事
一以爲使一以爲敵何耶平澤潞征太原討重進

火李籌禁旅十萬威震六合官軍豈不可用耶其
謂禁旅不若土人契丹不畏官軍不知二者果孰
足恃耶上黨之役當時善兵者以謂當發忠武武
寧兩軍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不過數日
必覆其巢然則官軍土兵亦可雜用耶雖然吳起
兵家者流意其非兵不談也魏文侯一日問以陳
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曰君能使賢者在上
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里親其有司
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

矣夫謹黜陟培邦本定國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紀
綱治本者而兵無與焉顧起乃以爲言何耶由前
而論則其事詳由後而論則其說備將孰從而折
衷耶方今殘胡未殲久戍未撤其稽今昔之異同
考籌畧之得失孰緩孰急孰後孰先酌其宜於今
者而言之以備廟朝之采擇

試上舍

問頻歲金穰餘糧棲畝年穀一傷農輒告病何耶
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雖乾溢靡常
而民無菜色奚術而然耶郊野縣都咸有委積以
之賑之隨在而足後世常平義倉得其意之遺矣
何古人行之則收實效後世用之則皆虛文耶發
廩弛租一毫不靳者君也然推君之惠而致之民
則非君之所能自爲也獨不觀漢事乎漢人之言
曰方春和時群生滋茂而吾農甚苦其議除田租

則是豐年猶除之也又曰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
姓侵牟萬民名之曰益則是豐年猶禁之也漢人
之顧念邦本整飭吏治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好惡
之意可謂深切較著矣然郡國之間饑民至相食
而固係倉廩不敢輒發不知佩符共理乘傳觀察
抑爲何事耶夫事迫切者乏宏規務荒唐者鮮實
用由是書生不達時宜之論漸發於流俗之口曾
不思當世之務不問之儒者將孰問耶是故願相
與商畧之且移民就粟與夫蠲穀免傳令民植蕪

菁與夫入粟拜爵或許罰歲儲餘悉發糶或郡敢邊糴坐以違制是皆先代之所已行者也或請籍丁壯以爲兵或欲蠲征稅以通賈或請借他道常平之粟或欲復官田廣惠之倉是皆先正之所建明者也然今昔異時五方異俗智若流水日動不窮亦豈容膠柱哉伊欲上澤旁流無所壅閼使要荒如幾甸幾甸如堂皇吏稱其職民樂其生充然如五鳳黃龍之閒豈無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績者耶其以平時澤物之規模勿迂勿迫著之于簡

有司因得以占焉

禦戎

仰惟國家德敵千天誕受天命列聖重光卜歷萬祀而蠢彼靺鞨干逆天紀妖焰燭于攙搶腥氣昏于河洛乾坤爲之坱軋海嶽爲之震蕩擧龍旂鸞佩亙東吳日月緬邈騣騣百年間者神矛靈旗飈馳電擧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憤可保固宜布和成將帥植髮成于櫓指麾而虎兕作威感激而風雲變色俘名王馘狂酋獻之先廟使巢山駕海之徒狼纛鳥章之長頓顙虎帳請命悔罪然後

宜暢皇靈灑平宿憤汛掃宮室修謁園陵陟華蓋於太微反雄都於古汴使華風扇于黑水和氣塞乎堪輿凡戴髮含齒爲中國臣者疇不願之而乃事乖本圖重喪王畧卒徒倒戈不戰自奔邊方千里披攘狼籍父子兄弟肝腦川流嗚呼豈繄天爲良由人謀謀之不臧旣往何悔伊欲國威寖伸扞圉雄固以雷雨洗川澤以淸冷釋宪戕務靖近患徐議後圖策將安出耶區區宇文泰於師旅勞動吏民困弊之時猶能命所司度宜制二十四條以

便目前然則以今準昔所謂因時適治者固當誘之勿阻耶雖然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時士大夫而不懷鄙夫失得之念則事幾了然矣不然則罔之宜王與其一時依乘風雲之佐由今望之豈眞若神人者孰爲巨孰爲細孰爲當先孰爲可後諸君有思濟之心而無失得之累者其勿迂勿迫言之將上之人或有取焉

學校

問四代之盛塾庠序學之制達之天下作人之効可知巳先漢有太常有太學而遊學之路受業之地未詳也後漢有辟雍有鴻都學而學官之課程生員之選試未聞也唐人於太學之外有國子學又有四門學洪文館學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則里選之與學校判而爲二矣天下之學既不盡興而取士又不盡出於教育後世望太平之治宜其寥寥也國家肇造之初首議

先聖以風海内於是老生彥士興起於深山窮谷之中故州郡未立學而先有四書院大學之制未備而先有湖學慶曆盛時始詔天下皆建學又取湖學之法行之太學自嘉祐至于熙寧公卿大夫彬彬多四科之秀論者歸功於湖學之作成而不及慶曆之建學何也湖學之教人經義有齋治事有齋習之以盛服危坐進之以習射投壺容止進退望者不問而可知獨其爲法則無傳焉當時既取以爲太學之式必不至於闊疏不識熙豐之學

法果出於湖學之規而不變歟自三舍之行日繩學者於規繩之内而學官受金之訟至興大獄爲衣冠之深耻昔者條約之疏而風俗自淳今也防閑之周而士習益薄何耶元祐諸賢肴詳貢舉條制其間有欲改試爲課以變月書季攷之舊謂禮義之地不當使之爭者其說果可行邪大觀再更學法用事之人自以爲一道德同風俗而西蜀之賢者學出於元祐黨籍之門而不願就八行之舉又何耶自京師郡縣莫不置學前日之書院既已

荒蕪不治近世名卿大儒乃稍訪求葺理以復承平之遺風使不以課試爲累而得專心於講習既爲之規以示講學修身之要又爲之記以開游學嚮方之塗其意甚厚原遠未分居者未免植門戶之私游者未免流餔餟之習豈書院之設特爲學者自便之地又何以甚異於郡縣之學耶今又因諸老之講明以倣湖學之規模推湖學之教育以還書院之舊貫與夫慶曆熙豐之人才何爲而盛衰元祐熙寧崇觀之學制何爲而得失庶幾於科舉課試之外有所作興以洗漢唐之陋而髣髴鳶飛魚躍之遺其必有道矣願從諸君共圖之

監司郡守

問寓内提封萬里勢不能周故岳牧侯伯之制使内外相維統體不亂而後要荒如王畿王畿如堂陛上無不流之澤下無或壅之情聖人處事周察治審萬世不能易也然炎漢初年責成郡國存問長老舉察廉孝悉以屬之未聞乏事也乃元封以後使指旁午威震州郡守相輕賤至饑民相食而

郡係倉廩不敢輒發不知所謂循行觀察抑何事邪孝宣興自閭閻深鑒前弊郡國歲上囚繫詔丞相御史課其殿最計簿具文詔御史案其不實部使者之職廢之否耶乃治行尤異增秩賜金便宜從事毋拘文法潁川渤海吏治彬彬不知其何以致此耶於赫我宋稽古建官閱班簿以擇監司置審官院以擇長吏監司責以廉按長吏責以牧養治體聯屬吏功較明卓乎三代之盛非偶然者而比歲頹風漫無法守燕集賂遺不禁行部之日時

節互饋絡繹道途之間掞以人情寧復刺劾間一飛表莫匪褒章風憲當若是耶身佩左符駕以朱轓視公帑若私儲謂燕飲爲政事以督賦爲勞能民寃莫言吏奸成市饑饉流離一不知問牧養當若是耶先正有言路擇一監司天下自治而或謂前古危亡之朝監司不察州州不䘏縣縣不䘏民故民怨於下相與爲盜而上不知卒以基禍然五鳳黃龍之間不須部使者亦足以爲治何耶其稽往古岳牧之制考漢人廢置之由酌先朝班

簿審官之意條近世革弊之宜悉著于篇或有賛於觀風者

任相

問代天惟君助君惟相宣天綍穆皇猷陶民極緊相責也顧不重歟故方論之也稽衆叶下上合下符以示其不敢輕比得之也延置左右禮絕百僚以示其不敢慢既任之也披心腹一休戚都俞唯諾纖芥亡嫌以示其不敢疑蓋以爲不若是非所以重宗祧隆國體也是以道尊禹臯勛華用昌德崇說旦殷周用顯華辰丕祚有自來者獨怪秦漢而下登進多途則選拔輕名稱不一則位望損宴

見不冠則名節壞甚者請苑方闊而輒下廷尉者不恕責以吏事而災異策免者不倫成王畏相亡其甚矣而其間隨世以成功名史不乏書何耶唐祀三百謂非明君良弼扶持之力可乎而稽厥任人則慊然千載箴規朕失不可或離其相與之眞似矣而退朝未幾怒形於色畫指書空憤語深甚何亟予亟奪若是邪進見大臣官而不名其待遇之盛似矣而姦佞得志忠直見疎抑何文至實衰若是邪欲與宰相參決大事不欲以煩碎爲言若

知大體者至奏除郎吏輒他顧不答儻進退黜陟一不與聞則何者爲君相職業耶在君者姑置勿言而在臣者抑當自厲耳朝廷有政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則擇之不爲不審而姦人用事不時白奏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輒與平生論議相反何耶彼起自流人一歲至宰相者誠不足言顧乃有意詠宦復河湟舉賢望翕然慰人心絕不類往進何耶論相以道德之人望之之而近代以還或由文藝或因勞功皆得以坐

廟堂而號丞弼公餗既覆身名隕落其何能致成王德震懾姦心上弭天變下鎮物望哉雖然代未嘗乏才也天未嘗不欲平治也展經世之謨扶中天之景運躡前賢之軌能還盛古之流風則將何以耶唐人有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宋景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乃知丞進數罷誠治本也信斯言也則任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非耶舉賢耶患其不久非人耶一日已甚然則久速之論孰從耶人主虛矜以求賢海寓饑渴而望治蹤古然也盍相與茂明之

六經疑難

聞太史公有言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而六藝固有未易考者姑言其大較焉晉太康初有得古書者惟易爲備而無彖象文言杜預以爲聖人造之於魯猶未播之遠國然漢世固已爲十二篇矣何耶古人之易卦彖象爻各不相雜然則以彖象爻辭雜之卦中使古易不復見者何耶書之所存五十八篇孰爲伏生之傳孰爲隸定之書泰誓一篇伏生書乎壁中書乎史遷是之孔氏非之

宜各有見書有十體益稷以謨名可也多士以誥名可也如旅獒君陳等篇命乎誥乎抑訓乎十五國風之敘由來遠矣季札觀樂之時孔子尚幼然則敘果誰定乎卽其國風之善否本其國亾之先後其說孰是序於詩大矣如江有汜殷武以爲非衛宏之所能及至於言風雅之有變正與夫以關雎鵲巢而繫之二南則又以爲非卜商之見然則序果誰作乎周官一書已亾其一劉氏以考工足之儒者咸以爲非然則成王在豐作周官果其書乎今攷其書建官之制耳而乃列於禮經至於明堂一篇正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于天下者乃不見之書又何邪禮記一書或謂成於孔門之諸子又以爲戴聖雜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不知果今之禮記邪中庸一篇似非禮經劉向得樂記宜自爲書而又禮樂合爲一經何也聖人作春秋一用周典而啖助以爲用夏爲本左氏親見筆削公穀皆出子夏而論議不同乃如異師公穀既盛而左氏尚微鳳與諸人極力扶持猶不一振今

左氏乃益顯而二家僅不絕何邪或謂公孫固韓非摭文著書而鐸椒虞卿亦采取删拾不知果有得於聖人之意邪無曰六籍爛然家傳人誦疑六籍固疑吾心也又無曰吾惟道而已他非所泥則又幾於稊稗嘉穀者試相與細繹而根證之有司得以袪宿疑焉

理財

問食貨之政前謨講之備矣唐虞而上姑置勿論三代以來固有可攷者漢人意度宏厚綱目闊疏七十年間廩庾盡滿充溢露積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夫賜租發爵使農愈勸若可以得粟耳顧錢亦至於不可校者何邪夫均輸平準各有令丞鐵官幹官並屬大農是固生財之道然其官乃不建於初年何邪有唐之興經常簡易之法燦然有叙方其盛時民物蕃息馬牛被野米斗之直至三四錢

原其所自是國力本之餘功然不聞有錢少物輕之患何邪良法既壞理財之說寖興所謂鹽鐵轉運鑄錢括苗榷利借商之事擾擾並起迺愈煩而愈弊何邪自是而降調度益繁規摹日迫矣天厭昏代開我國家列聖相承比隆三代凡數百年來崎嶇苛細掊克聚歛之政悉弛而不用至於三司使之置雖因舊制而其間深意所寓固有三焉造作軍器與夫土木之工河防之役盡得而主之且國家經費之大無過此三者而必命三司總之豈非使之得以制其出入而為制度者乎分天下之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集財賦錄之三司凡經費羨餘悉獻之夫三司雖尊位亞執政而無宰相黜陟之權故諸道使者有羨則獻無則已果可以不事損下而益上邪左藏內藏之儲人主不得知其數宰相不得侵其事惟三司實専之得非不見其儲積之廣則侈心無自而生邪自王安石當國持冢宰制國用之說分三司之權立勸沮之法置句通之簿凡前日祖宗微意一切

不存不知安石之變更果何所見而然邪理財王者善政也無事則藉以制作無一日而可緩者其稽漢唐先後之由本朝沿革之故與夫今日之所宜行者為有司言之以備廟堂之采擇

弭盜救荒

問兵危事也毒民於一時者未足計貽禍於亾窮者爲甚慘蓋風塵一開狠子動心於是盜賊之變起然氣干和歲事凶荒於是饑饉之災形是故君子於兵不敢易言之雖然鼠竊狗盜古所不免惟爲政者必有消弭之術旱乾水溢天有定數而爲政者必當操其豐凶之權尹翁歸之爲右扶風也推迹盜賊無有遺脫而京師肅然畏其威嚴至龔遂則罷其捕逐惟務安之渤海之盜亦爲之止若

猛若寬皆足以成功何耶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以之足斯民之用有餘也特有偏而不均之患耳富者庾滿則貧者飢空勢也於是均平之政生焉曰常平曰勸分曰由狹徒寬凡所以使之有豐而無凶損有餘以補不足皆王政之綱也乃者姦臣貪庸輕於稱兵洞丁邊民乘時嘯譁區區幾一飽耳而風起四野檄書狎至懦夫憒眊不知所爲荼毒黔黎空虛杼柚曾未聞有窺左足而先應諭片語而投兵者何邪旱暵螟蝗頻年繼作瀕江人相啖而依山之人則煑草根啖之富民閉糴饑殍盈野思昔淳熈壬寅民未甚病也而州縣請求荒政若不暇給今不知幾倍壬寅矣而有司莫之問焉比諭富民以時發粟直則無損也乃陽拘其數陰肆姦謾以罔其上曰某所置場也曰爲米若干也曰已糶若干也曰官吏巡視已至某所也則皆空牘也場未始置也粒米未始至其地也官吏未始識其面也州烏乎知之部使者又烏乎知之爲富民者乃且因時射取要厚直損斛量民方急食倖買

是聽所謂豐凶之權至是在富民而不在公上矣伊欲廣公朝厚下之恩壽元氣靈長之脉非州牧監司責乎酌寬猛之宜以平姦剗核賑卹之實以活流殍寧無長術乎盍究言之抑以觀通達世務之學

江淮形勢

問鄧艾見高山大澤輙指畫軍營李德裕籌邊樓之圖山川尤爲詳備甚哉形勢險阻不可不宿講也立國於東南無百二山河唯曰長江爲戶庭兩淮爲藩籬爾世之熟於形勢者曰無淮則江單無江則淮寒脣齒相資灼然不誣方鼎峙三分時吳奄江表魏據淮甸吳之君臣不敢目望中原者無淮也南唐跨據江左尤重淮甸歲當水淺戍守浸嚴今獨有淮東西爾可不垂意乎至於大江之南地勢延袤可撓之地不勝其多扞禦之計不勝其力備多則力分力分則勢弱有如大江之上流所以援兩淮而固長江者又豈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勢尤不容忽也然則宜如之何曰昔周世宗征淮甸諸將爭欲據險以邀之然則淮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果安在邪吳人聘魏魏問戍備幾何曰五千七百里又曰道遠何以爲固曰封疆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然則長江亦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又

果安在邪今江淮重鎮宿元戎屯萬甚分疆畫守首尾相應宜無餘算然時異事殊難以泥古風雨飄忽震迅聊不可齊恐未易以故迹尋也彼六朝道論汎焉而未詳江淮表裏之篇詳焉而未精諸君慷慨功名且家于形勢上遊平時倚劍天外彎弧江上片江淮數千里盡在指顧中取其便於時而切於事斷斷然可以日月計功者約其辭明其指爲有司言之勿徒以紙上陳迹爲對

歷代文章

問人文之盛宣賁國章譬諸五色祥雲與天爲瑞
故玆世歷論治體每於一代之文得之若昔封禪
之君厥有文字褒表盛觀崆峒誦堯衡山紀禹皇
乎唐乎莫可載已六籍遺文不登聖人之筆者琛
離離玉章章間出於史傳間令人動目獨恨遺逸
三事悉出天漢而闕編脫簡漫離其眞于時諸儒
固已悶惜今之所傳顧皆舊書耶有如石鼓之歌
千代傑作夫子西行果不到秦彼岐陽之蒐乃成

王爾今所傳七篇自避車既攻訖于天求又是固
張生所持者耶漢初最爲近古李陵一書氣幹頗
高類非近體而或者以爲齊梁之士所擬果何見
而云然耶當是時歌與樂章已有七言至五言特
未也而蘇武之作人以爲僞今所傳李詩自有烏
西南飛而下凡七篇蘇詩自童童孤生竹而下凡
二篇與蕭統所編絶不相似然則以何爲是耶世
有梁父吟一篇五言也爲三士而作彼諸葛孔明
抱膝而吟者是耶人言栢梁體者七言也有似乎

聯句彼漢武皇與一時廷臣登臺而更倡者是耶
宋玉諷釣二賦靡而能諫賈誼之賦旱雲董仲舒
之對郊祀對雨雹師有深致廼不見於二史何耶
班固載楊雄之作備矣至雄自敍以爲平生爲文
不解五經之訓惟得於輶軒之使奏籍之書於君
平翁孺爾如成都四揭銘龍骨詩三章乃雄少年
立聲名者而皆不錄何耶至於州箴如所謂世鑑
安乎無敢逸豫與其官箴所謂內不可以不省外
不可以不淸其詞藻典麗意存規正眞足以警一

時而詔萬世者方之古作孰可比肩乎唐韓文公
古之人也其文古之文也而或者猶病李漢不知
其不當錄者爲何篇耶柳子厚欲與西漢文章因
與武陵來爲出書數十篇不知所出者爲何書耶
李衛公諫議援古文章爾雅而卒不大明於世陶
淵明平生灑落自出天機閑情一賦人以比國風
而蕭統復律以揚雄諷一之義何所取據耶夫文
以氣爲主以意爲輔以詞爲衛彼所謂籠天地於
形內挫萬物於筆端特其凡爾近時文弊具見廷

申之奏則科舉之習殆將一洗諸君汪洋學海紫翔翰林暇日評古借筯於前數子必有取焉毋遽有司以爲不足語古

士風吏治國用民力

問古今之時不同而國體政條民生日用凡明君哲后之所訪咨忠臣謀士之所獻納要之一日可行則百世可守青編爛然何所不備舉而措之存乎其人安用恥於祖襲而務爲新奇乎士貴乎博學也然則甲乙策試開五十難與夫天子命題畀之有司不知昔人所以作新文體者尚可行乎吏貴乎趨事也然則一縣合治上下相司與夫中書宣指察其對義不知昔人所以嚴於考課者尚可

用乎沿邊屯田講之熟矣特未有及乎內地者然則州郡之間都督之府軍非臨敵且田且守不知昔人建明規畫者亦可言乎以至士氣患乎未振也近則有伸敢言之請彼慕古遠者高其論騁文辭者去其華比之委賂納說荷擔吐奇由壺關以上言自南宮而諷刺是則昔之人所以旁求直言者至矣應之者爲何人國用患乎未通也近則有重緡錢之請彼緡貝既寖緡鏹專用充都內之金紹圖府之職深功學之患難輕重之權是則昔之

人所以講明錢幣者至矣對之者爲何策夫終畝不稅則國用靡須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不知昔之人所以博訪兼足者亦有良法乎深潔圭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不知昔之人所以講求擇吏者亦有高論乎士風也吏治也國用也民力也經國之務要不出此數者諸君行且充庭入奉大對可不及此閒暇講明古人之問答以備聖時之采擇乎況乎誦先聖之典則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則揮翰流離稱述世務使班揚韜筆仲舒結舌如晉人所以告語庠序者願毋多遜

人才

問學者取友不足今世又將旁及千古故尙論古人學者所先班孟堅人表之作規模閎深後之秉史筆者莫能踵武世之君子蓋嘗病之彼其采摭百家網羅見聞栢皇陸栗之君綠圖大塡之佐登載無餘其用力亦屢矣然自明由曉升級至于賜丘受延禧此燧人四佐也自金提主化俗至子陽侯爲江海此伏羲六臣也胡爲遺而不錄耶皇帝諸臣如風后力牧伶倫岐伯之儔紀載尤備然如天老掌教知命正俗地典受州五聖主道與夫燧人之四佐伏羲之六臣者皆尤有功於斯世也乃不得與封鉅諸公比何耶帝虞盛時分置八伯若伯若棄若咎繇暨垂各主四時而羲和之後各以一人爲之貳焉今所存者七伯而已冬伯之後實缺其一何耶昔者歷山雷澤之游有友七人焉自雄陶以至靈甫凡與爲七然尸子止載雄陶不載靈甫然則以何爲是耶天下之士從吾夫子游者太半然亦有四友焉有六侍焉其亦出於四科否

漢高之興攀龍雲附卓卓然絢繪簡編動人觀聽者曰三傑曰十八侯而乃以三十一人悉爲功臣何其盛邪三國鼎立爭致英豪而一時之士多歸心焉今之所載者魏九人蜀四人吳七人而已抑何其少耶世祖功臣三十二人而雲臺所圖僅取四七以應列宿世之君子獨無一言何耶嗟乎功臣之士道德之士悠悠千古浩如煙海不可枚數請復於洙泗終焉史稱春有八儒如子張氏爲誠諫之儒孟氏爲疏通之儒仲梁氏爲移風易俗之儒以至樂正氏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爲傳易之儒不知所謂八儒者果洙泗從游之士乎願悉數之且以觀平日尊賢取友之志

史

問丘明既往班馬嗣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卓乎無以議爲也後漢之書成於范曄不知與漢紀三十篇同乎異乎三國有志成於陳壽不知與魏氏春秋優乎劣乎東西二晉植國規摹與其人物風流豈無可書彼生長東南不知中朝典故者固不勝其任而聞見華戎成敗者又復過自退避故雖著晉紀者號爲簡直而作陽秋者稱爲良史今之所述亦有取於此耶由魏迄隋其間六代之史不滿人意迨至有唐嘗詔脩撰而涉歷累年訖無銓次彼陳叔達諸人各居權要無所禀承要當求有以一之可也乃奏停後魏而獨脩五代何邪諸史來上多所損益既爲序論又爲總論亦可謂全書矣不知所謂時稱良史者果皆簡正邪唐三百年屬筆非人逮歐陽文忠諸公積二十年之力乃成百六十萬之言其不苟甚矣然八者之失二十條之疑猶未免議者之云云何耶日者史臣有請欲使涉筆史館者帥爲近程以速汗青之

效是也竊謂史各有才難乎其選而昔人又謂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皆足以燿當年而垂後世然則甘泉從臣悉兼論譔家家果皆董狐人人果皆荀勗耶毋曰非吾事也不敢僭

洺水集卷五終

程洺水先生集卷六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講義

易講 三篇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凡十三卦之制器如神農之耒耜黃帝堯舜氏之衣裳無非以象而制之者也若夫生蓍立龜興神物以前民用者皆占也然則器也占也萬世之用備矣毋俟乎有言也惟言與動則君子之言行有國之政令樞機之所關理亂之所由天道日新世變無窮悉寓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所以先哲之言易者獨於言動加詳焉蓋爲人君而不知易則太平何自而可致爲人臣而不知易則德業何由而可成嗚呼作易之聖人豈徒以知易望天下哉正以用易期來世耳曰乾元用九曰王用三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曰利用建侯行師曰利用涉大川諄諄然無非以用詔天下萬世雖然是特發凡耳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讀者又當知觧類之學也夫。易之爲書一名而三義具焉曰簡易以言其德也曰變易以言其氣也曰不易以言其位也曰德曰氣曰位名雖不同要皆所以爲道也若昔聖人闡先天之學而成後天之書凡所以斡旋元化昭融天理紀綱人事罔不備具使爲人君者得之則可以宰制宇宙酬酢神明天地以之蔣敍民物以之順成爲人臣者得之則可以輔相彌縫弥成萬化進則盡忠正之節退則全廉靖之風脩身者得之。則盡心養性不流於虛無。遯世者得之。則樂天知命不沮於憂患。是故載之於簡編則無非實理。施之於日用則皆有成効。而後世學者乃率以空虛恍惚言之流弊之極至於淪爲異端噫可懼也故不思龍出於河而八卦宜其象麟傷於澤而十翼章其用餘三皇歷五帝至于夏商周而後其書始克大備商瞿子木實受吾夫子之傳其後浸大以至于西都之王服京田王同服生田京房王孫東都之荀劉馬鄭荀爽劉表馬融鄭玄更相祖述源流不絕至于魏之王

弼集諸家之善得聖人之意故其注至于今不廢是以江右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莫能及之惜乎江南義疏十有餘家舛其本眞流爲釋氏所以重癸正觀聞孔穎達之嘆也雖然易之爲道吾旣聞之矣易作於伏羲也而乃以周言之何哉嘗觀易贊以爲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以艮爲首象山之出雲連而不絕也歸藏以坤爲首象地之包藏萬物也周易以乾爲首言其道之周普無所不備也玆一說也而世譜等書則又曰神農之號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之號一曰歸藏氏然則連山歸藏並以代名則周易以周稱豈非易成於文王故題周以別商耶。此易緯所以亦言因代以題周也歟雖然易之名吾得而聞之矣然則易果誰作又果誰成之耶嘗觀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故天應以鳥獸草木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安國馬融姚信王肅皆以爲然無復異說至於重易之人則諸儒之說不勝其異王輔嗣之徒以爲伏羲鄭玄

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其言夏禹文王重卦者孔穎達以爲攷諸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取諸噬嗑之事由是言之其說不攻而自破至於言神農重卦者亦未爲得何者易之下係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孔安國尙書序曰伏羲造書契則是伏羲固已象夬而作書契矣又安得神農重卦而後有夬哉故重卦之人王弼以爲伏羲而孔穎達亦以王弼之說爲是然則伏羲制卦文王繫

辭夫子翼易所謂人更三聖其爲灼灼無疑矣至於由三畫而八卦自八卦而六位陰陽剛柔之理上下承乘之象所以廣大精微與天地並而三聖人之所以盡心垂世者俟入經隨卦言之此不悉具姑陳大端若是以與諸君共講明焉

易何爲而作乎曰有憂也何憂乎憂是道之不明也易何爲而重且翼乎曰有憂也何憂乎憂是道之不行也然則於何而見之曰慮是道之不明者其辭簡而嚴憂是道之不行者其詞詳而盡學者平其心定其慮取聖人之辭而玩之則聖人之心瞭然矣易曰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非伏羲氏之心主於明道乎是故三畫之學寂寥簡短而天人之蘊悉備無遺此明道之體當然也至於文王夫子之時則夏商賢聖之君久矣不作禮廢樂壞道孤無主文王憂之故與閎夭太顚太公望散宜生之徒講明體察斷然取易而重之其後文武成康之君相繼而作而又相之以周公召公畢公君陳然後世變風移道洽政

治斯道得以大明至夫子之時則王迹浸熄詩聲日微而是道又絕而不行矣夫子環轍當世之士如長沮桀溺傲世絕物旣不可與共斯道獨得一老聃彭祖而與之周旋藍田呂氏謂老聃彭祖皆殷周之老成人計其得於殷周盛時耳目所接淵源所漸所謂見而知之者固其不淺而吾夫子亦曰我老彭所以見其譚且信之意尤爲拳拳也獨夫子猶以爲未也於是周流列國以聘天下之士而與之遊凡天理人情事物之變故悉以身體之至

晚年而後十翼出焉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有如十三卦之說歷敘神農氏之所以用益用噬
嗑黃帝堯舜氏之所以用乾坤用渙用隨此言人
君之用易而在上者又言箕子之用晦顏子之用
復此君子之用易而在下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詞詳其指深所以望
當時至矣而當時之君未有能用之者徒能私淑
其徒而已矣按前史商瞿子木親受易於聖人自
是而後傳授不絕至于東西都之士然後以至于

王弼弼不得其眞也而亦以注顯雖然商瞿子木
以後所謂傳授不絕者易之辭爾至於當時高第
如曾顏冉雍子思孟軻之後所謂得之於心行之
於身今其遺書如曾子十篇如中庸如孟軻之書
卓然足以爲易之羽翼者非史臣之所知也自秦
而後更漢歷唐千百餘年間不惟上之人無有用
此易者然自王弼以後以至于唐下之人亦莫有
傳此易者江南義疏祖尚虛無蓋至於唐僅得一
孔頴達辨析音義頗爲當時所宗然至於聖賢用

心斯道大統彼固未之深及也宋興百年名儒輩
出胡安定得其用也邵康節得其數也程明道伊
川得其理也周濂溪得其體也張橫渠得其用也
然後易之道遂大明於天下善乎孔頴達之論曰
聖人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生雨施雲行効四
時而生萬物若行之而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
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詳味斯言則易果
將有用乎抑亦徒作之而已乎聖人於乾發明爲
君之德者惟在剛健中正自強不息於坤發明爲

臣之義者惟在於直方正大至明九卦之序則上
至天子下至庶人凡以之盡心養性脩身齊家之
道無所不備焉使人君而用乾之義則天德行剛
健威權不至於下移紀綱不至於廢壞使爲人臣
而用坤之義則敬以直內決無有所謂諛說而欺
君者義以方外決無有所謂嗜進而苟得者爲士
君子而用九卦之義則履以和行謙以制禮損以
窒慾困以處窮益以裕德必如是然後可以謂之
用易而易之道行矣國家開設學校建立儒官凡

月之朔必使之登席講書豈徒爲文具哉講之而不明弗措也明之而不行弗措也如其講之而不求其知知之而不求其行則又何以講爲哉吾儕小人耶然其形蠢蠢林林雜在萬類之中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亦何以異於凡百有生之類哉而其所以師友千載陶冶萬物卓然自離於林林蠢蠢之中者惟曰禮義廉耻而已耳名節風操而已耳不然一日舍是則孟子所謂異於庶物者義希矣可不畏哉可不謹哉朋友有志於易者幸相與講明而體察自夫用九卦之義以盡士君子之操他時推之事君則必能盡坤之義以爲名世之臣亦在勉之而已識者將於此乎觀焉

尚書序

書記言古右史之策也昔管仲有云古之登封者皆刻石紀號字有彫毁孔子睹而不識至記其登封之君則以無懷氏爲首然則伏羲以前固有字畫特未以之教民爾伏羲氏出書契始作文字浸興是故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墳言大也典言常也周官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謂倚相能讀墳典然則皇墳帝典固已槩然吾夫子篤生晚周得古書三千餘篇於是悉力整齊刪除繁冗如班固謂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亦云此周時誥令也以至先儒謂許行所指神農之言與夫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凡若是類悉刪不録以定爲百篇蓋勛華揖遜而典謨興湯武革命而誓誥作此蓋世道綱維而吾夫子定書所執以爲依据者秦法日急伏覩聖經孔安國之祖子襄收其家書藏之屋壁漢至孝文有意復古詔求治尚書者聞濟南有伏生勝故秦時爲博士召不能起亟遣晁錯受業焉纔得秦

誓以前二十餘篇爾豫有共王聞逸音於升堂之壞乃盡得科斗書焉科斗蓋頡古文體也周用之至秦更爲八體其一曰隷以科斗之體而定今文之隷於是爲二十九篇然猶未有傳也自安國作訓詁而義以明書既成會有巫蠱事隋唐以來其傳浸顯正觀中孔頴達爲之作正義而後書之義益無餘蘊矣書之源委大略如此雖然學者誠能知天道人治立於帝堯故聖人以堯典爲始悔過用賢治道根本故聖人以秦誓爲終以其大綱大

領者推爲致君濟民之用則古文訓詁傳授如區區前所陳者皆筌蹄芻狗也觀書者必有攻於斯

堯典

三皇遠矣少昊高辛之世生人未滋帝業未鉅風俗簡陋制度濶疏樸而未彫伉而未文故其書無大可録者天右斯人篤生有堯堯繼帝摯之後紀綱三才恢張萬化立人治明天道以爲天下後世法程者粲然有倫此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堯始而揚雄亦曰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宓匪堯禮義哨哨非虚言也今取堯典一篇讀之始終相維綱目具舉次一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此堯所以開萬世進德之法也次二曰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此堯所以開萬世立人治之端也次三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分命仲叔使司四時此堯所以開萬世明天道之本也次四曰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釆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此堯所以開萬世用賢之法也次五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有能庸命巽朕位

按史記堯爲帝嚳之子帝摯之弟繼兄則禪代之事未之前聞至堯乃慨然以天下而授之舜此堯

所以罰萬世揖遜之法也次六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此堯所以開萬世王姬下嫁之法也若脩身若齊家若治國平天下大綱大目罔不畢舉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子序書斷自堯始其以此歟學者窮經要須先觀一篇終始大槩則篇中章句自可迎刃而解此愚所以畧其章句而首敘一篇大旨也若夫所謂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此一篇之序也馬融王肅以爲孔子所作而孔安國正義亦以爲然

蓋惟聖人足以論聖人非孔子筆力孰能序此自若稽古以下則史官之辭也雖然此堯書也而謂之虞或者以之咎安國至比三國志以曹操爲魏始晉史以司馬懿爲晉始非也蓋堯典一書雖堯之事而秉筆記錄則虞時史官也故謂之虞堯舜一體夫亦安所嫌哉說者又謂堯爲名放勳爲號亦非也攷之諡法翼善傳聖曰堯至於釋名則又以爲尊高嶢嶢然則堯固美名矣又何號焉上古之世生死同稱死而謚周道也人君之有尊號則又始於漢哀帝耳堯舜之時安得有是哉此亦不可以不辨

舜典

天下大物也堯無故而予之舜舜無故而受之堯人顧不震且駭哉今觀舜典一篇載舜之事亦多矣孔子敘書不言其他而以歷試諸難一語斷之吁若孔子足以察堯之心矣且堯非不知四岳之不足釋也而遜之岳非不知舜之可舉也而隱之何也蓋以天下而與庶人古無是事也故堯之遜

必自四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堯始示其意曰明明揚側陋四岳知堯之意不獨乎庶人也故始言有鰥在下曰舜然則堯之屬意於舜也久矣而豈在師錫之後哉然猶以諸難試之所以暴舜之德於天下使人人見之人人知之而後天下可以無一人之異議謂夫治道之本莫先乎人倫也故首命之徽典百官之任莫重於宰相也故次命之宅揆禮典之行莫始乎朝廷也故次命之賓四門天地百神莫難於主祭也故又納之於大麓凡天下之

所謂難者悉以授舜舜亦以身任之嶽典而人從居揆而事敍賓四門而穆穆是人受之也納於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天受之人受之然後在堯可以無慮在舜可以無愧矣舜自卽政之後齊七政類上帝巡四岳以觀風朝羣牧以攷政制車服以勸功明典刑以威惡命伯以典禮命夔以典樂以至百工之事治水之事川澤林衡之官各有紀敍森然不可亂凡堯之有所待而未及爲者舜悉爲之堯之已爲而未備者舜則備之刑

賞旣立禮樂旣彰然後益信堯爲天下得人矣舜之施設雖不止此要其出治之本原則不遺乎此毋庸多論至於始終大槩則有不可不言者請因先儒之論而發明之夫子序舜典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孟子又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又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則知舜之在當時一匹夫爾而帝繫等書以爲顓帝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史遷亦以爲堯爲黃帝之孫舜爲黃帝八世之孫孔穎達引左氏之言以爲至瞽瞍其國乃除信斯言也則自瞽瞍而上皆有國邑以相傳襲何可謂之側微不然左氏所記檮杌饕餮之徒亦必紀其爲帝王之系何獨瞽瞍莫有記其所自來者哉孔孟之言信而有證則舜之始可以無疑者矣說者又謂舜巡守南方至蒼梧而不返自唐韓愈固以爲不然然未有以孟子之言爲證者孟子之言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鳴條在河北而蒼梧在嶺南地理遼絕如此此不然一也

且舜旣禪位則禹爲君矣巡守之事於舜何預此不然二也使舜而果南巡則至於霍山之去蒼梧尙千餘里胡爲巡守訖事乃復徧歷遐陬乎此不然三也先儒之論明白如此學者尙何疑焉

大禹謨

禹以功皐陶以謨此當時之所同知至於禹之謨皐陶之功人所未知故舜時申重發明之而又進禹以昌言也然則禹何言哉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吾夫子所謂爲君難爲臣不易一言而興邦者寂寥簡短兩語而止故帝既俞之伯益又都之則又曰惠迪吉從逆凶亦非有豐餘閎博之論者益又從而伸衍之此外則言六府三事頗爲詳備又其次則一再稱皐陶之功而已攷禹一書

所言絶少大抵禹之言簡潔明白無有繁縟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效誠所謂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者也而豈若後世進言之士長篇累牘多爲詞説文采而不適於用者乎是故言雖少不害其爲善言嘉謨也雖然豈惟言哉觀其平生處事無非愛深思遠不爲一時之美觀而求爲後世可遵可守之法者傳子作貢二事是也堯舜傳賢禹獨傳子可謂犯天下不美之名然可以杜天下萬世爭奪之禍商人之助周人之徹夫豈不善而禹之貢法卒至于今不廢何也蓋昔者洪水之變禹傷先人之功不成慷慨受命八年於外計其涉歷患難周旋世故亦熟矣故其晩年立言簡當處事精確類皆如此且天下之知禹莫如舜者至禪位之際不言其他唯曰克勤於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而已蓋勤儉謙退乃禹之得於天而主於内者故其見於立言則簡當處事則精確影必肖形未必類本實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表裏源流斷然不誣也先儒謂後世小夫智不足效一官則自以爲能無

尺寸可以及民則自謂以罔上禹之功德如此而退然自託於不見不聞之地此昔聖賢獨禹以大稱也與人能常以此說置之胷中時一玩繹則漸漬開明一切驕矜不期消而自消矣學者尤不可以不察

皐陶謨

君之道得以用臣之道得以言堯舜攷古而行故謂之典禹皐陶攷古而言故謂之謨君臣之分不同故典謨之名亦異要其足以爲萬世法程則一而已禹之謨首言克艱皐陶之謨首言迪德二臣之言雖若不同而其君臣之間相勉以躬行相規以自盡亦一而已古今以謨顯者莫如皐陶意其陳言之際必有高論則亦不過曰謹厥身敘九族邇可遠在茲夫自脩身而睦族由睦族而推遠此

蓋古今之正理聖賢之格言雖皐陶莫得而易也知人安民亦爲治之大綱者皐陶又繼言之然禹聞脩身之說則拜而受之如知人安民之言則吁而難之何也蓋脩身在我可得而勉而知人安民事端闊大非可以易言也不惟禹難之在堯舜固以爲難也然於二者差擇言之則知人爲尤難此皐陶所以反覆開陳三德六德九德之人所以攷德者如何所以用德者又如何而於安民之事則置而不言亦言官得其人則民無不安信哉知人之尤切於其道也而又終之以無教逸欲政事懋哉所以勉舜之躬行不倦者累累不置以至典禮刑罰悉歸諸天以言非君之所可專聰明明威悉歸之民以言非君之所可私大綱小紀秩然具備此皐陶之謨所以獨詳於禹之言也雖然皐陶豈徒言哉曰朕言惠可底行又曰思日贊贊襄哉是則皐陶不獨以陳謨自任固將以躬行輔禹也而豈若後世之臣以空言自逸而以躬行強其君哉然則皐陶之謨固萬世進言者之法而皐陶之愛

君後世之輔治者尤不可以不知

益稷

益稷一篇皆舜與皐陶胥訓告之辭爾而以益稷名篇何哉蓋伏生之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至孔安國得壁中之藏始釐而爲二耳觀皐陶之篇曰思曰贊贊襄哉實與此篇予思日孜孜之文文勢相接然孔氏所以釐而爲二者先儒以爲竹編之簡不能多容故斷而爲二苟其文之接也則亦不害其爲一如曰皐陶曰俞如何蓋皐陶方陳謨禹也則曰吁如何至於此篇禹方言功也皐陶亦曰

俞如何大帥昔之聖賢推善遜美更相後先故禹以如何之問而發皐陶之謨皐陶亦以如何之問而明禹之功而豈若後世同列於王朝者相忌相克哉如曰濬畎澮距川者蓋一畝之間廣尺深尺者曰畎廣深二尺者曰遂九夫爲井井間廣深四尺者曰溝十井爲成成間廣八尺曰洫百里爲同同間廣一尋深二仞者曰澮然則畎遂溝洫澮皆水之所自行者吾夫子謂禹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然則觀禹之所以縱横經理之遺迹信乎其用

力也如禹之告舜曰安汝止舜之命其臣曰汝翼汝爲又有以見當時君臣之間情文簡易上下無嫌而非後世君臣之間君日益尊臣日益諛也如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以作服者蓋自日月以至華蟲凡此六者則繪之於衣自宗彝以至黼黻凡此六者則繡之於裳鄭康成以爲天子之服得以備十二章至於公則自山龍而下侯伯則自華蟲而下子男則自藻火而下卿大夫則自粉米而下要其說必有所據也係易者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則觀象作服固始於黄帝至於具此采章先儒以爲不知始於何時舜言觀古則知在舜之前無疑矣如曰聞六律八音在治忽者蓋六律六吕當言十二而惟言六律者先儒以爲舉其陽則其陰可知也如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蓋要服之内則爲九州於九州之間擇諸侯之賢者十二人以爲師以率州牧以糾羣后至於外薄四海則荒服也亦使五國以爲屬屬有長焉其曰咸建者以言不惟内而九州爲之立師至於外

而四海亦爲之建長則是禹之功豈止於平水患而已而其經綸當世使之內外相維而總攝治體者其纖悉周密爲如何哉如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敍臯陶方祗厥敍方施象刑惟明者若隨文生意本無難見者但先儒以爲觀此一段上下不相貫或者舜欲禪天下於禹而禹遜臯陶時語也詳觀文意寧不信然如曰合止柷敔者蓋柷敔皆木音也正義引郭璞以爲柷如漆桶敔如伏虎柷以合樂敔以止樂至於終篇君臣作歌更相警告不以既治既安之爲可恃而常若大危大亂之在其後後世有如齊之君臣於飲酒歡樂之時而不忘乎射中在莒之事噫尚庶幾焉

禹貢

禹貢一書記禹治水本末區畫九州任土作貢之事也然禹之治水當在堯倦勤之時舜歷試之際宜謂之唐書而敘於舜典之上今乃敘於此而謂之夏書者何邪以其書乃夏史官所錄耳說者謂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官之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亦史官之辭也若夫自冀州既載壺口以至訖于四海皆禹自述經行天下與夫用功先後山川土名草木之生遂土色之黑白田賦之高下山之首尾水之源派纖悉登載奏之於堯藏之史官史官畧加刪潤以成萬世之信書此說誠有理葢冀爲堯都而所都近河故禹於每州之下必言浮于水達于河者誠以每州規模方畧經理既定必自河還冀以白于帝也冀州帝所都居水之下流而河之患爲甚故禹之用力先焉而九州之次亦以所治爲先後水性下注故治之之道當自下始是故自冀而兖兖而青青而徐徐而揚又從揚以西而荆荆而豫豫而梁梁而雍雍地

最高也故最後於雍焉當時之水爲患最甚者河爲最江次之淮次之而河之所行多在兾兖青徐亦下流也被害爲慘故禹之功先施於四州而河患衰矣雍與豫雖近河然下流旣治水亦漸消可以少緩也故次于揚次于荆以治江與淮江淮治而水患平然後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淮上流之餘患此禹功之次序而治水之本末也禹於每州必陳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可謂詳矣然以其州境隔絶山之脉絡水之源委或綿亘於兩

州之間者其足跡之所歷與夫施功之次第或未得以著見故於九州之後又復以其山之勢水之源而備言之自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此皆不言水而直以山言之所謂隨山濬川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自導弱水至于東北入河此又不言山而直以水言之所謂决九州距四海葢導川之流行而歸之海也然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兾豫荆揚之山而已而兖青徐之山不記焉何哉葢三州之山絶在東河之東不與西屬各於其州見之矣

故不復贅言之然九川之水有不因山而導之者水出於平原也如弱水黑水沇水是已有因山而導之者水出於山谷間也如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是已有其源甚遠而導之不及其源者導河自積石是也有其源甚邇直由其源而導之者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是也河在北故先言河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濟水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與淮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又後言之天下之水多矣而此舉其大

者言之耳至於三江之説不勝異同顔師古以爲中江與南北爲三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浙江松江蒲陽江而王安石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各據所見而言莫知孰是但東坡以爲自豫章而下會于彭蠡以入于海是爲南江自蜀岷山過九江會于彭蠡以入于海是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至于大别以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于海是爲北江此説最爲有據葢嘗縱觀於彭蠡之口今豫

章之江所謂西江而岷山之流爲蜀江導漾之水爲漢江論江之大無過此三江者三江旣皆入海則震澤之區安得不定乎至於九江之論尤爲不一獨九江圖謂九江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別於鄂陵終於江口其論爲不誣蓋嘗自九江望之直枝分派別爲九江爾非必有本原也此潯陽記所以有烏江蚌江等九號也歟然其名號則起於近代計禹時未有也亦猶河有徒駭馬頰之名耳河自積石至于大伾率依山而行自大陸

以北則由於平地禹懼其衝突也於是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非謂九江同時並流也雖然攻之禹貢其間山崗之連屬水勢之流演有不可以簡編求者甚多如當時之水勢自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後由淮泗以達于河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於黃池而江淮始通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孟子謂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而說者

以爲孟子誤指夫差所通之水以爲禹迹夫孟子去禹未久也而猶不可攷乃欲以今日耳目之所聞見而求合禹之書豈不大悖與學者反覆禹貢之所載參之以諸儒之所發明而又斷之以耳目之所接疑則闕之而無鑿以臆度之說斯可也禹貢山川之勢亦既畧言之矣至于九州禹初別之所以畫其封域而察其土俗者極爲詳備釋爾雅者以爲兩河閒其民氣習情性大抵相近故曰冀冀者近也濟河之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曰兖

兖者信也淮海間其氣寛舒其性安徐故曰徐徐者舒也江南之民其氣躁勁其性輕揚故曰揚揚者輕也荆州之民其氣剛悍厥性彊梁故曰梁梁者彊也河南之民其氣安舒厥性寛豫故曰豫豫者舒也河西之民其氣蔽壅受性多急故曰雍雍者壅也然冀之北與夷狄接壤不正其封疆則將有猾夏之患舜於是分冀之東北爲營州正北爲幽州西北爲并州方禹治水冀之北境未有定域故獨於冀不言封界者其以此歟至於商之時則

無青并青於徐也周之時則無徐并徐於青也名號更革雖若不同要皆不出於九州之域而已水患既平土性復故人得稼穡於是始作貢賦之法攷之於書九州之田雍徐青為上豫冀兖為中梁荊揚為下九州之賦則冀豫荊當其上青徐雍當其中揚梁兖當其下何田與賦參差如此哉蓋賦出於田而又參以土焉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賦之出於田也曰庶土交正厎謹財賦此賦之出於土也賦出於田參之以土而又以其灌溉之利

否與人力之勤惰而加審焉此其所以錯雜不同而一歸於當也雖然賦非天子所有也諸侯用之以守邦國以承王命以討不庭聖人特為之差別爾至於貢則四方之入于王者賦有常經貢無定制必曰錫命而後貢後世舉天下之賦悉輸於大農而所謂歲貢亦有一定之法矣至於五服之說亦不勝異同賈逵馬融以為甸服千里其外四服則二千里相距為六千里鄭氏以為服五百里乃堯之定制至禹闢之每服增五百里四方相距為

萬里蓋禹之治水其功在於平治山川而已未嘗用力於廣拓封疆也正使廣拓土地三倍於堯而詩書皆無述焉何哉況周之九服大司馬明言王畿千里其外八服皆五百里相距為九千里合王畿為萬里自國畿之外以至于衛悉以封侯其外三服則為蠻夷是則周之土疆凡萬里也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不同者蓋禹貢據其空虛鳥道直而計之而漢則以人迹所

至而言之故王肅以為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回邪委曲動有倍加者正其意也然則漢之土疆豈非亦萬里乎孰謂堯之土疆而止於五千里也孔氏正義以為堯凡五服服各五百里為二千五百里二方相距為五千里以四面言之則為萬里王肅馬遷俱以為然蓋禹貢封域歷三代至漢初一無所變更則萬里之數不應不同也是皆先儒之說故表而出之庶幾覽者得其要云爾

甘誓

甘誓一篇蓋啟與扈戰誓師之辭也甘者扈郊之名而誓者與將士設約以明賞罰之信也如湯誓泰誓或舉其爲王之號或未戰而立爲之名至於甘誓牧誓費誓則各以其戰之地而言之其爲戒厲師徒宣明號令則一而已大抵師直爲壯曲爲老王者之兵論曲直不論彊弱故啟之誓師必先數扈之罪五行者天之所生人之所恃以養古先聖王所爲兢兢然致懼於汩陳者也而扈乃威侮

之則將有火不炎上水不潤下木不曲直金不從革土不稼穡者矣三正者道之大原人之所恃以立古先聖王所爲建皇極而厚彝倫者也而扈乃怠棄之則將有變天之道絕地之統亂人之紀者矣討扈之罪未易悉數啟特舉其尤大者言之扈罪如此師出有名三軍之氣烏得而不壯邪三代以來師用車戰所謂步卒者坐作進退皆聽之車故啟於戒車之際獨加詳焉曰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御非其正此三人同在一車之上也春秋之世魯與齊戰孟氏之軍則孟孺子爲左顏羽御邴洩爲右季氏之軍則冉求爲左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又左氏記樂伯之言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則是古者車戰有左有右左則主射右則主擊刺而御則居其中此甲士之車大畧如此耳至於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中央主擊鼓與三軍爲進退節度者也因幷言之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以行故士之有功則賞之於祖主

之前明不敢專也又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以行也故士之不用命者則戮之於社蓋社則有幽陰肅殺之誼也雖然扈禹之後也國語謂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然則亦兄弟之國歟說者謂有扈之罪經無明文竊意其有歸益之心無君啟之志故啟從而討之而正義又以爲蓋自堯舜以來皆以傳賢至啟乃以子而受禹故扈不服二者之說宜皆不然然舜之承堯禹之繼舜受禪之際天下

晏然至於啟方卽位扈乃不服啟獨無以致之者乎聖人序書不明君臣之分而直言戰于甘之野其非王者有征無戰之意乎噫啟之德衰矣

洺水集卷六終

程洺水先生集卷七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迥行重訂

記

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記

唯天降衷彝倫攸敘唯聖建極人道爲先夫人道昉乎夫婦嚴乎父子明乎兄弟衍而族之一而宗之皆天之彝而人之極也故盛帝哲王揭道統範人心如川之流如風之靡而無一毫與吾扞格之意者益敬其親所以教天下之孝長其兄所以興天下之悌𢌿其族所以作天下之順其事簡而易行其理融而罔咈萬化之樞與百王之軌則未有一日而能舍是者宋受天命德歆于天天寔祚之子孫千億蓋不止乎𧾷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邗晉邢茅而已也而吾　祖宗之意慮其散而不合合而無以敎之也於是法堯則周設爲宗正以統之南渡以來益加審焉既設南外於溫陵矣又設西外於三山西南既皆設矣又於行在置大司以繼二外焉豈非緒裔日繁經務日滋故規置

日詳邪初在所之司建於衆安橋之南嘉泰改元埃於融風遷徙而建於開元宮之左迨嘉定十有七年歲益久屋濅壞丞相遂言於　上曰宗故無學也今學矣而宗正一司所以出政令而輔教化與學相爲表裏者矧其所治乃潛宮之故址可弗治乎　上曰俞乃予緡錢萬有奇俾亟新之於是重門耽耽隆堂屹屹碧瓦鱗鱗朱門奕奕地與屋稱屋與事稱都人聳觀萬詞一偉已而知大宗事與知大宗丞聯車來訪曰願有以記之予謂官寺

古人必葺非直爲是美觀也非唐居而移體也凡以重其職故嚴其屋嚴其屋則敬其事耳然則大宗之所以爲事者何以哉曰謹生始以防其僞重婚族以星其別時衣廩以恤其困隆道誼以明其教嚴憲罰以禁其惡則麟趾之化陶然大醇於以磐周石而重漢鼎億千萬年與　宋無極其職顧不係於大宗邪惟宗正世有賢德爲天族表必能上稱　大君擢任之重下慰宗支瞻望之切矣宗正名師頁蓋崇憲靖王之子今官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云丞趙氏名范蓋端明殿學士諱方之子也

檢正都司重建直廬記

四佐七輔光賛　皇圖他未具傣也唐虞官百一相百揆夏商官倍伊虺竝登方是時專猶鮮也至周則繁矣旣立冢宰又立公孤然亦鮮也至漢唐則又繁矣故漢唐命相寖不一焉得非世益變事益繁故官益備邪天監　宋德大命集于　藝祖首相趙韓王舉天下之事一歸中書而後相之名

始正其後立三公之官以宰相領之而後相之職始尊蓋宰相者以總萬微統百官爲職而公孤者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事宰相公孤同道與法之所由以出者然則爲之屬者其可專以法言哉上承下殿亦貴乎知道而已一諫議焉期以宣朝廷之教化一賞罰焉期以示朝廷之勸懲一士之伸期以與天下之英茂一夫之沐期以沮天下之慷回運動期以折遐衛惠利期以洽微細夫如是則雖法也亦道也非法之外他有道也雖然由漢

而來丞相設兩長史而三公則又各設其屬至隋
唐於尚書則置左右司郎中及員外郎我朝於中
書則又置檢正諸房公事屬亦衆矣然則未有以
勛名事業大顯於世者果才難邪抑用之不盡耶
稽之國史王審建言都司於省事無所不預今宰
相入省諸房填委徑禀請筆但以草檢齎赴郎官
寄日押字而巳請依元豐崇寧舊法諸房各具簽
貼先都事次檢點次郎官押訖然後請筆以行今
丞相之宅揆也一用故制未始輒變然智燭亾形

亦莫敢以銖兩欺者暇日復命其掾曰都曹之廳
敝矣乃捐金使新之於是庚辰歲功辛巳巳役治
事之舍敞潔清明且結亭以合議疏沼以澄心耽
耽閒閒志慮不煩盍思古人所謂助和畀味者固
不止摘微隱於簿書校寡多於錢穀而已也雖然
天之生才參差不齊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
萬大者閎於大而毋忽於小小者安於小而毋娟
於大各務盡竭相爲師師惟知有國罔知其他人
主無爲也而論一相於上宰相不親細務也而列
羣掾於下羣掾之職舉則中書之務可清中書之
務清則垂衣之化可疑然則都曹之繫大矣可不
思所以答吾君吾相者哉某嘗叨列掾且嘗掾營
築之役者故同列以紀事爲屬辭之不獲輒附所
聞者如右

行在重建進奏院記

古者諸侯述職于王所必有館焉周立邑漢設邸周而上可推也唐中不競藩置益夥我國家天臨海境東至于海西達于關南淮北冀萬里一埃制爲大中下都督府又路爲都督府又路爲安撫司鎮府州軍凡餘四百上之施令布教雷行雨沛朝發九天莫周萬宇下之執秩拱稽歸將事脩常職凡郡條之宜民情之隱奏章而上谘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川流環運道不虛足使要荒如畿甸

畿甸如堂陛不知有天關九重之隔者皆於邸而咽喉焉又域外羈縻之州五十有三成稟聲教又其外曰海濱海濱之國以百數若安南高麗等歲將入貢又若鼠島麟州騰風踏浪譯言貿貨自達于館司亦有請于朝者然則是邸顧不甚重矣乎六龍御東志在北還往往百司庶府僅取苟具故邸亦草繕中更融風嘗再繕之草又甚焉歲老益權於事弗稱矧今也齊魯魏博之間連城數十奉圖請命皇仁天覆懷來方興執玉萬國日月可冀

邸顧若是將焉依賴乃與邸朱君王君請之朝朝頒萬緡遂更新之豐棟厚梁平庭壯楗宿直之廬書繳之備胥史之居洗陋揭庳具曰偉哉比成也乃落之甘泉之從臣宰樞之列掾咸在焉二君謂予曰古者官脩其方故物不抵伏方之爲言書也書其設官之由職治之事朝夕以自厲焉周官三百六十官各爲書其與適四方者則又物爲一書多或至五書後世弗貴厥官其書亾故其職罔之廢放所出來久矣今院再建書未遑也記其可已

乎其謂二君知邸之爲重也而作新之才能集事智能役物故費半而功倍之皆可書也至若知邸之當建而又知職之當爲且欲記之以庶幾古人之脩方是尤不可不書也然古者官無崇卑皆得以其職諫焉夫上宜下納邸之職也因出納以寓箴規非古人脩方之意與然則由唐迨今凡領斯邸者率至大用豈無爲邪由其號者觀其實後其職者繼其事二君之意深矣朱君名藻王君名與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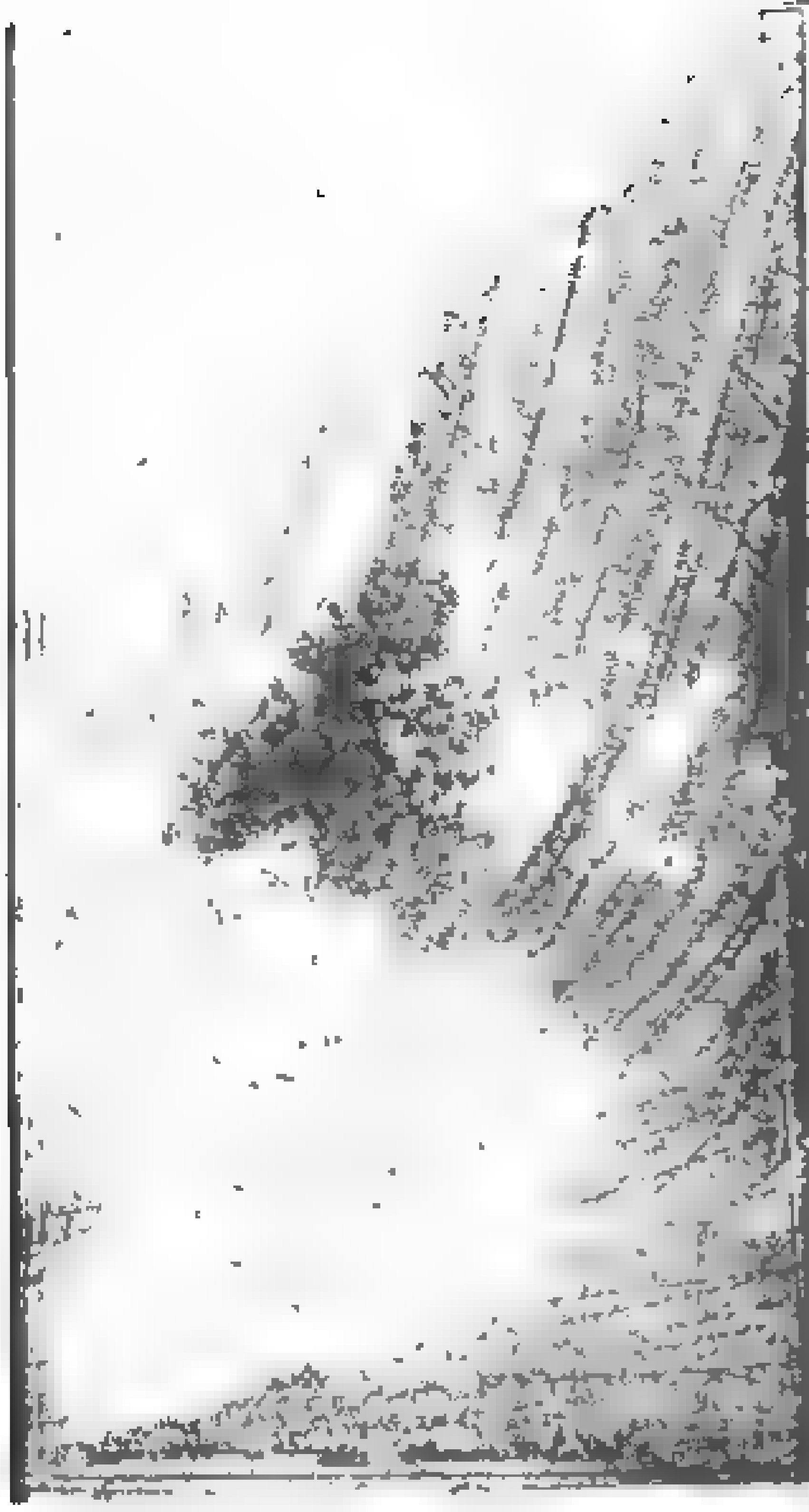
淮東提舉司門樓記

竊嘗慨嘆寓內之事、有當爲而不爲者、有已爲輒廢而莫有繼爲者、要皆有時焉、時至矣而未得其人、得人矣而無其志、皆不能以有爲也。朔風烈而未耜閒、春雨濡而桔槔卧。時未應也。晨已秣而病駒蹶駕。濡已殘而雌伏無聲。非無其時也、無其才也。負慶忌之勇而一羽莫任、具飛廉之足而跬步弗前、非無其才也、無其志也。當其時矣而又得其人、有其人矣而又厲其志、則泰山可挾、北海可超。

華胥之俗可還而結繩之治可追也、而況有司營繕之事哉。由漢唐而來、兵賦所出、淵藪江淮、而向也淮東常平茶鹽使者則又兼淮西領之、其任可謂重、其權可謂尊矣、而其建臺布治之所則前直津亭、左迫州宅、右底廢帑、偪仄荒蕪、來者欲迷、然則闢拓之、振起之、非其所當爲邪。乃其司自揚徙泰、自紹興以及于今、浸浸百年、而未有爲之者、嘉定壬午、今使者來、始克爲之、蔵事於癸未之季秋、迄工於是年之清祀、於是崇門耽耽、飛樓屹屹、東西對峙、神工天力、隆若泰華、深若滄溟、其氣足以吞海濤、其勢足以塡淮服、然則非時邪、非才至而心亦至邪。然樓之中拱凡三十尺、結霧薄雲、上侵赤霄、得無大過邪。使者曰不然、吾嘗讀易而有得於大壯焉、蓋大壯之爲卦、乾下震上、四陽甚進之象也、而聖人繫易從而推明之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然則作室而必取大壯、非大壯則奚以自別於營巢邪、雖然、抑有慮焉、昔人有營營築之

事者、曰工不使鬼、必在役人、財非天來、終須地出、今役也、糜金之緡逾四萬、役民之日將二萬、民顧不病邪、然予又聞之使者、其羸取公上而斂不及下、工優祿直而民不告勞、則又何慊乎是哉、而或者則又曰、公臺不築而王侯錦木、民之環堵而公府雕墻、毋乃不可乎、曰不然、今昔殊時、損益異制、茅茨不剪、莫再虞朝、皐門例堂、具存周典、至其野則田萊闢、入其邑則室廬整、戶有田、家有宅、廬環有桑、菜茹有畦、先斯人而憂、後斯人而樂、是道也

兼舉而不相悖並行而不偏廢則又安得謂之厲民以自奉哉樓旁築臺睬聽益虔公餘暇日登樓坐臺乾端坤倪一瞬八荒近而閭閻之戚欣官吏之貪廉阡陌之荒治耕耨之早晏戶口之登耗禾黍之豐穰瞭然在目因得以脩吾令而行吾政至若憑虛極眺則齊魯鮮鮮關河蒼蒼忠憤所激風雲入懷紓百年之壯志振萬世之長策際斯時用斯才充斯志其又可量邪使者楊氏名旭自丞大宗正授少府節而來



行在重建都督府記

象垂天鉞聯絡勾陳勢密羽林環拱丹宸漢分南北以居重唐設府衛以御輕大牙足以相制內外豈容適均茲歷代之深意逮我朝而作新龍蛇貔兕隱隱截截其屯如雲其動如霆犀甲熊旂金飾蟒岬一麾萬騎統於將軍將軍之居宜阜宜潭儼陋弗閎曷壯同觀頹若步官淞陋爲甚往去代來騎不思振才力東之百年一瞬什典有時今侯迺來歲月幾何已一新之惟工惟材匪役匪征廩庾

直豐兵民欣欣用能崇門肆兀隆堂岌業煌浮甍碧霧籠飛瀑登高眺明意氣入荒右湖澄鮮三軍解裝左江澎湃萬騎奔揚疏沼遊屋垣墉眈眈沈沈不啻百楹措緡三萬廩斛五百悉取於節抑之餘曾不爲毫髮之斂始於寶元之冬迄於丙戌之春閱從于經人若不聞昔之節鼓讙壯旗幟精明對壘觀之猶曰能軍然則今舉也改百年之陋敝建一旦之宏模不足以觀人乎曰未也方其將略心傳靈機地授濡須振迹固始知名虬騰周戎之

闘鷄立漢壇之上弓鳴霹靂劍躍龍阿指撝而川陸回形叱咤而風雲變色馘首斬將破壁摧堅稽功校勞剖竹分審決泱淮水暴暴淮山且不寧是也能貴而不能賤能豐而不能約偃息華榱之下甘卧重裀之上鮮醲足以敗其眞歌舞足以蠱其心強筋頓輭於習閑髀肉復生於久佚此蓋自昔建功業者之所同患也今也輕煖不被體腴甘不入腹手彀日運腰弓夜鳴一寒暑等渴饑忠精義氣始末不渝唐人郭中令有言受恩塞下制敵行

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折劍濺血霑衣野宿驚心飲氷傷骨跋涉險阻出入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噫嘻其殆庶幾乎蓋由其性然惟其性也則居此奕壇也吾知必能曰壁壘之衆寧無雜蛙蛭之濕居者乎聯此華好也吾知必又曰列亭之戍寧無引蘆葦以自障者乎每飯則思日旰未炊之士方衣則念天寒不褐之家且奚以知其然哉覲其嚴湯液以起病屋嫁聘以恤孤保封田以衍餘明功籍以振滯偏裨無困役符籍絕苛征士旅歸心連營一詞推此以旃決知其有此居而不樂其居也不然則總核之朝黜陟之公胡為乎山赤靡旃畀之金錐之符而使之總牙璋之律哉雖然是亦未為可安之地也聞之西北有故都焉泰山黃河之靈望雲就日之人延頸以俟翠華之還者不知幾春秋矣今也閶闔風生靈旗影高恩詔與草創之意憤東南王業之偏擁天授之神蒼蒼撓搶之妖祲振霜飈而掃敗葉鼓天浪以洗殘巢然後警蹕驂乘奉六龍而還上都大開明堂汛掃陵

廟幸丹鳳門大赦天下謀臣猛將以次論功賜第帝城永蕃王室斯時也吾居其庶幾可奠乎然則三祀也姑書始焉俟王氏名虎云

賜名清湘書院記

眞宗朝張公景狀柳公開之行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退之文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其詳之公一覽不合嘆曰廣有斯文哉因爲文直以韓爲宗且名肩愈字紹先又曰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又兵部侍郎王公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眞古之文也兵部尚書楊公昭儉亦曰子之文章世無知者已二百年矣然則公之道韓公之

道也公在先朝一時羣賢尊慕如此按公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張公作行狀乃咸平三年而公序韓公集有曰予讀先生之文年十七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固已得韓集去穆公脩時已數十年矣歐公脩蘇公軾更出其後而歐公畧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公仲淹作尹公洙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時人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伯長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讀范公此序則韓之道始發於公而尹公穆公歐陽公皆繼公之緒亾疑也夫如是則洗西崑之陋而上承六藝之統使我宋文體陶育大醇公之功寔在諸儒之先初公剌史全州也作堂湖山遐邇來學親爲指授迨今全人師慕如新前牧守監司援白鹿故事乞名書院亾慮十數史君楊侯若請尤切卒亦未下寶慶改元程侯掄典州事願述顛末復請于朝朝廷下儀曹其時待罪春官與尚書郎劉致一合詞于朝曰三代盛時天

下之學不一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蓋不止天子諸侯之國有學而已所以本朝慶曆旣令天下州軍咸立學又令天下大小縣皆得立學此正三代多設學校之意況道以文而後名文以道而爲古柳公古文之倡實有功於斯道今若做濂溪東湖令本州揭牓仍撥隸州學一等教養於理爲順丞相是之曰此郡所當言而朝廷所當行者亟言之即日報可名以清湘書院且俾郡博士兼領之成命初傳儒紳欣躍斯文所繫油然有先雖然韓之

道更四百餘年至公始振公之學又二百餘年迨今始彰然道無古今人無先後而顯晦則有時焉天也今全之士旣喜公之教行於時則當推公之道垂於後必也順彝則祭紀敍嚌嚅道眞經緯謨雅則公之澤庶乎亾涯而上之賜庶乎不虛矧爾賢侯崇其廬豐其祖俾爾多士倣侯以養其氣饜沃以㕓其學發之而爲詞章充之而爲氣節大之而爲功業其又可量耶侯以紀事書扁爲屬亾何持憲節廣右扁已揭記鑴未遑也嗣守趙侯必愿

忠定丞相之孫學與行世其家故下車首錄之又前守林侯昌亦嘗卽其地作新書堂是皆有志斯文者嗚呼是事更數守歷數十年乃克備豈惟全士之幸哉上下湘江儒館相望堯舜周孔之道浸昌矣

富春道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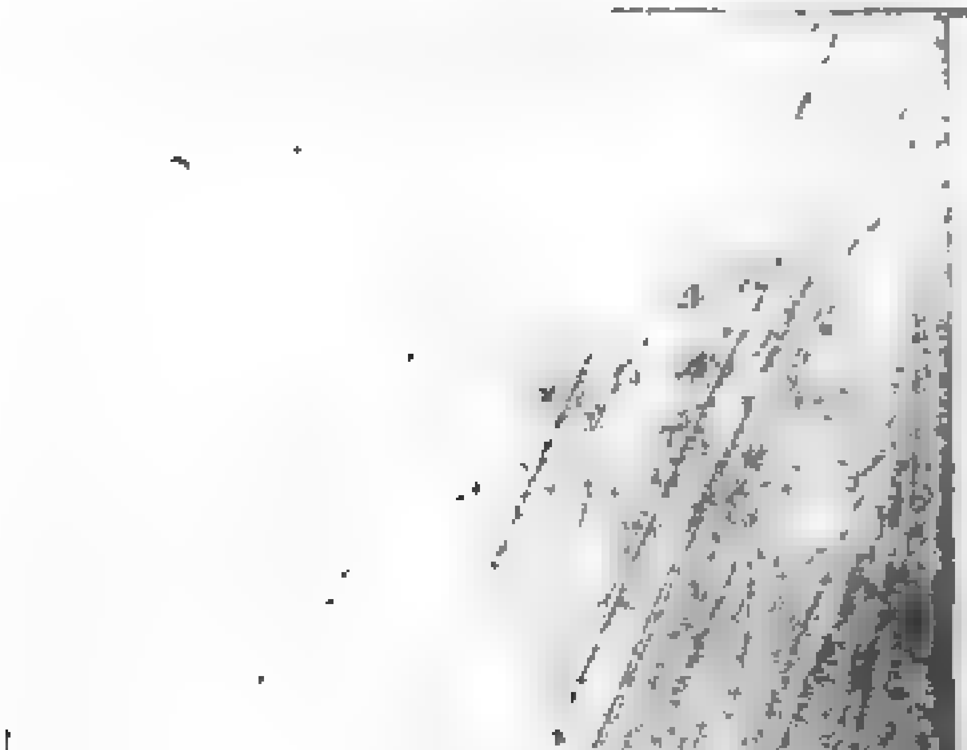
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而已今州縣之官方其未至也人畏其來旣來也人望其去不特望其去而已至有以三不肯書其門者怨之怒之之深也亦固有未至也人徯之旣至也人安之旣滿也人留之留之不可而去也雖久而猶思之不止思之而已且復祠之祝之子孫世世不忘之抑何頑友之俗不同若是邪及攷其所以然則俗無頑友也吏有不同耳夫所謂良吏者無赫赫之功無皦皦

之譽唯奉法循理而已矣法者朝廷之公也理者吾心之天也率而循之不過廉以飭己寬以愛民嚴以馭吏勤以集事四者具矣而又風之以教化漸之以禮義使詩書禮樂之澤浹洽乎平川廣谷之間則斯人也豈惟徯之安之思之祠之祝之而已一有所爲民讙趨之築一臺營一觀率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營築若是也至若一遊一豫一觴一集見其羽旄之美聞其笙竽之聲則又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

與何以能鼓樂燕遊若是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至若貪且酷者凡有爲焉民疾視之一臺榭之築一亭観之脩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臺觀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一觴豆之設一管籥之陳則又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宴遊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此無他厲民以自養也然則何以爲厲民哉曰賦斂有經也或取羸焉或再輸焉或先期而督迫焉或稱貸而不償焉究抑所望以伸理也乃一以金爲斷焉有則勝否則負多則勝少則負是非貿貿黑白棼棼商校寡多白晝

爲市民不幸小有過差則譏何之搏執之僇辱之得金而後巳雖不盡焉而其徒抑何繁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民今而後得反之矣君無尤焉吁可懼也壬申癸酉之歳予之爲春江也嘗欲築堂名以道院巳而再期來麾班列迫不暇也而亦不敢焉不敢者何也懼斯民之或疾首蹙頞也後十有一年今令君竟爲之予未知斯民之情也巳而詢之邑人則皆曰可也民以爲

可則令君之囑詠其中皆邦人之和氣也笙歌其中皆邦人之頌聲也夫所謂道者卽理與法之所聚也曰院者卽理與法之所由以出而覃乎百里之封者也夫如是則春江之人熙熙然如登春臺如飲醇酎棲鶴白昇二十八鄕之間皆道院也豈止數楹之屋而巳哉令君行且秩滿翱翔天朝予亦將乞身西還鼓棹春江登道院之堂采遺愛之詩而爲令君無窮之賀將不止今日區區紀筆而巳也令君姓李氏名彌高家永嘉



札溪書院記

古者天子之國都下暨庶人之黨術咸設之學以淑斯人故凡父兄之教告師友之講磨觀聽之所及言行之所形無非詩書禮樂之文孝悌忠信之事靡一夫之犯義有比屋之可封至和所薰叶氣嘉生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被之聲歌紀之典冊上下數千百載罔非一朝一夕之效者三代衰學校廢子衿刺興專門習盛甚則倚廡不講蕪地爲蔬學存道亾民罔用勸漢唐盛際已

不足觀矧厥昏庸其胡能淑我宋秉籙文治蝟興聚學爲海輝詞成林海隅出日罔不同之比年東南尤爲特盛逾嶽而嚴山深水幽亂雲橫塢是爲札溪吳氏世居詩書傳家有諱堯臣者番游成均晚紆青綬餐霞噏煙不粒人間或傳以爲仙云猶子舜申益力於學歲在甲戌其子應酉果奉大對然則稽古之功亦旣畧見方且考卜奇勝肇造書宇講堂其中扁以達善前有湧泉疏池淼研兩廡旁翼爲東西齋齋上爲閣左曰明經經史子集之書藏焉右曰見賢古先賢哲之像列焉門之外壘土爲壇環植以杏結亭曰風雩伯仲子姪肅肅雍雍蚤夕共間以脩以游旁有老桐莫知其年一日震雷不煩斧斤乃以其材象洙泗聖人而事之用贍儀刑以肅朝夕雖然豈無所自哉康廬洪氏合葬功之族築館共之 大宗皇帝賜宸翰命之官賓其子卒登巍科聖朝勸學其盛若此士生斯時曷以仰承休德哉必也遡古聖人所以設學之意考昔賢所以躬行之實思夫古之所謂士者養於

家漸於鄉然後舉於州而用於天子此自源徂流者也又念夫古之巳仕而歸者則坐之里門之堂使里中子弟得以朝夕質疑而問義故曰仕而優則又學焉此自葉流根者也始而終終而又始學烏有巳邪若夫誦堯之言行跖之行而徒曰富貴利達云者此則世俗之學而非先王之學也其之爲賜谷書院也欲記而未暇而吳君以札溪之記爲屬吳君於先君中表也其可以詞荒解乎然學無異事也是說也不惟記札溪也所以記賜谷者

亦不異是也吾黨小子其識之

富春驛記

杜工部月明泊舟對驛云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刹靑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眠富春據錢塘上游千車轔轔百帆隱隱日過其前而征舍才數椽客至無所館往往躪老子之宮踐浮屠之室其來塵軼其去木窒公私交病不知幾春秋予彈絲稍閒築驛江渚至者如歸越山如畫金刹差參其旁絕

類草堂所詩旦夕代去繫舟驛下收吳煙越雨盡入毫端繼公之詩於數百年後亦一快也癸酉冬記

徽州貢院記

新安貢宇地於宣和嗣建未遑也歲賓興則假諸宣廟州庠蓋是時試藝者少紹興浸盛廟學無以受乾道戊子邦君鄭侯升卿始規廟東閒地及增市於民者凡六百二十丈爲屋百楹今六十年士五倍門迸入躪踐屨躋屋不足芘益以蘆葦上下交病者三十年於此矣更十數守咸睥睨莫就今侯來首垂意焉鄉校獻議謂前地可拓侯乃偕別駕洪君侃博士王君日新率履相攸果可焉於是

括餘閒平阻險因高下且徙教官之舍而他之前日之湫蔽者一旦地闢天開改兒易牀是斷是虔功成不災昉事於丙戌之冬休徒於丁亥之夏新者以間計一百二十有七舊者百楹亦再繕之渾渾沉沉林鬱雲屯五門洞開東西徑可入中坐萬士裕如也自是父兄之遣子弟者無爭門疊趾之憂而摯試之吐英奇者有暢目爽心之助侯之惠多士爲如何邪且是役也亦有數焉初鄭侯之始創也歲爲戊子是秋即試士明年冠南宮占鼎魁

聯翩上第者兩倍他時今侯之增廣也來年又為戊子則已丑臚傳之盛亦當增廣於乾道矣雖然數者天也成之者人也今侯之來固天所以佑此邦而成此數邪初議者以地褊欲遷之城外某馳書于侯曰徙非便也役艱大必墮因循且潮陽可監也歲在甲戌潮之士嘗首南宮矣已而以遷場獲陋遷之其後凡再舉寂無奏名者今又復故焉侯信其說乃躬行度之議乃定茲大役也非仁且勇安得不搖於異議盍新安為畿輔凡分左契者

皆朝廷推擇而來故多得良牧彼怠而荒政刻而苛斂纔一二計今侯之賢也冰雪其操襁褓其民堂皇其屬邑符移不繁財用自裕而又振丙戌之水代秋苗之輸新川驛之橋建休寧之寨凡可以便斯民者靡不力焉可不牢聯訴之以告後之為政者乎新天子明德日升垂意吏治每臨遣守臣丁寧戒飭用是陛辭而退者莫不震竦知所趨向先朝蘇公洵之論曰近之守令賢邪民譽之歌之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若夫遐陬僻壤雖使盜跖為守檮杌饕餮為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輩而朝廷不知也顧新安在國門之西三百里有此良牧豈不上徹明目達聰之朝邪雖然侯之所以望於多士者不惟計偕而已道之所在始於修身事親終於致主矧吾邦碧嶂峭立水清石鑿歷數先賢皆卓然以忠義風節名世蓋其毓於山川者然也惟多士勉之以無負賢侯興起之意侯天胄名希齊詩書傳家父子兄弟十餘人踵取儒科其行治為金華公族標表故其見之政事者

若此

休寧縣脩學記

紹興中錫山先生陳公之茂來尉休寧遷學于南門之左今六十八年屋侵壞邑大夫毘陵張侯抃脩之不異新宮尉吳門吳侯大淵克涖是役書三來諗以紀事某邑民也不學是懼安能紀辟不獲輒誦昔聞古者自六歲學數與方至十五入太學如擊石火如導谷泉不擊不導火泉固存擊之導之火泉乃出人有成性道體具備學問一施德業

日廣非昔無今有也至若過時迺學則已跳躍逐物矣揉之維之刻之琢之俾還性初迺順帝則夫時而學與過時而學皆可達諸聖賢神道顯德坦然亡壅嗚呼先王爲之設學不可一日緩已國家昭德恢儒今二百五十年聲容文明匹休三代自移蹕吳會新安在甸服三百里教化所漸益近且先故休寧百年來比屋詩書衣冠鼎盛士之繇學致身者踵武相屬嗚呼錫山建學明道所以期惠吾邑人者獨致身云哉今大夫以廉敏稱知先教

後政首加葺焉士之峩冠曳履入于其間俯仰以思曰吾之學知一性之本原者乎學而仕者曰吾之仕知名節風節如吾邦之先達者乎學者不徒記問詞章而思其本原仕者不徒簿書期會而思所謂大節使吾邑隱然爲多士鄉此錫山意也亦今大夫意也某亡狀庶與吾邑人日新厥圖益奮不解且系以歌用昭無忘松蘿若莽兮屏其䖏東溪紆餘兮帶其郛有學宮兮屋渠渠我新冠兮衣裾裾春溥奥兮風舞雩秋爾霽兮涼生墟服仁食義兮方菑畬圓規方矩兮行瓊琚靄靄閶闔兮論雲衢名節崔嵬兮照史書予勉于予勉予玉此詩歌堅不渝

休寧先達續題名記

寶慶丁亥冬海寧令君與鄉校之秀以書來曰邑之進士題名植石校宮今五十年字溢矣將代石嗣之而未有以叙其繇且新安試士之宮乾道戊子賢守鄭公升卿寔新之次年己丑士之試禮部者方公恬爲南省第一汪公義端爲廷對第三與

大聯翩上第者是歲特盛近史君趙公希齊再新之又適當戊子秋賦己丑春官之歲願牽聯書之以章明厥證予謂天道之行率有常數六十年而一還數之常也然題名之設勸戒並著古人抑亦有深意焉　皇上膺圖受籙于今五年而來歲始親策士士之抱英奇懷經濟者得遂　龍墀從容竟日悉吐所欲言上焉有補於國下焉有利於民非士之榮乎然其姓名一登此石則昭昭乎示的於無窮矣異時人將指之曰此名臣也是以道德

闘者或曰是以功業顯者否則又曰是以名節著者凡若是者皆足以大吾鄉邦矣一或不然則人將指其名而言曰是敗吾名教者是爲吾鄉邦之累者凛然清議千古不磨夫惟用其所可榮去其所可戒則斯石者非石也夫子之木鐸也其亦令君宣化之意乎令君應氏名鑒天台人

昌化縣學門記

縣爲畿亦文學宜林海乃由唐武德而來踰六百載士不名一第至比歲乃寖盛何邪領所養奚若

耳學校養才地也璧水泮宮類置官邑校才所出也乃無焉唯令耳令垂意則學否則閒屋耳甚則園蔬耳然學術有淺深意向有實否故計效有大小胡可誣哉乃嘉定癸酉歲邑之士章薦貽書秦渚曰吾邑之學凡五遷淳熙己亥令錢公孜于縣之東卜今址作新宮岡地平衍溪山紆環然前㭬坻壓無地可徑寄門東偏旁蹊弗正山川若障蔽莫可睹吾邑人歉然未快者歷今三紀乃令令君趙公始捐金錢盡得其地載闢截除乃峙伉門乃翼崇墉乃辟端逵言言闢闢宮墻益尊東南諸峰羅立獻狀秀氣益發如抉壞雲如剖前屏端闕洞直天造神劃學故宮也而改貌易聽嶄若更新人無賢愚莫不用快則又曰吾邑之學作於錢公而闢敘崇文昉於卞公圖由卞而後令時得賢故學賴不廢才日以成今令也尊道術厚教化父母我民師式我徒且前有賢令創尊經閣于講堂後構雲栽蜆非不甚麗而前塗未開弗顯弗明維學肇造將四十稔乃底于今始克大備顧不偉諸而又

歲延秀雋闡厥政事益市圖史博我見聞學徒所資悉給于公民歌其愛士洽其教夫治學宮推學道書可後乎願爲吾邑書勿疑嗚呼學乎學乎記誦云乎哉士乎士乎爵祿云乎哉根本六藝出入百氏脩諸家而放諸國窮則安而達則毅不離乎道一也雖然是學之成寧止成淳熙之緒哉自慶曆四年詔郡縣立學而是邑之學乃至今日而備顧不甚難歟思其難則由是路出入是門可不研諸慮勉諸行乎此則令君之望焉耳不徒斷石紀

載而已也某慶元間勾稽縣版嘗有意於此門與塗而未愜者今聞竟成之不爲邦人喜邪乃引筆不復辭

翰苑續題名記

謹按中興翰苑題名記云唐寶應中學士官族皆刻石屋壁 皇朝景德初趙安仁晁迥李宗諤始復置壁記由丞旨陶穀而下至直院率以除授歲月次第之繼者咸得題列中遭變故今不復存故紹興題名特自中興始而東都舊記則未有討論

者暇日同寮相與言之未厭焉迺取洪氏翰苑羣書所編名氏其自王安石以後編所未及者復根據他書足之由建隆至靖康凡一百九十二人寫之翠珉刊寘玉堂之側以補一代典獻之缺恭惟 天啓 炎圖挺生眞主當五季戰爭之後復見唐虞揖遜之風 聖子 神孫奕葉相授而其間元勲重輔碩望鴻儒率皆步武禁林柱石當代迺於此獨無傳焉則何以增輝映於金坡起人心於方來乎雖然士欣遇於一日論常定於百年考人才之盛衰等虛名於榮寵有如歐陽脩所云者吾儕因得以自警焉

江東提舉司湖山樓記

某前年奉檄校進士試繇江寧上當塗涉蕪湖歷青陽以達于秋浦凡五百里皆江東部所至有涔池池有楬凡池廣陿水淺深溉田若干悉書于楬植之池因詰老珉珉曰無問也意甚美行者病之縣旦暮遣吏來度丈尺吾擾矣都鄙因緣爲漁小不如式又疵焉於吾池則如故也今常平使者行

一紙文書珉自浚自築了無落事又能嚴飭屬縣催科有省限不得先期督迫逃亡當核賦不得抑令代輸凡我父子浸得休息言已又曰使者歲行部舊也今出則人徒少無一征道吾墟落如不聞珉不知他若田野則蒙惠利實多某聆其言因念公㠯蜀産任東南使事民情風土疑鉏鋙不相値者今發則合節約束不繁人自得於湖山之外得非五方號異宜治理本無二邪堯舜之治天下禹之治水子賤之治邑黄覇之治郡顏闔之御馬梓

慶之削鏤皆此道也世之多事以病人者抑亦病矣既二年事益清官益暇廼於治所之偏作堂曰秋浦浦横其下也堂上結樓曰矧山九華諸峰羅立其前也惟池山水州舉微鎮于諸山因名清絕然九芙蓉參差碧霄環視他阜自覺邈邈有如吞吐大江洗滌乾坤則秋浦實如巨浸池之山水盡在是矣而又規栽端閎意象突兀翔太虛而納于里與山水稱其季兵部侍郎爲作扁字徑二尺與堂樓稱巳又書戒某曰爲我紀始焉某每病世之

紀事者率以頌如前所述得無自病邪曰不然以尸謦人曰盜沒人之實曰娼盜固耻之娼其安乎念無與於吏事莫知他政獨得於田野者如此而以病自嫌斯也矧樓未足紀作於政和人治當代入覲之際是可紀也畧其鉅而書其細青法乎雖然公生于靖康忠義宇文公之家貌甚溫心特毅臨事挺挺不可搖奪平日施置罷行一毫不妄樓豈徒作哉蓋吾夫子嘗登高諸子侍夫子四望喟然嘆曰於此致思無所不至矣蓋高則静静則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故晉人有言玩芝蘭則悦德行之士睹松竹則思正操之人臨清湍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然則登斯樓坐斯堂者挹九華之高飲秋浦之綠又當若爲其思耶抑公以此樂貽方來則固以此思貽亡窮邪若乃千巖滴翠十頃澄秋虛簷納出洞之雲飛棋動涵波之月夜奕而神仙集朝吟而烟霏生他年儻遂寄目則追今日手玉斧事而爲公賦之未晚也至紀工程之先後商靡用之夥細殆非所急宜無

書公名紹彭字信臣蜀之成都人開禧丙寅仲春五日記

勝靜樓記

巳丑進士故溧陽尉詹公之仲子廷堅貽書於僕曰先人之廬負山面溪溪上平疇舉峰羅立予作樓於右廡以延覽溪山之奇樓之左右綠水紅蕖雜以他葩樓下爲室以貯圖史上則虛之以爲休燕之地蓋區區之志在於息陰而辟影棲寂而辟喧居高而辟塵者也前將作監王公炎爲取老氏

之說扁以靜勝幸不鄙爲我記之庶知所以用力之地焉予聞大學之道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儻靜而不慮則頹然眜然而已耳何物之能勝邪茍因夜虛寸爲暇盍試一思之孰非外假豈惟吾身之微哉凡兩儀之大萬類之繁古今之相仍寒暑之更禪咸若是而已矣至若陰陽之本動靜之萌一動一靜互爲其體爲不於日用之間而觀之人必定也然後能應非動生於靜乎至於過者日化神者固存非靜出

於動乎夫如是則動與靜一物與我一而又烏用乎勝之邪故曰聽於耶故能聞未極眎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膚故能知未始孰謂戰國之論議而非源流於洙泗者哉雖然心固御形而形亦役心今夫躡者趨者形也而心顧動焉聞君頻年征塵蕭衣今也倦翼還棲遊雲返壑宴坐斯樓靜觀羣動大而山川之流峙細而薄荷之枯榮上而烟露之卷舒下而鳧鷗之出沒壺中天永金烏影遲如老坡所謂一日可當二日百歲可當二百歲矣此君之體其靜者也然聞君有子甚才讀斯樓之書出而爲當世用得非動又生於靜乎雖然亦豈惟君之父子哉將君家之子孫凡老者則用其靜而壯者則用其動動靜之理無窮則斯樓之用亦無窮也夫豈徒爲一時登覽而止哉

於潛縣重建縣衙記

潛舊爲州今爲天子下縣聯扶風諸邑甲焉然令所居燬於火六年矣而莫之或治者何哉得非羅衙事繁賦之供上者廣非窘於力之不裕則困於

才之不優夫是以因循迨今今令之來始克營度自堂徂廡自門徂基咸作新之夫令所以長乎民也儻其所治左朴右摧上濡下塗則何以肅觀瞻便聽斷哉大抵身安而后心乃佚心佚而后理乃明非不急之務也天下本無事也激之則事生州縣未嘗財也竭之則源涸今令也一年而事簡二年而財裕三年而沒與優游暇豫事半功倍蓋僝功於寶慶之元而郎工於丁亥之歲也昔班孟堅之傳循吏也所謂震裕之名殊常之治咸無爲

惟曰奉法循理而已矣使夫人也而能奉　朝廷之法順吾心之理則又烏有生事以擾民傷財以害人者哉獨怪乎州縣之間沾沾自好之士屋無不葺之日亭無不築之時他山之石困於鑿牛山之木殘於伐百工疲於奔命齊民苦於百役汗者以是而橐金健者以是而釣名至所謂屋成而民勞事濟而人悴元氣所關彼固未嘗過而問焉春秋侯國作一臺營一門聖人必謹書之其垂戒萬世之意深矣若潛之役非可已而不已也財取於

節抑之餘而不病乎民民役於農工之隙而不奪其時是皆可書也不寧是也郵部有亭嚴吏有棲圜扉犴獄征司賓舍靡一不作庠序教化之所自出也抑又首新之於是邑之能事畢矣初民以令居之未甯也相與于于而來合力作之不日成之而令也則又省刑薄斂吏不至門使百里之間得以安臥月明而無吠犬之聲此又令之所以報民之力也僕舊官旁邑且屢以事至潛喜其俗醇事簡又幸其今得良令之不煩也故併書之使後之因俗爲政者有致焉

潭州湘潭縣新建堂宇記

四方士大夫之論謂官轂之難莫難於爲邑詰其故則曰賦有定籍而上征無藝入有定期而督迫常先故吏益媮民益慢由是益不可爲嗚呼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獨不見洙泗之諸子乎治蒲治莒爲單父爲武城道路平籬落整田疇無荒瓜茹有行細猶若是他容有不治之事哉下而漢唐循吏亦複班班史簡然則今之人何遽不古若哉無亦

始勤而終怠始明而終闇始廉而終墨始謹而終肆者有以害之乎湘潭之從予也久矣予見其敏而恪廉而不懈益期其必有立也今也初爲古縣從人信之今爲湘潭百姓歌舞之又能以其餘力而新其所治之堂百里之人若曰吾之所以安於室廬者令君之賜也令君之居豈容不相與叶力以治之乎於是不日而成人不知役嗚呼堂未足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聖賢之言至是而驗可不記乎使世之偕爵析圭者人人知服洙

酒之敎則唐虞太平其不自田里始乎其不自州縣始乎。然則食君之粟牧君之民可不思所以勉之。

御史星記 代壽泠御史

太始以後圓清定位日月星辰麗焉其中爲宮泰一常居乃爲天極四方各有經星以領別宿是爲天綱衡之旁有三星一曰執法是爲御史方火德用事熛炬推轂一出虞淵則天下喘息莫敢仰望是故執法之星實奠厥所英芒正色不舒不晦夜午光寒奪人精爽他星伏見蚤莫居躔行次肅然不得亂者特惟執法之功王人清明則天象地衆建臣工森布班武是以有御史之官太守泠公稟炎精正氣執法殿陛間御史星也然執法之南有臣衞星是曰藩臣以象諸侯執法之東有斗魁星是曰上相以象三公其星開霽和明怡然瑩然以寧民物以符太平繇端門之次以歷藩臣又繇藩臣之次以位斗魁安知執法之星不爲上相之星乎若夫上台舍其左黃道經其西角亢見而壽考少微顯而文明老人出而治安是又與執法端門並明千古者不必盡書姑挍甘石經以爲御史星記

西湖禊事記

寶慶三年上巳京尹戸部尚書袁公招從班十三人脩禊事于西湖僕因合上巳之集自蘭亭之後惟裴白洛濱之游爲盛蓋唐開成三年河南尹李待價召留守裴晉公太子少傅白公太子賓客李仍叔蕭籍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燕舟中自晨及莫前水嬉後音樂左筆研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晉公賦詩四座皆和而白公又爲十二韻當時人物之盛游觀之樂至今想之

令人羡慕僉曰古今上巳之游多矣獨晉永和唐開成燁然至今者皆由當時有以紀之不然幾何不埃滅耶且今日之遊羣賢畢至舉觴張園之池艤棹蘇堤之柳謁先賢之祠仰千載之風羽衣蹁躚抱琴而來彈有虞南薰之歌飛空山白雲之操已而聯轡孤山之館引滿海棠之下是日也曉烟空濛晝景澄豁觀物情之咸暢喜春意之日新御絃斷管一塵不使越嶂吳山盡入清賞凡販夫所粥畢售于公左右遊嬈不令亦舞此京尹之仁都民之和而太平之觀也於是樂甚獻酬交舉或哦坡仙之什或論晩唐之詩頹然西景放舟中流九日清明且期再集顧唐人上巳命攺十三初九日又如清明乎是集也儻有以紀之寧能多遜蘭亭洛濱耶雖然吾儕亦豈燕安於是哉他日輿圖盡版籍上京則追洛水之遊尋曲江之勝未央也尚當續紀之

遊金華三洞記

出藍溪門行可十餘里至上中下三洞下洞石壁

卓立水深三尺人仰卧舟中羣僕蚸立用竹竿篙入丈餘乃登蚸仰視石門去人面僅四五寸舉火燭四壁壁有題名皆五代國初人不見風日墨蹟如新中有搗藥臼臼可濶三尺有泉正滴其中終歲不滿旁有仙人田丘陌井井有耕犂蹟又有仙人衣如摺疊羅帛洞中有蝙蝠大如鵶白如玉正類坡仙所記碧落洞中蝙蝠觀已乃出洞約闊十丈許此下洞也中洞有水簾飛涎濺沫有石壺深不可測足梢不謹則墮其中幸有石天窗光燭其

處此中洞也上洞亦有石天窻其石如亂雲如堆卵石崩裂欲落人皆不敢仰視然亦自古至今終不落也。中有洞房側身乃可入上有玉女端坐如觀音纓絡具備觀音之前有泉蜜甘能愈疾人既飲復筲挈以歸時偕行者入人其七不敢登畏其險也聊記之以示來游者

遊龍井記

余舊讀秦太虛筆記謂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自吳興過杭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招其入山

出郭日巳夕航湖至普寧遇參寥道人相與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數寂不聞人聲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也行二鼓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予讀其辭想其事甚欲一追故步者不記幾年矣乃辛巳歲立春出清輝門經淨慈寺過白蓮院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才塔饭于月林月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坡欒城參寥辨才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軸皆二象　仁皇飛帛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已而酌泉瀹茗復汲二盎以歸徑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爲近晩不暇入四山多怪石如亂雲如虎豹下睇西湖如盤狹處僅若帶沿路居民睇昔不加密炊烟斷續相望澗泉則濺濺如故但太虛乃宵征所不見者恠石與西湖及炊烟耳元豐距今百三十七年矣人事幾變而景物則宛然當時可爲太息辨才結廬

今爲廣福寺一山屹然内向故備錄以告來遊者若木若曾若愚侍東家周叔向俱

世忠廟碑記

仰惟忠壯挺生梁朝建宗社之殊勳配朝廷之大享威靈動蕩宇宙輝煌當今古歙之民咸被神功之賜方進士之肇新祠宇羅鄂州之備述碑辭是皆協順於人心猶未仰干於天聽珖賁曜焉今者里社相與合詞於縣縣白之州州上於漕漕臣以亟聞豢　賜廟號世忠念程氏得姓凡十四世而

生忠翼疆濟公由忠翼而來三十二世而爲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三世而爲忠壯公又十四世而生都使巖將昔忠翼有大功於王室今忠壯降嘉德於生民世篤忠勞錫爲美號爰卜湖濱之勝聿嚴廟貌之新山川英奇再發靈於此日神明福祉永垂佑於方來紹定戊子孟春中沐裔孫翰林學士通政大夫知制誥玉牒官兼侍讀珌謹記

代作三賢堂記

仰稽乾象俯括坤維觀日月之所交參陰陽之所極凡曰帝王之邑必於天地之中理固宜然勢常異是自三皇之曲阜暨五季之大梁其間迭遷曾不一數或據冀河之勝或都太華之奇或因瀍澗之濱或取崤函之險天啓我宋古汴作京代無定都地大則一蕃地大則物衆人多則事繁是以堯先流化於平陽舜亦躬率於蒲坂以其難治施化特先迨至西京俗益非古土木被錦繡倡優僭后服小盜依大盜白晝顯行於達路闤闠飾子女絲竹遨遊於侯宮澆風川流靡弊膠底知一尹之莫任析三輔以分司二百年間能尹十數前稱張趙後美三王攷其設施率先彈壓不曰發姦擿伏則曰枹鼓不鳴至云宣化於京師則未始或書於往諜商邑翼翼四方所觀彼豈不知力莫能逮炎圖再造駐蹕錢塘聽言吳越之中宿號東南之盛矧今也鑾旗豹尾星拱天臨宮闕崔嵬江山吞吐雲積雉堞侵漢連霄鱗比坊衢飛塵踏霧千族之所聚萬貨之所彝賈繪滌器之流懷材抱器胥脯賣

漿之輩並騖分鑣木覘金鉱南還北闕軸接則香車鐵鳳較聯則寶騎游龍剖決既繁儲須益廣左酬右接昕夕不休比歲以來滋病不治粵唯今尹被命四年令修不頃風行如偃萬戶安眠於皎月羣姦側立於層冰微烟不驚寸枹息響靡廢不起靡敝不新至若蘇堤浸就頹圮桀橋冀竪十軼並馳加以危亭參差對峙芙蓉楊柳圖畫初開百年流風一朝頓復尹曰未也政而不化河汾耀焉乃益學田乃厚學稟學徒肅雍上儕璧宮既而則又

曰今化旣施古訓未白於是又移祀三賢用昭槩
則嗚呼得非彈壓之外固有甚大者邪厥初孤山
有寺廣化寺有竹閣以奉香山莫知何年術以二
賢已而廣化化而爲觀還寺北山閣亦隨焉有守
周侯淙惡其囂喧乃遷三賢附於水仙水仙坐堂
三賢在廡過者悲之睨而不顧今尹曰噫吾責可
辭規度逾年得之堤旁稍西百步宿號花塢後擁
如屛衆木撐天前峰如幞晴嵐漲翔十里湖光一
碧澄鮮乃請於朝朝命曰然於是諏日程材平幹

授工干杵築堤萬斧治宮栽花蒔竹石梁卧虹昔
有酒亭徙之橋北一徑窈然與人世隔如宮水精
如屋琉璃乃奉三賢祠而祝之嗚呼三賢相望禹
稷顏回同道異用不同者時高風直節凜凜巍巍
是舉也簿書期會云乎哉獄訟財賦云乎哉雖然
爲政不難知所後先天之降才有能不能 朝廷
以爲勞且久也擢之地卿復領京邑非才之難而
識之難僝工於壬午之臘竣役於癸未之春都人
和豫四方來觀咸曰休哉宣教化於我人恭風烈

於昔賢非能行其所學而不汨於俗吏者能若是
邪修茅焦之廬葺仲舒之墓尊此意於無窮慰我
都人之思者非來者之望而誰邪嗚呼而知三賢
欣欣而相語于于而偕來浥山之清飲湖之綠子
億其年統湖山風月之盟無疑也都人以尹之意
而謁記於子旣書其凡矣於是又爲昔盟樂章使
都人歌而祀之
有唐御曆唆又海林香山之靖聖徒之清善於
僧孺兮而不黨於僧孺姻於虞卿兮而不累於

虞卿六十少二翩然濯纓雍容人間十九周星
異日元稹熙文饒嫉僧孺宗閔交佐罔極眎斯
人兮孰失而孰得邪皇宋四葉丙子歲成峨眉
之下乃生異人新法之議烈烈如冰惠州之厄
熙熙如春泰山名節兮鴻毛祿位藜藿鼎食兮
嶺海朝廷彼美一人兮君復孤山兮結屋冥鴻
吽月兮謾羅布地之罝天驅超河兮不入金羈
之東嗚呼揖湖滁井想長慶之良規西菩雙澗
衰熙寧之新題梅影橫斜兮寧須封禪之無辭

彼士之有可而無否者骨鯁之風衰知進而不
止者廉耻之道微三賢之風百世之師嗟乎盧
千載之耿閣兮今新釣石借百年之堤姓兮千
今返壁招二鶴以重歸兮去來於孤山之側噫
嘻有新我祠之賢尹兮寧須和璞之重逢有十
三弦之可鼓兮當還虞氏之遺風玩吉祥之花
觀南屏之魚兮未多羨乎修菊之荒倘來者之
能必葺兮期分爾席之西東

沈御史生祠記

繇錢塘西行二百里烟靄林薄間叢百餘家是爲
昌化土壤荒落中産絶少乃縣有酒征毒民甚亟
釀方輕高下抑配舉不得免度時取直急於經賦
逃空追逋公私騷然慶元二年冬天子擢校書郎
沈公爲監察御史一登文石陛慷慨激昂爲民請
命藐茲赤子困於州縣跡壅上聞四聰既達風渙
雷行二年閏六月府牒至縣凡月爲錢二千二百
餘緡悉蠲無餘初民月輸府催五百緡聽自釀前
自於府於月輸外創增三千三百緡奪爲

縣務已乃課出無所剝民滋𢥞今悉蠲併爲舊惟
公家富川每趍臨安必道昌化悉民斯害久寘于
懷一旦明目張膽勇言不遲訖使三十年之害二
百萬之課一語去之凡民宿逋縣令劉君亦貸而
不取以稱公盛德且合邦人之願繪象校宫以祈
公壽謂是頗末某所親見盍記諸某嘗竊讀公之
奏章蠲湖北之盜賞去興國之淮衣均湖北之田
賦昌化酒征凡與爲四然則圖公之象自東極西
詎止昌化矧若四事繫人心厚邦本國有無窮之

休公亦有無窮之聞然則寫蹟揚芬可殿他部十
月既望植石學宫雪頽秀眉扶携來觀驩言不圖
獲見今日酒不復配吏不索錢酒價既平醉舞蹝
蹝散爲恩波雙溪之泉拜手爲冠摩挲翠珉雪霜
皓皓無侵公貌日月翩翩莫計公年願托頌詞長
言於無窮天子萬年兮公秉鈞金章紫綬兮照青
春丹青粉澤兮上麒麟

徽州謝守生祠記

休寧之士吳君紹成以歛之鄉貢進士許君森等

書來謂吾邦使君有善政有美功凡我六邑之人父兄子弟兒童走卒皆欲彖事之願得一言以信今而垂後發其書讀之則曰使君剖符而來閱歲已再而惠利流行績用章灼夫所謂善政者聽斷之敏不與焉獄訟之淸不與焉右庠序以崇儒化增兵庫以嚴武備折絹直以便民輸亦皆不與焉然則何以爲善政哉吾州山多田歷雨暘小愆農末皆病比年饑饉相仍烟青色悴使君精意感通每禱輒應是以連歲咸得中熟朝廷省賑賚之費

田里銷愁嘆之聲而又吾州山谷阻深惡獸所萃比年虎豹遁跡民莫逢旃非政之善者乎新安衢嚴接壤前歲盜發常山使君獻言于朝調精兵遏衝要賊竟不敢離穴至若吾州四境則悉發禁卒益以寨兵弓手激犒優腴士心鼓勇宵柝日鉦響震山谷賊巢雖近不敢輒望新安遂使提封晏然民不知盜非功之尤大者乎由是士頌於學工歌於市農詠於野而行旅贊於途皆曰賢使君之賜也茲特掇其大者耳餘則更僕不能悉數讀其書玩其辭核其事信矣不誣也是又安得以詞荒爲解哉抑又竊聞其先正相國之司江東常平也歲適大侵而視饑視溺之仁賑貸備至全活一百六十萬八千人施之一路者且若是其後相天子赫然爲一代良弼則其所以施於天下者又可知已宜其有子今又臨吾州哉紫陽巉巉練溪泚泚山高水淸百世典起

新城折納秋苗記

自先王宜民之政不傳而後之施于民者始強矣

民惟吏是命其奚敢差池然父母斯民者固當恭子體卹之毋以小不便而不加省也新城土不宜秫水不通舟民糴於旁郡而輸于府歲以爲病者不知幾百年乃御史劉公始以折價爲請上知其便也亟報曰可數百年之病一朝去之大川廣谷之間和氣充塞抃蹈布野初縣令趙君希蓋以議賑貸詣府因謁御史御史訪以民瘼趙君首以是告京尹王公柟奏宜唯讀命甫下即日檄縣歲所輸價如昌化於潛嗟乎利興害除固有時耶然時

不能以自爲亦人爲之耳不惟此也廣州東莞之米舊輸之縣比年以來涉溟渤而輸之州民亦苦之今奏也併復之新城之人欲象而祠爲御史不許然二邑之人所以心祈而辭祝者御史又惡得而禦之趙君以邑人之意而求爲之記記不可已也然言諫之澤將薄海均被史不勝書顧止二邑而已邪趙君爲縣再歲而亂勸耕桑崇學校徵而橋梁靡不經慮今復以民之所甚病者告于當路而去之而思其所以爲民者未已也邑人其拱以

俟御史名堂莆田人

開化張氏義役田記

義者天命之公人道之達由義黃堯舜氏以迄乎今莫之或改也後世講學寖微義利之說不明然後始相刃相劘迭負更勝於一世嗚呼此里所以貴乎有仁人而鄉所以貴乎多善士也三代衰役民之制紊泰極矣漢更之亦雜而不編自是益紊矣我宋剗五季之陋追三代之遺以催科責戶長以追胥責里正明白簡易法非不善也而官胥吏貪横征亡藝與夫豁屋強宗侵陵貧弱於是役訟日繁矣今張君震龍與葉君謙而下相與爲義役因其貲産之高下裒金市田儲粟西坡以募出力當公者凡十八戶其名氏悉題于石之陰自是戶不知役可爲永圖矣嗚呼張君之心仁乎哉仁與義具推而行之於其鄉放而推之於州又放而達於天下則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講信修睦比屋可封於是乎可期矣予歸自閩過其鄉目其事嘉其志故樂爲道之庶有

徽州平糴倉記

王者受天明命以撫方夏然不能以自治也乃列土建侯使之大小相維而衆治之凡以爲民而已顧人才不能齊也而汙者賊之暗者戕之昏者縱吏而害之彼知以愛民爲心者而又政術不足以及之故王澤所以常壅而民生所以日艱也歙爲州其山峭壁其水清激雨終朝則萬壑迸流晴甫旬則平疇已拆故乾與溢特易旁郡又其地十爲山七八田僅一二雖歲上熟所斂無幾一不登則

細民持錢請糴亡所往往懷金而道莩顧其之家曾不足於歲廪者然目擊田野爲之盡然傷之乃輟常產二百畝別儲其入率以夏秋之交損常直發之然所及數里間爾思所以廣之未能焉乃一日邦侯遺書大抵亦謂新安易水旱地陿而收薄雖常平有粟然請于朝告于部使者率坐阻絕賑邮不時今也裁冗費得羨緡市米五千石爲屋十三楹以廪之民告糴則唯照元直使市價莫增歲饑不害嗚呼仁哉且新安環萬山一溪如帶往常

得米于朝矣陸運既艱舟漕復阻吏姦米腐屈然亡補嗟乎有米而莫致之民亡米而侯之有備才固不同若是邪然人未始無才也顧用之奚若耳用之於公則及人用之於私則害政然才至矣而心復至焉則不徒爲愛民之名者矣得若人焉森布宇内萬物吐氣則太平豈乎亡期哉且歙之城一面負山三面臨流狃於地利城圮不治今侯也城則築之門則作之且復籍城爲堤植以楊柳芙蓉爲邦人行樂之地使深溪疊嶂之間粉堞雲齊

丹樓霞燭山川城郭一朝改觀夫有廪以飽其腹又有城以衛其居非才至而心亦至焉者安能周密若是哉然後益信夫春雉之馴秋螟之散昔人必歸之圭符銅墨者非誣也雖然智者作之明者述焉作者固所以開其後述者尤所以永其前豈是而有志於民者嚴其發斂使是米也常存焉其或才足以有爲者又從而益之使是米也有加焉則今侯之仁固將與天都之峰練溪之流同其深長矣然則邦人之有望於方來與今人之有望於

後人者其有終窮邪紀事者固將又得而書之侯宋氏名濟天台中書舍人之子學與政皆世其傳者也

富陽縣創建豐本倉記

古者下有常產上無橫征故雖旱乾水溢至于累歲而民不告病者積之平時也中古之民貧富不能皆齊也於是上之經理者益密使都鄙田野咸有委積以待荒瘠至于後世用度日繁力不能及民也則糴之豐年糶之歉歲命曰常平祖賦之外別取於民者以為民備命之曰義倉其意猶委積也柰之何兔符墨綬不能人龔黃家卓魯也陳新不易而腐敗之省察不時而吏蠹之甚者他用不

足潛易而空之於是民無所賴矣比歲守牧之賢者市粟築倉儲之別地蓋慮興時侵易如常平義倉也至縣則未聞有為之者力不足也孰知有為富春者獨表表於幾甸間乎豐其屋高其廪儲楮六千緡平則糴之貴則糶元直發之發而復糴並書于籍佐貳掌之而六十萬之儲則常在也其倉則以豐本名之非念深細微而慮周亡窮者其能若是邪令君張氏名脩故參知政事巖之猶子學與政咸有緒承故見於行事者若是且今之州縣

亦間有爲之者然察其所由不歛諸富民即罰諸東矣不取贏於夏賦即掠羨於秋租披民之心腴已之名雖不曰繁亦不謂無也今富春之儲廪也節抑於百度之間累積於三年之久一毫而上於民亡預焉賢矣哉傳曰田野縣鄙財之本也垣窌倉廪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此非縣所能也來者謹其出納時其斂散毋失其循環之本又能隨其方力

而增益之則已幸矣雖然本末源流之論雖不能也使吾能加之念而庶幾其萬一焉則又烏知其不能哉亦惟來者勉之

吉水縣創建居養院記

某之毋舅故外府丞黃公諱何爲縣爲州所至多遺愛歲方饑癘氣紛薄雖輿夫卒俾莫前公必徒行戶至使給粟藥物人被乃已平生全活殆千萬計蓋其天資然也今其女子問爲吉水丞一日書來告曰廬陵八邑其七皆有居養院吉水獨無之凡鰥寡孤獨者老者疾者率棲寄浮屠氏結草爲廬風日不蔽且浮屠氏亦厭苦之相與請于開閣非常平廪偶有羨材又有屋之籍于官者丞白之

令令黃君聞而樂之共白于常平使者乃度地于縣之南爲屋十楹日贍二十人而使者又歲給常平五十斛以備溢額之廩而無歸者別爲屋以居之名安樂院自是生有以養疾有以藥沒有以藏矣願有以記之嗚呼此其爲吾舅之子乎其漸源有自來矣雖然赤子匍匐入井悍夫知救之此固人心之天不可泯滅者不特三代聖人爲治之大經也顧予每見州縣間惠利之事不難於爲而難於久往往爲者代去來者不卹則一切影滅矣不

特居養一事而已也儻繼其自今屋則增籍之租則增入之自二十人而百人焉千人焉又由一縣而之州焉之天下焉則斯人也固將陶陶自遂養生送死而無憾於天地間有不待屋之而自安食之而自飽者亦皆由是而推之也來者其勉之

武寧橋記

嘉定十年夏四月大理評事知武寧縣趙君某遺書於某曰某捉事再期行且代去縣南之水行六百里匯于彭蠡以入于海舊有浮梁人跡所集千車萬夫日憧憧不止廢不治者今七十年邑人屢請于有司而力未能然不敢一日忘也銖節粒積日累月積乃量期度材規事授工凡爲梁舟五十二簡籍版八十四丈冶鐵爲纜二千尺有奇役始仲春徙休孟夏行者便負者安而不知其費若干工若干咸曰其析木夫江乎抑精衛塡海乎吾氓不知也雖然橋成易也然不保其不壞壞而脩脩而久久而又壞又脩吾置田八十八畮營屋十有一楹課其所入爲脩具所以望於後之人者無窮也子其爲我記之使來者有攷焉予方困於埃塩未暇也適同年倪君瑀見過曰吾將爲縣也子嘗治劇矣其何以贈我予曰得非代趙君乎倪曰然予曰趙君方以記橋見屬請因附一言可乎倪莞爾笑曰趙君明敏有守豪宗年易監司郡守皆賢

其政而予繼之懼弗能也予曰不然厥今吏道之難莫難於治邑然奉法而循理鉏強而鋤羸則治之之道也得其道斯易矣且予之才雋而敏子之志宏而平民之望子與夫監司郡守之待子與不異於趙君也異時以餘力而脩其橋俾勿壞皆子所優爲者趙君得其代矣寧止爲此邦喜邪予又竊聞之古之聖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道路之不通是亦可矣而智又生焉於是而又有橋故津梁道路皆古人爲政之經徒杠輿梁月有定令

今之爲政者唯急賦租簿書而以是爲不急先王之政荒矣而况於孟軻氏有志於援天下之溺其不以爲迂者乎雖然民宅生於今令亦宅生於守者寬則令可以及民急則欲措而無所措之不因寬而立不隨急而廢者幾何人哉吾故因是橋之建而竊有感焉亦惟君推是惠而大之將不止云獨可書而已也是年五月十日記

昌化吳安阡記

成周蜡氏掌凡骴禁置褐縣衣昭虔示信書其日月來者可識處曲丁寧不輕造命我宋膺圖天臨海鏡惠浹萌生恩覃翔泳寓內州縣有圃曰薩保合太和人全形性昭天漏泉布濩涵浸九卿趙公擢秀天枝皇皇玉節周覽八維利事便條與植無遺爬自吳門護曹王畿猶慮殣圃狹不足支又命州縣別阡異域以處民族以收遺骴劉君大成時令昌化牽援載馳載詹載畷古縣之南平川之堧

乃墾乃基乃垣乃康阡曰吳安名以地借佛宮道廬未藏之骴悉瘞其間毋復狼籍消聲遊魂昭沫光價耋稚扶携且觀且詫曰公仁哉及于枯朽初公漕淮行之淮甸劉君在滁爲仁義阡今命湖部曰淮實然惟公愛民無東西偏十年一日亦無後先三代辟王視民赤子保養生息各安所止王道盛長闕端演迤粤惟我公經綸方起克此以籌莫可量只殘成泰和措民安理皡皡陶陶養生送死民之望公奚暇而已爰法唐碑因韻以紀俾民伐

石拱手以俟

梅山浚河接山記

世謂東晉不競皆士大夫不如名檢致之然竊觀當時不急仕不附炎尾磔阿堵至竟以足士無賢愚仟百年於杯酒凡若是數者後世亦復有之乎額叔之爲人蓋庶幾乎晉人之風度者幅巾藜杖目視八荒脩然不類食煙火人歲晚卜梅山有淸湍奇石蒼松翠竹之勝一臺一室標以佳稱曰梅隱曰虛舟曰無慮春曰閑世界至其自號則曰塵

外人其胷次可知矣然亦有不可曉者平時讀狐首錦囊諸書率語人以富貴利達之事諄諄然作家則以詒子孫市田租以承蒸嘗至去年冬復捐萬錢於梅山之陽浚河一帶爲山九阜曰吾以此爲此方居民千萬年之利且曰坤土也乾金也坎水也土生金金生水生生化化循環不窮是雖合乎物理者然竟未能忘情斯世何邪額叔神氣淸明未老也予期旦莫乞身西還當招額叔於寂莫之鄉授額叔以出世之法俾若前數者氷融羽化毫髮不留然後相學浮空泛景以遊乎無倪使額叔樂之不厭視人世如塵觀故迹如蛻而又何有於義黃源大夢之境哉額叔姓丘氏名士龍家世建溪然予區區書其名氏州里亦蛻矣

富昨寺記

海寧之南里名太清溪山虛曠川源衍沃其民秀醇其姓皆平陽氏有名漸字進之者急義樂予里中號長者其奉慈氏教累篤古招提有名齊祈名富昨者皆進之立焉初富昨爲寺甚古燬於胤冠紹興七年卑進之率里人禱於遺趾而不旋踵歲以稔告於是進之飾宮造像命沙門以奉之今駸駸百禩矣而有祈輒應歲不知水旱遂爲此方垂福之地故進之之孫與曾森森秀發詩書之澤禮義之風靄然於平川廣谷之間其曾孫曰三鎮者獻名天府曰瑀者待補太學弟子員曰大信者登癸未進士科曰雄飛者亦將以武功入仕餘皆頡茂方與未涯非進之一念之造耶然寺介山間旋與不時炊煙頻冷主席屢曠屋且老將弗支進之之孫曰敬倡而新之其曾孫瑀施十畝其孫如松施五畝彼聆儀聽倡洋洋動心者又將不一而足則寺之浸盛亡疑也然則瑀之是舉也豈惟續佛燈實能孚祖意此寺無窮則進之之此意亦與之

爲亡窮也然則瑀也豈不賢哉質之舊牘進之之再造也有碩弗艮訴之州者州下之縣縣證以紹聖石刻乃信其爲古而又備坐崇寧之法寺院之無額者爲民存之以便祈禱至紹興三十年又有妄詞者時右丞相洪公遵實守新安爲故府將妄詞者撻而屏之自是外障悉降僧徒乃安紹興間寺方成進之以客多院僧炤煜主之煜既老進之之子名子才字文德又度德惠繼之是後去來不常也至慶元乙卯進之之諸孫始以力與正乙主之正一化智嵩又繼之今瑀與如松又將度程普潤以後之則正一之派將永有傳矣嗚呼百年之間胤孫四世一意所傳綿綿弗墜嘗觀世變之推遷驗人事之興廢而後益嘆瑀之善述也雖然豈惟四世哉將進之之家若聞若來與其雲仍此意承承千載一日則如來氏所謂因緣果報使其子孫繁衍昌碩者又烏有終窮耶余非佞佛者即事而紀之不敢沒其實焉耳其視世之人毋囊錢困穀之資以并吞愚弱憑凌里閈者則進之與其曾孫

璠豈不尤爲可書邪

齊祈寺釋迦大殿記

頃予記富祚寺嘗併及齊祈矣然未詳也蓋齊祈作於唐武宗會昌之時閱九十餘年後晉天福間程玗復新之宣和火於方寇紹興間汪進之再築焉然址于平地形勢弗稱有老禪淨曇者徙而置之夾山之半雖山實平林壑幽勝甚宜其爲瞿曇家也若門若堂以及輪藏皆曇傾橐然大雄殿則未也於是里有孫居士諱蘊字茂達者倡而具之

費以巨萬獨任十之二三焉惟五天竺諸佛所聚爲衆說法初無定所山林江河人天鬼國七寶池中大千剎土凡屬法界非法界三十二恒河沙界無所不說何必殿邪曰不然入度千年垂教萬刼不假莊嚴妙勝安能感發羣心所以香滿六天殿開千柱波羅奈國猶施萬寶之筵化化天宮尚啓千蓮之座乃知寶殿尤重法門所以老曇欲爲居士證明殊果垂諸方來而居士慨辭不矜巳力今其孫祖印遠紹曇心作爲集善之堂臚列布金之

士居士冢子曰持聞之欣喜旣施緡以迄其役復殖產以奉其祠父所欲爲子則不可不爲君子謂是舉也其善述志也夫抑能顯親也夫雖然金仙氏之說予所不知然或知所向焉則其人之不可爲惡也審矣居士疏明博雅推重儒紳於浮屠書亦復旁暢唯能了十二因故能滿四十八願顧此大雄師丈六黃金色巍巍忉利宮神光照夾山具此三禪絕風水火此方士庶承作福田持以書來謁記於予予之從姑寔歸居士持予中表也而持

之弟中立又予同舉進士也其得而辭乎然持欲記堂予則記殿焉堂生於殿者也記殿則堂見矣初相殿之役也凡七人皆賢而樂施者程雱孫顯孫文瑞孫作孚孫士清洪儔吳文思而曇亦居其一焉寺之比隣有汪澤民者賢士也三子皆亡子憫其乏嗣也市田入寺以祠之又慮久而奉之不虔也故附書于此使後世併有攷焉

重建方興寺記

有唐正觀十三載寺寔始建于孫祈龍紀紀元永蕩之咸通十四遷今地施其地者程從約經界紹興官牘具焉至淳熙歲丁酉融風扇火夜生光有一長者作鐘樓歸然獨在餘埃滅自是偏叩布金人若門若殿若千佛工繪相仍三十年始復莊嚴還舊觀住山永慶老比丘領衆作禮來請記我聞萬法本來空世間無物非虛假而況樓臺諸殿閣以及黃金兼紺碧是故如來一彈指以大圓覺為

伽藍汝今要見黃金屋在汝一念起滅間善財當日出胎時七寶樓臺誰所造顧我又聞金剛劍斷除障法無量極或為劫水或劫火種種變相壞津梁而我一切等觀之化魔入法成大道汝今須認白蓮花猛火燄中元自在向來劫水與劫火自然化作清涼池卓哉此寺建千年現在方來三千衆人人各脩菩提坊此屋萬劫永不壞此屋既不壞更念彼衆生顛倒是非場出沒煩惱海一切貪求心一切屠殺心現業上薰天華屋如露坐念昔天帝釋一鏡照四洲月轉寅午戌當照南贍部衆生業深故了不知怖畏願燃大智燭破彼昏墻衢更調甘露漿消彼熱惱病令彼得安居此屋徧大千我亦懺悔者師歸刊之石

歙縣黃坑院記

我聞西方有智人甚仁且剛拓拔自立欲該六合內外皆一信善其說茫洋濶大而卒不可泯絕者吾儒之道實行乎其中也若夫累元重郎藻梲畫楹元背堤塘千步十鍾百步兩魚大約江左又不若淛河之盛郡之南五十里曰黃坑環黃坑十里僅一剎唐太和建也皇朝大觀間僧特盛屋不足容析三小院居之迨臘寇咸燬焉今獨黃坑存耳紹興戊寅以次經理至淳熙乙未乃得智恩士之

始有說法之堂然猶未備也智恩叙法文學之衆才幹通敏若三門若方丈若鍾臺若大士閣若華光祠暨夫香積之林食息之舍伽藍祖師之奉靡一不備南溪如帶北巘若屏嵐霧紆環巳名占勝而又樓觀突兀金碧輝映周旁鮮儷焉予樂其地之曠幽且嘉文之起仆也爲之紀厥由來且市田施之他日乞身而還岸巾橫策歲一遊焉如來以遂衆生願欲爲法者使予亟還歸田亦豈無法哉自今當朝夕以俟

饒州明教禪寺重建應眞閣記

予與阿羅漢若有大因緣念昔巳未歲嘗夢入松林深處有精廬金碧交輝與五百阿羅漢環坐各自如或耳挂金鐶或手持玉印或容開萬萼或眉散雪毫或猛服猙龍或安乘馴象或金刀裁剪或槃曰摩掌或天女獻花或龍王貢瑞千態復萬貌種種德難量其中虛一席意若俟予來慇懃敘間闊挹予使即席予既即席已相顧若慰喜久之夢乃覺迨記絕了了所以辛酉歲方與像羅漢予乃

爲莊嚴持軸山尊者巳而題其扁具言前夢因令有慧滄禪書來自明教謂我住道場一切皆作新再瞻應眞閣隤敗六巳又因發勇猛心今幸得員滿上可摩星漢中住五百尊碑硯如喬嶽彈壓此山川亦如紫雲閣崔嵬瑣聖居願得公提筆此閣永不壞予以因緣故亟諾不復辭往聞能仁師親授正法眼故住水晶宮亦住煙蘿樹應供閻浮提亦復住此閣又如布金園無在無不在稽首山

中人勿作此閣觀如在石窟山親見寄多羅如在
旃檀林親見摩犀那復念阿羅漢曾受佛屬付常
今在世間如醍醐甘露我今與羅漢本不隔微塵
一念若到時五百人增一師傳佛照衣醒處不待
曉安知他羅後最後無度者今我請與師及與番
陽人及與天地衆精進無退轉四大海水融但均
一濕性山林及江河月光常克足此心如此閣無
壞亦無新他將至番陽更當問閣訊

淨慈山重建報恩光孝禪寺記

西方有興域宮殿皆天化鷲嶺布金園則以人力
故惟以人力故則有易興艱然而願力堅雖艱亦
能就崔嵬淨慈山東南推甲乙鉏荒不計年吳越
號惠日道潛與延壽相仍坐猊席皇皇太宗更號
壽寧紹興有制追嚴佑陵哉易今名厄度中更佛
智道容再堂應真晏齊法進寶殿經營　孝皇御
扁賜金題成既成臨幸震動山林嘉泰之四災于
鬱攸退谷義雲載吼龍蚪傑閣層空天晝雲浮河

沙眞諦輒賜龍樓唯是羅漢之林大雄之殿費大
莫與吳霜幾換嘉定庚午起禪老嶽一顧慨然就
振祖風爾議擇材爾謙程工規畫堅定一朝屹立
都人駭嘆謂由神力無礙廣偷尤奉尊者五百鉅
人瞻睨廣厦功縮方延合而未全乃以小嫌引去
翩然自爾八年住牒四傳丹漆金碧迄未之具辛
巳有命以嶽再至至不期年始克竣事於是濕紅
映地飛翠侵霄檐轉鸞翎堦排鴈齒星垂珠網寶
殿洞於琉璃日耀璇題金撩聳乎珉琯良由千秋

紀節召入闕庭賜號賜衣殊渥亡倫椒殿蓮嚴天
資亦均風動八表歡喜見聞施以金繒川委雲蒸
佛行有橐亦復自領嗟此突兀其工匪易凡二十
年始終乃備聽言佛行傳佛照衣有行有法聲頌
一時昔去今來了無滯礙以未了故故復重來今
既了故所說未了一日杖錫求我說之顧惟天賦
寂蔑與隨淸幽往來錢塘諸山渺然不記歲月凡
劉道眞之所記顧野王之所書鴻漸之所經坤元
之所志莫不拔宿嵐而挹爽玩夕照以含和或偕

釋子道人俱度風篁之嶺或與高人勝士同登月
桂之峰或志歸而屢宿石橋或乘興而獨歌冷澗
或過葛翁於北塢或逢仙許於南泉或度遼式之
雷題或聽智僧之長笑或近見法眞之張寶帳或
遙脅釋過之上靈峯蓋因前世曾遊所娛今生失
脚已而又循赤嶺過慈雲乃見寶蓋法幢威儀隊
仗雲行雨施再生彌勒之峯勢就形全雙駢石龍
之首更分餘脉枝過穿珠一結雷峯竹籠寶塔聳
熏爐於前應護一氣以中涵三阜横陳雙龍後伏

勿輕加於營築廉承賜於靈奇雖然六一居士更
有偈言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淸光餘杭幾萬家日
夕焚淸香煙飛四面起雲霧雜芬芳其俗事宮室
佛屋儼侯王五采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垂百寶
蓋宴坐以方床南方精飲食玉粒甘露漿晨興未
飯僧日旻不敢嘗惟今淨慈林巒之宮室之盛
擧心之歸睎此偈言了無一異但未知雲堂千衆
坐臥食息何所解入三世諸佛數千羅漢受此供
養果報云何若能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

證無生忍造不二門則食息自如坐臥何歉至若
諸佛以及羅漢能堅初誓化度衆生消一切聲刹
斷一切疾苦滿一切願欲昆虫水旱永絕災異山
河大地悉得安寧則持荅國王大臣是名果報雖
然如上莊嚴如上功役猶爲有底譬未是離世法
須於光明藏中化出白銀地現七寶樓閣如光明
如來方爲寶相咄一彈指頃徧滿十方如山巍巍
永劫不壞以此功德是爲淨慈鄰峯與起辯才今
日同開知見譯師俗姓徐氏名妙崧賜號佛行禪

師云。

臨安府五丈觀音勝相寺記

予比年焚綺研不復作美語今壽來千里門之不去者逾月勉即其錄而書之其錄云寺負錢塘龍山唐開成四年建曰隆[illegible]佛寺後有西竺僧曰智炎一楮袍人呼紙衣道者走海南諸國至日本適吳忠懿王用五金鑄千萬塔以五百遺使者頒日本使者還智炎附船歸風鳴海洶舟且傾智誦如意輪呪俄見如意珠王相十首八臂度高十丈風息遂濟智謀揭高梁可容十丈勝相以答佛施時千佛寺乃僧光圭之有閣高八丈光請於忠懿以閣為殿立五丈之像者三合為十丈皇朝治平中改賜今額建炎間厄於腥冠唯勝相一閣屹然雲際不隨刼火紹興初光之孫曰清中興之清有子琦琦珍之子性奕世經理乃克大備乾道間光堯皇帝聖子神孫三殿臨幸勝賚甚渥由是聲益振今師壽者性之法子也清峻自厲壯耄一日架鍾樓廊宿仆盡起金碧輝煌增光曦昔至崇

東朝出內帑賜之風運迴遐含予日至且有施田以惠亡窮者嗟乎現十丈無影之形而奪海航之人於魚龍之腹要為奇事至於動三殿之臨幸感東朝之恩錫尤豈偶然哉自是此山當為錢塘勝境福被民生當與長江為量數矣備來之功等乎開山然則壽也實屹立乎三百九十四載之下來者勉諸

靜江府英烈廟碑

有國所重唯民暨神民之司命惟神與吏乾溢札瘥率爲民戚吏政弗良乃祠乃祝吏不惟神攻恩良哉政不自良單厥心哉古邑貝山公實生焉曰于曰何公氏名之少游鄉校咸望已偉有猷肯畔公鮮僇之邦人德公歲時奉之縣唐抵今十年弗息廟貌弗顯曷慰衆心民李太初有詞于縣令令史渭亟白使者轉而上聞錫名英烈千歲靈休一旦暴白邦人驩迎用榮上賜洪惟 國家明德郎

祀凡以民請必表異之豈徒表之還以福民子守瘠藩併命剪盜悉力憊甚願得少休上恩可之行矣建陽介來乞銘俾刻廟庭銘曰

公生有英姿體義爲干穆嚋昔猺賊負固嵘之如磔鼠比日鼠跳晝公神在帝所霆擊風其巢笑談淸廣寓桂蘂烈兮荔子黄東甌閩兮西衡湘功成斂威兮歸故鄉流惠我民兮湘江長

洺水集卷七終

程洺水先生文集目錄

序 卷八

胡曾川中庸大學序
四明高氏春秋解後序
定遠寨戰守紀實序
李文昌箋表集序
金陵校官錄序
新安續志序
吳安撫竹洲集序

汪叔耕方壺集序
柴史君德政詩集序
鄱陽董仲光詩集序
吳基仲詩集序
曹少監詩序
新集玉堂詩序
送王狀元歸天台序
送章景韓序
送李童子序

送吳進士序

相者張仲思覓序

題跋卷九

跋故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謚忠愍程公誌銘後

跋林府君誌銘

跋東坡莊引

跋趙承宣拱督府檄

跋楊文公真墨

跋山谷兄弟山礬梅花圖

跋王彝公北使日宣詞藁

跋孟東野集

跋梁衡山德政碑

跋僧知雲草書南嶽草菴歌

書歐陽脩撰誥後

書李統制大父武義公死節事後

書俞侍郎錦野亭詩後

書桃源居士汪公詩集後

書故友趙君善淏詞場投卷後

書李林甫傳後

書竇春斷案集後

書建安葉洪封事後

書岳王家所藏高宗御札錄後

書和靖尹先生焞奏疏後

書本草圖經後

書東陽呂進士友志攻媿齋記後

書朱文公與沙隨先生書後

書犂春謝耕道所藏朱晦菴夜嘆長篇後

書陳忠肅公尊堯書後

書金華義役冊後

書崔尚書尺牘後

書唐人絕句編後

書張子西銘解義後

書山谷帖後三

書四家禮範後

書皇朝文鑑後

書王國瑞科院所刊遺教經
書大呂申公試卷後
墓誌 卷十
董知縣墓誌銘
黃君茂齡墓誌銘
許郎中墓誌銘
呂君尹之墓誌銘
黃運幹墓誌銘
吳靜翁墓誌銘

程用之墓誌銘
姚饒州墓誌銘
王宗卿母夫人袁氏墓誌銘
靜勝居士承務郎致仕詹君墓誌銘
黃通判墓誌銘
殿撰程農卿墓誌銘
承務郎致仕韓公墓誌銘
陳府君并夫人何氏墓誌銘
吳范二姊墓誌銘

行狀 卷十一
母舅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黃公行狀
朱惠州行狀
祭文 哀辭 卷十二
祭景獻太子
祭袁侍郎
祭朱用之
祭程樞密
祭葉水心

祭表弟黃運屬
祭姊夫范器之
祭汪給事
祭王秘閣
祭俞侍郎
祭王衡州
祭汪大卿
祭李端明
代祭黃尚書

代祭嗣秀王
代祭潘夫人
代路祭二
祭叔父
夫人哀辭
弟六二奉議哀辭
若水哀辭
若曾哀辭
曹監酒哀詞
天台二張居士哀辭
王少卿哀辭
汪子心哀辭

程洺水先生集卷八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遡行重刊

序

胡磬川中庸大學序

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聖人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陽之中而及於春秋之分至要皆非口耳之學也子思子之言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爲論道者言之也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又爲行道者言之也夫論道而過之則爲荒不及則爲陋非中也行道而過之則爲矯不及則爲汙亦非中也唯言之而順則道自明履之而安則道自行後世以來其在天下國家則謀議日多而事功不立其在學士大夫則講學日盛而踐履缺然識者固憂之胡君之爲桐廬也民安其仁士服其教見之政事而反之躬行無一而非中非世之徒事空言者其徒徐君旣取其書刊之且惓惓然以序爲請至

于再三不置焉郎是以占其心之所存則於其行
也必力是又嘗秉筆以俟

四明高氏春秋解後序

王者以道治天下則春秋之道隱不以道治天下而惡其書之著則王臨川是也先儒謂聖人謹四時之春正天地之經也謹一王之書振君臣之綱也謹日月之書順方物之宜也謹人名之書辯君子小人之道也謹中國外戎之書正華戎之分也謹父子兄弟夫婦之書序人道之正也禮樂征伐

之權朝覲會同之節凡大經大法粲然靡所不備用之則王舍之則亡雜之則霸方周之衰王道寖微聖人憂之此書所為作也若曰道雖不行於一時書則可垂于萬世有王者與猶可稽之以為驗操之以為决故曰王道之權衡也先儒嘗病丘明昧於經意汨亂綱常。若天王於卿士而言貳與叛上公下臨侯國而言拜成王室討諸侯而言背盟君臣三綱之首也而悖謬者是則改而正之寧無望於後人乎公之學盖欲泝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於頹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内戎狄強暴憑陵中國平王不可望矣故托始於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則齊晉又衰政出大夫吳楚橫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於天下盖臨川欲滅其書是猶畏春秋之存也金陵之奉則斯書存亡皆以為不足計矣王黜

聖經寔基戎禍秦害忠良益稔戎驕流毒千古吾不知何時而已邪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心為之掩卷三嘆然猶幸其書之存也庶幾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定遠寨戰守紀實序

昔之善兵者謂戰易而守難名言也蓋戰者惟角一日之長守者必脩旬月之備守之爲難固也然上下一心兵力雄彊城池高深儲峙克斥則旬月之備又何難耶今王侯之事則固有甚難者連率以爲不可守則上下之心不一矣城甫築而未甓則藩籬不足恃矣虜衆號一十萬而萃於一邑之下則兵力不敵矣矧間歲是邦嘗經蹂躙則人心蓋不自固矣至若六千之糧餉道不繼則又未暇

論也然則言守於斯時顧不甚難耶而二酋以方張之勢再薄乳闉卒能使之喪氣褫魄扶傷曳憊而歸者何哉今觀其當日規模誠有足書者蓋將每患其怯也今也分地而守則將先登城出關而戰則將首躍騎慷慨白衆以死自誓一將敢先萬旅爭奮非勇乎將亦惡其刻也今也時其寒燠恤其疾苦恩既浹於營屯野外入保排議畢納愛復孚於田里非仁乎將尤病其獨也今也有謀則僉每斷則獨分事授任各當其才非智乎合是三者而又以忠爲主則何守不固何戰不克哉古之人有行之者方叔召虎而後不知其幾人不幸而不濟則亦不失爲張許輩然則當日之功豈偶然而集哉夫使爲之將者耎怯而自沮則何以倡三軍掊刻而不仁則何以一衆志狹隘而自用則何以合羣才三者既乖則又何足以言忠哉且兵法云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二酋犯邊而首攻一邑非虜之深謀乎今也一城不下百城堅守瑕者猶堅虜謀始奪由是所至失利卒以狼狽則是

以一城之金湯而爲兩淮之砥柱所繫豈不甚大哉雖然未有能守而不能戰者也人謂虜無他長唯有進無退者能吞之使世之將兵者皆能以是而自厲焉則漠北無餘奴矣顧其所以詳著于篇者非爲當日耀爲來者之法耳覽者當自得之

李文昌表箋集序

文以氣爲主學克之辭緣之至梁昭明以體爲的而後其論大備蓋眞宰散淋漓淸濟之氣人得之則能吐英奇陶物象而爲文然則有體也不以體爲夫人可能也體以爲的則駕車不得後騁能不敢先矣怡軒先生生亡他耆獨與書爲神交根本六經貫穿百氏牛醫馬經亡所不窺發而爲文則汪洋浸漬聯綿縹緲若太虛霏霏而不結明河滄滄而流光乃若見之章奏則又明白整嚴純正褒

嫺與他文輒不類蓋章奏之體當然也公自言少日過庭聞其先正少師之言謂表疏輸誠君父務在平正無爲艱深噫淵源所漸深長哉其季合淝帥大東雅好其文萃撫弗遺迺以公歷官歲月次其表疏槩以荅詔鋟梓百篇以昭伯氏逢辰之盛以示後學告君之體然公之伯仲與季俱以文鳴諸儒號爲文章家與時當偕傳不朽者俾淺學牽聯其間何邪避不獲命則引而列之右簡使學者有攷焉

金陵校官錄序

學舊在冶城景祐中徙今所大凡山川淸淑之氣惟水所鍾今淸溪般薄其左而秦淮源不啻二百里茫洋瀁漭帶横其前與淸溪相照映瀉而爲回淵放而爲犇濤感而爲奇文涵而爲太虛而學峙其中故建立以來矜佩日盛每三歲一大比則舉鄉書選春官多繇弟子員而比年特盛惟其盛也故舍講說課試之外師生之相見也日常少某不學謬當講席日因檄文至宛陵有兩生候道旁眂

其剌曰學生抱其人則不識徐叩之則言游泮且朞矣因念朝夕與居至于三年亦非偶然者顧瀕然若是豈人情哉且甚愧不能朝夕見相觀而善重愧不能強識一至于此乃歸而爲巨編屬學錄韋君悉記其名氏然去來無常惟其所値當以代去之日爲斷他時征涂官轍邂逅相遇咸得以有攷并序其所昉而列之右簡幾來者知所昉焉雖然在邪在家必聞者不關諸富貴利達而在吾名敎中人能務自植立卓然有以表見一世則瑨中

摸索之語固爲陋甚然果若是則亦何藉此編以備遺忘邪是說也不惟規諸友也抑以自警焉嗚呼倚席三載無所發明乃強聒於代去之日得無重愧乎在甚固以爲愧也抑諸友則無以爲強聒也幸甚

新安續志序

方有志古也志而不續則中曠矣城築之脩徙戶口之登耗租賦之增損人物之盛衰吏治之得失世變亡窮則方志亦當與之爲亡窮也今新安之不續周一甲子矣不識六十年之間凡所當紀載者將安所托乎後來者抑將安所考乎吏治以爲不急儒者以爲當務蓋吏治苟目前儒者之慮常遠也今史君四明劉公炳行當代去郡綱畢舉而尤於是眷眷焉乃得郡博士李君理掾莊君與鄉之秀士考訂而論誤之於是郡無餘事矣昔之仕外而入覲者山川戶口條奏靡遺古諸侯述職之意也然則公之進對華林也近在朝夕其於是書必將有取焉

吳安撫竹洲集序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木之織殖地之華也天秩天敘之彝皇墳帝典之經人之華也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天何意於華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爲於容色地何意於華哉赤圖馬負於靈河綠字龜呈於溫洛聖人亦何心於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闢聖賢出而道鳴器巨者其聲應量淺者其詞薄才儁而言卓德厚而言醇氣餒而言

畢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實貫斷斷不誣其可揠而長之哉竹洲抱負不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乎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耶蓋公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又與其兄俯受徒隸華旁午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育大醇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得南軒鍼砭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其有攷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民生日用之則亹亹卷卷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厚而施狹曾不得盡見於世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奇偉孝皇一見奇之畀以海陵之符而言者驚異卒噴其

行嗚呼吳江賦鷁鷁落筆超羣英鸞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某生也晚覗公蓋前輩而公之子坰將梓公之集欲某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公之孫鎰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之

汪叔耕方壺集序

太史公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而列傳首孤竹者之子乃復續之以力拔山之項羽何哉比其敘屈原賈誼亦復抑揚詞旨且自言發詩書之隱約葛稚川謂述往者以思來者又謂其爲一代之偉才不其然乎叔耕蘊霞腹王滴之奇思出天表蓄而不試憂深思遠未易遽班之賀白也嶧山積石三十二里孤桐琴瑟而鄒魯䟎接古稱多儒休寧斷崖飛石之秀江南鮮比君始一奇乎僕頃爲史官

不能取君傳之逸民今一念之歉然未已然猶有期於來者姑以此編質之方壺倚菊寒泉振我淸風子心往矣子壽何辭

柴史君德政詩集序

昔之善守邊者周之南仲漢之周亞夫晉之羊祜至唐則稱李勣本朝則稱李漢超輩然攷其所以爲善者不過安百姓恤士卒與夫忘己用人而已矣夫所謂安百姓者均其徭役而無倖優偏困之人寬其賦斂而無苛取叠征之害量其軍事所須而無旁緣誅求之苦夫如是則百姓安矣百姓安則何守不固邪所謂恤士卒者察其艱乏矜其疾病明其賞罰懲刻削之蔽戒喜怒之私則士卒感

矣士卒感則何戰不勝邪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目眎茫茫心緯八荒合謀并智無敵四方此百萬人之將也古之所謂守邊之善者不越是三者而已矣予從弟日章爲尉宿松猶子若疇爲理羣舒各以書致巨編曰此安慶史君德政詩也凡合其鄉之大夫趙君路分陳君通守而下凡十六人之詞來言曰願有以序之予適困多事未遑也閱半歲又請焉予嘉史君之有善政又嘉其鄉之大夫之有公言也夜半秉燭取其編閱之靄然煙雲鏘然

宮商其聲洋洋克滿淮壖大抵皆前之三説信乎其可詩也其餘增浚城池創造樓櫓招勇士利器械嚴敎閲脩學校靡一不舉且能紓之人不特歌之頌之而已士家於學而祀之民廟於遂而祠之夫古之人植大勛於天下者無他焉惟曰得人心而已矣果若是則詎止保一城守四境而已哉雖以之長驅中原克復神京可也旣以爲邦人賀復爲史君勉

鄱陽董仲光詩集序

詩與樂皆所以宣天地之和者也是故以美頌爲貴次則風刺焉次則譏切焉又次則怨怒焉降是則風雲顯晦草木英瘁而已耳亡補也與爲亡補也寧怨怒焉寧譏切焉然方之風刺則劣矣若夫治世之音旣安且樂使天下之口皆鳴天地之和則非詩人所能也必有任其事者焉余與董仲光聲容未接乃不遠數百里而以序引爲屬夫豈徒然哉吾觀仲光之詩皆有感也仲光之感其比興

於州縣之間者乎然春雖未馴秋螟未散未易責之萑符墨綬者方聖主臨御輔以賢臣使紀綱清明百度惟正量入用財以天討罪然後妙簡守令奉宣寛大將見仲光之含霜嚼鐵幽夏雅切之詞悉化爲咸韶矣惜乎無以仲光言之朝者吾是以悲仲光之心也雖然寧與仲光事哉陶鎔木石開勛業銓擇風光靜事權醉鄉天廣大風光三千篇仲光胡自苦於彼而不樂此耶殆必有爲也仲光鄱陽人名炥仲光字也

吳基仲詩集序

洙泗論學文之序在於入孝出悌愛衆親仁之後然則非本不立非文則無以行之耳文非所先也詩自既删之餘世之鳴其和寫其態陶冶一性而藻繪萬象森然於丹漆鉛黄間者胡可勝計卒如春啼秋蜩時過則歇無復遺響於人間者非詩不工也其大者不立也新安吳君巨字基仲篤學嗜文辭然天資孝友誠確温恭樂天知命恬於勢利退然中古人一日以詩一編示某君於某有連爲

文人行也某誦之過作而曰君之棲幽寂而磬雷霆生今代而名後世不在乎區區章句間也而君固有大於詩者世之作詩如君者多矣往往無以傳其詩焉詩能獨行乎哉君其益務克達使之宏廣如山之高如水之深如日月之升君之進於行未已也然君之詩平淡質實亦皆踐履體察之所形見者讀者可以想見其人焉紹興間有聲大學號江左二吳者君之先大夫諱俯與其季父諱倆者也其先大夫文行冠冕士林源漸流衍君復大之古之所謂世家者遠矣哉

曹少監詩序

詩難言也自洙泗聖人既删之後惟唐杜工部寔擅其全垂今千年炳炳一日凡當時號爲雋逸清新奇古平澹專美一家者至是皆聲銷芳歇矣蓋少陵少年獻賦固自不凡加以往來梓潼山谷凡十餘年涉患深行道熟則其所養可知矣人謂詩人窮而後工工何足言哉人而至於窮則於道益深耳如少監高卧一生孰量淺深故發而爲詩非

徒章句之謂也學詩者當於斯觀焉然由漢魏而來先王之澤熄而詩亦亡於是六義之名始歸詩人矣人自名家家自世業故公之後姪孫某今之曾孫某皆能接公之緒有詩聲士林者其漸源遠矣

新集玉堂詩序

某一日坐直廬偶思曝背譚金鑾之句因念禁林多勝事與其異時對客談於茆簷負日之時曷若披遺訪佚而紀之於緗帙之詳邪適院吏有錄至比年名公題詩者留有感焉是非玉堂缺典乎乃益加采裒駸駸盈軸遂第歲月書而石之以永其傳且留餘石以俟後之作者如同僚陳正父則又父作於前子和於後尤爲比年衣冠盛事也

送王狀元歸天台序

天台王君寶慶丙戌進士第一人僉書威武節度判官公事其年十月十七日來訪謂期集已事今將束書而歸念無以寓其惓惓也於是爲之言曰方歲孟春天下之士雲集京師求試於春官者不啻萬人而君以宏才正學裒然爲舉首今歸也天台之山川草木咸添秀色而里中父兄子弟連車接袂相與迎且賀於里門之外且家誡其子若弟曰讀書應舉不當若是邪嘻亦榮矣然嘗攷建隆

迄今凡百一牓舉首百一人其爲台輔者六人執政十二人自餘登法從者殆不勝筭先正有言士之廁是選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哉斯言萬世不易之論也僕故取而書之以當贈言

送章景韓序

景韓與其子及其鄉之英將並試于儀曹邑大夫東海劉公設河南縣尹之燕俊其盛而送之酒三行某酌而祝曰景韓賢者也招英儁鉛之門身親之子弟從之鄉之願學者悉歸之今遂與其子與其鄉之英若董與盛皆嘗學于其門者聯貢于上京噫景韓賢者也又酌而祝曰 聖朝重科目大宗伯以進士姓名來上則練日選辰 皇帝夙興御集英殿新進士臚麗正門魚貫而晉肅班廷下

親承天問其如董仲舒劉蕡正學以言無如公孫子曲學以欺世乎又酌而祝曰唐昌縣唐武德以來未有以進士起家者今景韓與二子與其鄉之二英耕破天荒之後則家傳詩書人拾科級一枝仙桂香滿唐昌則人顧不推所自來者乎則又酌而祝曰明年之夏景韓與其子與其鄉之英青衫快馬聯騎而歸某與劉公與其邦之父兄子弟相迎於縣郊之東否則是時某且代去亦當會景韓於脩門釃酒擊鮮爲景韓喜以道今日之事去夫

醻程闕酒行可以起

送李童子序

予比歲每見童子大抵神氣儇悅膚血不充往往後日成就欽如也今李神童則不然目瑩而神全體充而氣實固已具于雲霄日之姿矣養而成之則父兄責也今既被命榮還矣其務深居簡出時其食飲起居使之薰育天和者數年然後教以六經大旨輔以百家雄辭又涵浸醲郁者數年然後作爲文章以與秀儁角逐於禮幃吾知前無留敵

而後之植立尤未易涯也老夙挾雛以歸徵序於予予不爲高論也於是因爲以送之嘉禾戢戢蜂方乳請君移植自瑤圃沃以詩書詞翰雨培以陰功屋德土寸夙五雨謌堯天家家高廪若雲還如云未長揠其穎願君毋若宋人然

送吳進士序

揚子雲有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故天文地理曆象術數風雲占候醫藥卜筮古之儒者未嘗不兼通之先漢去古未遠子雲之言蓋記古之儒者之事也司馬子長始裂爲九使之各爲家爲流而後道術裂矣然論司馬季主與夫醫者越人之事猶有深意未始不並行而不相悖後世作史者不以郭景純傳之技術其源流固有所自也由唐以來開裂尤甚殆不可合矣而韓昌

黎之說則以謂爲君子者必於是而兼通之否則不足爲君子焉然則孰非士之所事邪里中吳君炎一日來見儼然衣冠鏘然容止琅然論議則固儒生也又一日以長牋爲貺展而視之則出入卦例布列形勢點龍發穴覘風察水則又有陰陽家老師宿學之所不及者其謂世之儒者不能兼而合之乎予欲招而館之使之解經紀史抽發文思爲童幼師暇時休日則與之登高涉流步龍窮而窺鳳究顧不一舉而兩獲哉卬之吳君則今歲已有他諾無及矣姑志吾之所欲者以俟他日焉未晚也

相者張仲思吾序

孔明公瑾祖豫州謝幼度諸人固未嘗死但浮沉梁益荆吳耳如君聰明不患不識但患足未徧耳盍行乎儻得之悉與俱來

沼水集卷八終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迺行重訂

題跋

跋故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謚忠愍程公誌銘後

人主以禮義待士大夫以忠孝厲風俗故天下有變而人心不搖士臨死生而大節不屈夫苟諛佞貪濁之夫尊顯得志而正直公方之士排抑不伸風俗一成百年不變求其如公者不可得也雖然

崇其號者美名也錄其孤者寔德也名與實稱然後可以示勸厲所捐者細而所關者大上之人其加之意焉

跋林府君誌銘

三代衰士習變講說浸盛踐行日薄聖人有憂之故平居語其學徒不曰行有餘力則曰恥躬之不逮不曰有能一日用其力則曰躬行未之有得所以警策萬世者詳矣盡矣而後之學者窮年白首焦唇敝舌祖述虛無轉相傳授曰吾將以窮性命之理中下之士樂其說之易也遂相與躍然和之曾不思理義之學洙泗抽其機孟氏抉其秘學者讀而習之則德可神道可顯脩身齊家致主澤民沛然有餘用矣而又安用為是無用之空談哉予以兼官玉牒叔全為宗丞日相款也暇日出其先府君行狀志銘一編展而讀之則知公之學始於身行於家信於友朋而孚於鄉黨禮部侍郎袁公狀其行攻媿先生樓公志其墓二公敬愛之辭如出一吭蓋二公偉人也夫豈輕於與人哉非公之

道行於人乎二子一孫踵取儒科而季子叔全煒然朝行為國珍器非公之道通於天乎脩身謹行本於宮廷之間而成效大驗見於天人之際聖人所謂躬行君子未之有得者謙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安知後世無下馬仲舒之墓者邪

跋東坡莊引

前志有之昔之聖人範金作鼎以鑄以鑰以事上帝以奉宗廟而其烹飪之大者則以之養聖賢隆古盛時野無賢遺賢無家食降及三王率繇是道漢唐而下薄矣且公以直道峻節被遇先朝神考知之宣仁太后知之未爲不辰者讒口嗷嗷放逐無寧歲乃崎嶇齊安荒城敗堞之間折荊榛驅尨礫然後得平地手鉏之歲取麥麩以自給已而又於陽羡之鄉區區然爲百斛之謀亦可悲已而當

時大鼎肉食者尚侁之不置雖然公天人也一死生齊榮辱久矣飲水如漿食莧如羊有此百斛豈博萬鍾孜德問道者當如是而觀焉又嘗竊聞之岣嶁遺碑聚見博古之室平原手帖多歸忠謚之家叔仝珍此其賢蓋可知已

跋趙承宣拱督府檄

檄不易爲也昔人定三秦曉巴蜀一諸鎮折強虜必擇當其筆者爲之否則志慮不宣辭氣不揚觀聽之間弗孚弗竦將何以懷荒忽之異類當百萬之雄師哉侯昔人今居南鄭世儒學熟古今治亂氣直辭張語及疆場則髯奮如戟長刀大劍舉舉牙頰間故其發爲辭章峻厲雄奇援據精切可以沮金石而撼風雨聽之者安得不馳志伊吾之北哉嗚呼日聯而光洞霆蟄而聲薄人心久鬱一發

不可制行當有取侯此檄三覆三熏而爲軍牙者

跋楊文公真墨

富貴百年事功名千載人後世有作者不易斯言矣且公在祥符間與欽若輩比肩于朝今二百年而公之字畫猶為人所重彼欽若輩姓名今皆安在邪雖然顏魯公之字人謂其筆端挾忠誼之氣然則豈其字之重哉士當知其所以為重者矣朔公之孫為掖垣掖垣之孫為今刑部尚書郎刑部儒雅飾吏士林推許然則天之胙忠義烏有終窮邪

跋山谷兄弟山礬梅花圖

礬類德人梅稱勝士品雖不同清淑所寄我相皆人好竹而清好桂而神好菊而隱好萱而慈好之伊何染藝養和不知礬之為馨我之為馨邪梅之為潔我之為潔邪故曰玄牝之門為天地根

跋王魯公北使口宣詞藁

右宣辭廿有七乃左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在翰苑時手筆也大抵作文非難知變為難蓋千篇一律昔賢所病儻胸中有數萬卷則筆下肯尋舊籬落哉顧此二十七篇同一題耳而神奇變化各出機杼了不相沿亦可以占公之所韞矣頃有為東溪楚詞者凡數十篇如印印泥吁安得使之一見斯文哉

跋孟東野集

孟郊字東野其父廷玢選爲崑山尉郊生於崑山郊有詩詠終南言家家梯空碧詠爛柯言跨虹之勝年五十始應舉則平生履蹟蓋徧西北東南矣僅一尉溧陽而鄭餘慶再辟從事與元行欠閿鄉而卒纔六十四張籍請諡貞曜先生韓愈爲墓銘無子二季酆郢又在江南其窮獨固若是邪蒼頡制字鬼夜哭龍潛藏豈非東野平生穿天心出月脅固宰物者之所不恕邪士之微幸逢辰取數已

盈而猶嘆於不遇者亦可以自警矣少陵之材有怒霓抉石復有鸞翰紆徐有廊廟雍容復有佩劍孱魂郊有是乎一於寒且迫而已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發爲詞章見之氣貌曾子謂出辭氣斯遠鄙暴士其可不知所養哉

跋梁衡山德政碑

公之爲衡山人宜其教績聞甚休迦其設施於二年之間唯曰誠而已誠天道也而况理一邑乎初縣有宿租嘗弛征矣州使復征公曰吾寧去耳信不可失卒不征州亦卒悟夫民孚於不日而州孚於既久何邪民心公也州有貨心也然皆終於孚者人有此誠也公捐一身爲百里蔽民惡乎不感感與否公不計吾知盡吾職耳聯篇累牘伐石紀政豈公志哉京秩必試邑試必三年法也法不足

以興起人心故借賢而材者畤於法之外而表異之故公獨二考召入王朝然則天下之爲縣者孰不自厲求爲梁公哉民邦本也令民司命也若昔治平率由州縣始他日家襲黄人阜眷自田里士愁恨克而至於於變時雍吾將於衡山書始焉公爲人質厚不穠器度隆然大可以有受其可觀者將不止於爲縣而已

跋僧知雲草書南嶽草菴歌

予嘗謂篆依於科斗隸依於篆楷依於隸行依於楷而草又依乎行也由唐以後神於險怪聖於徑省離其本眞鑿空營結秋河明滅春霧霏微甚者至不能自辯此坡仙所以起惝怳之愁也南嶽此歌人能皆誦故今讀之乃能纍纍若貫珠然予頃歲嘗許師草矣今又十年尚未離此業蓋吾法本空吾字本幻投其筆火其書宴坐焚香遊神太虛故紙敗墨匆畱吾廬師當是時又豈神品之所能拘

書歐陽脩撰誥後

頃讀骨鯁集頗恨見陳公東書而不見歐陽公書今觀許公翰哀辭乃知二公之書大旨畧同國家涵養士氣至是百七十年矣而當時乃僅得二公焉豈士氣固難於振而易於沮耶士大夫當有事之時同吭是非俛喋就列蓋啗於美官而怵於鉏斧陵遲至是皆權臣寔爲之夫作成於君上而脅制於權臣祿食者已無足望而鳳鳴一端乃間出於草萊豈非祖宗涵養之澤而人心不可泯沒之天耶嗟夫上恩寧失於寬臣言寧失於過至於勢可以達乎上下而謂之宰相者與其蔽忠言而悞國事孰若屈吾身而伸公議有如千古鳴犢之事彼固不以爲意而追表既行孤忠益白則當日姦夫之臭不知何時而歇然則學於吾聖人而相其君者得失重輕亦可擇於斯矣然自二公而來今又百年曾未有以忠言言而蒙僇者士氣盍少振哉

書李統制大父武義公死節事後

唐人謂武人輕於死以取名借乎其未見李公之所以處其死也觀其先事度宜規模深遠使當時受者如流則志烈章寧止以一死報國哉雖然公亦藉一死以畱吾心也凡後之有志者揣吾事而感吾心則其事猶可爲也然而士之抱負志畧沈於下僚者每患於難知比其感慨暴白則已患於無及公時則偏裨也握人物之柄者其早圖之無徒攬遺編而太息則公之心有托矣公有孫紹

祖甚廉而仁與士卒同甘苦内外親之無歸者依食區處之常手指風茁潤澤固深長若此抑天之報斯人常亡窮邪

書俞侍郎錦野亭詩後

詩非徒作也有上下風刺之義焉亦非徒采也聞之者必戒焉夫苟如詞人之靡作之而無補於先王之澤采之而不用則何取於作抑何取於采哉後唐明宗一日問宰相馮道曰今歳豐登百姓贍足否道以爲豐凶皆病者唯農家爲然且舉當時進士詩五月糶穀二月賣絲之句明宗於其詩命左右錄而諷詠之然不聞其有所賑恤也其眎今日因諫以進公之詩亟寛一邑之民力可同日論

哉大抵東南一隅地未加闢而州縣汙吏征取日繁有能因公之詩量入制出去其太甚如經總月樁者此東南生靈曉夕之望而不止乎一邑也或者猶謂吳粤錢氏之奉版籍也稍減其賦而江南李氏之歸疆土也輒增其額故錢氏之裔昌而李氏之後絕不知此邑胡爲而獨不減乃垂三百年而後公始及之邪然則邑之父兄子弟所以蒙被此詩之澤者可不家傳而人誦邪公之一話一言不忘斯民而俞壽其年不竟其施天也午夜青燈

掩卷三嘆

書故友趙君善淏詞場投卷後

摮風汎槎恍然前事今不復夢矣然一見鷁鏤猶動濺血龍庭之想是固與生俱生者邪庚辰星節後五夕書之闔廬故園

書李林甫傳後

肅宗欲發李林甫之墓李泌諫曰若爾如明皇何肅宗泣曰思不及此泌之言一時承顔之孝也古人達孝其然哉

書富春斷案集後

古者兩造之詞使之納束矢然後聽之矢不入則是理不直也兩劑之訟使之納鈞金然後治之金不入則是事不堅也矢以表其理之直金以示其事之堅訴諜之入於官府者其難如此故訟簡而刑亦清今之州縣監司方受詞之日少以百數多以千數以二尺之紙設掌窠之詞費不十金誣說巳行所言皆虛了無寸罰訟諜安得而不滋善良安得而不困至若田里細民所負者直而所遺乃抑亦固有之則又在乎聽之者神而明之不當執一而廢百也

書建安葉洪封事後

此書甲寅乙卯間建安葉君洪所上三代而後龍逢也予時居山間絕不聞知比相逢於建溪之上又失於刮目平生一恨也洪字子大如有幾會當言之史官

書岳王家所藏高宗御札錄後

按飛新傳在淮西日被御札十有五虜寇河南詔助劉錡兩月之間被御札又二十有三厥後秦檜錄其家悉歸左帑孝宗即位飛之子霖抗章句賜始復還之今此軸唯二十二札而已古者撫士以恩御將以威今觀此數札則高宗之所以待飛者可謂恩隆意篤不啻父子飛當不知死所矣而飛亦激昂自任圖所以報高宗者不爲不力始末十五年不爲不久而功業所就卒不能如志君子思

當日之變覽諸將之事未嘗不起千古之恨雖然毋權焉今又百年矣而狐鼠失穴苟活一旦可謂極矣而孚朮之尸今猶未鞭豈非天哉又豈非人哉

書和靖尹先生焞奏疏後

靖康初公以种公師道薦不起已而趙彬以劉豫僞命招之於是犇走入蜀逍紹興初始赴行在所范公沖之薦也蓋公受學伊川伊川没聚徒洛中者十餘年一時縉紳想望其風采非以虛名取也比至闕庭所陳一疏及與時相一書所以扶皇綱而立人道者萬世猶生亦非徒出也賢者或出或處一於爲道而已豈曰徒名哉

書本草圖經後

圖經本草一部金陵秦丞相家書也予嘉泰甲子在建康時得於廢故書者所用之紙間有大觀間往還門狀又有一幅乃司馬温公手簡温公薨於元祐改元至大觀已餘二十年矣黃鍾大呂不登清廟乃與尪缶俱棄道旁爲樵兒牧豎蹂躪是可

嘆也按此書玉石部第一卷末有胡壽成叔者記其書得於海陵劉夔夔得於晁待制家劉謂兵華流落得之甚艱且再三丁寧加意寶護胡又云予深佩其言觀者亦當珍愛之此紹興四年五月三日語也又不知何時轉歸秦氏古書漸少可不珍之官不隨出永留萬松書房書籍不分分必散落世世付之知而好者庶不孤初藏之意也温公手簡予已付若愚本草圖經已付其屋

書東陽呂進士友志攻媿齋記後

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當時服膺聖門之士亦多矣而能自訟其過者寡盖知訟則知攻矣千百載之下乃有如公者卓然於霄壤間使生當曉周吾聖人必不起未見剛者之嘆矣然觀公生平果何所愧而歲晩乃有問公幾日出長安者曾不知公之謀歸蓋未嘗一日不卷卷也彼君子哉蘧伯玉猶曰欲寡其過而未能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令於國中毋謂我老而不我敎信乎

人生有限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也彼皆大賢大智也而猶加省若是吾儕小人可不知日厲而夕惕哉故予讀君攻守之論謂非胸中如有千萬人吾往之勇者未易至是也於是爲之嘉嘆書其後而歸之若夫詩說首編推原四言五言之所從始至言也然未知尚之以瓊英乎而與夫胡取禾三百囷兮亦何侯乎栢梁體邪昔人謂精學者如隙中觀日泛學者如空處觀月其可以爲監矣

書朱文公與沙隨先生書後

沙隨承河南正派其學主乎力行厥後世諸儒徒以口舌相授者萬萬不侔宜乎朱文公尊之以老而退然以晩學小生自處也伊川亦嘗推尊安定矣曰出於安定先生之門者千二百人皆卓然爲當世有用之才是皆尊其學慕其人故公其論嘗時是之萬世信之也文公此書往年沙隨之壻董李輿嘗以示某爲書其末矣今沙隨之孫仲熊又娶以來仲熊知承其家且復渟涯乎清貧不苟求

沙隨之澤深長哉

書犂春謝耕道所藏朱晦菴夜嘆長篇後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晴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槭昔人固同此感也然揚子雲有言人美久生將以學也生而不學何以生爲嗟乎學乎夫豈角無用之空談乎善乎歐陽文公之論曰學問足以潤身政事乃能及物文公所至興利除害孳孳然以惠民澤物爲事又豈以口耳三寸之學教學者哉煉形羽化眞寓言世間那得有神仙要須力穡乃逢年書犂十載龍空懸君不見黃鶴樓前金色鮮

何加歸袁白石員

書陳忠肅公尊堯書後

金陵半山寺王荆公故宅也項於其寺見其象謾面不髭氣狠而盈故上不知有君父中不知有賢者下不知有生民傲兀寘行略無旁忌睹象詠心令人鬱然讀了翁尊堯一書千百世之下聞者爲之興起

書金華義役冊後

世謂三代以後世變益下人心滋玩吏治難與噫有是哉凡所以若是焉者吏弗良耳吏之所以弗良者實意不克而或作或輟念慮弗一而作公作私如是而尤諸人諉諸世可乎哉今宗正少卿王公起金華之義役也殫心計於始終而無勤怠之閒指公帑於左右而無不均之患且復條畫精詳防閑備具宜乎七邑如一家千萬人如一心則亦千百年當如一日矣夫有田則有賦有力則有役

民未甚病也自銅符墨綬之非其人也徵斂之背紓移之追或先辦以要譽或厚槖以自豐然後惛然罔聞縱吏漁獵於是役者病矣故富者避之貧者困之累月連年爭辯不休而生理蕩矣不睹爭役之害烏知義役之便哉役便矣惟令也奉法循理以役之而無敗其成儻朝廷又以金華市田之法徧下郡國使寓內州縣皆則而行之則均四海和兆民平爭之風熄輯睦之俗成變澆漓風泰和寧復有異道乎吾固爲天下幸之詎止金華千里

之幸哉

書崔尚書尺牘後

嘉定庚辰歲僕在姑蘇得同年崔正子尚書書云出守朱離之際諸州券直已覩不給募者散去此爲惡況嗟乎去來一理爾美惡一況耳今日之來即他日之往今日之美即他日之惡無來即無往無美即無惡正子自蜀歸屢召不至豈其一去來齊美惡至是而爲天遊邪其視出於機入於機死生醉夢終不之覺者又天壤矣

書唐人絕句編後

壽皇朝有進唐人絕句一編者切謂可無進也頃在經筵嘗蒙宣諭比日作字頗多旦夕示卿等予即奏云雲章宸翰固是帝王能事但只以祖宗朝觀之太宗飛白實在諸僭國悉平之後高皇草聖亦在中興已定之餘方今民貧兵困羽書旁午內脩外攘正軫聖衷若夫筆神畢妙遲於他日功成治定之餘未晚也上云極是極是予又記在講筵時嘗進進士聶夷中二月賣絲五月糶穀之詩欲寬民生之艱也又嘗進樓公璹耕織圖詩欲以見稼穡之事也每當講讀則又以寶訓故事錄爲小冊進之此外不敢有所進也

書張子西銘解義後

横渠西銘其門人吕大臨與叔解釋甚明其後楊時中立疑問亦切伊川終以楊之疑爲非而以西銘爲繼孟子之絶學要之汎愛者原道也覲仁者入德也而西銘固曰民吾同胞也物吾與也輕重劑量一字天淵不知楊氏固何所疑邪惜乎年止五十八官僅登朝不一見之設施耳然其志在經界則恐在今亦未易行也

書山谷帖後

右軍無筆法公孫無劍法司馬子長無史法不知皆何從得之

兩曜列宿皆出沒瀛海然天積氣地凝氣乃獨不旋轉邪寶慶丙戌五月望日平地湧水山多刹裂得非運動之時邪七夕後三日記

長江大河泰山喬嶽皆浮寄水而而人生浮寄六七十年乃勤欲與天地等久日月長春使漆園禦寇諸子見之則將如何分別小大年邪

書四家禮範後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古我先王未始加毫末於此也若夫朝覲會同之節冠昏喪葬之常品節之潤澤之使之各當其可各適其宜則聖人事也如其矯繞苛細雜以不經則世俗之所謂禮而非聖人之禮也此書乃淳熙庚戌予待先舅太府丞辛大治之時命筆吏徐說編之今俛仰頃耳已四十九年二外弟皆先逝筆吏徐說袁抃亦皆不存戊戌九月十九日早偶見此書青燈熒然爲之感嘆

書皇朝文鑑後

文以鑑爲言非苟云爾也上焉者取其可以明道次則取其可以致治又次則取其可以解經評史又次則取其辭高義密而可以追古作者以楷後學至若敎坊樂語之俳諧風雲露月之綺組悉當削去乃成全書蓋草創於前者精擇未遑而討論於後者所當加審胡不觀楊子雲妍深湛之思韓昌黎手不停披百家之編必有餘暇乃可評致不然浩浩千古之作豈易去取哉而呂太史得年

僅四十學者所以爲深惜之洙泗聖人也而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賢雖殊而老壯之候一也

書楊國瑞料院所刊遺敎經

此編勸善戒惡不啻萬言然大旨不離乎仁義禮智信五字而已吾儒之道與天地並約之不盈一指充之可彌六合故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書大呂申公試卷後

文采有餘而器識不足駿發有餘而韜晦不足故曰有才者之言與有德者之言氣象蓋天淵也他日元命之壽夭功名事業之鉅細亦若天淵焉故

子讀呂申公之試卷安得不爲之嘆息於斯

洛水集卷九終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墓誌

董知縣墓誌銘

古之學者格物以致其知開物以成其用二者常相須而未始相悖也自王者之迹熄由學之士離然四出窮理者流於虛無之說而不本乎性命之原用世者泊於功利之卑而不知乎經濟之本此先王之道所以不明而隆古之治所以不復至濂

洛諸儒先後發明體用備具然後談經者始以理義而爲歸讀史者以理亂而爲斷濟時者亦以行道而爲急至若商功較利如所謂俗吏者人亦得以指其非非講學素明之力邪君之學蓋源流若此故平日之論以爲自漢以前固未易言而唐之人才亦非後世所可及者相則房杜將則李郭節義則張許論諫則魏陸文則韓柳詩則李杜字書則歐顔下而至於術數技藝亦皆精絕一世而非設爲文具者至若空犬羊而蕩戎羌傷鯨鯢而造王室勛業巍皇卓絶當代豈後世空談者可望邪降是而後往往緼藉有餘而振厲不足論議有餘而事功不足文彩有餘而武備不足意氣有餘而風骨不足夫是以風雨不適不能調燮宄不戢不能滅戎狄不賓不能服千百餘年委薾一日非講學不盛之故也人才不如古耳每聆君言意其必有立於世者而今則亡矣命也夫蓋君有奇骨長身而廣口言議英發志氣激烈平居開口未嘗輙及州縣細故上則期於以道輔佐吾君分别寓内

賢不肖而進退之抑浮費以減無名之賦歛擇監司郡守以奉行祖宗之良法美意下則期於還將帥肅軍政以殲殘虜而紓宿憤其志念蓋若是夫豈爲是繆悠者顧乃一仕爲令而黜再爲令而死矣由是觀之則又非無才也用之不究其才耳然攷其生平隨寓必有以自見初調筠州新昌尉丁父艱再調成都征商搰吏屏息征課自務東南七入蜀舉員足乃由秩滿蜀人留之會年饑曰吾嘗爲洺人嘗條貫悉備使其書行天下無捐瘠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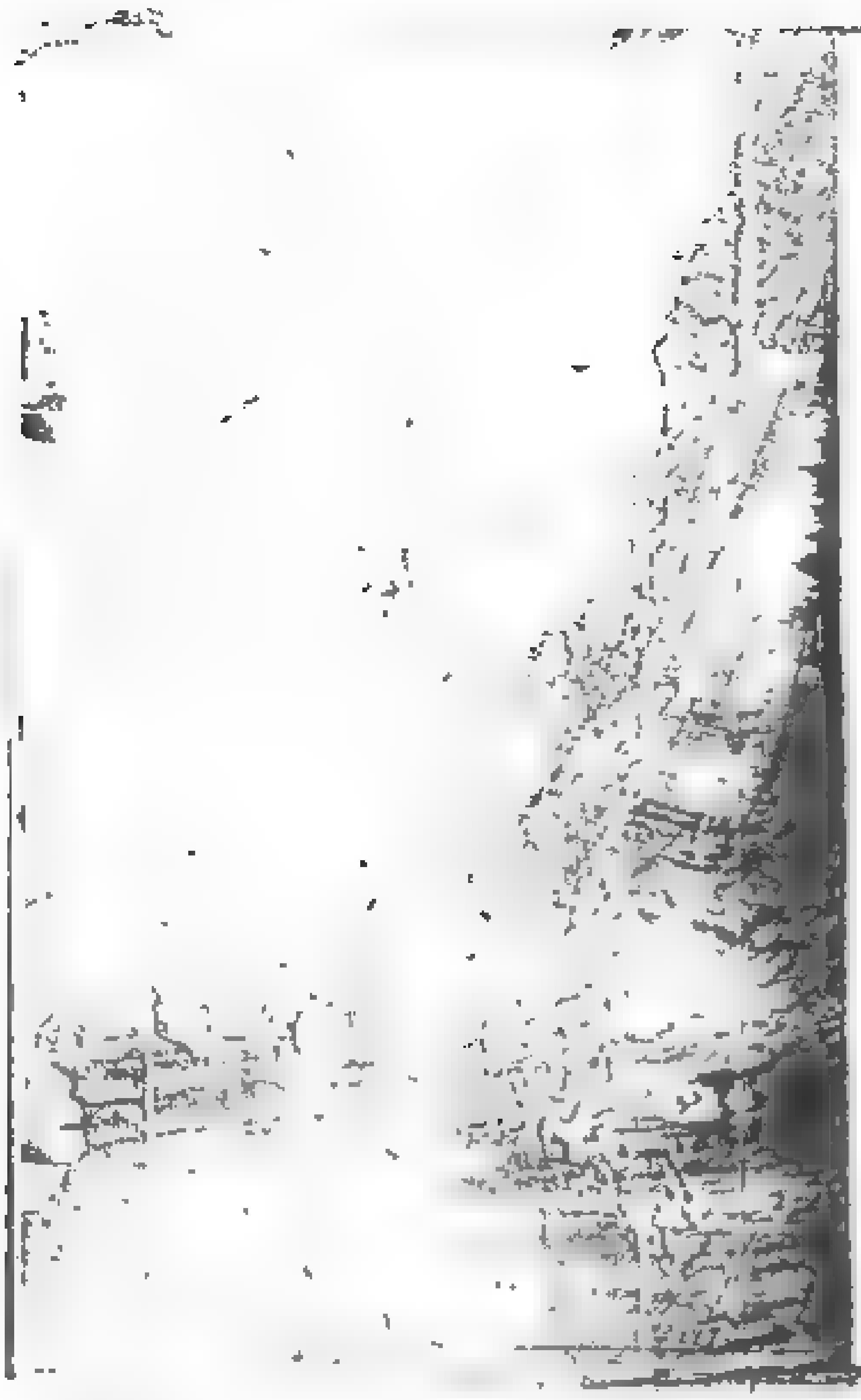
京秩皇計哉乃亟走行在所上之號政是其說下之畿漕俾鋟木以班諸路注德安府應城令方須戌丁卯歲侵犇守繳條荒政於是山巔水涯靡不霑被適應城易右選改授郢州文學至則作新校官市田畮百以資士之不能上春官者中庸大學章句論孟注說皆指授口講士知向方舉者如式授溫州瑞安邑素名劇首有鉏彊聲大姓側目會常平使者行部詢其慢於走趨巨室從而中之劾歸邑人遮車餞詩滿載調辰溪辰地遠人緩於學

君乃急之取成童以上擇師教之且身率之朞年文風大振先是林蠻洞頗爲民害官姑息之君至嚴教令縮不敢出既又招其酋曉以禍福使得自贖偶生界有入寇者酋果領衆斷其歸路君曰此以蠻制蠻也勝則賞之否則蠻失利耳於我無與又爲置遞珠寨百二十所寇至鼓四起捄者雲集無窮之惠也人尤德之方平蠻時出入溪谷厲氣侵薄得嘔泄之疾日甚遂請掛冠既日正冠危坐從容而逝十年十二月七日也階爲朝奉郎蓋君

之學出於沙隨程公迥而沙隨之學則源於嵩洛故君終身守其力行之說而以及物爲究極之地活人之書已足垂後有若辯明聖孝書壽國脉書求賢變俗書皆切於當世者餘詩文多散落家有抱膝藁十卷君雖慷慨以功名自許然襟度灑落平時絕口不言勢利方罷瑞安歸也得地十畝種竹栽花號芙蓉莊賦詩觴客逍遙其間不知仕之顯也在石城時甚愛水簾稍暇即之讀書竟日上饒懷玉山歲時一游游必留至買田付僧爲游費

水簾懷玉之僧皆刻像巖石間一時高人勝士咸作詩高之貿中所存可知矣董出黃帝後董父以擾龍事舜封之鬷川賜之姓命之氏代有顯人至君九世祖始家德興之海口族日大以儒學仕朝者相望曾大父旻大父湜考秀贈宣教郎妣張氏贈孺人孤甄奉匱歸以十一年十二月辛酉葬其邑之金獅源妻封孺人沙隨之女也有家法先歿而祔之二子長甄次城皆敏而好學君之未究者或在是邪甄將乞君遺澤一女歸張文州長子曰

世美二孫頴碩其孤以狀請銘共與君同爲癸丑
進士三十年間凋落過半今又忍銘君邪然交久
誼厚將安所辭邪乃系之銘
出而不能兼善謂之竊位入而不能獨樂謂之于
時干時者鄙竊位者危君明於體用之學合乎行
藏之宜儻有能者胡必已爲游神碧落之境晞髮
太華之池從美喬之羣仙觀羲昊之昌期此宿昔
之志也固始終而以之



黃君茂齡墓誌銘

黃氏之先光州固始人也五季之亂行王審知入
閩爲判官因家焉後析而三一居福清之塔林一
寓閩邑之黃巷其居長樂北鄉之黃壠者君之祖
也高祖實由黃壠入于邑生二子知變知言知言
爲弟後生彬彬生山立辛未進士今以朝奉郎主
仙都觀其曾大父知變生球球娶王氏生三子長
即君二早世一女歸張其家高曾以來號鄉里善
人君少力學里中有欲合衆力爲善事者必推君

爲倡事乃集姿度豁然平生無私語凡所行者皆
可告之人性好生而力不給率節數日羸又一市
之操網罟弓矢者計期以歸生於紹興丁卯十二
月二十八日沒於嘉定乙亥孟冬十日配石梁盧
氏以紹興己巳九月九日生嘉定戊辰四月二十
七日亡子公碩女許歸郭習孫德生孫女三人公
碩卜以明年月日合窆于縣之某地走千餘里謁
銘於予予開禧甲子分教秣陵公碩爲弟子員予
爲得灒滌一試輒中甚孝而文刻苦自立然則君

不亡也君諱椿字茂齡銘曰

播之以青陽乎而長之以朱明乎而實之以素商乎而固之以玄冥乎而則又復典之以享歲乎而種德一也報其有二耶

許郎中墓誌銘

士林之論以公有不可學者三焉權勢人之所趨也方權臣擅柄之日詣其門者立登丞弼公惡其爲人至不簉銓部富貴人之所欲也公以小宰梁公薦有掌故之命矣乃五年臥家不以姓名自達張參政開督府辟公爲屬公力辭避且極言調發之非貧賤人之所惡也自壯至老布衣蔬食一室蕭然疎幃敗席有野人之所不堪者五十年官學之積委諸家中居乏寸捺耕無尺地而經理曾不

及焉蓋公之學一出於誠壯從諸公游晩授學學者一言一行悉以不欺爲主故凡出公之門者質而不華誠而不僞屋而不薄望而知其爲公之徒也嘉定紀元公始赴調五年差戶部架閣十月除國子錄又十月三日除國子博士逾年改京秩遷太學博士六年十月除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七年九月除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八年正月除秘書丞五月除著作郎兼職如故某年某月寢疾某日終于官舍子楠求銘嗟夫碑郭有道烏乎媿

乎公嘗有言國之強弱在元氣元氣之盛衰在
俗風俗之振作在立表表立朝廷之上影從四海
之間表立矣而風隨作之吾其如天何公諱文蔚
字衡甫新安休寧人銘曰
大閛耽耽皇極巖巖萬邦所瞻天下泰山殂曰瞶
瞶辛有表在惜哉歲閱嘗黃不再

呂君尹之墓誌銘

君子之爲善合內外之道而已而功利不與焉然昔之聖人乃以福善禍淫吉凶影響之說著之爲經以示天下萬世何哉蓋聖人取其常而君子委其變取其常者所以示乎人委其變者所以盡諸已常與變在天者難必至於人道之常則不可一日而不盡君子之爲善要亦如是而已矣旌德之呂氏派出新安予聞之里人謂君幼時見一夫之不獲一物之所失道路之險而未平者橋梁之毀而未治者則一念油然而生比壯家益饒凡頃所見悉償無遺其所未見者聞之惟恐其後年饑發廩以活旁近遭者獨之疾者砭之亡者櫝之遐邇畢懷焉善根所性無一毫徼於外也然天道之還捷於形聲四方賢譽一日翕歸且復仲子入進士第季子亦有聲文場旌德未多見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是可不爲世書之哉曾祖某祖某父某君諱某字尹之幼警敏讀書輒了大義事親極其孝其父嘗語之曰儒世業

也然未有聞者不在汝必汝予焉汝其識之故君教子尤力卒伸父志非孝之慮乎配汪氏子三人長應洪仲應黃季應霄女三人長適進士汪某次適前定海主簿程若疇次浮梁尉汪某孫男八人女四人生於紹興乙亥之人日終於嘉定己卯五月之下澣初君有志朧落世氛作江淮放浪之觀至海陵被疾二子亟往既越月奄然而逝無苦也聞者咸惜之其孤卜以今年某月某日窆于齊名有表之原夫人祔焉仲子尉欽甚廉而敏予所知者

而若疇又予猶子以狀請銘不得辭也乃序而銘之古之隧碑必著字傳遠也今取焉銘曰

鄮乎歙兮版乎宣地百里兮邑旌川雲横紫邏水浮煙風遺太古靜而顓彼君子兮隱其間內自方兮不求宜不求而來亦不卻天定爵之爲世覺兮朝卜窀須寬乎有子植立方崚嶒璽書時至賜林坰

黃運幹墓誌銘

黃帝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順天之紀立人之極盡地之利振兵削暴而四海寧設監分治而萬邦和草木淳化蠢動虫蛾日星吁敘土石成材功施無窮故天垕其報其孫高陽其曾孫高辛又其玄孫放勛以及虞夏商周皆世受天命爲天子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今徧兩間矣別黃爲顯系乎故縣漢唐逮五季以詞學功業見於世者彌盛蓋統緒漸源深矣君黃氏名煥字吳翁籍徽之

休寧曾祖中理祖傑奉直大夫父何進士起家嘗守栝蒼岳陽二郡入朝丞太府君用慶元三年南郊父任明年試銓部首詞賦選主德化簿太守以爲才攝判官二年事無巨細倚之總餉使者今董軍儲異時庾吏受貨所輸濕惡君律己戢吏米皆精鑿月一給軍聲歡然比滿去咸餞遠郊有依依不去者茲可以觀軍政矣以關陞三表轉從政郎注諸暨丞歲適侵旗可繳以賑濟戶至人給全活甚衆令去君攝其事官無誅錢以告身質貸民得

三十萬蕃以流通令之行也無以裹糧君輟俸遺之鄰縣有枉繫者累驗莫究憲檄君與同驗至則屏吏躬覗果得寃狀憲劾前官以君名聞養濟院歲久屋傾鰥寡孤獨者老者疾者咸失其居君鼎新之又有訟數十前後令莫決君為剖析率數十言人皆折服且寢食縣齋治事訟無留因無繫秩滿監司辟慶元穿山鹽官鹽爐列海濱者七八十劇暑隆寒往來不倦先是課不登君入鹽則劑平鑵面官不取贏予錢則當官給散吏不得扼故亭

民樂輸歲課以羨使者列之朝賞儒林郎瑒濱海路多磽确君砌石餘二十里自是為坦涂部使者及刺史各以京朝薦之任滿漕司又辟三石橋酒官及考苦胛下乞致其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命下而易簀卒巳歲也娶趙氏冀王東位臨安通判師德之女封孺人男華廸功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女許適知瀏陽縣徐璩之子剛中維太府丞歷中外四十年而所居屋見星乃飯不足支半歲君居官亦洗手奉職貧益甚其歛也衣襦不具咸

謂世傳清白性孝友篤寔姿識警敏無他嗜唯書為娛藻思清健有老筆流輩傳誦之初太府丞娶嚴陵方氏因寓于嚴然早夕思歙也卒窆于歙君盍從之而君之孫華謂得吉於建德之白茅塢遂以癸未歲孟春十六竁焉太府丞予舅也君予內弟也銘其可已乎銘曰

才與命胥相違才孰賦命孰司其諸天之所為乎或謂才天所惡用不融季不固然則胡為而賦又胡為而惡鴟鴞高搴社櫟獨全不才者顯無用者

延我思古人嘗問大鈞往往蒼蒼嘗若不聞豈其不聞好惡或異垂之不刊豈年與位歛與嚴壤寔連體乎地魂乎天其從乃祖乃父於崇唐之原乎億其年

吳靜翁墓誌銘

公諱仁靜翁字也幼警敏嗜書壯游辟雍一時師友皆海內英茂與時余公端禮謝公深甫當國奇公才欲以異恩畀之公謂儒科可芥拾也辭焉夙與伯季俱學伯爲丙辰進士公則屢試屢卻然卻益厲晚彌篤每語其子曰學以經爲菑史爲穫決科之詞抑末耳噫斯足以見公之學矣公之大父勇義秉正以長者稱里中龐眉皓髮雍容期頤公左右侍趾步弗去夜則侍其父臥大父旁榻族鄰

稱其孝倜儻有大志然慈屋根諸天寠者賑之疾者藥之殁者櫬之至若賑孤卹遺蠲租折券砥道築橋病且革猶諄諄以授其子子亦能紹其志歲其事夫名以自況公眞能稱其名者然稱則宜靜顧數止易卦非大鈞時不可測者邪比歲以來承流宣化之道缺人以訟爲能公晚歲講學益明闔理浸多其居鄉也恂恂侃侃有東州伏不闘之風至於人之有訟則必曉之以理義譬之以禍福往往聞者爲之止熄學不施於政而行於鄉下焉有功於里閈上焉有助於有司學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人莫不生將以爲學生而不學何以生爲哉此公之尤可書者書之所以爲世法也平生爲詞章有靜軒雜著曾大父師心三舍貢士大父士通保義郎父弼廸功郎世居海寧之臨溪娶程氏有淑稱先二紀卒二子曰光曰炎女適進士朱夢發孫汪眞桂眞孫女二人公生於紹興己卯孟秋十日終於嘉定壬午臘月三日二孤將以甲申仲冬初祔葬君嘉善鄉吳芳源治命也走書吳山求銘焉

其與公爲世姻且相好也銘可已乃次第銘之銘曰

上承太伯之休緒兮于茲蟬聯下開雲來之慶基兮氏與其鄉祖圻之旁吳芳之源山嶙嶙而嶷嶷水淵淵而涓涓寧美乎八龍之維集且覩雙鳳之翔翠施不薄則報不廉兮吾固上覽之蒼然詔爾後人兮益思所以承其休而壽其傳

程用之墓誌銘

程氏得姓凡十閱世而生忠翼公由忠翼而來三十二世而爲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有三世而生儀同又十有三世而生都使都使當巢寇既平之後聚族而謀曰往者盜據吾屋以駐兵今大盜雖殄而四方寇攘方自是始盍謀所以辟地乎然徙必依山也時平則安意稼穡緩急則憑恃險阻此亡窮之計也族之父兄子弟讙以爲然於是相率去黃墩由草市而上各擇勝地散居之曰臨溪曰汊川曰富溪曰會里曰普令曰還富曰新屯而汊川富溪與夫番陽諸族則又由臨溪而後始散也故臨溪古墓山猶有祖壟在焉自是世故相仍盜奪蠭起而吾族耕鑿山中晏然亡警非都使覯時識變之明乎用之富溪族也王大父學王父達父卓世以詩書相授不求仕進用之尤力學中歲弗售乃宗老氏務心吐納且用力濟施性質直姿清介不屣屣取容亦不皦皦自暴非其道也一介不取諸人人以義動則捐所有畀

之亦無難色非勇於義者邪是皆可書者不幸嘉定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亡矣得年七十一次年重九日思禮奉其匶窆於開化縣崇化鄉高嶺之原治命也男思禮女適吳某孫師文師孟思禮走在所乞銘義不得辭也乃書以授之銘曰

用之導引餘復擥陰陽書杖策徧江浙望氣混沌初一日踏高嶺曰此真吾廬後爲展翅鵬前有生驥駒鯤鵬善變化乃乘駟馬車以是期子孫此意豈小乎其繼奉其言乃植千歲梧雞籠在何許明月同魂孤市田復築舍守者令安居歲時須展省雲仍勿怠諸

姚饒州墓誌銘
君諱元哲字叔愚其先吳興人後徙明今爲慶元
府高伯祖希始以儒學奮高祖容州戶曹阜寔後
之曾祖孚左奉議郎登水擢第妣孺人史氏祖孝
全朝散大夫贈通議大夫妣碩人楊氏父穎對策
孝皇臚唱第一妣太碩人王氏君生二歲而孤隨
母育外氏外之祖即左丞相魯國王公淮也校書
澤不及朝之士與校書同年者以君志尚卓絕詞
學茂興乃合言于朝特延賞其主福州連江簿職

分戶賦井井不紊省視抄目雖夥靡遺秩滿勑授
剩局纖悉業物用廣惠民之意今丞相深嘉其才
陶冶曲至傳公伯成以著述科薦謂其刻志問學
恩欲以文章議論著爲文有法度急於營養雖就
延賞其學與文方進不已獎而成之必有可觀貳
卿一時鴻宿不輕予可乃期許若是然則可知已
秩滿勑授激賞酒官凡林稍麴糵求泉淘器靡細
不審於是酒最京師改遷爲蕭山邑素土瘠且歲
惡潮汐君焦思盡瘁卒使公私俱立寶慶乙酉龍
頭東涉君籌畫之宿頓爲責尤重乃殫力畢心涂
潦不避危事無闕邑序久圮亟加脩繕宣聖從祀
之像咸新之且申固江岸使水不得齧砥石築路
餘百里行不病涉人德之相與祠諸學治狀浸白
表薦日盛主管城南左廂事左廂最延袤五方稠
雜訟牒填塞君早夜從事不踰宿吏莫錄兩欺
初江滸舟如鱗各占強宗官莫得使君悉籍之俾
之番送無幸免亦無苛役僉謂柔不茹剛不吐君
其幾焉歲丁亥舉稱禋祀大而圜丘方澤次而百

司應給斯莫敢非巨細肅然廂事小間則又闢廨
門新廨宇作堂煥然扁以清風前後官此者困於
滯冗君獨振之咸謂中興此官者差監行在榷貨
務都茶場君以邦計所司出納宜謹率未嘗越治
迨瞻方退甫再考朝廷以君履踐深治行著差知
饒州居亡何屬微疾遂殞以不克終養爲大恨年
四十有九位不究才年不稱壽天也乎居書不離
目籤帙滿屋漕貢凡三至己丑始收一第校書
冠多士止校中秘人謂鍾在君矣乃又若是何耶

娶王氏封安人魯國王公之孫女也子崖易名汝
翼世其業女二長適承務郎程若愚次未行其子
以紹定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葬君鄞縣陽堂鄉福
泉山崖單子顧能開闢水陸護其隱抵先阡之近
擇竁蒔松事物不苟行道之人哀而孝之千里書
來屬志其墓予與有連且知君舊矣可辭乎銘曰
儒爲醇吏爲良謂其行藏乃方然則才矣必位以
行之位矣必年以久之然後可及民物此天人之
勢合也疇昔之士率多相違人固可計天不可期
有子志學尚其勉而

王宗卿母夫人袁氏墓誌銘

古人之稱賢母多矣而未有若魯人頌僖公之母
者既祝之昌熾又祝之眉壽形之詩歌傳之萬世
傳矣乎僖公爲春秋之賢君成風爲當時之賢母
也若夫人者眞足以匹休儷美於千載之上也與
夫人有賢子由宗卿守嘉郡郡人寶文閣學士葉
公適作爲咨春詩凡百餘言極言賢守之政與夫
賢母之德邦人誦之四方之人傳之非是母孰生
是子非是子孰慰是母人生若是可以爲榮矣顧

不足以上儕魯頌之懿軌哉夫人姓袁氏名妙覺
字亡凝越之新昌人歸朝奉郎王君思文今七十
七年矣初宗卿爲棣丞安車入京徑于剡歲方儉
饑者盈道夫人諭宗卿曰邑當賑卹甚不敢言耳
闔邑生靈之命甚於倒垂爾可不告之邪宗卿丞
以狀達州泉使司得粟稱濟之夫人停橈錢清報
事乃行此號爲泉嘉也每聞平反書見詞色適民
疾有疾者夫人炷香露禱夙夜而愈矣非精微
一念之所感邪嘉定辛巳之歲皇帝受元符玉璽

宗卿遺其弟夢錫持表來賀朝廷官之初品拜命而歸組綬聯翩綵戲堂下夫人曰異恩也平生無遺恨矣生於紹興辛亥終於嘉定壬午年九十二累恩太安人子夢庚夢良蚤卒夢龍朝奉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夢錫廸功郎處州麗水縣主簿女適進士史必端孫節初泰初將仕郎巽初履初益初謙初豐初鼎初艮初孫女六人夫人奉慈氏教務爲送徃之具及期也卻味與藥盥手而逝非得出世法者邪嗚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秀質分於天和善行熏於世習晉唐之間生於譜氏者多詞藻齒於郭氏者率驕華習使然也王爲名族代有顯人而朝奉君猶欲大其門夫人寔能成之課諸子誦書率至夜分屬諸子以師必於正士宗卿竟由進士起家以直節淸名歷御史府宗正卿直中秘書爲良二千石蓋夫人生長詩書之族其漸源深矣嗚呼棣華河鯉固必原其所自邪

銘曰

長潭世累何其厓覔良人閱歲七十九過十而三九其久大兒赤紱凝霜舊小兒孝藍新賜綬婦賚孫危千鍾酒綺紳欣懿未始有早事姑章繼紳澈曉采羁片淵絲釜平反一念天方驕曰孝曰仁宜其祐海上鷟峯造天秀千歲乘鸞祔其左錦軸金花來寡蓋松栢如雲昌厥後

靜勝居士承務致仕詹君墓誌銘

君諱廷堅字朝卿姓詹氏爲鄧州南陽著姓晉大興間康邦公之孫曰璀曰敬者最知名敬徙新安而璀徙嚴陵高宗朝任樞莞諱大方者璀後也其徙新安者世居婺源流派日衍詩書日盛其伯父涞登進士丙科君其所生也幼穎異日誦千言壯從諸老遊根源伊洛爲文詞簡潔精深不爲科舉之習先生長者靡不稱之君每曰正心誠意吾性所當盡也脩身齊家吾身所當踐也科舉可爲吾

累乎其大父奇之謂必亢吾宗早失所怙事母夫人洪氏至孝及終廬墓三年未嘗見齒作堂名孝思擇名儒訓子孫建樓聚書至萬卷日於其上手不停披得善言善行即以訓子若孫大監王公炎扁以靜勝其亦嘗爲記之往侍伯父官遊姑蘇惠山梁溪之勝適得一區遂居焉園池靚深日與高人勝士觴詠爲樂予又嘗爲作漢隸山堂方壺四字揭之平生恥利鴻毛重義丘山訪文正范公之孫求義莊規模亦爲義廩以惠族屬故舊多勉君以仕者君獨確守性所當盡身所得爲之語職遇東朝錫類之恩以壽拜命曾祖某祖某父某襟懷平曠不求不競子孫森森頎然有立卒享高年以微疾終于錫山正寢亦可謂脩九疇之福矣兩娶皆江氏又徐氏男四人長自牧先二十二年卒次自任自立皆能力學世其家其四自正亦先卒女三人朝升朝元衛王箕其壻也孫八人長京次亮廸功郎紹興蕭山縣尉奕廸功郎建康江寧縣主簿又次公壽益壽仁壽彭壽齊壽曾孫務本將以

某年月日葬于常州宜興縣之香山自任自立介其友陳圭以銘爲請辭不可也乃序而銘之曰

延陵季子之適齊也其子葬於嬴博之間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紫陽惠山十詩驛間若來若仍其敢忘旃睹空白雲朝往暮還

黃通判墓誌銘

漢與唐餘七百年當時士大夫家世以廉白稱者纔十餘族果哉世清之難也寺丞由太府再典州而飯不及歲所居堂庭不備長子潢歷任三四君亦更縣倅州而貧則皆如其先非父子兄弟世授素約者歟君以父任入官酒正儀真丞吉水再丞新城及考以親嫌去又丞武寧易選令南康之建昌通守蘄春所至崇教化創學田豐常平建義阡決滯獄延名儒以迪後學補社倉以惠饑年糜平余凡爲斛數千皆其力請於司常平者所至人士悉祠以祀一時監牧之賢如今丞相喬公今樞密陳公而下凡數十人欲表其政是爲不負所學矣推君之學盡君之志豈止若是而已而年僅六十四天也然齒已宿吏事繁乃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賦詠數百篇率有思致初黃氏由壽春徙新安曾祖某祖某奉直大夫以詩書相承至父寺丞登乾道丙戌第京西漕釣瀨方公仍歸以孫女因家焉至君嘗欲還徽矣而志念弗遂今芝千歲之建德

縣龍津鄉娶曹氏封安人女未笄許適星源裴氏子莘靖嘿好學不𨻶家法嗚呼庶幾可與者君諱閎字定翁生於乾道庚寅四月六日終於端平甲午三月某日而藏於亥歲乙未季秋之月予與君爲中表知君爲詳然則銘其墓以垂方來辭將就宜乃爲詞曰

詩書之緒清白之風若來若仍壹齎曷窮嘗攄其學曾未大發傳君之心維其後人

殿撰程農卿墓誌銘

唐虞三代之用人必取精毅彊敏端良淑茂之士以成天下之大順以致天下之大利則民生以厚國祚以綿斷斷然不可誣也嗟乎如公者蓋庶乎才德之兼茂者乎某須與公同爲宰掾者累年見其於筦國之大政州縣之細條人才之優劣邊方之緩急來則能明至則能斷已而白之宰相則約而不繁辯而不沮孰不以大用期之而止於是命也夫蓋公自初筮地不遠親事必咨稟殁亦告之

於墓人稱其孝也中外踐更餘五十年其爲州也撫貧其民柬濕其吏其爲部使者也公明果斷風動列城其宜明教化也則所至崇學校盛生員行鄉飲人謂洋洋易易有成周洙泗之風且貢萬里走介以市蜀本之書其給兵也賦不加而餉不竭其總邦計也經理犀密而調度益贏其治天府也抑豪右嚴火政決滯訟增解目省公事以衆大之區而囹空天詔加獎以尚書節北使而迄事如禮其賑荒也不俟監司之命發常平之粟其措置稱提也甫及浹旬悉復元陌其爲右銓也寒畯無滯淹之嘆胥吏無僥倖之門創栖鳳之鳥以絕綱運之淹滯畝數和買而去物力之征脩先賢之墓以屋風化凡遊觀之地一斤不嘗至於葺營壘築倉廩凡可以爲公家利者則不遺餘力有如加葺戰艦番給巡舟所以防江者甚備省酒官以創戰崎之寨務海內巡檢以鎮定海之烏崎核鹽鈔之資次而商賈流通去宜興之茶引以絕後害折新城之麥價以便民輸却圭田之入以廉率下建錢清

之浮梁而免籍民舟絕軍中歷補之弊嚴招刺等伎之法革虛籍之冒請初公帥粵以衛寇故至則削平二年按堵凡公政績滿粵與明家祠人誦今未已也市田以夫錢湖之葑創庫以繕東津之橋其興利除害必爲悠久計大抵若是不止去葑浮梁一事而已其遺蹟皆可推而尋也凡公表表以政事聞於時者皆終身佩服文簡公之訓飭也裒家藏副本之書以益鄉校新稽古之閣以壯儒風建四橋以惠鄉井而猶惓惓然見於家居之日嗚

呼足以見其仁至義盡之亡所終窮也捨見欠而
易遠夫以便暑途交代之耄營兄姊之後畀後弟
之官士論義之其子端升預漕舉則喜見顏色曰
一薦未足喜且喜詩書氣脉不斷則其所以傳家
者不以籯金明矣其孤端升書來言曰先君之窆
久矣而銘猶未也敢以請某出同譜居同里仕同
朝道同志義可得而辭乎然萃衆美以銘之則愧
非其筆爾銘曰
惟天降才有物有則惟王分職量能度德不惟我

家隆古是式登進一朝百官封植銜歎公才萬夫
之特賜知其二回知其十不茹不吐強哉中立善
刃割然必中其劇坐子儀馳騁光弼聖門設科
虞廷列秩二十二人豈容兼得公才獨全卓然挺
出四品階官候對一息豈曰不遇猶爲時惜霅水
溼藍下山翠壁千歲雲仍來省其宅

承務郎致仕韓公墓誌銘

山川人物清淑之氣不易相值也。而值又有厚薄
焉。厚則久薄則暫厚則大薄則微。人不天不因天
不人不成吾讀玉山韓公之行狀而深有感焉公
家再世登儒級二子爲同年進士一亦貢于鄉公
年垂八十得非清淑之氣獨厚于其家乎公天資
淳固講學篤至故其於義利之辨爲尤明事母孝
母之歿也公五十矣而廬墓不去兄弟析貲悉推
而不取盜作其鄉諭以禍福亟散去里中禱雨能

見于郊爲橋梁以濟行旅倡義役以便族黨治司
鑄戶指人墳墓屋廬以爲鑛地公爲白之官鑄戶
卒罪居民得安女兄適王氏公撫其二甥一爲通
守一擢進士士有一善尚足名世而況公道純德
備可不大書邪子三人群太常簿以公疾辭差知
撫州補奉議郎知安吉州武康縣禩鄉貢進士女
一人鄭一俊其壻也孫男四人部孫齊孫南翁東
老女孫四人群等將以四年閏十二月庚申葬公
西源某頃歲癸未嵾司貢舉得公之二子而補又

有連走書求銘誼不得辭也銘曰
世多巧者公獨拙邪是畸於人而偶於天邪清風
滿谷萬夫肅肅三朋方翔公平不亡

陳府君并夫人何氏墓誌銘

其頃年兩至秋浦般礴紫微山上見其木光山輝
聯嵐接霧為江左奇觀竊意其間必多育德人才
士今讀陳府君之行述不誣也君諱璣字天受系
出於嬀因朝寳元間大理寺丞昱出守池陽愛秀
山玉鏡之勝遂居焉今二百年矣曾祖畸祖彥賢
世以孝義聞遂為望族父大政故脩職郎調鄱陽
司戶雅淡不仕母錢氏孺人君稟初明悟自幼不
凡從鄉先生游秀出儕輩㮣試輒左遂無復仕進

意篤志事親承顔養志父殁居喪盡哀送終盡禮
母年高連事呰力平居恂恂待人平恕犯者不校
里中闘訟多曉化之歲丙寅邊陲繹騷君謂縣令
曰防江本以衛民今久於妨農反搖根本令聽其
言請於臺府丞散所調俾得安業人知所自莫不
感悅乙亥歲大歉於是悉發所儲減直出糶貧者
施之人賴全活遣其子夢高游上庠交天下士以
講貫義理涵養氣質為先不止為科舉而已丙子
秋夢高預鄉薦次年中進士第調祈門尉歸弃重

闈雙親綠髮莫不榮之而君慈訓益嚴戒以少年登科當急培厚德業爲盛時偉器幼子夢徵亦登名天府夢高之官以迎侍爲請君曰汝大母年將八耋豈堪遠游遐舉明道語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人亦必有以及物汝能潔己奉公一意愛人吾雖家食猶祿養也夢高遂奉母以行職業脩明鷹剡交上君襟度篤實趣識融明年未五十息念世紛不問家事日侍母慈從容往來宗姻間以穆親樂一日同室有鬱攸之變金帛錢穀未免有乘時

攫取者君曰非偶然也物儻來耳不歸於盜則燬于火吾豈復以此累人耶人服其識量丁亥春遘嬰夙恙一日呼二子告之曰生死常理生既無憾死亦何悲乃奄然而逝蓋平日所養深厚如此得年五十有七寶慶三年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夢高夢徵乃以是年九月三十日窆于雷田之原女一人適鄕貢進士喬奇孫二人敬學敏學孫女二人尚幼家法整整慶源深長皆君一念之造也嬰何氏奉槃悅滫瀡者越三十年如一朝夕暨司戶既

世事姑錢夫人尤謹歲在乙酉夫人病革適恭人暴苦腫瘍家人危之方且力疾榻前日奉湯液或勉以少佚則曰姑病未愈遑恤我躬純孝一念發於天性舅姑既歿歲時奉祠蘋藻必親至於妯娌姒厚姻黨撫孤幼表裏協比曾無間言其愛子也不事姑息曰慈母多敗子當擇嚴師敎之夢高尉祁門祁門居萬山間俗以椎牛爲常恭人惻然謂夢高曰牛爲耕稼之資法嚴盜殺之禁汝能曉以利害使知避就亦奉職之一端也於是嚴爲禁戢

祁俗一變辛卯元日東朝介壽拜錫類之恩夢高授當德推慕駸駸反戌忽命二子周行庭戶所寓淪者曰吾年已老婚嫁已畢生平無憾矣汝父諱日將臨吾當相從於地下矣二子驚請所以曰吾昨夢朱衣二女駕雲軿相召恐不復久於人間又曰生死常理耳府君之諱翌日果逝實紹定六年二月廿有四日也雷田之窆亦既久矣乃嘉熙庚子之歲其孤以顯謨葉公狀府君之行及婿喬君述夫人之懿而謁銘於予予嘉其爲親之意久益

卷卷也、乃爲之銘曰、
九華列筆、下橫秋浦、筆禰其秀、浦大其宇、英英其
華、君寔開之、綿綿其甚、君實培之、始於事親、終於
及物、仁至義盡、不孝不忒、成德達才、教風周普、載
觀其子、益知其父、酉因 柗栢恭天 其青天土璽書、
照石麒麟、

洺水集卷十終

朱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邏行重訂

行狀

母舅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黃公行狀

黃氏世緒高辛、代有顯異、其在新安休寧始大者、則公也。奉直府冠有文名、未強仕卒、公生僅三月、祖奇公謂當光吾宗、愛之特異諸孫、奉議郎吳公舜遜、公之祖妣之弟也、祖垂殁、託公於吳、吳公使與二子俯偶遊、已而復從程公尚書大昌遊、所

得益超詣、與賢書、登丙戌第、時太恭人華髮在堂、公調吉州太和主簿、而歸喜逮慈顏、里黨羡豔、周旋膝下凡三年、丁太恭人艱、再調饒州番易簿、公謂賦版公私所繫、不輕出朱入墨、不敢少縱、三年三易守、皆知其才、委檄沓至、公悉心區處、上下翕然、有部使者以私怒一尉、俾餘干丞核其皐、丞以無皐報、使者怒、復委公、公察之寔無皐也、併丞直之、使者愈怒、斥公庭府、謂當與尉併劾、公不爲遷俄使者罷、乃免、公平時出語如恐傷人、至臨義則

毫髮不屈類如此既滿郡守王公師愈留爲掾凡數月公辭而歸闕陛用三表公獨登五陛從事郎堂除三衢教官衢多士學校不肅有宗姓爲學生者以其父與公雅好于規矩屛去不恕職掌無小大陛補必以課試有謁于郡于外臺送至者皆不內士樂其公復市田及僦屋歲增以萬計使教與養俱備薦者如式改宣教郎知興國大冶冶當孔道彫落殊甚公痛革浮費銖粒有經下車朞年公私湊洽蜀騎西來歲無虛月前此芻粟不備凡部

送者繫馬縣庭毆擊吏胥公經理閑田許民耕佃顓一司掌之以備馬綱之用且具言于郡與部使者俾勿壞至今賴之土產鐵境有湖中特三山適兩淮嚴盜鑄之禁盧至其山至四千餘人尉出警輒角敵尉慮其有他乃不白州縣而密聞帥憲司帥聞之輒調九江官軍軍且至公曰彼民爾奚至是哉乃檄主將軍于境走一介持尺紙諭以禍福且抽戍兵開間道使可以趨生辟死其徒未信也遣數輩來覘知果撤戍也乃一夕遁去幾半公復

匹馬入其巢先其不去者望見公單騎小艇自湖中來乃相與言知縣果無害我意遂相帥俱去公復取屋盧柵寨與凡盜鑄之具悉焚之乃歸不費一鏃不傷一人卒使一邑晏然邑人合詞以爲不然必生大變濫殺無辜當如大奚山茶商之事矣士民相與祠于鄉校人謂可以言功公嘿不言初縣有學無以爲資歷封講席公爲具膳廩延其鄉之秀民萬人英嘗從晦菴先生遊者爲之長勸來學徒講貫問難不顓爲科舉計縣事之暇公復橫

經與之發明大義自是誦聲日盛邑之應舉者倍蓰時偕郡計者凌多學官衆毀徧爲葺治春秋器服不惟不備抑多非制乃選學徒持書旁郡求齊公慶冑淳熙間討論制度更造之俎豆冠冕煥然一新每釋菜濟濟洋洋觀者知所向矣秩滿適四明饑饉斑次公亟就之會甲寅乙卯明越大侵殣死相屬公佐其長脩舉荒政謂使當食者羣集一所則紛然殺亂乃家至戶到不辟涂潦雨雪米圭撮必使人被之不爲虛文將樞密何公帥四明知

公寔勞且過公素厚言之朝減磨勘擢提轄榷務
務弊如毛公隨事剔疏洞見幽隱吏不敢欺且請
罷優潤以惠商人以革坐賈顯利由是歲增四十
萬緡遷司農寺主簿遷太府寺丞皆出內之地公
究心其職剗革姦蠹登莫出入寒暑不渝初內帑
有積金前後稱校折閱殊甚廟堂疑焉命公稱之
公權衡精審有增無虧吏戟手旁睨大懼不免廟
堂以爲能樞密何公尤加稱賞公居官不苟細物
大抵然也凡再轉對奏議四篇卷卷惓惓欲廣聖

德結人心嚴郡守責寔之政重縣令之權上嘉內
之論者謂既達大體復切時用求外任時秉軸者
與公仝年進士再三諭公盍少留序遷在朝夕公
請益力分梧著左符梧山深人多盜奪凡有訴者
公欲示急捕之意必檄尉逮之小擾不恤也至若
雜揉植良不啻乳哺首與屬縣約倩均一家應有
逮會悉書于曆囊以往來不遣一吏至縣旁有貪
沓撓政者事無鉅細必私請公據理從違多不滿
欲乃旁午遣人造說百端侍御史陸公貽公書曰

是譊譊者豈足恤願益推所學以惠彫郡若因浮
言輒衰退縮則張官置吏皆可廢矣公不遣一書
入長安唯自信其所志已而流傳公當祠去者公
笑曰朝廷黜陟豈容預知邪已而命下乃在月餘
之後原其故乃前譊譊者自倡其說公謂臺諫清
明決無此蹟其奏乃出部使者蓋先是郡計赤立
凡前後政四方月餽公到官悉罷之怨謗已譁適
又有以宗姓祠祿來請者寔已溢額公遲之漏不
悅遂與譊譊者醞釀至其奏無他語專言癃老不

事事在告之日多而不知公在梧半歲帥以未昕
治事僚吏苦之且自至迄去未嘗一日在告此可
覆也公歸纔數月清議益白復界岳陽凡所施行
悉如梧舊爲政亡幾聲誦翕然具見於士民仁明
十事之稱謂太守入境之初四縣義勇凡七千餘
人側逕于境公曰若等遠來寧不落事亟散遣之
此仁明一也本州受牒例於五鼓投廂職官檢沓
吏胥批朱所訴未伸費已不少公乃於卯時大開
譙門縱其投廂檢沓批朱一切不用此仁明二也

城市之間師苦求發如蜀藥鋪不願開張居家相師逃去其困傷甚矣公市物絕少每市一物一际市賈滿城權嘆以爲復見官常此仁明三也昔丁提刑奏議謂岳陽臨湘最爲湖北一路窮下之鄉自後無言之者公到任未幾即揭牓曰此郡土瘠民貧深可憫念今將嘉泰三年下等人戶所欠苗米權行倚閣此仁明四也本州今歲薄歉有田之家預以官賦爲憂公洞晉民隱復將嘉泰四年夏稅權行住催三年四年未遠也逋負尚多追逮正繁碎帖一出驩聲雷動此仁明五也岳陽征商比年浸急至號爲沿江一路法場蓋由公征既重復困專攔公悉自斟酌減倍常所謂專攔莫得恐嚇舟楫往來萬口傳誦此仁明六也老胥弄法蠹公害私民無所訴公閱民訟悉出裁斷吏不與知此仁明七也本州間有三年五年七年之訟不能決者公自到官盡索故牘反覆詳覈原情按法決遣一空屈者獲伸得者屏息此仁明八也官事無程運經歲月得錢則斷無錢者留自公交印凡下

狀者限以時呈稟下縣者限以日結絕檢舉如期吏不得留此仁明九也方八九月冬雨淫氣候如冬民既艱糴復慮晚稻有傷亟發常平且精加祈禱霽色旋開禾黍登場市無閉糴賈亦漫平此仁明十也十事之稱巴陵之人家傳誦之人方恃公以爲父母乃有游士不足於公而又當路適有與前饒饒爲姻黨者復有予祠之命奏疏亦無他語一如前部使者奏惟曰老不任事而已公笑曰予無意於仕久矣今成吾志也即日東歸父老遮車號泣截路車殆不能進歸涂過武昌計使總卿見公皆曰巴陵至武昌亦遠矣而巴陵士民來此借留意甚懇切非其他文具比足見得人心如此令人嘆息公寓嚴四十年至是乃還新安故山省松楸會故老珌之母蓋公之姊也年八十公奉之如母里有堨曰清陂溉田千餘畝堨久廢田不治公一日過之曰是亦可以利人也乃捐貲帥衆築之是春旱種不入土而堨下之田秋獨以時秋培入人懽戴之又爲選命主者授之經理庶其久于

令數年昔時磽确皆爲沃壤里社欲祠公焉居山間再閱歲山深地潦公平時無病苦至是感肺虛之疾家人以醫藥不便爲請乃買舟復下嚴瀬又數月浸苦脾虛遂終於正寢階爲朝議大夫爵爲休寧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故京西轉運方公扔之孫承議郎傑之女封恭人先公二十六年卒男四人渙前江州德化簿居三年太守才之無一日不兼他領關陞脩職郎秩滿還侍甫數日公乃易簀次閎廸功郎新安豐軍安豐簿未試也焉

學有敏才皆能大其緒次仝次輿早年一女未行孫男一人華將乞公遺澤女二人公性至孝侍太夫人疾祁寒不解帶念幼孤爲天地閒孽子終身以爲痛謂大父存育之恩罔報無所欲以年榮一階少荅冥冥未遂而終奉兄姊采篤舉先人貲產悉界伯氏不問伯氏没復經紀其孤有舅之子老而獨飭之終其身死擇爽塏葬焉其隆風誼若是其孤考卜玄宮乃得於淳安縣神童峯之原朞以嘉定二年正月十五日奉公于窆公天資清苦務自植立然卽之粹然和氣襲人其學贍博無涯惟以格物窮理爲宗如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温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凉也是皆物以極而反味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其講學爲後進宗師凡以此其爲文則韻平思遠咳唾成章著述多未暇編次性廉介洗手居官入仕四十餘年所居環堵堂庭不備歲上熟飯不足半歲旣殁其孤粥產以畢葬祭里許

盍抑其清云某方髫齓公期責甚重已而挈以自隨不異已生厥今粗免不肖之歸皆公之敎也然則備述行治以俟秉史筆者可諉之他人邪謹狀

朱惠州行狀

本貫徽州休寧縣千秋鄉千秋里朱公諱權字聖
與年若干朱氏出顓帝周封于邾其後子孫出邑
氏朱世居沛國相縣唐末有避地新安者居歙之
黃墩十六世祖春始家首村父朝議慷慨有尚志
尊禮名儒篤意義方公生而岐嶷童丱若成人六
歲入小學一日偶失所業課冊先生頗有愠色曰
母多慮某能盡默記乃追寫之他日得故帙一字
不舛八歲能屬文讀書率夜以繼日寒暑不少替

鄉之南有山曰顏公其高三十里上有精廬館其
上手編諸家易說凡百餘萬言作為文辭自成機
軸淳熙庚子秋試遂冠鄉薦十四年登進士第授
廸功郎調隆興府分寧主簿未赴任丁朝議艱服
闋調福州連江縣主簿須次調工部侍郎朱公晞
顏帥廣西改辟象州連山縣尉兼主簿畱攝幹官
盡忠毗畫多所裨贊慶元五年以舉主關陞從事
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丞邑當東浙會府之下三司
委送紛沓判決晝夜不倦前後連率如辛[illegible]

李公大性李公夾皆敬賞之開禧元年調泰州如
皐縣買納鹽場考舉及格嘉定七年改宣教郎知
饒州餘干縣邑當孔道敗闕不可為之數其至也
適當災歉之時極力撫字雖上司督賦急於星火
而以身當之不忍一毫擾民百姓感之相與繪像
立祠十一年轉奉議郎賜緋魚袋十二年秩滿赴
部朝廷以作邑有聲差監行在左藏東庫時金虜
淪盟歲幣積於左帑幾二百萬是寢有損腐公條
具上之廟堂變通關闔因時制宜朝廷從之民以

為便金韃相攻山東歸附方講備邊之策遂陳七
事一曰用人望夫一世人材自有公望如漢用趙
充國討羌羌人已知其善為兵唐用郭子儀屯涇
陽回鶻見之下馬羅拜我仁祖用范文正公帥陝
西西賊破膽大抵人望所屬遐邇具孚雖不勞設
施人自疎畏以其信服有素也方今荊襄制帥衆
望所歸則虜人不敢犯其境間常窺伺旋即敗退
蜀道前此繹騷非一及朝廷揚制命起已試之舊
人付以宣司之柄則轉亂為治易於反掌是皆朝

廷之上處置得宜則四方萬里莫敢不服者也今兩淮重地防秋及時倘圖任威望素隆不減蜀荆宜制之材者授以制使之權委以藩籬之重則九重之顧憂可寛矣其二曰計戰守自殘虜游魂困獸猶鬬談者每以戰乃危事而詳道以守爲全計而同辭是固愛國保民之善意然自古對敵守境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孫氏保有江東以周瑜能戰而敗曹操於赤壁也劉氏全有巴蜀以諸葛亮出師而魏人畏之如虎也前者殘虜寇蜀嘗入興

元至大安矣以我師勦其類而後止又嘗寇淮犯濠梁逼安豐矣以忠義兵擒其首而後退則是能戰而後守之明驗也宜明飭宣制司沿邉諸將整軍經武繕甲治兵如漢將之行必爲戰備如唐將之練卒常若寇至平時則防關隘謹烽燧明斥候固不輕舉以徼戰功如或虜人犯塞必更相犄角設伏掩擊出奇制勝使匹馬隻輪不返則虜必懲創縮畏不敢輕於窺邉而後可以言守也已其三曰講備邉之至計前者殘虜寇淮守臣率多閉壁

不出是致醜類横行肆侮旁若無人驅殺人民殘破鄉邑刼掠積聚焚蕩廬舍爲守將者如越人視秦人肥瘠未嘗過而問焉迨夫封豕長蛇盈層溪壑徐徐引去亦不聞出兵追躡問之則諉以獨力不支是以若此嗚呼是可不深懲前失而亟爲後計乎當蘇秦之爲從也約六國連衡之衆以抗強大虎狼之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六國至難合也蘇秦掉三寸舌猶能合之爲一家而獲效若此今以我國家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

爲之事宜無不可者矧殘虜垂亡不足以望強秦之萬一乎宜行下兩淮帥司疾速契勘諸將屯戍之兵覈其事力方畧有如他日虜或犯淮東則使某處兵制其左某處兵禦其右某處兵當其前某處兵掩其後既以遏其剽掠且伺其可乘之時而擊之其於淮西亦准此規專命制帥司主其事設有緩急立以羽檄調發所合應援之處遣兵會合如逗遛不進者國有大刑必罰無貸規畫一定則長淮之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虜苟送死破之

必矣其四曰興屯田之大利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輸邊一石費三千鍾我國家中興高宗嘗因營田官條對曰營田就緒庶可以寬民力朕頃在食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孝宗乾道中制曰欲營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凡籍所隸日有增加邦賦所入歲有定額既不可剝下以取給固不若興田以雜耕此聖明留意屯田之家法也今戍邊之兵連年不解轉餉不已民疲可知況兩淮荆襄素多曠土宜明飭制帥司及州郡並開屯田張官

置局專庀其事相地勢闢草萊具牛犂辦糧種各脩實政毋得具文春則具墾闢頃畝耕作人徒秋則具稼穡登成收穫斗斛詳悉申上朝廷考其績用之成否歲入之豐耗而行殿最賞罰之法庶乎屯田之利可見而軍食自此裕矣其五曰收民兵之用人皆謂自民兵之外而民不可使為兵殊不知此可言於安寧無事之時不可言於有警多事之日如漢晁錯所論唐李抱眞所行今不必縷數我眞宗時陜西歲取邊力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

曹瑋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皆為精兵仁宗時元昊叛范文正公知延州點集鄉兵令刺其手此我朝用民兵故事也蓋沿邊之民風聲氣習剛悍果敢馳馬荷戈乃所素習彼其久居土著家室墳墓牛羊耒耜皆為子孫之計憤疾胡虜之心人皆有之特患莫為之倡率糾合耳官司倘有以一其必力作其志氣互保鄉井誰不樂從宜明飭制帥司於荆襄兩淮州郡皆團結民兵用三丁擇一之法聯為隊伍擇其首長授之器械教之戰法仍行招

誘激勸之道使樂為吾用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不糜於官而數十萬之衆可具何憚而不為哉其六曰堅忠義之心夫中原遺黎皆吾赤子彼見天亡殘虜襁負來歸國家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莫不感激思舊志滅讐虜或者乃以來歸者衆糧餉難辦為慮殊不知古人惟患人之不吾歸未聞以歸我之多為病秦民歸心於漢祖所以創大業漢民歸心於光武所以濟中興故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今來歸者皆山東人迫於殘虜之虐為避

宄之討吾惟有以為之主宰治有政令寛其刑役反其田里安其生業何患衣食之不給哉今忠義之將功效既著宜以所得城邑悉使領之彼得憑國家之威靈非特建功於一時且將宣力於後日垂勲名保富貴固所樂為其忠於國家永無窮矣其七曰定乘機之策嘗觀戰國時魏使龐涓伐韓齊遣田忌將兵救之孫臏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遂大破魏兵而龐涓自剄古之大梁則今之汴也古之齊則今之山東也使

殘虜不敢為寇則已如敢入寇第使山東忠義之衆疾走大梁衝其方虛攻其必救虜人烏得不速返以護巢穴返則如龐涓之敗明矣此安邊破虜之奇策也十三年正月差充省試中門官四月差充御試對讀仍兼初考官十四年三月轉承奉郎監行在都進奏院八月轉朝奉郎十五年正月差通判常州未赴差知惠州五月轉朝散郎初抵郡飛蝗甚熾乃黙禱諸神且深自刻責乞以身代百姓受害是夕大雨水漲明日忽有鷹隼烏雀以千萬計相與喧噪驅蝗赴江而斃其為政崇正學獎善類先教後刑勸農寛賦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為一考之後郡計稍寛卽捐已俸以助公帑自城壁倉庫廨舍橋梁祠廟皆一新之百廢脩舉是時東廣諸州寇賊嘯聚刼掠鄉井或數百為羣或數處俱發兇焰所至村落為墟其渠魁曰曾官蘇况等皆驍勇一可當百朝廷屢放省札下本路重賞收捕公察僚屬中可委任者密授方畧且多予金帛使遣間諜務知其蹤跡設伏掩捕果生擒渠魁數

十赴帥司梟首傳示餘黨悉平一路以安廣帥應公純之上其功得旨褒美轉朝請郎誥詞云爾之為州也政以安民兵以除盜恩威之施各當其宜帥臣謂不一之盜發之他州而爾能悉取之使濵海以南今皆晏然則爾之功實被乎數州矣豈止一境之清哉姑進爾階以旌明陟公拜命曰戢盜安民職也其敢言功十七年龍飛覃恩轉朝奉大夫解任而還郡人惜其去為之攀送者數百千人至有泣涕者其得人心如此是歲年七十嘆曰吾

少起舉不減年以欺君今當謝事豈宜復入脩門
即上章乞致其事寶慶元年七月差主管紹興府
千秋鴻禧觀三年六月任滿再乞致仕又差主管
成都府玉局觀紹定二年累章力伸前請九月得
旨特轉官致仕進朝散大夫因言素癯瘠間關踰
嶺每自揆不能久于世今年踰七十澤及三子足
矣舉家務以付諸子所居前挹清溪喬木脩竹隱
映緣秀乃即其地築室曰芳洲樓曰景星亭曰澤
縷曰拂雲日與賓客徜徉酬唱其間四年正月覃

恩轉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五年五月下澣忽感
胃疾時長子官浙東次海陵季待銓中都家人招
醫不許曰脩促數也作三書以報三子不及其他
惟勉以廉潔公勤而已投筆瞑目時六月朔旦也
公天性純誠表裏若一處已接物正直而謙和內
蘊聰明不自表暴居官清介常俸之外毫髮不取
訟牒紛至裁決如流不可干以私服食器用取其
僅足不務奢華雖仕至五馬人以為榮其自處無
異寒素訓誨子孫惟以循理讀書為急人有嘉言

善行稱之不容口未嘗言人過失喜慍不形於色
樞密程公卓除工部侍郎時舉以自代其詞曰朱
某為士時嘗讀書蕭寺寺居深山窮谷人跡罕到
攻苦食淡如是者數年出其所學遂魁一郡之士
繼取科第後生晚進多師承之迹其居鄉心恬氣
和未嘗訟人于公庭亦未嘗謀利于私室鄉之耆
稚起敬起慕逮試邑鄱江以詩書行撫字無追切
峻厲之政有寬裕優游之美邑人相與安之為立
生祠其古之所謂循吏者歟廼今分職在籓出納

惟謹臣知之既詳信之甚篤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平生大畧可見於此嘗學迨致仕不廢方冊待次
學者來從不遠千里率百餘人隨材誘掖後多知
名之士每言人心不可一日無用昔賢運甓可以
為法平生著述有納言十篇末議四篇默齋文集
二十卷藏于家塾初朱氏聚族甚蕃然未有以儒
學起家者公始入太學登儒級已而分符竹列班
行由是族之子弟益知向方姪申從姪况相繼登
科而詩禮之風衍矣公生於紹興乙亥十月十日

終於紹定壬辰六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娶程氏先十五年卒累贈恭人子男三人長沂儒林郎辟差監紹興府石堰鹽場汶從事郎監泰州丁溪劉莊鹽場洙將仕郎女二人進士吳去非程明其婿也孫男七人錫鑰鎮鑄鉞鑑錡女七人未笄期以紹定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歸窆首村西山之原一子復居故里皆治命也珌方營卜松崗而孟季朋來示以行述顧居同里仕同朝誼不容辭也乃因其辭列其狀于右俾來者有攷焉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祭文

祭景獻太子

雲車一往歲曆再周曉入龍樓又聞佩環之響秋深鶴禁但生風露之愁九重追悼以如新四海含辛而未已思臺故在仙馭難回某等記侍講筵忍聞祥奠望來臨於太極淚徒灑於西風

祭袁侍郎

某蒙公之知受公之教最爲隆異歲在丙子丁丑之間某所寓舍寔在早河公特少監秘書也日旰退省歸塗經從必蒙賜顧有若義理之訓旣極詳明至論當世之事尤爲激烈且言自古聖賢有志當世惟孟子尤爲有用之才其治家也必曰深其耕易其耨五鷄二彘藝牆下以桑則家烏得不肥爲國者能使商賈願出於市耕者願耕於野仕者願立於朝則國烏得而不理爲天下者必灌中國而撫四夷則戎狄安得而不服有天下者猶運之

掌則天下烏得而不太平其氣直而勇其言壯而明蓋不惟其學深於孟子而其姿稟實似孟子也使公而端委廟堂則進賢黜不肖內脩政事外攘戎狄則如前四者之効當必有可觀者不然假以期頤之年卧之寂寥之濱使之統斯道之盟一諸儒之向嚮諸赤刀大璧不必陳之明堂而亦足爲淸廟鎭夫何不然天嗇其祚一疾不留殄瘁之哀實關邦國安仰之歎均起多士蓋不止乎一人之私一日之悲而已也雖然如公之才以公之志豈

遂寘湨而已邪不爲景星慶雲以表明時之上瑞則必復爲臯夔稷契以開生民之太平也必矣覓山在望莫拜翁仲之旁香蒭茶淸雪滯雲瑞而已

祭朱用之

嗟嗟用之人品如公才藻如公亦一氣之奇也夫以齷齪之士書皺皺之辭盈几充牘使後生無所則象乃得如公者斗酒百篇舌飜潮淮筆扛嵩華續紫微之正脉使百年英采煥然如新斯非一奇乎而乃孝不終養逝不待年使鶴髮之母反求方朔而不見豈其如唐之諸王孫太白長吉輩亟赴東方氷桃之賞而其期不可後邪矧達如公者幸不底滯胡不用平時之言如淵明牧之諸公自志

其墓而後行邪然公有雄章雋語數百十篇長留天地間不隨之而亾者則公亦何慊於世之榜標不才而獨壽邪區區數言聊當侶語寒泉脩蒭一爲其悲然又安知公不配食和靖水仙於西湖之濱也

祭程樞密

嗚呼兮祝融之派有㟴嶺之峯兮鬱千仞之孤蒼峙一氣之清淑於兩儀旣分之後兮鍾異人於山之陽餘數千載以來兮葢法從之相望獨玉樞之一星兮爾再見於熙寧之二邦雖公卑崇兮頡頏於詞場于蕃于宣兮嘉績多于阜康歸侍玉皇之香案兮簪筆而持橐乃一朝貳本兵兮藎將登庸乎賛襄胡海宇天荒之旣耕兮乃弗竟乎千載之明良嗚呼曏昔之夜瞻乎紫垣之彤雲矞合兮飛

駿擁瑤魁兮失光太史占之曰是何祥嗚呼兄懷乎牂蒨諜梓桑言論所及家國是皇里社數條其之孔臧曰立忠壯之廟徒閉口之屯兮言而未償惟望牛之奇偉兮葢參訂之共斯曾浹侍之踰旬乃變起於杳茫羞蒲供之蕭蕭誦莫奠之琅琅魄之降兮余山之嵎魂之升兮白蓮之方浙浙江之波上巖君之瀨以達于練溪之㳍兮此心葢隨之而南翔然耿耿兮終莫降從濤渭兮漲濤江

祭葉水心

曠宇宙以奚歸兮唯道爲依逢論訟之方興兮聊解安於翠微觀背翅之喙息兮與夫草木之參差驗斯人之耕鑿兮信桑葛之惟時方渾沌之初剖兮巨止見其象滋如天玄地黃之形色兮寧事乎龍馬之神奇上徹昆侖之巔兮下周渤澥之湄仰窺盤古之初兮俯占來代之期感羲黃之啟鑰兮居然萬世之師馳帝塗騁王軌兮洋洋易易之流輝暨炎劉而訖五季兮亦未始不竊其糟醨彼風

后力墨之倫兮迨夫皐禹之疇咨築巖耕野之徒兮接于周召之倚毗由漢唐之良輔兮以至于我宋之元龜雖治體之分兮有醇駁古今之異而功業之見兮有崇卑義利之殊然皆本於躬行兮非空言而可致亦必依道有立兮非一切而背馳葢粒非五穀兮何以爲食而嘉肴不食兮亦奚療饑蓋是理也嘗發揮於洙泗之語又辨證於七篇之辭舍而弗講紛紛奚爲一仁義兮涉歲一敬一兮靡時焦唇敝舌更請迭疑審思力行必也兼之矯

矯我公長鳴盛時告之吾君不激不卑內達國家之體外明當世之宜使卒行之庶幾雍熙胡午軸之已停乃結轍於崎嶬不能者時天寔爲之思疇昔之秦淮獲從容乎歲暮每接幽聞之席常嗟行道之遲公曰不然唯人在茲自爾契濶緘書亦希先丘雙蓮惠然賦詩曾報牘之未馳乃凶問之東來傷非我私爲斯人悲香烈茶淸公其格斯

祭表弟黃運屬

嗚呼哀哉昔我舅氏學爲醇儒行爲世則內丞太府外紓州綏施者不遐未竟其積君傳法衣吾所素期舅之未發後人宜之君亦甚材始終惟學四更事任所守者卑唯廉與勤上官才之故其所至薦表交蜚謂當朝夕少行其志一疾盛年其委如蛻嗚呼哀哉頋我與君誼均手足雖欲勿哭焉得而不哭先是一月來會中都別去浹日諄諄一書書墨未乾遽成千古嗚呼哀哉幸我頃年得一奇谷山川融和鄰舅新卜他日以君歸從舅藏君其許之卑系必昌貴善君子經理君家凡可展力如君之存君其仙乎無累死生

祭姊夫范嚚之

甚矣麴蘗之爲禍也古人以之講禮今人以之喪生甚矣麴蘗之爲禍也某嘗考方書之論叅之以醫家之說頃見吾姊夫之病是也固嘗以節飲之說爲獻嗣棠報書不鄙其言以爲可當藥石矣已而疾勢寖平歲月浸遠於是節飲之說又復棄去今也變故忽生正合醫家所謂飲酒太過勞傷於內故心肺脉損血如湧泉之說究乎痛哉麴蘗之爲禍也惟吾姊夫事親以孝撫弟以友居鄉以和人有緩急勇往出力人皆稱其誼可謂賢者矣賢者宜壽而壽止三十有九蒼天蒼天未可以理度也世道浸薄人情不美凡平日握手論心號爲親戚盃酒慇懃傾出肺肝一旦有死生貧富之隔則平日之誼一毫不見凡可以欺孤奪幼者惟恐不至曾不知天地鬼神實臨其上而世間固有烈丈夫睛覩其旁不汝赦也某雖無似敢不與吾之弟勗吾寡姊撫吾孤甥使之有立於世而無爲不肖之歸此則不敢不勉亦幸九原幽陰有以相之也

嗚呼生有時死有地造物冥冥毫髮不差惟是頃年哭元壽今又哭嚚之使吾老人奚以爲懷邪聞訃之日嘗於官舍設位陳奠伸一慟之誠今也拜書慰吾寡姊辦香醆茶復以紓痛捎不能拊有淚如雨

祭汪給事

嗚呼大江之南黟歙之閒有郡焉曰新安其山峭刻而壁立其水清泚而流湍其人育山靈而吞水液也往往方嚴而勁正駁淟濁而疾回姦其民則尚氣好鬬好訟其士大夫則尚氣好義可殺可僇而英氣毅槩凜然而莫干故其出任於時也多爲材御史否則爲真諫官此固自昔已如此而非獨今爲然也比年以來流芳歇滅乃有公焉挺挺特特獨立於霧峯之山詹前有光覗旁無躅使新安

之名益重於天下而天下之士皆以新安之有人者益指公而言也志意阜犖功業焯耀而經濟康理之畧方犖犖也使之垂紳正笏雍容廊廟紀綱可使截截而長策可建治安也天實何意能生之爲時瑞不能久之爲國磐也嘿嘿者易合而皓皓者易汙庸庸者多奇而矯矯者易殲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況觀宇宙之大俯仰古今之變密察萬物之理未嘗不爲公喟然而永嘆也雖然一編之傳千古之芳公之不亡者固將如金石之不刊也譬

彼草木隨時榮瘁若羣飛競逐驕其妻妾於墦間者何異朝開而暮落也而公又何患焉嗚呼公之高標曠度秀氣茂姿其將何之乎浮空汎景與汗漫游於無倪者乎爲神明典山川乎爲神仙登蓬萊乎復爲明爲哲蹇蹇諤諤危言極論居梓彈之職者乎抑復爲臯夔爲稷契雍雍陳謨贊化者乎不然則佐王之志經世之畧不當寘寘漠漠而遂已也其骨脆力弱不能自武而公固嘗謂他時必能有立於斯世者無不以餘子覩也秦淮之埂東

縛微官其役也將不能紼其葬也紼不能引江東暮雲徒悵然西望於郊關也一奠寒泉薦以梅英魂乎天來必能饗某之卷卷也

祭王秘閣

嗟乎善人必福良吏必祿遺文玄言爛然可覆胡爲於公而奪之祿胡爲於公而折其軸然後知大鈞之難問而司甄之莫卜也孝友家庭襟度冲貌爲縣廉平汭濱遺俗甫駕別車盜發窮谷銜命以往奔走鹿續曾未論功頒聞旋轂齊視大觀澹然寵辱胡恙之微遽成往獨然則啍啍鉗鉗固在所取而淫誣奸慝或爲天育邪雖然一息微光千年芳躅君子固知所擇而君亦可以瞑此目也矧公

有子能持公門子而又孫以承後昆天之報公豈必公存其也公知甚厚公遇甚温報公未能耿耿空言會拜翁仲一爵清樽

祭俞侍郎

嗟乎東西山之秀氣自宇宙闢闔而來餘四千年至公始一發然則公之生抑何其難邪彊毅足以有立寛博足以有容忠足以劇上仁足以澤下欽而兩之可以接諸賢而開後學推而放之可以強王室而服戎羌然則公之受於天者顧不甚重邪文雖備於諸儒官僅登於法從年未及於懸車公之所以自任與夫海內之所以期公者乃半塗而折軸然則天之所以生公者果將何意邪嗚呼公

其仍豸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邪抑超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邪懷不盡於斯世沒則爲明神邪不然將復爲人以續未成之功業邪公必有一於此也某一見之頃受公深知念不能忘而奪於多故公殁踰年始能緘辭以泄其哀惟公其鑒之

祭王衡州

嗚呼公而止於斯邪大鈞無意乎斯民無祿乎脩促有數乎去來本無常乎人以為戚而天以為返其所乎皆不可致詰也生於鼎食之家而躬韋布之行習於富貴之事而悉窮苦之情三分莬符而惠利浹於民生一擁船節而廉白聞於天聽淳熙賢相公為仲子謂天鍾美必將在是胡為衡陽忽歸舉榔嗚呼公之族里待公而婚嫁者今失所待猶未也公之伯兄荒草孤墳嗣系寂寥待公而經理者有年矣今復奚待邪壽山之阡松栢干天宴游其間加困得眠尤惟眷誼引紼莫前陳此一觴臨風悵然

祭汪大卿

惟公稟賦欽山川之靈賦東南温厚之氣粹然幹墨芳年上第卿班郎位則與為羣工仗節分符則惠鮮微細世路櫓柃太行疇能免乎毀譽公獨湛然而玉冰始終不見乎纖翳年未及而乞身嘆高風之鮮儷蒔花木於城陰謂百年之閱世胡微恙之不仁乃騎鳳而俱逝使我一鄉之士未知考德之計其猶家下交且申之以婚姻之義微宦有守莫雪此涕惟務之生此德之清公其來乎一盃甚誠

祭李端明

嗚呼西山之爽氣獨盛於公家邪嘉泰甲子之歲其有秣陵之役道北固登甘露寺有亭巋然下瞰金焦二阜僅一粟恭惟先生貳卿題名其上而八龍並列其下是時傳指題名已三十年矣其後貳卿已仙疇知所謂八龍者多為從臣迨今猶有方進而未已者且復伯仲律呂海內號為文章家而又悉以功業顯不曰西山之爽獨盛邪公八龍之長也丰神峻徹如明月之珍如野鶴之翔食蔬服

素室無歌舞唯書與石相與死生人知其為清也望之若厲卽之乃溫春風風入不言自和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人知其為和也清矣和矣而無以見於斯世焉山林一偏之士耳而公也論諫數十百篇根本仁義言之可行行之可績故四朝信之比其賦政四方也以實德行實政人誦之家象事之殆半天下甚至使虜而歸者其首率問公年今何官大國有議盍不令其來得信實如尚書來議必易成嗟乎忠信可以行蠻邦聖人豈欺我哉嗚呼人孰無生公獨久世如是邪人孰不仕公獨有始有卒若是邪其受公之知平生寡比海內有清議朝廷有良史其請私以真清為先生山林之謚千里緘詞有泪如洗

代祭黃尚書

嗚呼哀哉學旋天地文閎帝皇業傳家緒行揭世防論議足以達國體制作足以翼聖經身雖儀於殿陛興長在於山林有才若斯顧鬱弗振天清日光始引自近嗚呼華簪綠綬有星文昌則上之用

公不為不至月弦懸車畱輔元儲則上之眷公不為無意奈何羣偲促班玉樓午夜路遙飈車莫畱嗚呼公真為仙邪將風節清抗復為商山園綺邪謀謨雍容復為虞廷皐夔邪不然為和風為甘雨為威鳳芝草燁然於天地間邪雖然家有古文史有佳傳公乎不亡千載如見生芻一束寒泉倚菊惟以比之清其如玉

代祭嗣秀王

惟我國家德猷于天天實胙之瓜瓞其延碩大且才寔徒孔繁周啟土宇大封同姓析壤五十猗與甚盛千龍過卜宗強之慶厥有屬近行尊爵為賢王居富而能約處高而不荒服詩書之腴親儒士之良輕蘇葭莩味道膏粱中外荐更邦家用光宜年千億胡命有極令愷壽終茲謂令德生為磐石之英沒作宗支之則當宁輟朝多士太息其等辱

同輦路九京忽非秋雲靄靄兮清雲迷秋風蕭蕭兮白蘋悲骨寫哀兮酒盈卮

代祭潘夫人

嗚呼夫人名父見聞外氏淵源左詩右書德星而全此為女而賢也令族歸斬禮義益虔不驕不舒清約家傳此為婦而賢也男方繩繩女亦振振蘭芽玉枝嗟戶芳馨是謂是育期於必成此為母而賢也歲奉蒸嘗載[illegible]載祇姻族均一恩施不私一話一言忠孝是依內堂外戶肅然正規遂俾丞相一心王室十載升平遐邇寧謐此夫人之所以為助而天下陰被其澤也嗚呼隆興丞相之子婦而

嘉定丞相之夫人則其生亦貴矣上念元臣失此良助使出天閽恩加卹賻則其歿亦榮矣而夫人內抱一真蓋捐世紛縣平生之富貴等太空之纖雲今也瑤池宿契青鸞飄駃豈復滯情於人間之世其從慶國朝于玉京夙烈千年鄉山長青某等家被化鈞既生且成囚問初傳闔門摧驚再拜一卮娟娟此誠

代路祭七

嗚呼丹旐飛兮憯都人千鍾奠兮徧江濱孰有出而不歸兮今歸獨榮旆輀車於子胥之江兮寸濤不驚從慶國於太白之山兮千歲齊名

嗚呼春風蕭蕭兮白楊飄春雨陰陰兮漲江湖江妃警衛兮波不揺會車千乘兮憯煙霄天竺之山兮女則標清酒一樽兮楚魂銷

祭叔文

嗚呼先君三弟其二先零幸季父在如見先君今又奪之諸父盡矣嗚呼痛哉頃歲辛未辭家爲縣謂别不遠三歲即見疇知邂逅又爲此來六年未歸竟隔夜臺嗚呼痛哉不怮不求樂天安命與人無怨視物不競謂百歲爲宜乃八袠而逝嗚呼痛哉病不獲省藥不獲問棺不及撫别不及訣五百里抗欷神爽飛越嗚呼痛哉念昔遲次昕夕承顏他日西歸百感胡堪宅兆未卜厥相三弟以圖安也或學或耕當勉三弟以卒業也綠篠堤長横塘春碧物象依然人非故跡嗚呼痛哉海外之熏雙井之春幽明不間徵此香芬

哀辭

夫人哀辭

嗟嗟夫人歸我四十九年奉蒸嘗也必躬必親事舅姑也必孝必謹相夫也必以義教子孫也必以忠儉于躬勤于家惠于僮僕婦道備矣而七十猶少二焉蒼蒼胡可問神明胡可測哉一慟而已然其逝也郤葷與茹凡十餘日曰無以是滓我神識了然絶諸痛楚且徧告諸人以時日而後行亦可謂令終矣

弟六二奉議哀辭

兄之生也與弟同氣學也同志奉親也同孝治家也同法兄之隨牒也幾四十年而書郵往來月無虚旬此心精微未嘗不同不幸吾弟天賦孔艱抱疾之日長而予友愛同體未嘗一日不同此疾也今也得年正合大易之數慨想前賢終於此數者簡諜如林則亦不可謂不壽矣子登備級則亦不可謂不振矣且兄十年九出而今歲適蒙天眷賜奉真臺得以睞弟之疾拊弟之棺又將擇近地而窆之則吾弟始終一無可憾矣逍遙物外勿墮人間世此兄所以惓惓有望也况兄所卜石室近在跬步地師占之謂當甲乙他時扈酒一哄相從於清風素月之夕其樂無窮也而予與弟又復何憾邪

若水哀辭

汝於諸孫爲長吾先君特愛之故自髫年予親授以句讀教以作字屬對賦詩稍長授以經史大義爾性早穎頗自解又稍長授以作文之法學日

進詞日工字畫壘壘逼予書法從予仕宦蓋三十有二矣京口之役抱病以往予疑其不可久留也力促其歸歸僅四五日又病遂不可爲蓋其始之受於天者各有分量也吾其如天何哉幸汝有子雙瞳炯炯非凡兒也予當教之育之使足以爲汝後汝亦可以無憾矣

若曾哀辭

我緣在山林兮絶鍾䟽向也止謀五斗之養今可不知三徑之歸日念他時棲遲故里汝兄汝弟暨孫取履扶笻從我暘谷兮爾留化乖我初圖嗚呼天不可與道地不可與謀鬼神不可與知若爾之孝友慈惠而壽不迨中若我之持心蹈行而暮年奪子然則天胡可詰鬼神胡可恃耶不知使世之爲善者將何所勸而爲惡者何所懼耶然幸爾也有子絶奇食牛之氣非凡兒比異日飛黃騰踏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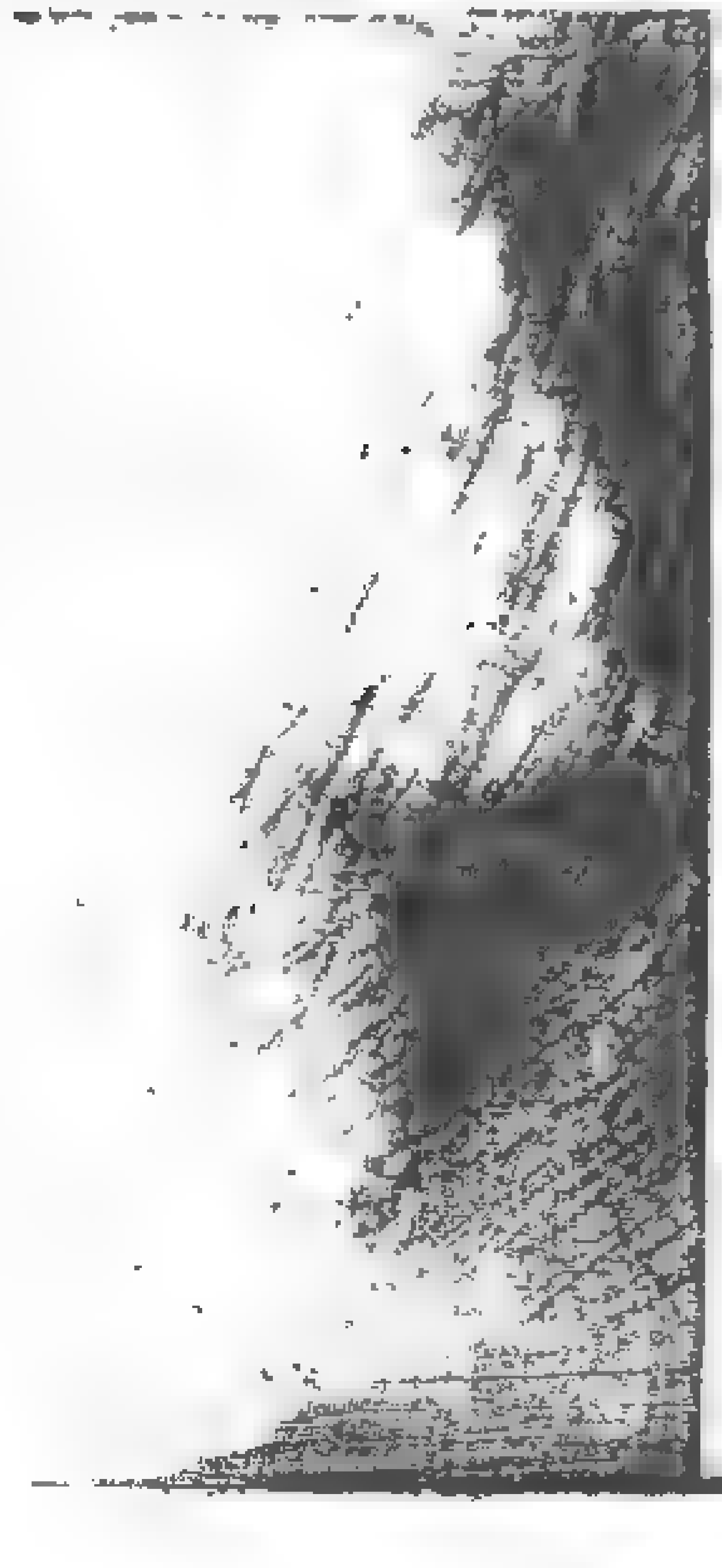
雖不見於生前而亦享封於後日夫亦何憾耶

曹監酒哀詞

嗟嗟曹君天只人只乾元一氣萬彙均只纖巨促脩胡不齊只所學如君亦旣屢只摛詞如君亦旣秀只萬里脩途車輙停只雖然生而無聞壽何如只朝聞夕死聖言垂只允懷夙昔熏風寒只香冽茶清君其監只

天台二張居士哀辭

繇昔休明之世必有賢者兮釆於山而漁於泉兮君也遺子以書課犍於耕兮吾非傲世而徼仙世之同氣若譬兮人道散而孰銓君之仁足以拊孤嫠兮誼足以風普天彼黃馘槁項兮旣沒世而名不稱焉若顏與閔之不試兮有洙泗以爲賢曰延陵季子之墓兮抑奚爲而獨傳彼洙泗聖人吾不得而遇之矣盍亦求其可壽者而託焉嗚呼此乎萬世孝子順孫之志兮昔人所以重嘆其惓惓



王少卿哀辭

恭惟少卿、相庭之瑞、英英王謝、倚渟穠綺、公獨矯然、鴻騫鳳舉、溫乎其和、凜乎其清、不詭不激、如砥斯平、短檠細字、午夜燈青、令牧監司、暨于班廷、洞洞屬屬、惟君與民、曰二十年、衮侍太清、王體國論、日睹熙辰、亹亹奏篇、精切坦平、居稱孝友、仕則廉平、先業赫赫、咸期踵成、雲族而散。月皎而傾、某之睎公、蓋丈人行、愛之期之、莫能名狀、逝不知日、究不知時、歲華悠悠、東風一辭、千里卷卷、公監于茲、

汪子心哀辭

嗚呼、子心果死邪、子於子心之死、歎然不滿於造化者三焉、而造化乃以爲厚德於子心者亦三焉、請各敘其言、而子心擇之、夫性行歸姿、淑均和茂、不驚不矯、敗戾明德、宜燕期頤、以永天常、乃日月疾悉若是、予之歎然於造化者一也、求之聖賢之經、以根抵其歸、取諸四方之見聞、以參其同、宜之於詞、則詭異而醇、耆艾而秀、所積若是、宜有以洽乎人而被乎物者、乃曾不得一施焉、非造化之未

滿者二邪、夫顏而壽、跖而夭、八元登、三苗擯、惡盈好謙、使天下曉然知所勸沮、此人之所期於元工者、今乃一切倒植若是、固何賴於造化、非三不滿邪、造化曰不然、吾居冥冥之間、觀爾世人顛冥於功利之塗、汩沒於炎凉之海。黃馘槁項、猶不得休。此造化所以困之者也、今子心年方中、乃得逍遙遊於無倪、非我之德子心邪、蠅營狗苟之人、鼠目麞頭之子、傲兀華軒、如醉如寐、污若豕塗、焦若靡草、此造化所以僇之也、今子心被褐懷珠、流芳不

朽又非我之所以獨屋子心邪煙不鬱者光不揚道不屈者身不章遺子以窮發子以聲又非我之所以重愛子心邪嗟乎子心天機深人慾淺與造化爲徒者必以造化之言爲然也而子又何悲邪有肴其馨有酒其淸厥幾其饗之

洺水集卷十二終

程洺水先生文集目錄

書 卷十三

上執政二

上陳舍人

上監司

代上執政

代上監司

尺牘 卷十四

竇祭酒

趙知縣

李大諫

胡運幹

與莊漕

潘通判

林知縣

趙尚書

黃侍郎

雷知院

余知縣
李尚書
唐秘書
回周帥
回宋總領
李提舉
李大諫
趙廷評
回崔侍郎二

徐進士
答僧三
蘂尚書
程大卿
李侍郎
趙徽州
高校書
張知縣
袁郎中

回范教授
答新進士脩
回李寔公
葉賢良翼
回金判院

啓卷十五
賀江東運使
賀丘告院
賀丘樞密

賀鄭給事
賀趙徽州
賀正
賀商侍郎
謝丘樞密
謝雷祭酒
謝李尚書二
謝除宗簿
謝除編脩

謝執政
謝丞相
壬申冬至
癸酉正旦
交代朱寺正
回交代
回請舉士人
回龔撫幹
回冬至

回程知縣
回魏少監
回岳運使
回陳制帥
回趙鎮江
回癸未前三名
回丙戌前三名
代求陞陟
代與馬帥

代上倉使
代賀蘇提刑
代回林大卿
代上淮西總領
代上李提刑
代上宣撫
代賀錢丞相
代上執政
代上李安撫

代謝舉陞陟
致語卷十六
建康鹿鳴宴
建康春教
聖節
王母
前筵勾曲
醉蓬萊
後筵勾曲

茶詞西江月
湯詞鷓鴣天

程洛水先生集卷十三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遡行重訂

書

上執政書二

近日淮北之事明公亦盡知之乎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此前史所記殷浩山桑之敗也而今日又甚焉乃者壽陽之役叛兵執責主將官軍民兵互相屠害或降虜或潰歸逃亡紛紜百里不絕隻輪尺鐵不反淮南紹興器用至是殲焉今兩淮騷動勢搖長江矣而公議籍籍以爲　朝廷尚多壅蔽凡所奏請沮抑不下嗚呼此爲何時而猶有如議者之云云乎四月二十五日火星如甕墜於建康六月四日黑氣圍日日沒乃散天之示變不小矣天變見於上人心離於下而朝廷不知往古危亡之監復有甚於此者乎明公忠義奮發對越三靈而左右壅蔽其聰明陷明公於萬世之罪人者明公不知也今天下利害所當施置罷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

者在於其言未必上聞闇之未必下行耳是故不暇縷數其事而獨願斥去左右屏徹壅蔽四方章奏節爲敷陳將帥之有功者以公議賞之不可以無關節而不行至於逗遛不進懷姦悞國專事苞苴今悉敢露者則以公議僇之不可以有關節而輒已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言無偏聽無私暱如此則上下流通人心思奮易禍爲福亦反掌耳如是而猶無成焉則明公忠誼之心亦有辭於天下矣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邪

世之士大夫號爲強有力者以官爵之故無敢吐氣而其下者又惧罪而不言區區愚衷憂　國愛君之心昧冒爲言者先爲催明公重圖之

其三

竊觀政和三年遼主天祚會諸狄於混同江時女眞之酋阿骨打獨爲桀驁天祚欲殺之遼之臣蕭奉先不以爲然縱其去至宣和五年阿骨打死粘罕以其弟吳乞買嗣立六年粘罕滅遼則女眞之盛已百有二十年而滅僚之後亦九十一歲矣由古狄強未有久於是者今也天亡韃靼乘之毁巢南竄殲滅無日矣而某區區之愚容或有慮焉有若項年咸謂其國旱矣蝗矣人離矣盜起矣罷於勁敵矣天戈北指可不血刃權臣惑之輒萌幸心自豜一飛初料悉舛彼之人心如故也城守如故也兵力如故也凡我動作悉墮其計卒之毒潰四出流毒至今今之女眞固非昔比然弱於韃靼矣駢我則強弱未分焉昔之都汴者唯五季及　我朝耳大抵恃吳楚之粟江淮之賦乃能立國今殘虜

竄命大梁旁無寸資狄役而深寧不計此而昧冒來邪使其亢巳覆也則猶誘曰窮處而無歸也如其未也則極北皆可征也胡爲而輒南哉昔突厥將亡歲凶人叛托紇斯破之遂致失國遠遁沙漠寄託比遼而乃名借實脇求多於唐求米粟借兵力乞牛羊請器甲指叛亡之人邀歲得之繒動言世婚義當恤難秉辭旣正唐無以拒之唐之君臣相顧靡寧凡其所請或予或拒曲徇其情然亟與而又請已因而求數宿留四年日事侵擾今年歲

朔川明年襲振武使唐之人農不暇耕士不解甲觀當時所以責之之辭亦可謂直矣若曰汝爲敵所破當枕戈向敵可也今乃遠托吾邊此殭茹柔思逞志於中華獨不畏天地神明哉嗟乎犬羊之類惟力是憑強則進弱則退寧直與曲之辨哉蓋其兵力向抗紇斯則爲弱指唐則爲強唐卒不免遠結抗紇斯曰吾與汝同滅回鶻我當與汝爲鄰藉其兵力始僥一勝然唐亦由是憊矣今殘虜於是萬有一焉或輕於稱兵否則尨一介來告曰不

幸北鄙阻饑南方連稔百年宿好義在大鄰則將何以應之女眞由甲寅以來內則骨肉吞噬外則鞬鞚憑陵丙寅丁卯又有我師之役旱蝗相仍人畜幾盡且涉二十寒暑矣而其國猶未大亂上下嚴密虛實難覘使我支之其將若何由是而言未易遽以垂盡之虜眎之也似聞前月嘗以幣請我以使通爲期是非雖未可知然亦安知其非嘗試之謀求釁之漸乎且使難通於前日耳今既來沐則於泗於壽朝尨一介莫入吾境豈容不予乎雖

曰予之而彼已得以有辭矣蓋予之而有以處其予不予而有以制其奪斯無惡於予奪矣譬之人焉元氣充於內則風雨寒濕一不足虞苟其已耗則無一而非可慮者使吾國而固吾兵而彊吾將而良則滅其數可也與之可也不與亦可也伸縮惟吾情可否惟吾命而已如其未然可不先爲之所哉雖然古今未始有不可爲之事也顧其所處畫如何耳使　朝廷之上鑒丙寅闇陋之失垂嘉定宏博之規擇寬大之帥以鼓動英豪開集議之

所以收采群策究便宜之法以責其成功則百年羈縻可以一洗破龍庭焚罽幙使中原遺黎出重泉而覩白日披氛露而戴青天挈故疆而歸舊版御六龍而還上都皆優爲也而何淮襄藩籬之足慮哉人以爲易某以爲難人以爲難某則以爲易蓋知其難則易矣唯執事其圖之

上陳舍人

某瑣瑣碌碌一孺子爾項從進士後得考功末第不足以恆志聞世有所謂宏詞科願學焉然聖經賢傳每一展編如望大洋茫無畔岸聞宛陵汪先生有總括綱目號爲詞題者去月二十五日委介持書問亡恙因竊有請焉先生曰嘻子過矣亦騄耳者必於伯樂之廄求白璧者必於卞氏之匱子學詞章不於今左史陳公之門而顧於某乎取之子過矣嗚呼某豈不知今天下有陳公哉而公方

以文鳴當代聲名鼎盛贊畫訓詞擅文雅於朝爲天子侍從之臣而某辱在泥涂顧下土塵埃之蹤分偏於縹渺烟霄之上將何因而至前乎今先生賜之書其其往矣往年癸丑嘗得閤下詞壇之文伏而讀之已有執筆硯以從函丈之意間一歲來試教官懷刺屏牆已而以用韻不審見黜有司悒悒而歸故無因掃門以至于此竊嘗慨嘆以爲閤下之學總攬羅絡縱橫浩博旋天縮地陶鑄帝皇故其文章則鏗金石諧律呂如黃鍾大呂之登清廟也彌青雲亘紫霄如蒼虬赤螭之御剛風也逐奔星先飄電如飛黃白義之朝崑崙而夕瑤池也而某之學則離疏空虛左挹右匱而其文則亦毫聯縷析零落枯槁中夜以思悸不自定比其執筆愧汗如沐雖然養叔治射師曠治音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英之於書少陵之於詩雖曰樂之終身奚暇外慕然不知所以用力之地則不造其堂不躋其閫雖窮日彌年勤亦何補此所以一日齋二日戒三日財書斬徹於俎豆之間以見心於萬一

則決馬頰之寸波以溉其枯回昆吾之正照以燭其遠庶幾有望焉爾唯閤下憐其愚諒其塵以卒其志凡平日所爲文所謂詞題若所以用力之地條列而教示之勿有所愛勿以爲不足教則某雖不敏得財能買得弦能鳴或者天其終相之勃鬱激昂揮羽翮而生風濤搴衣裾而登崑閬以接群仙之後塵則推千古之殘膏以流潤後學閤下之賜何如也書詞賓繁無以自白然即文以求其意閤下固得其肺肝焉

上監司

愚嘗汎觀今日薦擧之弊而後喟然嘆曰薦擧之法可罷也愚非爲是矯激之論也亦非有求而不獲而私爲之說也誠以民生之厚薄治道之廢興寔係乎人才而所謂人才云者在乎名實之間耳帝王之世固有以五臣而治亦或以十亂而治而漢唐盛時因時輔主卓然可見者皆不過數人而止馴至後世人才滿天下而卒無補於毫髮者可不相與攷其實乎今之分縣而治者皆拔尤取頴

被薦擧而改秩之人也然嘗察諸州縣之間闒茸而不自彊者昏塞而無所發明者貪墨而無善狀者殘刻而求能聲者租賦日繁力役日困冤抑莫伸豪强得志於薦擧何賴焉夫薦擧之設亦欲得人以助吾治焉耳而非爲選人榮進地也今之被薦者他時爲郡守爲監司等而上之爲侍從爲宰相得以擧人者亦擧是人也遞遞相承百年一日欲求治理清明風俗醇正其可得乎愚故曰薦擧可罷也昔魯哀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無取捷

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聖人之言萬世觀人之法也夫貪者之不可取得非他時黷貨無厭足以爲國蠹者乎誕與亂者之不可取得非他時要功生事足以爲民害者乎誕與亂者之好於生事猶之可也何者上有明君下有良相則要功生事之徒潛消默縮自不敢肆惡於貪墨之夫則口談夷齊身爲盜跖足以蓋其奸而濟其惡者無所不至雖有

明察之長往往受其欺而不知故其人陰爲國蠹民害者爲患不細此聖人之垂戒所以先貪而後誕與亂者也雖然此特言其害民蠹國者耳忠定張公詠嘗曰大凡擧人須擧好退者勿擧奔競者好退者廉遜知耻若擧之則名節愈厲奔競者能曲事謟媚若擧之則矜名好利累及擧官此雖以利害言然要其所終誠爲切論蓋聖人之言但微示其端而忠定之言亂極論其弊以爲妄擧之害不惟害而已而實爲己累然則爲擧主者亦何

便於此哉大抵聖賢觀人之法觀其形而知其器聽其言而識其心。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表裏形證固不可誣而形模狹者力量小器局淺者功名陋尺寸短長聲名壽考皆莫逃乎目睫之間孟子曰人惟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昔子賤將之邑或有以釣法贈焉曰夫擲釣投綸卽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魚小而肉薄中有巨鱗若浮若沉遲延而不食者魴魚也其魚大而肉厚漁者將何取焉嗚呼知決擇乎魴與陽鱎則知決擇人才矣雖

然太守所治一州耳監司所部一路耳一州一路之間爲屬吏者能幾人其邪正材否抑何難知之有邪一州一路之莫辨則又何以佐人主坐廟堂進退百官邪雖然初無甚難者人心本明也惟無汨於其私則人才自白惟吾心或偏而流於刻也則輕薄生事者才矣或昏而墮於利也則貪墨亡耻者德矣人才之淆亂其以是夫今天下誦明公之賢者則皆曰清明而不雜勁正而能守廉白高潔之操聳聞天下今屬部之內端良修飭有志節之士皆翕然觀德而益以自勉而貪墨之人凡前日肆行無忌者莫不聳然股栗日夕四顧曰得無我知乎雖未革心而亦知所忌矣夫如是則薦舉之權必盡得如明公而後付之則庶乎薦舉之法可以勿罷矣此天下寒畯之士所以猶有所恃而庶幾公道之復行也某不肖然自明公之登臺而其中勃勃然若有所感者故今也輒歷叙其所以然而聽命於執事惟明公亮焉

代上執政

方今天下亦多故矣而相公乃於此時預政幾本兵柄其亦難以有爲於此世也戎索雖靖而姦冦未清也彼邊雖奠而流離未復也旱蝗相仍而糴價未平也錢物俱困而楮幣未重也上下相蒙而吏治未肅也賞罰不行而軍政未舉也況數當世之事蓋有不勝其條枚者而是數者之弊則又深厚盤糾積非旦莫人情玩弛未易振刷至於命令所出之地則又指意莫一論議牽制然則憂世之

士有志功業者無乃亦難於斯時乎曰不然亦顧其得人焉耳古今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時也人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不能自爲也人爲之耳然上自執政大臣下而至於一命之士凡裒弁於王朝而星布於州縣者皆才也才滿天下而治不舉亦必有其故矣在上者有可爲之勢而無欲爲之志在下者有欲爲之心而無可爲之權故在上者意滿志荒頹墮惕玩既得患失奉身思退而已而其在下者徒能長吁太息抵掌極談而亦卒無補於

毫髮此天下之治所以靡靡至此而莫知所止也恭惟相公以名世之姿應難逢之會功隆德盛視古大臣亡愧詞而天下之弊固有如前所陳者信哉治功之難立而今日之難以有爲也嗟乎古今天下事變無窮智力有限得天下之才以爲國家無窮之用則古大臣之用心而已矣某至愚極陋其敢以才自許哉而效官九江亦既三載今少卿濮公實爲之守乃以爲可使也故三年之間無日不兼他領以屬邑之徼擾而攝判官事者且期年

總所帑庾之出内以至和糴之事時侍郎吳公領餉事也亦俾得而兼之已而樞密丘公建府江淮亦檄以招刺左右奔走勞悴萬狀闕陛三表不俟有請徼幸及格矣乃變起親庭待盡草土屬畢素冠歸命大造雖然萬彙之多未有不本於天地者至於洪纖高下長短巨細因形賦象品彙不齊此則惟化工命之而萬物不能自必也有若得財能買得弦能鳴假之尺寸之階使得以爲升降禁門之地賜之芻秣之餘俾得以效驅馳玉關之用則

則以持報師門不敢不勉而已

代上監司

聞之有盛德之人然後能爲盛德之事古道不行
於世也久矣有能身居百世之後而德居百世之
先則三代之道何患其不行於春秋之世哉雖然
一世道德之門固天下之士有志於古者之所趨
而求入者然不潔身不渫德無一可以自附於詩
書則又何以登冒俎豆間耶其爲蕘庫小吏於大
府且以先世之故獲幸於門墻立於堦墀之下而

望大君子之威儀且朞年於此矣明公貭超卓之
奇材蓄雄剛之俊德山色玉立挺然不群如峻峯
名阜磊磊磈磈相望於天壤間此 天子之所淬
知而學士大夫之所畏而仰者也至於公舉之道
適家之好末俗陵遲掃地盡矣而明公秉至公之
盬隆歲寒之誼長風孤寒中流砥立使斯世之人
公舉奪於私情交道變於涼燠者無地以寄其媿
豈非有盛德之人故可以望盛德之事乎而其也
未知所以受道之質如何也獨念退然晩出顓愚

而昏陋不知學問徒以先人之遺澤齒一命於縲
紲纍纍隨行鹿鹿逐隊無寸長尺節可以表見則
將何以動人之聰聽也哉蚤夜以思惕然自懼惟
其或能溫共篤信無邪妄欺詐之心廉白自飭無
汚穢貪濁之行黽勉犇走罔敢逸豫無怠事慢功
之習始終一操期於不變庶幾持此以入師門而
亦未知日新不懈惟懷遠圖之功也而明公猥以
三世之好盖帷之恩不忍棄捐藐然稽絕之孤有
所嘉賴降之大惠施于存亡可不謂至乎前日寸

連之章循省顛末激發懦衷七十慈親與門內宗
祝一詞未始一日輒忘也顧其無綢繆之親無炎
熱之勢無路遺左右之力譬之尺寸孤根寄于不
食之田灌溉芸耨之功皆所不及而所恃以爲生
者唯及時之膏澤與無私之春風使之發萌而成
稱皆天地之大德耳此明公所以施於不肖之孤
者其隆特如此九原有靈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
矣然則古人所記扶輪結草之事者安得謂之誣
邪然側聞銓法二章可以免試三章可以循歷是

所謂不計其力而徒計其功不反諸己而過望於人其爲士厭孰甚焉雖然萬物之望於天者無窮而天之施於物者亦無窮天不以物之無厭而倦於應也且天之於物也命之翅者必與其翮使得以全其飛命之足者必與之蹄使得以全其走夫苟與之而不全則猶足以病其生而未足以遂其性此元化大造之意所以廣大無倪而兩間盈滿無一不全之物也某欲展尺寸之翼效犇走之力翅矣而未翮足矣而未蹄天地其終賜之使得陶

陶遂遂於雲翔川泳之外則激昂意氣憑陵功名凡可以振發枯槁疏抉潢洿以求無負於期待者豈敢在門墻多士之後耶昧月自言無復廉隅唯明公寛而貸之

洺水集卷十三終

程洺水先生集 卷十四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遐行重訂

尺牘

雷祭酒

大冬始事清霜戒寒伏惟醇儒碩德獨步朝端帝聰天休台候動止萬福公議之不明上下交病之也天下固有常然之理天必高地必下日月必光明江河必渾浩而何有於異哉天子須人以爲治而不能自知天下之才故付薦擧於大臣謂其可

信而付之也下之抱負尺寸而不能自達於天子故有求於先進謂其當言之於上也是皆其常也而比年以來士習浸異不以常求之而帥借力於强宗熱援以劫其上原其情則固可罪也而上之人習不以爲罪乃越常而予之而後脇刺之風浸盛所謂異者不以爲異而乃以爲常而後公議始大壞顧其所操者狹所欲者侈偲偲焉欲自持尺牘以干動人聽得無類於守書信古不諳事宜者定以平日素愚不敢效世俗從傍借力凡前所已

得者皆三四鉅公一見之閒特達收采所謂長牋短記未始輒用至垂成未章頗費料理故今也亦以是而望執事又聞海內之論以爲執事清而不隘和而不流日光玉潔而鹽裁精明山立河行而論議勇決夫豈蚍蜉蟻子所能撼搖者用是斷然不疑自以其情歸于門牆果蒙察其依歸之誠賜以品題之重上官嘆喜同列驚異所俱凡庸不知自進無以稱塞期遇之意不敢不勉也然今世之士無故而得賞拔者長筆利舌躍躍引謝加不終

朝而其飭詞巧譬支離曼衍猶恐卒不當人意者此不惟待知已之薄而其自待抑不厚矣夫不厚於自待之士上之人亦安用之此某所以不敢蚓執事方將雍容廊廟以進賢退不肖而某之有望於元化蓋自今以始然則區區感厲又豈止今日而已邪併惟賜照

趙知縣

即日日馭將南嚴長之慶唯君子宜之明府之治青陽也明斷於其廷寬惠於其野行之三年而子男之邦則焉旬日之間連拜兩亟之重其光油然其氣溫然其論議卓然甚矣執事之淵源深長也一言而使衆嚮之所謂敏而好學勇力而不屈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有道而下人執事皆兼而有焉向來不曠山不直地亦既移此身返門牆矣乃不能衣穫而提贄難氣以問事君子之道自今思之

其有愧於齊高庭多矣然伏讀二書博之約之開之明之所謂放其行修其體竊意高廷之所以聞於夫子者不是過也然省諸中攷諸外求所以自附於寡過之地者實未有焉尚唯終教之毋徒曰友之云也街鳳瑩芝之寵早晩東來當續續爲賀

李大諫

斗指兩辰西灝沈宕恭惟塡臨甫爾威望隱然下慰人心上符天貺台候動止萬福某屢西門墻纔百餘里微官所縛不能躬問起居謹修尺牘爲初偃旌旄之慶某恭惟大君子愛君憂國之心至深而爲天下生靈之計甚切故辭諫諍之官臨喉咽之地所欣然焉宣徽南院猶帶階廷侍從之班姑蘇高臺眞成魯衛兄弟之國寵榮若是縉紳所希永言北固之區寔爲南徐之地腹心淮甸門戶金

吳方當有事之時尤謹不虞之備然宿望甚重臥護有餘肯來嚇嚇可喜之名正藉平平安邊之策竊聆新政已尉輿人乳哺傷殘疏瀹疾苦脫之虎口納之母懷用力此時見効唯易民庸既誌上思亦深衮以公歸霖須說作竊計于㻛之事不逾朏簷之期幸甚幸甚

胡運翁

商律浸深顥氣沉碭伏惟運翁茂才含華未耀璽修參扶台候動止萬福沙頭一別朓朒易久幅紙渠渠來自數百里不止三讀而已西門之燎時時一作何獨不恕於賢者邪抑此非君居造物固將有以處之耶果爾則可賀也不可弔詩評之論所願效誠但號爲大都色色陋甚何異巨壑乃止勺水安能游泳巨鱗邪某席芘浮食不足言者慈庭帥甸日一得書但邊方多事未敢迎侍白雲之念

日深耳新篇遠辱如渴得酪匆匆未能一語爲謝有愧而已午未之間尚有殘暑幾爲遠器自重

與莊漕

某區區邦人蝗旱之請施行如流州縣知有使者之權斯民知有錮租之法和氣須聲充然大川廣谷間今猶新也環顧宇內之事紛紛鼎沸未知所底夫一念之頃而不忘斯民此志士仁人之用心殆天以此責而付之也擢從庾事與領漕權亦足以占上方鄉用之意矣沿江人相噬而山間之人劚煮草根以食因念淳熙壬寅民未甚病也而講明荒政如不暇給今五倍壬寅而州縣寂然春初

麥幸秀近苦雨淫率發黃疸雨穀于田悉爲水漂今三布穀而未秧半歲啖草根率無人色而鼠竊縱橫不得寧居目前固可念今雨過度異時必旱種不可入後日抑可憂米石不啻萬錢而楮直則又落去春立爲一定之數若堅執至今已有成績奈何私意糾紛甫刱輒罷某頃嘗以日擊利便數事言之朝內有一事乞許民間取贖全用官會不惟便微細而已楮直必踴也幸先行於一道之間蓋出入之價既一富民初無所損也今米貴物重商賈不行農末俱病凡皆以此楮賈頗昂則百病皆起併幸孚炤

潘通判

近辰金柔氣低火老候濳伏惟分治輔藩休嘉萃止台候動止萬福某諫求當代人物於北斗以南惟垂世嶢嶢之高是瞻是仰天借此來加惠鄉梓而茅屋白雲三驛城府引領清峻無術縮地毫毛寸心而已王者藏富於民猶外府也陸宣公有言國不足則取之人人不足則資之國一日舍是無

以爲上下相資之勢今富人藏粟無藝公上窘急未免以爵易之而細民凶年持倍稱之賈亦靳不與上下無所乎資而徜徉坐觀其中田野嗸嗸幾至剽刼竊鬪力贊賑糶之事萬口洋溢然胥吏罔上終以計免所幸連日雨遺蝗掃迹垂穎如雲更一再雨則十分歲功矣幸蓄射利者知無所待近皆發廩求售無事賑糶也志士仁人憂國恤民之念無時而已者故不嫌深言之伏幸台炤

林知縣

白露瓔空素月流天伏惟康平興敎神降嘉生台侯動止萬福某挨坌奪之音鄉如斷迦遊澈水之清而已雜離珍字留墮几前郁然存勞之溫昔人爲治先敎後政截截有叙今亡矣乃於藍阜之瀆忽見鄉飲之盛屏朱墨而列豆籩厭爭奪而興禮遜庶幾乎三代之遺矣邦人奚幸邪

趙尚書

慼凌冰漲澤腹益壯恭惟隱然元老爲國重墳天所獨厓台侯動止萬福執事材猷學力高出一世故舉天下至重之任常萃於一身世之下士智不足以守一餅者固所不論而中人之才僅足以辦一官趙魏之老滕薛之大夫曾不得兼之天之降材什伯倍蓰固不同若此邪勛庸聞望如揭日月於萬夫之上乃一語不合翩然去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曰此仁人之言也故某近者有詞壽上

元明府云新近論思一語是陰功多少留與雲仍蓋公言也夫豈私相爲好哉某與弟琭耕田養親何所不可乃從有司舉進士方柏國典舉亦既以骪骳之文先多士矣乃論議不齊卒從下乘故未免崛崎跰攀以至於此親年益高欲雖早翼諸公憐之已足五表然不敢苟焉以嬉讀書之餘亦頗有志於當世無從晉近面請所以然者迺風而已

黄侍郎

卽日孟夏氣淸恭惟表裏江淮盡歸統理帝咨良
翰天壽斯文台候動止萬福其閫遠膺俯盖十有
七年於此矣比年光靈不競海內諸老先後彫零
獨幸龍門突兀東南耳延登禁近論議益偉乃清
風逸駕翩然去之今移而佩玉麟之印近矣衮衣
歸周之望蓋天下學士大夫同一心也昔唐人有
言陽公之在朝也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
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

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單化一州其功
之遠近又可量哉誦詠斯言未嘗不憮然有感也
然而天下之事在下者類能言之而卒病於不得
行亦既得位矣而亦每有未效之嘆且夫姦宄未
塞戎虜未懾官亂未治四時不和未調五穀不熟
未適才而不為不忠也不能而託官竊位也夫日
者無與於斯世也而猶有憂焉備之於乎居閒暇
之時而用之於事功鼎來之會金陵幕府之盛人
材之林必有足備采擇者其為明時倍萬崇護幸

甚

雷知院

卽朝雪霽江天日寒光薄恭惟伊皐題築日進鴻
臚惟天右之鈞候動止萬福其伏拜鈞翰與臚列
多種之賜焜耀光榮累百空言寧足為謝一元之
運五日而一候至十日而一氣應無縮與盈寒暑
以平至一於塞則一傷飛殰薄食變乃生焉晛雪
未消妖虹時見此則扁盧所望而驚者相公智周
萬微道參元化消息盈虛意端闔闢無從日侍函

丈躬聽誨餝耳某庇役已三月催科不擾訟牒不
留日飯二升朝昏几案椆柦所孚靄然田野教誨
期望之意不敢有負焉耳臨風瞻依之至

余知縣

陽法高懸物成仰畧恭惟采袖慶闡培埴益遠由錫有靈台候寔啓萬福某未能拜狀乃為眷厚先焉而來使謂至桐江即遐久之春然即欲走介而俗緒旁午昏與曉平因仍如是者又兩月其為不敏為愧負蓋有不容言者然迢迢江水靡日不瞻有不與禮文具疏者非體而婿之則何以自道州縣吏賤如奴若夫采薇于山緡魚于泉讀書彈琴以歌詠先王之遺風頗安用低頭受縛舉頭愧野

人哉然則小侯家林乃造物者所以獨厚之意不可不察得時則駕萬里一息歲寒鐵幹春風桃李其少安之某厭於為吏久矣親老之望門戶之責是以尚此裴回終非其志也所幾窗屋冲和亟拜召命。

李尚書

稍聞洞承依仰朝夕入告嘉猷之奏允當士心適有一事或可助獻納之萬一州縣輸納狹重輕悉有省則今歲左帑所退殊駭聽聞論議喧騰人情不安兩稅之重民生孔艱秋租未畢夏賦已迫今身親之乃見民困極矣又從而加虐焉民何以堪或於論恩之際及之寬民力而壽國脉所係非細富陽所退只二十八疋聞他州極狼狽非衛足也早言之庶幾有益緩則無及矣

洺水集　卷十四　十二

浙東憲

金伏在候而棋海未清恭惟仗節督府雷動風行帝眷天休台候宴啓萬福其官稟灝灝正元之氣負磐磐蓋世之才投之繁劇而不亂處之會通而執中求之今代宇內寡二盍不論思遂即都俞乎良以天用惟龍地用惟馬役御萬物之權變通百王之弊向也切時之論亦既施行矣胡爲乎中輟也願堅其說以幸天下以卒殊功天下之望也某不佞朱墨餘暇伸欠仰天黙效平生輩行已倦霄

漢顧獨殭臥長夕未見所鼓最不可爲者上欺彼蒼下欺一心誣告縱橫無敢辨白區區燕雀不量其微反坐一二邑人小安所爲卷卷控稟誠欲公一言以幸海內耳某寔朝夕東向焉

居秘書

玉呂含商金飈蕩節恭惟懷紱名邦后皇嘉貺台候宴作萬福其於當代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獨於執事未有一日趨伏下風之便蓋此生一欠也蒐翰召臨片雲天落春情醲郁藻績光芒再拜佩之承言何極其稱謂人才有定用公論有常歸當則天心開否則人望鬱方執事前日之袖手也人鬱之今也人慰之然未也獻替殿中啓沃帝所則斯慰焉耳蓋天所以賦之才期之任者固若是焉而

非人之私也旦旦以俟某天子近聽莫效毫分課涯頻仍寔由吹借心許神交寧俟識面幸有以詟策之三肅以詣德星所聚之堂慶流千載有役于此敢不肅給

回周帥

卽朝霜熟寒輕、梅含春淺、伏惟貫日之忠、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㝵自去夏爲謝之后、日念嗣敬而竣坌侵薄、浸墮因循、至若日懷叔度、夜憶眞長、非詩人浪語也、昝奉珍題、慰荷不已、每思欲山雲深、豈堪着横絕關河、眞將軍哉、今一旄入三邑宜矣、然西舉綦、北舉燕、麒麟凌烟、寔亢東南顧眥、安坐雲水鄉邪、幸秣其馬、以俟敭廷之命、某之於執事、所謂愛而莫助者、然扞蔽江南之功、則口之

不置、自昔建功植烈、耀旂常而銘鍾鼎者、往往皆出摧抑困頓之後、所向輒如意者、未必有所振立、惟執事張而不泰、翕而不衰、匆美春光之韶穉、自期歲晚之崚嶒、以副士林之望、幸甚幸甚、

回宋總領

比辰日躔女度、歲將更端、恭惟身兼數器、爲時所需、爲天所祚、台候動定萬福、某昔者天畀護饋聲路之塵、宛若二十年前、追逐禹浪時也、違異未久、箋墨易希、瞻仰而已、盖嘗竊嘆今夫人之所謂才鼠竊狗盜耳、寬和而有守、惠慈而能斷、獨不見元愷之所謂才乎、大之可以賛萬微、小之猶能當一面、吾勝有光矣、又聞之、任總餉之寄者、足食與兵要非難事、惟能使將知忠、使士知義、人人宿飽而

無怨、挺然思報其上、而不怠、精神獨立萬夫之表、此公所獨能也、朝家以此屬公、公亦以此自任、吾黨幸甚、某正自慵虛、且復弗彊、宜汰尚稽、雲葉爲覆耳、誨箚温厚、不稱是懼、高情未替、尚惟終教之、

李提舉

伏辱誨翰其爲南康社倉之慮可謂深遠自非體國愛民至到懇切安能及是讀者嘆息况於南康之人身被其賜者乎某聞之里人謂欲管六縣其戶口之多地里之廣兩倍南康乃止五千緡分撥不行措置不敷今史君甚賢或得更捐數千緡則此事可成矣執事之入覲也或少緩數月使江左九州皆如南康仍以南康已行規式下之九州則執事不朽之盛德當與大江同其長也因謝來施不覺縷縷然舍執事何望哉

李大諫

離德恢台氣歩清滲恭惟雍容外祠道德天相台候寔作萬福某聞古之大人負能蛇虎豹之姿者與時屈信與道變化故曰龍莞納言而帝命允四輔既備而王業昌使骨鯁大儒憂國若饑溺論議合衆心者朝夕左右則百僚仰法化流四海此多士朝夕之望也願戒舍人行且有詔

趙廷評

某文章道之末也而世之好者亦鮮甚矣君子之有意於斯也然後世之敝大抵在於舍實而采華舍易而取險舍樸而從靡無以養其源而欲濬其流不能深其膏而欲曄其光故枝葉益繁氣象日落求其爲先漢不可得矣而况戰國以上乎某每切懼之而未能焉他日儻遂良晤相與出而商確之今方吏塵侵薄束縛羈墨貿次結約固亡奇也匆匆爲謝冀旣所懷憑墨邇風但有無窮之意

回崔侍郎二

薰風初暑之候恭惟肅將明命往護全蜀上帝嘉賴台候寔啓萬福某抵此留數月求所以上當其繫下育其茇者未之能焉故卷卷一書曉夕在念高情絕俗惠然以翰墨先之烟霞鬱興詞誼高明區區感浣不知所喻至言與在山林則非所望於侍郎者蜀之不靖者兩年于此矣某嘗默計目前之可以任此者捨侍郎未見其次焉人才豈不曰有數哉舜止五臣武王止十亂漢止三傑而已唐

之初造一時依乘風雲者固為甚盛中世以來國少多艱有若韓昌黎郭中令李衛公之輩皆能赫然使公忠而化姦驕唇威靈而服戎虜光明如日月動蕩如雷霆植唐於將仆洗唐於已昏數公功烈千載如生每一開卷令人飛動自古以來中原有變蜀必先亂中原既定蜀必後平又況今日之蜀非前日比安知後日之事又豈止今日而已邪萬一此胡竄身無地徙巢入關則蜀之去天也遠去虜也近可不先定其規模一言而後行乎少年不更事之人疎率無謀老成持重之人又復退縮今推擇而至侍郎非苟然者古之興事造業者其機在於興起人心鼓動士氣而已至若兵若將若財特節目耳然士亦患於亡聞也夫惟負天下之望者方其未用已足以繫天下之心而其一有施設也又足以服天下之心夫未用而望已用而服以若人而圖事何事不立哉此朝廷之所以有取於侍郎而天下之所以望於侍郎者也上寬九重之顧下慰海內之望侍郎必有以處此矣然比日

以來士大夫規模日陋多事之秋所與共功名者天下之英傑也顧乃小智自是閉門拒之閫上下之情失事功之會皆是物也耶律德光云南人飲食動息北人無不知之若北方之人以堂堂十萬之師或在九天之上或入九地之下南人未必知之也今千百載而南人此病終不可瘳可嘆也已兼之辟置之屬蓋與之共腹心者始擇不審無幾斥去安能得士之死力哉蜀不為無人某不能盡識陳同年仲酉頗負膽氣亦有謀畧嘗率鳳州之

人深入其地項坐轟豪今更涉歷蓋亦老於風霜矣試召與語恐足以備采擇是以因書併及之范文正公嘗言幕府辟客須可爲巳師者蓋平時敬之爲師則必用其言而平時以朋友待之者則言之用否未可必也雖然此亦其細者爾古人所謂内外臂指乃可成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事也又豈可不先圖之非爲執事計也爲蜀計也珍重遒涂歸當坐鳳池而象麟閣矣

其二

歲律崢嶸寒氣嚴凝恭惟某官威行玉壘勢重金墉高屋參依台候宴啓萬福某伏自日者祠承之后嗣敬闊希然懷仰清風則不知雲山萬叠也惠然尺素如雲隨空欣浣無涯有言與喻侍郎禀灝灝正元之氣負磐磐任重之才合四蜀之廣五六十州之衆天子所恃以爲爪牙百姓所恃以爲司命羌酋所望以爲叛服者與其逐逐紅塵無毫髮可以自見孰若爲朝廷分寄一方風行八表可以垂無窮而詔罔極者邪甚盛甚盛餘冀壽重以光

麟閣此委垂戒

徐進士

人至惠告且致歲除之餽意則厚矣然吾人相予以義又安用是䩄䩄者爲哉自是切幸免之不然決不敢領也春風吹和萬象說豫吾心之仁寔同此和和則爲善爲群矣臨風不勝誦詠之至

答僧三

奉墨妙欣承春和道體安穩深慰間別之私名書丈室之寶乃輒以見遺幾於奪所好愧甚愧甚承晝焚香靜對勝韻發我天和多矣珍重此意尚俟面謝

其二

奉手帖欣承秋凉養道沖豫日來風露漸高小隱山前松竹益佳一炷栢子香靜思無始以來至于今日又至他生永刼無盡自家這箇豈可忘却這

箇如不忘則是黃面老子囑付之意矣蒲藝為寄尚未出世何邪沉香兎筆松煤謾往亦復未離人間世耳餘加珍重

其三

辱手帖欣聞法履淸休所論謹悉我方欲脫戲衫公乃求此粥杓柄邪又不知甚處有閒田地也遠寄仙果足仞意扂然神仙好虛騙指凡草木以為神奇誑惑世人吾獨啖棗栗耳無所用此師解吾說否徽綫一段軟帘便體聊致此誠極寒珍護

葉尚書

竊聽都人崧高之篇乃知綸紱繄麟之旦斯文天壽寧侯禱祠然其管闢之龍藏於淵而神靈玉藏於山而光發至德藏於身則精密而氣充天全而形壽用能天與地畢山與澤平某官正坡仙所謂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者久侍上雍晉參大政中外屬心玉堂催草矣區區菲薄陳之興歲少見予晉吹笙安期奉棗之意伏惟宣慈錄其悅而畧其陋幸甚幸甚

程大卿

霜清日晏氣令適平恭惟某官少俟殊庭即須温詔高屋兒臨台候宴起萬福某比者匆匆拜狀少伸燕候之誠即日人還亟捧答翰敬承告德所欠神衛後先千里長岐已遂善達區區方切欣慰忽來專騎又墮誨函多品遺頒深仞眷篤下拜不勝感作大卿中外敭歷勤勞公家成績爛然在人耳目世之不稼不穡而取美官者衆矣如大卿則真是有欠未償也已巳夏大卿為郎東歸某嘗有詩

云慣倚苕溪上下檣幾番風定幾番狂昔年仙去玄真子今日歸來禁省郎波静垂綸元不惡風來捲釣又何妨其下偶不能記今日亦復如是遨座未晴朝方急才又豈容袖長臂於釣滄哉匆匆復命莫既謝悰伏墨遨風心與雲遠

李侍郎

辰在大梁嘉氣趣至恭惟某官肅司嚴鑰坐鎮長江人比天同台候宴啓萬福某伏念平時受知特厚一自挺此亟飭寸箋少敘依歸之誠豈宜少後者乃未及拜而賜翰已墮前矣是雖百喙何以自蓋其不敏仰惟知遇之素或能畧其跡而遡其心耳他人以空詞說而釣官資公獨以實效事而為國計上知可任大事也再付玉麟之印春來塞草綿綿淮清如鏡丹陽門外一騎紅飛再將趣公入

陪帷幄矣僉實謂然非某敢私也某力薄事繁不稱是懼仞墻不遠寧無以誨之鍾阜嶢嶢何由侍近一紙訶承又復不能悉其所欲陳者所祈愛身以道永翊炎圖此拳拳旦夕之私也

趙徽州

比日草草拜狀諒已關徹崇聽誰後尊仰方切卷卷兵來伏拜誨賜獲評卯日起居善狀其爲感沃不任下情賦入寛以兩月仰見區處適宜拜人被德當如何邪其間可以與復者亦當責以開築如其積而成山蕩而成淵委不可容人力者度亦有數大抵朝廷重於獨賦而民戶亦易墮於因循要須官司嚴責以脩復之期庶幾他日不至百姓失所望耳百姓無知但望官司蠲賦坐視不修他日

賦不得蠲則又未免白輸此皆官司假之也若夫時暫蠲閣則又在朝廷也更有一事因以拜禀新安之絹作價於前兩政戶部自言天下無此絹也況新安不產絹祖宗朝獨加優潤乞嚴戒屬縣無縱吏姦輙變舊制過爲重闕中平之絹儘可解發則召父杜母之賜朝行而夕被矣因筆又成褻瀆併幸矜體

高校書

素商假令丹陛尚然恭惟某官雍容壺嶠仙品自商帝錫之休台候宴啓萬福某載惟天生卓異之才賦之以清淑之氣必使之倡一代之文以鳴國家之盛必不使之抱膝幽吟於寂莫之濱而遂已也世之績離騷詩窮愁聯編累簡流傳於古今宇宙間亦何可勝筭然是皆賦予之薄氣候之偏至若全氣所鍾號爲英賢夫豈徒生之而已哉斯文行且昌矣執事其毋遜未期雅拜徙想清風謙翰

遠臨眷情愈屋恪恭泚穎敬寓悃悰敢祈內祿黃庭外列丹鼎奉尺一詔侍明光宫

張知縣

秋陽尚驕伏惟蒲璧安民人神函豫台候動止萬
福某頃焉具謝之后冗不孠音然區區向往不輟
也專騎惠翰如獲面承區區感沃并之義役之為
民利也大矣非心乎愛民者其孰能成之況又加
以義廩無窮之惠乎太宗皇帝嘗謂宰臣曰惠民
之倉不可不置賤則增價糴之貴則減價糶之祖
宗朝所以留意邦本者正在是也甚盛甚盛

袁郎中

伏拜誨翰凡數百言又蒙示教揭曉邦人文檄曉
言父母所以體察赤子之飢若寒者洞洞屬屬唯
恐一毫之不盡大川廣谷之間家傳人誦所以詔
子若孫若雲仍者其將何窮夫上有仁心仁聞而
民不被其澤吏格之也上有龔黃下無卓魯使民
不見德而唯豢是聞則彼氓蚩蚩安知邦君之心
固如此哉輸金折納之說非敢為延遷計要是勢
窮力迫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耳今既一念一
語風動雷行朝發黃堂夕周千里而斯民已被再
生之澤矣此外更何求哉他日言之五事中足矣
百冗裁謝莫既萬分仰首麗譙神爽飛越

回范教授

風露頓高伏惟雍容絳紗斯文天相台候連止萬
福某久矣不復交訊然此心去來不輟也筆飛鸞
立忽墮几前諷味以還欣浣亡限建業有雙闕崔
嵬大江吞吐之勝故人才不輕出出則受間氣而
為命世英豪往往有儕諸生而無別或列座而小
異者何幸復得賢師儒封殖而長養之此邦之幸

也芳編示教藻繢爛然遂得以窺制作之盛警發
多矣今編之所未及者因來悉筆以示尤幸也記
銘見屬此意良厚其敢不承邪荒涼數語勉以塞
命荏苒數月竟不得一好辭終當為梓石羞耳匆
匆復命莫究欲言餘惟益厚珍奇以副三館之招
他委繼示

答祈進士脩

竊觀池陽之爲郡、九華之秀、秋浦之綠、皆東南清淑之所鍾也。禪其秀者爲奇偉、涵其綠者爲精深。某嘉泰甲子奉檄校士是邦、多得其雋。然尺書往來、至今不絕者、唯青陽葉君焉。今足下不忘舊好、惠然肯顧、且復以長書貺之、若望某以有言者。甚矣足下此意之厚、而某之荒疎不足以當之也。雖然竊聞之、學者之於道、莫先乎務實也。以實而求道、則必有所入、以實而行道、則必有所至。鉏翳剪虛、最爲先務。古人云、德盛而詞謙、道高而色下、信乎聲色之足以害道也。道與德可尊也、言與貌則不可盛也。由漢以前、人皆務實、雖專門之學、世以爲病、然要之人懷實心、專於一經、白首窮年、各有所得。晉唐以來、氣習漸虛、至于近代、則又有專事口說、無復一毫躬行體察之功者、距唐又遠矣。此習不除、凡讀書爲文、應人接物、臨政涖事、無非虛驕、安得事事當其宜、物物中其理邪。足下氣淳而質茂、蓋涵秋浦之精深者、其進於道何疑焉。唯勉之而已。晉學之罪不知所逃也。

回李寔公

久欲拜狀、而出塊入坌、因循至今。又奉先貺、敬承即朝暑雨圖史多暇、台候萬福。某念古道之不可復、不止一事、至若一書問之細、所謂伏以右謹者、不知自何時作此等語。再拜百拜、公與爲欺、故區區平時於所善者及可與語古者、未嘗輒用。文獻之傳、如左右心期之高、如左右決不以爲簡故、願以是請焉。自是賜教、亦幸畧之。前書郭翻者、晉人也。認稽之事、見之本傳。先正百韻、既得伏讀、文孫雋語、又辱開示、甚矣其似祖也。顧不足爲名門子弟之範哉。汪龍溪之孫有詩名、某嘗爲序其編、且引少陵父子一門專美之事。今於執事亦然也。正科特科、誰爲區別、吾曹應世要當以後世揚子雲自必耳。顧此瑣瑣者、其足爲執事重輕邪。易秋之論、年豐之喜、足以見盛心之所存矣。今時士大夫多以空言而釣官資耳、孰肯以實政爲民計哉。

葉賢良寘

歲暁極寒伏惟履中休勝前辱專翰布謝稽遲益朝昏汨沒易至因循耳非忘之也不我督過又枉今教護詳近况之休豈勝慰沃足下之氣誠欲淺滄溟而低大華雖然亡益也適足以賈鬧耳獨不見宇宙之間和風膏雨乃可以造化萬物乎至若登名文章之錄亦非淺事體忌卑語忌俗前輩論之悉矣今謾錄一二自周之衰道喪文弊莊屈風原之書始假徐無鬼漁父問荅以爲辭自後祖述

益衆體格日陋司馬相如則曰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則以爲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則以爲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子平則以爲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則以爲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攺目易名猶然一律又若七發始於枚乘至曹子建則有七啓張景陽則有七命屋下架屋邪復有高標逸韻邪。正使錦繡開機。天章的皪而其大者體氣卑弱規模狹陋已不足觀矣而况其塵言土辭鄙俗之氣不除者邪近代披仙直言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回視前代諸子殊覺厭厭無氣矣足下更以前輩此言思之別變機杼然後二賦可出至望至望來書所謂三及門不見之語殆欺足下耳安有是事邪才模志業有如足下不有立於今必有聞於後幸甚

回金判院

臘盡春回伏惟自公多暇台候萬福某自嚮昔爲謝之後奔走掾吏役役寒暑近者手閱玄虛粗免悔事餘不足關軫爲吏患不明耳明患不廉耳廉

患不恕耳旣明且廉而又行之以恕則吏道盡矣莫患莫已知邪不有聞於今必有得於後唯自信而行而已爲書遺餉具仞勤渠曷勝愧荷溪毛一一聊以佈書餘冀加珍以代殊遲此委勿間

涪水集卷十四終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啓

賀江東運使

擢從庾事典領漕權仰窺牛斗之間福星移次知有絲綸之下瑞節來臨先聲霈澎蠡之波喜氣動鍾山之色竊以天開興運月屬亡胡方當屯雲掃電之秋罙重輓粟飛芻之寄倘陸運與調夫無序而盡瘵於耕織而水漕則藉舟太苛而坐斷於貿遷且曰民力所未暇言而於吾事亦將何繼自非出奇智於斜谷安能足食而人不勞要當有定畫於關中豈特饋饟而歲甚久事既行而力未竭故役雖數而本不搖苟非其人孰任此責某官風采聞于寰海行誼聾於前脩有實有聲負蓋世之名而又懷經理之具入麤入細足鎮物之量而又長通變之才自肯立功業之人必兼全軍國之略帝難其選公爲此來得相繼之二賢無可憂之一事剸物鋒鋩既足以當其劇護國氣脉復有以寓其

中贅成儁功歸報明主伏念某謭不量其才力妄有志於功名百慮火煎一命氷薄頃年應舉雖嘗首擢於春官一日探籌頽乃卒從於下乘雖欲自愛明月之寶不肯輕爲莫夜之投未識提携將安歸宿不復羡春風之力或能收歲晚之功患好爲師正犯孟軻之戒學有宗主今依夫子之尊進當求竭於兩端退乃可傳於一貫瞻言征旆倍切摳旌士之北面滿門庭寧獨拒互鄉之子道之元氣入肝脇其敢畔闕里之門

賀丘告院

恩綮出綸職清典誥淳化而上地實近於禁嚴大觀而來官獨稱於事簡選用惟德班行益尊其官器量閎然時名籍甚英發有餘而不爲激厲之事虛恬不競而實懷康濟之心學力自他日之過庭賢者必吾身之有子爰從縣綬來列朝紳不知玉筍之高但覺綵衣之樂所謂榮者正在是乎子既仕而父欲休未用誦昔人之句周拜前而尊在後雅當揚歷代之芬其自許納交日知棠潤東亭祖

餞行有登仙望遠之觀滿朝郊迎咸起後來居上之美勿綏汝墳之發諒深宣室之思道之行歟嚴徐之召已急天其或者王貢之冠可彈

賀丘樞密

帝思舊弼朝登大臣再領陪京一新使命既洽周邦之願更懷興域之心竊嘗數往以知來每嘆亂多而治少倘天心之未厭當世變之或萌必生其人以善厥後桐宮之變有伊尹殷監之變有周公浩然往間暨我昭代方英皇出繼之始允賴范韓逖靖康出從之時亦資李趙頊者無故乃輸造端爾戎之禍忽興姦臣之事繼起汚水之癰疽未決淮壖之瘡痏未消誰爲國憂恃有公在某官魁傑

一老更歷三朝用舍繫中外之重輕進退合聖賢之出處初同賈傅弱冠而獻忠言晚比渭濱黃髮而佐基命是皆天意夫豈人爲經綸徧於江湖忠信行乎蠻貊時謂回紇之多詐獨諒子儀之至誠使片言而或行將百世而可恃止非或尼胡遽不悅於小人義豈終辭今顧急求於吾子雖志足以御六氣之辨道足以濟萬物之觀不軒不冕而內樂自榮非石非金而至仁自壽然上天之責孰任而蒼生之望方顒顧堅臥丘樊猶足爲宗社之鎭

殄出臨要害固宜消姦宄之心威靈遠暢而荒忽懷恩信不渝而流離復倘蜀有聞果何煩劉濞之行若黯在朝自可聳淮南之聽蔡卽既定晉公可歸雖幸檢壬之亟除毋謂太平之坐致繇自今者必有事焉吏習弛而民力窮國計空而軍政壞若是數者須公一來其自始有聞爲喜不任千里懸隔一紙稽遲夫子不動心固已得行其道矣諸生且待我夫豈剿言此猾哉

賀鄧給事

幕府策勳宸廷進律赤九夜語習聞猺獠之鳴白羽徐揮聊正鯨鯢之僇竊以安民孰急去盜爲先蓋稂莠不除嘉禾曷茂虎狼既盡羣生乃蕃故虞書明姦宄之刑魯誓申寇攘之法非徒嫉惡亦以移風然吏道以簿書期會爲常莫知應變儒者以章句文字爲學孰能知兵自非經世之全才寧有驚人之偉績某官氣姿卓犖智畧雄明由言語侍從之臣爲禮樂詩書之帥熊旂豹尾仁風已扇於

列城龍戶馬人美化更孚於絕域然猶理控滄溟之險而風波多姦盜之虞自昔以然不府而動萑蒲叫嘯輒曹伍以成羣水陸跳梁常出沒而爲害小施英畧悉殄羣凶長劍利而水剸蛟龍暴鯉除而陸全犬豕騰歡謳於萬里下褒璽於九天某素辱眷知尤深贊喜馳慶方脩於謏語鳴謙首貢於珍函開南嶽之雲煙暫敷德意卷中原之氛祲政藉威名頌詠惟勤敷宣罔旣

賀趙徽州

曉朝丹闕嘗隨冠劍之塵春入黃山今照旌旗之影方念拂縑而自贊頷棠蜚翰以相先有懷恭梓之言寧免負芒之媿其官家承藝學天子長才唯能沈浸於古今是用發揮於事業早膺妙簡亟遷周行鷄舌含香僉共期於得路虎符分竹乃自請於爲州惟是新安今爲屏翰洞深雲紫昔賢嘗慕於空仙人倖烟青近歲不知其生聚自聽顯除之命咸與來暮之歌今者卜日開牙諏辰布政澄光

拖練頓清門外之溪喜色映人更好城頭之柳某無從望履徒切搖旌與田野之氓雖竊頌於善狀遷郡國之表涼難久於偏州贊頌惟勤形容莫旣

賀正

風從艮至已占歲首之祥璽自燕還更侈天申之瑞贅抃方騰於廣內鴻休巳徧於寰區某官受氣英奇逢辰熙洽道運旣參於元化功名宜叶於泰交紫泥封五色之綸夜從天下丹闕映千絲之柳驟入班行某尚阻馳巖首勤飛翰我欲持杯爲壽莫陪樺燭之燒空公其增驛以行願副華林之設席心之所向言不能宣

賀商侍郎

光靈赫奕頗援崚嶒虎帳儲須雖領計度江淮之使蛾眉班綴已是通明殿閣之仙使指有華民曹亦重恭惟其官議論上到千古風流自成一家山林廊廟固亦何心鍾鼎旂常不可無我僉志所屬上意匪虛驛騎傳音柳營動色濟時之務必濟時之勝殿浩何得固辭與人同樂則與人同憂謝安正恐未免其趨承已日敬仰淸徽觀庶事之當憂豈片言之可旣事易於暫而每難於繼兵貴於恤

而亦惡於驕行且追皋夔之上風夫豈計管簫之近利然今可以論思獻納不可謂之遠臣繼此或有謀謨建明是必出諸執事

謝丘樞密

受殊異之知寧俟薦揚而後見郤紛拏之請獨能意向之莫移旣無煩挾貴之書復不事陳情之牘是直期於古道之振夫豈徒爲世俗之云喜動慈顏誼激壯膽輒紆貿聽少露詰言伏念其分無孝恭必貴之資徒抱虞韱不媚之骨窮攷自脩於平日未嘗輒悖於古人其爲學也脫落注殘簡斥枝葉摘百氏以自恣漁六籍以爲歸植其志也顧飭宮庭激昂氣節頗欲自立於當世不恐苟同於衆

人一生胥四十年十事往往八九失蓋年齒若孔文舉已能論薦於禰正平今歲紀如歐陽詹乃方求知於鄭相國倘或者有一旦之遇則亦何計十年之遲惟每觀今時事勢之難已無復前塗徼倖之望弄琴徽而邀月高謝世紛賦詩卷以臨風静陶天性唯是戶門責重庭闈望深況內睎儲蓄頗不污凡而外量氣力亦復健武悵此日之可惜欲乘流而且行奈何涉世多疎受資甚僻方當俗好馳騖之地每懷天下深長之思閉門造車嘆未

盡古今之變故臨岐正轍恐後無先後之規模低回事機拘攣世法進而拱挹堦除之下大要不過寒温退而辨遝僚寀之間僅能相與酬酢初無小異自拔常人何所見聞忽勤顧眄期望宏遠教誨綢繆問念累及於親與區處不遺於歲刻凡所掌被莫知自來念爲紙之五番疇不能集獨師門之一履寔足爲榮某官孤忠耿於一天雄名重於九鼎有若治亂廢興之變已照燭於胷中故凡康濟平定之規可轉圜於掌上用而未盡舉以爲疑十

年從綠野之遊一日爲蒼生而起惟抱負隆中之才畧故淵源夔谷之事功吉甫憲周資兼文武姬公分陜身任安危敵情最深終不逃裴度之險度戎心雖詐亦洞知子儀之至誠片言鎮舉國之浮一身爲四海之蔽雖山林夢想每欲往而輒留然鼎彝勳名終未償而不已念懸冰之鑑已非世之可及況相馬之法於所闕以尤多啍啍誕誕者或取其小才犖犖洸洸者又觀其遠器不以細行廢物不以兼長望人雖是天之降才物亦多類犇逸

之足或可致千里曲謹之夫不能守一鉼故懷尺寸之技者多挾以爲姦而乏尋常之資者又愚而無用貪者好貨刻者戕民迂僻之士不可語圓機智詐之人難與臨大節浩浩烟海悠悠塵埃固應不快心者多焉姑用半開眼而已耳宜得茂異少副高明又況上無公言下無特操難於求舉莫甚此時夫何兼收並成濫取愛之至故譽之亦至未免過情許之深則責之必深懼不勝任外觀美矣自視歉然文學徒潤其身而政事乃及其人敢不

佩先正之訓行誼既脩於家而風化可覃於國更嘗師古人之言是或可勉焉亦有難能者皇神仙家三節之地正坐骨凡乏韓魏公四面之才曷應時用顧此事誰與料理恐我公終費安排或洗昏而發蒙或推前而輓後然下之事上猶未見於功業而上之觀下特有取於語言寧知衡聽之差悉自舌端之倶俊談無當馬謖得以惑孔明實論未孚尹緯無以動景畧雖覈蔑以自言而執手然許靖以不言而致身取其虛名夫何假借之欺世愛

其實學又如張禹之誤君歷玫載傳類難差擇哉念宿昔有意依歸未知承學之方驟拜學貞之賜竊甚慚於素志終有望於嚴師某謹當書子張之紳避曾參之席佩而勿失依以有行陽鱎魴魚夫既取大而遺細神龍蝘蜓豈其舍已以從人要當匿光景於無聞抑又付乘除於有數渴如可恐固當師後飲之人事或投機亦不避得時之鑿凡昔人之所已致與今日之所得爲雖不敢矯激而取名亦何恐苟容而爲謊能分半石髓恐可脫前生之鈍根濃熏一瓣香決不隊斯文之衣鉢

謝雷祭酒

半生學道知有門墻徃歲之官獲覩丈席疇慈棲身於郡校曾覩除目於國師深原設職之初端有相維之意盖內學所以表外學而小賢所以事大賢請因賀燕之誠併述登龍之幸某官氣重而無浮色道長而有遠功文雍雍而可觀行凜凜而莫犯溫厚及物所至生春從容在廷收譽益富比亦徧更華序僉曰尚鬱壯猷抱禮樂之大全修經綸之邑業事變周歷規模浸深念非登庸何所宣暢

特橐籥之柄斯可鼓春風於一陶位師傅之尊乃能舉明主於三代繫特之望非公而誰中外師言旦夕企踵某學不加進年益見侵入而勉爲慈親急養之謀出則汎觀天下無窮之故公議所在元氣隨之至於薦舉之端是特盛壞之一未足深論以爲害要當強力而不搖平時自保愚衷不謂適有天幸凡朞年四削之集皆諸公一諾之輕比至垂成乃煩料理非所敢請也其亦有意乎吾嘗當舉六孝廉已應貴戚今欲自用一名士以報　國

家倘明公自今堅此心而勿變則清風所被將何
物之不沾

謝李尚書

受存甚備久自私恩期望有成復形公舉更得黔
婁之壻竟合泮圓之尖開其始而圖其終與之一
而繼之二蒙被若此稱塞謂何允惟列科見號良
法方溫公之首議實元祐之盛時至如著述之名
亶爲文章之選歷時既久得人益多念昔熙寧廢
於王氏炎圖再造遺制復行比年以來初意輒失

下舉既濫上視亦輕薦之者非負先進之重名受
之者非得後來之挺秀寧令此選復重於時念天
下廣大而多儒惟明公採擇而博取如某者容塵
無韻根鈍不靈少日讀書自以不至底滯壯年爲
吏此事荒墮塵埃消磨歲時廢耗簡札學業荒落
既不能旋天地而轉三光文彩彫疎亦無以陶帝
皇而繪萬彙足未涉乎詞章之籙目未睹乎制作
之庭备屆焉可得數人作者多矣去潘陸不知幾
里果何足哉方安寂寞之濱忽辱光華之舉邸牘
至郡僚友譁言時方恍然莫知所自既閱日景乃
拜文移使公舉皆不求而得之則天下何有不可
爲者某官懸若廟廊之望全然山澤之癯焚香繙
經萬物未嘗入慮引紙行墨一字不以屬人窮通
此心老壯一日當世有若伯仲列海內號爲文章
家鳳一鳴而世尚文雲五色而天呈瑞一時翰苑
悉歛光鋩千古玄機透開關鑰等閑寶唾之落盡
堪石室之儲薄楚詞而不騷凌子虛而徑度唯聚
學爲海澄瀾倒影而莫測津涯故吐詞成林蠖紅

曳白而不見瑚斵欲分膏液而漬枯槁故引離膚
而淮精深一言流光千金訂價雖龍門俯收於培
井恐溝木莫任於楹丹然已入山公之品題當不
比宋人之虛劵已作投醪之醉敢云畫餅之饑某
謹當蛻骨丹砂搦瀏蘭室糠粃末技陶育大醇敬
修可爲居易俟命功名外物當悉付於倘來道德
初心端自期於不負永堅抽守上荅深知

其二

縣置一令墨綬何卑官有六卿紫垣深峻邈矣賢

恳之異、懸哉貴賤之分、頗謂不如欲舉以代人言、未稱已慚、可知、允惟此法之原、莫盛有唐之世、憲文具在、條目尚疎、不猥厥官、咸遵此典、間從下位、輒舉近臣、有以制史而及中丞、亦以郎官而引補闕、寧如今日、悉定前章、必待從之崇班、薦微臣之賤秩、是爲盛舉、宜屬真才、如某者骨坐非金、丹徒在鼎、朱顏今冉、漸移簿書、如醉之塵、清夢遽遽、寧到風日不侵之地、徒以倚門之切、不辭斂板之羞、燕雀力微、風輒生於霄漢、龍蛇蟄穩、雷尚鬪於天

門、吹噓既後於春工、凌厲或堪於歲晚、憧憧孰間、寂寂自喑、不謂某官至仁根心、盛德無我、匹夫失所、若已實推、一士未伸、惟進恐後、嘗試數南州之士、疇非登元禮之門、至如代巳之章、曾未多見、凡昔被公之選、今皆有聞、萬邦黎獻、豈無人哉。四朝老臣、誰如公者、片言所及、舉世曰然、伯益遜于朱虎、又遜于熊羆、夫子不如老農、又不如顏子、堯識聖賢之見、不同世俗之觀、某謹當惟無曠瘝、是謂獻納、在畎畝則不忘於憂國、居廊廟則必志於澤

民、不然自樂於山林、亦思有補於世教、愚所期者、但知不負於斯心、公其念之、或使終居於此座、

謝除宗簿

投經周禮、纫聞掌辨之官、拜命公朝、今玷勾稽之選、既虛二次而必求其上、且後一辰而始及其他、視同列以加優、見元工之特異、所慚凡陋、或污清華、伏念某唯賦一寒、遂令多懟、任安迂樸、既頻事於彝趨、吳漢重遲、復耻爲於諂笑、每當退食、惟歸奉親、飽群書汗漫之觀、玩千古興衰之故、頗激昂

於意氣、亦睥睨於功名、奈何涉世之道疎、即人之意少、辨不知於非白、說但守於太玄。雖舉世多知、徧正平百人何補、儻有遇或如鄭相國、一日有餘、能動春雷、鵰搏秋漢、物固有待、人寧不如天、開千歲之逢、公應中興之運、畀玄黃之形色、自得殊真、觀陽翢之浮沉、已知決擇。須不緣於介紹、今寧俟於游談、然他人孰假於片辭、而我公獨察其孤立、重恩壓頂、慈顏生春、某官道大而有容、智明而不惑、雖格天格帝、已致十年康定之功、而與賢與能、

盍懋三閫招延之意自解不調之瑟淺開已逝之銜鴈譬燕霜無復雲間之信大眠矣月但生足下之甓景星明而國運昌腐粟紅而民氣樂內外一通於脊指洪纖悉就於條綱方當是時宜無所事而乃緇衣深好芝檢頻頒取之亦韋復取綺紱之族求之位著又求巖穴之棲人自靈蛇山無遺璞藹藹樂生於文國雍雍悉造於虞廷而又鑒裁不偏位置無爽大者既參於帷幄小焉亦效於馳驅淹洽而有又付之論謨方正而識體任以抨彈或

膺牧守之權或授澄清之寄孰堪一隊孰堪都護將帥之才莫欺某能投距某能超闕士卒之長亦是良由先正嘗有格言謂天之生才如竹之有筍頴筍方奮甲入雖復石而使豁然質巳逕虛終必干霄而直上此語雖聞於衆口我公獨得於心傳彼三吳冠帶之鄉暨百粤卉皮之地僻如淮甸遐若坤維凡在幅員咸歸任使才如可錄寧問怨尤人若無奇雖挾親故毀譽莫行於左右低昂不失於錙銖盖自更大化之初巳有用正人之奏既曰

散群而壞植又云並受以兼容心同天地之公量納江河之大致輔政歷年之業皆告君當日之辭是以下無怨嗟咸知奮厲得人之盛近代所希上幾慶曆之時近踵淳熙之世唯茲簿領頗預纂提玉冊瑤編書一朝之大事金匱石室作千載之奇觀某敢不備述舊聞上酬隆遇然此時鴻筆豈容遊夏之一辭惟他日青編當贊臯夔之事業獨念某偏親九袠百惧一心或於畿甸之區稍便手升之養以國士待以國士報敢謬爲戰國之言亦夫

子步亦夫子趨眞弗畔孔門之道

謝除編修

宥府萃緝四員二省化工特異三月再遷自冗至清以榮爲懼竊惟是職實始本朝由慶曆而命名迨元祐而立領專記繫時之政仍修隷局之條洗眎從來多處名勝知其者道不足以獲乎上行不足以信於人惟知不負於初心或可仰承於異眷竊以覲人之法振古所難夫子或失於宰予姬公不盡於管叔然而或以一言決其終身暫接顧和郎許州中之令僕初逢裴楷輒稱天下之銓衡或

指此座之當居或斷吾生之尚見或一語而知功名之蓋世或徵覩而期文章之瑞時是皆得於論議之間亦或覘於辭色之項嘗竊嘆於是事不復見於今人疇知我公獨全此道伏念其才莫當於八面氣莫盖於萬夫風采無以聳聞議論不能通達雖鄧禹有功名之志而謝安乏經理之才策蹇三十年徒行華蛸騎鵠八萬里謾指青冥漫任斗升奉親朝夕少已抱蓬蒿之念行當尋水石之盟曾我公之顯膺仰炎圖之再造曆陰解駁麗日魏煌睿山之玉策昆吾之金刀咸歸獎拔方壺之神芝汾陰之寶鼎盡入選掄可自棄捐果蒙收采銅章再考俄點內班玉牒允旬又洿超援泰階兩兩真仰近於相星公府渾渾如夢遊於仙館念所不到恍若奚從其官清和兼往哲之風沉毅有公輔之體先漢人物傳家不數於章平中興名門我公獨繼於范呂茲臣既歷朝綱一新痛塞倖塗尊用皇極發號施令孚於有衆之心登正黜邪一本至公之道李珪用而貪墨革房琯相而風俗清上焉

以道而事一人下則以身而儀百辟兵與民而均惠邊若邇以同恩根本內深精神外憺煩特有聞耳今幸親見之競畏恤災講求鋼賦苦民生之休戚幽隱具知凡吏牘之姦欺纖悉莫遁既幾微之已熟況禨盡之素高豈惟破竹之不留所謂迎刃而輒解萬世治安之策固已建明三邊扞禦之謀尤爲周密粟滿野而塞自實兵隷籍而家在邊久焉當築而未成今皆屹立而相望而又戎器精利軍容肅齊以此固疆殆將摧敵指揮諸將蕩定中

原天或從之事不難者念屢秉記司之筆嘗盡書經武之篇然而職叨列於樞機論竊聞於廊廟漏省中之語漢法不容代㝐對之言齋夫可監自非信之至篤安能用之不疑然千倍其翕或反疲於羸犢而魚設之網亦何取於離鴻某敢不懔守如瓶思不出位問焉而後對寧勤說以犯嫌退則曰無聞敢騰口以爲利至若荷有聞見亦當亟以啓陳如懷隱情是孤隆委雖然終恐不勝於任使必將自速於衍尤比顛躓之巳聞豈生成之始意用

控大鈞之謝敢伸小巳之私比列朝行適多偏侍惟某有母其年獨高生於戊申八十有八求之族黨百無二三家本氷鄉日懷雲塢營釜之日巳短侍履之日尚多遂其終養之心假以便安之粟某欲報之德莫宣諸辭嘗因世道之遷具述人情之變善柔可喜徒能附勢於平居剛峭難親或可同心於緩急願保松筠之操仰酬雨露之恩

謝執政

某年濡轉未睹殊功一日數綍亟還舊列久矣仞牖之去重茲化治之歸有心爲銘無辭可寫伏念某妄嘗有志憒不自量所信惟書初謂古可追而今可變既投非玉遂欲水之比而山之南忽光華千載之逢乃特達一朝之遇援不由於尺寸拔輒自於尋常恍若仙遊嘗來天上俄焉夢斷又墮人間況自引蓬萊之風寧復近長安之日料黃粱之枕巳覺皆非還赤水之珠乃驚故在孰爲此者豈

無自哉某官久提政衡深原治體謂百年南北未明離合之機雖一日天人巳底和同之應思汔中興之業事圖可用之才況久矣舊疆尚使復還於閫籍則巳收下士豈容輒外於陶鈞惟吾心素定於權衡故人品豈差於冠履念昔年將毋恨巳偏心矣竊某敢不登白事之堂思招才之館驚歲華之晚矣念志業之茫然皎日行空遇不儕於餘子白水可誓報敢同於衆人

謝丞相

粤自往冬甫還使節曾未滿歲疊拜除書紉如紙尾之銜端若氷條之結孰司元化稽首我公伏念某生於冱寒之鄕禀此嚴凝之氣少從諸老雖欲自期於古人壯困長途無復有志於當世望絕麒䮾之雙闕夢遊烟浪之五湖盖經百戰以無功馬亦憊矣若欲一鼓而作氣人皆難之乃大明習揭於中天而沛澤滂流於下地半世土牛之鈍一朝鵬木之飛友朋相慰而誦言道路刮觀而嘆息某

官自皐夔而後與伊呂者侔環觀嘉定之規模宛若建隆之氣象盖中興九十載塊土未還今山東二百州畋圖日至一鏃靡煩於力戰銖錢不費於大農獲元豐受命之符鴻休掩古典辛巳明禋之禮胖光燭天牧人屢獻於豐穰太史頻書於大有顧予年勛業已如赤鳥之明而一念忠勤更切緇衣之好有如孤舟尤軫至懷謂其自入恩陶行將十載惆其尚埋塵土孰借尺梯雖幸其齒髮之未衰終憐其日月之易逝必也養其平生不屈之氣庶可責其他時有爲之功。是以不限尋常用昭隆特聞者爲之興起受之寧不激昻其敢不長懷未報之恩益厲可爲之節彼皆越石也率無厭而負舜相之知當如公哲乎不以仕而畔夫子之道

壬申冬至

隋朝有制擧三呼舞蹈之儀唐室盛時修萬國梯航之貢紉璧莫肅瞻穹之歲而金穰開寶典之年天挺人英慶同國祚某官禀正元之氣叶平治之期靜以合陰陽之和動以應風雲之會金蓮視草

玉案横麻碧落天高望五色非烟之彩乾元殿下領千官仙杖之班某自墮凡塵心依愛日鹽調羮鼎已占梅信之先春氷漲威凌更挹湖光而爲壽

癸酉正月

帝車回寅天籟動震訖楚俗懸葦之旦續詩人獻壽之篇某官翠闕班仙紫微天近龍樓風廻樂聞九奏之音雉尾雲開燈映百華之彩芝泥香潤椒頌光浮某偃蹇松寒稽留梅信借一氣薰陶之力散五湖浩蕩之春麟鳳來游玉案遙聽於瑞諜後

猊不動金爐長惹於祥烟

交代朱寺正

雲横壟嶺陰分同社之榆日射金門嚮接朝天之騎乃一官之授受又此日之後先天其從之人所欲者某官高明而忠厚敏給而惠和四海名門旣搴華於地望六經正統更孚譽於家承爰求人物之間遂列班行之上頻年趨陛夙殫匪躬之忠一日分符復在先游之地悵英風之已邈乃遺直之未忘有此象賢付之便郡方諏辰而布政亟改命

以乘車梅破溪橋好載馳於澤國柳濃禁籞看促覲於天墀某飛粃在前匪暇有待此時執贄姑寄意於筆端卽日過都尚論心於閫外其爲詹詠莫盡形容

回交代

心如指斗蓋幾年在君子之旁神有更書乃今日繼賢者之後堕在明月之素瀏如清風之和仰惟古人金石之交寔爲異代雲仍之好宣之尺牘悉其寸心恭惟某官以五百年名世之才值千一載難逢之會章明茲偉以養其器峻潔廉厲以方其身小試鋒鋩勝有聲價今當謝去肯復留鱣集之堂行且召歸郎穩上梟鸞之閣某貪薄而難任根鈍而不神忝竊一官徘徊十稔慄後圖之莫計賴前事之可師秋水芙蓉行且望精神之峻歲寒松栢當益觀風誼之高

回諸舉士人

朝廷重進士之科郡國舉興賢之典蓋將備邦家他日之用夫豈爲里閈一日之榮况夫學成而行

益尊實克而名必著此固自然之理初非適至之逢伏惟新貢省元厲志起家壯懷許國項當少却今當怒飛行見發紓深藏條具大對匪孫弘之曲學同董氏之奏篇凡異時得君而行之皆今日悉意以陳者斯望不淺吾黨與觀某猥辱叀碣更歷點翰征騎銜梅香而去勿遲帝所觀光之行青衫趁草色而歸當致郊外稱迎之喜

回龔撫幹

玄冥謝去青煒徐驅凍解東風未覺馬蹄之滑梅開北岸更添詩思之清方此春時宜于征旆正欲一介問行李已驚五色墮珍函籍甚先施凜然不敏恭惟某官如九苞鳳出而寓宙文明如一角麟生而史冊書瑞石渠流水清泚蓬山雲氣霏微是皆神仙之巢以俟名勝之士當年爭看研得廣寒宮殿最高之枝今日共期著在紅塵風日不到之地某器薄難用根鈍不靈方自深倚席之慚敢剖

發無雍之嘆丹陽門外當爲三肅之迎舞雩亭前尚袟十年之讀

回冬至

曉瞻天闕雲有祥光晝候職庭彩舒美晷歷七日而始至葉百嘉而對時某官德禀陽和道隨剛長惟其神而莫測吏畏層冰凡所欲以皆從民懷愛日人望攸屬帝祉匪他某學愧時新心驚節换幸一官之所好悵百里之相望修履至之儀已慚落後拜璜招之賀所願居先

回程知縣

製錦亡功未能滿秩司綸有命忽拜誤恩忝冒惟深吹噓不淺屬方叢於百冗曾未奉於尺書顧屋宗盟特先華翰高誼凜松筠之節英文絢桃李之容至若儷詞益慚過禮中年課績已騰尤異之聲宿縣復貿行有同朝之喜

回魏少監

退朝花底曾同輦路之塵問訊梅邊行看仙舟之舉愧灌纓之在後辱摛藻以相先敬觀陳義之高

伏想論交之厚某官鄭江秀氣相國名家遡其淵源已漱詩書之潤見諸盤錯復高政事之科中外踐敭助肅赫奕念不見者滋久盍遄歸而勿遲魏闕天高已新承於雨露吳江地近更孚聽於風雷某甫畢三年所期一障曾拜九霄之命俾司八郡之儲優倡劣隨諒難追於逸駕告新必舊庶不辱於前芳

回岳運使

千官共闕嘗託好於連廳列道建臺復分輝於鄰部方發踐而自幸俄蜚翰以相先風誼亶然菁華責甚某官奧篇如響迅筆不休年少而達時宜未多才子機明而中事會不數新豐自登文石之班不簡嚴宸之眷踐歷滋久聲實浸宏亟正星閣俄參樞極念方漕閩中之粟遂輒爲江上之行荒碑慨想於前朝老卒尚談於先烈趣繇徧于門之柳止好朝天看紅飛一騎之塵卽催召驛某僅存餘

息寧復他圖甚矣此行茫然後效書來吏部如聞鸞鳳之音雲莫江東姑徹鶺鴒之訊

回陳制帥

制垣授任郎宿騰輝玉帳參籌萬里已經於長算紫庭弄印連營旋昇於中權形勢增雄威名大振竊以自昔荊襄之地實當南北之衝力戰而爭則虢吳爲角立之勢相持以固則羊陸有堅守之規合此兩路之權爲今一面之寄其任甚重有幾可乘必得兼人之材用張復古之烈某官英猷蓋世勁氣干霄筆陣堂堂長驅未多於李杜詞壇廩廩短廳何有於曹劉幾年懷經濟之心一日赴功名

之會含香覆錦小銓疏淹以通班帕首腰刀大將趨庭而禀命兵民輯睦號令精明迄成方召之勳入援皐夔之武某仮聞異數深激慵衷愧慶積之方修荷珍亟之已逮宿好爲星日望有開安用昔人草尺書而招賛普當從執事磨犫墨以勒燕然

回趙鎮江

猘鬪噬功名藩宅牧控吳引楚一江實護於風寒就日望雲千里密環於畿甸地嚴屏翰任寄腹心某官雅度恢弘雄材卓犖銀潢疏潤偉儀表於諸劉玉海觀瀾標文章於仙李屢騰治最早簡宸知幾年懷經濟之心一日赴功名之會舞雞半夜擊楫中流開督府以總師奉皇威而敵愾西陲制勝方圖洄水之勲北府選賢更倚長江之重城高鐵甕目望淮陰計日幾何細數淮南之木收功在末須犂老上之庭云云

回癸未前三名

比承迓額始遂披瞻更塵藻績之篇曲示綢繆之意劃若虹蜺之下飫爛然珠貝之横陳誦詠以還佩服何已某官才全而氣厚學博而行醇平時自期古人惟涵養之有素一日流闘天下宜聲名之不凡豈知世俗稽古之榮但喜吾道逢辰之幸某偶不遺寶茲獲覲光公孫子務正以言已深慰於吾黨陸宜公不負所學更遠紹於前賢

回丙戌前三名

讀蘇公之論觀仁祖之朝四十二年凡十三牓登一二三之鼎甲得三十九之偉人不至三台僅止五士蓋選抜悉乎於人望故登用不專於科名由是而言得人乃重以今準昔胡獨不然某官學老而才雄氣和而色正惟十年玄豹養霧雨於重山故一日驊騮追天風於萬里充其可至端未易量猥辱臨門更煩染翰凛若寒松之挺爛然春藻之華某嘗試已昏何堪再剖獨幸冀北萬群之地猶識渥洼八尺之奇然昔日杏園常自愍其末至顧他時雲路更快覩於先登

代求陞陟

服役甫爾未效毫分陳情卒然不知倫等念前賢以終朝而捘士故通國以古道而望公推聖門長吝之心破世俗故新之論遂陵蔑分輒露懇衷伏念某學愧師承訓遺先緒厲廉勤之操而恥爲表襮之行懷事功之念而不萌競進之心平平自廿赫赫何有終更劇縣服貳偏州適當文制之新復取參承之舊豈特受約束於下吏固將觀道德於服畴蓋代聲名依歸不記歲月大府條教犇走方

及朝昏寧知旬浹之間實滿生平之素某官典刑諸老事業六經向來拱挹指撝所謂風行而雷厲今則起居飲食何妨日晏以春温方當宜暢皇靈灑平宿憤漆胡王之首氷鐵陣之山汎掃宮庭修復陵廟百官迎於長樂之驛一人待於望春之樓解帶逍遙鳴玉暇豫永贊無爲之化丕昭不世之功倘於此時不入鈞造則將他日漫隔化樞賜歲員褒表之章應銓部關陞之法顧豈乏揚州之三表然不博淮東之一言雖嬰人無以得金而孺子或堪進履待太平於桑榆未移之項豈他人能望恩光於台星同色之時自今日始

代與馬帥

李將軍之威名亦既聞矣郭令公之風采行且見之儕陳吞鯉之書少伸執雉之摯恭惟某官家傳忠孟之學袖有韜鈐之篇百萬貔貅兵運之掌上數千里虜地在吾目中粤惟金陵定號天塹復河淮而定關方將圖進取之謀由唐鄧以趨京都止作安全之計得人足任斯事非公將付之誰雖嫚

大漢乃舊匈奴固已赦而不汝問然問中國得新名將自不戰而屈人兵中興之功指日以俟激單于一杯之血誰無怒髮之心掃穹廬萬帳之庭獨有運籌之略當再見麒麟之象豈復聞衛霍之名某竹節生孤桐心半瘁少年彈劍固嘗睥睨於功名壯歲佩韋終以銷磨於日月一官庠序兩換年華行趨絳幃之間伏謁玉帳之下允惟虎首燕頷封侯之相要是奇才此豈麞頭鼠目求官之人能成大事每深嘆於流俗乃甘心於腐儒唯求操筆

弄翰之工烏瑎出將入相之事當五馬渡江之地謬典文盟於三鱣講席之餘願觀武備

代上倉使

蟻蹇浮沉何能爲役龍門突兀乃欲求知占義命之屈伸係聖賢之好惡竊以上之人未嘗不思得士下之人未嘗不斷致身由多奪於動撓之私卒莫遂其交求之願還立法之初意掃末俗之頹風時可言而人不言夫是謂之自棄上欲擇而下亦擇貴於得其所歸某知有聖賢之門頗懷宇宙之

志冉冉歲月悠悠塵埃丹砂遠而俗骨難仙春草短而饑腸未飽甫脫身於棲棘復屈意於酤錢斟酌斗升無復難涯之量沈酣糟粕安知至味之醇望清流何啻雲霄對故書幾無顏面非巨臂特掀於泥滓則此生終墮於塵埃一紙春風雖已破梅花之白九華仙洞尚莫逢桃實之紅諒有意於度迷津之人決不惜於界長生之籙況他人合浦之珠已去而我公荊山之玉尚存終於與人而已焉必其當我而可矣某官學有定力語無游言容兒不形發和氣於脫畧邊幅之地精神滿腹斷大事於從容指麾之間嶷然忠誼之門隱若廟堂之老不負聰明之奇能持剌擧之權凡被薦歟盡由特達從當所得却當所拒請[illegible]報與者不求遂令宰予朽木之資亦動顏回鑄金之念惟大化之無我寧寸芥之不舂決意依歸自忘僭粤片言拔士公旣無愧於古人一節事君某豈有他於異日

代賀蘇提刑

出節內府衣繡外臺不犯于有司已仰好生之帝舜以長我王國更資式敬之蘇公付以書一之條仁哉九重之意竊以爲郡者九部江之東封壤袤延民風錯迕若建鄴當塗之鎮其民務本而少爭如新安桐汭之區其俗尚鬬而好訟自餘五郡畧同二邦夫豪右之夲細民與官吏之困百姓茲其常也此乃不然富民則持州脇縣而誣訴其長官貧人則負貲侵疆而干陵其大室固有不盡然者

是則抑何多焉厥今一道之平有所托矣如前數者之患寧足慮哉恭惟某官寛博而惠和廉茂而峻整醇醲陶育申申故家之風寛大布宣循循儒者之治列宿分躔於天上福星屢照於人間謂物情覆弃浩乎無窮而吾心止水淵然何累天討五用人無一寃論朝臣列等之功豈須代日當刑措擇人之奏必合上心某學淺無津面慙當滿代去雖無於幾日不治已積於三年自讀除書日望光華之赫赫亟修亟牘少伸宿昔之眷眷

代回林大卿

峙糧論最部竹疏榮細柳千營已飽宿舂於淮甸驚濤萬里更煩寄護於江干闔境素孚封圻增重恭惟某官老成宿德康濟全才廉靖持躬合君子溫溫之度慷慨遇事有古人蹇蹇之風惟朝廷深知其長才故麾節幾徧於寰宇念邊功之方起仰餉事之獨高雖正藉奇兵要當百萬騎之精甲然更資妙畧亟從十二車之後塵有詔自天寧俟巳日某違離未遠誦詠惟深姑以微聲愧書詞之不

腆但知借潤望德宇之非遙

代上淮西總領

注倚弘深寵靈超卓宜王欲中興周室將還文武境土之初劉晏以戸部侍郎兼領江淮鹽鐵之重儒術行而天下宜正人用而朝廷尊竊惟洽功方起之時必有魁壘非常之士郎平日施行之事卜他時運動之機不有若人何能爲國某官笑談樂易體局方嚴六經之間有格言自信者篤三代之後無直道獨行不疑屹若王人之尊全然御史之目時方多事公不得辭顧由簪彤管入侍翠帷雅

稱甘泉之法從然此限兎山東臨榆海實本中國之故疆朔爲將軍之去禁庭正欲令公之示回紇爰疏內遅俾宜外牖雖少遲趣行有詔之徵姑以示如在本朝之意百辟聳明時之公論三軍喜天子之加恩簪橐論恩上圖欲以自近錢穀出入疇能寛此顧憂萬竈烟濃粒粒宿舂於雲子千艘漕至翩翩結陣於風帆問桓彝吾可無憂知吳起士不忍畔當如蕭相國給饋終定於關中肖若王茂洪爲許李頁於江左某徧行宇宙獨見華嵩知地足依夾意來此一枝烏鵲消清樾之幾何萬里白鷗喜恩波之愈闊藹然奔走之困忽此光華之逢雖不得挽五石而效前驅或可以畫半籌而裨末議陳篇奏記而希薦牘何敢謬爲空言扈蹕參乘而還上都會當紀此盛事

代上李提刑

學未習而傳正犯曾參之戒道得統而正幸知夫子之歸遠依數仞之處藉有一尺之牘恭惟某官南州人物之冠先朝名誼之家詩書禮樂獨抱大

全法令憲章特爲餘事身自依蟾而得藥便當冏斗以乘槎自作徐飛不爲猛進常賜錦被明光殿中留著繡衣番陽江上一散九郡春風之賜又看中天促詔之來何日發汝墳會起華林之待半夜見宣室不知帝席之前

代上宣撫

彤墀授節紫塞開禾內專執法之臺外制元戎之閫名動江淮之草木膽寒沙漠之君酋向非一德社稷之臣夫誰兼任軍國之事某官忠精惟一術略無雙筆陣獨掃千人軍特其餘事胸中自有百萬甲久矣全模當胡星虜運垂盡之時正忠臣誼士思奮之日念昭王南征不復之事孰不痛心憤晉人諸陵重修之言猶有生氣有若坐志犬戎狩吞之憤何異甘爲梟獍無親之人是事要必屬公

而公亦以自任昔也驅車出境此虜盡在目中今焉緩帶輕裘奇兵不出堂上士無定勇有善將則十萬貔貅地不在雄使長淮亦百二形勢領中興寶關乎氣數而此心將格乎神明得人若兹何事不立歃單于一杯之血此志已鬱百年掃穹廬萬帳之庭至公乃能一舉某溢膺世祿祖守官箴未即巖瞻徒厪斗仰三沐三熏而奏記少伸初贄之共百戰百勝以勞還行贍中天之業

代賀錢丞相

中興而來命相不知其幾名臣之選閱史寔難其人豈思如公亡愧於古昔在乙卯之歲始有姦夫之萌眛目睚材頣粤敢任萬事方虞於隄潰片言復動於兵端百年扶持一朝破壞外滋敵侮內失人心邊州之痛毒方深汚水之癰疽繼作人起衝冠之憤勢如累卵之危搢紳畏縮而不言草茅激烈而無補惟國家涵濡之久何忠義摧落之後坐閱十年曾無異議頗憶往歲嘗論以書謂來契丹

之兵皆以延廣之故彼聞甚怒某視若無忽起公來始由天意某自幕府之旣罷會考秩之亦登解紱秩陵假涂京口適張公之薨將借幅紙以爲容拜光儀於再見之間聽論議於數言之下汎及兵中之梗槩仍叩淮壖之瑣詳諄諄憂國之詞懇懇濟時之意思所見之人無如公者退卽以所聞誦之諸公已而某參選亟歸閩日未久果聞偉事寔出明公不煩禪矛已授賊首裔戎膽落始知朝廷之有人薄海歡騰但見閭閻之起舞允念此舉足

垂方來某官氣勁而色和仁溫而義厲有文章而又聽規諫上不富貴而寶處貧賤故能談笑之餘遂成勛業之茂然天下尚有當爲之事而君子每貴圖終之功顧能言者未必得行之可以行者恐不得聞也某宿有經營之志中多齟齬之誅百一未酬五十將至髮蕭蕭而漸白心炯炯以徒丹望我公之有成匪伊營之私慶蓋功名一念誰獨無也而君臣大義如何感激之念丙寅之秋下薦擧之命濫與五人之表嘗把任一日之私昔固嘆知音不遇

焉今能握造化者誰也儻有士而不用公寧捐僻於他時因獻言而自媒某則汗顏於今日

代上執政

覩天地之間陰陽和而萬物遂由廟堂之上股肱良而庶事康坐令九隕之蹤亦彼更生之造竊以致身固爲不易得時尤其甚難孟軻莫任於齊卿夫子不留於魯相獲其位者幾何人哉至於嶲冠公卿鳴玉殿陛諫或以爲誹己行或以爲招權有位無時行道安在某官以太公釣璜之望膺高宗圖象之求作礪之金百鍊而愈剛乘國之航久操而益固養松栢十年之幹收騂騮一日之功自昔

君臣之相逢每貴功名之來晩聖神當宁禮貌大臣言無不從事皆參決旣致身之若此又得時之如今矧復問望足以聳縉紳論議足以安社稷內撫百姓外威四夷上使星辰晝夜之順行下令鳥獸魚鱉之咸若素懷所蘊有識共期太平之功昕夕以俟某文場黜落宦海浮沉縣綬方更朝衫濫著丐外自效臨遣爲榮政方田里之安變乃庭幃之起正含辛而陟屺俄負罪上階顧軀殘莫任於加恩殆魄定敢忘於懷德深惟昔者有感今茲

須纏穗帳之悲與睹袞衣之盛開千載從龍之會動四方結綬之心幸際光華恐甘寂蔑某徇依墻仞今幸銜陶覺山川日月之頓新已見台躔之正與草木昆蟲而咸喜豫知霖雨之來

代上李安撫

少常佰之司民須綴玉班之末小諸侯之逆職今依節制之尊齊成甫臨漢符近合少舒心府恪有詞亟伏念某嬾事貌言安行命誼寅緣薦牘點秀員行簿正大農承聯外府備殫綿薄亡補毫絲自

詭牧人乃叨秉障脊言古栝允謂近藩溪山信美於他邦賦籍已腹於諸邑垂簾烟雨寧復夢騷人之詩滿案文書徒自笑俗吏之事惡之則徠怨讟緩之則乏經常訟牒紛紜漫名道院調度鄙薄奐成陋邦右趣台左走温適當空道陸須車水須艦殆無虛時斗大一州實成泉口匪私臨照曷任調脈某官擢秀大江之西接武前輩之後如晏督之公子公實兼之若劉孔之弟兄人所難者請建雙闕東護三吳一封辭彩仗之紅雲千騎破鯨江之白浪萬壑盡歸於紫筆群盜已消於綠林雖蓬海山高難久駐崆峒之仗況若耶風快看亟參紫樞之垣某少而讀書晚方試郡敢不自力少償平生取能吏健決之名恐非美意守儒生撫字之說唯有一心

代謝舉陞陟

幸有醇醪可均卒醉肯令羊食不及御心上施平施之仁下激感恩之報推是心而以往何事之不成伏念某備不自量妄嘗有志空懷意氣欲爲平曼之屠能自分力能終取桓溫之棄馬本乏題輿之素望敢嘆日官之又原誰遣此來特有公在伏堦除之下曾未幾時望門墻之高不勝宿志人謂晉與巳亦凌競一朝而拔十人雖未遑於精擇後至而亦二食終自愧於側掌某官道務曲成心

存兼善參天傑幹多由雨露之恩涸水凡鱗亦借風雷之便條來褒衮凜若刺芒胸中之長缺然官業安在天下之事多矣世故未諳不府誨之庶幾可耳某敢不避曾參之席書子張之紳高明盡鈕斋栗求理挈故韁而還宗廟看即成平一之功敢多士而入鈞陶願終在生成之數

洺水集卷十五終

程洺水先生集　卷十六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迴行重訂

致語

建康鹿鳴宴

春日下詔書處處蒐揚巖谷秋風動霄漢人人振刷羽翰一登天府獻賢之書旂講公堂勸駕之燕南則七閩星布之地東則三吳文物之鄉凡載堯天盡遵周典唯是千年之王氣實爲六代之帝家自控長江十萬之師不減秦關百二之勢起一世

明堂清廟之老秉九州鈇斧金鉞之權適當大比之時來主賓興之事且問春官羣試看有此金陵座主無登非多士之獨榮懸知他郡之難比新貢首元天與一段秀氣身負千人雋聲能賦爲大夫上薄楚騷之光熠明經稱高第下樞漢儒之典同幾年結就雲梯今日來游月窟捷書夜至尉辛勤教子之慈親課誦更闌動多少啓兒之鄰父專有回翔舊衆鷹踏英遊家家自握靈珠步步同登寶塔某官百尺竿頭饒一步千佛經頂上三人傳誦

太聞縱橫禮樂三千字徹開天上卓犖聲名四百州要從白鷺清溪却步紫樞黃閣不但秦淮一條水寸波不驚坐令淮甸二十州高枕安臥腹中自有百萬甲筆障獨掃千人軍恩意洽於營屯已嚴武事禮貌優於庠序盍振儒風爰因暇時更舉綿禮屈金鼎調元之手欽蟾宫得意之人平時俎豆雍容已宣禮樂詩書之化今日尊罍閑暇更將筐篚幣帛之誠某官列宿應郎官使星臨吳地前朝相國之胄風采自高中興名臣之家典刑故在曲

擁皇皇之節來光秩秩之筵旗幟精明賓僚整暇況坐中有鯨海釣鰲之客而席上皆玉堂吐鳳之人舉酒一言來年三月太宗伯以姓名來上新進士肅衣冠以前序立大庭躬承聖問毋如公孫子之阿世其如轅固生之正言凡異時得君而行之皆今日悉意以陳者又況石城虎踞鍾阜龍蟠雙闕崔嵬大江吞吐代生人傑氣稟地靈老鳳飛來尚想半山之松竹靈鼇穩占猶聞東閣之芝蘭何止狀元宰相之有人且復燕寧紹興之近事勉光前躅無忝昔時相期來春好在魚翻三級何方今日且作鯨吸百川氣壓江淮事光圖諜幸侍北門之宴請陳西鄂之詞

河南貢士紫荀詩不比尋常貢士時一老堂堂國棟四筵濟濟瑞庭芝傳聞座主趙璜召恰與諸生赴韶期宴罷瓊林如謁謝請君懷剌鳳凰池

建康春教

虎城龍阜控長江地勢之雄鐵鉞琱戈侈太府軍容之盛雖在聖朝偃武之際不妨春田蒐事之常某官制九州之兵擁七尺之節聲名動蠻貊項時嘗問於度年威重懾單于他日更膺於漢相三年管鑰四治戎行百將同心三軍一勇動搖山嶽呼吸雷風蛇向敵而蟠隱隱圖中之八陣馬從背而出片片面前之六花。進若電馳退如雨寂幕府山北空餘當日武帳閑朱雀航避不數昔人麾羽扇。而又適丁今歲一整常須十萬張彈角之弓三百步僕姑之箭熊旗兕甲影搖汴水之波鶴膝犀渠光奪燕山之月士氣益倍日暮未酣然萊公乃出塡北門恐不免使人之問使中令若奈決嚴廟必令知中國之威某等久窺投壺之歌頗諳舞劍之樂輒賦詞語助喜凱旋

朝來百鼓般軍門知是元戎肅萬屯。殺氣直摧龍尾壘。英風遠薄鬬場村從今吳卒精成勇。却看燕兵脆可擷。好入廟堂裨聖畧。指麾諸將定中原。

聖節

乾道盛際夙開夢日之符嘉定應辰載叶旋乾之度欲獻嵩山之曲盡哀嵩嶽之呼恭惟剛健法天清明若日橐弓戢矢陋秦漢之武功履華衣綈躬唐虞之儉德裔戎革面狼子易心形氣叶和清寧並覲五穀熟而人民育三光全而寒暑平。米斗三錢端類四年之正觀露囊五日又當今歲之千秋無愧封山黃帝禪亭長見太平之盛子晉吹笙安期奉棗莫甚汗漫之期某等際運半千去天尺五慚無妙語仰奉昌辰

雉尾差參寶扇開九霞雙闕聳蓬萊霜清法駕黃金殿雲擁仙班紫玉盃天上剖符初繞電人間作頌已鳴雷長生紀籙知多少飲子澄清一萬回

王母

奉玉皇之寶篆有王者與飆佩女之雲旃來入閶
世雖縹緲虛無之際皆涵濡覆冐之區進膺於殊
之尊寄獻長生之訣恭惟來從仙闕下撫塵寰土
圭測而陰陽和宸極正而璿璣運農祥霽色晝緯
宣明天無風而海不波星連珠而月合璧時也清
霜戒曉愛日烘晴桃開十月之花梅綻小春之蘂
堯眉誕秀舜目開祥爰因開暇之時共享太平之
福上奉重闈之壽下均四表之驩已聞嵩嶽之如

呼又見美門之來謁臣妾胎身仙骨結屋銀臺雖
周穆王張宴於瑤池問從屈致而漢武帝塗香於
華殿竟未垂臨惟眞主之應期寔上帝之有命故
蓬萊三十萬餘里不憚其遙而天皇一萬八千年
願先以告濟敷鴻實益衍龜圖

青鳥銜餌海邊來報道羣仙浴佛回玉侍雙成開
羣笏雲冠七勝下銀臺萬年黎角丹方轉千歲來
桃花欲開更待丹成桃熟後却來親奉紫宸杯

前筵勾曲

百世基圖光胙聖神之主九天雨露恩濃帝王之
州上奉台顏後部獻曲

薛蓬萊

望皇都清曉瑞日祥烟洞開閶闔一朶紅雲聦重
瞳日月萬歲山高九霞杯暖正想宸游洽絶塞庭
琛重闈天笑年年仙開 部屬徘徊滿魚演漾鎬
酒恩濃龍蟠建業玉琢麟符分付人中傑奠國安
民持將祝壽樂作君臣悅看取頭廳押班稱賀明

年天節

後筵勾曲

天容不老千齡已視於堯年地限無邊四海均開
於舜樂至和一鼓萬象皆春上侑清歡後部獻曲

茶詞西江月

歲貢來從玉壘天恩拜賜金奩春風一朶紫雲鮮
明月輕浮盞面 想見清都絳闕雍容多少神仙
歸來滿袖玉爐烟願待年年天宴

稃洛水先生文集目錄

祝版卷十七

靈湖王廟禱晴

消蝗

祈晴

謝雨

祈雪

諸廟祈雨

謁先聖

兖國公

鄒國公

社

后土氏

稷

后稷氏

諸廟

洪濤之遷葬其祖尚書公中孚

青詞

保安

乙亥天慶三省消蝗

鹽官禱海

祈退

疏卷十八

汪復求東甲橋疏

賜范湯可起

祈雨

治平寺消蝗

治平寺祈雪

寺觀祈晴

瑞慶節開啓

功德

滿散

文卷十九

雲溪上梁

玉樞上梁

萬卷堂上梁

壬申富陽勸農
賦 卷二十
壬申歲南郊大禮慶成賦
仙露溢金盤賦壽 皇子
金華仙伯賦壽喬平章
秋水賦壽李尚書
四明洞天賦代壽何中丞
釣臺賦
擬古 卷二十一

壽皇子 弧南有星 沖龜負圖
五言古 卷二十二
三月十八鎖試童子侍其行卷蕭然無事成
二十韻謾呈同省
勉子姪
揭富陽孝子門
送夏明叔歸建寧
送常世卿歸嘉興
讀史有感

仲冬望日登四顧坡
哭吳范二姊
輓朱侍郎
輓致政呂通議
七言古 卷二十三
高宗皇帝寶訓終篇錫賚進詩
秘閣儒榮堂
代上楊誠齋
辛亥冬交石阻風三日

登紫微崖
於潛佳丞四明人同年友也方此掉鞅百未
一見而來書羅縷無非歸與語豈醉夢書邪
三詩見寄亟占數語正之
太上虛皇黃庭經句法十篇壽趙帥 今存其七
郊臺信筆
玉堂晝值有懷萬松
汲井溉田民亦勞止歌以相之
贈壽菴

伐千秋巨木竟梁梅堂
奉送季清赴山東幕府
新舊句
子時歌

五言律 卷二十四

郊祀慶成詩 有序五首
憲聖慈烈皇后輓詩 二首
光宗皇帝輓詩
光宗皇后輓詩

寧宗皇帝輓詩
丁亥閏五月十日回自真聖道坊車中記事
書富陽普照院 二首
紅藥當堦翻 校官試
夜登釣石
輓程給事
輓汪給事
輓范端明
輓吳郎中
輓程樞密 二首
輓宜人趙氏
輓徐提舉
輓蔡祭酒
輓曹監丞 二首
輓錢塘蔡令君
輓王柳州
輓楊提舉

七言律 卷二十五

五十六字庸以告未知野夫者
慶元丁巳十月奉親如臨安宿西菩寺表弟
吳克仁俱焉 二首
用朱經略韻
用丘樞密韻
作堂六桂之東命之曰桂生取漢人招隱篇
桂樹叢生之語也詩以記之
賀黃樞密登卞忠貞公墓
流觴西湖用范左史韻

雪
五言絕句 卷二十六
小憩許由亭
喬松
歲暮
三月三日度白際 黃尖散峯名白際嶺名
戊子正旦賀壽慈宮 二首
粥罷
七言絕句 卷二十七
氷 十歲作
甘將軍廟
曉發富池
昭明太子宮
陳將栢
夜雨
築徑
觀史有感
別金陵官舍雙栢

復朱教授 二首
送李侍郎安撫浙東 二首
直廬閒賦 二首
雪霽玉堂曉眺
兩炬並花
脩玉牒官閣子坐屏甚古詰吏亦不知曷始
數語紀之二
早入
直廬多暇新綠鬱然信筆二絕
江上道中瀑布
梔花
朱生論天
爲釣臺作
擁爐
中秋無月
春帖
程掌書 二首
孟夏廿一東作秩然

集025-281

五鼓夢中作覺而成之二首
閏九十四
送松煤十九與葉秀才
出南郊清甚
輓太府丞知徽州韓公
魯國夫人薤露歌
說銘卷二十八
史說極演古史論
孟子說三聖授受
二亭說
汪秀才求墨說
先君六孫名義說
諸孫名義說
范氏四甥名義說
鎮淮飲虹二橋銘
延益齋銘
棣華堂銘
程格之陋堂銘

滕縣尉切齋銘
月硯銘
贊卷二十九
有鄉間府者輒自贊之
主簿劉肅真贊
郊祀天光贊首缺二行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迴行重訂

祝版

靈湖王廟禱晴

肅惟靈祠去縣里所某之來此亦旣兩年而莫知有神于此何異懷材抱蓺之士宅深居隱而人莫知也夫四月維夏女神鼓歌以司天和其風清明物生軫軫宜也乃雨爲霖上霧下潦穡夫桑女俟命須臾神其帥先百藏奮發威靈使暘谷之日浴于咸池拂于扶桑午于昆吾祥光赫曦彌滿天地間則豈惟斯民實所嘉賴而神之威靈繇是暴白千萬斯年昭報無斁寧不甚偉某無似愛人澤物之志每切惓惓敢再拜以私于神神其惠顧

消蝗

螟螣蟊賊均謂之蝗得陽則生得陰則藏今白露旣降而溽暑未消鬱雲猶滯此蝗所爲作也入夏以來賴神降嘉先黍後穜亦旣堅好何物爲孽忽生其間銛喙如鎌狀我垂成神其忍諸其無狀切自慕於魯恭之中牟戴封之西華使蝗不入境而未能焉至於掃除洗濯秉畀炎火豈田祖所能獨任哉惟明神降靈賁終相之

祈晴

頃嘗請雨今復祈晴若無厭矣然握雨暘之權而司民物之命惟神能之不祈哀於神而誰告矧惟今茲蠶方入蔟麥已覆隴神恐不加念而使前功頓虧乎惟神掃除積陰澡沐新陽使祥光下炤而民物熙愉神之賜也吏之望也

謝雨

乃月二日以雨請于神越五日亟垂嘉應物猶有不足之意也七日之夕天地晦冥雷電皆至開泱河漢澎湃而下濡枯吹生澤流無垠敢忘神之大惠乎雖然一歲之事今開端爾繼自今茲陰不僭陽不愆允謂時若以訖有秋此神始終之賜邦民無厭之請也

祈雪

候應二陽瑞徵一白恭承帝命虔請佛慈伏願黑

風飆旂袞雷飄袂輕掣寶藏散作漫空之花普為
洹沙催起連雲之麥

諸廟祈雨

農之施功秋則望歲今既七月垂頴在田乃至旬
時亢陽不雨惟神監止將害垂成呼籲之間豐穰
所繫願均遠邇咸獲流通豈惟此邦獨受大賜俯
陳懇惻仰冀照臨

諸先聖

大極合德斯文六經邑祀為僭先儒著明不佩其

訓胡祀之歆庶與諸生退而服膺

兖國公

優入聖域具體而微侑食終古在寢當時仰止德
容盍克己私

鄒國公

斯文中興正統獨傳異代同心配此潔蠲盛服齊
明浩然充然

社

邑之有社寔司此土東風仲月吉日維戊土膏方
興匪神孰祐

后土氏

昔平水土下澤上丘民奠厥居物生已獨於報何
有潔此明羞

稷

民為邦本食乃民天神寔尊之是用吉蠲相我稼
事實為豐年

后稷氏

教民稼穡烝民乃粒豐功在人千載一日農田星

明有馨其苾

諸廟

神與吏皆天子命之以為民而分幽顯之責者凡
吏之所當為者不敢不勉至若水旱疾癘神之所
以司諸隱者其惠嘉之

洪清之遷葬其祖尚書公中孚

某竊聞之庸庸者仰表表者折汗汗易全皓皓多
缺由古而還悠然一轍秀拔黃石名塞青霄燕雲
一疏萬古英標于何卷石寄挾山腰有美令孫出

幽遷喬嶺後植屏屹屹巨嶽萬馬千兵如從天落。三髻盤旋乃鍾于麓前朝衙豸卓立步廊前高後低昂昂堂堂至是成象乃若圖光右列千筆左排萬戟他日偉人再見黄石歲在丙申輒贊其決既窆之一庖大蜂三至淞酒臨豆如顧如饗咸曰異哉十目所睹厥旣越月如寐如見風骨巉巉衣冠肅肅如慰如謝三揖乃退尤異也盖公言言烈烈千載不磨仰從列聖之在天嘿祐炎圖之千億更流後昆同扶皇極有契如龜眎此銘勒

青詞

保安

十萬珠宮藐在紫淸之上三千金簡流傳浩刼之間祗按靈科仰干神造竊念臣一紆縣授兩易歲符農扈豐穰圖靡淸淨匪資眷佑曷降嘉休去春昭報之儀因仍他故今歲潔蠲之薦又復愆期雖藏寬隆不勝怵迫輒紆單款爰卜中元伏望貝闕雲駢玉京芝盖少回仙馭一顧熙壇潢汙行潦以自消盖爲民而請命霜雪雨露無非敎願與物以爲春

乙亥天慶三省消蝗

涸澤三時已被發倉之雨羣飛萬翼尚虞傷稼之蝗方仰荅於洪私更傾祈於大造伏念臣等代天莫展畏帝寶深荷魚宿之澄光嘉生有潤願蛇星之斂彩孳類無遺

鹽官禱海

天相民居奠于下土海鎮坤堣長于百神凡有阽危敢忘哀籲伏念鹽官之境留羅潮汐之菑闔縣

千廬惴惴爲魚之慮艮疇萬頃駸駸淹滷之虞臣食息熏心匍匐請命仰神龍之有位暨水府之羣司監此微衷降之大惠風濤受令寂無衝嚙之憂浦淑還涉永賴扞防之固嗣新祠宇祇荅靈休

祈退

富貴世之甚欲或不存焉貧賤士之同差有甚於此人所取舍天則從違伏念臣粗攷古今頗知經理因自量其才力知亡補於事功怵惕不皇俛伏以謂愿辭祿秩幸衍年華此去一封儻遂乞身之

請他年三徑敢忘稽首之歸更期耒殖之年益廣好生之念

洺水集卷十七終

程洺水先生集卷十八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重訂

橋疏

汪復求東甲橋疏

地屬休寧溪名東甲合百源而同派歷萬折以朝宗遠驅川蜀之車近走湖湘之騎旁連交廣密接江西凡赴上京悉由此渡爭奈春霖夏潦拍岸浮堤坐賈行商姑淹留於旅舍羽書驛足須皇遽以呼舡然而山束水湍石高浪駭畧計比年之事覆

舟者三坐令非命之人爲魚且百是故某等議發願心輒傾中產之儲首倡手緡之施顧丁鬩嶺取石萬安始役三年費金半萬然而揷空之石凡七聚甫就三洪覆橋之屋逾萬椽未營片瓦初謂可于於鄰境未肯議疏於他州今既力疲勢難中輟稽其終事必也萬緡不免亟走中都僭求一語然而言輕瓦礫豈能易寶藏之珍或者心發菩提自欲塡精衛之海他日幾人行坦坦更教千載說洋洋

贈范甥可起

予之仲姊歸於高平有子曰震予字可起曰不絕吟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編汝子孫必壽其傳

祈雨疏

八蠶方眠雖惡溽潤九龍已起宜現神通仰維閔之清嚴荅紫宸之憫惻伏願驅馳神駿吹動法鑾願於春夏之交時賜沾濡之澤十日風五日雨無復愆期小麥青大麥黃訖臻樂歲

治平寺消蝗

若昔如來曾於舍衛見一大火宅有百種惡蟲狐狸夜干蜘蛛蠷螋方嘬嚙盡成蓮花矧此螟蝗害我禾黍言念佛父為世醫王伏願發大慈悲現大威力凡屬法界非法界一切驅除使有足蟲無足蟲悉皆消滅

治平寺祈雪

我聞菩薩昔在祇園頃刻莊嚴彌漫世界散雪圍之二尺現寶花之萬重競閱眾生是依諸佛下白曇之尊者聽昭采之如來展兜羅一色之綿開薝蔔諸天之飯須彌山上願昭毫光閻浮國中普資福利

寺觀祈晴

一雨過時雖民情之易怨微物失所亦天意之必矜不勝迫切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念三農之急莫如五月之時蠶盆方繅尉惡溽潤麥畦欲刈尤便晴明乃罹淫潦之災立見前功之廢伏願捲豐隆之旆藏之西郊推羲和之車出之東谷庶令動

植咸被照臨

瑞慶節開啓

明堂配帝方承錫貺之敷皇壽齊天更冀珍符之畀先虹流之一月衍虎拜之萬年恭願契道玉虛纂圖金籙冰天華髮咸歌偃武之詩香案衮衣長睹豊年之瑞

功德

十月為陽月辟開五百載之期九皇首天皇坐闕萬八千之歲請壽術開於華俗祝休敢後於臣工

恭願永作民極丕承帝休雲起泰山長散九天之澤日升暘谷普舒萬國之明

滿散

霜淸猶殿新騰玉色之暉香靄梵宮共祝金剛之壽大啓諸天之供普同率土之心恭願仁覆慈雲智光惠日一塵不瞀落庵頭於昴畢之間萬歲爲期明壽星於角亢之次

洛水集卷十八終

程洛水先生集卷十九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上梁文

雲溪上梁

封侯起第一日事苦未須忙栽花種竹十年成亦嫌太晩已是半生行屋客豈應終欠盖頭茅重憎蟄蟻之鈷鉧竈百年之棋要須一洗聊與更新雲溪居士心住太空身無定着今日展旗山下重葺先人之故廬向來垂釣臺邊又有子陵之素約天敎留此則在此人謂宜遷則又遷不妨且同里社之鷄豚也要時訊雲谿之水否金馬玉堂竹籬茅舍顧其所寓如何好天良夜明月淸風均在適意而已下不逮碧瓦浮烟之潤屋上不如綺窗籠霧之貴家柳種當門僅此淵明之宅草縞成屋或同諸葛之廬然而堂上諼叢庭前棣蕚高有儲書之閣旁連燕客之區花藥分畦堂庭有序是亦足矣奚其華哉心匠旣成梓人乃命時也農丁告隙霜女獻晴敲巨手消脩梁可衆聽我六偉作而一心

兒郎偉抛梁東暘谷新栽百萬松他日危層変
聳處霜皮鐵甲盡蒼龍
兒郎偉抛梁西石鼓崔嵬列岫低下有老龍藏
玉骨千年凝貯度雲溪
兒郎偉抛梁南金魚席帽紫霄間堂名日對思
親處一段晴雲自往還
兒郎偉抛梁北百萬瑯玕森翠直墻垣不隔護
龍孫長看傲雪凌霜色
兒郎偉抛梁上閶闔晴開天蕩蕩有手能脩五

鳳樓應結雲梯高萬丈
兒郎偉抛梁下坦然心地平如畵不須築屋貯
黃金但要詩書長滿架
伏願上梁之後昆蟲無作燕雀賀成鶴髮慈親長
見孫枝之茂霜髥季父早膺子貴之榮不論公府
茅簷共此溪風山月更願無邊廣厦要令盡得安
居

玉樞上梁
地據雄奇天開圖畵秀水匯麒麟之谷正宗孤龍
耳之峯百里南來一川橫截碧潭凌石下遊巢葉
之龜寶劍騰空中有藏龍之洞左岫屯雲而行雨
右溪揖笏以横金丙丁乃太微之垣日朝金殿乾
亥貪狼之水澤布天關艮巽四維若城若障坤
申二位如筆如旗五六石獅在虎伏龍眠之左十
餘魚巢列鰲遊鷄陳之前十里巖扃千春秀氣山
君川后護此幾年女媧天皇至于今日雲溪居士

神交泉石夢遶烟霞得王屋山匱石之書不專精
神有劉累氏豢龍之術未露鋒牙乃因暇時一至
此地千古不傳於鈴訣一朝拔起於眠龍乃於戊
辰歲之秋營我先大夫之兆歲時易盡香燈尚寒
藏消剛辰肇建梵宇選勝靑龍之首恭延白象之
尊魚鼓一鳴山川改色先君尉懌後裔光昌武烈
文班孝家忠國不負前人之志勿忘今日之言百
尺脩梁一時盛事
兒郎偉抛梁東甲卯侵雲映日紅下有脩魚千

萬歎他年一一盡成龍、
兒郞偉抛梁西、犀月旌旗列水犀、更有雙峯如
並筆、分明金榜列名齊、
兒郞偉抛梁南、天開壽宿丙寅間、酉鷄初唱催
朝騎、曉奏離明澤暮覃、
兒郞偉抛梁北、馬上貴人如拱揖、天然乾亥一
川長、盡向丙丁朝玉闕、
兒郞偉抛梁上、此事端由天所相、要須修德荅
天心、更致氣脉騰騰旺、

兒郞偉抛梁下、俯瞰平疇雲穲稏、須倖火耨水
耕人、佛法上乘先施捨、
伏願上梁之後、僧徒淸淨、佛法光輝、風調雨順、家
給人足、要得萬民之安業、永令四海之無虞、我當
竹杖芒鞋、共此松風菊露、庶與天下佛子、於今永
結良因、須教黃面祖師、爲我全開正眼、

萬卷堂上梁文

伏以四十年遊宦、願須自安石屋之居、三萬軸崢
嶸、猶未有插牙籤之地、況可飽衆腹於今年之歉、
而又拜天賜於一日之閑、積雨逾旬、新晴一旦、工
其舉矣、僉曰時哉、聊述歡懷、姑留野詠、
兒郞偉抛梁東、挺挺南來太華峯、正類當中提
一筆、垂紳正笏自雍容、
兒郞偉抛梁西、誰遣三山拱護齊、正挽中屛旁
兩翼、天儲秀氣瑞雲溪、

兒郞偉抛梁南、南有三峯碧漢參、不用擬沙尋
妙訣、分明象合鼎思三、
兒郞偉抛梁北、列嶂巍峨如立壁、中有天門一
最高、全似天街馳玉勒、
伏願上梁之後、蟬不入簡、芸常生香、上觀羲昊之
皇風、下掃漢唐之陋迹、要今有補於當世、庶幾不
負於儲書、

勸農文

壬申富陽勸農

仲春勸農非文具也令到官五閱月此邦農事大畧可見地狹而人稠土瘠而收薄通縣計之僅支半歲半歲所食悉仰客販今日受詞訴每見其猾墮農之人則曰冬田不耕一抜之桑亦必爭護則此邦之農不待勸矣然令尚有所見請以二說示爾農焉其一曰勸農其二曰無妨農令嘗至郊外雖曰田無不耕而糞田不至每見衢婺之人收蓄

糞壤家家山積市井之間掃拾無遺故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壯此邦之人重於糞桑輕於糞田况是土色帶沙糞又不至則米不精綻根不耐旱此糞田尚當致力也此邦平地固盛植桑然江東江西之人凡低山平原亦皆種植嘗見太平州老農云彼間之種桑者每人一日只栽十株務要鋤掘深闊則桑根易行三年之後即可採摘盖桑根柔弱不能入堅鋤掘不闊則拳曲不舒雖種之十年亦可搖拔此種桑之法也低山平壠更當添種則蚕絲之利博矣此令所以勸農者一也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既曰恤貧又曰安富大抵富人資貧人以爲財貧人恃富人以爲命貧富有相資之理不可偏廢且如近日因舊會通行巳没之質巳賣斷之田紛紛贖以千萬計令未見虚實姑爲施行所當退贖者富人固不可辭所不當取者貧人亦宜自反有錢而贖者固舊物之思復其間無錢輙假於人者往往皆是或取之於東家復賣之於西舍所得不多奚苦結怨縱使贖得未

必能守鄉里親戚顔面奚施若是借錢不如就業或加典或斷賣得田之人亦勿靳吝比之平時多捐薄少與之且免爭辨復免贖去今來寄庫之錢既巳在官爭辨未定舊會限迫約束分明未得爲業無致過時徒費爭執大抵貧富貴賤死生壽夭莫不有命命所賦受毫髪難逃貧人當知分定節食省衣盡力耕桑辛勤商販無萌負債之心常思富人濟我急用勿萌偷竊他物之念常思官法壞我肌體富人則又自思曰天之生財爲衆人用今

吾乃獨多得焉其可不知聚散之理乎消息盈虛
天地陰陽所不能免富貴其可恃哉無過取其利
息無侵奪其疆界無包占其畝步無陵轢其愚弱
契券必分明無攔典無攔賣無浮租雖是鄉俗必
竟戾法洪範九疇其一曰五福五福之中富居其
次好德又居其次富而不好德則不能保其富矣
所謂德者非以物與人也亦非姑息愛人也德者
皇極也皇者大也極者中也大則器度不狹中則
好惡不偏不狹不偏則存心近厚皆是有德天必

報應世固有多行不義剝人利己而亦致富貴者
此皆氣數偶差而非天道之常故不能久或一世
或不終其身甚者不能數年有因奇禍而亦族者
傾家者令嘗多見之蓋愈富者所爲不義愈多故
得禍愈酷又嘗見積德之家其後必生才子產後
人取儒科登顯仕有爲宰相者此無他皆天以其
所施於人者而報之也蓋人雖貧窮皆天赤子人
而戕賊困苦天之赤子豈不爲天之所惡哉富者
能處其富貧者能安其貧則禮義興風俗厚遐能

輸租以時無事追呼差役既平不須爭糾篤親族
之義無恃長而凌幼敘鄉井之好無因財而宜誼
小辱必忍小忿勿念無宰殺耕牛無輕生詞訟無
鬭毆犯法無唆使人爭訟古人云教唆之報殃及
子孫不惟富者可以教子而貧者亦可以讀書如
此則爭訟日息田里之人不至官府則可以無妨
農矣既能勤農又無妨農則家安得不給人安得
不足哉令生長田野每事不爲虛僞凡所以告爾
農者無非樸實可行之說爾農其歸告爾子弟爾

鄰里其相與共行之令不勝狠狠焉

洺水集卷十九終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通行重訂

賦

壬申歲南郊大禮慶成賦

皇帝御寓十有九載與今爲再見于上帝惟王者父天母地尊祖配天顧已蔵於三歲矧克修於十年我　藝祖之膺圖秉籙也道冒六合功該八埏儒臣夙备合饗載嚴破前王之陋揭來世之先前期祼鬯至日潔蠲於禋　太宗重華比隆歲元吁

吉　二祖並崇　列聖揚休是則是共感生配祀火正奉祠與國顯太一之祐咸平昭五帝之宜熠燿皇文森羅帝儀炎祚中興熙事孔明偉　上聖之繼照顯膺德之升聞中更尊臣胡然弄兵攙搶掃空戈鋋滿地宮而不郊禮廢以墜俾彼元臣運膺泰亨　天子善任英明不疑和氣充塞抃蹈布野年穀豐衍災沴消伏日月燭乎幽衢雷雨灑乎究裔爾元老兮以蒲爲輪爾儁髦兮復招以旌皷偏裨兮人自期於衛霍之列秉圭符兮家不遜於

龔黃之名日月功兮課中才之士枸挛腕兮待非常之英鬱然龍翔油然霧蒸用能包藏之姦天發其蒙千紀之夫神趣其練豈曰無帑兮今泉流豈曰無粟兮今紅腐稱釣衡兮物不頗解琴瑟兮聲惟和　天子曰嘻爾相之力元臣拜手我后之德天子不居薦之上帝乃稽玉曆乃練上日歲紀之甫日至之辰先成乎民乃及乎神奉牲以進博大以碩奉粢以登有芬其苾祝無愧辭天其饗必時也繹闢天低宮壺漏遲六龍雷動千官影隨原廟

先謁圜丘載祇莫奉雲陽之璧瑞陳宗伯之珪露凝冰臺雲飛寶爽虡豆夏藏犧酒象醍肅肅乎郁壇之靜洋洋乎英莖之遺龍章兮袞煒玉朱兮旒垂天容兮雍愉天步兮委蛇巨工巍峩環佩參差玉鑾金輗煇煇煙霏神光若交對越靡違永言配命流慶丕基禮成樂諧人神以熙宗卿奏畢殿監授衣已乃輅車樊纓龍旗日昇清蹕警嶽周廬撤星登龍霧芝蛟蟠螭騰鸞驂豹尾黃鉞金鉦月卿警節丸晚塵清乃御端門乃宣奬澤陰山瀚海杳

無垠域頌聲滂洋流祉融液此人之和也六花先
紛前星澄彩寒氣霽嚴晴光散靄敷照灑空適當
肆沛此天之和也天人並和曆數無疆　天子萬
壽元臣作朋靈監覲下方外慰寧咎天罔休宜烈
斯人益邇不怠吾相吾君丕休哉唐虞鳴和明良
載歌惟唐有臣亦賦南郊矧伊我朝文學成林鏞
烈揚芬寧遜昔人望雲章之玉冊想翠鸞之芳塵
是用作歌憲世千億宜之樂章刻之金石

仙露溢金盤賦壽　皇子

亘躔角宿昏牛且當適與月妃合于壽星此仲秋
之候也商精之君曰少皞金官之臣爲蓐收此素
帝之所以夭於炎皇者也銀牓煇煇銅樓隱隱前
星帝子之宮太嶽天孫之宅書堂甲觀拂丹桂以
飄香長坂綺蘭散清香而結佩是以若木分暉天
津澄浪太師吹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當戶右
光浮仙露於金盤日映彩雲於寶帳坤合大和天
噓一笑得非今日之令辰而皇家之大慶歟至若

躬蘇融之六　孝飫王寫之禮詩寬仁秉德未蔑前
芳聰哲照人有光往諜千官熙愉四海依詹若夫
落雨銀鉤東阿擅筆搖山玉彩龍翔飛章又皆其
抑末者耳丕休哉聆朕五朝問安三至餐道沐德
崇師禮傳侍含元之萬年獨金鄉之千歲猥以寒
荄實之末綴父天母地幸逢震一索之祥日光月
輪請獻樂四章之義

金華仙伯賦壽喬平章

八月九日之交沆宕氣淸天宇澄穆於是紫陽宣平駕輕風銜薄霧下子陵之瀨入桐君之廬勝行稽首頓下風而請於金華仙伯曰恭惟仙伯眞垓仙所謂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者也仙伯曰何哉宣平曰十年以來有大勳勞於王室四方以寧六氣以平建平章之隆名冠轔弼之儀刑得非超然獨出於雲臺之上者乎駸駸期頤帝又錫齡還童神爽躡雲步輕肩可拍於洪崖袂可

接於廣成又非隱然翱翔於絳闕之間者乎仙伯輾然而笑曰子亦有聞乎宣平於是仰而栗俯而慚乃再拜又前曰區區蒙昧居歆之賜餐霞飲泉兀兀窮荒至德要道莫睹端芒恭聞仙伯超石爲羊祈少賜於刀圭或可脫乎塵滓之場

秋水賦壽李尚書

森兩間之物萬惟五物之莫京上騰乾端五緯象呈俯列坤維五方莫名金石播諸五聲順成黼黻昭其五色有瑩賛元功參至化利用群萌於是則爲五行考混沌之未鑿惟二氣之堅凝有氣則有水故曰天一所生則知水者是爲五行之啓征也爰下坤上其卦爲復日離南斗泉發幽谷體生於冬用見春夏正養於秋至神不化詹彼銀潢潛乎午夜相彼兌金接乎夏假則知秋者又爲水之靈

舍也槩人之生五行肖形英英我公得水之精由西江入彭蠡徑盆浦背震澤又折而東茫洋濩淬與沱潛河漢爭先後枝疾徐已乃摶扶桑浴方壺渾天形以中溢嘘雲氣而直上夕月同光太陰合象與海爲一莫知其狀此蓋公之德業無涯而勛猶鼎盛者也鍾河漢之清以爲氣貯滄溟之浸以爲量剸不息之體以爲德賦無方之形以爲智感回瀾之勢以爲文瀝不澤之潤以爲仁則得一而正至猶而神安得不與此水也後天而不老先天

而固存哉雖然人固非魚魚亦忘水縮之一勺不
見其膠杯散之入紘不見其滿溢河伯不慊於無
餘海若無夸於多美獨不見沕乎澎湃沸渭蟠吳
捲越汐平液息萬里一色變化翕忽誰窺以臆四
海既澤斂而東湖初九潛陽乃坎之精此則公須
年對使者之辭而頡濱亦謂四大海水同一濕性
者也厥有人焉分井之泉兌金資養離日為明不
為任公子而釣于東海之濱目不存乎鰍鱓鰌有
取於鯢鯨公其賜之若木露英庶幾汎泑瀣而浮
滄溟以問乎河漢之津

四明洞天賦代壽何中丞

八月之秋瑚穹澄高幕府晝長文書亦靜聊假蘇
氏憑几湛午日之在空曾曾乎如醉露英飄飄乎
如乘赤螭而御剛風歷十洲過三島海王戒嚴瘗
覩不怒舒徐般薄於二千七百里之遠遂至于三
神山之上於是排雲障叩丹門前方壺後赤城貝
闕龍蜚玉除虎蹲綠赤崖之木右紛瑞璧之瑤琨
飲東方之清氣視太陰之吐吞仙官佩環威容甚
溫安期降趨偓佺導前問公安詠官今孰尊起經
綸於一念去清都於許年布武蓬山拳嵬詠垣下
瑤池之旌節鎮四明之洞天曾未及對忽有傾僊
左持朱果右酌金紅鼓瑟鳴琳鸞鳳飛旋白羽一
揮玉虯蜿蜒予其歸乎為吾一言風雲千歲上帝
賜祉入綿郊廓之圖外刷幽燕之氣然後封泰山
禪梁父舉萬年之玉卮相太平之君子還如頃年
領袖仙官集真人於斗柄朝北帝於天闕言于于
而未畢夢蕭蕭而亦起夕陽挂山明星浴木望靈
瑣以茫然庶憑辭而致喜

釣臺賦

予與客泝富春之流入新定之區舍舟卽山將遊乎嚴子陵之釣臺客曰詩詠考槃易嘉肥遯洗耳波長嚼薇味在或荷蕢而歌或濯纓以嘯或彈北窓琴或負南疇耒或逃去無名或歸來適意或託以酒狂或隱以詩眞或膏肓泉石或生死絲綸今昔之士何啻于百輩卒與微塵斷梗以俱湮而子陵標榜獨到于今耶且吾與子幼而學壯且行之華野磻溪翻然來思而又烏取乎隱者之所爲乎

予笑不荅客亦不言遂相與攀蘿側足登乎釣臺之巓拂蘚磴以危坐訪幽蹟以遐觀壁立巍峩之石下接魚龍之淵險萬折而忽平適象緯於曾關其旁則重峦複嶂氣象紆環雲䰟霧魄棲合其間鳥啼晝靜泉落涓涓古藤曲蔓陰森夏寒怪木千章夭矯龍蟠幽壑噓風空江浴蟾其下則萬項寒濤回伏奔翔擾擾魯波三軍騰裝川君怒靜素練掩江日薄沙曉風帆浪檣一徑接溪草綠汀長維時秋也快清風之颯至喜晴天之開碧瞰危崖而笑語起老蛟於淵蟄傾足筆乎八荒使人飄飄然而氣逸於是解瓠酌酒晋酹于先生曰嘆哀乎之不吊今人人齎漢以求官與天子有廬江之素兮乃老百年於釣竿山林鼎食各有意兮未易論古人於形骸之間旣而與客醉臥于石舟人驚報潮來船發

洛水集卷二十終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邏行重訂

擬古詩

壽星子　弧南有星

弧南有星應期也他非無時必於秋見焉其星有六一曰老人磊魁晶熒歲有常期見於秋分秋分維何天高氣清玉蟾吐輝銀漢無聲澄霄一色萬里雲平此時候之出丙入丁所出之國政化和平

人生其時既壽且寧翊很前星以及子星與之並明天啟休期應期挺生

神龜負圖

神龜負圖萬世先也道原有始道統無終要其統以遡其原也太初孰元渾淪蒙瀉瀰漫宇宙一氣沕漓孰知是時無極有極天高地下人生物出蠢蠢未分易雖未畫行乎其間充滿周悉炎黃啟序姬孔挾機陶爲泰和數千其期寫爲六經萬言其垂太史變法漢唐續維迄于我宋皇皇巍巍百代以下上接農羲畏天若臨眎民如傷消斥姦佞登崇儁良急將寬兵我武維揚選牧與部仁風以翔節用裕下根深本強身修國治綱舉目張由經而史自皇而王以暨我朝同此一綱天賦高妙學力深詳上而河洛之圖畫近而我祖之憲章貫千古於旦暮歛一心於混茫大哉斯學夫豈經生學士析解章句而已哉

鄭沆瀣

鄭沆瀣孫天和也皇穹發靈炎圖中興南呂調儀運叶千齡金相玉質虎步龍行覩師問道日進月

新以是事親忠孝一恍以是格天昭徹一心人之忠佞事之幾萌至則能斷舉無遁情夫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綿綿若存爲天地根非道之外他有長生又況秋飲沆瀣宵見南極風雲叶和海邦寧謐掘宸椒禁兩宮怡愉忠厚所根仁浹閭閻願康衢天賜玉巵人歆紫芝磐石維圖麥奇孔蔓且碩時萬時億

洛水集卷二十一終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遡行重訂

五言古

三月十八鎖試童子侍其行卷蕭然無事成二十韻謾呈同省

旬雨埋青冥今晨洛新陽老紅墮萬劫稚綠羅千行葉碎青槐古條淨紫薇香去歲護竇籓今年已蒼竇（布叟窓前竹蕳余去年護之甚至今皆蒼竹矣）翩翩鸛引雛伊偃雀繞檣有象咸熙愉對時多慨慷門外車馬喧省中

日月長要之非大快大快在滄浪滄浪與何窮風帆十丈檣明日酌嚴君（自嚴入嶽）浮丘蔚南翔（浮丘飛升於嶽之黃山）快馬抹青山恍入萬松莊（先廬）山中多老人雪巔更肴麗持酒相勞苦兒童紛迎將小臥聽雪搗（以下皆山中景物）徐步堆雲鄉玉界梅萬本煙海杉千章三峽桃源浪九夏冰巖霜危橋跨長虹曲水飛輕觴兩日足可周百年事難量送客出松關壯健謾門旁揮手謝世人從今永相忘

勉子姪

外物不足恃翻覆百年間唯有萬卷書可以解我顛男兒貴立志達人得大觀百川日夜流與海會波瀾丘陵安於卑寧復望太山方當少年時髮齒未凋殘聖賢戶庭闊人人可躋攀謹勿隨餘子碌碌走丘樊

揭富陽孝子門

去年何明正有女方笄年母病偕幼弟奉佛祈病瘳既瘳未全已剖肝代蘭荃今年盛立旺二子亦奇偉兒肝起母病弟復先割股人生貴男兒愧此

簪笄女哉我儒冠弁愧此田家子予謬為令長寘愚化不宜彼直天性厚或以上澤覃勞之觴酒廩重為此詩篇揭之旌其門覲風盛采旃既以勸邪人庶幾風普天

送夏明叔歸建寧

頃與君別時君願未生髭曶曶二十年驚見紫髯奇相逢不相識睬刺乃得之尊酒出文卷芙蓉陰未移白露團虛簷素蟾墮寒池胡為於此時與君又語離自言甘旨急毋失舊錦期丈夫屬有志當

貴無定姿願君勉自力上以慰親思明年寒鴈來
殷勤寄書詞爲報秋風高吳仙得桂枝

送常世卿歸嘉興

梅作唐山來山深交友絶相逢忽相得乍見乃乍
別嗟此氷玉人寒梅疏帶雪首次羅文奎筆底擢
離纈朝家渇英雋結網仍高設行且收殊科勉哉
嗣先烈一編忠義傳姦萌嘆先折千載懦夫魂脆
骨變奇節識此吳中奇復幸拜前哲何異鼻國人
一朝獲雙玦晴雲起芝田東風催啼鴂慈庭有近

書明朝動歸轍新抽草可茵微露花堪折相思復
相思後夜天邊月

讀史有感

俗士貪芻豢嗜充黎莧腸幽人樂清曠要湔塵土
裳嗟予別松林吳砧九換霜困復不知歸念之汗
如漿

仲冬望日登四顧坡

往懋有清言晉人未爲達此身皆假合既散安用
鍾大音不在泓琴亦安所設當時逃酒徒往往畏

後及豁哉得海時風濤任興息

哭吳范二姊 嘉定庚辰持節吳中冬孟三日得仲氏書以伯姊訃來數語寫哀未有東山十載相從之句庚寅七月十日閱故書見之六月四日仲姊一疾不起因思庚辰至庚寅恰廿年非讖乎故涙識之

逝者如斯乎翩翩北飛鴻鴻北來歲南人去亾回
蹤庚寅仲姊去庚辰伯姊空千里不一見血涙迸
秋風自餘只一弟留守先人宮我已日崦嵫安能
久轉蓬來擔其歸與相從十載山之東

輓朱侍郎

卜宅從先壟駕言練日良飛蓋驚玄駟古挪被龍
幟拔轡且徐驅聽歌薤露章憶昔朱峯傷浩劫思
胸唐貂蟬換羽衣翩然來帝旁西車極岷峩南佩
窺瀟湘高牙開桂林瑞節照襄陽多少經綸業春
風散入荒歸來不言功低蕣鴛鷺行一朝侍甘泉
天涯方對敭堂堂山立姿九尺贊看蒼胡爲勇不
留瑤宮去路長夫人有令德威鳳趣歸凰輪轝同
入道未忍遽相忘春天渺無際春花揀斷腸祇今
楓林岡雙玉一時藏西南多甘棠日莫人凄凉風

月三千籥爛爛光生香佳郎與快婿門戶未渠央
三者無一憾嗚呼公不亾

輓致政呂通議

督築未休東曉夕留松匾忽聆栽輀車歸自杭與
湖令雨澁不晴山徑滑如途間關五百難轉軸上
雲衢純孝格玄穹安席若平鋪憶昔祖慈親六月
著方徂奠酒雖百壺練溪焦釜枯今日遡長風辛
峭諒一如稚公有賢稱藹然溢枌閭千金手不售
其鍾後人乎天畀此石窌指顧卽吾廬且復悠以

平萬家守者居甚欲一引紱山寒阻前趨黃羅金
紫峯送目但躊躇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遡行重訂

七言古

高宗皇帝寶訓終編錫賚進詩

紅雲一朶金爐煙黃傘亭亭午漏傳龍床猶御金
華殿方進羣儒讀寶編編中並載神堯語三十六
年眞復古祗今安用讀遺書卓然已復光前緒
高皇當日濟艱難猶在經綸未備間今日山東河
北地百年躔去一朝還更有　祖宗傳國璽琢於

元祐隆平際玉光射日篆雲飛今日煌煌登寶几
高皇一笑在天靈神孫今日再中興賜與千秋萬
歲齡甲兵洗盡年豐登羣臣尚或呻咕畢微臣但
拱坳頭立芳筵華秩及龍媒亦拜聯翩自天錫更
憶　先朝徽講餘有臣曰軾感恩腴願對紫薇花
影下試草招來賚普書今也梯航慕中夏無復更
待招來者微臣但摩千丈松敬賡吉甫中興雅

秘閣儒榮堂

天狼騰騰照單于怒麝抗嶽于上都松漠城高沙

萬里其下穹廬育此胡皇仁配大覆中寓西垂北
際杳無區七十年來軍事絕謀臣猛將皆丘墟兜
鍪摧剝土氣衄塞馬不鳴秋草枯所連山下安穩
卧歲將金帛自膏腴文儒申申武士隳先生奮臂
一長吁當時頗末誰能卂家有中原孤臣書吮血
爲墨膚爲紙驚風吹到玉蜚除誠通猜猜動乙覽
天經地緯開廟謨手援神矛截河漢中天真人正
握符蛇龍蟠虎雜萬騎庸蜀荊楚從吳車皇旅如
雷鉄嶂碎汴水汯汯汴風嘘尺檄夜傳三秦定侵

田歸魯在須臾向來孽霧漲北極羲和一旦晴光
舒頓紘提綱無虧闕瀰漫萬里宣皇圖怖威報德
永無畔施令酬功偏裨俱上下兩闕皆昨序天錫
皇壽天齊驅炎精亦躍暘大鈞天祐呈業畢磨旗
金石並奏告清廟圜壇紫氣靄堪輿丹門宣赦傳
天下百萬頌聲流康衢此時此書方策勲先生憂
國樂有餘

代上楊誠齋

杜陵已醉老坡仙生後百年恨不及那知開眼大
江西突兀見公正冠幘凜然清風不可攀千載儒
林毛骨臭瑕疵界吐胸中雲坐使九霄成五色未
辨執樂三千指不許酒材七百石落然收寶入丹
田歸省廬阜千尋碧那知城裏住相如但信城東
有太白一時餘子皆鵲退家有諸郎傳正脉世塵
子劫都磨盡獨有詩緣恥亡極天欲留公在世間
管領風月長爲客彩鳳一鳴天地靜安得微吟容
駝出巨止青山吞澤芥許投頑石博拱璧先丘宰
木已參天幽碣未刊但傷夕魯山四絕先李文誼

貫幽明光存殁先生匹素不可辜傑得烟雲生勃
鬱化爲匹錦投丘遲磨鈍爲銛希萬一要是人貪
常熟書非關買菜復求益巨敢假字如昔聞小大
當雅意所適底幾桂在露寒堂琅然一讀意一釋
不須點白贍松鑪解衣卧聽歌赤壁

辛亥冬交石阻風三日

陰崖老虎殺氣驕一噫三日攪沆瀣日寒不熠雲
飛逃乾坤蟻轉東南高疾勢已作奔天濤餘威猶
捲少陵茅魚鼈捕死蛟能蹴舟中性命如鴻毛起

來危立大江皐白沙黃塵紛驛騷徐呼風伯入華
蒿指撝八極建六龍翕張槖籥吾誰曹太平之風
不鳴條

登紫微崖

富池大信江千里三日醉卧翔蓬底曉來推蓬登
斷岸因憶牧之呼屐齒九華隆隆開天春微雲低
度差參是百嶼牧之如不聞剗脫塵痕見文字今
年十月天未霜木葉留露光凝凝與亾風流不可
論蒼松怪石還如此我今與子陟層巔酌酒賦詩

云樂只後來誰復是牧之斜陽歸路芙蓉水

於潛佳丞四明人同年友也方此掉鞅百未
一見而來書羅縷無非歸與語豈醉夢書邪
三詩見寄亟占數語正之

世人眼見真蓮少真蓮却在玻璃沼浣花溪水又
銀河何人更識月皎皎謫仙不見見梅椎荷稱塞
作芙蓉裳黃龍乾葉何年墮維摩雨華昨夜芳真
花真詩元在眼要須心地先清凉不然瀟湘木猶
寒磯月沙平水晚露低昂勸君休問張子房鑑湖

十里藕華香天駟超河夜未央胡爲自同太白光
何時握手論行藏江東雲暮天何方

太上虛皇黃庭經句法十篇壽趙帥（今存其七）

太史告春纔五日東風昨夜傳消息斗邊一星下
南極餞以貂蟬扶社稷更昌斯文開民則

其二

去年曾說冬菹綠今年麥甲春盤簇綠花金勝相
輝爲五色班衣佩蒼玉先奉庭幃千歲祝

其三

莫辭金醆十分斟週日星郎寵數深庭前桂子更
鮮新鰲頭早晚貼塗金公亦綠殿栽華簪

其四

漢列土宇封同姓唐擢宗英持國柄我宋膺圖臨
海鏡參天杞梓仙源盛蕭敖艾榮何足訂

其五

向也何幸識仙翁玉東春明盛德容又常一再見
阿戎神情頴異機生鋒公家流慶無終窮

其六

明年天使九街馳御茗名薰宣玉詞更敕儀鸞餉
壽卮我有靳曲名紫芝會當獻之鳳凰池

其七

喬松落澗節輪囷詩書萬卷終經綸日華隔霧光
難晨公獨知其隍凡塵何當一爲問大鈞

郊臺信筆

江天欲雪未成雪推出雲頭照霜月此夕更長不
可辜何時百萬人彩盧幾年長涎一車麪輸他獵
奴飫生肉也須龍伯坐鰲頭却看沙磧臥鰕鱖

玉堂晝値有懷萬松

鷄籠峯下萬松山中有游民天地閒左架虹腰上
玄圃右騎鰲背度飛關幽壑流泉噴三峽衮衮桃
花翻浪雪雨山對峙錦屏開嫣紫肥紅仍炫白十
里松風百啭琴丹書一枕臥殘春何人共結無生
社冉冉青蜺下玉麟九華突兀匡廬禿幽深全似
入盤谷懷山一夜鬢如霜畫作烟圖入洛陽玉堍
那容凡骨誇急草天章訴歸路磨松瘃石歌太平
亦表微臣報國恩

汲井漑田民亦勞止歌以相之

短綆長缾高下飛老農雨汗紅淋漓夜來雨意已
垂垂一事不成風又吹決破玉龍太淸池滿浸萬
頃碧琉璃

贈毒菴

高座不知甚面目當時喚作尸利密要須勿負此
標題更向托茶山頂立

伐千秋巨木竟架梅堂

二木盤根三千秋萬斧過之無敢斫今辰有梓號

國工朋曹十數來睥睨爲言此木難斤斧上有蟠
龍下伏虎莫敎驚動萬年枝掣電轟雷三日雨直
須作法起南風號召百神同力邑昂昂頭角向薪
堂五六鎭星來作輔坐令國勢華藥圖萬歲千秋
奉明主

奉送李淸赴山東幕府

黃雲街雪天模糊有客飄然出上都靑絲絡馬銀
兜鍪紅錦韔弓金僕姑劍光壓匣照路隅柏首百
騎前訶呼不知客本山澤臞今胡爲者意氣麄自

言有將新孫吳我欲與之同滅胡嗚呼亾胡豈難
且病兵怯將自逃逋胡不覩昔我藝祖造中區以
兵爲國垂洪模河北河東義勇徒二十四萬鼓應
枹中興益振尺五符世忠淮左豕熊貔劉錡淮西
貔虎俱上流岳飛彎天弧金陵張浚羅搏狐單于
臺下雖寬誅釆石山前已斷顱迴來殘虜尙窺脊
門內羣寇更雎盱胡乃朘剝及其膚豈止牛羊不
求芻我欲別募飛於莬十萬一屯淮之隅拔剔器
利整平居熾明鼓震蒐彼廬精神所折虜如無而

况山東羣盜乎五符儘缺所其虗十年且盡一賊
租斬然折盡勿牽渠他時混一更新圖偉哉玉帳
得通儒君復碧油吐良謨凌烟豈一貂蟬與

新舊句

憶昔丙辰還親旁恰恰先春社三日社日侍親行
交源紫薇兒拳森玉立是日天明風氣柔人自交
源茗源出逦迤又復至前山涉澗還家日將沒慈
親意在營一丘卷卷欲於近舍求當時議論悉未
定那知今作汪潭游汪潭去家正五里百里來能
於此止（至此七韻不記其年作壬辰秋孟中浣日見下一段）龍止水亦止清
潭窈無底寶劍秋空橫秀峯春笋峙最愛丫角牟
艮木之印卿長生亥水來朝丙千古長溪流不盡
雍容冠佩紫薇垣壽星更出丙丁間神游既安後
昆福賦此銘章皆寔錄

子時歌

顚數方來兮遡而上之洪荒兮不必短兮古不必
長地有時而玄兮天有時而黃知靡草之先秋兮
又當知喬松之傲霜知滄溟之連山兮又當知大

華之有長江朝云西暮云東兮豈期悉避乎陽光
入湪汜浴虞淵兮又孰知其扶桑吾烏乎而折衷
兮但當付萬化於茫茫

洛水集卷二十三終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邈行重訂

五言律

郊祀慶成詩 有序

臣仰惟　皇帝陛下躬上哲之性遵　列聖之謨穆卜新陽昉嚴大報天地合饗祖宗並崇睛光映於祥光冬夜温於春夜燭花如綴蕭烟不搖頌聲流乎天衢英風薄乎榆塞臣待罪翰墨幸列侍祠懿鑠鴻休得所親睹謹撰慶成詩五

首一章述大典也二章玉輅如青城也三章升圜丘也四章禮成也五章言天眷聖德並隆不巳也干冒天威俯伏惶懼

粹古皆類歲炎劉式異祠有唐方定制我宋遂因儀。列聖馨明德皇穹答顯祺恭惟　聖天子大典隱昌期

其二

涓潔先原廟純忱歷太宮八神開列闕萬騎擁豐隆軌道清風肅洪願蹕日紅康衢听細語八彩更重瞳。

其三

牙鐵猶未進。玉冕已先須。峻級飛平步瑞圭卻掖扶。祥光匝霄極。和氣滃天區。福飲煙升巳饋神靄瑞符。

其四

紫畤祇堂陛。蒼龍奉駕回。邊塵知電掃歲稔十年開。丹鳳覃天澤東朝奉玉杯樓前呼萬歲砰隱動春雷

其五

渭聖惟能饗由心克致虔天心今答聖聖意更祈天。沖性猶勤德搜求愈任賢愚臣輸至懇端在賦甘泉

憲聖慈烈皇后輓詩 二首

西游俱來日東朝極盛時彤弓平黒海彩筆照丹墀。壁起先栽費丹成不用鑿人間空悵望風月寞瑤池。

其二

聖祖艱難業重孫擁佑恩玉妃開寶簡仙御送金根杳杳龍先去翩翩鳳又飄金山望堯穴日月萬春存

光宗皇帝輓詩

厭聽人間樂催成海上丹雲車分白象天仗下紅鸞梧野朝烟淡咸陽莫日寒龍舟宵濟處淸血漲紅湍

光宗皇后輓詩

玉鎖辭椒禁瑤宮問廣寒人間方覩巹天上忽飛

鸞弱水三山隔華胥一夢殘聖情凝望處仙御景雲端

寧宗皇帝輓詩

聖德同天運神功並日昇虔真懍慄慄齊將格烝烝復古周圖盛中宗漢業升未饒元結輩磨筆誦中興

丁亥閏五月十日回自真聖道坊車中記事

列嶂羅屏合回泉玉帶環外容三胅落中着十洲寬天意驅蹲虎人心見聖蟾煩君招舊隱來此共潺湲

書富陽普照院二首

境勝由盤古聞名自謫仙一從江國後又到老坡年山項煙仍紫樓頭月故圓繼今知幾劫風物更依然

其二

頗愛招提古那知俗更醇寺雖炎漢代人尚葛天民僧定都忘客林深自鎖春我來千載後更有後題人

紅藥當堦翻 校官試

禁近烟光潤堦平日影䠞黃麻方草罷紅藥正花翻稍色浮春動淸陰匝午繁心傾青瑣客香滿紫微垣漏永文書靜天低雨露溫人言有仙骨早賜拜明恩

夜登釣石

願隨嚴君瀨還尋釣石緣鄰鷄方呼月邊鴈恰衝天句秀來仙白聲和應樂全展編真一快如放五湖舡

輓程給事

憩闕葵心在懷山秀野寒華繁常侍媿草隸折衝難結綠紅輝碎懸藜夜色殘平生桑梓地雪涕景雲端

輓汪給事

迮大難須囊遺時欲見田星災諸葛日齒少紫芝年彝國麟枯骨藍田玉折瑱忍聞環珮響帝所侍鈞天

輓汪端明

諸老都淪謝惟公尚典刑謀謨關社稷風采聳朝廷政路方虛席台躔遽折星幸哉芳史在寧用問丹青

輓吳郎中

志抗金堅厲材成玉粹溫時哉非不遇命也更奚言季子風流遠吳公治行存敬亭無恙否愁絕暮雲昏

輓程樞密 二首

厚德推吾黨儕名霸列紳明經魁別模仗節聘殊鄰南嶠恩頁牧西樞失重臣龍原高冢在千古卧麒麟

其二

忠壯源尤遠新安盛莫僣千年瑤斗柄一夜玉樓階學業光文簡儀刑謝艮齋曉鐘傳恨處清淚落天涯

輓宜人趙氏

分胄天皇媛來嬪相國孫孝慈山上梓法度澗濱蘩鳳去簫沉響鸞空鏡掩痕家庭熏沐事千古説南軒

輓徐提舉

人品真豪爽天姿尚典刑書簾深院宇春旆擁刻桐雲子千艘白鹽烟萬竈青南州高士傳三嘆一彫零

輓蔡祭酒

孝友尊前哲詞章裕後生栢臺真御史槐市大司成騏驥風方力鯤鵬浪忽傾山寒丹旐急識者爲霑纓

輓曹監丞 二首

學渺千江水才雄百尺樓鳧飛思葉縣燕寢憶蘇州有感珠還浦無苛虎渡洲湔江天闊處缺月正如鈎

其二

威鳳方翔漢寒鴉已宿林平生惟好士無小不揮金駟牡頻催駕琵琶遂絶音山名昇白日回首一霑襟

輓錢塘蔡令君

少年思賈誼中壽憶賓王軍政存鍾阜民庸在括蒼馬蹄歸鳳闕車軸折羊腸喚起青油夢悲風攪白楊

輓王柳州

才華唐令尹名勝晉參軍善政流郴水遺風襲紵雲寶釵富自合神劒不中分心折白巖路猿吟日未曛

輓楊提舉

風慘琳宮曉雲愁鐵甕春鴻冥方避弋鱣集遽成塵金虎多遺愛銀莵愧後人尋思漢循吏竹帛逐時新

洺水集卷二十四終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遐行重訂

七言律

五十六字庸以告未知野夫者

寧須山澤論高平但要曾參石决明三世擊鐘敲石磬十年學劍斷銅釘倘知孤祖天邊去肯向蠻奴服底行更許野夫尋上着十洲三島一宮城

慶元丁巳十月奉親如臨安宿西菩寺表弟吳克仁俱焉二首

熙寧相望百餘年又有人如古鉄頑日落尚憐今夕路月明無恙舊時山朱紅野實堆盤裏粉白詩牌滿壁閒欲爲慈顏供一笑更留數語任渠刪

其二

安車未向都門移且攬西菩一段奇路入山腰須種樹泉流石齒莫開池重來坡老今誰是出世參寥不記時結束匆匆出門去白雲明月舊相知

用朱經畧韻

歸來南案舊蕭蕭但有新詩照佩瑤覓首溪山歸點染湘天風月困吟嘲輕裘詩帥風流在岳牧詞臣意氣饒見說玉堂須翰手公當歸侍紫宸朝

用丘樞密韻

起自湓江應夢求天還河北百餘州高遲處士歸羅致淮蔡奇謀入彀收午夜金陵瞻斗極千年胡鼎滅旄頭會須再作中興曆還許諸生執筆不

作堂六桂之東命之曰桂生取漢人招隱篇桂樹叢生之語也詩以記之

幾年列植擅清芳今日標題始作堂遠向松岡分

老蔭近於術畹借寒香地雖未離人間世心已全然物外鄉最好夜來清絕處飛霜帶月下南塘

賀貴樞密登卞忠貞公墓

底用荒村訪野墳青編相對儼如存當年但識清談樂今日方知節槩尊千載腐儒空弔古幾章冷語自消魂便當努力清河洛一洗新亭舊淚痕

流觴西湖用范左史韻

畫舫同載若登仙却笑泥韉馬不前要識冷煙催穀雨須知灣日養花天千條翠柳隨風舞一樹天

桃照水妍須信人生行樂耳虛名那用世間傳

雪

北風傳信報登平白帝宸遊墮玉英月下草玄疑蜀客鶚邊得句失軒明莊嚴東閣若爲好點綴南枝分外清惟恨蔡州城北水一池鵞鴨更無聲

洺水集卷二十五終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遡行重訂

五言絕句

小憩許由亭

屏數河南去乾坤一草亭一亭猶是累千古盡浮萍

喬松

風細吹笙鳳雷驚起蟄能幾年卧空谷今日享眞封

歲暮

綵帖瑜朦湛屠蘇琥珀濃夕陽猶臘日午夜已春風

三月三日度白際 黄尖獻峯名白際嶺名

日望黄尖杪今登白際巔千山皆委地一臂獨擎天

戊子正旦賀壽慈宮二首

曙色浮丹栱春風緩禁街微瀾迷秀石纖草蔭新槐

其二

鳳駕回天仗鴛班集露門須臾趨䆂闕杲日正中暾、

粥罷

飯巳茶三甌隅中粥一盂閒然詠皇化安用東封書。

洺水集卷二十六終

程洺水先生集卷二十七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選行重訂

七言絶句

氷 十歲作

白日黄流漲渭城、三更風緊盡成氷、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

甘將軍廟

沙寒日薄水雲愁、賊魏王吳一夜休、自是英雄元不死、至今猶占大江流。

晚發畱池

甘王樓下一帆風、獵獵舟旗照日紅、釃酒三江飲龍腹、摩挲冠冕是誰功。

昭明太子宫

千章喬木烟蒼蒼、一帙遺文字字香、梁冑西沉何處問。至今斂手看典亾。

陳將栢

陳末亾時栢已蒼、風來歷歷說興亾、世臣元不如喬木、閲盡中原幾戰場。

夜雨

玄機粗透古人胷每詠匡來晚末工珍重芭蕉前
夜雨爲傳消息到墻東。

茱徑

入門一徑小紆回百本芙蓉手自栽寄語後來須
善護三年猶及見三開

觀史有感

紛紛賓客趨驟騎何事任安太樸疎却笑君非王
太傅不容朝士不回車

別金陵官舍雙栢

手自移時尺許長三年拂拂及宮墻願言勿負栽
培力保此堅貞傲雪霜

復朱教授 某前雪家佳句再雪乃得爲聯信矣相如之恩遲也然亦遂爲一段公案

詩成催雪豈無功今果裴緩七寶公休說春花那
解舞也教耳熱慰新豊

其二

朝來照眼白瓊瑰爲有詩筒打雪來不止梁園許
分簡詩壇高築比雲臺

送李侍郎安撫浙東 二首

通明殿上紫芝仙乞得閒身下九天今日都門臨
祖處幾人驚嘆着鞭先

其二

夜來天關望文昌移在藩臣斗極旁千尺濤江元
不遠公當早晚對明光

道廬間賦 二首

一陪鸞鳳入仙臺四見薰風舞禁槐自笑平生無
葵對郡知今日以身來

其二

紫宸朝退曉光寒百吏侔曹一吏閒便可雲卿稱
散秩奈何名籍尚人間

雪霽玉堂曉眺

當年銀界隔鯨江今日分明玉作堂不是瓊林宮
樹落也應白虎接明光

兩炬蓮花

雙蓮合蘂更開花報道金鑾日未斜已草禁中新

鳳詔趣君十日覲東華

脩玉牒官閣子坐屏甚古詰吏亦不知昜始數語紀之

摩詰何年寫此筆至今雙壁猶瞢睾老杈掀甲作風雲亂石激流殷霹靂

其二

吴絹一幅苦無多中涵太華及黃河偶然乘風山下坐紫烟翠靄坐中過

早入

紫薇浥露翠條深捷捷靈烏振好音全似冰巖亭上坐四屏煙靄奏春禽

直廬多暇新綠鬱然信筆二絕

朝絕侔恩除目少邊清妖祲撤書希飯餘摩腹閑行立一抹墻東新翠微

其二

壁右方壺浸碧天依然全似太湖邊濟風一夜生新興好把漁竿上釣船

江上道中瀑布

松風一壑偪人寒老石瑽瑽響碧湍疑是銀河天不鎖瀉從雲際下人間

梔花

青瑱削葉玉花鈿獨占炎皇第一天未羡冰桃垂夏後且看金子粲秋前

朱生論天

不知占得幾躔星剛盡人間聚散萍今日重來橋上望依然楊柳兩行青

爲釣魚作

人道秋風長桂時天台散種未爲遲如君算到白榆窟揀取南來第一枝

擁爐

巳甘灰冷竹窻前那意移來近繡氈唯有幽人一寒暑閉門高卧雪深天

中秋無月

嘗跨斗暗猶閑事無月中秋可若何我欲梯雲千萬丈取光還月謝羲娥

春帖

輕烟薄霧鎖平川全似江南二月天昨夜溪頭新雨過分明洗出太平年

程掌書二首

夜來踏月過臨川水面粼粼桂魄圓此際高人方熟寐難爲一扣綠筠軒

其二

分明如夢縞玄衣傷月凌風自在飛夢覺出門都不見不知已上子陵磯此行專看釣石

孟夏廿一東作秩然

不見東耕四十年茲晨簑笠去翩翩從今數過三蓂朔史筆當年大有篇

五鼓夢中作覺而成之二首

人生萬幻一芼輕須築銅駝萬里城莫道斜陽光不遠斷霞收盡十分明

其二

當時千騎已無聞寧說牛羊上冢行同是博陵評古者肯令千載尙覸卿

閏九十四

午夜青衣海上還八年兩度雪封山如今一水平如鏡好釣桐江五百灘

送松巢十九與葉秀才

雲溪深處萬松林煙起晴天自作塵根向九華分結處與君同是墨仙人

出南郊淸甚

春風吹趁到南園着酒塗酥花正繁更喜滿前無俗物橫塘疎竹渭南村

輓太府丞知徽州韓公

翊運勛臣第一家却於翰墨擷英華誰知忠孝千年事不遂春風落水花

魯國夫人薤露歌

逝海名山萬疊開大慈太白等蓬萊自從齊國錫雲後又見夫人駕鶴來

洛水集卷二十七終

程洛水先生集卷二十八

朱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週行重訂

說

史說 裒演古史論三聖授受

孟子言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知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子以書觀之恐非孟子之言也蓋舜禹之攝格于

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久矣及其終而又避之何哉至益不度天命而輒受於禹已而天下不歸之然後不敢爲此匹夫之所不爲也而謂益爲之哉古史又云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是而貶禹此以好異議聖人耳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故夫堯舜之傳賢是不得已而已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益不足授也亦非禹私於子也蓋啓足以爲天下故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則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哉是說也蓋亦以常情而窺堯舜禹而不知三聖人之用心均之爲公而已矣

孟子說

吾夫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巖巖泰山也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道冒天下而人不見春生秋殺而物不知故曰聖人

之道大至若孟子治家則家齊治國則國治治天下則運之掌甚至植桑必於墻雞彘必以毋纖毫靡客無所不察豈非有用之才哉學者當學孟子之人然後可以達於夫子之天

二亭說

一水蘸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此王金陵語也而季同取以命亭夫山水之青綠蓋山水自然之容色也山水有自然之容色事物有自然之理金陵樂山水自然之容色而不樂循事物之理使一代法制變更畧盡而天下紛然不寧以基戎狄侵陵之變噫安得謂之樂山之仁樂水之智哉季同坐此亭止此心玩此青綠思天下之大事事物物悉有自然之理則萬象容色四時呈露黄河奔

放吾盆盎也泰華突兀吾戶庭也金陵之語不能用而爲我有矣季同性恬不與物競其進此道也無疑勉之勉之

汪秀才求墨說

桐山汪君以儒名家者乃一日袖太玄君見顧洗研試之果非凡材也且欲求予之松房雲溪以爲墨表溪房安能表哉玄君當自表耳胡不觀颯颯萬樹陰一簃千斛塵肯將石壁擣沙金天清露下汗黃庭

先君六孫名義說

海于百川盡恩所以受之納汙藏垢大吾德也含光發怪寓吾神也出入蛟龍瀣翳雲雨章吾化也故字海曰宗源木有本不顛水有源不涸培本深源非養不深非正不養故字渭曰養源午夜仰觀太空無雲河漢皎然人心本明無爲物昏惟清乃明惟明法天故字漢曰澄源洙泗講學曰孝曰忠曰誠其源正且清一念舍是奸其大原故字洙曰正源河水靈長沭寶分流蓄大益深慶源滋長故

字沭曰慶源濂注水涯神馬所生疑若奔風與虹蜺上下顧乃安玉閑行軌道雍容漢天子屬車無惟異產而惟淑德則培豐緒衍安所限量故字渥曰長源物有斯名也必具斯義也矧人乎佩之與俱無曠無辱

諸孫名義說

古者父命其子祖名其孫名止一字字止二字二字者助語耳未嘗用兩實字懼其義之不一而佩之不專也回字子淵賜字子貢春秋之時尚守此法至漢則漸變然尚少也魏晉之後則此義不白矣予名字諸子一時失記今不欲易比名諸孫則用古義焉其恕字以行父語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記禮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其孚字以純父信不中奚其信純乎天德發乎

性端則信矣曰其清字以立父果清矣懦夫聞之卓然必忠信行必有廉潔清也詐清非矣曰其庭字以容父容盛德也天惟容也故靡一物之不覆地惟容也故靡一物之不載容則大大則久故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庭之時義大矣哉曰其深字以長父源深流必長學問踐履皆所以浚其源也浚則深矣建老曰其元字以仁父元天德也仁天道也天以一元之氣而運其仁人則體元之仁以成其德故曰仁者愛人又曰仁者謙愛以仁人靜以自壽與天為流通烏有既邪予在維揚活數萬民兵在閩中欲活數萬百姓及其家居則給櫝棺施絮繒立義廩微矣而未大也然大也必推以行之孟氏子之言曰如欲平治天下也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吾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斯孟子之言天淵矣

范氏四甥名義說

仲姊歸范氏有四甥長性緩懼其不立故名以震可起字之起者勇有行也二性逸懼其不誠故名

以巽可敬字之敬者順於理也三四皆競爽然皆慮其博而雜散而流故名三以艮字之可止止者正也名四以兌字之可說說者養也聖人作易一卦具一理二理足萬用衍而能伸用不離本斯其為名而已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贊

有寫陋質者輒自贊之

彼若人兮嘗見之雲溪又嘗見之紅塵今又復見之於長松之下是殆與世多違而與天為徒者乎吾將呼長松而問之

松之露可以濯松之風可以披胡為乎舍之而亟出懷之而未歸雖然汝先歸兮其為我謝暘谷之

還茯苓之司謹以三年為期期之而違則請峻北山之移

儞紆紫服乃野其衣爾誇從臣乃逸其人欺世盜名有若爾之所為者乎噫嘻我知之矣龜蒙之山有猿焉褏以裳衣南海之濱有禽焉樂以笙竽方褏方樂子謂何心乃野乃逸始還其真嗚呼百世之下必有從予聽雪之塢踏月之林者

王真閣寫真贊

精深而不膚直毅而不訑森乎逢掖之秀汪乎山澤之臞了不見其為侯門之腴嗚呼斯其為賢相之元子也夫

郡祀天光贊 首缺二行

若橫虹蜺若聚金鉦峙丹殿之峩峩照碧瓦之鱗鱗雖見可睹萬目在廷攷之前聞未傳與經其炎精之盛與其明德之象與其天光之下燭與其陽彩之昭回與其滅旄頭之應其獲玉章之證如漢元鼎之事與既月謁謝霜景晏溫郡人縱觀四方和會天顏怡愉和氣充塞耋稚一辭於斯為盛繼

其自今錫祉大來天右序之賢和物和朝野賡歌天右序之歿胡其殲三邊沉析天右序之雨暘時若多稌多黍天右序之皇壽以昌皇祚以長皇德以彰微臣拜手唯君臣一德天心乃休唯一德匪懈天休不已於萬斯年景命有僕

銘

鎮淮飲虹二橋銘

往聞建業與長安洛邑爲古帝王更迭建都之地其地有鍾阜石城大江天闕之勝欲一游焉紹熙辛亥歲自富池汎江凡二十日艤石頭乃陟龍蟠之巔登虎踞之城尚羊四望徙倚終日時九月十月之交也雲空天高千里一瞬見有水焉其一自西南流其一自西北流合于方山以注于江問之則秦淮水也跨水要津有二橋焉循水至橋穹碑

屹立逍而眎之則澄江丘公辭也其後十四年爲嘉泰甲子來掌校官事而公亦適綰玉麟之印於此公宿有海內聲名未至也人攝心側足以俟既至也春和風薰因其畏威示以懷柔人益安事益暇暇日顧吾府了無一事因念曰秦淮之上所謂鎮淮飲虹二橋者得亡恙乎吾昔爲從事時所作也吾所爲記實鋟之石度今圮矣吾志也可不嗣乎乃以全撫授觀察推官劉叔向曰取材于其石于其甓于其視舊更新無所虧增費巨役艱民不

與聞五旣月工乃成是歲九月與次年正月也且洪都滕王閣偉觀也唐中書舍人王仲舒從事其州也建焉後三十年觀察其州也又修焉唐人欣艷作爲詞章百世流芳夫閣游觀也矧橋惠則斯人乎公獨樂澄江且十年金陵者全吳之藩籬而淮甸之腹心朝方起公以爲重也有居六蓼者書來云淮人頻年凛無固志日東首謀渡江屬聞丘公爲江上帥始肆意耕桑臥亦安枕嗚呼是豈私相爲好者邪一得人焉係賴若是司選任之柄者

其可苟然邪然則公以一身之微居長江之上能爲淮人萬里長城二橋顧足言邪然是特江淮耳使公而位廟堂則四海所恃以爲奠枕者又將如何邪念頗有志斯世耻爲空言者然職在庠序他弗與知至於託筆墨紀金石以觀悠久則固其分也其何敢與遜乃序而銘焉銘曰

層彼淮水兩源輸一發華山一東廬匯于方埭乃江趨流貫臺城勢紆餘隆然兩圯據津隅。朱雀萬歲今遂蓀。智者創物守者愆一作一述後先俱。我

堂我修曩所無乎可轉轂廣方車夻淮跨蜀坦坦
涂三邊檄奏萬里書夜馳晝乘康莊衢公抱閎材
聳萬丈區區橋梁直錙銖推此宏謨罄八區南可
闞粤北庭胡斫木夫江海如渠胸中長橋隨卷舒
雅所巨細用何如青蛇綠字銘翠玕詔爾終古繼
來譽

延益齋銘

景溫分教金陵作新公宇矣又創一軒扁曰延益
以予嘗居是官也屬銘焉予爲之言曰古之聖賢
以道任諸已徽諸人未嘗自以爲足也其任道也
愈重其求益於人也愈切夫子以天縱之聖集道
之成聑嘗時登門之士何啻泰山之於丘垤河漢
之於行潦哉而夫子之於二三子也方且以四子
爲友而若有所資也以六子爲侍而若有所鈌也
然則學問之道寧有窮已哉金陵爲東南一都會

四方之學者咸萃焉丞相益國周公好賢樂善海
內所宗鳴道是邦流風未墜景溫躡其芳躅仰止
高山能以虛心務於求益然則並驅前驅夫孰圉
諸銘曰

湯湯秦淮涓涓自岷其行萬里浮日浸雲細流交
歸莫測其津道源於身實資諸人能遜厥志其積
乃盈小智自私大處孰欲巍巍天縱所集大成四
友六侍取之其門惕若自厲吾道愈尊虛心延益
庶幾此意顔何人哉希之則是

棣華堂銘

鶉首之月氣方煒有彼儒生云戾止袖中天筆硃雲起繼以連編如詩市汎觀夫㒓無兄弟乃荆不榮棣不韡偉哉周氏顧如彼感痛宸衷來天瑞竹本無情皆並蒔夫豈人力至於此我因拜手窺明吉此扁不獨周氏侈要令風化覃遠邇庶幾比屋皆周氏聽我曾高標義里我不敢墜聚千指松阡雙蓮屢呈水僉謂至和鍾厥美我聞人心皆天理上天下澤卦爲履兄弟天同曾玄異同不可異異

反是大宗有法宮有制別嫌爲禮戚疎義六經所無意有以若夫睦族尊本始千萬斯年不容已曾何九世足云耳

程格之顧堂銘

惟復見幾惟靜造理慶雲景星意端所起擾擾萬象孰知其眞日永堂春内樂恂恂是爲顧堂之主人

滕縣尉切齋銘

洙泗講學惟一惟精末始汎然一於兢名切問近思豈其鈌遠如切如嗟一皆可踐近世不然脱影遺形豈其不的託以自神輒得其傳仁義皆實無垢發之言言可則凜然而敬熏然而親不激不詭如準如繩今之學徒師生皆空皆瞬乖離孰守其中吾將疇歸昌黎軻雄

月硯銘

零陵山珍湘潭水靈萬丈青蜺橫截天津匣而函之豫我玄經丙申七月十二日銘硯之陰

洺水集 卷二十九終

樂府 卷三十

水調歌頭 昏發烏江潮至湖陰月正午舟中作
又 壬子五月二十三日流盃玉泉雨忽大作連賦水調二章一書于壁一懐以歸
又 登甘露寺多景樓望淮有感
又 戊戌自壽
六州歌頭 送辛稼軒
滿江紅 龔撫幹示閩中秋
又 登石頭城歸以丹生
八聲甘州 別陳總師
步虛詞 壽張門司
沁園春 壽王運使
又 壽李通判
又 謝劉小山頻寄所作
又 庚午三月望日賦椿堂牡丹
又 讀史記有感
錦堂春 留春
壺中天 壽丘樞密

燭影搖紅 元宵
謁金門 用趙帳幹韻
水龍吟 壽李尚書
喜遷鶯 别陳新恩
又 壽李文昌
又 壽薛尚書
又 壽薛樞密
柳梢青 壽薛尚書
又 和齊似留春
酹江月 丙子自壽
賀新郎 壽李端明
寶鼎現 壽李端明
念奴嬌 偕先盧泰山之勝
又 初見海棠花
傾盃 丁亥自壽
醉蓬萊 壽王司直
又 丙申自壽
西江月 壬辰自壽

又 癸巳自壽

滿庭芳 雲谷前嶺自巳酉江右雲行彌月四十七年無此樂也今再見之

又 戊戌上元喜霽晴開挑洞

又 戊戌自壽

減字木蘭花

宋少師新安程珌著　裔孫至遠遜行重訂

樂府

水調歌頭 登發島江朝至湖陰月正午舟中作

玉女掃天淨，雍觀掠江寬。問君何事底急，夜半挾舟還。三島驅龍驚覺，萬頃明瓊碾破，涼月照東南。爽氣正吞吐，滿挹漱膺肝。　煙蓬上，乘雲泉，嗷天關。人間已夢，我獨危坐玩漫汗。螭殿黃昏未鎖，鶴髮翩躚蛩下，共吸酒壺乾。興罷吹笙去，風露五更寒。

又 壬子五月二十三日流盃玉泉雨忽大作遂賦水調二章一書于壁一懷以歸

電闕驅神駿，鐵梃起癡蛟。木鳴山裂，盛夏白晝野飈號。急上瑤庭深處，爲問龍君何怒，挾破古天河。日華開絢采，雨意屬詩豪。　與君來，韲玉佩，斬飄飄。纖流洮羽，借我萬斛沸銀濤。醉拍滿缸香雪，寫竭一池濃墨，逸氣正飄飆。何事謫仙子，歸去續松醪。

其二

日轂金鉦赤玉寶水晶寒支機石下綠浪噴薄出
層闉半夜雌龍驚走明日靈蛇張甲壟上石盤桓
多謝山君護未放醉翁閑　安得醉風泚泚露珊
瑚翠雲老子邀我瑤佩駕紅鸞一勺流觴何有蔣
石橫缸如注虹氣飲溪乾忽夢坐銀井長嘯俯清
湍

又（登甘露寺多景樓望淮有感）

天地本無際南北竟誰分樓前多景中原一恨杳
難論却似長江萬里忽有孤山兩點點破水晶盆

為借鞭霆力驅去附崑崙　望淮陰兵冶處儼然
存看來天意止欠士稚與劉琨三拊當時頑石喚
醒隆中一老細與酌芳罇孟夏正須雨一洗北塵
昏

又（戊戌自壽）

渤澥東南界西北倚崑崙當時推步但知宇內有
乾坤午夜風輪微轉駕我浮空汎景一息過天垠
俯眎人間世渺渺聚漚塵　挽天吳摩海若吐還
吞寧用尋年八十陽九又三陰要自白榆星外直

至黑流沙底山與澤俱平不論初末度一色界如
銀

六州歌頭（送辛稼軒）

向來抵掌未必總談空難偏舉質三事試從公記
當年賦一丘一壑天為開淵魚靜莫擊磬但酌酒
儘從容一水西來他日會從公曳杖其中問前回
歸去已笑白髮成蓬不識如今幾西風　蒙莊多
事論亂豕推羊蟻未辭終又騷說魚得討鼓能通
歎如雲罔兕龍伯啖妙難窮凡三惑誰使我釋然

融豈是匏瓜者把行藏悉付鴻濛且從頭檢校想
見迎公湖上千松

滿江紅（鎮撫幹示閏中秋）

黃鶴樓前江百尺波橫光溢問老子當年高興何
人如得最愛洞庭天際水分明表裏玻璃色恐今
宵未必似前番天應惜　都莫問鴻鍾勒也休羨
壺天謫憶故人霜下亂灘橫笛便好騎鯨游汗漫
古來蟾影何曾沒更明年重約再來時乘槎客

又（登石頭城[illegible]見月生）

頗恨登臨淚自作騷人愁語石城上何須苦說死
袁生褚當日卧龍商畧處秦淮王氣真何許與君
來蕭瑟北風寒黃雲暮　桄鍾阜湖玄武生此虎
真蹲踞看四山環合休臨江渚可笑唐人無意度
却言此虎凌波去君且住明月爲人來潮生浦

入聲甘州 別陳總卿

玉局仙人輕帆萬里送入三吳惟一舟如葉元無
渭物依然姑射滿載氷壺昔日文君千言底誦不
識如今記得無新來也喜都將分付一顆驪珠

向來田賦芻輸散多少春風已與渝算公家粗了
尊鱸而已何妨丙子白髮江湖印鑄黃金時來須
佩畢竟人生萬卷書離情處正秦淮歲晚雪意模
糊

步虛詞 壽張門司

休惟頻年司鑰仙官長守仙宫東風未肯到凡紅
先舞雲韶彩鳳　都是一團和氣故教上苑春濃
羣仙拍手過江東高唱紫芝新頌

沁園春 壽王運使

公有仙姿蒼松野鶴落落昂昂論法主長生仍須
極貴雲臺絳闕都許偕羊更憶當年而今時候一
念功名下帝旁天分付使人間草木盡有春香
人知相法奇麗又那識陰功事更長算毗陵荒政
江東風采忠文典則凜凜生光再歲秦淮瓤稜入
夢帷幄從來在廟堂公歸去好平心獻替人望時
康

又 壽李通判

那用招秋休言推暑風自薰兮問誰解當初識公

來處月明碧落旆卷青霓千丈長松起人生意須
芋寒瓜空滿畦遲堪怪怪諸公袞袞我尚憑泥
須教一舉催觥算人世功名各有榔更何須煉鼎
玄霜絳雪只煩煮茗水餅氷蓀茶府多仙招來滿
座公自長生角亢齊何曾也有玉麟行地老鳳棲
樓

又 謝劉小山頻寄所作

君有新詞何妨爲我時遣奚奴看此山大小風流
昔朱眼中餘子皆自侏儒九曲清溪千枝楊柳還

記新條更有無春將好欲從君商畧、君意何如、
佳人玉佩瓊琚更胷中漉灌有詩書把古人行處
從頭檢點令人說底、却不須渠更上石頭重登鍾
阜盡作金陵攷古圖頻相見怕薰風早晚便隔天
隅、

又 庚午三月望日賦椿堂牡丹

消得瑚欄也不枉教車馬如狂、怪元和一事韓公
子者、歸來斲去玉毀崑崗爲解花嘲朝來試看釆
佩殷霞浥露香、君休怪算只緣太艷、俗障難降、
詩人未易平章向百卉彫零獨後裝、看洪爐大器
從來成晚、只須逭著也做花王況是月坡花圃一
尺壓盡紛紛瑣細芳還堪笑笑能鍾老鳳方入都
堂、

又 黃史記有感

試課暘坡春後添栽多少杉松正桃塢畫濃雲溪
風軟從容延卯太史丞公底事越人見垣一壁比
過秦關遠失朧、江神吏靈能脫唇不發衛平蒙
休言唐舉無功更休笑丘軻自阨窮算汨羅醒處

元來醉裏真做假孟畢竟誰封太史公言床頭釀
熟、人在晴嵐杳靄中新堤路喜移枝鱗角天矯蒼
龍、

錦堂春 留春

宸是元來苦無風雨只恁匆匆歸去看遊絲都不
恨、恨秦淮新漲向人東注 醉裏仙人惜春曾賦
却不解留春且住問何人留得住怕小山更有碧
蕪春句、

壺中天 壽丘樞密

日躔東井、正輪囷桂影十分光潔火令方中符閏
運、天與非常英傑、犖犖平生眼空宇宙綠髮千尋
雪、笑談一鎮、單于底事心懾、 曉歲佛地功深、人
間富貴五湖烟闊、誰遣心期事左須酬滿麒麟勳
業、又也何妨長生仙籙、已在黃金闕中原恢拓要
公歸任調燮、

燭影搖紅 元宵

青旆搖風朱簾滿月、黃昏早蓬山萬疊忽畫來上
有千燈照和氣祥烟繚繞映瓊樓五雲縹緲青裙

縞袂亂映繁絃九衢驩笑　元是琴堂十分管領
春光到手移星宿下人寰招客來仙島信道邦人
見少彷彿似皇都春好明年只恐鰲山扈從隨班
清曉

謁金門 用趙帳幹韻

烟漠漠醉裏看春都錯過了清明近一着牡丹重
約摸　曉日漸明簷角天與芳辰難卻駐得韶華
元有藥桃源誰共約

水龍吟 壽李尚書

道家弱水蓬萊鯨波萬里誰知得人間自有南昌
居士仙風道骨詩似白星兒如聃老風塵挺出向
謫仙家裏滕王閣畔飄玉佩下丹闕　黃髮四朝
元老又誰知重生綠髮手提一筆活人多少三千
功積已冠文昌人人瞻望玉樞驂儷對新涼酒頰
微紅宛是一星南極

喜遷鶯 別陳新恩

少年意氣躪燕兵朔縶虜王區脫眼底朦朧度中
空洞不著曹劉元白鬭道來科入中也要彩盧遞

𥃳收拾盡到如今但有寸心如鐵　天付眞奇特
口靜神充雙眼胡僧碧楚國離騷唐朝詞學未信
芳塵歇結取佳人香佩截斷兒曹綺舌歸去也且
斕斑戲采好春長日

又 壽李文昌

評君誰似似長松千丈離奇多節骨瘦稜稜文高
舉舉今日來仙闕丞卒識公容兒番虜問公官閥
更史館一編書多少頻添勛業　偉絕今歲別新
綠名孫又見枝生業底事七旬雙瞳如木畢竟桂

花方發賜第彤墀秋早又一璧樞光潔故人也念
相逢誰似鳳池同列

又 壽薛尚書

一天風露喜初行輝歷人間殘暑金母此時雲軿
先降又見樞星光吐人道鴻濛逢日可是東方明
處更天上丞玉人絡繹儀鸞環節　聽語更希舉
試把皇朝盛事都來數當日鰲頭皇扉侍毋綠髮
方瞳更有飛鳧王李往往文星再聚渾休問但回
班千歲貂蟬成譜

又 壽薛樞密

去年玉燕記曾期今歲瑶光入度今日都人從頭屈指盡是墨頭公輸爭道一朝語合誰信千齡際遇更積雨曉來晴洗出瑠璃秋宇　笑語知何許旆卷青霓來自鈞天所道骨仙風安排頻着須是人間紫府要識雲臺高絶更有鳳池深處從今數看千秋萬歲永承明主

撈稱青 壽萬尙書

官巳尙書人猶寒素仙有名言謂是若人法當至貴仍圭偹年　唐人四字鮮姸堪照映畫堂緗烟更對新凉一聲芝曲萬斛金缸

又 和青仙留春

嫩綠成堆朝來紅紫都在莓苔方見春來又聞春去牆裏誰催　人生易老何哉春去矣秋風又來何似雲溪長春日月無去無歸

醉江月 丙子自壽

平生有意把六經膏澤人人霑受白彼子明康節輩浪說乘除先後遇合一時英雄千古誰是高蹤

手蹉跎歲晩臨風浩然搔首　今但入夢青山雲溪深處烟月生懷補宿有十年蕭散願此段功緣須就因憶坡公佗池有約莫悞歸辟候今朝對酒歌此與君爲壽

賀新郎 壽李洺州

袖手雲溪上看人間紛紛餓烏腐鼠觸蠻交戰便得金魚垂玉帶多少雌黄點勘算此語必非河漢直自彈冠班八座更青春數到期頤莫一段玉無纖玷　公難學處尤堪羡全似冷冷秋水體清形健處從來高一着那肯隨人脚轉要須是常見乾坤清晏天意未教公猛去要都俞了却從公便歌壽斝朱簾捲

實鼎現 壽李端明

綠楊欲舞紅杏微笑春工漸侈試偻指自從嘉定數到寳慶裏無一歲不書年大有問元功誰燮理於變雍熙如此自當千歲　况是端笏蓬萊陛但看雍容玉立山峙煉五色補天無跡扶日天衢光四被安清宥塡羣心聲色恬然如談笑耳更入荒

民生奠枕此着又當千歲、又况善逑先獻嚴武
備不開邊鄙陰功徧南北千歲未多時社且說總
是三千歲此際方岐疑聽今日處處笙歌何止南
樓十二、

念奴嬌 憶先盧春仙之勝

歸來一笑、尚看看趂得人間寒食、阿壽牽衣仍問
我雙鬢新來添白、忍見庭前去年芳草、依舊青青
色、西湖雨後綠波兩岸平拍、天教斷送流年三
之一矣、又是成踈、扃燕子春寒渾未到、誰說江南

消息、玉樹薰香冰桃飜浪、好箇真消息、山間景物、
這回歸去、松風深處橫笛、

又 初見海棠花、

嫣然一笑、向獨花光下經年纔見、欲語還羞、如有
恨、方得東君一盼、天意無情、更教微雨香淚流丹
臉、今朝霽色、笙歌初沸庭院、因是思入東屏、當
年手植、徧桃源低岸、失脚東來、猶七度辜負芳叢
以限、問訊園丁、寧如歸去、細與從頭看、東風獨立
白雲遮斷雙眼、

傾盃 丁亥自壽

鑾殿秋深、玉堂宵永、千門人靜、問天上西風幾度
金盤光滿、露濃銀井、碧雲飛下雙鸞影、迤邐笙歌
近、笑語羣仙、隱隱更前問訊、墮在紅塵、今省、漸
曙色、曉風清迥、更積霧沉陰、都捲盡、向窓前引鏡
看來尚喜精神炯炯、便折簡浮丘、共酌奈天也未
教酩酊、來歲却笑羣仙月寒空冷、予家天都山乃浮丘仙升之地

醉蓬萊 壽王司直

算千葩百卉、誰伴東風早春時候、唯有江梅、在人

間長久、雪後霜前、衝涉多少、尚精神如舊、歲歲年
年、酴酥飲了、便爲公壽、更向尊前席上、細看人
與梅花稜稜爭瘦、桃李漫山、都落芳塵後、和氣滿
身、參調玉鉉、表天然孤秀、來歲今朝、星闈霧閣、一
卮春酒、

又 丙申自壽

記蟾宮桂子、撒向人間、如今時候、白下長干亂灘
橫笛、想昔游依舊、大海一漚、千年一息、誰稱彭壽
關徧門前丹藥、漸西風入東籬、釀成仙酒、卓筆

雞龍懸天寶蓋占斷宣嶽秀來歲淸茗公家事了
斑衣藍綬

西江月 壬辰自壽

天上初秋桂子今歲七月月中桂子下庭前八月丹花一年一度見仙槎秋色分明如畫　願把陰功一脉燈燈相續無涯降祥作善豈其差永作漁樵嘉話

又 癸巳自壽

庭事中秋無月元來留待今宵羣仙拍手度仙橋驚起眠龍夭矯　天上靈槎一度人間八月江潮

西與渡口幾魂消癸丑八月侍親西與又見潮生月上

滿庭芳 雪登前嶺自己酉江右雪行彌月四十七年無此祭池今再見之

未歲嘉平初旬日四雪中歸自崇唐山林湖海一氣接蒼茫踏盡玉龍千丈更一望龍尾天長須臾上高峯四顧邐邐過前岡　羣山如玉削松林百萬盡傳瓊霜渾疑是天際一鶴翱翔人道玉皇三六欲一叩風力方剛明朝好金烏銜燭八表散祥光

又 戊戌上元喜霽勝閩挑洞

去臘飛花今春未已邐遲將度元宵俄然甲子靑帝下新條淨掃一天氛霧紅輪滿大地山河從今好便當聽取萬國起歌謠　有人當此際鈕雲深塢剪月中阿巴占斷春風自種仙桃更扶疎桂影直從巖底上拂雲梢仍爲我長摩蒼石無負此淸波

又 戊戌自壽

人道蒼姬燠多寒少故教千歲綿綿算來春夏一氣本無偏底事今年玉曆秋未朔風露冷然君知

否山深地僻自是早霜天　如今當此去十分親切面問嬋娟何須看仙槎海上重還好在金英玉骨爲我滿汎金缸仍傳語横江秀石永鎭三川

減字木蘭花

不應雙睫看盡人間花與雪曾是當時一朶紅雲擁日飛　如今正好萬綠千紅深處坐也使春工與作天池五月風

洺水集卷三十終

程洺水先生集後附錄目錄

制 詔 狀 誌 傳 記 啓 序 帖

敷文閣學士程珌轉正議大夫制
敷文閣學士程珌轉正奉大夫制
賜程珌辭免端明殿學士恩命不允詔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贈特進少師程公行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少師程公墓誌
縣志傳
郡志傳
一統志傳
休寧縣修學記
休寧縣學端明程公祠記
休寧縣鄉賢祠記
賀程內翰冬啓
賀程內翰知郡啓
贈梅亭刻洺水集序
內翰祠規序
脩理內翰祠帖文
萬松山禁革樵採侵害帖文

制誥狀

敎文閣學士程珌轉正議大夫制

勑奉壽危於長樂方深追慕之悲通禁籍於甘泉尙共榮懷之慶有嘉宿德何愛崇階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珌學邃而識融緩純而養厚濟時䋆議五英六莖之餘華國爲文四璉八簋之古自玉堂之引去每宣室之興思胡扼虎關尙䦨駒谷復非避寵已萌於碩果之餘朕不終睽必合於遇雨之後首進班於穹闕仍賦廩於珍臺在爾初無慕爵之心惟朕盍有懋官之典肆加番錫庸侈殊私施戟方新寧鬱起家之望佩蟲惟舊毋忘存闕之忠可特授正議大夫餘如故

端平元年五月 日

敷文閣學士程珌轉正奉大夫制

勑等六曹而上課嚴三歲之遷超四品而升秩重八年之轉雖循彝典實著恩章敷文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程珌粹學淵深英規山立謀猷獻納備殫日月之忠典冊鋪陳叶應風雲之會雖祠庭之引與每魏闕之存心積閱既深陟明可後飛鴻自適初何計於穹階鳴鶴相求肯尙遺於宿德可特授正奉大夫依前充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封如故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

端平元年七月十四日

賜程珌辭免端明殿學士恩命不允詔

勑程珌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除端明殿學士恩命事具悉端明設職自後唐暨我國朝必以翰苑兼之不以他屬然熙寧中王素致爲臣而去非翰苑也而由是始帶職焉貴之也卿昔以華藻之文儤直亦有年久賦退居而不得謝怡然有終老之意朕甚高之來章荐至好遜是所用倣故實以卿官職鑾坡則還以秘殿爲得當矧熙寧有謝事比焉易爲于遑尚登異積是嘗居其位者獨不知其事乎合而言之何爲不受所辭宜不允

淳祐二年四月　日

程洺水先生行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贈特進少師程公行狀

公諱珌字懷古世籍徽之休寧胄出重黎休父與嬰卓見經傳至晉元譚持節渡江守新安有功於民詔賜田宅於歙遂家焉有靈洗忠義自奮侑食武帝繇是蟬聯代有顯人爲新安著姓曾祖諱自誠里中稱長者妣吳氏祖諱會亨強記博識書法逼長蘇公妣姚氏考諱文東故承務郎致仕累贈宣奉大夫妣黃氏繼黃氏俱贈淑人宣奉公少以文學稱蜚聲庠序公兒齒頴悟稍長卓犖有大志十歲賦氷有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之句識者謂必有立於世讀書日數千言弱冠與諸老游議論超卓每日張公栻呂公祖謙人正學醇不壽不大夭也紹熙四年登進士第時丞相趙公汝愚典舉春官一見公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有以道學疑者寘本經第二公論稱抑授迪

功郎主臨安府昌化簿邑介萬山士風弗振公至篤意經理不啻父兄之於子弟由是捧鄉書預廷對者相望邑之酤額重榷禁嚴有種秫者官必嚴畝而籍民以爲病公言於御史奏蠲其額百里德之凡訟久不決者投牒臺郡乞以委公能聲籍甚公以明經擢第素工音律復試兼科秩垂滿丁外艱居喪哀毀備至服除再欲試詞科丞相謝公深甫曰君廊廟材也何必是嘉泰紀元十一月除建康府教授樞密丘公崇留守陪都於僚屬中重許

可一見公遇以國士開禧二年六月樞密丘公宣撫江淮辟公充準備差遣公處幙中凡所贊畫皆一時急先之務郭倪守維揚調民兵萬餘城守皆占民廬盛暑不釋疫厲大作公言虜未至何自苦居民如是遂白丘公即釋之歸去者驩聲雷動居者炷香于門伺公出舉手加額曰此宜幹賜也八月陞充幹辦公事丘公尋開督府公有募兵之命循江而上所選皆精悍時虜騎入寇傳言恂恂淮民多渡江公建四策以處之有故土者官給以糧

令還本里勇敢願爲軍者籍之無土著者給糧令散居各謀生計有馬牛出鬻者官出鏹爲市烙以火印俟寇退明春給復之毋令射利者容其姦凡區畫合宜者公之策居多嘉定二年二月以薦及格改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四年十月公始至代者以邑之豪猾姓字授公公緘而束之高閣曰吾未欲知其名也使聞而改過足矣秩滿啟視則縣有一造庭者公先教後政感人動物率若是六年歷二考餘治狀彰著當路名公交薦幾三十疏

七年二月除主管官誥院八年三月除宗正寺簿時旱公上言曰比年以來災異不一向也旱虜今及吾邊春既告旱夏必傷潦不惟此爾乃去歲之秋月食望日食朔而又金星見書填星失行太陰躔高木星度下類非細變也可不震惕如禍在朝夕哉臣願　陛下剛徤輝光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言聽諫行以作士氣一政令之設施必曰其事果合於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曰其人果當於天否

乎天心何自知之當人心則當天心矣蓋轉移其象消弭其災非大有以飭厲之未見其可也李輪當陛對上言曰臣聞覘人之國者不以其兵之強國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西漢之末士大夫崇議論之美而乏經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經之說而流爲虛文州縣有惠養之名而未有經乂之攻邊方無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測之虞譬之蒲楫維舟容與安流一旦風濤未知所屆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之以爲

他日之用蓋平居無犯顔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伏義死節之人漢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遺直至若公孫弘輩則如發蒙耳緩急何賴焉人才之生無問今昔上有所好中才激昂惟 陛下重圖之寧宗溫顔開納六月除樞密院編修官九月差校上舍試明經公充讀冊官禮畢寧宗忽問宰臣曰頃讀冊文語音清徹者爲誰宰臣以公對寧宗深器重之九年四月兼權右司郎官輪當陛對公上言臣聞天之道日運而無積聖人之治日新

而不窮 陛下更化之初固嘗登正士以革姦庸伸讜言以破詖佞以祖宗之法而塞徼倖之門嚴責實之政以變欺誕之習風行雷動固已月異而歲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誠能因已定之規模而加作新之功則黜陟所形而天下竦其好惡賞罰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搜遺拔異以收後屬之心聽言行諫以昭容受之實闢功名之塗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已之意示信必之權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風則治日新又日新雖至

萬世而無弊可也夫苟一切安於逸豫則強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嘿有志者必退縮天下之治蓋未知其所終矣又曰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戎狄由五胡迄元魏而後奄地之廣傳哲之多未有若女眞者肆我祖宗得請于上帝假手韃靼連歲屏除岌岌之勢手鈞一髮矣然一狄亾一狄生而又中原姦豪與夫乘時姦夫變出須史患生盤斜風塵翕忽平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荊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

諸其可不重勤聖慮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謂臣言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僇之不爲衰止唯當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援則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蓋沿邊之人幼則走馬臂弓長則騎河爲盜其聡虜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眞揚舒蘄濡須之人則手便犁鉏膽驚鉦鼓與虜人一耳招之得其地矣又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盡成

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既知屯之不可不分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淮之東西分爲二屯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爲之屯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帥嚴其教閱使勢合而氣震國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如臣言諜者師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司以銀數兩布數疋

給之而欲使之捐軀深入刺取虜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示臣其上皆虜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言曰此已費四千緡矣又曰虜之士馬尚若是其可易乎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始出師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蓋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有龍敗朝廷以丘崈代之臣從丘崈至于淮甸目擊橫潰爲之推尋其由無一而非棄疾預

言於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鉏犁之人拘囚纏揚物故幾半臣言之崈一日而縱去者不啻萬人此蓋犯招兵不擇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爭泗攻壽相戕殆盡此蓋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數單寡分布不敷人心既寒望風爭竄此蓋犯軍勢不張之忌也十月晦夜虜人以穀濟兵已滿南岸而劉世顯等熟睡不知倉皇投甲一鼓大潰又犯諜候不明之忌也丘崈經理曾未三月而虜騎已渡汴次夫往者之轍來者之鑒也覆而不鑒則又

前轍耳今日之事固與前者大異向也一於謀人今焉專於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廟堂之所經理將帥之所舉行無一日而或忘也而臣區區之意竊謂邊方事宜誠難遙度伏願 陛下詔諸將使之相度山川形勢覽觀丙寅覆轍上而川蜀中而襄漢下而兩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當備酌其輕重量其緩急大綱細目俾各以所見條具來上朝廷爲之斟酌而行之如其所欲爲而責其成功不及今無事之時使之得以盡其所欲言一旦有

故彼將曰某城朝廷所築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脩也某池朝廷所浚也力盡於不當爲之所而功遺於所當用之地非吾所預知也於是得以有辭矣昔之英主駕馭將帥或面諾或疏問使之空臆盡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若是也至若關宗社之大計圖不世之偉功則因有李德裕處回鶻之事而可以弭後患种世衡自任邊方之責而不以累朝廷此則未敢遽言也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獨斷之十二月除秘

書丞依舊兼權右司郎官公連歲班朝屢求外補十年四月除江東運判界節鄉郡時以爲榮陛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珌豈可容其補外遂復以舊職留公之處都曹也凡郡國獄讞之來上者必審克之每夜分不寐多所平反一時公論獨歸重焉六月丁内艱十二年九月服除或援舊比勉公以姓字通當軸公曰吾生平所守直道耳況今憂患之餘寧復干進哉十月除浙西提舉謝表有云平生疎樸既懶趨驟騎之門咫尺寒温亦罕至長安之

第於此可以見公之心矣部民投牒旁午公臨至剖決靡有遁情建臺以激濁揚清爲己任一道聳然公節浮費節以制度以餘積下屬郡增常平廪預備荒札治最上聞十三年十月瑞慶節公以畿內使者隨班稱壽寧宗惜其去復除秘書丞兼權右司郎官十四年正月除秘書省著作郎兼職如故六月除軍器少監兼職如故尋兼權侍立脩注官八月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公以宿望掌教成均命下

之日六館之士咸以獲遂執經爲幸九月除起居
舍人兼職如故十五年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
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權中書舍人公持
銓衡惟公惟平人不可干以私雖軋以權勢亦不
爲動但應之曰此銓法也十六年正月差知貢舉
禮闈得人爲盛擢棘入見奏謝寧宗玉音再三褒
獎十七年七月除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薇垣
史館兼職如故閏八月初三夜理宗即位十月除
兼侍讀講筵肇開公上言曰臣聞人主之學貴乎

力行而已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又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知而必見於行聞
而必見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三代而來英君誼
辟知以講學爲務者其功業必見於天下至於叔
季之世豈無聰明之君惟其不務人君之大德而
好文章之小技至學臣下較工拙於一章一詠之
間而紀綱陵遲政則敗壞生民塗炭則未嘗一過
而問焉夫如是又何取於學哉我宋龍興聖聖相
繼觀堯舜之用刑而深懲近代之密綱我　藝祖

豈徒學乎觀周公之無逸而垂戒人主之自豫我
仁皇豈徒學乎觀大禹之勤儉而力非人主之貪
必我　孝宗豈徒學乎先皇嗣統仰法明謨推其
所學而見之躬行用能三十一年之間方內乂安
舊疆浸復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
陛下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既能以講學爲先必能
以躬行爲急凡經訓之垂史冊之載事之涉於事
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事之
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觀人察士

之際事之涉於嚴監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
講明而見於博採公言之暇凡事之關於治體涉
於教條必明辨審思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爲博
多見以爲富無益也夫如是則智慮堅定聰明益
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天眷休與宋無極玉音
稱善久之是月除權刑部尚書兼職並如故經筵
進讀因呂蒙正論唐末命令出於輔臣公奏曰唐
自天寶以後元宗倦天下之富盛不復留意於治
故舉天下事悉付李林甫德宗付之盧杞穆宗付

之李逢吉敬宗以後尤不足道抑任小人舉國以
聽此唐祚所以衰也然唐虞三代何嘗不任其臣
但問其所任得人與否爾上曰所陳極是又問太
宗寶訓云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
也公奏曰先正有言自五帝立經陳紀以來至於
本朝凡四千餘年其間治平僅三四百年爾其餘
非昏亂之時即弱削之時非弱削之時即危亾之
時然治世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者正緣君子少
而小人多也然天未嘗一日不欲天下之平治也

聖君出則君子多庸君出則小人多爾天顏大喜
以爲極是極是又因進讀祖宗文章筆札卷畢公
奏翰墨詞章固帝王之能事然堯舜之文具存二
典寂寥數語無非治要至論書法則太宗之留意
詞翰實在僭國削平之後眞宗之銳意文墨亦在
澶淵却敵之餘今日所甚急者民力未裕更當擇
監司兵力未振更當選將帥士習未美更當明政
刑區區翰墨詞章豈足爲　陛下進上曰朕每聽
卿所言最爲詳明寶慶改元十月除試禮部尚書

以身兼二制力辭再拔得請仍兼直學士院兼侍
讀暨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又因進讀太宗謂近臣
曰方今四方所入財賦兩倍唐室公奏臣竊攷淳
化間乃天下極盛之時而財賦之入一歲止一千
六百餘萬元豐增至五千萬然是時三百餘州也
南渡以後二百州一歲之賦乃六千餘萬比國初
增五倍比元豐又增一倍矣然邊未撤警國用未
略取之以此數百姓固知朝廷之不得已也最是
州縣之吏又從而取贏焉民困愈重矣要須　時取

其甚者而警飭之庶幾百姓其少瘳乎上深以爲
然時因霪雨公奏雨與水皆陰類也外而戎狄內
而寇盜皆所當慮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　陛
下恐懼警省側身脩行固所當盡如玩乾而自強
玩咸而虛受玩頤而節飲玩損而窒慾以至法堯
之求賢而吁於用鯀法舜之達聰而深於惡讒法
文王之憂勤而日昃不食法商宗之無逸而享國
久長而其見於政事者尤當加意今民貧極矣而
州縣不恤兵貧亦極矣而將帥不恤要當謹簡監

可以恤民嚴飭將帥以恤兵然後建重鎮以新觀聽擇老將以專節制益戰士以壯軍容歷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本益壯精神益強則守可也和可也攻亦可也無往而不可焉易歉爲豐化菑爲祥特反掌爾而又何戎狄寇盜之足慮耶且昏墊之菑未有甚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紀日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於湯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脩明政刑儼然若不能以終日古人之畏天一日爲一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効君則斷

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天人相與之際捷於影響上曰踰月住講不勝渴想今聞卿講論頓覺豁然二年正月上御經筵命公再知貢舉八月兼權吏部尚書十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玉牒官仍兼侍讀時翰苑自參政樓公鑰而後虛其選者二十有一年逮公拜命中外莫不榮之三年十一月因經筵進讀公偶爲風寒所侵上眷優隆賜湯液賜藥火賜鹽粥天使絡繹詢問人皆知上有柄用意而公知有忌者會有長子戚遂決意告歸力伸

祠請上答詔不允挽留甚力公請至於四五紹定紀元三月上不獲已從之除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公以祈閒得郡殊非本心遂再力辭上仍答詔不允公遂黽勉于行七月至郡奉行寬大崇化厚俗期與千里相安於無事聽訟燭見隱微豪猾無得逞屬邑官賦不事苛迫時參政真公德秀家居以書達公曰人稱三四十年來無此賢太守二年汀邵盜作諸臺以肓論異同由是賊勢猖獗汀之寧化南劍之沙邑邵武之建寧光澤皆奔爲丘墟

駸駸迫汀邵城始七閩繹騷十一月除公招捕使節制軍馬時建寧承平日久禁卒額雖千餘而罕知兵革調遣他郡則皆以城守爲辭公遂就本郡禁卒中選精悍者仍刱募虎飛熊二軍招刺強勇三千人擇土人知兵者訓練統率而前以紓二郡之急且用間諜離其徒黨使之自相屠戮捷奏日聞大酋二十納款投降平定有期而閩漕懷舊恨忌公成功乃以坑降疑羣盜盜素服公威信不以爲然公念閒從中起何以底績於是屢上祠請且

薦陳公辭以自代三年三月以焕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歸途經浦城眞公德秀迓于遠郊謂公曰玉堂既去一路失此賢師帥其將疇依乎公還故山日相羊于泉石手不釋卷每以未老得閒爲樂四年二月時李之孝在諫坡以公守建日嘗有私謁公弗從遂妄疏毁去職與祠公處之泰然端平紀元上親攬權綱厲精庶政之孝既斥除公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上免牘答詔不允詔詞有曰屬躬攬於政權尤難輕於名器卿夙儀禁近備聲忱恂茲注想於典刑肆亟放於綸綍告詞又曰久不見生諒未究誠施之蘊何以告我倘有資啟沃之忠盍用公之意未艾也嘉熙紀元四月除知寧國府二年六月除知贛州公懇辭甚力上皆從之仍奉舊祠三年正月除寶文閣學士祠祿如故六月除知福州兼本路安撫公上免牘尋拜不允之詔然公倦於出再力伸祠請遂復以舊職奉祠淳祐紀元四月除龍圖閣學士奉祠仍舊公歸自建以寵榮爲懼故頻歲以來納祿之疏不知凡幾上每答詔不允詔詞有曰卿非告老朕不欲强卿一來姑畀祠廪茲又抗牘祈遂謝事甚非所以體朕也矧卿嘗爲朕甘盤矣何至遽起掛冠神武之想乎其勿出此二年四月洊騰告老之章懇請愈切上方俞其請除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公累奏告休一朝得遂喜形于色第以端殿殊恩詎容遽拜又上免牘上復答詔不允公遂拜命日以登臨自娛六月八日偶苦伏暑越宿已康復屏藥却醫起居飲食對客笑言無異常時十有三日忽呼子暨孫列于前語之曰吾奮由儒素受知兩朝年幾八袠一無可憾所望者爾曹力學自脩則吾雖亾猶生爾無一語及家事言已薨于正寢公生於隆興甲申八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九遺奏聞上恩賻特進少師與致仕遺表恩澤訃音之傳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有天喪斯文之嘆有洺水先生文集六十卷内制類稿十卷外制類稿二十卷藏于家公生平以成就人才爲己任預薦進者登揆席參政機班法從居臺

諫皆爲當世名臣惟冲澹無聲色奉每戒家人用無過侈服無過華至姻族閭里貧不克振周之惟恐或後義方訓嚴諸子刻志問學平居暇日常謂其子曰吾他時終于牖下當斂以時服衣衾之外他無所事也厚葬古人所戒非徒無益適爲累爾爾曹識之淑人之斂黃白錙銖不內諸匶公娶金華王氏封淑人丞相文定公淮之長孫女生於相門不以富貴自驕簡靜端莊動由禮法先公一年卒寶元年二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八子三人若

水承事郎監鎮江府寄樁庫若曾承奉郎兩浙轉運司造船場計置物料官俱先歿若愚宣義郎前饒州德興縣丞孫男四人其鐵蚤亡其㡯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其深其仁並承務郎未銓曾孫二人通孫振孫曾孫女二人公之孤將以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壬申窆公於休寧縣和睦鄉萬松山之原遵治命也蓋嘗論賢哲之生氣稟必異故見諸躬行發諸詞章措諸事業亦夬非世俗所企及惟公天稟清高離倫絕類已見於齠齔賦冰時其

持身介然有守挺然特立名流莫不歛敬競欲締交而後學有志之士則皆尊之仰之以爲模範於書無所不讀發而爲文自成機杼神韻絕出故落筆妙天下援引今昔博學之士不能究知其詞雅健精深追逮古作根本義理扶植名教有補於當世學者誇傳而爭誦之論奏剴切當上意雖經綸抱負不獲盡展于世而兩朝眷渥始終弗替凡此近世所罕見午州里晚生夙蒙公異知試邑餘杭時公爲禮部尚書以廉相舉故又於公爲門下

士歲在乙未孟冬午扶護先大夫歸葬方抵里中未及伸致哀挽之請公首賜長篇以爲存歿之榮是豈可忘哉今公襄事有日前期若愚書來曰先公生平出處相知深相與厚莫若子敢以行實一編丏定次將告諸大史氏以信今傳後午何敢以不腆辭謹具如右謹狀

淳祐三年十月　日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門

生歙呂午拜書

程洺水先生墓誌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少師程公墓誌

孤子若愚泣血拜述

先君諱珌字懷古世籍徽之休寧曾祖諱自誠祖諱會亨考諱文亮故承務郎致仕累贈宣奉大夫先君生隆興甲申八月二十日午時紹熙四年擢進士第授廸功郎主臨安府昌化簿秩垂滿丁外艱嘉定紀元服除十一月除建康府教授開禧紀

元正月服闋陞從政郎二年六月辟充江淮宣撫使司準備差遣八月陞幹辦公事嘉定二年二月以薦及格班改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三年五月米餉賞轉奉議郎六年二月磨勘轉承議郎七年二月以政績上聞除主管官誥院八年三月除宗正寺簿六月除樞密院編脩官九年二月磨勘轉朝奉郎四月兼權右司郎官十二月除秘書丞兼職如舊先君以連歲班朝屢求外補十年四月除江東運判陛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珌豈可容其補外遂復舊職六月丁內艱十二年九月服除十月除浙江提舉十一月茶鹽賞轉朝散郎十三年五月磨勘轉朝請郎十月除秘書丞兼權右司十四年正月除秘書省著作郎兼職如舊五月秘書省進書轉朝奉大夫六月除軍器少監兼職如舊是月兼權侍立脩注官八月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九月除起居舍人兼職如舊閏十二月經筵徹章轉朝散大夫十五年三月覃恩轉朝請大夫四月捧寶賞

轉朝議大夫九月除權吏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權中書舍人是月磨勘轉中奉大夫十六年正月勸知禮部貢舉十七年三月茶鹽賞轉中大夫磨差轉太中大夫七月除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薇垣史館仍兼領之九月登極恩轉通議大夫是月除兼侍讀尋除權刑部尚書兼職並如舊明禋恩封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寶慶元年九月除試禮部尚書陞兼國史實錄院脩撰翰苑經筵兼領如舊二年正月再差知禮部

貢舉八月兼權吏部尚書十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玉牒官仍兼侍讀三年九月經筵徹章轉通奉大夫十二月郊霈進封開國子食邑六百戶紹定紀元正月以伯兄之戚抗疏丐祠答詔挽留甚力疏凡五上情詞益篤四月上不獲已始畀俞音除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二年汀邵寇張十一月除福建路招捕使節制軍馬先君威信兼用平定有期而閩漕懷舊憾忌成功乃以抗降疑羣盜盜素服威信不以為然先君念閫從中起於是累

疏丐休三月以煥章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四年二月朔明禋恩封進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端平紀元除敷文閣學士奉祠如舊五月東朝慶壽恩轉正議大夫七月磨勘轉正奉大夫嘉熙紀元四月除知寧國府二年六月除知贛州皆辭不赴是年明禋恩進封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三年正月除寶文閣學士奉祠如舊六月除知福州兼本路安撫先君倦於一出上免牘者至再乃以寶學奉祠四年四月明禋恩食邑一千五百戶

淳祐紀元四月除龍圖閣學士奉祠如舊先君頻歲以來告老之章無累十數上眷優隆荅詔屢不允二年抗章愈切期得請而後已四月除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命下之日喜形于色曰吾幸遂掛冠庶無愧於知止之義矣日以登臨為樂康健如平時季夏十有三日倏以微恙薨于正寢嗚呼痛哉享年七十有九遺奏聞上恩賻特進與致仕遺表恩澤先妣金華王氏封淑人丞相魯國公諱淮之長孫女先一歲辛丑元年二月十一日也子

三人若水承事郎監鎮江府寄樁庫若曾承奉郎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場計置物料官俱先歿若愚宣義郎饒州德興縣丞孫四人共載登仕共屋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其深其仁並承務郎未銓曾孫二人迪孫振孫曾孫女一人若愚恐死以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奉柩窆于和睦鄉百萬松山之原遵治命也先君夙穎天成不煩雕琢十歲詠水已有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之句迨弱冠於書無不讀研窮義理洞徹精微千古治

亂歷歷舌端、發而爲文、出自機杼、蚤由鄉薦旅試
南宮、時丞相趙公汝愚典舉、一見先君之文、曰天
下奇才也、擢之以魁多士、中有憸人、擯斥道學、疑
先君嘗遊於其門、私意置第二、公論扼腕、隨牒推
移、手不釋卷、履行端方、挺然特立、道德詞章、獨步
當時、由是受封兩朝、獻忠論思、奏疏忠確、言不茍
合、論利害不盡不止、司內外制者八年、凡片言隻
字之出、學者爭先覩之、以爲楷範、癸未丙戌連知
貢舉、南渡以來所未之有、留情攷校、夜分不寐、撤

棘入謝、玉音嘉獎、有曰卿典舉甚勞、中外皆稱得
士、爲國得人、可立太平之基、他日用之不竭、又爲
國家無窮之用、皆卿之力、至若經幃進講、啓沃上
前、尤爲剴切、玉音褒論非一、或曰朕每聽卿所言
最爲詳明、或曰住講餘月不勝渴想、今聞卿講論、
頓覺豁然、生平處性冲澹、自奉薄甚、由建寧來歸
家食十有三載、相羊泉石、惟以典籍自娛、待人接
物、溫乎其和、急義樂善、終始蓋一徹也、薨之日、鄉
閭哭者交道、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悲傷、先君

推世繫本河北洺州、自號洺水遺民、學者尊稱之
曰洺水先生、有文集六十卷、內制類稿十卷、外制
類稿二十卷、行于世、牖惟先君嘉言善行未易殫
紀、茲薄窆期、姑叙梗槩、納諸幽宮、詳則太史書之

程洺水先生傳

縣志傳　　　篁墩程敏政

程珌字懷古汊川人十歲吐詞有奇語紹熙四年登進士第時趙公典春官見其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有以道學疑者寘第二授臨安府昌化簿應博學宏詞科除建康府教授開禧初樞密丘崈宣撫江淮辟充幹辦改知富陽代者以邑之豪猾名字授珌珌束之高閣曰吾未欲知其名也使聞而改過足矣秩滿考覈則靡有一人造庭者用

薦除宗正簿因旱上言比年以來災變不一願陛下剛健光輝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言聽諫行以作士氣輪對復上言覘人之國者不以其兵強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以為他日之用故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惟　陛下重圖之寧宗嘉納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右司郎官上言女真為韃靼所乘蓋一髮千鈞矣然一狄亾一狄生而又中原姦豪患生盤糾夫中原腹心也吳蜀荊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可不重勤聖慮哉丙寅出師一敗塗地蓋犯招兵不擇兵屯不分軍勢不壯諜候不明之忌惟　陛下申詔諸將各以所見條具來上而斟酌行之不及今無事之時盡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得有詞矣遷秘書丞屢求外補上謂宰臣曰程珌豈可容其補外丁內艱服闋除浙西提舉以治最聞除秘書省著作郎繼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

編修官權中書舍人尋守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理宗初兼侍讀上言人主之學在乎力行而已三代以來人君知以講學為務者其功業必見於天下至若叔季之世雖有聰明之君惟其不務人君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亦何取於學哉上稱善上嘗留意筆札珌言太宗留心詞翰實在僭國削平之後真宗銳情文墨亦在澶困却敵之餘上為悚然寶慶初除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二年權吏部尚書尋除翰林學士詔定改元以疾乞補外除知建

寧府福建路招捕使時汀邵寇作七閩繹騷珌選
禁卒精悍者剏貔虎飛熊二軍招刺強虜三千人
用閒諜離其徒黨捷奏日聞有忌之者間從中起
珌乃乞祠薦陳韡自代以煥章閣學士提舉玉隆
萬壽宮歸途經浦城真公德秀迎謂曰玉堂旣去
一路失此賢師帥奈何未幾以李之孝言落職與
祠端平初復學士祠祿嘉熙初元除知寧國府二
年除知贛州三年除福州安撫使三命皆固辭不
拜淳祐初加龍圖閣學士懇乞納祿除端明殿學

士致仕淳祐二年卒年七十九歷官宣奉大夫封
新安郡開國侯遺表聞贈特進少師珌以詞章稱
當時世系本河北洺州自號洺水遺民有文集六
十卷長子若愚歷官知辰州遷浙東帥府參議次
子若水監鎮江府寄椿庫若曾監兩浙轉運司造
船場計置物料官

郡志傳　　杏庭洪焱祖

程端明珌字懷古休寧人都使澐十五世孫甫十
歲詠水有句云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
兵識者奇之舅氏黃寺丞何察珌非常兒挾以自
隨以平生所得二吳俯儆之學及有聞於程大昌
者盡以授之由鄉薦試南宮魁多士登紹熙四年
進士第知富陽縣除宗正簿權右司郎官遷秘書
丞屢求外補寧宗謂宰臣曰程珌豈可容其補外
除秘書省著作郎國子司業兼國史編脩權中書

舍人知禮部貢舉尋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
侍讀寶慶改元除禮部尚書翰苑經筵兼領如故
二年再差知貢舉權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紹定改
元乞祠補外除知建寧府福建路招捕使時汀邵
寇作珌威信兼用平定有期有忌其成功者間從
中起於是累疏丐休端平初奉祠祿淳祐改元除
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年七十九珌以詞章稱
當時世系本河北洺州自號洺水遺民有文集六
十卷行于世子若愚知辰州從子若顏若疇皆以

科第顯孫其屋知容州其仁知武康縣

一統志傳　　文達公李賢

程端明珌休寧人紹熙中進士授昌化主簿累官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立朝剛正風裁凜然進封新安郡侯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珌居家常平糶以濟人凡有利於衆者必盡心焉所著有洺水集

記

休寧縣脩學記　　秋崖方岳

學校與井田並古未有去井田而爲學者也故自五家之比鄰屬而午貫之於是乎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非古所謂鄉校歟族有師州有長鄉有老此非古所謂鄉先生歟士生其時出則相耦於同井之田入則相友於同門之學蓋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幼吾幼而已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是焉井田壞學校廢士之羸糧外遊者無方

而專門名家之學興大師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舍墳墓而去者幾希而人心始漓故漢之號爲儒者其下者爲桓榮之稽古其高者爲鄭康成孔安國之訓詁又高者爲董仲舒之明天人而止爾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不在是國朝學校之盛布滿郡邑雖田不井授而嶽士之不去其鄉而爲學則猶古也休寧壯哉縣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最吾州異時校官有望府溟涬然第之者蓋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之爲也於今百有六

年矣厥揀維擢厥雙維賴瞻言宮庭士類有洸歲時舍菜儺儺無落事而已内翰程公之歸里也一大莽之言言新宮殆不舊翅是歲岳起家入掌故道休陽聞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學於斯而可諉吾父兄子弟爲聞士之謂公者曰是鄉先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守也而可忘吾父兄子弟爲然則公之興學校雖微井田其猶井田意歟邑大夫吳君遂與凡有職於學者交謁更進而屬記于岳辭不可則諗于衆曰聖有大訓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然而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獨何與州里得之於其常蠻貊得之於其暫暫者易勉而常者難持也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貴而不爲鄉士大夫所齒者矣月旦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脩其身者愈近則愈難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婦子也夫子之所以至不過鄉黨一書而所謂治國平天下者無餘蘊矣諸君能耕而遜畔則畝畝而伊周能行而後長則

道途而顏冉矣必曰稽度數訓詁以爲博談性命以爲高而後謂之學哉是則鄉先生所望於學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公之德公名珌字懷古先皇翰林學士今爲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云

嘉熙五年庚子　月　日

休寧縣學端明程公祠記

通直郎知休寧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兮兵軍

正趙師岩譔

藝祖皇帝膺天景命治啟文明列聖守之代有哲人維持之徽輔郡海寧壯縣人物膺碩師岩所闢矣淳祐癸卯秋承乏此來首謁學宮攝齋禮殿巍巍堂堂僾然加敬問孰爲之則曰特進端明程公也師岩竊謂夫子之道若揭日月固無所待而尊然有彷彿嚴觀瞻肅躰公當代重望厥直承明以斯道爲巳任故於桑梓之鄉昭示宏撫如此使端拜其庭者仰而視俯而思推以福斯民壽國脉其功用遠且大矣昔畏壘之化民猶社而稷之載稽先達待制凌公以節尚書金公以德尚書陳公以有功校官故通得祀娴禮殿崇成增輝曦裘是道亾窮則是殿亾窮是殿亾窮則公之祀當與之亾窮也師岩才不類於學道愛人之訓猶有志焉涖事三月割俸入佐東序工役費餘有待也每瞻公祠歛衽感心爰加脩飭以嚴祀事公諱珌字懷

古洛水其自號也爵秩功業具在國史初公草殿記以列功緒俟訖役刻之亾何公薨明年公之子宣義郎前知饒州德興縣丞若愚孫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其壆篤紹先志悉力畢事貽書于學莘之堅珉且曰記出絶筆其敢一字改宜有續志以著厥詳因訪顛末知其族子若沔其弼嘗有襄言以嫌弗書學職程恒吳必大程寶汪開汪孫余逢原夏之時曹應酉吳季用査雷奮吳尉吳大成吳紹祖朱中吳大經程鱗韓光魏吳墉吳惟志江岳金華吳國珏洪相與翼成之卽記所謂程雷震等五十人者記大居正書法也續志欲詳星德也用班氏凡例不一書抑以成善述之美也

淳祐四年甲辰五月　日

休寧縣鄉賢祠記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兩京國子監祭酒蜀人周洪謨撰

賜進士出身巡按南直隸文林郎監察御史蘭亭司馬垔書

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郡人康永韶篆

南畿諸郡縣學皆有鄉賢祠惟休寧缺成化壬寅秋縣尹歐陽旦承巡按御史婁君檄文創設祠宇

以祀歷代之有德善者既畢工乃寓書於予求為之記所祀凡二十人謹按唐宋元史及郡縣志以述其德善梗槩唐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馬使程公澐英敏強毅保障州里宋龍圖閣待制查公道孝事父母仁及宗族尚書屯田郎中曹公矩孝感芝生詔旌宅里龍圖閣待制贈少師洪公中孚秉身剛正不畏強禦敷文閣學士贈少保金忠肅公安節孝友忠直全名高節南京留守贈徽猷閣待制凌公唐佐捐軀為國忠節凜然吏部尚書贈少師程文簡公大昌好學博古政績顯著柳塘先生汪公莘履行素高遯世不慼廣南西路安撫吳文肅公儆志氣軒特忠義果斷同知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程正惠公卓守郡有德民為立祠工部侍郎贈宣奉大夫朱公駱顏至性友愛仕多惠政端明殿學士贈少師程公珌才華無敵治最有聞勿齋先生程公若庸累主師席克成士類元定宇先生陳公櫟發明理學有功朱氏道川先生倪公士毅潛心求道訓釋格言建德路判官兼義兵

萬戶吳公訥負才倜儻迭有戰功　國朝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安定侯程忠愍公國勝累破羣賊為國死難東山先生趙公汸沈潛理學講明聖經翰林侍講學士朱公升啓迪後進贊襄　聖謨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操履剛方材能茂著是諸君子出處雖不同而或篤孝友或竭忠藎或慎操履或建功業或迪後學或澤黎庶是宜後人仰慕而崇奉之也雖然仰慕而崇奉之者固見其賢賢之良心孰若師其

人乎荀師其人是效是則將見可以繼前休而並垂耀矣使徒祠之而不能師焉則雖日陳籩豆亦何所益哉因併書此以俟後之君子都知兵馬使程公澐汉口始祖洺水公珌其十五世孫勿齋先生十六世孫

大明成化二十年甲辰五月既望立石

啓

賀程內翰冬啓　誠齋楊萬里

雲低鼻觀絕華袞一字之書日麗魏宮詠刺繡五文之句瑟彼賢墳蔚乎府庭恭惟　政隨日新身法天運名章俊語爭珠星璧月之光義氣仁風回冰谷雪山之暖聊復折梅於東閣卽看鳴玉於紫宸萬里爭席漁樵遨身江海華裾織翠自憐賀客之莫隨凍硯流澌更愧塵牋之不琢

賀程內翰知郡啓　西山眞德秀

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布東皇之德澤和聲交播福祉自臻恭惟某官以道德人爲文章牧政先愛養霈然膏雨之蘇枯令肅貪殘迅若雷霆之起蟄卽宣化承流之處設見調元宰物之規模顧協泰交亟歸鼎輔坐使燕茵之穩亦棠吹律之春德秀適以扃門莫參賀履飲屠蘇而醉已同農畝之人稱兕觥而躋莫上公堂之壽

序

贈梅亭刻洺水集序

徽程氏本忠壯公後自子王父繇徽徙郢徙洪余叔父徙盱粤若稽古譜諜則徽程氏也余幼逮聞王父言初竭來郢時吾家洺水事寧宗爲翰林學士院移文郢州曰是程内翰戸以故家郢若干歳無力役之征前輩不挾貴長敦族誼類如此長讀書臨汝侍洺水猶子徽庵先生道洺水尤詳盖予家古多奇士近世能以文字行天下者薦紳曰洺水辛布曰徽庵然洺水宗歐蘇而其學長於文章徽庵宗程朱而其學源於性理二人自不能以相一徽庵句辨字義暇及文章事讀寧宗遺詔邵州防禦使某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則又亟稱所爲文不在漢制下余雖不逮事洺水而見徽庵之尊其文知洺水他日必尊徽庵之性理無疑也然徽庵太極圖所說近思錄字訓講義等作余諸父暨余髫童而習之獨洺水文集不多見徽庵每教余作大文字盍歸求之洺水及余索槀徽庵亦茫然無從得歎曰既鏤而幽之矣時口授數十首余把筆識之終宋季不及其全至元十有五年余待罪翰苑每有撰著腸枯血指悉縮不敢書余徐悟徽庵疇昔令予學洺水類前卻者一日盡得洺水集若干卷讀之渾厚悠長明白正大盖其曾孫景山收拾殘文斷墨於名山大川摹刻與天下士共之有日矣今年春坐行御史府有通州教授程君入謁問其鄉曰新安問氏族曰内翰曾孫嘗編註文集者嗚呼余違臨汝十年而始得見洺水之曾孫猶來見也無所挾余猶將張之況文與理不失其世守年少而志銳惜乎余於洺水無能爲役而其言不足見信於世也爲書平日所觀聞於先祖於徽庵叔祖者以勉之

至元二十八年龍集辛卯七月望日族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文海敬書

內翰祠規序

族孫節撰

我少師洺水公沒宋淳祐壬寅迄今皇明正德己巳二百六十有八年矣公墓在本里萬松山祠在其麓前有浮屠氏宮名覺慈宮南祀唐張睢陽北居老子之徒凡屋若干楹蓋昔人欲藉以永公祠而立者族賢代相守而葺之今年春孟良志宏等又以奉公祠者無常規而或至於弛也率若干人相與立約春秋祀公而因生產以爲脩葺祠墓之計命節述其由意公何以得是於族

之後人哉蓋其盛德遺澤之在人心者久而不忘故愛甘棠而勿剪望峴碑而墮淚自有所不容已耳公孝友在當時自父母兄弟以及立二姊之孤若吳若范至今猶歷歷也其政事在維揚則佐梱寄丘公以一言而活民兵萬餘於疫癘中守建寧則眞文忠公稱之以爲三四十年來無此賢太守立朝則格心之論弭變之方制狄之策屢形章奏而彌遠專權誤國則備舉敗兵叛卒之由天變人離之實與夫施罷之失宜賞罰之不公者公斥其非而極物其屏徹壅蔽且曰左右壅蔽其聰明陷明公於萬世之罪人明公不知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士大夫有強力者既以官爵之故不敢吐氣區區憂國憂君冒昧爲言者先焉其言凜如斧鉞切中權奸之病所以不免爲彌遠所銜而出守建寧之制下矣意公居家孝友之誠歷官政績之善立朝精白之志昭灼在人耳目若揭日星而行中天固無俟予之表彰也茲特因族賢立約祀公而述其槩以爲我族後人告若

夫祠祀之規與夫聯絡之義具有條約故有略焉

脩理內翰祠帖文

直隸徽州府休寧縣為脩理事據二十都三圖民程生新狀告前事有先世宋端明殿學士贈少師程公祠宇年深傾頹梁柱腐壞思奉 詔書內一欵功臣祠墓損壞許令脩理未敢擅便為此告理乞仰族姪孟高用高等率族衆各備已財依舊脩理即無干擾平民乞賜批示以憑遵守等因據此查得本縣鄉賢祠內有宋端明殿學士程公神位每年仲春致祭今告祠宇年深傾壞擬合行帖仰

本告族衆程孟高等照依帖文內事理前去率衆齊心協力照依汪王廟事例各備已財買辦木料作急督工照舊脩理不許外人攪擾亦不許徇私因而科擾未便須至帖者

右 帖 帖 仰程孟高用高准此

弘治十年八月 日

帖押

萬松山禁革樵採侵害帖文

直隸徽州府休寧縣為脩理功臣墳墓乞賜禁革侵害事據本縣儒學廩膳生員程錫呈前事遵奉
詔書內一欵功臣祠墓損壞子孫無力有司即為脩理欽此有先世宋端明殿大學士贈特進少師
程公墓原蒙
諭葬本里萬松山具載 大明一統志及郡縣志萬松山實係偏僻去處其墳塋按臂禁步石人石獸五鳳樓神道門華表柱及享堂神廚兩廊基址近年被山隣及附近人家將按臂禁步內地侵墾作園又將神道路攔占栽種木植自有砌石古蹟

及保簿四至見存可証切思祖墓被人侵害為子孫者不宜忍心不顧茲稟族長程惟昌率族衆自備工食照舊脩理誠恐人心不一託諸空言無益于事敢具情詞上瀆伏望念以功臣之故給與下帖着令通都里者照
大明令定式一品墳塋高一丈八尺禁步從塋心數至邊各九十步神道横闊一丈二尺丈量立界俾令協力築護禁革侵害畢占及盜葬等情據此看得呈稱功臣祠墓損壞給文脩築事理擬合通

原缺

龍川文集三十卷

（宋）陳亮撰

明崇禎六年鄒質士刻本

龍川文集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陳亮撰。亮有三國紀年、已著錄。亮與朱子友善、故構陷唐仲友於朱子、朱子不疑。然才氣雄毅、有志事功、持論乃與朱子相左。羅大經鶴林玉露記朱子告亮之言曰、凡真正大英雄、須是戰戰兢兢從薄冰上履過去。蓋戒其氣之銳也。岳珂桯史又記呂祖謙歿、亮爲文祭之、有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語。朱子見之、大不契。遺書婺人、詆爲怪論。亮聞之亦不樂。他日上孝宗書、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蓋以微諷晦翁、晦翁亦不訝也云云。足見其負氣傲睨、雖以朱子之盛名、天下莫不攀附、亦未嘗委曲附和矣。今觀集中所載、大抵議論之文爲多。其才辨縱橫、不可控勒、似天下無足當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趙括馬謖、狂躁僨轅。但就其文而論、則所謂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者、殆非盡妄。與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終愛重其人、知當時必有取也。宋名臣言行錄謂其在孝宗朝六達帝廷、上書論大計。今集中獨有上孝宗四書及中興論。考宋史所載亦同。又言行錄謂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今集中均不載。葉適序謂亮集凡四十卷、今是集僅存三十卷、蓋流傳既久、已多佚闕、非復當時之舊帙。以世所行者祇有此本、故仍其卷目著之於錄焉。

建康軍節度判官陳亮誥

三歲大比人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

詣

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

用

紹熙四年七月　日

龍川先生像

自贊

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劒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睋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龍文中之虎

龍川文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沉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予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

繇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予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懲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也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

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

師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耗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斑斑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嘉泰甲子春三月朔旦龍泉葉適

刻龍川先生全集小引

立言居三不朽之一故斲輪氏謂其人與骨俱朽獨其言在言眞不朽者哉廼惠施之書五車而不足多則不朽者又不獨以言也必其本之德行而能見諸事功然後其

言能歷萬古而不毀陳龍川先生當翁宋之世挺然特華夷君父之大節故其言有根本卒能動人主之聽使至今讀之者覺行間猶勃勃有生氣而可試之於實用而無疑世間如此等書是眞可爲不朽

者矣龍湖老人於龍川集摘而丹
鉛之雖自謂點睛手取其一鱗一
爪亦足以鼓動雲霧然而潛見惕
亢之妙運於毫端者非備觀之猶
未易以盡其變今故梓其全集仕
有目者縱覽焉不求文序尊王言

也雖異代傑臣不可以履加首不
用評點洗時格也且通人別愛自
能以磁吸鍼所不全者飾而所全
者眞眞物無贋不可擇也譬之靈
木久存其根幹枝葉都無朽法豈
必去枝葉而留根幹哉雖然羣龍
之見仍未嘗以首示人其言具在
其妙不傳觀其自賛爲人中之龍
文中之虎亦自信其言之神明乎
德而能出而成非常不測之功歟
今之立言者其有所師矣
崇禎癸酉冬仲錢塘鄒質士孝直

父書於西湖之小築

宋史本傳

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説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

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耳葢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卽位葢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葢陛下卽

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

道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

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

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虛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

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數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

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眞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

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

藩鎭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鎭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

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僞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

事富擬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勢益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

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

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

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彊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

能與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而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于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

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

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於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

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繇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彊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

士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于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

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居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沉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以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

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

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致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以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

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

惟曹觀知之將見亮恥之踰垣而逃觀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顔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指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待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

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

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

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繇亮聞于官笞榜

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主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

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繇潜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

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

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于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遣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

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繇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女諧閱其單詞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

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膳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

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内寧宗在東宮聞知皆
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
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
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聽公事未
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
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貫澤首逮汝死之日各
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
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于君
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産畸

人寒士衣食之不衰卒之後吏部郎葉適請于朝
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
官

李氏藏書名臣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
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
論郡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
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
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
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
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又十
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

動欲牓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
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
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
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
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
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
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
亮無完膚孝宗知爲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
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

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繇亮聞於官乃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

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葉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胾中以為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不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旣知為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僮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葉適請于朝命補一

子官非故典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適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麤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麤豪耳有麤有豪而後真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龍川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中興論

論開誠之道

論執要之道

論勵臣之道

論正體之道

卷之三

問答上

問答九十二道

卷之四

問答下

問答

卷之五

酌古論一

序

光武

先主

曹公

孫權

卷之六

酌古論二

符堅

韓信

薛公

鄧禹

馬援

卷之七

酌古論 三

諸葛孔明上

諸葛孔明下

呂蒙

鄧艾

羊祜

卷之八

酌古論 四

崔浩

李靖

封常清

馬燧

李愬

桑維翰

卷之九

論

謝安比王導

王珪確論如何

楊雄度越諸子

勉彊行道有大功

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詩經

周禮

春秋

禮記

論語

孟子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耘齋銘

力齋銘

耍齋銘

朱晦菴畫像贊

辛稼軒畫像贊

卷之十一

策

廷對

國子

傳註

江河淮汴

度量權衡

銓選資格

四弊

變文法

制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序

漢昭烈皇帝

漢後主

諸葛亮

龐統法正

關羽

魏武帝

魏文帝

魏明帝

齊王高貴鄉公常道鄉公陳留王

荀彧

荀攸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鍾繇華歆王朗

陳登田疇

崔琰毛玠

袁渙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夏侯玄李豐張緝

王陵令狐愚毌丘儉諸葛誕

嵇康阮籍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吳大皇帝
會稽王景
張昭周瑜
建安七子
鄧禹耿弇 附錄
諸葛亮 附錄
曹植 附錄
呂東萊得書
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
忠臣傳序
義士傳
謀臣傳序
辯士傳
英豪錄序
中興遺傳序
二列女傳

卷之十四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伊洛禮書補亡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楊龜山中庸解序
春秋比事序
胡仁仲遺文序
鄭景望書說序

鄭景望雜著序
桑澤卿詩集序
西銘說
類次文中子引
卷之十五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送丘秀州宗卿序
送諸生赴補序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送吳恭父知縣序
送叔祖主筠高安簿序
送巖起叔之官序
送王仲德序
送吳允成運幹序
贈武川陳童子序
贈樓元序
贈術者宣顯序

贈術者戴生序
後杜應氏宗譜序

卷之十六

記

笏記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義烏縣減酒額記
普明寺置田記
普明寺長生穀記

重建紫霄觀記
北山普濟院記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書文中子附錄後
書伊洛遺禮後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書歐陽文粹後

書家譜石刻後
書職事題名後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書林勳本政後
題喻季直文編
跋焦伯强帖
跋米元章帖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書作法後

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制
和御賜詩韻
歌詞
謫仙歌 并序
詞三十闋
表
皇帝正謝表
重華宮正謝表
啓
謝留丞相啓
謝葛丞相啓
謝陳參政啓
謝趙同知啓
謝羅尚書啓
謝曾察院啓
謝張侍御啓

謝王正言啓
謝章司諫啓
謝楊解元啓
答陳知丞啓
送陳給事去國啓
卷之十八
啓
賀周丞相啓
賀洪景盧除內翰啓
謝王丞相啓
謝留丞相啓
謝葛知院啓
謝胡參政啓
謝陳同知啓
謝羅尚書啓
謝汪侍郎啓
謝梁侍郎啓
謝陳侍郎啓

謝鄭侍郎啓
謝曾察院啓
謝何正言啓
復吳氏定婚啓

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參政 葵
與王丞相 淮
與韓無咎尚書
與徐大諫 良能
與章德茂侍郎 四
與應仲實
與呂伯恭正字 四
又戊戌冬書
與林和叔侍郎
與韓子師侍郎
復樓大防郎中
復陸伯壽

復杜伯高
復杜仲高
復何叔厚
復呂子約
復呂子陽
復李唐欽

卷之二十

書

壬申答朱元晦秘書又書
又癸卯通書
又甲辰答書
與朱元晦秘書
又書
又乙巳通書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

卷之二十一

書

與葉丞相 衡

與周參政必大
與周丞相必大
與辛幼安殿撰
與張定叟侍郎
與勾熙載提舉
與彭子壽祭酒
與范東叔龍圖
與尤延之侍郎
與吳益恭安撫
與鄭景元提幹
與陳君舉二
與石天民
與石應之
復吳叔異
復張好仁
復胡德永
復喻謙父
復黃伯起

卷之二十二

祝文

告先聖文
告先師文
告鄒國公文
石井祈雨文
廣惠王祈雨文
佑順侯祈雨文
告高曾文
告祖考文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祭周參政文
祭呂治先郎中文
祭薛仕隆知府文
祭三五伯祖文
祭三七叔祖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祭張師古司戶文
祭妻叔文
祭喻德載知縣文

卷之二十三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先考移靈文
祭王永康文
祭鄭景元提幹文

祭何茂恭文
祭楊子固縣尉文
祭潘叔源文
祭潘叔度文
祭朱壽之文
祭林聖材文
祭何子剛文
祭陳肖夫文
祭周賢董文

祭夏喻卿文
祭郭德揚文
祭宗式之文
祭妹夫周英伯文
祭胡彥功墓文
祭俞景山文
祭何茂材文

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又祭呂東萊文
祭妻父何茂宏文
祭石天民知軍文
衆祭潘用和文
祭章孟容文
祭孫冲季文
衆祭孫冲季文
祭宗成老文

祭妻弟何少嘉文
祭徐子宜父文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祭凌正仲父文
祭王木叔父文
祭彭子復父文
祭金伯清父文
祭王天若父母文
祭王文卿父母文

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祭姨母周夫人黄氏文
祭妻叔母喻氏文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祭趙尉母夫人文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祭丘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祭凌存仲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祭妹文
祭徐子宜內子宋恭人文
祭薛象先內子王氏夫人文
祭王丞相內子文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卷之二十六

行狀哀詞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蔡元德墓碣銘
宗縣尉墓誌銘
林公材墓誌銘

孫貫墓誌銘
章脢文墓誌銘
陳性之墓碑銘
錢元卿墓碣銘
郎秀才墓誌銘
胡公濟墓碣銘
方元卿墓誌銘
孫天誠墓碣銘
周叔辯夫妻附葬墓誌銘

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謝教授墓碑銘
陳元嘉墓誌銘
庶弟昭甫墓誌銘
陳春坊墓碑銘
金元卿墓誌銘

陳思正墓誌銘
喻夏卿墓誌銘
錢叔因墓誌銘
姚唐佐墓誌銘
何少嘉墓誌銘
劉和卿墓誌銘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先妣黄氏夫人墓誌銘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商夫人陳氏墓碣銘
章婦胡氏墓誌銘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徐婦趙氏墓誌銘

卷之三十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淩夫人何氏墓碣銘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龍川文集目錄終

龍川文集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

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懸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

河洛之意而桓温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

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

所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道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

[illegible]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

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

討軍實而伸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眞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

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

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鎭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鎭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當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

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之戰則中國之勢浸

徵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故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祖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

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

以爲富也靑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

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

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莅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巳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

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畧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巳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巳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巳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巳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

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

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瘠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辰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破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踐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

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

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　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

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

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按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

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其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奬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卽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讐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

讐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

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强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

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讐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於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豪逵論富强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爲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

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旣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

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顧盼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陛下厲志復讐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

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生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

免與之通和以候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又以為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又以為動衆衆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讐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辨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畧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

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浙江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

之智勇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爲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旣不足以望淸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爲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爲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爲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爲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聽者臣不自量其分之

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

前而大臣拱手稱吉以間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爲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

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

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敎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計數百

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踈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爲常何陳事召使而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爲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過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

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變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爲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

故眛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有考官又平心以收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千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

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掛拳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

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既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顔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

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驅馳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

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彼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眞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册不足憑故嘗一

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

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兎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

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愛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遣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問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

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

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

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术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

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日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鄴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弟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眞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

之上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
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
資格才者以斯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
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横議庸
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
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
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上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
必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
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懼以爲義

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
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
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
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
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
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
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
樂其有覩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
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

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
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
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
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
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
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讐敵之不可安棄
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
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
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

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
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
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
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
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
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
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
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
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

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

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眞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龍川文集卷之一　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綱紀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克頏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勵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臣嘗爲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效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

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跡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旣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爲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戀負討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

與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畧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干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爲草茅之言而留神財幸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中興論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强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况

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産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産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

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姦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

羸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慎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闘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

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可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處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歛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

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鋭以伺釁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

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典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持

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綴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繇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揕其胷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故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爭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

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謏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唯陛下財幸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爲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爲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

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爲與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爲未成雖臣亦爲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爲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

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旣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媿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爲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爲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宁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爲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無覩人主之心爲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厚祿而可使之死况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祿日陳於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祿誘者皆非所謂雄

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問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

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爲之心沮天下願爲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値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輙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論執要之道

臣竊惟陛下自踐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

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爲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臣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爲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

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爲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爲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墼好詳之弊則

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辦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論勵臣之道

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春秋之時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晉師聞

而夜還越王求成於吳而歸抱柱而哭承之以嘆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獨憂乃臣下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恥越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讎父兄曰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讎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區楚越有臣如此而謂堂堂大國反無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義乎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勵復讎之志夙夜為謀相時伺隙而羣臣還為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遇事赴功之念復讎報恥之心豈羣臣樂於負陛下哉特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懷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夕惕若厲召羣臣而詔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托之重念國家之深恥志在復讎八年于茲若涉淵冰未知攸濟而羣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公民士之上況敢即

安以自取辱羣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之曰朕固未敢即安羣臣猶以朕可與有為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厲其後繇今以往羣臣咸為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强兵復讎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即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而羣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殺之何所

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乎

論正體之道

臣聞君以仁爲體臣以忠爲體徧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即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戮章

聖皇帝獨㦖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欲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爲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廬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爲不顧浮議而羣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羣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羣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爲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總攬大柄端己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辭小怨不辭大難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爲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此己丑歲余所上之論也距今能幾時發故篋讀之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畧

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周公瑾事則抵掌叫呼以爲樂閒閱世途毀譽率過其實雖或悔恨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臍也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然猶上此論無所遇而杜門之計始決於是首尾蓋十年矣虛氣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詭遇而得禽雖若丘陵弗爲自視其幾矣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豈不爲大憂乎引筆識

之掩卷兀坐者良久

龍川文集卷之二終

龍川文集卷之三

問答凡一十二道

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爲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啟商周之常經而開爭奪篡殺之禍其流既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爲陳涉因斯民之不忍而[illegible]手大呼而劉項藉之以起沛公號爲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爲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嘆曰

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爲民邪天下既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邪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迫脅以從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濯泥於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

矣

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羣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盖其才能德義足以爲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僞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

桀紂之足以亡天下而堯以爲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爲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爲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爲天下旣巳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公義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翻然欲奪而取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夫皆有

南面稱孤之心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紀綱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將將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巳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爲之分裂者十餘世及李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所能教

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行其道以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

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二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及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或者猶置餘忿於其間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己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瞽象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道矣豈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世而天下自冒然以強弱小大相爲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也彼豈有熟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間又豈常學古以從事哉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迫乎其前則裂土定封無所愛惜至

於著在人心不可泯滅者或有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覬一日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邁往拔出之英豪安能掃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據非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

之耳天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矢蹀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蔽於自見而大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大幾也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寧幾時而武王疾日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爲天下誅之耳要以使

天命卽於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而何以爲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煌煌牧野洋洋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顧其所以先爲之地者至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決於承天命以脫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卽於人心之所安至今論者猶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三三老董公以仁義遮說漢高帝而三軍始爲義帝縞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説雖起於管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爲明驗矣然人爲萬物之靈而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雜而行也不由於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乎故三軍縞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然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問則聖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縞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

天下之機無乃眞在此乎合內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晉奚齊義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爲君之子而卓子則書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楚尤爲無道蓋天下欲其亡之久矣況當天下潰亂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爲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強弱爲輕重率天下之人

如驅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爲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既絕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進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四三代之剏業以封先聖之後爲念而論功行

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於其間爲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爲慊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爲已私者天之立君豈爲姬姓而設乎漢興患異姓之强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㬥彭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鋤剗削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有親疎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疏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强此果何道乎不然漢誘之周而周以其衰矣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積而至於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爲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友之來歸不係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衆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爲有國者之私其親而

其義不通於天下也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爲萬世通行之法哉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諸公各以南面稱孤帝猶疑其不可盡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庶孼與其不肖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爲可自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既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義而用其謀國之私心是非利害徇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矯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於無窮不獨漢氏爲可憫而魏晋宋齊不能

以是一日爲安者葢親疎之義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福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葢如此

(五)項羽喑嗚叱咤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屈於禮節之士其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妄與豈不足自附於惟衣裳在笥之義邪漢高帝乃饒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亡耻者開國承家之初而顧以小人先之卒

用是以勝羽羽之自當不瞑矣使天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閒諸侯修德以興矣未聞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稱孤之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勢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竝起而爭此非先王之常勢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是以一日爲安葢其初不能參用項氏之所長以消伏與時黨與搖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而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蓋田橫之未去郡國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於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聖人其知之矣

(六)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沒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賢脩身飭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豈不可與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

國政哉然而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譏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冊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嘗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

杜爲宗臣而天下之賢者始雜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迭用雖賢君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終始之義則其勢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其事之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爲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羣分以戴其尤能者爲之長君奉其能者爲之

輔相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異據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樂敎冑子蓋欲其君臣相與世守之以達天地之大義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肇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修祖父之業而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不敢窺伺其間以覬幸國柄橫生意見紊亂綱紀使天地大義有所廢闕而厭故喜新敗亡相尋而不悟也惟其子孫族屬擧

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中接墜業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於傅說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於三代之道或增或損或從或違必取其與世宜者擧而措之而不必循其舊典然於君臣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譏世卿益譏其不擇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揜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保故惓惓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冊書如蔡季紀

季楚屈完齊高子魯季友叔肹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至於死生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無間於曹莒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爲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猶必取其國人皆曰賢者繇此言之豈樂於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時之耳目

哉戰國朝暮反覆之禍益起於君臣之不相保也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甚者朝爲君臣而暮爲路人故以勢相臨而不復以恩相保緩急無一人之足依而方顧望草萊之賢者以爲已用豈不殆哉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揚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往

足以重人之國家而子孫習識其本末源流家世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超與顯擢豈可率以爲常乎朝暮不相保則是棄爵位於草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

龍川文集卷之三 終

龍川文集卷之四

問答

[七]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效入人之淺乎然皐陶之陳謨以典禮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別也苟無所事

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爲天乎三代之用賞罰大槩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爲至周而窮豈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之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爲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爲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

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爲勸懲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臯陶之所謂天者豈誣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則耳目口鼻之與肢體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則反是故天下不得自狥其欲也一切惟君長

之爲聽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爲之節而已叙五典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違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爲善者得其所同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爲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自爲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則是以刑賞爲吾所自有縱横顛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失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孰爲已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已非賞罰人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亡國之賞罰也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論也執賞罰以驅天下者霸者之術也

〔八〕肉刑之興說者以爲起於苗民而堯參取而

用之報虐以威葢將以戒小人而非出於聖人之本心也故舜多爲之塗以出民於刑祇以施諸怙終者而穆王之訓刑爲尤詳然則雖聖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爲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爲井田封建肉刑皆聖人之大經大法不可廢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啓小人犯法之心耳故曰肉刑之刑刑也漢魏之際往往數議復之而不果以至於本朝而刑輕于三代矣法家者流

以仁恕爲本惟學道之君子始惓惓於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驗之人事而要諸古今之變究其所從始極其所由終必有至當之說

昔者聖人別人類於禽獸之中而去其爭奪戕殺之患蓋必執生殺之權而後謂之刑政也則肉刑固已草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爲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堯懼其爲世訓也故取而次第品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罹此刑耳故曰報虐以威舜

文多爲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爲尤詳商人執刑罰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益嚴其所當用者耳夫既多爲之塗以出之而不嚴其所當用者是教人以輕犯法也豈聖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謹於庶獄而成康措而不用至於四十餘年穆王耄荒而訓刑以詰四方使知刑者聖人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漢興承秦之餘烈先王之法度盡廢而肉刑塊然獨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於是可與語通變之道矣井田封建自黃帝以來極十數聖人之思慮所以維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日之不精也至於肉刑則多爲之塗以出之惟恐其或用耳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日之不精者今既盡廢而不可復舉矣獨惓惓於聖人之恐其或用者縱使可用無乃顛倒其序乎使民有恥則今法足矣民不賴生雖日用肉刑猶爲無法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九酈食其教高祖以示諸侯形制之勢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可以授之人益懼其自伐也天下已定則當以天下爲家以四塞爲形勢而蕭何方惓惓於壯宮室婁敬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何其狹也高帝寬仁愛人天下洶洶數歲本不敢輕用其力豁達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幾於周家之義然卒爲宗臣所移猶可也而竟移於羈臣之說何哉豈三代公天下之道後世眞不可復行乎

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流遂如此也不然則在德不在險是真書生之談耳

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具天下豈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竅具而爲人然而不可以赤立也必有衣焉以衣之則衣非外事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處也必有室廬以居之則室廬非外物也必有門戶藩籬以衛之則門戶藩籬非外物也至是宜可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則

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則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則人道爲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則各有分也可否難易則各有辨也徇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無財而欲以爲悅不得而欲以爲悅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趨惟爭奪之是務以至於喪其身而不悔然後從而省之曰身與心內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內不若樂其內而不願乎其外也是敎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舉之論也二帝三王未嘗不擇形勢而居之而周公於宮室之制闊大端麗欲用以爲萬世之法夫豈以形勢爲德之輔而宮室爲德之華哉此帝王所以備人道而與天下爲公也蕭何婁敬盖亦知天下之勢而已而未知聖人本末具舉之道故使論者猶有疑焉且諺有之衣則成人水則成田此豈有內外輕重之異哉世儒之論所未及也

十帝王之號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學者知稱堯舜禹湯文武而名號與謚終不可得而別以

堯舜禹爲名則文武獨以謚舉可通乎以爲號則咨爾舜禹者必非號也湯之子孫以甲庚丙壬爲號則湯不得以謂之謚然而所謂予小子履者則湯既有其名矣後世之言謚法者遂次堯舜禹湯之中夫豈其然乎文武之子孫各以謚顯而善惡一付之天下之公論雖孝子慈孫不得加私意於其間也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例以公書又何所貴於聖人之筆削乎亦無怪後世之孝子慈孫

因得以致其隱惡之義也聖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自風氣初開人極肇建於是有君臣上下之分而爲之號以尊異之未有名字之爲別而文物之可覩也及其久也有號而後有名有名而後有字有字而後有諱有諱而後有謚上則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則施及其支子支孫旁則庇其本支族屬惟其姻聯親黨篤於朋友不遺故舊以廣親親之道於天下然後爲忠厚之極人道之至文此周家所

以獨備於三代也孔子作春秋既已品節而盡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厲而國惡不諱無以致君父之敬列爵各從其實而直情徑行無以盡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隱惡之義從尊君之文而人文於是大備後世無以復加矣過是以往則人心無窮不可以盡徇而天下至衆不可以文欺也故堯舜禹湯循而至於周道之文也春秋之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後世之欲行恩義於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

（十一）呂不韋市子楚以爲奇貨此戰國策士朝暮反覆之謀君子之所不道而漢文立未數月乃脩代來功宋昌既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宣帝惓惓舊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爲斯人計猶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顧何有於平時自結於其君以覬非望者乎將相大臣以天下之義迎立代王猶逡巡而不敢進既已立矣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而張武實行殿中將相大臣今猶未足

信邪昔者王代而今爲天下主必自代來者而後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狹邪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宋文帝能忍於徐羨之傅亮謝晦而王華王曇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後世反覆多詐之人常覬天下之有變以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昌始矣漢高帝用其私心於豐沛而生長之地亦有異恩焉是納吾身於一邑而教天下以僥倖豈所以爲天下主哉南陽之恩雖小殺而此義卒不可廢人主一

時之私恩又可爲萬世之常法乎裁恩義而
中持衡焉使開國承家者有所據以爲常行
之道揆之以春秋之義則必有以處此矣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從亡者非一而三士稱焉及
其反國也郤縠實當國政狐偃趙衰蓋始爲卿而
賈佗曰季之徒未有列也郤縠死先軫以下軍之
佐代之當時以爲上德則從亡之勞不論矣顚頡
就誅魏犨幾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祿榮辱可否與
衆同之幸不幸一歸諸命不以親疎厚薄爲等降

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自古
聖賢之擧事與夫後世英雄豪傑必寄腹心於同
起共事之人者彼其察事見情常先乎衆人非以
其爲故舊而特親之也至於左右親暱詎肯以得
國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富厚安榮不欲以天下
國家而偸其素所親耳春秋之義所以重君臣恩
義之始終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
文帝裁絳侯以大義而卒不任宋昌張武以國政
彼其輕重淺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illegible]脩厚重

雖微舊故是可不任之以政乎宣帝忍於霍光而
惓惓於五人者非但親疎有以蔽之而權利所在
固爭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
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所以裁恩義而中持衡者
其諸春秋之所不廢歟豐沛南陽以生長之地而
霈典恩雨露之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
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義而厚薄之殊絶則爲私
心耳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苟其不役於喜

怒哀樂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
唐太宗惓惓於天策學士而秦府舊人則與東宮
秦府均其用捨蓋亦庶幾於恩義之平矣嗚呼安
得皇極之主而共叙之哉

（十二）聖人以常典衛中國以封疆限夷狄明其不
可參也然民命之所在不當以夷狄中國爲
別故兼愛之說興而通和之義行焉甚者至
欲以女妻之與以舅甥之恩而獲一日之安
彼惟不習於禮義也故謂之夷狄而可以人

倫而靡之乎暗哉婁敬之智也一月作偭而其流至於不可勝言矣然合中國而君之既不能却夷狄於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視民生之塗炭而莫之救是誠何心哉此齊景公所以涕出而女於吳也孟子之所不敢廢則婁敬豈得爲過乎畧其事而取其心雖宋號之息民聖人不得正色而誅之也

有中國必有夷狄待夷狄之常道莫詳於周而其變則備於春秋矣方舜禹之時蠻夷猾夏則命士

以明刑而已至湯有來享來王之事而未有其禮也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而列四夷於四門之外分天下爲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蓋不使之參於中國也宣王伐玁狁至太原而止而蠻荆使之來威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興也幽王之亂而中國夷狄混而爲一矣其後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橫行於中國吳越奮自南方以與晉楚爭伯而晉楚不能抗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禍也聖人有憂焉而作春秋其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難矣戎狄之種類不一而雜出於中華以致其猾夏之禍聖人一切以周道治之而不使參中國之事也諸侯與之會盟則譏之伯主窮追遠討則黜之要使各安其疆則止矣至於吳楚則非周道之所能盡治也方其始之僭竊也固已斥而棄之於夷狄矣及其能從中國之會盟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罪能討中國所不能討之敵則酌輕重以許之及其行詐謀用狄道則斥而棄之如故也然而闕伯可也分伯可也專伯

則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則不可而況於僭王乎是聖人於中國夷狄混然無辨之中而致其辨則所以立人道扶皇極以待後世也吳楚之禍極矣聖人豈不知後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踵其轍以抗衡於中國庶幾春秋之義尚可覆而行也漢之匈奴唐之回鶻吐蕃本朝之契丹豈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參於中國而已乎彼固越疆而來參竊中國之文以自尊異逞夷狄之威以自飛揚矣然而妻之以女則不可藉其力以

平中國則不可益懼夷狄中國之無辨也漢唐之巳事可以鑒矣本朝去是二禍而專以金繒奉之不復至於交兵則既享其福矣獨使之並帝則漢唐之所未有也專中國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當時之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今中原既變於夷狄矣明中國之道掃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生宛轉於狄道而無有巳時則何所貴於人乎故楊雄之言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益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龍川文集卷之四終

龍川文集卷之五

酌古論

酌古論序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岐而為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巳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

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巳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筭計

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畧然後有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鬭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

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鎭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嚮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而關輔爲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

巴蜀赤眉羣盜蠭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巳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巳挫而鄧禹得乘釁以扞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因而景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畧平囂述雖有覬覦之

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巳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畧之不定而僥倖於或

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鬬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爲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爲藩鎭終唐之世爲大患者皆藩鎭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

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古服羣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爲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鎭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爲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先主

英雄之主所爲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

無敵於天下夫劉備之荊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荊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襲破三郡再舉而遂梟關羽何者師直爲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其讐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讐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脣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

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爲守以守爲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秭歸列屯數十屯亘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闇於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

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制奇合變求爲不可敗而全軍以返遜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遜之所輕爲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荊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荊州可有使備能遣黃權率水軍以爲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

設變奮力死鬬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絕險要而實未嘗分廼密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切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并吳蜀也非力不足而

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爲脣齒之援也今天相魏兩雄相鬬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闔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圖進取而猥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資神武聖斷易回苟見其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

時皖城或出廣陵東西彌亘直造長江因蜀之勢
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援然後徐舉而圖蜀天下
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方鬬當收卞莊子之功臣
以爲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
則當及其方鬬而急刺其一待其鬬已則斃者猶
能阻穴尚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臣恐
既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桀驁不遜以拒陛
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矣機不可失願陛下
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此丕既

得聞此計必深以爲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能兩
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戰
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荆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
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爲識大計也故夫
以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爲哉

曹公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
而已矣還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
謂術也此其爲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
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
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
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
而定漢高帝是也失其術則雖紛紛戰爭進退無
據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
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雄强於一時卒
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爲而有志之
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黄巾走
奉暹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

呂布斃袁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
遺策而北方略平矣其爲患者荆州二劉江東孫
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
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强
弱難易而爲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
在所先孫劉强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荆州至近表
又寖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慫備之所
欲爲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
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攷之關西諸

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爲邊患而反爲璋魯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屑就也及騰旣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

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易爲不就超旣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袁尚旣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脩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爲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附蜀蜀人方懾吾之威必不肯信備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爲用璋備異志而潛相疑其

勢必不足以敵我況荊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荊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權援則荊州破劉備虜然後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荊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周瑜魯

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旣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迺退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賢禮士脩明庶政以幸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爲能一天下也彼荀彧智謀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荊州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袁尚平遂欲之南征荊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略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御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斃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爲曹公耳目規圖益州

得之則荊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與與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旣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衡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荊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荊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兗州未擊袁紹而先

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鬬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孫權

天下之事最爲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權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爲大患唯英雄之君爲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

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爲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爲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擧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爲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

曹公并荊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趍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爲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欲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遣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爲亡道英雄並起章邯擧全國

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羣英如獵狐兎當此之時邯以爲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趍救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爲眞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

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爲盟主以幸天下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爲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爲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陷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因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上合義從之

衆驅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爲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距關不能預爲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爲漢有哉此其

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流議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懾豈幸也哉權旣不懾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陷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騁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不

成實出於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龍川文集卷之五　終

龍川文集卷之六

酌古論二

苻堅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已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苻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隷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爲之則

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爲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强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橫截於岸而盡勦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故嘗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

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決一戰堅命麾退自相蹂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爲秦自敗而晉偶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爲十道偕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籌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爲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

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還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趨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賫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銜其腹奇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趨於陷穽執戈臨之殄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爲謀畧不世出矣不

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爲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大率百萬之衆分爲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銳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內外無釁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銳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爲志可倚信者惟一符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留守關中而根本空虛鮮卑羌羯攢聚如林而蕭墻釁起晉苟待其旣分詔諸道堅壁淸野至勿與戰命桓冲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奇逆擊破其一軍而自

均至金入武關趨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擣其空虛慰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恩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簞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擧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彊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銜其膺荊楚之兵擣其脇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橫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徑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爲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敝

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讐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没于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策也顧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叮嚀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雖制奇合變而亦無所用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筭勝少筭而未嘗幸人之無筭也敵人無筭凡天下之有筭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筭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闘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巳不遠籌筭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窮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强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筭則進少有筭則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擧而定三秦再擧而虜魏豹三擧而擒夏說趙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説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闘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

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遂一擧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爲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巳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决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

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知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特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鬪而況敵內我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人知餘兵雖強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

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旣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為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迺命挑鬪彼又不肯戰迺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告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卽赴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旣定乃使人廵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志者亦必舉

兵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嚻然其未已乎彼旣舉兵逐我勢將相迫迺鼓譟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鬪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為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旣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為之備而況左車之計

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為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為能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為人亦足以為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已而問之豈眞以為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為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筭者爾彼豈知廣武

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亞流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爲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

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爲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爲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爲之規畫處置而嚮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爲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辯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爲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

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爲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

則燕趙必復爲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皐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

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爲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如何哉曰懿以棄城預走爲淵之上策謹以席捲渡江爲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旣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擁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强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皐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皐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旣不獲進則洛陽失據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爲上計也若其沮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爲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爲中計也故吾

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鄧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夫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功盡棄其爲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

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四舉而梟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投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聲恐而氣喝之固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為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

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咨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衂歟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光武遂論霸王大畧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胷中固有大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響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

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為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為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況吾勝而後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饗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出此迺舉弊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賊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畧有所不及而亦無謀

士以傳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敗亦有自來矣禹令馮愔宗歆等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殺歆而反擊禹禹慘然無所措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愔歆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愔歆而不至於相攻則栒邑不搖栒邑不搖則敵人不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

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常盡心於垂成之際也

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

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況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趨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鬬一舉而敗其黨與覆其巢穴而後可以為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景舒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弃日費糧不如徑進搤其喉咽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乘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暑甚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明乎履險之術矣吾以謂當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以告多張疑兵鳴鼓聲盛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衆出拒吾密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壺頭以掩其

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為禦者矣五溪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其敗也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景舒之計為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於此始援謀騁鬻於

掌握之間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嶠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耄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此議而光武從之光武之以爲可勝矣旣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爲無罪也

龍川文集卷之六 終

龍川文集卷之七

酌古論 三

諸葛孔明 上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壍瞬息千里而適値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

有萬全之功何者吾卑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畧横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畧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

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牒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矣

兵交卽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爲長奇謀爲短雖知者亦止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斂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晩年雜耕渭濱爲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畧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卽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墻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

况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隲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爭内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攻城畧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旣一偃武脩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畧治然後興典禮脩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

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譏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諸葛孔明 下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

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偪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之巳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辯事機者之所必不爲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爲大言以譎其下耳巳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

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巳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辯事機者之所不爲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爲此言以安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眞情也夫善觀人之眞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

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歛衽而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爲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眞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論豈非復爲仲達所謫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易爲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慣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

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顧豈一日忘之哉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將遂以爲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躍乎其未已故燒絕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亟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厲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苦若將有所爲矣然吾觀其命呂蒙之取荊州未嘗不嘆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略也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謫也胡爲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

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爲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梟龐德操意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銳而司馬仲達說操勸權躡其後其議遂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爲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吳許其躡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故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躡羽後權當顯告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爲漢家除殘掃穢孤以

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爲禦而勢必至於徙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單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豈能遽當之哉操既徙都權因自攻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吞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沔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沔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吞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畧而權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荊州以固江東

凡蚤夜之所以爲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爲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爲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爲矣嗚呼使周公瑾尚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荊州因欲進取巴蜀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蹙之此非識大畧者不能爲也使斯人不死當爲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羣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呂蒙之徒止足以保操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鄧艾

自古英偉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堅敵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於謀者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畧定於胷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僥倖以求勝也故夫僥倖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爲福不幸而不成則爲禍禍福

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迹若幸有實出於幸而其迹若謀者雖君子不能無惑何者疑似易乘也桓溫之伐蜀也師次窄橋李勢率衆出戰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遂進破之此其迹若幸也然溫之謀蜀審其必破然後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溫豈將遂退耶故吾謂溫見客主殊勢而勢又決死於一戰不若遂因恐懼姑命退軍以懈其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可以大勝

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也謀未必施而鼓吏誤鳴士卒勇鬬一舉蕩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窄橋之勝幸也謝玄之禦秦也師次淝水符堅拒岸而軍玄使人請堅麾衆少退而堅衆相蹂遂進敗之此其迹若幸也然玄之拒秦審其可敗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退軍整齊則玄豈將遂已耶故吾謂玄見衆寡不敵而堅又求奮於一舉不若請其退軍進兵求戰佯敗反走俟其半濟而擊之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

也謀未及騁而堅衆相蹂因引精銳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淝水之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矣彼二人之所以爲謀者如此其久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爲勝何名爲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奄抑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辯之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人之地數百里冒險歷艱無所不至艾則裹氊推轉而下將士懸崖魚貫而進卒破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爲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使瞻能拒束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忍數日不降則艾將束手而就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旣破宋羅睺以二千騎直造薛仁杲城下卒能降之彼策仁杲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降乎艾皆不能素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

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於後世者也

羊祜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我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於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於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

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昔者羊祜蓋一時之良將也脩德行義以傾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為之安此所以國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未有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祜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祜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於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闡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

而不可失之機也祜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胤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於外闡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得而不敗哉更數日西陵可得得西陵則誘動羣蠻而江陵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圍西陵矣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為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

而肇敗闡擒而祜卒無功抑何戾於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祜所鎮守而吳人所不敢窺者也而江夏益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地也祜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假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為無備而求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乘怠而破之此出其不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敢窺矣如此而後可以為之善守也不知出此廼屯聚不分而吳之

兵得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為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近豈祜之所當不守也巳而朝廷詰之而徒能肆辯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以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議之也雖伐吳之策如見敵人之心腹而處置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人而後能為是也使陸抗尚無恙祜豈能有所成耶吾故曰祜特一時之良將而非所謂天下之奇才也嗟夫權譎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為而亦兵

家之所不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君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守之此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各守爾土無相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奚爲公其圖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隣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庶幾於王者之擧苟爲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智者之所不爲也

龍川文集卷之七終

龍川文集卷之八

酌古論

崔浩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爲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爲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爲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爲奇中方太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擧耳已而果然

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絶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以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

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
夷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遜敗不相
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然也魏師乘勝
而進勢如風雨所至奔敗鳥竄獸伏各逃其死柔
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徬徨
四顧而莫知所以爲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
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
爲能必之唯斷者爲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
不見不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

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顧
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爲無
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
者有矣此浩之所爲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
有形廡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
國猶揭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貽
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
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
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既不若全軍而止他非所憂

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
權者烏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奇
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
仁杲既破宋羅睺於淺水源遂以二千騎進逼城
下仁杲遑遽出降益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謂
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
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前人秘之
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爲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
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
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
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
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
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
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鬬後者治力後者進
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
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

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飈風退如疾電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鴈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擒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爲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

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决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有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水傅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祏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决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爲信哉嗟夫奇兵之效

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逝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封常清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銳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

膺而未嘗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可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盜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爲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於

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傭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益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歛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爲獨强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斃其鋒而吾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爲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却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歛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固斃矣顏杲卿眞卿起河北郭子儀李

光弼起朔方已沒郡縣悉爲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彷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遠退則吾檄召陝郡之兵共進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爲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强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敎之兵當方銳之賊以及于敗旣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呼常

清何見之晩也常淸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戮之易以哥舒翰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此賊爲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淸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遂失陝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絶而宗社幾危賊黨

葢熾俯數載而僅勦之常淸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擧而乘之敵銳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淸號爲知兵者而欲一擧以乘銳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爲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爲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擧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暇而何敢訾議哉昔者馬燧之鎭河東也䇿田悅之必反請出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嘗闘無前雖淄靑常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窘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爲可惜魏據河北蔽捍諸鎭唇齒相因牢不可破桀驁不遜以藐朝廷凡師出而

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鎭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幾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載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盍嘗籌之悅屢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隷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

留李芃以圍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爲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命李抱眞率昭義之兵自洺下邢以指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貝以搗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勵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眞與晟銜其膺燧又起而搗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眞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

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淄青之膽破矣命一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於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趣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乘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失律而盜且乘間起於蕭墻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而諸鎮世爲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爲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爲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啗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縻其心也夫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蓋亦

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
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
其不可而愬獨以為可遂決意用之卒能如其意
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為幸知之者以為神乃若愬
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敵人之將無故而
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
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
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
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智足以

驅之辭達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厚禮示之赤誠
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眷眷於張巡
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為愬役矣雖然李愬
未足以縻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
擒李祐其忠欵固可見矣獨李祐未有以縻其心
而又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
其得祐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霖
雨不止將吏洶然以為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
廼表諸朝且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

卒賴其用大將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稟
其令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
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囂
然不止則又從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
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識愬之心矣其心曰吾
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
囂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朝表言
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
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啗以高爵

脅以白刃固不肯棄愬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愬雖
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劔統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
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定愬
之心蓋可見矣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
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
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
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
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為大將夫以一將之
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為漢

役矣其後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說不得而間卽其効也論者乃以爲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見矣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爲所陷者幾希矣

桑維翰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

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於前不得已而爲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爲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於見聞而爲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益歎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剏業而資爲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爲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爲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剏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强秦而百戰百敗危窘於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未嘗少懾合能敗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况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

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羣盜蠭起幾見殘於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畧驅諸將卒舉羣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况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於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爲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爲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荆

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催壯勇敢爲遽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爲之先驅也潞王以非姓而繼大統淫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塘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爲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達迺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

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爲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鴈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於有功求其爲援使之得騁志於中州彼樂其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蹴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于今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於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爲之哉繇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余於是時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易平也政使得如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爲之反復數過

龍川文集卷之八　終

論

謝安比王導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不二世而爲江東德之在人者尚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端靖寬簡均能爲一國之輕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鎭相繼覆沒人心雖未忘

晉非有英豪絶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能强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遙爲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勝未輔導能致之法令寛簡庶事草創宮室不脩軍國之儀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楊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州爲重鎭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强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强者與夫戶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下不窮姦以爲明不苛法以爲嚴中更敦峻之變及若將相異同疑間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兒然社稷之臣也獨祖逖經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沒者豈以江左甫定未遑遠略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褚裒大舉而自沮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溫藉平蜀之勢威震一時擧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

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請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爲符健符雄計矣溫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決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晉於是無中州之望矣而溫方專制朝廷幾於改物謝安高臥東山負蒼生之望晚始從溫辟卒與王坦之彪之周全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溫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此固非永年之道也乘其

小定而求快焉則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蘊固辭則以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之禍桓氏位列內外一朝失職政之蠹也以石民石虔爲荊江使其無覬覦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變之慮符堅之舉可以無晉矣而泰然如平時淮淝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願方經略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爲晉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來者尚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爲晉一平河洛司馬氏既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宜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寬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王珪確論如何

人才之在天下同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媢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爲之士而猶懷不盡之嘆以公論常不出於同列故也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媢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辯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詞疑間之論則爲可願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僊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

且借信以爲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爲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既已暴白於天下而猶眷眷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沾自喜之爲也蓋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典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溫彥博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興仆起僵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爲之一新彥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勞而征伐之責靖實專之及魏徵王珪以讐臣入備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竝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新故之爲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諸公之才而

珪一二辯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爲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爲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其心蓋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爲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畧亦相當也人情毋嫌於自知而珪獨察其直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清之任辯析毫釐而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爲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運天下豪傑之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於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竝已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爲宗臣也

楊雄度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象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言者宗焉孔孟益發揮之大者也楊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眇著為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為數而已而烏知其窮理之精一至於此哉法言特其行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於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於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

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於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譊譊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於世用而不悖於聖人固已或異於諸子矣蓋晩而後楊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則玄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恨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於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筭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晝於夜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為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為

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爲首爲表爲贊爲測深入黃泉高出蒼天大含元氣纖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疎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筭之間莫不有至賾之理無窮之用開啓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闔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於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爲太初曆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爲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

則時日分數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掇拾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尚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於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哉世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桓譚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嗚呼天地萬物之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聖越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譊譊眞可謂候蟲之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勉彊行道大有功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

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大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幾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彊於其所當行而已

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彊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於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受形於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爲道失其正則爲欲而況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曰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

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彊勉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武帝雄材大略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

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湮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於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爲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爲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爲

私喜則真爲混淆徒爲虛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爲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爲世戒耳使武帝知彊勉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人之道明必非爲虛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爲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略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爲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彊勉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

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枘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濶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然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

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爲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爲戾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爲無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爲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爲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彊勉於其所當行則庶幾仲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文集卷之九終

龍川文集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槩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堯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舉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

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堯而後無慊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繇是言之刪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詩經

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願比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周禮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

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衍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為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棊局曲而當盡而不汚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

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旣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旣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顚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旣盡而秦亦亡

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爲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與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有以待焉

春秋

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

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爲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於其間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乎人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

其行者也賞罰而一毫不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顚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爲自絶於天夫子周之民也傷周之自絶於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或去天稱王或字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瀆乎天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爲自絶於天周不爲自絶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

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况魯周之宗國其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繇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與也則誅其事而達其心微顯闡幽謹嚴寬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堯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非天學者以人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故將與諸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毋以一人之私而觀之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天道之全也

禮記

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或雜出於

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內則少儀諸篇摹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洒掃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間悚然有隱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蓋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繇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

一毫之不準皆敬之不至而吾心之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繇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

論語

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

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亮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學也方將與諸君商榷其所向而戒塗焉

孟子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方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惻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

理之甚邇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辯於毫釐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五閏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不血刃茲版圖尚爾割截丙

夜不安往就普説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
莫我敢遏首征楊州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
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荊南繼冲悚懼一鼓
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
煜踧踖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慮危慄
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脩
貢降王在列施旁麻鞵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
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
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寛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

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
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
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旣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
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
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旣
困國用亦乏厭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
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
帝北巡狠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
驚弦慘骨國祚若旒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

烈匆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
成市暫都于浙顏亮凶殘震撼六合投箠采石意
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
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終始無鈌高宗上
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
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湎于酒無流于色色
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
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
良斥退姦枿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

治忽勿俾荊起於蕭墻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
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
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
謂頤旨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
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
人心不可咈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
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
不恤乎小失當效禹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
不食勿效夏桀瑤臺瓊室勿效商紂斮涉剖直如

履薄氷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蘖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悅臣崇作箴敢告司闕

耘齋銘 為劉中任氏兄弟作

人生而靜動則有遷非物使之人心則然耳目鼻口實動之權聖踐而聖賢治而賢穡木不生死灰不然甚活者人鳶魚天淵徹而無失奉以周旋喜怒哀樂又何惡焉上之於學農之於田朝斯夕斯舍是奚安去其害苗則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種易

指不計其收懼其不虔不虔不力誤我豐年工貴其久業貴其專凡爾君子相與勉旃

力齋銘 為何聯之作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頹分之與物交役若忘若遺弗覺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內徬惡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功舉用其極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安齋銘

往則俱往來則俱來義苟精矣動靜必偕心之應矣亦可懼哉天下雖大吾安厥齋

朱晦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令

辛稼軒畫像贊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髮之既

斑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為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為天寵也

龍川文集卷之十 終

策

廷對

朕以凉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

不爲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思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旣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于正爲民者遷善遠辠而訟訴歸于平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飾偸正直之道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庭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淸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爲之師也二者交脩而並用

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

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凉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

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邊鄙不聳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為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頰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厠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

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偽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為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繇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材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

天下共繇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偷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爲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除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强弱與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于家凶于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私用乎沈

潜剛克高明柔克以期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爲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爲敎之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爲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獄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旣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爲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爲能雖可生者亦傅以死而廟堂或以爲公而盡從之使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

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幸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款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駁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寬濫之弊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已而欲一日盡去其寬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猶有準繩也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

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以爲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旣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敎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凡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廼以爲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救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

心之危說有以横入之則受矣行有以爲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于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爲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讀聖

策曰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旣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辟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宰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皐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敎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皐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爲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微密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皐陶不言之功則既廢矣夫

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既如彼敎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繇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臣之所以反復爲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薰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

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爲上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歸于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于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爲哉而聖策又曰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辯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

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然爲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爲是而自以爲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盡乎

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爲公力抵以爲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爲乎薰猶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君臣固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存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辯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

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良矜審克之患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辯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爲文具也卓犖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與時高爵重祿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芥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

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脈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於其末又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顧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今之

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常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有爲當於此乎需也豈以陛下之

聖明而有樂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爲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以全民命而明效大驗可以爲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謹上愚對

國子

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國中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

者國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集天下之士而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重厚質實之意也以天下之學養天下之士爲之規矩準繩命有司而賓興之豈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哉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之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自拚於賓興之際矣猶將養其望實以待天下之旣孚然後舉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已無負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左右者吾旣尊禮其父兄

而衆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平其心是成德達財之道也師氏天子之所以長善而救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弟其於國家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往可以繼世爲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肅之以戒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爲郎

也雖重嫡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與時不舉任之哉東漢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其子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變之易移終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爲盛也東漢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奈之何其變之不亟哉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士而於國子加厚矣蓋愛禮存羊以有待也呂汲公號爲傑然有識之士不知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二字以勉勵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徒以啓後來之紛紛也今朝廷之選用固已無間於文武若奏補矣因其父兄之所任冀其自學而任使之而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尚烏望其習熟國家之本末源流哉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錄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別頭則其文從此盡廢矣況未能復其實而忍棄其文乎上方以出林之士不能習知國家之本末徒爲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舉先王教養

國子之法奚患不行況其一二之遺文豈可以其一時之弊而遂廢之哉士大夫之獨託其子弟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穀者尚可覆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類若亡具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師非良法也人情之既安者未可改也太學之加厚於國子猶美意也天理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敢以私而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爲今日卒言之

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矣包犧氏神農氏黄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

特不足徵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胷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胷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

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

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畧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惟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啓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江河淮汴

自鴻荒以至于堯天下之水未有所歸也故洪水之患特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過於鯀者也四嶽舉之堯不敢以其方命圮族而置之昔者三載嘗考績矣其導一水築一渠蓋亦未嘗不得其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故雖有一水一渠之功而三載之間會衆流以謀之則終於無成而已故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之大者莫如河使天下之水有所歸而河亦安流而入於海其導河之功力爲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爲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强其國而河始失其故道矣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通淮泗蓋其肢脉猶未盛也自秦決浚儀以灌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爲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臣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說賈生韓

生之論雖或足以爲一時之便利揆之古義是皆汨陳其五行者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間河流既塞始築汴渠而又修浚儀渠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於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本朝都陳留而宿重兵以爲因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

爲利害乎今汴渠以塞矣與時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復以往事論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量度權衡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語人也制器者尚其象而豈數之云乎象一示而數存乎其間矣當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尚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

歸之律歷之學而更闕舉理皆以觀象爲窮天地之蘊雖孔子既知之矣而不以爲常言也漢至建元元狩之間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爲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生焉度起於黃鍾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鍾之龠者也權起於黃鍾之重者也演而爲歷推而尚象合爲春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爲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爲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而道據其一冊以別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也而列而爲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生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爲用言數而不知道者眞星官曆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爲黃鍾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狀忖爲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楊子雲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顏師古之釋釋其數耳不明其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當於太玄而求之先儒以爲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

陰無一陽無十陰縮陽羸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兩地而倚數是非正之數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爲度量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可以常法而論其相生相成之義乎姑以謝明問而已

銓選資格

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

亦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巳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巳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巳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淺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

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囘而不可狥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淺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

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慶曆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惰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以銓選故事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囘而不可狥也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慶曆以來固巳患之矣其後熈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幸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狥名責實固巳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尚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狥名

責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于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上勤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毋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爲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

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爲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上徇名責實常以清光照臨羣下留意民事尤以郡縣爲重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兩蘇

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爲據依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襲祖舊事爲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知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筦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斡回天下之大畧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爲能不以利口爲賢歷三朝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計則其徇徇苟求浮僞偷惰之

風不當尚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顧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講明問而已

四弊

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相通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與積廩人數邦用合方通財利此其事甚切

而其職甚微所宜曲爲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而樂其生夫是以爲至治之極而非徒恃法以爲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爲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爲難治民常以官爲厲已農商盻盻相視以虞其龍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爲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於事者上下不復相恤也嗟夫此其

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算義倉支移之不時利和糴之羸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議論非不切而郡縣恬若不聞而行之若當然者天下之官豈無一人有志於民哉聖天子宵旰及席憂勤於上夫亦何忍爲此而郡縣之用賴此僅足枝梧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信於斯民自大賢猶或難之而况其官民農商盻盻相視之時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縣畧就從容而後示以官民相恤之義不待夫事爲之法而猶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回環四顧綱如凝脂終於相蒙而又何尤焉雖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詳於今世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時變之不究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枝撑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獨於四者之弊爲然也財利之本源法制之根柢增損盈虛之變先後參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足則區區四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講

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問復以下詢哉張文定公以爲祥符以來萬事寖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而政出一切大商蠧民乘時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神宗皇帝獨留意於租賦之入郡縣之藏而常平義倉之法尤爲詳備元符以後支移借用不復舊典而神宗之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夫置而不攷而獨四弊之足言乎

方將從執事問其本末而未暇也

變文法

古人重變法而變文猶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爲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爲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紛矣紛紛之論既興則一人之力決不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

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已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脩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

也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畧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爲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畧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

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既紓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此間所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

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上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曆有胡翼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爲如何

制舉

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滿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

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爲制舉以詔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何以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吐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爲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脩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爲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爲是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之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草澤

得以自舉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今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明歷太宗眞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既久及天聖間仁宗再復制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與人輩出仁宗既用以自輔而其餘者猶爲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此罷藝祖之規模宏廓其所庇賴後人

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祐既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中興首設制舉以行藝祖之志而士病於記問莫有應者肆我主上切於求言而畧其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畧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憾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爲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才大畧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爲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既安而敎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爲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一毫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爲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與時固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决之

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爲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蓋亦極矣蕡以爲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斷决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之大計非小故故蕡急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按轡以待文宗之自悟哉蕡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爲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

舒之不切而咎賁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爲心然後其言之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起於上古之闊畧而成於春秋戰國之君子傷罔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捄各以已見而求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號起於今者也老莊爲黃帝之道許行爲神農之言

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德其初豈自以爲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資既高目力自異得一書而讀之其脫穎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穎脫而不惑乎背戾一旦出而見於設施如兎之脫如鶻之擊成天下之駿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說有以觸吾之機耳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尚明極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以與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比隆矣子房孔明蓋庶幾乎此者也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徵有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爲高帝謀臣從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事物之外此豈圯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於危世不求聞達三顧後起而惓惓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爲難知管樂功利之學蓋未能造此室也天資之高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胸中必有因而發耳賈生於漢道初成

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直發其經世之志耳魏徵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議論有過必救有善必達雖禮樂之未暇而治體蓋亦畧盡縱横之學直發其遇合之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高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律之也嗟夫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尚明而皆得以馳騁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不足進也昔者聖人歷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禮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歎其前定不足爲法

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塞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也而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說以馳騖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禮乃孔子之所雅言日與羣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羣之志哉子路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深排而力斥之以爲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乃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顏子以四代之禮樂是殆其

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歎於子房孔明焉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數乎夫是以知天人之難合也蓋至於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方騖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遂而徒能嘆鳳鳥之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復歎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尚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君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嘆蓋嘆此也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蓋可謂漢家遇合之盛矣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貽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謨成就後世皆莫之

先也而卒有愧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難合歟何治道之遂疏闊也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爲樂而急于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疏闊使當時之人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雖禮文多闕而德在生民矣曹參以清淨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亦

不負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乎之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獨知之與仆植偃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畧舉矣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共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於世有如賈生之

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一道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際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為漢家天時人事之難矣有如陸贄之論諫仁義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君為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黄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為唐家天時人事之難矣夫君臣之相遭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盍於易

否泰之象而玩之乎

龍川文集卷之十一 終

三國紀年

序

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言一動罔不畢載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晩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

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爲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歎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脩先王之禮物庶幾後世有攷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繋焉然後古詩之存者無所復用矣初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下之禮樂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三都之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與三家共隳之孟氏之不隳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不用奈何其終哉陳恒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爲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漢興九十餘載司馬遷世爲史官定論述之體爲司

馬氏史記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矣故自麟趾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爲紛紛矣夫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先主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倔强江左自爲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

漢實有紀其體如傳條章不爲書也詔疏不爲志也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實代漢吾以法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吳與漢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吳略著其自立也合漢魏吳而附之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讀吾書者可以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守令　名將　猛將　高士　列女

漢昭烈皇帝

陳子曰諸葛亮言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亦可悲哉方漢帝以山陽公賓於魏或曰崩昭烈擧哀大慟始議擧大號尚書令劉巴主簿雅茂皆以爲示天下不廣前部司馬費詩爭之尤切其畧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簒位故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已入關猶逡巡不敢當況今殿下未出門庭耶昭烈以爲非是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漢後主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爲矣蔣琬費禕亦相繼殂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天命果

可畏哉

諸葛亮

陳子曰初漢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後有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往往以宦者爲之成帝將始更用士人中興雖置三公而臺閣實專國命矣昭烈在蜀以國政歸丞相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有所謂僕射黃門侍郎者更爲輔導天子之官諸葛亮以大公之道一整綱紀明白洞達民用其情方進

歲出征而平世之文未進具舉是以條章多闕非獨注記之失也論者稱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生成敗要何足論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

龐統法正

陳子曰天子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觀非望如惓惓漢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

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關羽

陳子曰余論次羽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沒未嘗不痛恨於呂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民負檐而立使羽捨樊襄陽乘銳兵徑進雖以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龐統法正之死天眞無意於漢哉

魏武帝

陳子曰東漢之衰賢人君子相繼就戮桓靈於是乎不君矣魏武猶藉漢以令天下豈高光遺澤猶有存者耶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蓋當時苦於無政久矣漢雖終禪而剪除異已不亦勞乎其子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參之是時非過論也

魏文帝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爲過賈誼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累息之民得闊

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爲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國庶幾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謚曰文也

魏明帝

陳子曰帝生數歲武帝甚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嘗接識朝士即位之數日獨與侍中劉曄終日款語曄出語人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其東西征伐大營宮室之意壯矣要亦何嘗拒高堂生諸

人之諫哉

齊王　高貴鄉公　常道鄉公　陳留王

陳子曰余論次魏之本紀睹其維持王室之計矣曹爽顧足以當斯時乎王淩以齊王受制於司馬懿欲更立長君其子廣獨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晏虛華不治丁畢桓鄧雖竝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而莫之從故雖勢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

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植勝己脩先朝之政令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竝握兵柄未易亡也魏於是不可爲矣

荀彧

陳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使充此言不亦文若之心而天命將安所歸乎不待其定而開數百千年篡弑之謀死固有輕於鴻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齊威之心暴白於葵丘之會賴限於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豈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爲夷也余論次文若事具有本末蓋明於天下之大勢而通古今之變者也世徒以智計歸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荀攸

陳子曰攸隱於智者也可以爲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禍漢魏之際豈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導之而卒不能正也攸於是以智隱矣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陳子曰漢室再亂於賈詡終於董昭至於左右前

後以成魏之霸業者昱嘉之謀爲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始詡察孝廉爲郎以疾免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已就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我死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我氐盡殺餘人而釋詡時太尉段熲威震西土而詡非其外孫也詡之智太假如此

鍾繇華歆王朗

陳子曰當曹公之末年天下無復爲異者矣及文帝山陽之際雖朗等皆以爲魏眞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無愧色不然身爲一時儒宗豈其無恥

至此乎然則吳之自立其亦差强人意也哉

陳登田疇

陳子曰登非自屈於曹公者其心直以爲爲漢耳疇卒以志義自免使登及疇將又將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資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計豈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陳子曰天下之厭亂久矣故曹公之興士無巨細咸起而附之使其聽天命之所歸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顧不多哉

袁渙

陳子曰此皆漢末守志行義之儒也而盡爲曹公用彼其心豈有所利哉始渙嘗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惟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凡諸儒之所以自處者審矣而曹公亦可謂盛哉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陳子曰以陳平之智高祖猶憂其詳於避就而緩急不知所仗也放資遂以社稷輸人尚何疑乎濟徒知專任之非而不知後日之至此及當其禍卒亦不能有所爲也曄於其間最號爲智而竟以智窮智其足恃乎

夏侯玄李豐張緝

陳子曰夏侯太初處死生禍福之際而不動名不虛得也而遇非其時矣二子之死義乃與太初同命尚何憾乎

王凌令狐愚毌丘儉諸葛誕

陳子曰司馬氏之禍舉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獨以義死豈惟魏之純臣哉至其發不待事會不及機

遂起就戮以冀天下之有變此所謂有忠憤而無遠略明於義而不知其變者也而王廣亦與此禍何其悲哉

嵇康阮籍

陳子曰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竊其機耳籍康以英特之資心事犖犖宜其所甚恥也而羽翼巳成雖孔孟能動之乎死生避就之際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陳子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廈之爲適負戴而疲勞望婆娑之木而憩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爲之掩涕而魏書終焉

吳武烈皇帝　長沙桓王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

成風矣亦所以啓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

吳大皇帝

陳子曰初大皇不血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書稱說天命魏武笑曰是兒欲蹈吾爐火上耶然自是與之通矣文帝樂其稱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荆州而植功於魏有事稱歸而無後憂及吳蜀之勢儼然矣於是通好而絕魏大皇之稱辨也漢衛尉陳震實來大皇與震歃血壇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兗冀并梁屬之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會稽王　景皇帝　歸命侯

陳子曰大皇之立國豈有中國之志哉君臣上下盡江之慮精矣其流風遺澤固足以後亡也雖微歸命侯之虐寧能更長乎是以君子從其自立以

著其興廢焉

張昭周瑜

陳子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至主少國疑大臣未親百姓未附之際吳起屈焉桓王屬大皇於張昭更以周瑜遺之後瑜驅馳於傾危之際昭遂廢不用何哉江東雖定而國輕矣余論次其行事使善觀國者有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徐幹

陳瑀　應瑒　劉楨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爲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向楊雄爲能自拔也中興班張崔蔡相望於百七八十年之間寧獨其氣格之非是然其辭意終不近也至若建安七子之風槩似矣又爭效其長於曹公父子天固將以文其業耶及漢魏之際非復數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何便於此哉

鄧禹耿弇 附錄

初劉伯升死光武於漢事惓惓也持節北渡河鄧禹首建大策遂參密議建兵西征關河響動當此

之時其威畧至無前也赤眉延岑獨足嬰其鋒哉帝勑使進兵連輙敗禹念專任之不稱以疲卒徼戰不已帝賜詔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馮異趣往代之禹自來歸絕口不道兵事王郎之亂及更始有詔罷兵徵耿弇不决帝獨見蓄之耳及平齊無一不如其言意始壯之而從諸將驅馳常出其後天下既定帝方偃武脩文膠東高密並敦儒學弇故一將也於是自高帝以來光武最爲善保功臣者

諸葛亮 附錄

曹操以漢天子之令征伐四出爲漢功臣孫權秉義稱藩當是時心雖不可量曹逆節未暴於天下也如孔明言荆蜀之勢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則可鬬及吳詐取關羽秭歸又以敗孔明甚恨恨也不既已易姓元德中道而殞屬大事於孔明而及其子焉孔明懼奉先帝遺詔不謹義不敢卽安是以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末年渭濱之師其規爲志意遠矣惓惓漢事之心對越天地

鼎足之計非孔明本指也年踰五十而死豈非天哉初孔明之游學也潁川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務精熟孔明獨觀其大畧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馬德操兄事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獨拜龐公牀下龐公不爲止孔明爲丞相時許靖爲太傅靖在中州有英偉稱兄事潁川陳紀與陳羣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善於是靖老矣愛樂人物風流藹然孔明親爲之拜元德嘗爲孔明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

甚悉其君臣之間始終可攷者如此

曹植 附錄

曹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可以爲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爲名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况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堪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邪大業旣已濟困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累疏求一出其力自效抑所謂其

兄關弓射之則涕泣而道之者邪三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蓋孔子之謂仁者也

呂東萊得書

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頓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閏月交乃爲入城之行若路過因白幸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漢曰畧魏曰書吳曰畧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不知漢畧與紀年是一書爲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系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漢魏吳則又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漢昭烈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旣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爲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敘

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漢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却似不達時變漢統旣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祇相甚當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

正也魏武贊述來歷其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
語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
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駕伐吳謂中國庶幾
息肩亦未恊吳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啓
桓王之翺翔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
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
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敎謂司馬
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
似之何耶因便竝望見敎朱元晦工夫亦謂大

槩如此耳吳益恭昨日得桂陽書云見今攝郡
却不云攝何郡也其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
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
資與駑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
之久歲月之晩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臭
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
也人回畧此上布餘悉俟續具

龍川文集卷之十二 終

龍川文集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序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士有定時
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
脩道以成德敎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齒詩序
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爲
高哉周澤旣衰異端竝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
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難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
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

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
累則樂余以爲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繇其
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
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
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繇此言之彼
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
然立於頹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
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

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顔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令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歷觀諸史見若此者切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閟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爲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讎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況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卽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旣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間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爲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曰未之暝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也若翟義王陵毋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淸議之所必責從首相隨觸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覩其國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趣起扶之意雖不

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廼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貫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廼其冤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爲忠臣傳信千古以與頹俗聖人懲勸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數政出令不拂

民欲厚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聰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喻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惟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青舊強北之民卒不肯從

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為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為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為足以拒周傾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惲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繇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畧如之然亦可以為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褫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名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為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于他時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補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

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繇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為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為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智為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

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巳來智而不賊犴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他皆不逮巳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迹焜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類鬱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删次論列惟意之從合而曰謀臣傳其奇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爲無取云耳

辯士傳序

古者兵與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爲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辯不貴也及至列國之際强弱之相形衆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之徒往來乎其間檯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趨之以其所甚欲押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習巳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辯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酈陸侯隨輩皆以辯鬭然嗜利無恥不問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虜使誠爲有間至其辯析利

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繇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迹之著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爲辯士傳又爲叙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卽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

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夫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繇英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尉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平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强敵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爲禮法之不可羈也

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媢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買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不用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焉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朞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錄

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若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悖然曰子亦喜射乎次

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予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噫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

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雅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余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

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與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

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與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㮚劉翊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

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蔣進石竧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冊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為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二列女傳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賊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董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讙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

盡飾俄登几而立縻帛于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對抽之籠其首整髮復冠遂死其家遑遽號噭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為余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進焉余既傳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為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

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爲執植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姊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論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卽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龍川文集卷之十三終

龍川文集卷之十四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聖人之心蓋天民之先覺也手爲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爲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橫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爲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橫渠而謂二程爲顏子其學問之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明道以爲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敘易春秋益其晚歲之立言以垂後者間嘗謂其學者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爲之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源書

伊洛禮書補亡序

吾友陳傅良君舉爲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湖襄

間所謂袁道潔者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于蜀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舊修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迨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為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之尚可訪也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顏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仁義禮樂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顧非求于敦之知者而為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為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楊龜山中庸解序

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

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為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春秋比事序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為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

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爲婺之較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鋟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胡仁仲遺文序

五峯胡宏仁仲故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名安國字康侯之季子也文定嘗以春秋一經侍太上皇帝於講筵又嘗爲之訓傳其學問所繇來可考矣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峯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傳文觀之見其辯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於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爲自盡於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仁終篇之中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幾五峯之志不泯也

鄭景望書說序

余聞諸張横渠曰尚書最難看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益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爲之説其亦異乎諸儒之説矣至其胷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鄭景望雜著序

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已以呂申公范淳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准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宜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骫骳之文不根之論是其等之心而識者豈

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于後余永康陳亮也

桑澤卿詩集序

予平生不能詩亦自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爲妍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抑揚頓挫能動搖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桑澤卿爲詩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謂用功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

小百戰方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舅一戰而勝亦畧似之然終非眞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兵法旣盡乎骨肉之間有留行則人將議其慘矣

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臾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爲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

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爲幻化未爲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黜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股體脈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闕豈惟失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爲書也乾爲父坤爲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爲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

爲宗子而大臣爲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獨皆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爲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爲理一也至於此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胖樂天也寧親也違義者自絕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暴

也惟踐形者爲能盡其道也察寓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來能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爲無忝矣自強不息可以爲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育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足爲法不通而無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失其所從違以自遂窮以自脩存以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拚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乎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類次文中子引

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畤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敘篇焉惟阮逸所

注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敘篇未必皆福郊福畤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學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

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顯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畧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知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楊荀楊非其倫也仲淹豈隱者哉循末爲畫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

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窮吳越乃始稱伯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聖人蓋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辯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畧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爲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汨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說而竊有感焉

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龍川文集卷之十四　終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祕閣修撰韓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無告劾去去之日百姓遮府門願留者頃刻合數千人手持牒以告攝郡事攝郡事振手止之輒直前不顧則受其牒不敢以聞明日出府相與擁車下道中至不可頓足則冒禁行城上纍纍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其喉自誓於公之前者里巷小兒數十百輩羅馬前且泣下君爲之收淚告以君命決不應留輒柴其關如不關日且暮度不可止則奪刺史車置道傍以民間小輿舁至梵巖精舍燃火風雪中閽守之其挾舟走行闕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數百人而未止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間欲以舟去百姓又相與擁之不置溪流亦復堰斷不可通鄉士大夫懼螻蟻之微不足以回天聽委曲諭之且卻且前久乃曰願公徐行天子且有詔矣公首肯之道稍開公疾馳徑去後來者咎其徒之不

合舍去責誚怒罵不啻仇敵嗚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智者而問之

送丘秀州宗卿序

嘉禾於今爲輔郡德意閒弗克盡乎地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於是乎不苟矣財有隱漏遺之民斯用裕乃欲以括隱漏爲功使及先王時將安處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一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爭上下有制承作有禁兵不吾蝕繙黃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況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況其耳目鼻口與吾無間者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嘉禾之民獨不得與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用裕於上下交窘之時布信於法禁之所不及獨無其道歟於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送諸生赴補序

今年夏進士既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舉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爲不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

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藪無非可學事者有如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爲臨安較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惇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學於夫子而不予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進曰准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何憂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于叒齋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爲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蔣公琰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爲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

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爲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益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

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爲而附華之邑尤不易爲也無名難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誆欺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皐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鎭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乎時所以爲民慮

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爲民計而已矣未嘗爲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擬刃於其胷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遐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爲之地也子羔爲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瞠若乎其後而夫子乎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

送吳恭父知縣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容所有當樗蒲一擲不爲後擲計而勝負往來輒達旦未已遇其倦時間引惡色自汙不揖

客徑寢有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睫不得交黎明褁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間舉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遐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佇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數月掛名衆眼皆驚曰果吳偁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偁也儕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爲可殺而皆不傾計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

竝海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微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從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待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熈熈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旱饑民什百爲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

勸君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横槊於其間聲勢張甚邑無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自劾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攈摭出條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爲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鼎鑊實甘吏從旁爲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識能之法於是

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孩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爲之捉手起立於其別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送叔祖主筠高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爲是言矣其後始有爲貧之說仕至於爲貧而吾道

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爲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爲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俛首而屑爲之誠如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嘗一蹟於科舉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爲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爲數千百里之行而無慰辭慍色蓋昔者伯夷羞與鄉人處而柳下惠至不

以祖裼裸裎爲浼事固有大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學校間討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某聞尚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浙江外芮公因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韓公之賢守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幕來總風憲襲固嘗加

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聞其賢舊矣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譽道之往拜四公退與君上下其論人生贏糧千里求天下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伸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嘆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爲將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違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芮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慨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爲其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

送嚴起叔之官序

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嚴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嚴起或出力以自效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既貴而能相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

者皆所不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托其身於一世哉晩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固索手自奮者也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子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爲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默陟不知書問斷絶將何所指名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浡然與懊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逢其與亮游者出

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恥有歸矣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于恕齋

送王仲德序

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為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眾賢角

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為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黃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訣而不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為不足學矣世之為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為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麾其後生以自為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已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為鄰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之後造而猶未以為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其業益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於後生之為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

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為說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送吳允成運幹序

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為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不

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異時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因其所自取者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三山吳允成少以氣自豪出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畏且語余子所交皆一世老蒼

至等輩已是第三四行人乃同年爲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爲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世爲忤子盍爲我誦數前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憫然失嘆意以爲雖知所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相與往來如舊故縱談其所長以恭白於一時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並舉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攻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無鬚之禍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歎而無間也及其去永康余將叙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爲之蓋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允成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職若新爲吏者其志嚮豈有窮哉

贈武川陳童子序

童子以記誦爲能少壯以學識爲本老成以德業爲重年運而往則所該愈廣所求愈衆窮天地之運極古今之變無非吾身不可闕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爲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爲

歉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自吾聖人及若後世之賢智君子騷人墨客凡所以告語童子者辭雖各由其所長而大槩不過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長不知勉未老而頽惰如七八十歲人者此天地之棄物而何以語童子哉童子之資禀特異而猶記疇昔之所聞所見其畧之可言者盍闕黨童子聖人既與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見者而有疑於異時之遠到故竊悲則辭而不見將以警策之也後世諸賢其於童子豈

能有此財成輔相之道哉而况若余者乎章子行矣奇妙英發不極其所到未可止也落華收實其時相與誦之

贈樓應元序

往二十五年時余方學爲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之文章無巨細必求觀之嘗得詩文數紙淸麗不凡近而所以鳴其窮者亦甚至曰是樓君民範之所作也已而又識其人於路西陳氏端愿自哉欲若不與一世較是非長短者余心念之其後

二十年有衰絰而奉書過余於蕭寺發而讀之蓋自道說其所能亹亹然將爭長於士林中則曰是民範之子也民範今死矣嗟乎伸民範之屈者其始是乎留與共學者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間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未已者也且言身窮不足恤有母無以爲養則不如無生矣况欲卒業以終父之志乎余悲之夫一有一無天之所爲也衰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人之惓惓於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而爲仁若何而爲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爲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獨以爲財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爲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雖然少望之言眞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若余之所以爲樓子計者非不知少望之言爲可畏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贈術者宣頗序

宣頗論命多奇中而不出於鄉閭彼初不知當今公卿之爲何人執政侍從之爲何官人之善惡時

之向背皆所不知也余聞其論余命之禍福多矣而不識其人一日扣門謁余命來年當稍異於舊余因以朝之貴人及平生故舊之命俾推之言其禍福多與吾儕之私意合獨論羅春伯章德懋葉正則必作宰相彼未識宰相之爲何官而其言若此亦異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運果能與人意合乎又自言歲之十月必死不死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爲驗余爲書之而葉正則偶然過門一見而笑曰世寧有是事而子信之乎余以爲人自

分泌死而獨斬于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贈術者戴生序

括蒼劉夢求未嘗得邵氏先天數而知人休咎如數一二說人實眛中事如燭照而面詰也或曰有術或曰是有神焉余皆不得而知要之先事者獨得無感於此乎劉術行於三衢今遂爲衢人士大夫之過衢者以不問夢求爲恨余聞有戴姓童姓之在衢者得夢求之術而精焉戴生挾其術寓于外家余與鄭景元招而問之其言日前事殊

駭人聽至論其遠者多爲余言禹孟子事夫大禹之功孟子之德業余平生之夢寐在焉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神以是而戲我乎亦戴生切有聞焉而見戲乎一家小大皆欲從生問禍福而生乃欲與余論一紀事恐其見戲之過則余無以堪也姑以余字先焉士大夫之欲從而問一紀事紀者皆當留字於此以爲信

後杜應氏宗譜序

應自周武王之子封於應以國爲氏其子孫散處殽函瀍洛世業有光漢有曰曜隱淮南山時稱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曰邵篤學博覽著漢官儀删定律令獻帝朝拜太尉魏有曰瑒璩昆季並以文學貴顯三入承明宋有曰文臣任中散大夫右文殿脩撰隨高宗南渡占籍永康遂爲永康人子于和登孝宗淳熙中進士第題詩有三紅之句時號三紅秀才剌郡至觀察使掌中軍都督府事其子贇居東陽葛府傳二世至大六諱莊同兄大五講書始自葛府復永康大五居縣西三里頭大六

贇居後杜杜氏生二子文中文正行曾曾傳端端傳昌泝自中散東遷凡七世士琟則端行字德璋登宋咸淳中解榜官至廣東廉訪司副以才名著每嘗慨其先世亦譜無聞且懼來裔迷厥所由乃譬自中散至大六凡五世又斷自大六爲後杜始祖至昌凡若干世定爲一帙本末源流鑿鑿不紊可謂尊祖烈矣間徵余序其首簡余惟世系之不明久矣昔唐貞觀中詔溫彥博等撰氏族首皇族次外戚而黃門侍郎崔氏幹爲第三凡二百九

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降及五季舊本殘缺雖有譜猶無也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貴族名賢以爲之宗生悖其親死誣其祖良可悲夫今應氏之譜尊卑奠昭穆明辨緒光聯克稱厥後所載者皆耳目親擊豈以杜正倫郭崇韜前車之覆當戒耶有裨益於名教尚矣夫表功德厚視族制婚姻明人倫皆譜乎寓其可輕而忽之哉余故序之匪徒爲士班告且以爲應氏後人式云

龍川文集卷之十五終

龍川文集卷之十六

記

箚記

臣聞羅衆英賢帝心如渴僥覦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謂何恭惟皇帝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網設恢恢不遐遺於片善翕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殫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專而社則達於侯國無問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尚可以爲國哉罷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壝苟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謁社而壇幾於圯其旁之屋廢

不復講無以共祀事顧瞻不寧卽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爲屋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眞知所尊矣稼軒辛幼安以爲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驗幼安以爲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時就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叔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庵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余過永

豐道上行數十里而民無異詞及見文叔則歎然自道說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憾矣謂余爲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修社之本末余誠有愧世之務趣辦以爲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之起其誠愛如此并以諗當塗之有力者云

義烏縣減酒額記

義烏尉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爲重歲之二月至于八月煮酒以四百石爲率爲緡錢八千六百有奇餘爲淸酒猶四千八百緡乾道初有宰驅入鄉牙櫃列之市肆商賈爭來醮酤倍入旣貢其餘於郡又增歲額一百石及市易者交病而官聽其便獨酒額如故逋負歲積以至于不可計官不得脫而吏就縶者相望淳熈十有二載今資政殿大學士李公之鎭是邦也究心民隱耆邑之利病莫不畢達師日實具本末以告公惻然曰民何以堪乎吾嘗備數政地日接玉音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使一縣至此而若不聞吾爲負其上矣立命減煮酒額一百石每石爲減舊額一緡淸酒

月減二百緡又蠲其舊逋幾萬緡一邑自是獲蘇官逃其責而民安焉酒額歲不虧一錢而郡縣交便之公之盛德在民爲甚深邑民將立公生祠於星祠之東而朝暮奉事師日在邑僚之底而獲于大惠不勒其事於石烏保異時之額不增非所以相我公之惠於無窮也願屬筆於吾子以諗來者予竊歎醮酤之興本以佐軍旅之用而其實則使民不得自便於酒猶未戾於古者禁民飮之義也其後設計巧取而始專於利矣今郡縣之利括之

殆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洒爲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在焉又從而括之則縣不可爲矣剗床及膚其憂豈不在民乎今天子之於民獨公爲深知之而吾州最爲受其賜獨諸邑之逋吝公爲之出而一以與民凡民苗米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綿不及兩者悉代輸之仁聲載路是固所以宣天子之德意而入民之骨髓也寧洒而已乎上方圖任舊德與之共政卽日旋歸吾州不得久私其惠矣雖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執筆以盡公之美也顧以屬

諸陸沈無所比數之人顛倒脫落無以滿邑民之望不將歸其咎於君乎師日曰不然吾二人皆將奉連托公以自見者也亮又奚辭

普明寺置田記

永康接台處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縣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泉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山以名也然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鬬坑者龍眞有窟於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於中國宜亦何所不有事不經見者有無皆不可以意斷也

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者實據其地之勝處余少長往往多讀書山中訪寺之始末以爲興於梁大同閒而不能詳也然田無三十畝余猶及見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役稱是則藉丐施以活其來非一日矣爲釋之徒丐施因其職也然環寺之居民歲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幾而僧之歲幹寺事者偶失支梧至無椽瓦以自庇僧與民豈不兩病乎余以爲

使一僧有田十畝彼固不能耕也歲藉一夫耕之則一夫及貧僧以活計田之所出猶足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復爲居民之費而三夫共飽於十畝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雖不耕而民瘳矣王政旣已廢壞釋老之徒固不必盡惡也豈惟罪不在彼而天下之人豈皆自耕而食乎始余所見寺僧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人有田三百畝則可以安坐而自遂其敎矣因與僧如靖允禧謀掇拾寺之遺餘漸置田以百畝

爲準它日當有嗣其事者不必盡出於我也靖以醫游井邑間甚有恩意又甚盡心於此寺鄉之長者以其名聞之縣使爲寺主首未三年間已有田二十畝而靖死今計寺之所有又足以得三十畝而肅僧無遠慮人自爲說未幾肅又死余將使之以東如瑋之徽時濟懷順者合辦之故具記其事使知自宇宙而有茲山自梁而有茲寺自余而後有田經始於靖與肅而叶成於此五人者亦以見買田之議非溺於因果而出於天下之公心也田

畝以次列之碑陰與凡割施者悉附見其姓字云

普明寺長生穀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各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死喪民無遺憾鰥寡孤獨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極而聖人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及至後世於民之中又有爲釋老之徒者壞形惡服不耕不蠶以自枯槁於山林而求識其所謂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勢不能自衣食而衣食於人人亦樂衣食之而不厭而釋氏於衣食之餘尤好窮其修心以致其莊嚴之說儒者因是而力排之以爲斯民之蠹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以行吾聖人之常道不獨其徒之不可化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於其說者因以爲其道當與吾聖人並行雖有識者亦以爲並行而不悖也彼其乘王政之廢壞而篤其說於中國使其徒出入於井邑之間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一日斥而去之於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自後世之爲士者

百家衆說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釋老之徒也使夫有無相通緩急相救苟不至於窮其修心者豈不足以自附於先王井邑之義乎始普明方創議買田僧允禧復爲如靖謀從富人乞穀三百石貸之下戶量取其息以爲其徒目前之供而鄉之長者黃君處仁胡君勛汀州戶曹胡君樟呂君師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倡其餘而余亦與焉事方就緒而黃君與靖相繼下世黃君之子浦城主簿公槐與其弟某實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

也夫乞穀於富人而取息於下戶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則三者各得其稱是眞有先王井邑之遺意而又欲執王政之詳一二以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廢壞之心吾未見其有補於吾道也四君與凡捐穀之姓字與其穀出入之約束具列之碑陰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發千載之一嘆而已

重建紫霄觀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

所在而有然余觀世人之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顛倒於是非得喪利害榮辱之塗大之爲天下淺至於錙銖率若蟻鬬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宜其必有超世而絕去者當於何所居之則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較淸遠窈深與人異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論余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靈源福地焉川壄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窈深不可尋究者中有觀曰紫霄茂林脩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蔽亦非其地本然也考其圖志皆缺裂不全其說以爲梁氏望此山有王氣掘其地蓋雙鶴騰飛而去山川深長衰遠猶懼其氣之不足王是區區者亦足以勞有國者之思慮乎又言其傍有僊人煉丹之所大同間始爲觀依焉而錢氏有國時嘗崇奉而脩起之水部員外郎陳矩記其事曰淸泰三年者後唐廢帝之年號也五代之際天下分裂錢氏據兩浙自王然猶倚中國以爲重當是時貨財干戈一日不自整齊則四隣爭得窺伺其國兩浙本

非寬廣閒暇而道家方脩土木之工於其間晏然無異於平時豈眞有所謂靈異足以動人耶何其地之不稱也本朝混一區宇是觀因以不廢而焚毀於宣和庚子微細之盜盜乎無尺椽片瓦可爲庇依道士結茅以居相與敞三門於其前使人有所觀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觀事劉居靖自初得度時以殿之役爲最大而經始焉其後乃建堂說法爲殿以崇奉聖祖翼以兩廡而齋堂庫宇鐘臺藏室庖湢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無不略備殿

之西偏則爲明牕淨几以自啓處道經儒書更閲不休而文墨琴棊皆所不廢客至蕭然終日忘其爲驛道居民之爲可厭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陰翳禽獸麋鹿出没於其間之時其靜深當不止今日而超世絶去者豈必其不樂此所謂洞靈源者其幾耶地之變遷觀之興廢與其人之勤勞相望居靖願得文以紀而余不足賴也

北山普濟院記

金華固多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依浮屠老子之宫

以窮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爲樵夫牧子所私高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間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盡發者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金華北山今其故居是爲清脩院蓋嘗邇流緣磴欲以盡發山水之奇結廬紫微巖吳會人士多從之學巖有石室因以爲講書之堂所謂劉先生講堂是也至今其山號講堂原而陳隋及唐泯然置之不問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巖麓曰九龍本朝慶曆六年郡守關公嘗命河南許歸以璉筆書紫微巖三巨字鑱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陋就簡日底于廢叅知政事蕭公燧繇從臺來爲此邦以僧奉欽爲才命往主之奉欽能銖積寸累服勤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程式敞三門於前而翼以兩廡庫堂藏室罔不畢備翰學士洪公邁還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買之擾以厲其成焉今太守秘閣殿撰趙公師揆染寺額以張大之然後此山之勝不復爲樵夫牧子所私而劉氏講堂亦因寺以著愛金

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奉欽一力而能有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功寧有旣耶奉欽以寺記爲請鏗然爲書以授之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東陽縣之南四十里有觀曰元寶世傳齊人陳元寶捨宅爲之因以名云宣和劇盜之火觀爲煨燼則其里陳君巖始建所謂北極殿者大夫徐君端記其事頗與大夫名下一字實吾先祖之諱今不復且巖弟仕澄字彥清自力家事積貲殆且巨萬

志不在於積也而洩之里閈親暱之惠爲未足忍泄之觀焉三清有殿殿有廡合以三門而觀儼然矣皆彥清之爲而紹興之二十一年也末幾殿燬於蟻彥清之子德佐過而動心焉思與諸弟協力成之使其父之志與殿俱存而主觀事葛元度併以風其諸子曰先志今何如欣然捐金合百萬先之元度先建道藏一所爲民所福禱請如響其積亦頗夥幷傾私囊募衆緣以建其事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雲繼之猶藉德佐之弟德先德高

以自助用財合一千萬役人之力凡萬五千經始於淳熙辛丑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冬宏壯偉麗一旬視彥清在時遠近合覩起敬增嘆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敎然也三教之興廢有時而本末宏闊源流深長非百世聖人不能定則脩舊起廢固其徒之事也彥清兄弟皆有財力可以自馳騁於世而本朝出仕惟兩塗故其才獨自豪於鄉其明效大驗亦不遺餘力而乃見所謂兩殿者殿之隨廢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歎也已元度耆白與其致者而致愛其力而自納於廢棄殿成而胡大雲亦死相與成就其殿之凡役彥清幼子瓛亦從而相之旁觀多陳氏其詳雖不可攷宜其爲元實不可知孫子一念之烈泄於七八百年之後者猶如此天下事其有不成於志念之烈者乎瓛與道士合辭以記爲請諾之閱二年矣因以寓余之所感云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多過內史辭

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子類次之意如此

書文中子附錄後

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爲杜淹撰龔氏本則曰福奬福奬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錄故存其錄而去其人房魏論禮樂事出於福時所錄雖其間語言不能無飾然參考太宗與諸公經營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存之重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關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實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福時也世往往以其筮爲惟易有理有數數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惟焉如子明之論人謀天命有後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蓋有助焉龔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書曰文中子附錄

書伊洛遺禮後

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一二今

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缺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爲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余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精攷其書優柔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

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巳無爲於其上太毋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懇懇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荊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鋭意於三代之治荊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

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脩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督責之所不道敗作之意蓋見於未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淩復荊公之舊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

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求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姑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庶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

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旣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書家譜石刻後

陳氏得姓所繇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以來遠旣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爲陳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于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爲民譜不可繫今斷自我七世祖始從所逮聞也自我皇祖若諸從兄弟歲時祭祀有所謂軍陣者次尹兄時不得問今莫可質猶記湖州尚書一人以待博聞者

參考

書職事題名後

牋奏一局之具眼掌計一局之司命題名小錄利害通涉始末而司膳雖若碎煩亦有關係蒙恩來此蓋久而後知之四海九州之人邂逅而爲同年士大夫薦吾所不知者亦當分其能品以爲言庶幾各識其職云耳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太史公論婢妾之引决出於計畫無理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為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難又如此國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虜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內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為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邊功使守在四夷而公獨知其為禍亂之萌及金虜剪中國如枯槁公又欲率義師以沮遏其鋒推公

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隱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尚其子孫者也張巡之死義豈不明甚而猶有待於韓李之秉筆者朝廷之旌死節不踰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尚隱渺茫上下融合實關激勸天下士固不少為趙公設也公之孫彥榯出其始末以示亮因書以歸之新

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書林勳本政後

右林勳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韓氏家勳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勳為此書勤矣攷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勳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於良農而穀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頗余有所甚

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為六鄉六遂而祿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盡者宜尚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常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畧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羣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勳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

之意乎宜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爲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勲所定以其二爲餘夫閒田及士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弁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勲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勲之志也雖然事不

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勲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勲二年須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冐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爲惟其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勲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刋勲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甚厚

題喻季直文編

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熟其四人焉蓋非特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闗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

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亹亹而無厭也而四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未能學也然皆喜爲余出余亦能爲之擊節余窮滋日甚索居無賴時一作念顧茂恭之骨已冷而三山相去踰千里德先季直雖宿春可從其游而出門輒若有縶其足者喻行之收之出季直舊文一編示余聳然觀之如得所未嘗茂恭亾其文益可

貴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字不可得吾季直之文便如茂恭在日昔余嘗讀茂恭之文而而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爲能知我者幽明異道每念此意爲之索然今將求脈足於季直耳

跋焦伯强帖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况若

伯强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之間恩意藹然蓋非其異行也曾多君子而宓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米元章帖

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着手處元章以晚輩一旦馳騁諸公間聲光燁然此帖亦可窺一班乎淳熙己亥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爲先友之子王晦叔書之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餘若于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

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人共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拖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

抑世所謂畵師之能皆未能窺叔贍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贍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叔贍力求余跋因叙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書作論法 意與理勝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

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龍川文集卷之十六 終

龍川文集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　制

皇朝鋭意急英賢虜據中元七十年際遇風雲凡事別積功日月壯心慚管蕭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則傳慚負壽皇勤敎育奏篇半徹冕旒前

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

雲漢昭回倬錦章爛然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平分布更把仁風與奉揚治道脩明當正宁皇威震

疊到遐方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歌

謫仙歌有序

淸夜獨坐天地無聲星斗動搖欣觀李白集高吟數篇皆古今不經人道語驚章逸句洒然無留思寥寥數百年間揚鞭獨步吾所起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感歎久之恨無人能繼太白後因成謫仙歌是以祝太白舉觴以酬太白太白有靈其聽我

聲知我意矣
李白字太白清風肺腑明月魄揚鞭獨步止一入我誦太白手屢拍皆問太白長庚星夜半星在天上明仰天高聲叫李白星邊不見白應聲又疑白星是酒星銀河釀酒天上傾奈無兩翅飛見白王母池邊任解醒欲遊金陵白采石祇月乘舟歸赤壁欲上箕山首陽巔看白飡雪水底眠紫煙又不知在何處漱瑤泉酌霞盃悵望不見騎鶴來白也如今安在哉我生恨不與同時死猶喜得見其詩

豈特文章惟足法凛凛氣節安可移金鑾殿上一篇頌沉香亭裏行樂詞此特太白細事耳他人所知吾亦知脫靴奴使高力士辭官妾視楊貴妃此真太白大節處他人不知吾亦知歌其什鬼神泣解使青塚枯骨立呼其名鬼神驚惟有羣仙側耳聽我今去取崑山玉將白儀形好彫琢四方上下常相隨江東渭北休與思會須乞我乾坤造化兒使我筆下光焰萬丈長虹飛

詞選三十闋

水調歌頭 送章德茂大卿使虜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　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念奴嬌 至金陵

江南春色算來是多少勝遊清賞妖冶廉纖只做

得飛鳥向人偎傍地闢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聲聲近清唱　因念舊日山城箇人如畫已作中州想鄧禹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雙明高山一弄着我些悲壯南徐好在片帆有分來往

賀新郎 同劉元實唐興正陪葉丞相飲

修竹更深處映簾櫳清陰障日坐來無暑水激冷冷知何許跳碎危欄玉樹都不繫人間朝暮東閣少年今老矣況樽中有酒嫌推去猶着我名流語

大家綠野陪容與筭等閒過了薰風又還商素手弄柔條人健否猶憶當時雅趣恩未報恐成辜負舉目江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虜歌未罷誰來舞

滿江紅 懷韓子師尚書

曾洗乾坤問何事雄圖頓屈試着眼階除當下又添英物北向爭衡幽憤在南來遺恨狂酋失筭妻凉部曲幾人存三之一 諸老盡郎君出恩未報家何恤念橫飛直上有時還戢笑我只知存飽煖

感君元不論階級休更上百尺舊家樓塵侵帙

桂枝香 觀木犀有感寄呂郎中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宮都足不辭散落人間去怕羣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喚回春意幾曾幽獨 是天上餘香賸馥怪一樹香風十里相續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況東籬淒涼黃菊入時太淺背時太遠愛尋高躅

三部樂 七月送丘宗卿使虜

小屈穹廬但二滿三平共勞均佚人中龍虎本為明時而出只合是端坐王朝看指揮整辦掃蕩飄忽也持漢節聊過舊家宮室 西風又還帶暑把征衫着上有時披拂休將看花淚眼聞弦骨對遺民有如皎日行萬里依然故物入奏幾策天下裏終定于一

水調歌頭 癸卯九月十五日壽朱元晦

人物從來少籬菊為誰黃去年今日倚樓還是聽行藏未覺霜風無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

講論參洙泗杯酒到虞唐 人未醉歌宛轉興悠揚太平胸次笑他磊磈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雲煙開斂逸思入微茫我欲為君壽何許得新腔

念奴嬌 登多景樓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

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彊對

賀新郎 寄辛幼安和見懷韻

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長安今餘幾後死無讎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多少恨算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瑟 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絕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

瑞雲濃慢 六月十一日壽羅春伯

蔗漿酪粉玉壺冰醑朝罷更聞宣賜去天咫尺下拜再三幸今有母可遺年年此日共道月入懷中最貴向暑天正風雲會遇有佳嘉瑞 鵬冲霄魚得水一超便直入神僊地植根江表開拓兩河做得黑頭公未騎鯨赤手問如何長鞭尺箠向來王謝風流只今管是

阮郎歸 重午壽外舅

波光渺渺淺晴陂有亭湖岸西芰荷香拂柳絲垂升堂獻壽卮 紅約腕綠侵衣願祝俻期頤花間妙語欲無詩一年歌一詞

祝英臺近 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

駕扁舟衝劇暑千里江上去夜宿晨興一一舊時路百年忘了句頭被人饒破故紙裏是爭雄處 怎生訴欲待細與分疏其如有憑據包裹生魚活底怎遭遇相逢樽酒何時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須住

蝶戀花 甲辰壽元晦

手撚黃花還自笑笑比淵明莫也歸來早隨世功名渾草草五湖却共繁華老 冷淡家生寃得道旖旋妖嬈春夢如今覺管今歲華須到了此花之後花應少

水調歌頭 和吳允成遊靈洞韻

人愛新來景龍認舊時湫不論三伏小住便覺凛生秋我自醉眠其上任是水流其下湍激若爲收世事如斯去不去爲誰留 本無心隨所寓觸虛

舟東山始末且向靈洞與沉浮料得神僊窟穴爭
似提封萬里大小幾琉球但有君才具何用問時
流

念奴嬌 送載少望參選

西風帶暑又還是長途利牽名役我已無心君因
甚更把青衫爲客邂逅甲飛幾時高舉不露真消
息大家行處到頭須曾行得 何處尋取狂徒可
能着意更問渠儂骨天上人間最好是閑裏一般
岑寂瀛海無波玉堂有路穩着青霄翼歸來何事

眼光依舊生碧

卜筭子 九月十日壽徐子才

詔靜菊花天洗盡梧桐雨倍九遇遭爛熳開祝壽
當頭取 頂戴御袍黃疊秀金稜吐偎種花容晚
節香人願爭先覩

賀新郎 酬辛幼安再用韻見寄

離亂從頭說愛吾民金繒不愛蔓藤纍葛壯氣盡
消人脆好冠蓋陰山觀雪虧殺我一星星髮涕出
女吳成倒轉問魯爲齊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

斬新換出旗麾別把當時一椿大義拆開收合
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欛只成癡
絕天地洪爐誰扇鞴筭於中安得長堅鐵淝水破
關東裂

垂絲釣 九月七日自壽

菊花細雨蕭蕭紅蓼汀渚暑物漸幽風致如許秋
未暮又值吾初度 看天宇正澄清欲往登高未
也紅塵當面飛舞幾人弔古烏帽牢收取短髮還
羞覷遐壽身近五雲深處

彩鳳舞 十月十六日壽錢伯同

人立玉天如水特地如何撰海南沈燒着欲寒猶
暖筭從頭有多少厚德陰功人家上一一舊時香
案聯綿慣 小駐吾州纔爾依然歡聲滿莫也教
公子王孫眼見這些見頓脫處高出書卷經綸自
入手不了判斷

鷓鴣天 懷王道甫

落魄行歌記昔遊頭顱如許尚何求心肝吐盡無
餘事口腹安然豈遠謀 纔怕暑又傷秋天涯夢

斷有書不大都眼孔新來淺羨爾微官作計周

謁金門 送徐子宜如新安

新雨足洗盡山城袢溽見説好峯三十六峯峯如立玉　四海英游追逐事業相時伸縮入境德星須做福只愁金詔趣

天仙子 七月十五日壽内

一夜秋光先着柳暑力平明羞失守西風不放入簾幃饒永晝沈煙透半月十朝秋定否　指點芙蕖凝佇久高處成蓮深處藕百年長共月團圓女

進酒男稱壽一點浮雲人似舊

水調歌頭 和趙周錫

事業隨人品今古幾麾旌向來謀國萬事盡出汝書生安識鵾鵬變化九萬里風在下如許上南溟斥鷃旁邊笑河漢一頭傾　嘆世間多少恨幾時平霸圖消歇大家創見又成驚邂逅漢家龍種正爾烏紗白紵馳騖覺身輕樽酒從渠説雙眼爲誰明

洞僊歌 丁未壽朱元晦

秋容一洗不受凡塵涴許大乾坤這回大向上頭些子是鵰鶚摶空籬底下只有黄花幾朶　騎鯨汗漫那得人同坐赤手丹心撲不破問唐虞禹湯武多少功名猶自是一點浮雲鏟過且燒却一瓣海南沉任拈取千年陸沈奇貨

祝英臺近 九月一日壽俞德載

嫩寒天金氣雨攪斷一秋事全樣霏微還作小晴意世間萬寶都成些兒無欠只待與黄花爲地　好招致對此鬱鬱葱葱新篘未成醉番手爲雲造

物等兒戲也知富貴來時一斑呈露便做出人中祥瑞

踏莎行 懷葉八十推官

書冊如仇舊遊渾卓有懷不斷人應與千山上去夢魂輕片帆似下蠻溪木　已共酒杯長堅海誓見君忽忘花前醉從來解事苦無多不知解到毫芒未

南鄉子 謝永嘉諸友相餞

人物滿東甌别我江心識俊游北盡平蕪南似畫

中流誰繫龍驤萬斛舟　去去幾時休猶自潮來
更上頭醉墨淋漓人感舊離愁一夜西風似夏不

三部樂 七月二十六日壽王道甫

入腳西風漸去去來來早三之一春花無數畢竟
何如秋實不須待名品如麻試為君屈指是誰層
出十朔半月爭看博空霜鶻　從來別真共假任
盤根錯節更饒倉卒還他濟時好手封侯奇骨没
些兒孌婳勃窣也不是崢嶸突兀百二十歲管做
徹元分人物

賀新郎 懷辛幼安用前韻

話殺渾閒說不成教齊民也解為伊為葛尊酒相
逢成二老却憶去年風雪新着了幾莖華髮百世
尋人猶接踵歎只今兩地三人月為舊恨向誰瑟
男兒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
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臥百尺高樓斗
絕天下適安耕且老看買犂賣劍平家鐵壯士淚
肺肝裂

點絳唇 詠梅月

一夜相思水邊清淺橫枝瘦小窗如畫情共香俱
透　清入夢魂千里人長久君知否雨僝雲僽格
調還依舊

表

皇帝正謝表

伏以天之生才實繫國家之造人之用世亦關時
運之興濟濟朋來班班頡脫以須選擇不使棄遺
臣亮等恭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才行天下之
正道韜英武於盛際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為

書之範養言問寢重於復讐固將與時以偕行詎
有無機而不發安靜和平之福用以宅心發揚蹈
厲之功期於得士臣亮等仰知聖意俯誦謨閒本
末後先寧無失策短長高下孰有遁情悉俟聖裁
盡從官使自今以始寧敢竊爵祿以苟歲時如日
之升或可依風雲而效尺寸臣亮等下情無任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重華宮正謝表

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掄之道惟時是逢雖

三歲之故常而一日之特異無非自獻蓋有從來臣亮等恭惟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不世出之資而歸之淡泊以大有爲之志而宅以和平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動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不肖姓名再關天聽已輸忠欵盡出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大之實設科取士雖舊貫之尚仍陳力復讐亦大義之難廢共茲一毅合彼衆材付

託得人爰上唐家之壽冊降在帝孰知文后之聲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啓

謝留丞相啓

數十年窮居畝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顧今自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儆惟大丞相少保國公卓犖良臣勤勞碩輔重道崇儒之正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嘗議論秉鈞獨當大任持衡務適厥中爲社稷之元龜掌文章之司命獻謨猷於左右固光裕於後先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遺主上卑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厲初心期在重溫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

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謝葛丞相啓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晩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況更新於爰立方共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幸儆惟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奇貴其可用事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於異己是非毀譽肯舁於胷中小大短長自安於度外雖斡旋之功毋極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士守常心物無觖望百年舊典當漸

見於施行一日俊功宜不憂於震動共贊朝廷之扳士亦令草莽之逢時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焰之表栽培傾覆天亦何心嘘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門墻之舊物加之場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尚作如新之態當令亦手曾微直上之嫌為知已而狂言亦無心於任運

謝陳叅政啓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風方大賢

共秉國鈞之時而一介乃有遼掩時流之幸老之將至人其謂何敬惟叅政相公究力古書潛心正學質而有韻判一言爻子之間博以逢原嘗千載君臣之會是膺大任以展良圖四海羣賢爭先擧附百年舊典次第施行方皇家陳善以閑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彌綸所至不闕毫釐汲引而來咸展尺寸萌新芽於枯木燃烈焰於死灰亮禍患之餘心志凋落塵埃之底筆墨荒疎獨有丹心不渝白首自牖納約於焉開明盈缶有孚所以發志不

學近名之亞亦微慕刹之訣上於二三之中擢在第一之選聖恩深厚固非臣下所能知衆口會同夫豈志力所可及自天有命無地自容音韻琅琅徒累巨公之讀風期隱隱式闕上哲之懷路轉洪鈞悉成通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趙同知啓

汲引人才使相先後倏經時變寧問短長但有向者之虛名庶幾今茲之實用濫叨首選徒激壯心自源徂流探端知緒敬惟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

結主知出其才猷遂為世用幾更多矣聲問偉然北向以復神州固有無前之志中立而行正道茲從端本之謀英流與其相先善類依以為重公輔雅望上所屬心宥密本兵國焉惟屏官則見舜朝之登賢豈容堯野之遺念昔少年及見前輩素所自喜兵法六韜已而飫聞中庸大學坐想百年之舊疾趨一世之雄茌苒歲時牽連禍患人皆欲殺付微命於鴻毛公不我遺脫殘年於虎口況遇持於文柄欲稍復於古初檃其舊而新是圖望之大

而小可畧使脣清問盡致公言上亦念其論之平
竟以先此時之選頋當聖世合天下之興以爲同
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鼓同舟遇風之勢
成披雲睹日之功出尖之才百端並用易世之愆
一洗而空伊我何心惟公是望過此以往未知所
裁

謝羅尚書啓

世豈無才不必其用仁非爲衆宜在夫高荷天人
之皆同荆時命之自合故雖終遇敢不知歸伏念

亮少張虛氣於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髮老之將至
鄧禹笑人人亦有言孔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
天零落殘生猶動諸公之至念崎嶇拙計誤分上
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知可也此蓋伏遇某官受
天間氣爲國偉人屹立漢庭無出其右主張周道
卒底於平遇所不安思必自達猶懷曉進孰可任
於後來遂使棄人亦有光於末路紛然萬口翕若
一辭如韓信者無雙常懼鄭侯之誤擢孫弘爲第
一卒遺武帝之憂事固難平人豈易識過此以往

未知所裁

謝曾察院啓

劫火不燼玉固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爾豈是非
之頓異蓋得失之無常衆口會同一力推挽不期
而合獨知亇歸伏念亮寂寞壯心凋零餘命藏身
新進奈種種於髮毛回首舊游巳斑斑於從列知
天人之未易合而今古之莫能同死蟹護膚欲去
不可生鼈脫殼正爾艮難乃於斯時有此大幸茲
蓋伏遇察院執事文章宗主道德輩流一代端人

務先汲引百年讜論用爲據依以重朝廷以尊旒
扆扶持國是毀譽之所不遷董勸士風邪正於焉
自別故雖亮輩亦取𡨋知越在二三豈不知其過
分俄陛第一用獨抱於隱憂爰飾空腸試當實責
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張侍御啓

主持公論意獨在於樸忠叶止上心理難施於巧
智雖或從於親擢本亦備於先登惟其圖端何以
論報伏念亮脫身虎口久矣諄窮批逆龍鱗期於

合理庶幾一割之有用安能百鍊而愈剛兢短爭長無復此夢分多共少與度殘生白首駸駸丹心隱隱言在此而意在彼問之顯而答之微第其度程亦在二三之數決於旒扆竟成第一之傳臚此誤知光夫末路此蓋伏遇侍御執事英姿沈毅偉量洪深國典朝章固盛時之所習見世科士版亦素宦之所具宜騰此英聲成夫厚德風憲之地執守是先才智之淵邃掄不易欲使從風而靡要當如日之升獻言因惡於近諛矯枉亦防於過直少

年勇決記追逐於英游暮景安詳務歸尊於獨智并心一向圖補萬分正學以言及明時而自獻尊人使諫開大義以相先公所欲爲誰敢不應

謝黃正言啓

文律持平豈遽分於人品論衡求是亦務當於物情累蘖鑑之至明成冕旒之小誤足光晩景以動壯懷伏念亮劓說何如蹉跎至此置身無所方念昔非回首亦旋未知孰是豈有聖賢之學乃爲世俗所憎殆非其人以招此禍莫年前郤私竊自憐寸晷短長雖爭何用遇執至公之柄肯收近拙之文使對大庭隕然親擢誤先衆雋翕若誦言非出人謀悉從天定此蓋伏遇正言執事英姿挺特德性靜淵學有源流誠不慚於游夏文出機杼蓋取則於孟韓固非堯野之肯遺抑亦漢庭之未有竟從王邸收備諫工遇事風生葦流退縮責難山立左右膂嗟持此血誠效夫心膂不遺餘力曲致彌縫猶有後憂敢忘汲引故雖其葦亦及今玆豈徒爾而激昂蓋聞之而興起合天下爲一體非此爲

則彼爲極治道無兩端苟君美而身美

謝章司諫啓

諱窮久矣世寧保其必遭自視歉然人豈容於彊附苟不愧君子之論斯足對上聖之知賴此品題幾於遇合伏念某脫身虎口欲求護命之符妄意鴻冥莫得游仙之枕進退不知所據往來徒自於心聦一試之隨羣蓋百思而無策庶其在此不堪暮景之懷幸而得之敢作少年之愛入當大對曲盡寸心問所不該言豈容於越次意雖獨至事亦

謹於閭端故此區區發其耿耿有司之所不怏越在二三當宁以爲無他俄從第一僥倖至此稱塞若何此蓋伏遇司諫執事貌粹骨奇神淸氣勁學傳正派以百聖爲準繩文攬古風以兩漢爲机杼鼓行場屋而無其對鶩動縉紳而爲之先豈止嘉猷足善王躬遂膺睿眷以備諫工知無不言成非所討海內人物固自如林古來忠誠亦應有數牽連咸在汲引而來識別分明不慮人心之異諸凡魁壘亦惟門下之歸上誠得人公必知我

謝楊解元啓

決得失於數人之目有命者類能得之同毀譽於萬口之辭懷才者始克稱此聽一時之偶幸掄摯議之喟然感懸有蘇撫躬知愧竊以求賢而下間歲之詔國有常經糊名而收一日之長士多苟得立制美踰於今容得人無復於古如蓋昔者相知以心此心達而此士至而後世相持以法一法立而一弊生程度愈謹而豪傑之氣賤以拘禁防益密而曠達之人遺其辱顧積弊之至此豈創法之所期故廟朝徒嘆於乏才而川澤豈閭於遺士雖十九之乖意庶千一之有人如某者才本不羈譽俄過實題本諸公之汲聽卒爲十目之不容蓋才者爭之端據其端而爭日至而名者忌之府趨其府而忌羣興人其奈何天亦隨罰憂患百罹而未艾驚惶萬狀而莫支旣榮辱之兩忘亦得喪之一致一若龍而一若虎罔且不能呼我馬而呼我牛惟其所謂已分息心於世故豈期獲玷於賢書顧脫父之無階謾隨人而求舉望不及此得之若驚

此蓋伏遇判府先生以恢廓之資充碩大之學百年忠骨尚觀慷慨之遺爽世義門猶識薰陶之自淸望驟膺於聖眷長才或登於朝班入爲侍橐之華出擁分符之重獄訟日簡敎化浸行致此無庸亦叨首薦其敢不勉其不逮聽以無心死注者巧而金注者惛本何所係適矢復沓而方矢復寓庶造其精

答陳知丞啓

講聞高誼常恐無因遂覩長牋如見所畏雖鳴謙

之過厚然祝履以良勞拜此不堪卻則焉敢敬惟知丞中大世德之厚天姿之純少小驅馳寧憚勞於州縣老成澹泊肯徼福於公侯徒以常心安夫久次平易近民之政習熟見聞忠信報上之誠周旋啓處猶懷晩進及識前脩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孔文子之不恥下問總是而往行之亦宜其涉世多艱謀身大拙塗窮甚矣莫知轉動之方事變突然殆出意料之表本非常法徒立下風以之爲賢則何所取裁以之視民則幾於其墮置之勿問雖

公事而掉頭示以無他付俗緣於掩耳豈徒報謝爲是稽遲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送陳給事去國啓

伏審抗章得請完節言還頹俗稱高善類太息竊以君臣本乎一體去就自爲兩端苟决意以爲高則雖留而奚補股肱衛首本不相知心膂去身宜非所樂念之久矣未知之何謂微臣以罪而當行庶明主動心而一鑒尚期有卒何敢自安聽此設心無非體國然用捨之際休戚相關嗟元氣之日傷而良醫之遽去中夜起立不勝惓惓之懷明日遂行徒重搖搖之望敬惟某官才全而粹氣毅以洪風骨奇龐可任大事精神端重厥有沈幾屹爲老成以壯吾國頃方當路某固鄉風未能自處於無嫌是以小遲而未見百念俱冷事忽動其隱憂數語自通分遂忘於僭越

龍川文集卷之十七終

龍川文集卷之十八

啓

賀周丞相啓

屬者廷有大號相則眞儒天人知歸夷夏咸聳緬惟慶慰厥有英畧乃佐興王至於守文之君必也特重之相兩適相求而相遇一皆入細以入麄洪惟本朝獨異前古苟在此位無非以儒盡取六經之空言發於一代之實用人才高下固亦多端聖道始終長懸一日此三代之所以盛而兩漢之未

能純雖使間世而生何異比肩而立敬惟大丞相國公萬夫之特四國所瞻長江大河足以流轉墨客光風霽月足以蕩漾英游用德宇之老成易辭場之後發舊人誰在莫與同升華貫徧儀始膺爰立歷數紹興渡江以後敢忘建隆立國之初淵源可推事先游夏指揮苟定不數蕭曹國有人焉天所命者某登門雖久參乘莫勝心知累卵之甚危枝至居龍而何用不圖歲晚遂際經綸寧問時宜悉垂覆蓋

賀洪景盧除內翰啓

伏審進東觀之成書拜北門之眞命當爲此官久矣或進用於下陳顧乃於今得之爰屹成於舊德治朝舉此公論翕然竊以周置內史之官漢重尚書之選政事攷以法令之貳中外應以義理之文責重望高有四方册命之掌職親地密皆一人聽治之餘或廢或興有因有革翰苑起於唐室而官制崇於本朝匪曰私人是爲內相玉堂夜直動則部王寢殿朝參退而視艸以謀王體以壯國經維

特老成作我心膂敬惟侍講修史內翰襟期灑落風度粹夷道德文章足以宗師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羣工羽儀廟朝翺翔禁路百年喬木勒成大典以無遺千古陳編紬繹聖傳之可袛蔚從人望簡在帝心聽二難之迭居宜一妙之獨擅固當拜假就使爲眞眷意方隆登庸所屬嘉言善話固已久沃於聖聰至公血誠行且獨開於天步盡還舊觀足慰具瞻某獲從門屏之游親睹衣冠之盛一命再命循牆而恭特書大書秉筆以俟謹再拜

遣一介奉啓事詣堦墀投納伏惟台慈特賜鑒念

謝王丞相書

謗如蝟磔莫尋解免之端命若鴻毛敢覬生全之幸非丞相獨主公道於上則廷尉未爲天下之平卒以微生自歸洪造伏念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擇鄉豈爲惡人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錢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雖治第知鍛鍊之無端口語橫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幸聖賢之在上不使煢獨之向隅

雖木索加焉失明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皆照臨及物之功還其無罪之軀長我有道之國此蓋伏遇大丞相國公兩朝耆德閒世偉人小物克勤卒以畢公之正一夫不獲曰惟伊尹之辜欲民無冤緊國有政辭雖自列每嗟獄吏之爲尊士不足云亦使大夫之知免雖微欲報之所尚期未死以前

謝留丞相啓

兵莫憯於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令所以求顯狀之著厥或司存之疑貳則須廟論之平章小人覬其可欺微軀恃以無恐敢言偶幸實賴生全切以有萬不同合民命而爲國命殺一無罪損王心以逆天心會是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福茍其有少或似所當明辯於卜日之嚴至於了不相干寧肯依違於衆口之鑠判然生死之異道由此是非之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亂囂而已誦說去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曉歲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

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皦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尚餘勢之未平日月照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丞相少保國公嚮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爲喜怒不以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遠與四海同茲大慶共覩生道之施朝無失刑人有定嚮恥當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機尚使爾民信君子必歸之恕事非小補會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復向隅之泣自頂至踵橫嘉惠於不貲鏤骨銘肌悵餘年

之無幾

謝葛知院啓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於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墻舊物螻蟻微生鳴其積冤納之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久遂闊疎學劒何止不成徒存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謾曰古心不入俗眼既置身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致紛紳之見推從何自取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强處以任俠加虛

謗於實事入信語於疑心內揣甚安譽不爲喜而毀不爲沮外傳大甚惡欲其死而愛欲其生軀在平時合成奇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衆怨之繫空人與千金未能半佰家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勝讒者尚及今茲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此蓋伏遇知院相公以絕人之量涵蓋世之英闔闢往來歸之無事是非好惡泯於不爭方其爲韋布之時固已有公輔之器較藝軼出肯矜銜於已能奕世嗣興況踐更於時變收天下之小以爲大合人情之異以爲同揚歷班行從容廊廟飢溺關於禹稷指揮定於蕭曹對衆一言羣吏聳聞而加審從旁四顧同列熟視以生嗟與言有識之知幾安得無故而殺士爲國遠慮欲民無冤當二三大臣之同心何往非福使億萬斯年之受祚有慶惟刑

謝胡參政啓

竝建豪英獲際不冤之世苟全性命頗思當痛之時雖以自憐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雖廣受才則

疎少不如人所向牆壁老之將至乃罹網羅苟有一跡之可疑豈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虛繫路人而爲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使文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鞠之又鞠疑於無疑殺一不辜懼損奕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憂過計之心欲究盡於物情終上干於廟論此蓋伏遇參政相公爲國遠慮作時孚先稱物平施出一代經綸之手議獄緩死佐九重斷制之仁欲使民瞑目以無言必自我平心而取决

拾一生於九死寧勿藥無妄之災付萬事於大公豈施恩不報之所有來私謝未泯常情

謝陳同知啓

鹿非産於庖廚繫惟其命盆豈干於日月戴掩其明嗟哉平人有此奇禍肯茹冤於聖世必白事於羣公卒以微生自歸洪造敢緣雅故妄出等夷伏念某少覽古書恐遂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求田問舍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緩急於里閭終歲之間催飽煖其妻

子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甘於就縶至遭毒手盞坐客盡知其爲冤第以當路之見憎况復旁觀之共詬怨家白攫於其外獄吏文致於其中儼然囚人無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詰其來繇可爲驚駭逮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徹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宜受罰猶有鬼神之明鑒終賴持平國有人焉事無冤者此蓋伏遇樞密相公英姿不世學力絕人無遺憾於天不求同於俗古心古貌讀前輩未見之書先覺先知得累聖不傳之學雖汨然於世念豈得已於時須刑名度數之諸家源流具涉規矩準繩之大器本末兼通以典民彝以斷國論方求萬事之合律不忍一夫之納溝疇昔少年許其託契晚節末路不啻如新豈敢以冤而自言固已無簡而不聽恍如一夢盡忘井邑之故吾願以餘年自附門墻之小物

謝羅尚書啓

自頂至踵横蒙惠於諸公與口誓心指殘生於再世雖施恩不求其報而顧義必知所歸自慚奇蹇

之蹤倍費生全之力伏念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行視毀譽如風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惟谷以堪驚向也路人俄而重辟聰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殘其軀豈敢爲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織勦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不察於人言爰特與於詔獄半毫以上皆鑿空無據之詞十目之間有左驗甚明之實平心以察兩造低首而聽一成獄情既真物論惟允死生與道天地鬼神之鑒臨骨肉成圍父子夫婦之感泣事係

皐陶之種德心知伯夷之折民中其天休長我王國此蓋伏遇修史侍講判部尚書英姿不世偉度自天方爲布衣固已有當世之志及持從橐莫不惟大賢之歸內韜駿發之才蔚負老成之望青天白日有是淸明霽月光風終然洒落軫一夫納溝之念操萬事入律之權小用經綸大有關繫敢以平生之雅故用爲緩急之據依恭値仁心遂張公道怵惕惻隱知納交要譽之皆非踣斃泥埋豈縶言蔓詞之爲瀆僅賒九死莫報萬分

謝汪侍郎啓

孝敬之道素虧罹親非罪營救之誠不至有枉莫伸咎皆自貽情將誰恤何足以關君子之念不期而逢執法之平一飯闔棄餘生感幸永惟天地之大義莫先父子之至情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敢有愛其力無高不卽而無幽不求當其處倉皇急迫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之實開口而自道說非以爲誇逢人而輒號呼庶其或遇總是可憐之狀出於欲脫之心誠不形焉人誰念者

伏惟某官經綸獨任明允自將赤子入井之時有爲獲挽綆之力惻然拯溺夫豈爲人願此久淪乃爾幸會戴天履地獲自附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之何所但覺拊心而自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謝梁侍郎啓

法如江河使之易避人其金玉是以無瑕安有皎而易見之情乃成久而不決之獄牽連就逮號泣求伸世豈無冤自嗟太甚伏念某身名不競時命

皆非豪於里閭所得寧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孰爲龍斷之登羞作墦間之乞推平生之作計擇鵰欲輕及晩歲之多艱轉身無所重以當塗之切齒加之羣小之鑿空衆口莫調但承虛而接響十目共覩嘆因誤以成訛昭然行道之夫徒爾迫人於險制獄之設貴得其平事情之孚無過於實天地鬼神之具在死生禍福之遂分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君子長者之用心識前輩大人之行事有寬無猛治體所關惟恕故平吏師之表蓋張廷尉之

多忤兼徐司刑之所難肯使要人自行私意無簡
不聽尚懼凡民之有辭以法爲公寧敢殺士而無
故式長王國具嚴天威尚以餘年拭目鈞陶之盛
普之再世拊心報効之期

謝陳侍郎啓

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
事大夫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
必動其心出巳之恩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
有知其由來激者爲之動輒過甚越石求晏子而

未巳叔向置祈老而自朝第知効顰不悟成拙言
念昔者皐皇何以爲心所謂伊人望望若將浼我
五年之屈一日而伸徒費號呼竟繇幸會此蓋伏
遇某官置身於繩準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寧失
不經慈脫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會微識面之嫌借
其力於一言活人父於九死捐軀未足爲報況一
至門執筆不知所云抑萬無地

謝鄭侍郎啓

文致誣欺之法久矣不行生死肉骨之恩今焉創
見事實關於國體道允慊於人心曾是餘年無非
大造伏念某少嘗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壑
身名俱沈置而不論衣食纔足示以無求人眞謂
其有餘心固疑其克取而況奴僕射日生之利子
弟爲歲晏之謀怨有所歸謂可從於勿恤內常無
歉豈自意其難明俄而積世之冤端若從天而下
塗人相殺罪及異鄉當路見憎勘從旁郡恂恂之
勢可畏炎炎之焰若何一死一生足累久長之福
十日十手具知來歷之非莫弭人言爰興詔獄是

非錯出眞僞相殽不以大公而並觀孰從泉源而
細攷附法以殺雖百喙以何言出意而行恐單詞
而無據念天下之有冤士蓋古人之所用心坦然
周道之平翕若漢庭之允悉歸繩尺猶有鬼神此
蓋伏遇判部侍郎以獨見之明持甚平之論學期
聖祕肯姑徇於俗傳心與天通寧曲從於世好正
色不撓以法自將念曾子之慨然昔聞斯勇使宣
尼而尚在今見其剛純意國家不遺微小拯匹夫
於焚溺懼損萬分辨大事於從容可觀一節彌綸

妙手經濟長才古道今時合爲全體正人端士則
在下風萃之微軀昭厥來世闔門六十口分無免
矣之期行法二百年未有若斯之懿自今以始制
命知歸

謝曾察院啓

上下交攻命危絲髮是非莅定恩重丘山不欲凡
民之有死肯使殺上而無故公論所在善類知歸
伏念某本無他長恥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陋
乃塵凡頗識聖賢之用心難之泥滓宜身名之不

競漫衣食之是謀志念不出里閭下流多謗姓字
何干朝著厚祿故人合成悔尤莫可湔洗雖明知
其非罪孰肯昌言但陰覘於加隣番成私禱第有
途窮之哭俄逢陽長之亨此蓋伏遇察院執事挺
然英果雋賢之資輔以正大淵源之學嚴於律己
出而見之事功心乎愛民動必關夫治道抱規矩
準繩之大器愛毫髮絲粟之小才取諸深溝置之
平地扶植正義以協天心審克詳刑以壽國脉徼
然風動成此岩瞻豈以螻蟻之微生不關念慮終

然天地之一命永感私恩

謝何正言啓

肅此臺綱無非體國求其情實要豈容心方物論
之正騰匪詔獄而莫定持平以聽惟是之歸死則
匪伊活之造次伏念某徒有凌高厲空之志本無
應時適用之才何故舊之戚休乃名任俠通里閭
之緩急見謂豪強欲爲飽暖之謀自速摧殘之禍
謗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變生意料之餘三肱并
折友朋私憂其身後兒女環泣於生前吾道非邪

一窮至此男兒死爾正命謂何臺評欲付之大公
天定竟還於無事國是所繫恩私有歸此蓋伏遇
正言執事挺特性資屹然山立優游心事湛若鏡
平盡洗偏阿具知情僞舉一世之端人正士莫之
或先二百年之忠言嘉謨於斯並建故雖小小亦
使昭昭況螻蟻之微生係天地之一命苟私意皆
可致人於死則聖朝客有倚法之威欲民無冤爲
國遠慮周道有小人之視各使適平漢網無吏治
之姦本非過察悵餘年之何用合四體以爲公

復吳氏定婚啓

天所作配固非偶然人各有心未易相向衆以爲可誰其敢逢伏承其人從容庠序之間英聲如許而其小女子跧伏閨門之內女訓謂何豈不願爲之有家寧敢自詭於得士有朋友之詔遂成佳好於斯將幣帛而來亦脩故事而已凌兢承命倉卒何辭有少答儀具如別楮

龍川文集卷之十八 終

龍川文集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參政 葵

僕愚不肖百罔一有顧嘗習爲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自惟無以報稱毋思求天下之賢士致之於公門使本朝諸公不得擅美於前斯亦僕區區報稱萬一之心也故向者輒誦其所知而執事未厚留念敢復抜其尤者而論之左宣教郎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仰無愧若

置之諫勸之地當有以增助君德左文林郎王衜強學力行內嚴外順通究民情之利病明於事體之是非若置之論議之地當有以資補時政左朝奉郎葉衡右迪功郎孫伯虎文章清古議論正當臨機明敏涖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劇煩而不亂衡見知臨安之於潛百姓未嘗有翻詞至府一境之內風化肅然伯虎尉婺之永康民有詞訟皆請於州願決之於尉及攝邑事民相戒無以曲事至縣此皆衆耳目之所共知非僕敢爲過言若置

之繁難之地必能隨機處置井井有理凡茲四人皆當今人材中可以一二數者也執事儻論薦之於朝天下將翕然以爲得人苟一口以爲不然僕亦當得誅絕於門下今醜虜未滅邊防尙擾財匱兵乏士怨民離執事方當大政宜日夜搜求人才致之於朝以共辦茲事倘曰京局未有闕員姑爲後圖日復一日而事去矣雖伊呂更生亦何救哉區區之心如此而已伏惟鈞慈特加裁察

與王丞相淮

亮竊惟大丞相首秉鈞軸士之歸心門下者豈但誠服德望要亦不能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求於世者固少而吾之權又足以奔走天下之人則其勢固然也獨亮之於門下心悅誠服而未嘗自言丞相亦不得而知之歲杪嘗欲略布誠悃而進歸倉卒又成自外入春已來貧病交攻更無一日好況雖欲拜一書以叙其本末亦復因循私切自念鄉者丞相於客退之後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語良久且憂其無用於時欲使得一試恩意懇篤雖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亮而自外於門下是曾犬馬之不若故嘗願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聽之聖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而又英明夐絕古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蓋亦有所甚屬意者而倚權以行其私上亦終厭之獨丞相布誠心開公道進退則采之輿論廢置則付之準繩事上之日久而上亦察其無他也故確然信用而不疑久任而不拔章聖皇帝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卿等有事但與王旦商量故在中

書十四五年而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過丞相今日真有祖風矣甚盛甚休非餘人所可望其閫域也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主和薰炙天地身享不過十五年又六年而和敗通止二十一年耳近者乙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而今亦二十一年矣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此天數之當復也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正胡運之當衰也天下一統猶不能以五六十年無事於其間必有水旱盜賊乘時竊發之變況南

北之勢而欲三十年苟安蓋亦甚難矣天下無事上之所以信任宰相者他人所不得而間也一旦緩急丞相能保上之終任我乎奉身而退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觖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我爲奇貨乎無事則我享其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非丞相之素心也抱不哭之孩見則當之而不辭肩千鈞之重負則赧然而自退此又丞相之所當恥也亦嘗以區區管見窺測聖意緩急之所用決非今日之所用也一輩無賴平居大言以誑人

交結以自鬻蓋亦有許其眞能辨事者上安得不疑其可用乎市之邊儌付之繁劇人亦往往指目之矣異時誤國識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丞相今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一知其姓名其人可當何任其人可辦何事四方之將帥當一一察其能否其人可當一面其人可臨一陣邊陲之急慢糧草之虛實兵卒之强弱城壁之堅脆歷然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從容爲上一言之使上有知人未盡之嘆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謗

雖其號有才力者亦固在吾驅使間耳一輩無賴不得攀起而誤國其爲天下國家之福豈淺淺哉丞相雖長秉國鈞公論當不以爲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國家可保者於丞相見之矣願丞相詳入思慮以幸斯世非亮一人之私言也丞相苟以爲然則亮又將有裨千慮之一得者繼此以進亮向嘗言葉適之文學與其爲人此衆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旣有時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

於格例極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將有爲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久候於選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半月間郡轄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薛叔似文學雖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蓋亦不減向因面對上亦意其可用丞相蓋已將順上意矣若併收此人更與一遷而適代之上必不以爲難是丞相一舉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亮當以五十口保任其終始可信也其次如陳謙之文

學識慮施邁之心事和平亦不宜久在掌岡亮岡顧使多士盡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薦此亦效忠之一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無限今直未敢縷縷耳丞相倘察其忠誠則我決不敢於此遂已惓惓之心伏冀鈞恕幸甚幸甚

與韓無咎尚書

亮獲從一世士君子游獨不識尚書豈非大闕不徒以民事太守於分不應借干典謁忽若無因而遭按劍則其羞又有甚焉貴貴尊賢之心人誰無

之特其說而兩不相値迹涉疎慢固其勢也然區區尊慕之誠昭如白日往者友人劉仲光嘗欲作啓以自通方口吻悲鳴之際亮奪其筆而爲之曰吾以泄吾意耳友朋無間竟用以達於下執事尚書試取而觀之此豈庸吏應用備禮以求免罪於記曹而漫爲之者乎今者尚書見亮城中故舊輒爲商及姓名若將進而教之者無乃有以得其心乎亦但疑其久不來見乎是以冒昧請謁而尚書撫存敎載若素出門下者幸甚過望亮少以狂豪馳騁諸公間旋又脩飾語言誑人以求知諸君子脫又敎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也如亮所聞則又有異焉會亮涉歷家難窮愁困頓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及嘗者不幸十餘年之間大父母父母相繼下世是以百念灰冷不復與士齒今但與妻孥併力耕桑以圖溫飽雖書冊亦已一切棄去況更能脩飾語言作少年塗抹事乎嘗記歐陽文忠公與黃夢升劇談盡歡求其文終不肯出夢升之言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

非世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亮今者不幸似之然縱談及此亦竊有感焉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班班可攷於兩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提挈授受厥有準繩渡江諸賢收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年之間廢置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爲天下安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爲合律奇者爲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然自得於其間者於今惟

尚書一人亮雖不言尚書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
從之學顧筋力念慮已如此恐不復堪鉗鑪耳鄙
文數篇輒涸崇視祇以致尊慕之誠子師尚書告
以尚書欲見其送徐知縣序亦附見於後因以問
於渡江諸賢之論亦或有合否不然亦將得其所
以不合者至於托文以覬一日之知則亮也何敢
雖天實鑒臨之然其迹已如泥中之鬬獸進退皆
可以一笑也七八月之交尚書既許其賜傾刻之
間縱談忘勢或至於古之聖賢豪傑所以陰扶天

下之大勢轉移天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於易
之所謂與時偕行者或能出其所見以裨經綸之
萬一喪失所守之罪獨亮自當之耳干涸死罪

與徐大諫 良能

亮聞之天下有二道其一分也其一義也亮也不
守爲士之分切願有謁於門下者抑將以行其義
云爾義行則分立矣天子設學校於行都使之羣
居切磨朝夕講究斥百家之異說而不以爲誕言
當今之利害而不以爲狂所以養成其才而充其
氣也往者朝廷舉事公論一不叶則諸生羣起而
獻其忠雖天子爲之動容而不深罪也今也不然
獨亮自以生長明公之里巾又嘗拜伏門下不可
謂無一日之雅則於明公之舉動烏能漫不經意
於其間於是而有言焉非特以行其義也亦分也
伏惟明公試幸聽之伏見朝廷繇闔門之官而遷
一執政公論沸騰上者獻其忠於天子自忘其力
之不逮其次類欲以病引去若前臨汙渠反身疾
走惟恐其汚又其次則口不敢言而腹非之以至

將校卒伍閭巷小民無問識與不識意洶洶不自
安肆言無忌不虞誅殛之隨後夫豈閤門之官一
一結怨而至此哉信公論之所在天實臨之不期
合而自合雖欲已其言而不可得也恭惟聖上方
鋭意圖洗國家五十年之深恥所恃以進者獨人
心耳人心之所在聖上翻然從之而不以爲難顧
恐未能以盡知耳今也上而士大夫不以爲然無
以慰之則失其心矣下而軍民不以爲然無以慰
之則失其心矣恢復之初而使士大夫不得自盡

罪民至於解體此固姦雄之所竊笑而仇讐欲幸其然而不可得者也朝廷舉動豈宜至此方聖上之爲此舉也亦將合文武爲一塗惟才是用浮議之不恤云耳自今觀之本無戰功亦無將畧不可謂武小謹自媚小勞自詡不得謂才援近日之茅蔓戚里之草累聖上之德沮中外之氣而通國皆以爲不然不得爲浮議亮以爲聖上直未盡知爾今殿院李公旣以公議而達諸上明公起而成之猶反掌爾以明公之諳於世故豈不及此而猶遲

遲未即發者欲求事之萬全也萬一明公未言而聖上感悟不顧反汗之小嫌而欲塞消騰之公議罷去其人而問當言而不言者明公心雖不然而何以自明就使聖眷方隆置而不問世之猶直之士必有不察明公之心者明公雖欲自恕而不可得此亮所以反覆爲明公念之而不能自已也明公無嫌發於他人而我則後之以利而言則千人逐鹿先發者爲功乎後獲者爲功乎利非明公之所欲聞也以吾之一身而置諸天地萬物之閒何

者爲彼何者爲我何者爲先何者爲後要以無慊諸其心而忠於國家爾夫以聖上之仁明英武必不肯以一閤門之故而違通國之心也審矣明公之忠誠通練必不肯愛一日之力而受夫當言不言之責也亦審矣然陳幽逆之端居深念非陸賈無以發之此亮所以薦其區區而無疑也夫陰陽之氣闔闢往來間不容息建亥之月六陰並進宜於無陽矣而昔人謂之陽月者陽運於其間而不知也子一建而一陽遽出而爲羣陰之主此天地

盈虛消息之理陽極必陰陰極必陽迭相爲主而不可窮也明公察之天行參之人事則今日之議必有處乎此矣亮之所爲薦區區於門下者以爲天下無萬全之事求全者未必全不求全者未必不全也亮也昔嘗奉教於君子矣進不敢爲甚訐之言必求罪以取名退不敢萌自私之心欲覬幸以避罪隱諸吾心而不安驗之公論而有證揆之鄉曲之義而不能以自已幸而蒙聽不幸而斥絕之一歸諸命而聽諸明公亮豈敢有所取有所避

於其間哉

與章德茂侍郎 四

秋中叅謁政以拜違台光踰半年冀以釋崇仰之懷且慶禁林之拜爲兩地之驗區區承教之心本不淺乃以妻弟之撓早夜不得安以此遂失其始圖且煩台慈講過厚之禮而不得終享台意負負何言怱怱告違又踰一月西望台閎萌劇耿耿侍郎開豁亮直足以起士氣高明宏遠足以壯天朝此輿論之所共歸不獨遊從之私也主上有北向

爭天下之志而羣臣不足以望淸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釋庸非天下士之恥乎世之知此恥者少矣願侍郎爲君父自厚爲四海自振使已棄無庸之人時得一見時通一書發胸中之掃滅未盡者豈不幸甚

又書

亮歲之二日扶病東渡諸弟接之江頭相與攜手而歸一庶弟竟染病以死亮亦轗軻一月而能復常又妻孥皆發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入夏鄉氣殊作梗貧病相尋天於不肖亦云慘矣尺紙不復到門下非敢慢也勢固至此惟是山斗崇仰之心與日俱積而不自禁方圖拜書乃辱八月一日所賜台翰捧讀再四惶恐無地雖大賢君子所以加辱於不肖者甚厚而不替至於遂成先施則不肖之惰亦甚矣鄉間大旱家間所收不及二分歲食米四百石只得二百石尚欠其半逐旋補湊不勝其苦主上焦勞憂畏仰格天心使旱不爲天災此皆一人獨運之力而非盡求助也垂

象之與村落中無從知之渡江安靜且六十年辛巳之變行三十年和議再成又二十三年老秦掀天撲地只享十六年之安通不過二十二年今者文恬武熙宜若可爲安靜之計撥之時變恐勞聖賢之馳騖矣不待天告而後知也侍郎英雄磊落不獨班行第一於今大抵罕其比矣心之耿耿每欲與侍郎劇談一番而坐有他客欲吐輒止屠龍之技雖成何用侵尋暮景行將抱之以死矣元晦得江西憲恐未必能出也近有一詞爲渠壽陳君

舉亦有一詩見壽併錄以付一笑又有好事近四闋謂可爲畫贊試評之如何亮不識辰降之辰欲作一詞不能也亮十月八日入都首得參覲以究其所欲言而未能言者尚冀台照

又書

亮拜違台光未嘗如此久不拜起居狀亦未嘗如此久禍患奔走流離中此心傾注惟門下而已非不欲告急正恐危疑之蹤重以相累兼當路作意欲殺之亦恐非片言所可解徒勞台念故一切闕

然不言最是八月二十三日正囚繫囹圄中忘其項上及手中之爲何物却倒在匣床猶欲牽綴小詞以舒所覩千秋之意雖牢落困頓終不能成亦無奈是耿耿者何一年遂成疎濶正以此耳承局以元自到龍窟伏辱台翰甚寵貶損道德軒豁心事如亮何以辱此已經新元緬惟旌纛所至百神訶衛台候動止萬福闕遂徙鎮荆南豈以留都重地猶受朝廷成畫以行而上流之重刷洗展拓一以付之師臣非門下無以遂當天意邪向見王公

明葉夢錫常言荆南非他比形勢地利須人以爲重義勇八千禁衛諸軍不能過開府之初旗幟營壘雖無所變更門下一號令之氣象精明便當與昔人不異矣所恨相去愈遠又方禁錮於斯世有其心而無其事有其事而無其時窮達異路合并之日終難耳朱元晦辛幼安相念甚至無時不相聞各家年齡衰暮前程大槩已可知古語所謂癡人自相借白今言之要亦不妄門下方爲公朝所眷倚善類所屬望手頭做得脚力行得及今强健

展布四體爲異日青史一段話說不但不辜天寵而已亮乃事而臨危機且看料理如何收殺無繇面敘臨楮不任依黯

又書

敬惟侍郎以西州之英負一世之望漢廷諸公莫之敢先遂膺天寵遂持從槖於今東西二府非公莫宜聖上方欲發揚壽王北向之志借公風采於留都以震動中州上流須人則又奉命而馳東西揚歷無所擇於天地之間心事落落困因隨時而

見也如堯已爲天所擯棄而門下獨提挈獎與如世間不可少之人雖荷眷私之隆祗以重其罪耳黃范二公一見如舊交得非門下誑之太過而至此乎范於堯尤不遺餘力世旣有望而惡之者則必有望而喜之者此乃所謂對待法而堯遭之特分明鄉間豈可復居京口亦恐惹人閑話今只當買一小業於彼邨於垂虹之傍買數間茅屋時以扁舟尋范張陸輩於松吳江上以終殘年其他一筆勾斷不復作念矣張定叟極扳其禍患尤力而

事乖人意薄命所招無可言者君舉象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畿內小節正則亦得淮郡近關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惡天運人事看到那裏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過武昌必須與象先元善小款吾人要一聚首良不易得傳部當尊之人相馬不失之瘦采對采非取節焉誠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不足論向見其歌門下偉詞抑揚高下一一可聽彼亦知世間有所謂人品者門下豈亦以此假之辭色耶澇漉

紅塵終恐不能自別於凡流上之不過亦若此耶一笑荆公數小詩極佳一鄉僧收得共二十餘詩其親寫太史遷史贊亦二十來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番羅數子又爲門下賚下拜良劇覘感恭惟獎諭詔旨有見軍政之舉而有勞必念亦以彰吾君之聖甚盛甚休所欲言者無限聊見一二率畧之甚

與應仲實

與仲實別於今八年矣禍患奔走自分死生不相

聞如旣而適有天幸遂得比數於人然猶於故舊之書闕然不講幾若自外於門下者重惟少之時猖狂妄行鄉閭所不齒仲實以儒先生撫摩煦飫若昆弟朋友親識者亦有不擇交之疑而仲實不顧也困苦之餘百念灰冷視前事已若隔世洗心滌慮謂可以承君子之教矣而八年之間詁言不接吉凶不相問吊反有白頭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敢外其責去年秋舉試監中有可以爲不肖始決意爲息肩弛檐之計所居僻左有疑孰問恃仲實

輩人在爾方圖緩步造謁過仲實有行都之役遂巡數月遂聞新除官況絕佳職事簡少儒先生雅宜處之斯道之伸此其惟與喜甚至於不寐前月末始聞來歸暑溽如許不敢輒詣齋閣又思此別相見定何時進退首鼠卒以其所欲求正於仲實者而筒之書亮兩年來方悟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於我何常之有朝可夷而暮可跖也不仁於我亦何常之有朝可跖而暮可夷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聖人姑爲是

訓無若丹朱傲無若受之酗於酒亦非獨憂治世而危明主人心無常果如是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古之賢者其自危蓋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廣體胖也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事物雖衆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

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於天下後世言之而無隱也大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間顛倒錯亂如理亂絲更無着手處日復一日終不免於自棄不識仲實其何以救之近作十篇往求隱括置其言語而索其理之非是批于左方使得於是省焉仲實於亮可以無慊矣切毋以

故意待之曰是曰好而已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於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而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杪忽爾此擧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罵而且飲之也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晩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駕其說以鼓天下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而不能以

自出其為人心之害何止於戰國之楊墨也亮不
自顧嘗痛心焉而力薄能鮮無德自將有言不信
徒慨然而止耳然使賊假募上之名得入帳下一
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儒弄於李希烈也苟
無儒先生為說以闢之則中崩外潰之勢遂成吾
道之不絕如縷耳仲實力可以有為者其將何辭
胷中所懷千萬念遂為仲實言之而筆困紙窮不
能以究暑伏恐未可迎侍上道果未有日尚當攜
手一吐其肺腑不敢以相撥動自外也萬一便上

道恐宅眷既衆必不免從諸應取道龍窟過我為
一夕之欵否是所望也不敢必也若從銅坑卩取
界牌所省不能一二里而紆曲亦不少矣臨紙無
任惓惓

與呂伯恭正字　四

家奴歸得所報致發讀足慰尊仰訊後尊履復何
似示以士龍墓銘反復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
精粗本末一般說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
能文者要何能如此顧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
見用心之廣不以人為可狹議以區區之意具如
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意非不甚明上巳
聞可則姑已矣而猶卩疏不已不幾於憒疾者乎
又好名直中傷之一事耳此雖不載亦可正字方
為善類所倚賴於石顯鄭注一事亦復重複如此
奈何無事取官府乎使人畏而遠之宜於正字乎
日所論未合願自公復進曰止上是之併去此段
不惟全記事體而已正字以為如何或別有意亦
願見教此紙讀能宜即焚之顛類事未發自造公

案故也區區之心必嘗見察本政書板未章所望
亦任世責者平時所宜深究世固有同好此書同
疏此事同施此策而其實不同者此不可不論也
屹然橫流之中而不立巳者所見唯正字一人想
者獨於正字未能自默耳承教邇未有日所與強
飯自厚

又書

遊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即日首夏清和伏惟編

厚有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榜正則君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圓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後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爲也辛幼安王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

之際可熟玩矣吳乎之後其處亦自不少況不必平乎亮已如枯木朽株不應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亮本欲從科舉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欲出耕於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着方欲俛首書冊以終餘年又自度不能爲三月新婦矣方欲盃酒叫呼以自別於士君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舞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塡臆或髮上衝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聖人不能爲也海內知我者惟兄一人自餘尚無開口處雖浮沉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樂之事乎然一夫之憂懼悲樂在天地間去蚉虻之聲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時節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衆人以爲此人實能救則亦無所逃其責此秘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係無所多遜况揖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乎約一向在侍旁否不敢疊番爲問香請委尊閤宜人懿候萬福新婦兒女再三拜起居

又書

比家奴回得所答教正則來又承專書副以香茶之貺甚珍其間所以教篤之者無非至言如亮淺薄何以堪之然事不親歷常不知其難亮今知其難矣孔子沐浴而有請以常從大夫之後孟子以布衣傳食於諸侯蓋事變之所迫舉一世陷溺於其中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焉其勢不得而但已也彼皆以身任道而執寸挺以撞萬石之鐘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著何不警其越俎代庖之罪而乃

疑其心測井渫不食乎天下患無才耳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所安在其有才而求售也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著不察其心之所憂則亮將何所望亮之自放於盃酒者亦每每先為大著憂爾人生豈必其為秀才亮平生本不種得秀才緣而春首之事自侍從之有聲名者固已文致於列亮亦豈恋恋於雞肋者乎亦恃有大著在故也王道甫告以忌嫉之徒乘間謗毀之可畏潘叔度

以為三年三百綠袍子詎可以動其心均是人也而好惡異心二君殊未之知耳亮之所敬聞者聖賢切於憂時而其中常若無事不知何道而使之並行而不悖乎此非書語之所可解惟大著就與實處教之使有以憑藉庶日其賜為不小矣君舉聞求金華添倅何不早決之其勢不可不出大著新遷且應從容其間耳兼人各有力量不可相學也初秋伏惟台候萬福

又戊戌冬書

亮入冬無一事遂與田里相忘矣君舉天民一出恰好大著未有當上之理只得安坐同類散落非所當問公家有所謂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往而非吾類乎去就只看自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時往往於此猶未能豁然激成黨論不得不歸罪於一遷也至於二三小臣去來豈能便于國家大體果能通天地於一身安有爾許擾擾入室操戈不罪唐突葉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適得近書極無况居厚病未脫體來輸誠然誰敢

為渠言之文海已編成朱子約在侍傍否台眷上下均慶千萬為世道崇護

與林和叔侍郎

亮竊惟侍郎屹然為四海端人正士之宗國家賴以扶顛持危有自通于天而非世人所能盡知者入都始盡聞之南渡以來永康之任端公者至侍郎而三矣盡掩前作發揮特操豈永康所可得而私哉出於永康而與天下共之耳使人心悅誠服而盡忘一己之私計朱元晦人中之龍也屢書與

朝士大夫嘆服高誼不容已亦深嘆二屬能相上下其論爲不易得且曰世間猶大自有人在鼠子輩未可跳梁也其降嘆如此舉天下無不在下風矣九重徐思語言有味德誼可尊親語何坡以爲林某好人朕甚念之已爲易章貢見關簡記之意不能自已爲善者果何所不利哉亮親見坡爲亮言如此聖意昭然豈可不爲吾君一行哉丞相郤念清貧而計薪俸之厚薄要非門下本志也侍郎已爲天下公議所屬亮螻蟻微生賴門下而全直

一人之私計耳不敢縷縷言謝但時事日以艱父子夫婦之間非復智力所能及而天變甚異非至公血誠不能當此聖賢馳騖不足之時侍郎乃心王室當作念與於他人也

與韓子師侍郎

亮拜違又見秋矣儕居與諸生日鑽故紙雖或得味僅如嚼橄欖爾懷想促膝對坐抵掌劇談之時每欲頡頏飛動而未能也比聞有鄉邦之命喜甚至於不寐自吳明可之去於今十年羣吏爲政久矣老吏小猾豩虐無辜罪惡貫盈天將誅之百姓聞賢使君之來舉手加額以爲天眼開矣吏徒亦聳動碎膽有望風引去者而縣官之肆爲不法者亦自分於不免自今以往一邦清明亮亦與一幸民之數喜甚不寐不獨以從游之私也然賢士大夫間有私憂過計以臨安過於嚴爲慮者亮因語以韓文往數爲亮言作京畿與外郡不同又見夢錫葉丈言和州之政平易近民百姓至今德之如父母猛非所慮也正恐其矯枉過直耳宇宙雖廣

能明賢者之心能幾人本欲一見面道區區然鄉邦之弊決不能逃清鑑老姦少猾鋤其甚者而肆爲不法者亦移易一二以動其餘然後一切以平易近民之政行之邦民非難治又見賢使君嚴明如此皆已存不犯有司之念因勢順導殆如反掌不由一月政平訟息必將有以自達於天聽者使賢士大夫無所疑而黜白爲黑者無所容其喙此固疇昔之所望於門下者也亮於斯時始可以從容間見相與道舊故以爲樂而他時一邦父母之

恐亦將牢而不可解侍郎於此講之熟矣愛賢念舊之心不自知其爲僭也亮方與邦民拭目拱手以觀新政平生之學可以出其一二無疑矣亮所望良切

復樓大防郎中

亮病中昏倒雖領台翰初不曉只從門前過將謂取道永康邑中西望夢劇悵然若知猶宿留界牌固將忍死據出以求一見重蒙誨劄之賜今已就安方悟向來初不必追逐於雙溪也尊仰愈不自

勝恭審郎日晚秋晴而不定郎潛多暇天人叶相台候動止萬福温詔趣還猶從郎署殊未厭輿望臺端諫省升公其孰宜之慶幅當需此時今不足爲門下道也亮平生百事並在人後只有一健耳望見鬢景大以與奪之憔悴病苦反以求死爲快虎其他尚復何說漢朝公卿皆偉人而英俊盡布朝列虜情叵測深恐爲其所侮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御持尚可偷一日之安不爾無使患起慮表有辜上下動色相慶之意也私布下悃勿令重得罪

亮更不別布台閫問幅有可驅委者願聽約束

復陸伯壽

五月末間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又新得罪於人意況不佳雖欲陪款語而歸心如飛破雨東渡但劇悵仰伏辱台翰恭審郎日晚秋喜晴拜命[illegible]翁神人共相台候動止萬福舍試榻房伏承遂稱禍於崇化堂前衆望所歸此選增重凡在友朋之列者意氣爲之光鮮壽皇在位二十七年與此選者六人自明天折純臾中廢何以强人意新

天子龍飛而兄首膺此選遂使新政有光甚盛甚盛方圖專馳尺楮上慶遂成先辱惶恐不可言時事日以新天意未易測度但看人事對副何如耳泛泛君子不足以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也好惡只看屋下即此乃觀時運與法門今之專算天者自不肯信耳兄以爲如何英傑滿朝無爲醜虜所欺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御持尚可偷旦夕之安不爾則虜情未可測也亮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兩月自此日裏不

能吃飯夜間不能上床凡二十餘日方漸漸較可人九月吃飯打睡始能自齒於平人然未至五更便睡不着望見暮景已自如此不如早與一死爲快脆也自餘皆非所宜言托契之厚不覺狂態又發也勿使他人見之幸甚幸甚

復杜伯高

亮兩年間毋入城左右必枉過之亮又往往困於俗間應酬曾不得一欵笑語似若自取疎外者乃其心則不然亮知有賢者知其非他人所可及知

其當終日相接而不解弟事有適然而其跡若無以自明然而左右獨以爲不然時以書相勞問意有加而無已衰隨日就淪沒何以得此於賢者甚甚幸甚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飾明而詞妥鋪敘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變而至於楚人之辭矣欽羨之休繼以太息亮二十年間論交四方之賢俊能爲此者幾人自顧陸沈如此居前不能令人軒居後不能令人輕力不能使此賦一日而紙貴蘇季子所謂是皆秦之罪也一太息可得而盡乎賢者所存甚遠必不以此作念而吾人冷笑爲可念耳叔昌能館賢者慰喜不自勝兩簡與其兄弟得便達之爲禱仲高之詞叔高之詩皆入能品時得以洗老眼在亮何其幸而一言之不信在諸賢何其辱也左右筆力如川之方至無使楚漢專美於前乃副下交之望是非久當自定在我不當有一毫之慊耳訊後尊用復何如歲將易矣願自加護以當世道之事匆匆不宣

復杜仲高

往者辱枉步兩臨之於城閒雖匆匆不能奉譚笑之欵然望其顏色觀其舉動已有以知其不凡矣別去弟有悵仰忽永康遞到所惠敎副以高文麗句讀之一過見所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已令人眼動及讀到別纜解時風度緊離觴盡處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長擅美矣雲破月來花弄影何足以勞歐公之拳拳乎世無大賢君子爲之主盟徒

使如亮輩得以肆其大嚼左右至此亦屈矣雖然不足念也伯高之賦如奔風送足而鳴以和鑾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此非獨一門之盛蓋亦可謂一時之豪矣薄力雖不能爲足下之重然衆力又何足以過方至之川也願加勉之而已紙筆所謂律法嚴刻者法豈有常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定爲令況若區區語言本不足憑而又何嚴刻之有再得來書未敢以此爲

當也書久不答而又再辱惶恐不可言歲暮千萬爲道業自愛

復何叔厚

亮頓首復書辱答示甚慰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復何如承聞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爲憂他時恐患多耳然處心平夷亦吾人所當常念也亮寓臨安邸都無事但旣絕意於科舉頗念其平生所學不可不一泄之以應機會前日遂極論國家社稷大計以徹於上聽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對乃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出之書中又重諸公之怒內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面對今乃議與一官以塞上意亮雖無恥寧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卽繳還於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所能沮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爾丈夫出處自有深意難爲共兒曹語亦難以避人謗毀也此懷惟呂丈知

之叔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間大有事未可便認以爲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其遠者大者上聰明睿智度絕百代一見亮書便有榜之朝堂以勵羣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絕江之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蓋與此謀也云云

復呂子約

二月間匆匆告違卽有金陵京口之役舉眼以觀一世人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二十四日抵家人

事衮衮未能拜起居狀乃承惠翰存問生死感激不可言諷後再作梅潯恭審進德有相台候萬福亮已交易得京口屋子更買得一兩處園地便為江上之人矣地廣則可以藏拙人樸茂則可以浮沉五七年後庶幾一成不刺人眼也劉丞相之護其身如狐之護其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可衛身矣彼其於亮乃趙平叔所謂臣於脩蹤跡素疎而脩之待臣亦薄者而諫疏首以見及么麼之蹤遂累巨筆第可付之一笑耳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

騎墻兩下自今可以信其不足為智矣朱丈辭職得遂此廟堂處事之善者也葉正則近過此宿一日而行云二十七日與石方試渠以此日渡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萬一報仲權亦往上會試之否叔晦試得一政亦良便然近來朋友皆向老成而生氣絕少雖叔晦亦既老成矣近嘗作書與朱丈云待講平生事業只謂眼生若又隨隊入熟事杳亮當為小人之歸無疑矣契兄以為如何正則甚念欲得一見迫於歸覲其親毋三托導意亦皆以來簡示之約六月半再過此併懇台照天民竟不起友朋彫落殆盡亦何用生為念之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兄進德日興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亡者於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惟兄勉之更十日尚當一去見匆匆姑此謝來辱

復呂子陽

被示縷縷具悉雅意古人有言曰自靖人自獻于

先王此不獨國家大臣之道當如此凡人曉然使此心明白洞達要自有知者前日諸友嘗問陳平王陵之事孰為正因答之曰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如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只欲得直聲以為在朝諸臣皆無我若有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主心必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呂氏以為後日計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占便宜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之所

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曰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亮雖不肖然亦須要與此心爲主眼下雖不必其一一皆是然此心之皎然區自知之矣正不待他人之爲計也吾人之用心若果坦然明白雖時下不淨潔終當有淨潔時雖不爲人所知終當有知時若猶未免於慕外雖聲名赫然在人心豈可欺哉凡百不在多言各以此自反足矣子才回簡一時之妙答也若如吾輩分明說破又煩吾友縷縷矣

復李唐欽

亮拔身於患難之中蚤夜只爲梳飯杜門計雖天下豪俊皆不敢求交焉自非左右命之以交亮亦不敢也書問不相往來亦其勢然耳左右於闊絶之中又復以書先之且欲索其瞽言以開清視幾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上巳恕其萬一之罪敢更嘗槀以干天誅乎承命愧悚不知所以爲答雖蒙見訪亦固不知所以答也近詩具見所存一味歎服然王茂弘雖有幹略而韻度不高魯仲連差有韻度而根本不妥貼李長源見奇於艱難之中郭林宗俯仰周旋於禍患之外要皆不足爲世法左右不以亮爲不可而示之以詩當亦樂聞同異是以不敢不自盡也亮於今世之詩殊所不解不解故不好至於古詩離騷蓋紙弊而不敢釋手不識左右欲亮安所好乎夜歸克明出所惠書信手作答不復知其中道何等語左右之察不察雖亮不敢自必也龍川殊多故何時遂造謁臨紙悵然

龍川文集卷之十九終

書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山間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强人意者惟秘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僻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過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方將專人問起居乃承專翰之賜蒙所以見念者甚至頑悖爲衆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

甚於伯恭者邪旣以自幸深懼爲門下知人不明之一累也惟時春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某頑鈍只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醜女更欲扎腰縛脚不獨可笑亦良苦也山婦過月始免身以初四日巳時得一男却幸母子完全小下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戰國策論衡日註爲脫甚佳致不下拜田說讀得一遍稍詳若事體全轉所謂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取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圓轉事體則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世論事正不當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盡天下事情此所以爲荆揚之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輳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斡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闘飣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籠桶然此某所不解

也秘書挺特崇深自拔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托豈敢懷不盡意之所到雖縷縷未止有不然者却望見敎某不任至望

又書

不獲聽博約之誨又復三月起居之問不到凡格亦復踰月矣尊仰殆不容言卽此暑氣可畏伏惟臨按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頑鈍只如此但意况甚覺不佳甚思一走門墻解此煩憒初只候君舉不來今又爲俗事所擾加以大作旱勢令人遂有

且暮之憂以故要擺離未能得今只決之六月耳雨不雨皆非人力所能為也近有雜論十篇聊以自娛恨舉世未有肯可其論者且錄去五篇或秘書不以為謬當繼此以進然其論亦異矣餘五篇乃是賞罰形勢世卿恩舊尤與世論不合獨恐秘書不以為異耳一春雨多五月遂無梅雨池塘皆未蓄水亦有全無者麥田亦有至今全未下種者世俗所謂會龍分龍皆無雨今年秋尖皆赤小民所甚忌又俗諺五月若無梅黃公揭把歸之說此

細民占卜如此以大勢論之渡江安靜又五十餘年文恬武熙今亦甚矣民疲兵老今亦極矣安靜之福難以常幸去年除紹興外旱勢猶未透其禍必集於今年而秘書又適當此一路若歲事小稔或可求去大勢既如此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廟堂豈容去哉富家之積蓄皆盡矣若今更不雨恐巧新婦做不得無麵飥百念所紮奈何奈何婺州亦復大疫衢州米價蝦湯四千七百文一碩禍將浸淫於婺錢守雖有愛民之心而把事稍遲今歲救荒奔走上下不遺餘力者獨趙倅一人所至騎從簡約縣道諸色文字並不取索窮民有請無不遂今聞去替只二十日耳若失此人婺州尚未知所倚春來錢守奏乞用前兩任例令再任已降在省中廟堂只許陞擢差遣若得一軍壘乃是為本人計耳殊非婺州憂旱之地趙倅聞此亦甚喜彼亦未暇為婺之地也只欲候滿二十日便去討差遣耳今旱勢已成秘書必更被殃栲婺州更旱則將誰屬乎豈能以一身而及七州也願便申錢

守所請仍以旱勢奏陳留使再任專以禱旱及將來救災之事責之不容其不效力閣下任乃是高子演自是不應務本不相妨令其及期自上足矣若如此說破廟堂亦知只為婺州地當無不可者然此間事勢甚可憂人情亦何樂於此但期到則自去須秘書移牒添倅廳不得擅自離任使之聽候旨揮乃可耳疫氣流行人家有連數口死只留得一兩小兒更無人收養者聞趙倅已處置收養五六十人在州儘可謂有心力萬一天意悔禍連

得大雨如社倉義役之事儘可以專責之此人有心力不患其無所濟也況决無連大雨之理秘書不可不早爲婺州地臨期不知所委徒自手忙脚亂耳六月若一向遂無雨田秧亦無所營救但當去紹興請教且求一梭現成飯喫不能別生受天下大計自責之長人秘書何以處之紹興有悔雨否無不揷之田否旱暵之餘而重以此廟堂雖欲以恬然處之可乎大虧了主上也當今之世而不大更化以回天意恐雖智者無以善其後此不待

深見遠識而後知然而皆不知慮何也慮者不當而當者不慮是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爲乎亦在其人而已矣到此亦不須大段推托同舟遇風亦各爲性命計耳胷中所欲言萬端微秘書無以發其狂而困於俗事又因於諸生點課臨風引頸徒劇此情前日偶說論語到舜五人周十亂孔子所謂才難處不覺慨然有感自古力足以當天下之任者多只一箇兩箇便了一世事超世邁往之才豈可以人人而求之乎虞周至於五人九人眞可謂盛矣亦古今之所無也又因書院出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作義題亮因爲破兩句聖人不以才難而廢天下之大政亦不以任重而責天下之常才秘書以爲如何紙尾及之以共發五百里之一笑也區區尚須續具祀千萬爲世道崇護

又癸卯通書

自去年七月三日得教答之後不惟使車入丹丘亮亦架數間潑屋自朝至莫更不得頭擧况能相從於數百里之外乎徐子才云須趕到縉雲相從者蓋意其如此也開歲猶未畢工又復理會些什物之類凡五閱月亦未得了蓋亮已爲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自討箇安樂道路以故久久不得拜起居之問每空閑時復念四方諸人過去見在如

秘書方做得一世人物伯恭欽夫斂妙固未易及然正大之體挺特之氣竪起脊梁當時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心而巳徐羨之風度凝重猶足以壓倒謝傅諸人況不爲羨之者乎春間嘗欲遣人問

訊不果漏逗遂至今日良可一笑幾番意思鬬頓時欲裹包相尋於寂寞之濱又復牽掣而止尊仰殆不勝情即日秋氣澄清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然其爲震動則一也世俗日淺小小舉措巳足以震動一世使秘書得展其所爲於今日斷可以風行草偃風不動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盪其血

脉然後與禮相入未與於詩而使立於禮是真嚼木屑之類耳況欲運天下於掌上者不能震動則天下固運不轉也此說雖麄其理却如此震之九四有所謂震遂泥者處羣陰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諺所謂黃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去年之衆震九四之象也以秘書壁立萬仞雖羣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拖帶至於人之加諸我者常出於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姦佞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

所附托況更親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爲凡其平時鄉曲之宛一皆報盡秘書豈爲此輩所使哉爲其陰相附托而不知耳既爲此輩所附托一旦出於羣疑之上而有所舉措豈不爲其拖帶乎況更好人惡人皆因其平時所不快而致其拖帶之意秘書雖屹然爲壁立萬仞之舉固不能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惟亮此論爲甚乎未知秘書以爲如何或更謂未然不惜一往復其論也巳往之事正不足多論蓋謂事會之來未有終極秘書雖

决意草野山岩之間政恐緩急依舊被牽出來無可辭之處耳劉越石一世豪傑乃爲令狐盛所附托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真不可不遠也如亮巳爲枯株朽木與一世並無所関涉惟於秘書不敢不致其區區耳且如東陽之事此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托亮既爲人之客只應相勸不應相助治人合在秘書自决之却因一停房人而治之此於事理尤不可又寧是當時爲人所附托耳亮之本意大抵欲秘書舉措洒然使識與

不識皆當其心而無所不滿豈敢爲人游說乎是
眞相期之淺此人雖幸免卒爲天所殺今世煩天
者多矣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
相譖是眞足當因光之死矣然窮困之中又自惜
此潑命一笑亮方整頓室宇什物就緒且更就南
邊營葺小園架數處亭子遂爲老死田閒之計不
敢望今世之見知見恕也秋初得潘叔昌東言秘
書疑某見恠某非多事者秘書又作此言亮眞無
所望於今世矣

又甲辰答書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
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
字到家始見潘叔度兄弟遞到四月間所惠教發
讀怳然將猶未脫獄也訊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
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比過紹興方見精舍雜詠所
謂擢歌者自宇宙而有茲山却賴羊叔子以發洩
其光輝矣恨不得從容其間以聽餘論略分山水
之餘味以歸徒切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錄本
深自嘆姓字日以湮沒筆力日以荒退不能以言
語附見諸公之後塵爲可愧耳張果老下驢見豈
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者司馬遷有言貧賤
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而深有感焉亮之生
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嵌岩嶔崎之間奇蹇艱澁蓋
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
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漕臺
所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自負不
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

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爲一世師表而亮陸沉殘
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
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挨肩疊
足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亮自以爲死灰有時而
復然也伯恭晩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扶持而殂
豆之旁觀皆爲之嗤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
徒甚親近者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爲兼愛太泛或
以爲招合興類或以爲稍殺其爲惡之心或以爲
不遺疇昔雅故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

騰謗刺百出亮又爲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大略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尺具存顏淵之犯而不校淮陰侯之俛出跨下俗諺所謂赤梢鯉魚䲜鰓可以凌殺王坦之以爲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所謂克巳復禮者蓋無一時不以爲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來諭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

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賂殘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撅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朦瞳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眞好賂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爲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賂哉獄司吹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矣亮昔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從楊朱之道外有子貢之形內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爲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嘮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餉一似曾干與耳凡亮今日之坐謗者皆其虛形也惟經獄司鍛鍊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恤世間毀譽怨謗雖可

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斗大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弘自六月二日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婁家回聚衆欲篡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秘書若更高着眼亮猶可以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成敗較是非以品級論輩行則塗窮之哭豈可復爲世人道哉李密有言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

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
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
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
開拓萬古之心胷如世俗所謂麁塊大臠飽有餘
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
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
未見悉也海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實眞切者
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說以求正於長者自孟荀論
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

公辯析天理人欲而王伯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
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
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
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
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
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
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
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
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

本領一有蹺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
着手處此却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
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
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
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
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
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
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却是義
利雙行王伯並用如亮之說却是直上直下只有

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敷廣此意只
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杪忽而後
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伯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
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其非三綱
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王霸策
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孟子終日言
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爲
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
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

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外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悖輒發要得心膽盡露可以剌劉而補正之耳秘書勿

以其狂而廢其往復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向時祭伯恭文蓋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後生小子遂以其為假伯恭以自高癡人面前真是不得說夢亮非假人以自高者也擎拳撑脚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另而已秘書若不更高着眼則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纏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沒而人人須着些針線其無針線者又却輕佻不是屈頭肩大擔底人所謂至公

血誠者殆只有其說耳獨秘書傑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耶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贊皇集令評其人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為比此公幹畧威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劑次尚欠恢廓手段尚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尚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臨楮不勝浩嘆之至

與朱元晦秘書

去秋辱答教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為兇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絲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甚運數事發之五日頭重而不可扶眼開而不可擧寘心靜念以一死决不可免矣負一世之謗頑然未嘗自辯數死後誰當為我明之明月皦然而與令小兒具紙筆强

作長者一書蘄死後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願自敷敘短長於門下者哉書成復就桄又二十日而後動止作息不異於平時丘宗卿亦受舉見訪傷之言半閒半界州府卒歸獄於趙穿亮以此身既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一身不着行戶宜其宛轉陷於榛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爲行戶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之間以待盡矣其

他當一切付之能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與千百年間做箇話說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亮舊與秘書對坐處横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栢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籬以梅前植兩檜兩栢而臨一小池是中眞可老矣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

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書高情傑句横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一爲和平之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別賫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爲一作至懇至懇抱膝之東側去五七步作一杉亭頗大名曰小憩三面臨池兩傍植以黃菊後植木犀八株四黃四丹更植一大木犀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爲橋屋三間兩面皆着亮牕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卽一大池池上作赤

水堂三間又作箔水正臨大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卽驛路去驛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爲宇廊一間中有大李樹兩旁爲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卽植桃堂之兩旁爲小齋以憩息環植以竹獨松堂等赤水木未足度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旣作栢屋東一頭當作六柱榧亭一間名曰臨野正西岸上稍幽作一小梓亭於其上名曰隱見更

去西十步即作小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為秀才讀書之所度二年皆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人之舊業嘗屬他人矣今盡得之以耕如此老死亦復何憾田之上有小坡為圓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曰觀稼他時又可作一小圍令且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圃二十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乎魏公座右銘荷見教非欲示人而見

者輒奪去豈但妙畫為人所寶愛當是荒懶者無分當得此教十六大字不敢强今以妻父之葬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不敢犯分以求而荊婦心欲其夫轉以為請此於理宜可許也願便得之為禱亮併欲求抱膝燕座小憩六大字千冒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寫之尤妙胷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新元伏惟燕居有相尊候動止萬福前書大略為死計耳紙末之論蓋非小故却只略言之而未竟宜煩來教

之辨答也朋友之論多教亮以無多聒撓長者雖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已願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為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為一家而自為之有扈氏不以為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為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為三家雖相

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為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詭傳之詭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

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

捨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爲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

反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

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爲巳物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巳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眞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

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眞有之矣此論正在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鬬飣輳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此見秘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蠭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晩人也自其在時固巳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却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

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秘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强者斥之矣願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竪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

歎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背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着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宇更無舉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

所懷秘書必未肯遽以爲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爲是也秘書無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君舉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穎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庸俗本非山水好樂此間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才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爲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本約有便即作一書偶亮遣人倉

遽之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宜敎專狀許同台眷長少一一安寧過庭以此示之爲幸新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柑子一奩內有眞柑五十枚乃是黃岩柑聞其味頗勝溫州者亮亦不能別也大栗乾者八斤隨至輕浼尚幸笑留石天民此月二十三日赴上未會得相見其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今且得全家飽煖也百允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祿之滿又恐秘書復被牽出一見定何時千萬爲世道崇護不任區

區之禱

又書

比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辨乃承諄複下諭所宜再拜受敎而紙末之論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窒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而來諭謂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

漢唐不姝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其大槩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闕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

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

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為鐵也前書所謂攙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新婦急欲為其父遣人一夕伸紙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

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

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眞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絜白而曰眞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

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竝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准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人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眞心乎亮雖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諭誠不誣矣至於畔去繩墨脫略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溷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爲貧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爲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諭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

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謂不傳絕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謂千錢槳却在笆籬邊耳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爲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圖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又書　乙巳

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訊後又復數月

不任尊仰卽日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爲千百之壽小詞一闋香兩片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絶品不能別也幷楞蒲一緋謾克背子用雪梨石榴四十顆薄致區區賛祝之意能爲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恃愛忘庶不以薄少輕浼爲罪而笑留幸甚亮自去載兩遭大變之後意緖日以頹墮鬢髮亦種種矣所幸椀飯粗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枕枕而死夫復何憾惜其會

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爲一世所察秘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又非所以相浼瀆抱此不滿秘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爲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竝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卽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撑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

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涴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淸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洒落閎大而端正乎今

不欲天地淸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絶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絶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照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絶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絶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粧景足矣若知開眼卽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秘書以爲三

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槩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

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絶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淸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話一時看得極突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莫把做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此說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

不獲拜起居之問又一年矣七八月之交子約處遞到所惠書備認存念不忘之意陸沉至此如門下之着眼者幾人遙望門牆每欲飛動卽日秋高氣淸伏惟茂對令辰天人顯相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竟未能酬奉觴爲壽之願雪梨甜榴四十顆今歲鄕間遭大風梨絶難得極大者僅如此章德茂得蜀隔織一縑疎不甚佳只堪麄裘用蘇牋一百鄙詞一闋薄致祝贊之誠不敢失每歲常禮爾無佳物自效切幸笑留向來往還數書非敢與

門下爭辯聊以明不敢自屈其說以自附和以亮之畸窮不肯本應得罪於一世大賢君子秘書獨憐其窮不忍棄絕之亮亦因不敢自外於門下爾世以相附和為黨而欲加之罪者非也此數書亦欲為免死之計見世之有力者亦使一讀之而秀才門見其惟甚相與傳說流布非有意流傳之也亮平生不曾會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盡伯恭既死此事盡廢子約叔昌卒歲一番相見不過寒溫常談而安得有所謂講切者哉來書問有何講論者

猶以亮為喜與人語乎兼之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天下之情偽豈一人之智慮所能盡防哉就能防之亦非聖人所願為也禮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惟其止於理則彼此皆可知爾若各用其智則迭相上下而豈有窮乎聖人之於天下時行而已矣逆計預防皆私意也天運之

無窮豈一人之私智所能曲周哉就能周之亦非聖人之所願為也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以奉天時先天者所以開此理也豈逆計預防之云乎世疑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不知漢儒說周禮之過爾非周公之本旨也老莊之所以深誚孔子者豈非欲以一人之智慮而周天下乎不知其本於至公而時行也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為人掃盡情偽而

一於至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伯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為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為異說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此見陳一之國錄說張體仁太博為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為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為怪人輒舍去不與共

坐由此言之此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也其欲走武夷爲旬日之欵而近來亦自多病眼前衮衮更擺脫不暇且看冬仲如何如閩生理亦頗費力葉正則獨以爲秘書不求容於世吾人不當爲姑息之愛以相累此言良有理天下之事豈人智所可粧做而輳合哉要之今世學者終是信命不及尚未暇其安於義也如亮之繆戾顛倒分與世違而無所恤則又別論也定叟

智出於父兄之外而卒不免虎狼蝮蛇正未易擇亮方學爲治圃之事亦欲治一二亭子力所未能者甚多其可及者又爲風撤去洛陽亭館是何人吾人眞瓶中見粟之人爾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欲寫眼前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爲和平之音一爲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爲之入秋脚氣妹作梗意緒極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又不成語言遣僕遂以蹉跎秘書必察其非敢慢也壽之宜敎侍旁爲學日粹失子之戚今能置之乎台眷長少均慶荆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未承聆間千萬爲世道崇護亮不任區區之禱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終

書

與葉丞相 衡

亮敬惟相公以碩輔之尊鎭撫坤維經理關隴如聞兵備甚設大計已定而若於朝論之不合然內外之事皆相公所宜通知苟通知乎內外則不合無足怪矣大槩國家之勢未張而庸人之論方勝五十載痛憤之仇未報而二十年爲備之說方出文士旣不識兵而武夫又怯於臨敵大槩皆欲委

之而爲說以濟其姦而已此功名之事儒者以爲難而有志者所同歎也以今日堂堂中國之大聖天子之明若能相與協力整齊五年使民力稍蘇國計可倚豪傑動心中原知向紛紛之論便可以不顧矣奈之何其度日之悠悠也前之悠悠已十年矣而後之悠悠特未可知孤聖天子坐薪嘗膽之本意今丞相固有志於此矣要是雜出時舉虛文相臨未免悠悠度日而又小人或得乘間正論或以不合使豪傑孤望而誰與共成此功名哉亮積憂多畏潭潭之府所不敢登因書尚覬惜分陰以修內政辨正邪以立大計此固同寮之義而相公之志亦可從是而展矣

又書

亮往者禍患百罹驚憂萬狀不敢復望再齒於人自棠知憐始有更生之意家君之故竟於去夏四月十二日得從白免父子團欒喜甚至泣推原所自相公實全活之甚欲駢儷數語爲門下謝顧無用之辭方經營調度之時徒亂人聽視敬復不敢

而此心已知歸矣但痛定之餘撫心自失如雨止墻頹噓過燭熾不復能自禁忽去秋偶爲有司所錄俾塡成均生員之數未能高飛遠舉聊復爾耳豈敢不識造物之意而較是非利害於榮辱之場不自省悟來秋決去此矣重以三喪未葬而無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闕然每一念至幾不聊生又羞澁不解對人說窮愈覺費力就使解說其窮固亦自若也以相公雅悉其家事故輒拜之相公旦暮歸作霖雨則窮鱗枯枿自應須有生意西望門墻

跂立依依而已

又書

亮自頃拜違鈞表忽焉五載奇窮禍患何所不有獨以先人受全軀之恩竟銜之以入地朝暮几筵之側每念崇恩惟知感涕去年温州進士戴溪行嘗借拜相府之書不知竟能一徹鈞視否月脉之罪不敢逃也臘月間先人之喪遂見三祥就使亮免喪不死然五年所學之技大類屠龍技雖成而無所用終何以致先人銜恩入地之報於門下生

死負愧不知所云仰惟丞相豈責報於亮者自忖之意益如此區區必蒙鈞照

又書

亮前月二十六日竊聞旌纛之還便欲匍匐走伏鈞屏環顧衣服凶惡非事王公大人之禮遲回久之始敢畧見其誠於此書不識丞相謝客之日或許其請見乎庶可以不易服而進也亮久不見齒於鄉閭出門之日極少請見之意誠爲僭率謹詮伏以聽鈞命亮不任愧懼之至

與周參政 必大

亮不獲瞻拜鈞表於今十有餘年尺書之問不到記室今又兩年矣惟是傾心門下始末長如一日所望致君堯舜使天下均被其澤而亮也亦與一人之數今蹉跎漸向暮景志念不出閭里時和歲豐則妻子可保無虞乃以連年大旱中産之家糊口之不給細民愁痛如鬼所不忍見今歲尚賴少稔不爾亮輩亦不可活今春雨多大似去年氣象又復可疑此正廟堂焦勞之秋也參政於斯時而

不任其責其將誰任之比見所與元晦簡惓惓於爲粥以食餓者又慮其倩用之過給散之無節以亮所見此皆瘠其末耳爲元晦計則可而非參政之所先也渡江安靖又五十餘年辛巳之變慘禍如反掌此非人力所及蓋天下不以是爲變故也自淳熈改元歲事少稔長短相補凡六載而上下安之者以爲天瑞之臻觀此兩歲則其氣象方勞思慮耳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聚疑滿腹衆難塞胷此今古儒者之所同病以朱墨爲法以議論爲政

此又本朝規模之所獨病也方聖賢馳騖不足之時而課一時以爲功孔光胡廣亦將笑人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猶爲乎時設耳諸賢彫落殆盡獨參政與元晦歸然以鎮之參政又方協賛國論於斯時也而使亮輩憂日莫之不得食是則爲可恥矣天下大計不逃參政之所思慮經畫亮方甘放棄亦不當與聞此事縱有所論龐疎荒廣不能自合願參政尊其所聞而已

與周丞相 必大

亮不獲聽望鈞表匆匆又復兩載崇仰之心如水萬折而必東也竊居野處日與海內之人在陶冶之中而獨能知其所自今春以年免上禮部本有進拜之便臨試一病狼狽拖强覓入院僅而不死倉皇渡江兄弟接之江頭携持抵家更一月始能啜飯一庶弟竟染病以死更以妻孥皆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方困頓時亦聞鄖布大號晋秉國鈞二十年海內所仰望而敬視者一旦遂滿其願非獨一夫欣幸而已仰惟丞相以命世之才得曠古之學平生經綸老手至是可以展布而無疑矣主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者皇天全畀之重百年丘墟之責則北向之志非可與好大喜功者同日而語也丞相亦豈今日而忘念慮哉亮朴甚至於起立雖病未即安喜慰無量亦嘗撰爲併驅之語欲遣一介馳獻因循至今其意之啖然尚賴丞相終察之今者又聞朝廷非復向來安靜廟堂當亦多事何暇款讀士子言語念此意不可不達故卒遣前倘冒賜鈞覽不勝幸甚亮

蹉跎遂入晚景技成無用重以多病度非久於人世者宜可一筆勾斷而耿耿者未易即滅况在門墻之舊豈便復緘口又不敢縷縷爲瀆雖疊楮之恭亦以爲丞相旣厭之而不復出也亮至節後以小故一到浙西取道行都首當俯伏鈞屏以究其平生欲言而未敢者冒昧瀆尊之罪鈞慈必有以照容之亮下情惶懼之至

與辛幼安殿撰

亮空閑没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而一別遂

如許雲泥與路又如許本不欲以書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勢然耳前年陳詠秀才強使作書既而一朋友又強作書皆不知達否不但久違無以慰相思也去年東陽一宗子來自玉山具說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臨教之孤陋日久聞此不覺起立雖未必眞行然此意亦非今之諸君子所能發也感甚不可言即日春事強半伏惟燕處自適天人交相台候萬福亮頑鈍淺已老矣面目稜層氣象彫落平生所謂學者又皆掃蕩無餘但時見故舊則

能大笑而已其爲無足賴曉然甚明眞不足置齒牙者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亦偶仆之殆盡四海所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覺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無簡伯恭在中間撊就也天地陰陽之運闔闢往來之機思人無好眼精硬肩胛頭耳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足多怪也前年曾訪子師於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入崇安但既作百姓當此田蚕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如聞作室甚宏麗傳到

上深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潛入去看以爲耳目所未曾覩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鵝鶩肖鵾鵬之意較短量長未堪奴僕命也又聞往往寄詞與錢仲耕豈不能以一紙見分乎偶有端便因作此問起居且詢前書達否此便一去不囘能尋便以一二字見及甚幸餘惟崇護蔚鼎大德所蘊以決天下大計爲禱

與張定叟侍郎

亮比詣台屏參謁特蒙與進所以慰藉之意良厚

皆非衰落之餘所敢當既而欲禀辭乃承有意所不料之感次且而退徒劇山斗之仰重惟魏國先忠獻以至公血誠對越天地以崇勳茂德鎮動華夷爲中興社稷之宗臣平生慕望欲爲執鞭而不可得也荊州以絕識純誠嗣世而作功雖不竟而志實未泯惣其遺烈鍾之侍郎侍郎遇事風生見善如己出人疑荊州之不亡而忠亦自將誓不與虜俱生則先魏國爲有所付矣近者澹庵入奏事侍郎適還從班行都父老莫不以手加額不敢以

意分先後亮時實親見之夫子所謂無忝者於侍
郎可也乾道間東萊呂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
鼎立爲一世學者宗師亮亦獲承教於諸公後相
與上下其論今新安巍然獨存蓋締晚歲之好予
約以其兄之故亦相與如骨肉獨侍郎既貴不敢
引例以進不謂台慈肯自貶損亦引接之如故舊
使得移所以事荆州者而自見於門下幸甚過望
不可言侍郎行登政地凡可以報國而光其先者
宜不待他人之助然天下大物也豈一手一足之

爲烈亮之獲聞於諸君子者倘可繼此而得進乎
固所願也不敢必也

與勾熙載提舉

亮拾殘生於萬死之餘拖延逗遛遂見新春今庶
幾不死安眠善睡於部封之下無非威令風采有
以庇存之仰藏此心無有窮已甚思參覲以聽餘
論滿足平生慕望之心多難畏事雖門之外亦不
敢妄出惓惓耿耿之情未嘗不東望而坐馳敬勒
短劄仰候興寢敢祈爲國尊護以即禁林不次之
除發其所蘊見於論思斡旋鈞軸以與天下同此
福利亮不任惓惓之禱

又書

亮六月還自臨安道出麾下以手足俱中風濕不
成禮度不敢進謁既而書略具禀乃辱報翰甚寵
及輔車出按惠然欲屈臨之今之君子或少同筆
硯或二十年游從之舊一旦貴賤少異便如路人
其欲作意勉致平生契好者終是生硬不出情實
旁觀者便得以窺其中之所存彼亦安之而不顧

也郎中負一世之才望漢庭羣公猶復退避出持
使節一路凜然其於部封小夫曾無一日之雅蹤
跡汨沒德又無聞何所取焉而遽欲自忘其皇華
之尊乎豈郎中欲納一世之才高高下下不使絲
髮遺棄亦欲忘其下體而采其葑菲乎此意高矣
厚矣亮幸然適當於此時也不然則田光所謂今
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亮少時
嘗有區區之志晚節末路尚不能自刜於田閭小
儒其他尚復何言技成而無用且更以取辱亦嘗

思與一世豪傑之人審訂其是非可否旣不可載之紙筆相望三百里一出甚難徒劇此情而已若執事眞以爲可與言或使郵出按台温道過天台鴈蕩能賜一報當策杖相從於山水間爲十日劇譚之欵庶幾可展布其平生也近有栖屋三間名曰抱膝葉正則陳君舉爲作抱膝吟朱元晦亦許作之矣執事亦能賜數語以光寵之乎率爾干涸惶恐

與彭子壽祭酒

亮向者得台翰爲報之後仰止道誼不任此情班行之有門下屹然如中流之砥柱而時事日以難典禮日以興闘朝危懼田野隱憂舉一世之隱憂所當竭其血誠而共拯之蓋不可以頃刻緩者也貴之與差不甚貴賢之與差不甚賢皆當次第受責不得自恕亮田野小夫近嘗叨冒一時誤恩猶不敢自安於田里門下以道山玉府之英而當春秋之責回天之力非有望於二府給舍臺諫侍從則望之諸賢食焉而怠其事可乎此田文與吳起論功之時也亮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將從諸賢而問其平生所講者不暇以貴賤論然病之生也有根有柢有漸有積穿經入絡動榮及衛至於滲骨徹髓而後不可救若於其根而治之可以無智名無勇功治之於漸漬則藥力亦不重人君以一身而臨天下責於庶明勵翼動息必知根漸必覺故君子之效力也微而收功也大若上下皆不覺至於經絡榮衛而藥力猶輕則無可爲藥力重而不能救則其病在不早辨耳今猶及可辨也諸賢何

以追辨之乎願門下肅遵時令精調寢飯以共扶天地之經無痕瑕可指而還其初不任惓惓之禱

與范東叔龍圖

亮自頃一望台光蒙所以温接獎與之意厚甚連歲到行都自顧蹤跡日以陸沉無顏數詣台屏但時與令姪少約問訊起處之詳慰此尊仰初夏嘗一到金陵與章丈侍郎甚款俯仰泉石間翫玩所留字必相與詠頌悵望良久章丈亦言右司甚遲其來失此良欵尤用怏悒亮自七八月之交一病

垂死今幸苟存殘喘百念皆已灰滅但尊敬大賢君子耿然猶在

又書

亮竊惟提刑右司西州人物之英一朝搢紳之表文章議論爲時宗工道德風流在王左右禁林兩地漢廷莫之或先飜然而去不可復駐雖高節槩然而徘徊戀上之義尚有可思者持節湖外彼民何其幸也族兄君舉遂獲同寮託契至厚今玆造處其間樂當不可涯使軺聯翩得賢仁言仁聞交

發竝見無從一遊其間睹此盛事悵仰而已時事反覆無常天運所至亦看人事對副如何泛泛君子不足承當好運循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除之時人不自力而一委之天豈不殆哉亮一親戚梁銳爲彬陽判官道出麾下義當伏謁渠雖北人今與亮爲鄰且三四十年矣亮非敢以一言爲之先容倘賜溫顏垂接孤寒小官生死萬幸渠雖蹉跎選調不善俯仰落官十四五考而舉者只一二人生硬自信可爲一笑右司加意憐之固其所願而不敢望也亮開歲又隨衆一到春官包羞至此只欲爲遮攔門戶計若更不遂且當浮沈里閈與田夫野老爲伍無所復望於今世矣新天子龍飛靡寐求賢決非湖外所能久留綸渙一下鋒車鼎來更冀崇護寢飭終爲四海一出素蘊不勝千萬之禱

與尤延之侍郎

比留臨安二十日不敢數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以極暑必非樂客之時不敢不識去就耳匆匆

告違是夜便宿退居次早郎純江懷仰道誼夢寐以之侍郎又復兼領劇曹上所委屬眷意日隆東西二府非公莫宜也鈍滯無庸之人惟當拭目以觀天下太平耳林黃鍾得郡之明日朱元晦得祠廟堂行遣甚愜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淡然時賢不應終置也幾仲正則聞欲求外周丈獨當政柄何以使賢者至此乎君舉邈然與蠻夷爲鄰鬢毛斑斑知者滿前而莫或念之此固其命也亮衰落至此不復與世人較是非苟可以竊旦暮之

安何氣之足論但不容其安而亦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冬仲將復有京口之行道出修門自當請謁未間敢冀崇護寢餗以對冕旒異常之眷亮不任至禱

與吳益恭安撫

亮一別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遞到婺州所留之文不得一見爲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行記得燈下寫時甚縷縷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

久矣甚念一見深以不可得爲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旦復得君舉書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此回思向來大醉井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事也比聞有召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顏自不應復有留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疑而後入也私以爲必有非常遇合日日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溫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爲邕筦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待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入瘴癘之鄉乎若明以爲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關到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民一見遂遇合幾出當乎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儕之命忒然不是當耳欒武子所謂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亮已爲枯木朽株矣雖即塡溝壑固其分但胸中所懷千萬更無開口處良以爲苦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此事今已一筆

勾斷云云聞見待邕州對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機不發乃更求哀他人恐他時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於兄極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數款語否三四年來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葉正則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民極惓惓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六七年

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間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欵語也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只如西事之興勝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使爲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勝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以爲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少舒其意

小小起伏顧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老弟者乎亦且磊磈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與鄭景元提幹

比僕子回辱書爲答甚悉子宜兄相約會永嘉邑中又得前所附教具感相念之意但別去之久終是無任耿耿訊後暑伏可畏諒惟儒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黄岩人約渠以二十到宅上納錢亮更自有一書今已是過月必須到彼久矣延康書可便見示也示諭出處之意甚詳自北而南自南而北皆是細小功之察者苟其無與於世事雖到淮堧亦不妨若果有干涉人未饒汝雖入南中亦不免於云云也亮不能自免者起於向來之餘波未爲人所恕而朋友復助成之耳若數年前已如兩年來則今兹定免也大率永嘉之論多是相時低昂終成背時耳若一成作背時事業却自無事契兄試思之允廷之又論罷宜若眼前更無好況然天下事正不恁地論直到黄河一瀉千里之勢方無捺作處耳這些光景豈碌碌者所能當人亦貴

審於量已亮視此等事已如耳邊風閑居無用心處却欲爲一世故舊朋友作近拍詞三十闋以創見於後來本之以方言俚語雜之以街譚巷歌搏搠義理劫剝經傳而卒歸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豪英一笑顧於今未能有爲我擊節者耳并七月三十日已成十一闋并香一片紬羅一端祈千百之壽能爲我令善歌者一歌之以侑一觴自舉之而還以酬我乎不欲專人相擾附德載端便決不浮沈也未承集間千萬爲久大之業厚自崇護

與陳君舉

別久不任懷仰不得嗣音亦復久矣眼前匾匾送成因循乃其心未嘗不在也即日秋高氣肅伏惟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亮今年本無其事但隨分滾過時節亦殊不覺人生各有幾許日子乃如此虛度甚令人自悼朋友過此皆言尊兄進德日與一日無不嘆服但亮終以為尊兄向者所有已自足以懾伏一世課進亦非難事小小得喪殆浮騎耳直須到九萬里則風斯在下地位方可坐視

羣山千萬疊無不拱揖以為吾用雖其背去者亦固吾坐下物也沓來覆去彼直自勞耳一旦風雲會合雖左右前後亦撈摸不着便可以坐福一世蒼生若極吾人今日之所有秪足以致人之伏耳其背去者便無奈他何也足以致吾君一時之喜耳退則為人一播淨盡便無一事也雖然此非為一世才人智士論也非如吾兄有地步人當不信此耳亮與朱元晦所論本非謂三代漢唐設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即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乎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為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亮之論乃與天地日月雪冤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呌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乎正有以逸待勞之氣嗟乎冤哉吾兄為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已如此在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腳終念有懷不盡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復云云見錄元晦答書與亮前日再與渠書更為詳復一

看莫更伸理前說若其論終不契自此可以一筆勾斷矣道甫直是一夢象先一見之喜殊異流輩渠作做不詫異恐自此可以穩穩平進子宜久不得差遣胡為而如此大防平時無惡於人亦復然信哉時之難也雪梁甜榴各一篇聊以問信石榴與甜者但苦小耳胡君墓誌甚善亦適與往時豈其進頻若此耶未有承晤之日千萬為世道厚自崇護至禱

又書

江頭之約參差一月何意一別遂如許久臥病宿
留妻家又失伺候之期繼得所留字及括蒼書甚
恨然也家君甚以不能少具禮爲歉象先逝來去
年十月書寬夫附到正月書書辭款密周緻愈重
相念但其間每以得失相關警愛我則至矣可得
謂之相知耶如我與兄及天民之相知自以爲庶
幾莫逆矣凡所謂未能免俗之事宜皆可以畧去
獨惓惓於梔樓之説亮於兄言固隱然在心因書
又得猛省此乃正合所望耳叉齋之教良是今不

復用矣甚欲得數語相警策許之而未何也大抵
朋友書寒溫外要當有善相示有過相告使相去
千里常若面對講習庶不爲無謂監省兒中本不
足多云世道如此足爲吾黨之慶幸甚至於不寐
盛名在人久矣自此遂出其爲已者以爲人人之
望我者厚而伺其手蹉足跌者亦不少盛名之與
古人所戒兄於此念之熟矣其善處之亮發患之
餘百念灰冷環顧其中自爲且不足天重抑之使
之少思其自爲之道兄出我處要歸一是人生豈

必共同耶猶記未試前從子充侍郎處共飲促膝
對話幾於達旦平生之懷亦畧盡矣今日之事惟
當閉門讀書追往念舊以求其新但三喪未舉朝
暮在目使人肝膽摧裂如不欲生于未把卷心已
奪去奈何奈何今歲不問有無斷當隨力襄奉云
云狀頭無以易兄兄榮歸當央取道下里無更以
紹興故人爲辭甚欲得一見面叙此榜得人之盛
前此以來所未有兄橫騖於江浙李深卿獨步於
七閩一榜而收二虎斯已奇矣而况象先元賓子

宜益之徳脩諸君子交發而並至耶盛事盛事象
先家事如何此去能免作館否東陽郭君力欲屈
致此君抗志極可喜往往其家甚有禮象先不作
館則已若猶未免宜無以易此渠亦不敢相迫雖
五月間來無害百里使人來求書其意勤甚因與
象先議之勉爲此來幸甚亮方欲專遣人忽有此
便廷對在即天下事大略可槪矣順理而言主於
愛君憂國可也仲舒三策要皆其胷中事緩而切
與而正可爲廷對法此亦對君父之道

與石天民

舟中夜語良欵亦足爲別去兩年之慰猶恨迫歸太匆匆耳入夏來不審客間尊用復何似報過二月二十七日得旨引見竟以何日對乎所言能開啓天聽否當竟用三劄對後有何指揮曲折幸一見報士人於被召得對遂可以伸眉吐氣亦丈夫遇合之會也益恭留亦得對當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以老矣六十以後雖徤者不能以有爲姝令人念之亦時相見否專書往問安訊不知在何

處安下君舉之得對只在此幾時對後畢竟如何想當遂留也使乘以邉釁亦甚好恐渠頗念母老耳辛幼安王仲衡諸人俱被召還新揆頗留意善類老兄及伯恭君舉皆應有美除兄於儕輩中最爲不立標準以故不爲人所忌他時朋輩終當得兄之力消長囘復雖陰陽未可預判要之不能久久乎過兄其愈思所以自廣自非元惡大憝豈無欲善之心乎王道甫每言人情不甚相遠此意極可念正則居厚道甫皆前列但遺恨於肯堂德遠應先耳肯堂遂不免就銓計何以堪此相見宜極力開釋之但得綠衫拜親於庭自是人間第一樂事窮達富貴豈有定準哉自龍興乾道以來不以科甲用人從癸未數至今榜上三名之在朝不過三四人吾人本不應計較利害使以利害計之肯堂亦可無憾此一榜收拾之外雖世之以一善自名者大略不遺獨老僕頑然不爲一世所錄尚能杯酒叫呼以度時節肯堂覩此眞可以無恨亮爲士爲農爲商皆踏地未穩天之困人寧有窮已乎

與石應之

亮自頃新路口作別匆匆又復一歲不任懷仰之情中間事變亦既多矣夏秋在建鄴聞契兄與仲權召試喜極至於欲舞眞所謂賴有此耳然其責亦不小也古之君子以渺然一身而能與天地並立者豈周旋上下委曲彌縫之所能辦哉發其誠心併力一向前面路頭有曲有直有高有低其勢自是難於直撞耳非有心於避就也故大略歸於必濟而不濟亦可歸之命矣今以有心避就之人

而欲以一身自爲命如是而能濟者無天可也此直毫釐之差便成無窮之繆契兄亦不可不諒此見所答策佳甚子約以爲悶人亮之說則不然由是而委曲不已則有心於避就矣由是而發其誠心弁力一向則天人將助順矣象先有些光景發得不盡雖思量精審而事去徒作念耳大似亘靈寶之起居注也以亮揆之契兄光景必當次象先而發浙間非無他人然光景爲慢惟兄勉之無失朋友之望前轍可鑒但平生所學所謂公私兩字

者要當於此着眼使之握匙亂著亦可笑也已

復吳叔異

亮少之時頗不自量蓋盡與一世豪傑角其短長而窮其技矣卒之身與事左而後生蠭起十十五五如亂山之不可一方喟然長歎以爲天下之事無有窮時分當跧伏里閭退聽之而已兩年來精神消縮筋骸不自支持見世有寸長自異者猶斂衽焉況若左右之有志於卓然自奮者乎相去三十里不敢有求交之心一旦辱駢驪之文見寵熟讀一過足以見所存甚遠有以起其少時不自量之心使亮猶有一寸生氣固將與左右辨論文字之始末與古人交接之道有不如左右所云者往復至窮而後已今老矣既無以應左右之求又豈敢復論到底雖然不敢虛也亮聞古人之於文也猶其爲仕也仕將以行其道也文將以載其道也道不在我則雖仕何爲雖有文當與利口者爭長耳韓退之原道無愧於孟荀而終不免以文爲本故程氏以爲倒學況其止於馳騁語言者固君子

所不道雖終日嘵嘵欲以陵轢一世有識者固俛首而笑之耳豈肯與之辯論是非哉君子不成人之惡豈願其至此然而彼既不可曉雖與之辨論如水投石而又甚焉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爾人之難曉必且取辱是以君子不爲也均是人也所蘊固有出人意表者此不可以人論也邵堯夫百代之英豪其事李挺之一切供僕廝之役猶或不當其意彼胡爲自辱至此必深見挺之有出人意表者苟得入其堂奧將籍之以與百世爭豪一日

之屈百世之伸也子房不下取履則將泯沙中一俠士爾安能輝映今古使人疑其爲王者之佐哉雖然今之君子何暇及此寸善片長輒欲與聖賢參列豪傑爭長何暇爭百世事業乎亮老矣已與一世之君子一切告絕豈復與後生相牽綴耶誦所聞以答見寵之意不能視所施爲報又甚稽緩乃多事之故而非敢慢也十二日背與景陽見臨尚得以奉一笑之適其他置不足論

復張好仁

自頃一見眉宇於行都固知其不凡亦嘗爲一二朋友言之矣所恨匆匆遂有建鄴之役不能求款以此悵然左右不倦於見過而有便輒與以書亮又不能一一尋便以答左右之意何其厚而僕何其疎也既感且愧亮自十八九歲時卽獲與曩者諸老游其後一世賢豪往往皆不甚鄙棄之雖天資不如人處甚多而所聞見較亦不甚少要皆無補於其身也一世賢豪殆盡而存者類牢落無所用況若僕固難乎其免矣左右亦視老馬而念其少壯之時耶十數年來才俊輩出而篤厚之氣無遺餘矣有能不侮老不虐困如左右然後可期以遠到之器禮曰甘受和白受采輕俊浮薄而可以有所受乎左右以如此之質而從子約游其孰能當之遠者大者其無以讓他人也久客倦甚姑寄此以謝來辱自餘尚須續布

復胡德永

亮屬者於象先諸人處獲聞盛名竊知所志甚大所期甚遠所向甚博所涉甚廣所望於斯世者不

一而足也心知健仰而不獲一見甚以爲恨不謂慨然惠劄先之陳義甚高固增敬歎而期與過厚使人聳然而不知所答古語有之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人之不能容於天地間者皆自不容耳非無所容也必如吾夫子而後可以言無所容彼其道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而遇非其時故無所容耳吾徒方求人育之不暇人不我育便謂之無所容可乎亮方一切置門外之是非而求其自容於天地間倘可以免凡今所召皆數年前餘波之所

濫觴也決不敢以是自沮足下自謂涉歷四方無所不見而猶未覺容不容之理乎既以老僕爲可置之交游之末必應樂聞同異不敢相隨狗以荅也時事屢變天意特未定周年半歲後此話方可乎撲耳亮偶身上發熱兩日不知人近日方稍蘇而弓兵立索書令兒子具紙筆因而信意直寫亦不復量輕重是非惟賢者察其心而已跧伏里閈無從一望丰標尚冀爲道業自厚行卽非常識擢之寵至禱

復喻謙父

亮素居不得謙父輩相與指畫有疑孰問秪以自愚耳亮少失師友晚又不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亮大懼也平時杯酒之戲親舊聚首開口一笑固聖人所不禁率以爲常則失其本心矣亮顛倒錯亂未知所止所聞之師友者過耳輒忘去謙父其何以救之方圖敬從下風以請乃掌把損賜之教章載其盛文以開不肖者發緘疾讀語不留行快哉快哉近世之兢爽者未易及也憂患摧落之餘猶爲痛躍奮迅者久之留此玩繹有疑不敢不以請謙父以軼羣之才邁往之氣載是而往一日千里無難區區之心所煩獻於謙父者按轡徐行鳴以和鸞飾以采齊使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者微謙父吾誰與歸二喻肯來此後便郵不乏時惠好音慰此牢落惟無曰先生云云者幸甚

復黃伯起

自頃一見不能知足下卓然有異於人信矣其老矣及得所惠書方悵然自失念未有以爲荅也又

以老婦欲葬其親擾擾一兩月今方息肩又念亮陸沉不爲世所比數其何以重當世之俊秀非不欲謝而不知所謝也重煩書誨之辱責其不能以禮相往來是則無所逃罪矣然其心則甚可念也昔之君子生於斯世也有三其上則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次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其次則淑其徒以及其鄉閭故孟子以爲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寸嗚呼其上者非亮之所當論其次者非亮之所及論而又其次者亦不能勉焉雖欲勉之而德不足以取信言不足以取重徒使此心耿耿而止耳以足下之文推足下之志必當合鄉閭而求以自見於人士之林者也顧如亮者其何以自補於足下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藏來賜而已雖然有一于此亮方學爲老農老圃者也足下肯訪之於畦壟之間使亮放鋤釋甕班荊而相與坐焉取古人之詩斷章

而詠歌之萬分之一足下聽之而或有感庶乎有以酬足下見望之始意不然亮猶可以竊愛賢樂善之名也是則足下有補於亮矣足下其圖之來人立要答書草草作此不能次第以爲謝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一　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

祝文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工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爲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歎而春秋所以備

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矣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歎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啓之

告鄭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

握者此鄭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與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鄭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呼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有不告其答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周亦龍之恥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嗷嗷如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而既有緒起而成之何啻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為農月也用其力甚勤而干於神者有時也陂池湖濼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為甚逸也今農之惰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濼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虔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為有秋之望十日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

而降之澤以為歲可常也不改其惰而屢請之數頑不自省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惰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悲恨入地欲預為之儲則既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待食以死永永無事神之日強顏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惰猶習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惟待賜

佑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

有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爲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皇皇其勢自爾而非人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而必神之答麵其心以爲叢祠相望靈響百出其異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爲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興仁澤人利物而不靳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纍秸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

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爲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爲舍此無所用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窘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爲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岩也而心獨至爲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致有再瀆神則亟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濩涌女繆繒謹以家殽常儀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

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既歿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

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莫能爲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禱而至伉儷同食饗于乃位與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邈先緒恐墜履冰之敬非以爲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渙涵女穆絹等謹以家殺常饌致奠于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與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䘏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于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塟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渉於有司上恩深厚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㫁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既久憚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身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爲誓親不能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并畢大事心

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尚想此心忿或有在膺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爲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一官自効隨事著功貴爲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達之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低繫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

去國怨怨自古尚多無愧於中嗚呼公乎學博而
粹氣毅以洪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爲公嘆者是非
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巳矣淚攪心胷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
堂故國喬木則非火炎崑岡玉不易爲民生之久
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
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
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

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情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
權無底止通國風靡公以死爭屹然中峙所遭殊
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
有攸甫三十年爲時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
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驅
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
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崇勲人士猶有遺恨
安歸田里一無懟言烱烱此心實昭于天亮昔童
稚縱觀廢興大放于辭願試以兵狂言撼公一見
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刑中
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行或不力
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顏對公故數年之約
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
年喪畢而一吊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墓
草之幾生苟祭酹之可遣豈蹉跎於此行嗟天負
地長慟夫聲尚爲後圖期以自明

祭呂治先郎中文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

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沒使其賢
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顙以受一邦之吊
其爲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
及拜公於堂閒獲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
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傍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
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
然庶幾其饗

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

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孫瑰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閻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通曉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吾父吴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祭三五伯祖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寧當諸老就謝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覩疇昔愴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溘然遂終於與邑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撫不寧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經紀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之死益不能無憾於天也哭不撫棺送不引紼惓惓此心有如皦日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爲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曰士不易爲也樂供州縣之役曰官庇我者也鄉鄰有無相通門執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薰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發乎文辭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豈公之志也哉凡我後之人不肖不似不克自立猶賴公以不墜先緒而

公又止此我曾祖遂委棄於尋常無聞之民乎此其等所以與聲同號既哀我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冤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地厚莫問如生如在來格來歆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卿寃顙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振躑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問

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販之人就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與八十壽母有不順之嘆窮乏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乎師儒輔導之官舉天

下皆以為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軼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挾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為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辭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凝

祭張師石司戶文

惟君逸羣拔出之才邁往不屑之韻識斂邪而善藏量寬平而自信衡度稱而不欺忍愈割而不頓雖事情之日挾繫此道其坐進方權輿於一官必講求於衆論善不善其吾師人豈求於我徇雖遊境之齟齬亦廉心而取順時自肆於詩章戲適情於杯觴無幾微於面顏不深刻於方寸嗟行世之若此寧與物之共盡方當路之作意欲因我於鞠訊肯明允其有無但甘心於轢蹸奄內外其同風藻應和之稱峻君獨明其不然欲以身而自任祭兩辭而並聽會私意而起釁跡當時所如往併旁

觀而兼問苟毫釐之可疑則情實之必近無先處以成心辯斯事於息瞬俾浮議之逐息期公道之獨振俄半夜之負舟成死生之遺恨嗟乎冤哉繼世嗣與以克奮迅濶步長趨固亦其分亦既起之而又靳之天定何時誰實債之高目下耳會應有忖我哭吾私無所歸憤古因影響懸其鈍悶拭涕大觀以任天運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為世俗之文山立玉峙

地負海涵少年四舉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試於時而竟賚志以殁識者無不爲公惜之而公之既第嘗以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其次固不應屬之寒士也公得官于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使必寄書書必以亮爲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自振無寧與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當是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冐薦于鄉公喜特甚冀折而歸則以爲事終

在耳其後公兄弟相繼下世亮亦坎壈窮困至爲囚於棘寺而未已歲時或一歸則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竟以累舉見錄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躐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之選首衆譁曰宜豈敢徒以冠冢與公之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遺公之知人固在也但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酌酒酹公英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則遠我心未艾尚其懋哉衆不可盡

祭俞德載知縣文

士患無才鋪張不易患無科名掀騰可冀得之既艱況也中棄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無友嗟嗟德載冀折方飛舟棄半濟未有如此倏與忽廢投老多感慟且出涕德載之學初期自遂既見偉人欲極其至涉獵不休經史百氏開物成務以發厥志德載之文夐齊有制徐務收斂刋剔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如其不可方倚愈銳至其爲人有膽有氣樂易無他倜儻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己

人攻我短如石投水及夫從政吏姦不蔽遇事洒落寧尚苛細詠强鋤梗若近歲穀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不異我不自菲早識前輩君時有急弟兄之義彼此才冠與爲道地由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公先第年壯氣盛事方迢遞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因禍患擡頭不起君於仕途有功無罪亦復摧折晚方小試隻手援我累卵不隧改秩作邑豈必得計我亦遭逢唱首殿陛相看晩歲云胡獨逝哭君無窮傳以一祭

龍川文集之卷二十二 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三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嗚呼我先君委不肯孤而去之於今四見朔矣號天叫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時聖人始爲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又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

外對人如平時於生復何所傷及期以告於靈曰卒哭不即愧死猶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間亦將曰有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先考移靈文

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也亮也積惡而不可掩旣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自力乃從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頽然欲以

[illegible]人自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竊衣食以苟且羣
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卽安將以明日
遷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
誦聖人之書以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三
月不解與夫斬衰唯而不言者將闕之而不授乎
不然則宇宙固不汝容矣辜天負地尚敢以告

祭王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
公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更以讒困歛不先期

見謂遲鈍事無容心謂政悶悶御吏束濕讒以自
任委心僚佐不曰能邇觸手成礙豈必有釁公於
其間不折以慍我從公遊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
辭愈峻卒明余心兩匪相徇公行及瓜所仗忠信
人言不公我又不順天亦為虐死生一瞬囊無留
金衣忘斂縕謗者彈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顏視此
歸襯灑酒一慟天不可問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與能世資以為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
顯仕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
輝則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
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
壽踰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
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以兄為自
錮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先
其至微後發先至為駿馬之良豫章手植擢老人
所宜兄為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匹而我
曰焉得以身自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

甘之若飴有命不承寧問崇卑不登拔壟安涉崔
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孔聖猶曰吾衰不如
適意與天同歸我困囚縶死生毫釐尚欲於中卬
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為往來應酬各有據依
此論未終與兄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轉寺逮
我方墮危機手滌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
庶幾緘題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莫追棄
我任我幽明異岐我亦漠然甘與世違嗚呼兄之
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

張有虓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不堨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旣知之矣枯木死灰去死寧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强恕而行不偏不詖名敎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以人爲貴聖以此聖禮安得僞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玆始乎爲士與時與兄竝驅而至兄旣長往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祭何茂恭文

嗚呼公之行義文章自朝之賢士大夫以及於鄉黨朋友翕然推之莫敢爲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遠貴之以入上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惡死生何啻旦暮世道消長容曰有時而人理逆順莫求其故世有所謂推人支下而察人相貌者至是而手足俱露矣嗚呼肯公於其面未覿而神已交語言未通而肺肝相與譽之諸公之間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爲難世俗謂之過舉屬儉讒之相閒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無遺憾於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蹠此心之昭然顧有口而莫吐是用畧緣繒紙錢於末俗具脯果酒殽於豳俎酹公之神而侑之以韻語曰天之生公意蓋有主俄而奪之一息千古匪傷其私我心獨苦尚想音容有淚如雨

祭楊子固縣尉文

惟君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無他腸涵濡乎道義之曾點并包乎善惡之琴張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入場屋則自奮於文章旣出尖於輩行爰結交於老蒼無幾微於得失肯輕易於低昂醉墨淋漓

疾如風雨而不驕詩章之俊刀筆銛利敏於鬼神而不矜吏事之長豹一斑而方露金百鍊而後剛世皆期君以大受君乃自幸於小康間者聞焉未知其幾日奄乎忽兮遽失其故常疑別話之鄭重豈壯懷之披猖相與脫我於垂死固願報君於方將我雖衰窮而不肯妄自菲薄君旣强仕而豈應廢其顛頏俄凶問之卒卒驚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無幾念撫棺之未遑忽歲行之漸周恍奇禍之備嘗陳始末於數語薦精誠於一觴使死者其有

知吾知君之不亡尚諸兒之可恃懼托死之未當或素心之泯泯徒老淚之浪浪

祭潘叔源文

惟君讀書將以爲善而不主於祿利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於必得鮮衣美食以償男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人生行樂之期禮義以悅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內外竝進心迹無瑕此宜閱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而去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有立亮蹉跎莫景邂逅飄零白

飯青芻清遊何在隻雞斗酒老淚如傾歎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穴不及遡風而號

祭潘叔度文

嗚呼舍選非古也而叔度以月書季考得官此男女室家之願而懼不仕之無義也銓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資歷年勞從仕此鑽隙踰墻之賤而懼行己之無恥也叔度不欲以志節自高於人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叔度不欲使事情有齟於己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覃思於不傳之學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尚友於千古之遠而人不我卽不强也至於孝友之行信於其家慈愛之實著於其鄕此叔度之日用飲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之所雖死不憾也亮不肖無狀爲天人之所共棄叔度獨略其牝牡驪黃而友其人關其休戚憫其不自容於世而歲時一見必繾綣不忍相捨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度者雖叔度不得而盡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取世科則喜不自勝曰我雖不仕今有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遂乞

致其疇昔所得之官未幾而遂死焉叔度之自立者如此而獨動心於是區區者而心事之皎然可知矣亮以禍患奔走而喪車之出不能祖道而酹九原之歸不能倚樹而哭追致此奠以暢其情哀哀叔度尚如平生

祭朱壽之文

嗚呼父實生子子實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以至於無窮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爲人道有終之托少不失父老不哭子送往事居後先更

迭以終於無憾此固國家大順之極而亦所以從人自遂之私自昔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豈有奇功異術哉使天下無所謂幸不幸而已今子之死乃獨有感於余心而與不幸之嘆至於慟哭流涕不能自已非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而囚繫之餘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嗚呼子獨胡為而遭此耶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飫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

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沒地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自晦耶嗚呼子之翁老矣抱負至難之才而人惡其違世刻意不傳之學而人惡其厲已諸賢零落殆盡天獨許其後死意者將有所為也而乃使之以六十之叟而哭子耶嗚呼慘矣毒矣如我之不肖不祥而猶未死於縲絏者是真所謂幸耳若子之不幸其嘆當何時而已耶酹子金華誰與對慟遺祭三衢徒有隱痛不幸之悲今古所共翁亦慨然孫可事奉天人之機懼其錯綜文不能哀將幣以送

祭林聖材文

惟靈讀書將以為善而不志乎舉選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祿孝悌稱於宗族鄉黨慈愛隆於父子弟昆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無愧於心胡不百年終此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幾子孫佑之幾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淚之易零一奠因循多病良久靈其不昧

意則昭然

祭何子剛文

嗚呼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勢此古今之通論而無力無勢者所藉以安也公家貲數十萬不可謂無力矣結姻於朝列不可謂無勢矣而甘心自屈於鄉之暴有力者猶不必其勢悖言惡動不與其較則公之誠心為善尚不以德義自居而何問勢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誠服不可謂無所自也方亮未冠時束書就學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凡兒

待之歲時之顧遇杯酒之慇懃未嘗不倍於倫等也其後亮方奔走四方見公之日常少而聞公之德誼特多常欲進拜公以示鄕閭知所則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沒輿趂又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於公之門若於公之生死不相關涉者天當知之非人之過也惟公盛德著於平生懿名偉於晚節貽後生之自肆聽前輩之日淪酹斗酒於隻雞忘墓上之宿草苟此心其可逹宜英靈之如存雖再拜之未償尚臨風而隕涕

祭陳肖夫文

嗚呼時學入骨時文入髓兄曰吾弟爻詔其子以此而生以此而死從者如雲得者寧幾其初不悟謂未工耳工矣云何不遺至此使爾遭乎其將何以以斷國論以謀主體向之所學乃今爲累天乎人乎家國所繫念此痛心力薄無似欲就時學附以正理挽不可回爲此迢遞分守移換寧姊祿利彼頑者何面從背棄子敎嬰孩專行數字僅能把筆初守終墜竟成孤立相望惟爾以爾之才挾爾之氣横騖長驅始充爾志一句一言以古自詭一字一畫於今必異母敎兄督人非友議雖余亦曰少不爲貴子獨不然會西所畏今幾何時貴之入地善不留種墜此老淚天亦徇俗余寧不悖嗚呼肖夫子眞死矣有相聞問時已後矣奔走未寧疾病踵至子厝安在義當一酹酹而可遺則已久矣目復一日義安在矣乖其初心敬從遣致嗚呼肖夫必不我罪俯仰隨時不死何謂如子之死於彼乎愧跖壽顏夭第相寬譬會逢其適于古之涕

祭周賢董文

嗚呼尊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爲一坐之鎭也方姨母在時一再歲必一覲也間者闊焉而君惠顧不靳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爲公壽而不果奔也謂公之壽方與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檐未及弛而死生不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見而行輩亦復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爲世所擯也天乎人乎自今皆可勿問也壽大較不滿六十而余少君九歲亦凛凛

也豈生既有關於君而死乃爲此憾恨也亦傷夫事變之亟而可以自見者無使有遺恨也英靈如在其亦舉吾觴而滿引也

祭喩夏卿文

嗚呼家喪長老鄉失耆舊斯倉斯箱亦旣曰富引養引恬亦非不壽與人無爭以德則茂終身無疾以福則厚羣兒斑白侍立左右諸孫滿前一經各授塲屋較藝或居選首族子羣起能名輻湊君爲一笑歲晚樽酒八十年間何所不有不如意事十

常八九詰曲稱心亦惟其偶君固自知法當得後盡其天年旣全所受云胡今者往往心疚天行有終人孰彌久容其一鄉一家之侯氣象凋落事當大繆官稱日聞還彼俊秀隱然鎭重若何架漏淚渧橫臆非以邂逅百感交集微我有咎親故共哀誰識香臭以其寸誠見之觴豆苟事皆然何力可救

祭郭德偒文

嗚呼昔君尚及父兄在時協贊上下爲家之肥比於弟姪誦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俯仰先後力用不遺閱世之久實觀盛衰晚値兄疾賴君羽儀家道愈昌匪朔新規君家甥舘乘龍是宜子亦自奮輝映旁支君方婆娑不與世違六十非天而止於斯念昔於君年甫近之見輒情話寧此心期我丙囚繫莫哭總維墓草若何酹此蕪辭

祭宗式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囷予亦猛舊事冤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

之運厚薄偏正參差不齊孰得其稱其初則曰感必有應末亦有言以待天定嗚呼式之與予有連所遭亦等予獨於中降年不永身在有餘誰爲予請我獨僅存末失綱領小小顚倒天有正令兒幼婦弱莫適與兢張官置吏禮樂刑政寧使孤寡徒歸之命嗚呼式之彌予予路幽明異境力所不及分應退聽天果定乎姑以自靖人果衆乎天豈易勝我脫囚縶理亦炳炳爲予小須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可比並念子無窮雙淚交迸

祭妹夫周英伯文

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與爲命而卒歸于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女兄復歸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吾母亦許以歸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吾母棄諸孤七八年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食吾母之成言也故英稍少變於我而欲以武事自詭者量其資性之所宜也志既不遂而自力家事以克用裕使吾妹無旦暮之憂者

盡其心力之所至也時節相存問緩急相周鄰雖竹頭木屑亦有以應吾之須者篤吾妹之分義於我也木石隨在而辦椽瓦隨用而足別爲此室廬以煥然一新者分賢尊之憂責於身也尊既下世子亦隨往寡妻弱子遠失所依得罪當路我困羅網忍死自明照臨在上徙犴孤隻旁無族黨于既去我誰任執掌吾妹憂思相從憹恍我存安用事亦可想終喪致哀有負靈爽當與令子行營高敞死則同穴愛此尋丈瀝酒邸誠魂其來饗

祭胡彥功墓文

少驅馳於宦牒晚推遷於事故徒夢寐於英游卒弭心於農圃蓋逢坎而輒止豈不遇而故去嗟有才其焉用期不墜於門戶謂人生其何爲倘不貴而則富通閭里之有無共僮僕之甘苦既弟昆於戚黨爰骨肉其所部時一平於曲直亦何求於勝負亶在我而有餘宜於人而無惡俄死生之異變均涕泣於行路念得此者幾人雖百身而莫取尚慨想於平生爰瀝酒於堆土惟此顧之未償孤疇

昔之肯顧忘夜雪之漫山遡北風而誰語與英爽之昭然鑒精誠而弗吐

祭俞景山文

嗚呼生必父母成必師友死必妻子葬必里閭此天地生生之常理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以子之端慤靜默知有書卷而不知有天地之大日月之過前知有朋友而不知父母之違離室家之不可已此其爲志豈小而偃然臥病於百數十里之外死以屬諸朋友而葬以累其父兄使天地生生之

理顛倒而不可知柳其所謂不可知者止此而子獨遇適其逢耶何其所遇之慘也雖然比夫客死於不可知之地者其魂猶爲有所依矣死於我乎欲吊於我乎哭朋友故舊觴酒豆肉子魂何在亦就乎木舉柩即路有兄有叔

祭何茂材文

惟君碩大克偉儼然老成端莊恭儉以託後生善多於財實浮於聲前輩遠矣見此儀刑云胡溘然使我失驚衆所睹者黃金滿籯我獨知之敎子一

經我固欲倒而風不停二年因繫莫吊君靈墓有宿草我心未明一遐將之廓然此情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猶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

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末疾喜未脊於儀刑何以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擧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擧者莫勝假設有聖

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瞬之悄
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
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耶聊方來之難恃尚
旣往之有靈

又祭呂東萊文

惟兄天資之高地望之最學力之深心事之偉無
一不具其來未已羣賢凋謝屹然山峙兄又棄去
我存曷以一代人物風流盡矣生也何爲莫解此
理彼豈無人懼非書耳昔兄之存衆慕如蟻我獨

從橫無所統紀如彼扁舟亂流而濟觀者聳然我
行如砥事固多變中江乃覆三日新婦請從今始
念此哽咽淚落如洗巵酒豆肉非以爲禮

祭妻父何茂宏文

嗚呼旣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
旣非眞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
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爲虛生不如生麋鹿與
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愛敬死事哀戚人道
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辨我任其責責苟在我有
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麤衣不慕華
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畜先志未遐欲知其
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爲辭藻兩登薦書門戶
華好迄用有成難弟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弟
有遺責併此乎當同時孰在彼俊者郎筆硯其間
而視茫茫旣老未休心非外慕不耋之嗟莫求其
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寧少留觀我常度唯公
平生較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自持無疾而逝胡
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其獨何爲感念昔者

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
知與禮是假言疎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
土苴持此丹心對越泉下尚想音容酒傾淚灑

祭石天民知軍文

嗚呼高才辯智孰與強力爲善博學多能孰與蘊
藉風流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
謀未若無挾而好脩澹然而不忮不求者也嗚呼
天下而有若人則薄劣不能汙纖碎不能留小諒
不能表其子子鄉原不能致其綢繆當與一世混

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偹然而天遊者也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上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槩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鎭浮書冊未嘗不覩而書味厭飫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情反覆而咨諏聖賢不傳之學豪傑經遠之猷兼該衆美而歉然以未善爲憂推先一輩而退然與後學爲儔此吾夫子所以冀任重而道遠而韓子貴於責巳重以周者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

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樞庭一屬與大治中別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爵之乎吾不得質諸幽也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渡頭歸來弛檐負薪是尤賢子訃告我病不瘳日臥于床自夏徂秋寘其旣安困於敵讐二年之間一半爲囚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旣終我頭未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我酒尚如生不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丘

衆祭潘用和文

嗚呼鄕里親戚朋友故舊此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所繇立也歲時無事杯酒相命劇談満引詼諧笑謔醉倒而不相責禮其尤親者則有筆硯文字之好上窮千古下極目前碎事以致其切磋琢磨之意此人情之至歡而人道之所繇成也俄而於朋輩之中奪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徊皇四望而目瞪舌彊不知所以爲策徒能涕泪四垂各道其平時悃欵歡愛之淺深以爲幽明契闊之候此人情

之至悲而人道之所繇極也乎時朋類相從頽然無所是非於其間使爭心消伏而不見惟吾用和是賴而何以首當此禍耶豈吉凶皆非善惡之謂而所遭特顧其臨時耶千卷之書獨不如生前一杯酒此吾徒所以爲用和千古之嘆而寂寞身後之名要亦何足深計耶八人之中惟顧年相若惟恫齒故少同堂合契以哀亡者之相去一世不知悲樂憂歡變故何時而遂巳耶生無所取死無所愧哀哀用和致此一爵

祭章孟容文

嗚呼盛衰生死固天地之常經而悲喜哀樂遂出乎其間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踵相躡以取科目而先公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從蓋可謂一時之盛者及其以不合得罪罪方釋而死及之君徒小試州縣而亦繼以死行道之人爲之酸辛而感涕而況於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見君纍然在疚撫膺呼天天不我覆余亦悲哽悽不能救今又幾時來告君訃盛衰相尋如夕與晝適其甚

者與君先後余聞君疾之未病也語其子以苟不可諱勿用老佛之教以汚我及其臨訣夜分款語今且死矣遂從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土禮壞千載喪尤非古如君之志聖賢所與君言在耳而子忍負我欲哭君旣行而沮昔君屬子於予何取庶幾幡然而過可補祭奠陳前英靈鑒否

祭孫沖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乘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嗇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爲可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賚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伯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蔑事克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嘆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愧苟予之姓名與我隱

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爲九泉之慰

衆祭孫沖季文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長命也不齊固理之常積而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來孰避孰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尤當之可傷相與別子列以豆觴汝飲滴酒如在吾旁所爲學者帝伯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眶爾友咸在爾魂茫茫爾不能飲飲爾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聲而號痛裂肺腸何以慰子沒身不忘道過爾

墓悵望斯罔千載吾銘歸安其藏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為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其後乃與五六輩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駁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晝雖才俊比肩可喜可愕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要不復前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間厚德偉度尤為傑然而既親且舊其慕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第

何為萬事氷泮盛衰相尋百年之與人物藐然寓哀一奠

祭妻弟何少嘉文

嗚呼恩莫隆於姻戚義莫重於朋友民之秉彝士有常守類而聚之各從其厚聯而合之既厚且久聖賢所謂捨是則不我於子姻戚也而講論辯說我為子剖子於我朋友也而患難倉卒子獨我救緩則游從急則奔走不期而應如左右手我寡兄弟賴子以沒首世俗道薄賴子以遮醜天胡不仁為此舛繆夜半負舟疾馳恐後古亦有之顏天跖壽獨子遭乎亦我有咎嗚呼此其禍變豈復吾之始慮耶以子之平生亦何以致此荼苦耶事母能以色養至於左右之無違事兄不以病辭至於憂喜之無忤敬其弱妻而裏言不用撫其幼妹而恩意孔殷尚賢睦族以任門戶敬老慈稚愛及行路人為我役謹其喜怒人食吾利同其欲惡節彼我飾行以內恕年未三十動有常度仰止聖賢行矣而著胚胎既成軒豁呈露子之望我亦以此故我

罔禍患失其故步子挽不滿交臂而去道之云遠人過其邊非道弘人歸咎無所百爾所思豈亦有數我辭非悲我淚如雨有知無知一息千古

祭徐子宜父文

前賢既遠源流莫繼卓彼諸儒尋廢起隆後先相望曰同而異歲晏屹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於公實似言取其信動必以理孝友慈恕儉恭和粹儀刑後來子鍾其美枝葉扶疎有本如是子登王朝日躋膴仕牽公偕敬資以行志退食從容教忠無

愧朱衣銀魚寵褒沓至何如蒼天成此永嘆道之云遠幾人能遂無以考祥曷視其履公雖邁邁道則自邇盡道爲難從公則易進退莫安死生孰計終天之痛惟子之瘁子曰已哉朋友則未相與盡哀繼以寬譬嗟乎公哉非以私意庶幾饗之一觴之酹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嗚呼昔我先祖以氣自豪公方錄一縣之事歲時相往來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與公之子生

同歲少同學而不肖無狀因得叙族屬以自附聞公之喪匍匐哀慟若已有之比其葬也亦役劬薄奠以載其區區之意非無從而至此也惟公早稱善人晚錫爵命念平生細大之事莫或自欺雖一死契闊之餘故應無憾有昭靈識樂舉余觴

祭凌正仲父文

惟君力足以自振而志念不出於鄉閭才足以資世而事業止關乎門戶孝友慈愛人無間言規矩準繩身有常則富而好禮惠以使人子有一於是乎吾必謂之學矣居雖異縣心則知君及夫事變之驚悼困於禍患之奔走意料不到倉卒何關聞君之喪嗟已後時哭君之柩沮於及境徒有遺憾夫復何言一酹之哀半歲而遣昔者君之子姓多不見鄙故論君之平生獨爲甚詳魂乎來歆言也無愧

祭王木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民孰貴士兮好修昔公有子讀書是謀亦既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役

共仕吾州少望正則文振其尤我亦登堂厠比英游公居其間意好綢繆亦有甘旨共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夷猶謂彼茅容少見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繇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擢巍科或官遐陬我獨窮甚豺狼是投賢子何爲逆風撑舟公亦厭之一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爲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寧有定繇積者厚矣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諸幽

祭彭子復父文

嗚呼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之墓古人務實而不務設飾所以貽範於其鄉也衆之本教曰孝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爲人子者由微而至著所以達其父於天下也如公之父子蓋亦庶幾於無遺憾矣七品之服以爲封于里之寄以爲養夫婦相對子女無缺而相羊於七十五歲之間天之報施亦豈徒然哉昔公之子初官金華我從之游道義靡他拜公堂上質實無瑕從容

二林相與如家子登朝列公壽方遐我困囚縶公天一涯死生禍福相去有差晚節末路共此嘆嗟墓有宿草計程則賒雖死不朽是耶非耶情則至矣儀匪靖嘉臨風一酹涕淚交加

祭金伯清父文

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庇矣有開其華家苟足矣不遺其奢設心措慮造端不差報施常理爲應匪賒故諸子力學勤生統緒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艮佳何一旦之逝去致有識之咨嗟况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瑕壽不應嗇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夷者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在而變化之周遮念歸怨之何所矣陳辭之靡他追疇昔之樽酒爲今茲之靜嘉謂冥漠之如在想英靈之未遐苟余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爲誇既升堂之不見宜有涕以無涯

祭王天若父母文

嗚呼富壽好德康寧考終此所謂五福而權勢榮

華不與焉蓋五福上下之所通有爲人者不可不自勉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儷雖不至於期頤之壽然富而好禮平時無甚疾病而以令終先後一年而相從於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其於五福蓋亦庶幾於備矣亮之於君居雖異郡而壤地相接聲問相通雖不覩其手標而審其平生敬其吉德曾未得握手接殷勤而君之耦以訃來亦嘗爲君之子驚悼失聲矣禍患奔走欲一道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訃聞嗟乎傷哉如君雖可以無憾而人子

之心奪之中道隣壤之敬失之須臾其爲傷嗟寧有窮巳一奠併致寸誠孔邪靈其有知我亦出涕吊君之子惟後是圖

祭王文卿父母文

嗚呼昔我諸兄與其鄉人諸友及從先公游磨礱乎道義而服膺其家範之懿至今在耳歷歷也及公之身積愈厚而收愈薄克有賢配以無忘先公之訓惟我一二人獲與諸子周旋先世之德至是而愈文矣天之報施意與人合變化倚伏一闔一

闢夫婦繼亡有來或遏何以占之送車維杳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嗚呼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夫人之勤始終若一豈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無妄用則男子無苟取之心夫人之儉不間於有無豈徒以貧富之不可常乎至於察人之所不察而閫內之情畢見愛人之所不愛而一家之勢常乎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不督而賢間言不却而息長幼不約

而親而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標行義以自見者比夫人蓋猶未足以爲賢也生不願知於人死不見著於史惟餘此心無成有美矧亮不肖烏知夫人亮實有婦夫人之孫十年登堂謦言在耳因跡以覩其不如砥昔亮之窮棄不足論夫人撫之綈袍之溫一飽有時解顏以喜感念之恩如貫出已年餘八十德浮於年哭不可留路及九泉

祭姨母周夫人黄氏文

嗚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實外大

父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繼即世於其中間六男摧落無餘故我姨母幼育於我先祖妣及笄乃歸周氏然後黃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先妣每念及此輒不欲生歲時祭享遂託於陳氏亮自幼時固已識我先妣之戚憂常懼力之不足以任其後也未幾我先妣以盛年棄我諸孤弟妹交託於周氏亦惟我姨母是撫不獨黃氏之責萃於姨母之一身天下閔凶我姨母復得末疾猶以藥物自扶每力疾而語亮曰汝克自立

我姊賴汝以瞑目然黃氏於茲盡矣汝毋寧無遺憂乎亮拉淚以告方扶持百年是望毋爲是不祥之言然心亦憂之不圖其遂至此也天乎酷哉天乎痛哉以亮之不肖懼將遂墜陳氏其能保有黃氏之墳墓而饗其鬼神以安我母我姨母之靈於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母存死而可代敢愛此身今其已矣責將誰分長慟大號告我後人

祭妻叔母喻氏文

嗚呼念不肖之疇昔嘗受知於夫君妻以其兄之子教以古人之文雖有孤於此意豈不愧於過愚俄永隔於生死無所効於賤貧惟胸中之耿耿蓋可質於明神跳抽頭於禍患幸日莫之晏温事夫君而不及有夫人之尚存願誕彌之再拜終此禮於于春寧夫人之盛德使我志之莫伸環親戚而聚吊獨討音之後聞雖本末之可察亦長短之易論望新靈而哽噎話往事以酸辛尚至心之可恃與薄奠而共陳豈多言之自解庶或格於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賢而逵母饗其安富貴尊榮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孰不盡然況於其子寧望生全孰爲此者嗚呼蒼天栽培傾覆倚伏變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不幸理難槩然必其在人爲之後先吉凶禍福則罔所愆雖愆不僭其終不偏天人相因縄牽絲連唯太夫人和柔靜淵夫婦如賓烝嘗吉蠲衣不慕侈惡其弊穿食取則足惟其潔鮮七品之封八十之年康寧考終子孫滿前凡我鄉井二數衣冠錙

銖而較莫我扳援先德如此厥有縣緜子心罔極曰不其延於今未足祝後必塡安得形管大此幽鐫我辭之悲抑揚周旋有是寸誠爲之鄕瘞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嗚呼天之運行爲有常人之所望爲無已年踰八十身爲命婦康强無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幾人天之報施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爲時所摯其才且欲飛輒止高高在上事固難量人之所期豈有窮哉天非獨吝人非無厭天不如是則不足

以言天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爲人送車千輛祭者數百人交有淺深義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一行路觀者爲之太息死生之際無一可憾人各有心非力可取地道無成固有終矣安歸于土惟善惟最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稱年周巳得其昂霄聳壑之氣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嘗不東向悽然有時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飮食醫藥宜如何辦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爲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爲之子者固自爲可且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愧焉數年以來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其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爲人母也旣而夫人之子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竝得之人皆謂夫人之

疾宜自是脫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攖其心而繇疾至死一一自有條理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爲而所可爲者夫人旣加於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解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爲心而朋友之涕亦不自知其潸然也重岡一水寓哀於文侑觴之救有靦古人

祭趙尉母夫人文　師旦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仕非爲貪亦以養耳孰不生男其成有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亦既有子人事好乖欲飛屢止千尋之木困嘗在始及其干霄條達自遂君子知之順變以俟亡者安焉身後無愧貴及九泉彤管有煒登堂莫及閭風而起歸旐翩翩道出下里從之浹旬失之寸晷一奠之敬竟成追致交道之難難於生死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晩從其子驅馳

以遊宦三年簿領一月朝行而徑膺千里專城之寄板輿之樂人生亦可無憾肆賢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蒼天罔極之痛喪車之行識者以爲大哀人之隱憂子之巨創交發並至其切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獨不可以八十九十乎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爲卿監法從乎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値公私合一厥或參差爲此泉圯富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此秒忽其向與令子爲琨遜之相期晩節末路蓋管華之異向跡雖小戾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値茲凶變共哭三衢趣報兄曹令陳薄奠指日東望臨風涕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嗚呼大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時二浙惟錢被兵日少有此山川尺寸必爭俄而華顛棄如敝屣聖明當天祿以報功位以象賢著忠令甲吳寶與肩代不乏人母儀是先睠惟后族和柔靜淵女美夙著女訓素閑有德有容衣此華鮮有禮有節饗夫榮寵齊實吾偶作配其緣生兒大佳胎教固然

兒亦自力取友必端有聞于朝進服班聯持節分符于蕃于宣風采閒見仁愛則專板輿有敎奉以周旋庶幾色養不爲變遷天子曰歸赴我詳延纚戲之樂所居而居子心罔極福無十全登進方隆忍此棄捐嗟舊封部遺愛在焉豈我一夫爲是惓惓吊死唁生困於拘攣祥除伊邇寧發慰言一奠之誠不憚愈虔天運參差惟偏非偏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撫孤之仁有

以見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學所收不微板輿東西廈屋終始年踰八十爲人子者寧有滿時命至再三有國家者以錫類耳雖天報之未殞而人道之有終念一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詎其克堪此賢嗣之所以創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舉觴而薦豈曰無從望堂而登於玆永巳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嗚呼盛衰消長相尋於無窮是非毁譽交發而未

定此世人之所共歎而君子以爲有命方夫人之盛年悼其夫之巳竟念二子之何學寧利名之足兢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樹後學之審訂越仲子之膺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充詘於崔嵬無幾微於蹭蹬宜世道之有関詎門戶之私慶以還報於地下謂婦德其特盛曾歲月之幾何掩風波之交迸彼山立其何罪躓夫人而目瞑此蹭蹬而不巳遂得名於不令剡窮達之小異豈平生之退聽噫夫人其何爲與此變而俱病雖自古之或然冀天定之能勝不然則盛衰消長是非毁譽乃足以汨人之正性也耶人欲若浮天理如瑩物必有對鸞鳳梟獍其順其背或掩或映參差不齊於終必稱受命於天惟舜也正長公有知告我曰敬其存謂何盍亦自靖逝者如斯萬事隤甗委曲則巧直情則徑匪人可欺寧我不佞尊魂如在雖幽不懵揭虔妥靈斯言有証

祭丘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嗚呼母子之愛不出於閨門而足以關天地之造

閫閾之懿不出於鄉閭而足以起溥海之敬此其輕重繫之人而眞足謂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數雖隱德幽光亦將不期而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具而碩人生之豈不有關於天地之造乎三品榮貴之養上壽康寧之福而碩人享之豈不遂起溥海之敬乎碩人之婦道固天下之爲人婦者所取以爲法碩人之母儀而天下之爲人母者雖欲想望其庶幾而不可得使盡發其平昔之所有則碩人之不朽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

終天之痛人子之心豈有窮哉宿草之哭封部之人其哀如此仰惟靈識俯鑒精誠盡以餘悲泄之一奠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嗚呼多男之祝聖人不棄則百斯男徽音孰嗣兩姓之合似續爲貴琴瑟旣調男多受祉嗟惟夫人尅意絲枲祭祀酒食旣嘉且旨家道用裕人心不貳開厥後來相導以理一男克立問學自淑聲問昭宣亦母之美式幹其蠱式尚其事諸男森然分

頭竝起百足之蟲不僵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閫內之懿聞於井里日夫旣行今亦往矣人壽有涯子心罔旣死生大變孰可寬譬號呼蒼天感念終始一哀出涕朋友之義我困于囚義亦狷悴追作此文尚千萬祀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嗚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壽考以成子之養以令子之純孝而不及登華要以致養其母此朝士大夫之所共歎嗟朋友之所爲流涕而天之所以爲天其不可知者類如此也雖然太恭人之壽及中矣令子亦有列于朝矣夫君旣沒整齊家道母子相與爲命以致菽水之歡者又數年於此矣諸子稍稍自見頭角而爲母爲兄者亦庶幾可以無負矣等高下而較之雖太恭人之母子所以自盡者甚至而天之所以報人者亦不至於甚謬戾而不可合也五福之難全其來非一日而一事之稱心亦有以自歸於九泉況其可以自寬者不旣已多乎歸從夫君而兩愛子左右之責當門戶

而四兄弟先後之死者無所憾生者未易畢朋友之救不能匍匐樽酒之酹有如皦日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事夫有禮而不同其老教子有法而不及其成望有所止而事因難平雖功緝其家始末之可念然康强以老死生之可驚寒暑不能無代謝弦望不能無虧盈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爭苟在我有自安之分則在人無不盡之情終天之痛聖人以三年爲斷顯揚之孝人子以終身爲

憑恍吉祭之有日必揭虔而妥靈稽一奠之奇禍乎大義於平生尚時日之可攻儻素心之易明寓不足於薄少徒黯然於涕零悵音容之巳遠寧聲欬之或聆庶彤管之可恃豈蛆蚨之足正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連成此吉昌夫人柔淑於何用彰出從于郭適合于當女功姑置婦職是襄外飾賓客內謹烝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家宜子拱立于旁聰惟夫君以志自强藏鑼巨萬

詩書是將論德聖賢結交老蒼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其已矣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兒亦自知若何終喪吊者在門有淚浪浪

祭凌存仲母文

閨門懿行足以爲世母儀死生大節足以配古列婦第知有子之可恃亦以聽天之所爲門戶方興世皆知其爲陽報庭除日美人亦願其以壽終胡不百年究此大數無寧一夕困於小疴樹欲息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昊天罔極從古難言朋友之哀託文以訴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嗚呼惟恭人生長儒素嬪于勲門匪惟勲門閫之戚姻德尚多有貴無與倫方其盛時震動簪紳中更多事散而之溫大家世族能幾人存粤其存者往往瓜分各求其配惟德是論恭人宜之豈適王孫亦惟其德相待如賓自飭以禮自督以勤再立門戶其命維新賢士大夫以類而親有酒旣旨有殽旣珍爰多受祉以友輔仁相夫至此有終則坤

云胡不淑遠以訃聞使其夫子號叫云云恭人甥館第一輩人亮忝交久義同弟昆一奠致哀誄曰無因恭人鑒之以誠非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嗚呼夫人有兒女爲我婦諸孤是以諉我以銘墓婦德女美吾辭畧具親戚情義亦旣悉吐云胡今者猶此驚嘷所不忍兒輀車即路萬事瓦解音容莫覩五十餘年遂爲堆土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敬致無所勳且出涕皆以此故兒女昔者

[illegible]嘗奔訃余乃不與會葬之數事有後先歸詩其母遡風而號有淚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先相送懼失常度觴酒豆肉至情所寓門庭徑塗魂猶有據是耶非耶母亦小駐與時夫人嘗命兄女過有海錯惠不妨屢雖小戲劇未酬前語今亦稍稍以登于俎尚如平生能享此不于古語說何時可茹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歲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

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復有子比我年二十有二而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胥墨困於囚繫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二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長富室罹此奇禍其家竟取以歸吾弟亦挾其妻而苟活於道旁之小舍獨汝與一婢守此三喪夏焉在疚人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橫臆見者疾首號呼蒼天竟不我覆余時無策副前失後大慟欲絕出入貿貿念汝之窮莫以死守雖余亦復惜不能救與時得脫均此貧富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非偶汝既畢結余終面垢吾妻視汝過於女厚歲時存問肯有遺滿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見母地下一一可復三載之間禍患輻湊當路欲殺刑不易受搏手待命大明當晝親故反眼孰匪我寇汝與吾妻涕泣消瘦歸覘我行病輒顛仆余亦失驚庶天之佑長號而別事亦大謬我遭羅織命落人手汝既喪夫而子又幼念此計窮病亦宿留天不可登地無所

叩瞑目長往如犬入竇余墜網羅如鹿在圍內外隔絕迷此惡候生死永訣豈曰邂逅汝責未了我禍亦縣當使汝子稍識香臭死而可忍木亦難就嫠孀勃窣自容宇宙余復何言無與石鬪汝其有知饗此觴豆

祭徐子宜內子宋氏恭人文

嗚呼婦容罔失宜其家室求我庶士迨其既吉婦德可親宜其家人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恭人之初兩姓既祉外事詩書內事絲枲厥德之修相尚以

理道德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顏順志上恬下愉賓客朋友親族戚疏一有不類則匪我徒祭祀孔豐酒食惟絜職所當爲力兮必竭家道肅穆衆心允愜胡不百年以及永訣男拋未下女失所依舅姑鍾愛涕淚交頤恩與婦計楚相可爲寧忍俱棄命乖所期畿內使節罹此悲哽有來貴富年不偕永一生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難乎有幸不幸言念昔者嘗獲登堂拜母之餘爲壽于旁友好念篤克相無疆再拜遣酹觸事悲傷遣此

大變出淚痛腸魂靈縹渺如在洋洋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恭人常誦釋迦牟尼今酹之故書以紀）

惟恭人生于巨公之家嬪於名儒之室少不以富貴而自驕晚不以從容而自佚聽姿媵之宵征撫兒女如己出小星從參與昴取其有所依倚而不止於貴賤鳲鳩居鵲之巢取其拙于更改而不止於均一體地道之無成致閫儀之靡失率是以行其永迪吉會和鳴之幾時而契闊於一日用其于歸之相宜變其弗及之佇泣命也何言天乎難必爲故人而一哀豈平生之永卹雖薄禮之匪嘉矧寸誠之敢忽望書髮之無從庶彤管之有述

祭王丞內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爲之脩短固有命存而且感且傷人實當之況其配也於天下爲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爲最慘此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已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渙然冰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處變爲無

憾而人常未易至此雖托契於夫君豈能俾安人之釋然耶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酹之不敢廢語言之不敢苟者不敢以死者爲無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爲墮於杳渺而不足聽耶情文苟稱安人其鑒之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嗚呼夫婦至情蓋天所敘死生契闊則亦有數慨我良朋又失賢婦和氣滿門莫求其故數則靡常非吾始慮婦德隱然其略可具生長膏梁樂嬪儉

素兒非已出同此穉嫠室無間言以及諸姒有姑
嫠居足樂遲暮入門生敬德聲載路云胡一旦使
我驚嗟友朋之苦託詞以訴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行狀

吏部侍郎章公行狀

初公年十六屬方臘唱亂睦之淸溪環浙之東鞠爲盜藪公父朝散懼無全理則分幼子及衣一箱付公曰以是屬汝吾以汝母亦從此遁矣公奉命崎嶇山谷間僅得不死賊平挾其弟歸拜朝散而箱故無恙也自幼頴悟讀書不苟善爲詞賦而窮經旨至廢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釋褐授處州

青田縣主簿嘗攝邑兩稅舊法有上中下三限是年夏稅太守風告諸邑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公以爲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爲也太守大怒公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使無越舊限而已秩滿闕陞左從政郎授處州麗水縣丞改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辟兼川陝宣諭使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勞得左承直郎用薦者改左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磨勘轉左奉議郎 公外舅樞密都承旨鄭公剛中宣諭川陝故辟公以行鄭公留宣撫四

川而公歸矣會權臣秦檜欲文致鄭公死地賴太
上皇帝不可猶以罪罷公亦爲言者論去未幾轉
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權通判宣州轉
朝散郎時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嘗以事忤之良
臣不堪公不爲動良臣遜是知公秦檜死良臣入
參知政事奏除公兩浙提舉市舶公事舶司寶貨
之府公自常俸外例所可得公一不取對人亦不
輙非前例轉左朝請郎差知建州州軍糧久不給
軍情洶洶至之日爭走拜馬前時公帑緡錢不能

三萬公徐諭之曰汝輩第各歸營得一月當次第
給矣立案稅籍得豪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
於是省斂條寬科率與吏民相與守法而已不事
風采而去思蓋不能忘也連丁朝散及夫人憂服
除得知鄂州鄂當水陸之衝虜分兵扼上流朝廷
出禁軍戍鄂一日至或須船千艘若馬五千匹公
度不可辦者奏聞餘悉給無留難當此之時朝廷
置武事不問餘三十年竝邊百姓至不識兵革虜
卒棄好流民不知所爲吏居迭去鄂往往不復故

民公區處不遺餘力民得不以兵事恐動州納秋
租才五千斛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公視酒稅籍
得贏錢立辦人不測其所以至此往往神之公感
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與遮監司自言
公實愛我願從朝廷別借公一歲監司欲以聞公
笑謂曰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朝廷未易欺也某
不自愛懼貽門下羞不果聞除兩浙西路提舉常
平茶鹽公事漕司常貸常平緡錢二萬萬至是已
數年漕司置不復言常平亦不問公嘆曰此非法

意也民不知賴矣立移督之而戶部復請貸二萬
萬公甚難之銜命小校恥不即得出不遜語公叱
之曰此聖旨邪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不然
奴何敢爾退而嘆曰官不可爲矣戶部尋知不可
公亦不欲自異也今上登極覃恩轉左朝奉大夫
明年轉左朝散大夫又明年召除尚書吏部員外
郎兼皇子慶王府直講乾道改元爲郎中除殿中
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公上疏大畧言祖宗之
大讎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膽之志可少忘乎

歎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與於無名歃血之好可
久恃乎至於淮堧瘠瘼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
久隳士風壞於奔兢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
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
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
局措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爲今之大臣不
足任願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
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
年來將帥以事廢罷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

新又嘗因水潦有旨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公上言
苟人事皆得其實是乃應天之實也人材欲取實
能政事欲取實效諸所進用必考其實使一時虛
名求售者不得冒進然後申勑有司視朝廷利害
如在其家與其身不得以文移虛具上下相蒙人
修實行事建實功上施實德下受實惠應天之實
宜無大於此者時朝廷令兩浙江東人戶爲田一
萬田者糶米三千碩抑配度牒關子之屬公以爲
事類科歛無體民經國之意朝廷以經用不足議

椎枸郡縣職田公以爲所得不足以當大農一日
之數自爲紛紛損失大體戶部侍郎朱夏卿以交
子乞發諸道常平錢一百萬緡公上疏以爲自立
常平以來其間用兵多故主計之臣固嘗出意趣
辦獨常平以民命故法不得睥睨夏卿何爲者而
敢輕壞成法又公鑿交子不得支用欺罔不顧忌
法不可赦知池州魯營以竹生穗實爲瑞竹圖之
而囊其實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公上疏以爲
物反常則爲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

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爲瑞是罔上也況飢民有
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實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
爲是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營牧民顧使其
民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之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
又言給事中王時升似朴實詐足以欺世亂俗右
奉直大夫謝鐸嘗事爲楚不宜叨世賞無以示爲
臣者上皆從之初公嘗上疏言陛下臨御以來首
禁監司太守數易今往往無故輒易矣添差官不
許厘務今稍稍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許注知縣今

有經營得堂除者矣有差遣人不許再易今圓換易者紛然矣至於蔭補初出官者法當銓試今有堂除免試者京官合入監當今有徑得職事官者私意勝而公法爲虛文不嚴加禁戢則公道蕩然矣既而闕放未銓試人魏好信等已四五十人參知政事虞允文意頗主之公不樂也即上言今春銓試已中者率待五六年闕而黜落者乃得美除以援廢法以私害公事雖小而所係者大乞竝行追寢不惟畧存公道亦清仕流之一端也朝廷嘗

揀發諸路廂禁土軍若五分弓手就闕行在所籍爲忠勇一軍隸步軍都指揮使戚方約防秋罷遣還所在郡隆興元年留不遣明年又留不遣至是猶未遣也軍人相與詣臺自言公移牒樞密院不報軍人不堪往往竄去公即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乎上語公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爾上曰然則當盡

逃乎公奏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迸散不補則廢法補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公又上言以爲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慮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公奏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爾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後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兼同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逃無留者又相與拒關不可補將校以下皆坐官而

方獨放罪公言方罪首也不可赦落方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即上言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輕狂傾險敢爲大言以文武自將今居其位而胸中無有挾私任情大略可驗公以爲允文不去天下不復有法連章論奏不已允文竟罷去時參知政事錢端禮以肺腑與政丞相久虛府朝議以爲旦夕當同拜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公亦得罪去國初公在浙西梁俊彥得中旨措置酒庫公不以職事左

右之俊彥不滿比去問公所欲公唯唯不對及俊彥幹辦皇城司轉官獨不行臺謝故事公劾俊彥廢法俊彥竟以贖論會公除吏部侍郎力請罷去上怒公辭免不遜有旨放罷汀州居住或爲公言是行俊彥有力公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體分應得罪俊彥何爲者邪且聖明豈受人耳語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獨以不得展省先壟松楸爲恨既有旨自便則歸拜壟下退語妻子今死無憾矣明年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又明年以

疾卒于正寢實乾道九年正月之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早卒贈宜人再娶鄭氏四川宣撫副使公之女也子男四人濤右廸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渭左從政郎臨安府富陽縣丞先公八月卒渙以公致仕恩奏上充從進士舉湜奉公命出後公仲弟著女四人長適宣義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樞孫次適進士陳檜次適廸功郎江州德化縣主簿楊注次適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鄭莊孫孫男十人機稱崧雲卿渠

柄采棣餘未名女三人長適進士盧誠餘幼濤將以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寅奉公葬于永康縣武平鄉碧湍里三石湖之側前葬濤以行實爲請且言先君實知子亮屢道罪逆不能固辭濤固以請亮自惟少年時不自愛重晚方悔悟鄉閭故不齒也獨公一見得之命其子弟相與共學一日來過則具杯酒從容侍公語間論天下人物往往意合知公金玉人也因嘆世之量人者甚淺不足據然嘗聞之公之子弟公嘗誦古詩毋向秋山拾紅

葉姑名那許世人知輒諷詠不能已可以觀公之志矣然則紛紛固非其所屑也每自幸曉學得依而公遂下世爲之慟且涕下義當執筆狀公之行以告世之有道立言之君子而語言荒亂失緒辭不獲則姑次第之公諱服字德文其先建之浦城人五代之亂徙杭之鹽官國初來婺因家永康曾祖洞祖玠父偰累贈右朝散大夫母應氏陳氏贈宜人公及朝散在時爲郡朝散得封右奉議郎鄉人榮之公有論語孟子解各二卷易解二卷古律

詩四卷藏於家淳熙元年夏六月聯陳亮謹狀

郭德麟哀辭

往時東陽郭彦明徒手能致家貲巨萬服役至數千人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固嘗惴惴焉以前事爲未滿也余獨以爲不然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

傑於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爲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爲鄉閭所讎疾而每每有身掛憲綱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爲國之一闕而黙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爲天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既足以爲一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自爲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旣仰望而畏服之矣余於斯時方將爲之長言以解德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訕謗譏斥於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特是以見其父於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其辭曰云云

龍川文集之卷二十六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東漢之衰太丘長陳公名實是爲有道君子紀羣又克世其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馬氏南渡而遂從以還其後家於吳與霸先遂據全吳四世乃亡其葬於婺之永康號厚陵者或曰后陵陵今雖在銅之以銅不可發莫能考其爲誰故永康之陳最號繁多而譜牒未嘗相通也往嘗有於百年屋壁間

得數紙書言譜系甚詳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龍虎大將軍者疑其爲陳隋間也至本朝咸平以後始從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爲民久矣亮之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間閭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黃至孫諱援遂大其家有子四人其三則於亮爲高祖高祖諱質早夭一子曾祖也諱知元宣和間以隸籍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是生我祖諱益字進之爲冢子先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皆垂得而失既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沉里閈自放於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蓋天資固如此也故亮嘗竊言之昔韓信謂酈生曰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叔亦信之等夷也而湮墜無聞士之困窮偃蹇百未償一卒坐牢落以死者非盡智失也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歿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先祖妣黃氏敦武郎諱琫之女其生也先先祖

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閱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臥龍山之下將葬家君實命亮曰我高祖墳墓具在而我曾祖爲季子我不敢祖也我曾祖我先祖墳墓不存又不得而祖也我將葬我先人於其中俾汝毋祔於我先夫人之側他日次第以昭穆葬汝居其隅以供洒掃使自是譜系一二可數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也又命亮實書其事于石以納諸先祖　壙亮拜手稽首而泣書曰

生有遺才沒有遺義地有遺形墓有遺位爾子爾孫其勿棄

蔡元德墓碣銘

崇寧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六十年矣三光五嶽渾爲一氣士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重無自喜多易之態故自渡江後雖里閭人物往往不自促狹進不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於其鄉昔亮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時並舉之人又得東陽蔡君元德焉君嘗學於古

參知政事王公次翁去舉漕臺不中始相父經紀其家以鎮其里閭敬老慈少使詭獨暴橫者不得自肆乎民安之而官事賴以省及其父春秋日以高爲園池以婆娑自樂家事一不關焉遂以忘其老君卒於乾道九年十二月之朔後二十有四日吾先人亦自委棄諸孤其後里閭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爲之悲傷焉其孤將以淳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葬于所居相望南溪之源病世俗之侈於葬思欲效古以寧其父大懼力不勝俗謀之丞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獻耳遂屬以銘銘非吾任也不忍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氣類之變無考焉君諱爾邵元德其字也不能言其所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舊矣曾祖諱億祖諱材秉義郎父諱友文從義郎君享年五十有八娶戚氏故處州縉雲縣丞觀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陳次皐黃煥李開其壻也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足自效於州長縣正而古制之未復死則自隨

於弊事[illegible]焉而非以矯其俗尚有銘焉相墓之木

宗縣尉墓誌銘

靖康建炎之間故忠簡宗公澤起家知磁州當虜人長驅而南進散橫潰不可收拾之時獨憑城死守爲天下倡遂副太上皇帝開元帥府於濟南及太上膺命南京公留守京師能以忠義鼓百戰之羣盜以嬰方銳無前之鋒㦸然如老羆之當道餘民因得賈勇從公以奮而河北巳沒郡縣皆爲國守功雖不竟江南卒賴以立國是爲一代之人豪

中興之元勳也公世家婺之義烏皇考某累贈太中大夫公兄沃之子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職郎公守磁之歲稷生子曰武端整重厚絕不類常兒比長能爲文章有聲場屋間三上卒能取世科釋褐授饒州德興尉便若素閑吏道者平生與人交樂於傾盡不爲齟齬疑僞意態有承平時士君子之氣人以謂公耕之炊之而其諸孫食之矣然代滿甫及家以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三日死是果何理哉縣尉字成老娶葉氏子男二人林楷女六人

何大辯某某其壻也幼未行楷將以戊戌十月丁酉塟縣尉於去家十里熟水塘之原大辯者永康陳亮妻之弟楷之妻又其女弟也磨壙石再三乞書之銘曰

我思忠簡不數士稚惟其血誠聞者興起中興姓名與國同紀從孫世科家庭之美不卒壯圖以厚來祉後不復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嵩字公材婺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濟父思聰自田間積勤服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爲艱難之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侈大余嘗至其門崎嶇桑柘間得小徑並墻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爲其子問學之費無所靳君容貌魁然事親能自與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不足觀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惟愉慥

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人皆幼君殁之明年其孤將以十月甲申日塟於去家一望西山之原一日慥泫然拜于庭下曰昔慥實從章氏兄弟以來今其塟者大抵有銘矣奈何以處慥父余無以答乃爲其銘曰

不失其樸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孫貫墓誌銘

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二以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而同邑孫氏之子懋實

來余愛其質性之穎悟也不愛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長閱四年當淳熙乙未余爲易其名曰貫字沖季以覩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沖季死余哭之慟沖季得年二十三歲娶陳氏一子後七日亦死於是沖季之父名序老矣又鰥居恃幼子以養既而以書來告貫得吉卜序復何心以塟貫也九月二十八日丙午余率其友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瑜宏瑜寬何疑胡括錢廓方坦臨塟深其坎厚土以覆之買石識其墓曰

天地之生生不窮則死寧有已惟其生死不信是以銘之在此

章晦文墓誌銘

章氏世居建安國初有來婺者始爲永康人自郇公申公相繼爲宰相故建安之章聞天下其後百有餘年侍郎公始以進士起家永康晚入臺爲侍御史以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爲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貌偉然把筆爲詩文便能有不凡語父兄特愛之及長疎豁奮厲不能俛阿善惡間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實紹興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曾祖洞祖玠父偘故贈右朝散大夫娶姚氏無子一女適進士徐日休他日侍郎公嘆曰吾無兄弟矣我死吾懼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愛子曰湜者奉其後初君死時用子弟禮以塟當淳熙三年湜蓋年十有七矣顧瞻不寧始議改卜將以七月乙酉塟于蔡山之原禮無子以兄弟之子爲之後先君之肢體一也使其一體不廢足矣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用以爲天下

之通制者也使爲之後者更力學以顯揚其緒則死生均可以無憾湜嘗從余游蓋亦知動心於此者是以求銘君之墓銘曰

體安于土魂從其祀謂君無子亦旣有子

陳性之墓碑銘

往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爲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屈折上官罷去獨敬憚性之盖相處數年如一日余嘗款

性之門闃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客入主人相與爲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予亦不强也衣食取足不爲分外經營不交涉邑官吏謁入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今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

劒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焉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自忘其爲皐戾也居亡何公質死性之還自旁郡道逢兵馬都監者往驗其死性之囑以徐行有檄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追還其都監者又爲治其後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在亡爲解者大率亦此類繇此言之士之索守里閭曾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豈必曰鄉稱善人而已乎性之以貲補迪功郎嘗主南劒之劒浦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矣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也曾大父本大父思忠父塤子男三人琳正已願女四人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鉞次何椿季則徐氏也孫男五人大年大任恂愉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嫁曹湘餘幼性之之配爲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塟邑之承訓鄉橫渡山之東源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塟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器用不輕以假人居厚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願之有請也願嘗從予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

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列於朝曰白岩曰前黄則富嘗甲於鄉閭矣自君父祖崛起淸渭儼然遂爲七族而譜諜之相通則未有攷也宗法不立難乎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蓄不救事特未定莫爲之先孰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今也

錢元卿墓碣銘

浦江於婺爲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輻湊民生其間者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尚人以不歷公庭爲常恥於華言少實而以士自命故閭歲之羣至於有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肆則熟視咨嗟而不敢出一怨憤語此雖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不過如此往時浦江有錢氏之子廓從余學沉靜和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學有端緒而歸鄉之大人長者相與審問延舉或折輩

行與之交此皆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艮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許猶無恙其父贊固已學爲士而又甚篤於廓者俛首書冊中口誦手抄窮日夜不輟止然得年二十有六以紹興丙子八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有二男一女其妻爲同里金氏金氏撫育其男女勞苦有恩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長者名抑疎豁足當門戶少則廓也女已嫁閫豁方大同其葬在距家五里他日二男上塚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兒之有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謀以淳熙戊戌十一月庚申朔徙葬其地之高處一一令如法未徙前六七日廓以書來曰廓得事先生之日久廓先人宜得銘余寧有愛於廓顧銘以立就懼不足爲銘通化之錢嘗有顯者余不能詳其譜之離合而三數年來浦江之俗所聞日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爲廓懼也非復余向者之所聞雖廓之通敏愈於昔而其樸亦異矣後十五日永康陳亮爲之揭銘墓上以識其向之爲士者蓋贊之字曰元卿云銘曰

新塘之原有立其石是爲昔墓過者必式

郎秀才墓誌銘

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逆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嘗飯於郎氏矣是其郎翁鵬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來從余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綿亘數十里而爲在官之山竝山窮民實資以自

給衣食嘗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韓公彥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玆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忍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爲德也又明年余過之而鵬舉死矣蓋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之則旣免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購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還

廷久之則又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爲道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歟胡爲而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壙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與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霅川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珦者永嘉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十一世之詳也曾祖霖祖覲光父思堯鵬舉娶徐氏子男六人景姝景明餘尚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脩次未笄鵬舉死時年四十七歲銘曰

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又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違人無鬪非病牽迷得書未侈其應先者自力其藏其定

胡公濟墓碣銘

東陽胡公濟年四十七而喪其配悉以其家事付子劭而築庵以居不復作世間念然猶銖積寸累別爲田數百畝曰吾爲諸孫地也釋氏以理爲障

以身爲幻以孫子爲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一切廢棄而不論專求其所謂出世間法者夫旣已有身矣則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則安得而無孫子之情乎以公濟之志足以知所取舍如此宜其享有福壽蓋年八十有一康强無疾而終里閭有遺思焉余聞公濟少頗自豪家故饒財入手則淨盡不問旣而小用其志能家道輒如初又復能藏鋒以休公濟於余爲大父行及際其晚歲泊然之時睹其風貌敦厚氣貲凝重可以想像

承平之里閭遺老而惜不及其壯也子勸字彥功與先人俱娶黄氏彥功端然坐家爲里閭信服不啻官府能光顯公濟餘業此其父子皆有過人者余傷其有能之不試而彥功又將老矣天地之正氣發泄於人而里閭之所易見者已不滿人意如此彼其遺恨果何在亦可以人之思慮所及而參酌其中以應天地之運乎又將有大於此者則亦同此慨嘆而已今年春正月十有四日彥功既禫又十二月癸酉塟公濟于家旁之北山塟罷將刻

銘墓上以其辭委余余固心知彥功者居相隣親相屬焉其奚辭胡氏得姓所從來甚遠且與陳爲同姓其譜系遠不可記有諱遠者始居東陽永康之閭至公濟之父遂大其家公濟諱航娶戚氏子男一人勸也女二人嫁蔡犧陳擴孫男四人廷芝廷茂廷芬廷芳業進士孫女四人嫁從政郎梁竦承信郎陳兗將仕郎曹致中進士貟公輔曾孫男女合二十五人元孫一人於是淳熙八改歲矣永康陳亮爲銘其石曰

士以文進與能盡廢我銘之悲獨一公濟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攷見者蓋僅有之而況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武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尚已浦江眞溪之方氏自其諱聳者嗇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脩資日以鉅遂爲邑之望族允脩之子彥老守其先人之業能以尺度自律天資恕厚與人無怨惡不求甚美以自侈亦不慕非人情所有之美以求

名聲期自出於先世之外蓋其自處者求無甚愧於心而已是眞易之所謂克家者其字曰元卿生於宣和癸卯之二月二十八日歿於淳熙六年之十月二十五日娶柳氏子男三人友益溫友賢溫後君三年卒女三人歸東陽貢士單肖錢伯明朱宗祐孫男四人坦槩餘幼孫女六人其一歸毛友多坦嘗從余游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於敎子若此今將以淳熙八年九月十二日塟君於邑之政内鄉大姑之原而以墓

石累余余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爲誰而况能及君乎蓋自昔常如此而人終未悟也銘曰

不墜先業以勉其身其餘以待後人

孫天誠墓銘

丙戌之春鄉人徐木子才胡逵可行仲聯登進士第方二君未第時行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皆妻以女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讙言孫君之知人孫君又自喜教其子遇州縣學時節較藝孫氏子常不在三兩人後予時尚少罕與人接亦知孫君能自

別於他富人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而善致富者則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闔闢蓋加一等矣然猶較尺短寸長於其衝也孰能運其智力於不爭之地使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南十四五里地雖鹵瘠而非人之所必爭孫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嗇出以盡有其土大較二十年間富比他人而省事過之此其爲富有槩於余心者孫君諱寘天誠其字也曾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有四日歿於淳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歸徐氏次嫁趙端夫次則胡氏季適梁季璐故戶部尚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徐氏之女嘗死而子才既得邑定海矣孫氏其先富春人方漢氏失道海內相與競智角力以覬非望而曹孟德以蓋世之雄執縛略盡孫討逆蓋破虜之子鰓然欲與之爭而孟德蓋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基自帝一隅使魏不得爲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

所歸者殆數百年區區一時之自營其所關繫乃如此及其四世之餘子孫散落爲民分適旁郡况又歷七八百年則其間何所不有故來隸永康者亦不能言其於今凡幾世而克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於去家二里姚嶺之原以墓石誘余余悲夫盛衰興廢之相尋長短小大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爲有可言者其於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生墾其地死營其旁何以識之孫君之鄉

周叔辯夫妻附塟墓誌銘

周氏不知其所從來或曰由建安徙處之縉雲然自諱元者徙居永康之上衢於今可攷者五世矣元生謂謂生琛琛生褒世有吉德不兢利於其鄉而衣食財取足故鄉人無憾於周氏然褒死於辛丑之亂所存惟婦人女子其禍亦慘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訥字叔辯者爲之後叔辯之吉德視父祖有加焉此豈所謂天定者耶然叔辯又無子其母弟謙既已出後從父矣叔辯以其子晄爲子晄左

右兢養無違叔辯得年七十有六奭然逝去實淳熙巳亥八月之六日也先是其妻黄氏以丁酉七月九日蓋年八十而卒夫妻以壽考瞑目可以觀晄之爲子矣天人交際之理厥應不忒而變化倚伏要之於其終可也兄弟之子猶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爾汝判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始叔辯嘗出求仕事不如意輒棄去不問其所後之父有女子三人盡以其產自隨斥其亳末以與叔辯巳又以勢奪之叔辯亦不較也叔辯與先大父俱娶黄氏視亮蓋諸孫行而待之如尊客雖其他小兒亦未嘗易侮之及若親戚之貧者不獨不替其禮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卵翼之今之讀書爲士者往往多未之及也吾故於叔辯敢不論天人之理以待後之君子乎叔辯所後之母施氏塊然獨塟於去家一里之坡上叔辯嘗登墓喟然顧子孫而嘆他日必塟我夫妻於其側以明所後之義晄不敢違以十有二月十三日附塟而問銘於同邑陳亮其辭曰

母居其中子左婦右旣絕復續以昌其後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公姓何氏諱㤘字茂宏得姓所從來甚遠而婺之諸何爲尤盛居城之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烏者其分合之詳不可得而紀然義烏之族自公而上其可數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孫矣公之曾大父京始葬其父祖於官塘之東西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餘畝以盡有其四旁之壤兩子

其次諱先是生公之父諱策以志氣自豪嘗欲奮於武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貌端厚意象軒聳而胸次疎豁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爲文亦不肯過爲巧麗取於適用而已大畧似北人者豈其風土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擧自奮公獨以其餘力助理家事積累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於文學庶幾近世晁張輩流嘗與公同上禮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已死數歲家事

一毫已上不使茂恭關心焉茂恭奉其母湯藥惟謹不問錢物爲何事而公之臨財雖鬼神不欺也兄弟相與爲一體至其論文小不合輒爭辯以致辭色俱厲僮僕往往相語以爲笑茂恭未及爲時用而死公年且五十方俯首筆硯務合時好以與後生輩較寸尺於春官傴僂奉湯藥如茂恭在時暇則從容園池以小詩自娛皆淸切有雅致而家事一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懵若素不解者進退伸縮古之君子無以遠過矣娶同邑葉氏子男二人

大辯大雅大猷女六人唐仲義陳亮宗楷陳大同俞袞其壻也幼未行仲義與茂恭同年進士以邵武之光澤丞上銓曹闕陞矣孫男二人蘭孫玉孫女二人尚幼得年五十有九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無恙時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曰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他可勿問也旣而策杖於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獨以黃順堂之山爲最吉曰是回鸞舞鳳之勢也諸孤欲遵先志稍近野堂之東而日者

又以淨明之東山為吉寺僧欣然從之用功力至費百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塟焉而有爲卜語使寺僧牽連改動以遷延其塟者請孤亮以正月乙酉塟公於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嘗見朱晦庵論廣漢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塟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知公之三子固自爲可於是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生不求全於人死不求全於地嗚呼以此遺子孫足矣

陳府君墓誌銘

永康之陳大抵泒自吳興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黄者遠事今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逖亮而數之凡八世而亮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雖不能馳騁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豐足推其餘以及隣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援而邑人始有稱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爲然百四五十年之間衣被國家之飽煖大家世族或以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嶷然如一日此豈無所繇致哉亮之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仕實能撫孤存寡義不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及曾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摧喪之餘暴當門戶凜然懼不自保而曾伯祖諱艮佐實

存恤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廢先人常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繼室葉氏實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諱廷俊字時乂嘗以納粟辟尉靖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邑呂氏蓋甚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克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注胡炳徐艮史孫男九人恂亢亨慥光恪几允愷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廬屋次幼曾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

有八日歿於乾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男女之
長者與公相繼而卒又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
日己酉始克葬公於距家五里雞鳴山先塋之旁
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孤以爲責當在亮謹再拜
而銘之銘曰

生而敦龐以壯門戶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
德細猶未數天道昭然歸安此土

謝教授墓碑銘

淳熙三四年間三山林頡秀寔之作邑永康强敏

有幹畧一邑不勞而辦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罕有
劉仲光茂實爲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世士君
子遊以器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寔之疑其
好異而茂實不顧也余游二君間每爲曲暢其情
邑尉謝景安獨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安之如一
家邑人實賴焉及趙伯彬德全來涖邑事風采煥
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忮趙以憂去丞欲擬
捋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
下時景安居其間所以陰消人意者其所能庇賴
必多而區區一尉效見止此及諸司交章論薦於
吏文少參差景安一不以介意去爲賀州州學教
授賀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獨不鄙夷其人請
諸州將及諸司愈欲贍給其徒而致之學不幸而
景安死矣嗚呼國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
之權奇磊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
棄去以景安之靜厚篤實亦復不偶如此士之欲
以科目自奮者雖旣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
謝氏名逵字景安福之長溪人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先室王氏繼邵氏子男三人宜之進之謂老
女三人長適士人陳表之餘幼以淳熙甲辰五月
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
宜之將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於吾邑之合德
鄉芽山之原而以墓石爲請余雅知景安者不能
經紀其葬而敢愛其言乎顧未知千年之後定如
何耳宜之能自力足以脩父之業吾友徐木子才
吳竿允成實相爲終始之允成與景安同邑於是
方尉永康云銘曰

生於闘死於廣葬於越惟其平生所不欺者不與此而俱滅深藏厚覆以覯餘烈

陳元嘉墓誌銘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書黃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呂才之所論註無不該復而究切之下至奕棊亦入能品動息自遂與物無忤從容暇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部侍郎諱服之女弟也於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梓嘗從余游幼子猛

有豪志嘗欲問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之旱所在搖動鄉之郭君集義兵以衛其境元嘉亦散家資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伍之參錯能否奉進遠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徒有謀叛者郭窘甚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語元嘉命隊首擊鑼鳴鼓整布隊伍更出迭入歷郭氏之門而過焉時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賑糶元嘉令僞爲縣牒起義兵自衛徼使郭氏之徒聞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邑令亦來其徒震動然尤自詭以獻武藝元嘉命冀開左右使獻之叛者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如此而余獨知其爲鄉之善士蓋人才固事乃見而元嘉亦不願以才自馳騁於世非莫余之淺於知人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繇永嘉徙縉雲爲鄉之大姓曾大父捷大父夢父師尹迪功郎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檜槐樞猛女六人適周翊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

餘未行孫男五人曰新曰益曰宣曰嚴曰勤元嘉以淳熙八年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葬在其邑之仙都鄉深渡之原實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爲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爲鄉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虎谷埋而來者不墜非其志也固其義也

庶弟昭甫墓誌銘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葬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我家之傍念汝之似吾

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爲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獸矣我之心旣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旣知之而命之脩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顚倒獲罪於天者旣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寃哉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縶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爲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汝爲有奔走之勞汝之

於我旣無負矣生死之變倏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繇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酹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魂未定尚聽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敕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明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之支壟銘曰

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靈其有知共食于祀此石昭然其來未已

陳春坊墓碑銘

始余出國北門彌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不足以容兩馬湖泊往往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雖余亦懼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嘆曰是豈戎馬驅馳之所乎昔陳公思恭提兵數

千以小舟匿伏湖中欲要兀朮而擒之扣舷相應戰士盡起而兀朮以輕舸遁去衆遂驚潰韓世忠復扼之江上虜自是不復南顧矣酌酒吊古以酹陳公之神其孫均乃以喻偘何仲光之書來求銘春坊之墓閱其家世則陳公之子也而陳公又爲晉公恕之元孫晉公當太宗眞宗時爲國計臣寇忠愍諸公之所敬憚其子恭公執中實相仁宗以大關陳氏恭公之弟執古生殿中丞世昌殿丞生贈武翼郎晏武翼以國學舉人數上春官而無所

遇是生少師名思恭卒踰行伍自奮爲神武後軍統制以困兀朮其事有槩於余心雖欲却均之請而心知其可以張大陳公之功亦一時之良會也而均之請閲一歲不止春坊名龜年字壽卿其先熈州狄道人高宗南渡少師扈從轉戰至杭因家焉故今爲杭人春坊以少師致仕恩補保義郎爲閤門祗候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幹辦軍頭引見司丁母崇國夫人柴氏憂服除差鎭江府都統司主管機宜文字未上改差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

坊事爲閤門宣贊舍人尋除武衛將軍御札曰陳龜年明將之子也轉右領軍衛將軍特旨以久在東宮服勤不懈帶文州刺史除成州團練使爲皇孫平陽郡王伴讀有勞授和州防禦使少師一子以南北既定不復見諸武事而獨爲東宮信臣以身任怨至死而不悔嘗以館北客宴射玉津園選善射者與虜並射莫能中春坊挾二矢以與平立覗的一發中之使當多事時吳江之遺恨猶有瘉也春坊鬚眉如畫而面目嚴冷出入宮庭不以色假人整齊事務摧抑僥倖取前代儲君事抄成小集暇日從容獻之聽知所擇以爲東宮德業之候和章作字必以寓區區之意焉吾友王先化自中嘗爲其客爲余道其事如此今所載者其畧也未幾而春坊坐裴良珣事謫居信州復官得提舉台州崇道觀以淳熈十五年四月癸酉卒于家得年五十有九以五月甲寅葬于餘杭縣蔡家之塢夫人趙氏衍贈太師寀之女也子男二人均承節郎垓以致仕恩上女八人長適忠翊郎婺州準備將

劉將次適從事郎隆興府進賢縣尉朱熈績次適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魏賓慈次適秉義郎裴良珣次適吳衍餘未行男孫一人小頑甲辰之春余以藥人之誣就逮棘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脫獄卒猶能言春坊之事始末蓋其受誣頗相類獄稍寬欲往訪春坊問計而春坊病矣獄之相去纔一二年間而誣人藥人亦可以例推耶天下適安定才者能者無不坎壈於世死轉能少自致至於受誣且死而世莫之察未死者可

不爲死者一言乎余非能言者也二百年之間陳氏之變故起伏亦數矣均方與人士相角逐以自見而垓亦將求世其家者故再至垂虹卒如其請而書諸墓上曰

今天子之龍飛六十日草莽之臣陳亮實表故春坊陳鼂年之墓敘載家世感念事功而卒歸之命焉非人誰爲非命誰使且以識死且以起死

金元卿墓誌銘

君諱大亨字元卿姓金氏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皆不仕娶陳氏子男三人海濊澤女二人于松年孫之本其壻也幼未行孫女一人以淳熙己酉二月丁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是歲十二月丙申諸孤奉君葬于其邑赤松鄉塘裏原君在時所營也而問銘于永康陳亮濊嘗從余游君之於余甚謹以故習知其家事而得君之爲人亦甚詳君讀書爲士有繩尺不求苟異於人內行潔整於聲色淡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爲家也以儉勤自將銖積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

籠之術一切置不用故無怨惡於人晚歲治其室稍華將以娛其親之老也諸子皆使之學而必欲知辛勤之起家不易獨使濊從四方師友游勞費皆所不問而不責其近功也嗚呼使天下之人皆知人有常分事有常程安平之效歲計有餘撼動之力時移難恃則郡縣可以無條令而治家道雖傳之百世可也而世常不足以知之何哉銘曰

富人所欲善吾所獨欲也公之獨也同之遺之以此開之於彼銘之深長尚有以也

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姓陳氏諱端中思正其字也世爲婺之永康人曾祖博祖囘父子茂皆不顯於世余嘗銘陳性之之墓敘永康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之陳也思正娶劉氏子男四人藻棻葵蕃女六人葛汝舟劉景脩劉祉周確胡汝濟胡楷其壻也景脩甲辰進士今爲脩職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孫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横塘

之原祖塋之右思正以意氣自豪視錢物如糞土不爲分毫後日計平生不欲其鄉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滿之意雖以此遭躓而不悔也族人嘗小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且亟矣呼而語之曰兄弟不當至此我死誰當爲汝解之各爲我飲一杯還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皆釋然及其將絶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後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禮求一文以銘吾墓畢我一身任汝曹所欲爲也其子褒經

踵門與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行之以義宜何所不可而動輒齟齬可以言命矣死又無傳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求之余則非也銘曰

將死猶欲人之無爭死後猶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如斯與草木而共盡於其中間聖賢爲準我獨何人銘以相殉

喻夏卿墓誌銘

淳熙庚子義烏喻夏卿歿塟其內王夫人於邑之智者鄉雷公山之下問銘於永康陳亮蓋嘗敘夏卿夫婦之懿矣夏卿教其子孫皆與於學所能自見而多屈於春官紹熙辛亥夏卿年且九十有一一日從容置酒語其弟姪輩曰群兒及今舉自奮老夫猶可待也過是則已矣又曰我兒非陳子莫銘我也悵然凝竚者久之未幾而八月十有九日夏卿死余猶繫三衢獄中微若聞之則爲之出涕明年二月出獄則往哭焉九月其子義方民獻哭投余門以其先君行實曰我父實求屬于子子知

吾父者其肯死吾父乎亮曰諾昔孟子有取於爲仁不富之論而世俗之常言曰慈不主兵義不主財其説遂以行而閭巷之奸夫猾子借是以成其家雖見鄙於淸論見繩於公法而人樂其生得以自資終不爲之變也夏卿孝友慈愛根於天性而著見於日用之間如飲食之不可廢中年與其姪分田不過百三十畝卒亦幾至於千畝然而友愛子姪而計較秋毫之心不萌焉慈惜里閭而豪奪力取之事不行焉爲仁不富之論蓋至夏卿而廢

矣曉雖家事不如初而親戚故舊之急難族人子弟之美事愛莫之助每致其惓惓之意而人人常信之嗚呼為夏卿者亦可以無憾矣福壽康寧子孫彬彬然皆有可觀者天於夏卿亦何所負哉翁氏著籍蜀之僊井散在浙江者惟義烏為盛亦嘗有列於朝曾祖諱迁祖諱宗父諱叅夏卿諱師字夏卿遇太上皇后慶壽覃恩封廸功郎及高宗再上萬壽加封脩職郎子男四人義方脩職郎大方早夭知方汝方女二人適商克忠趙悌孫男九人

偘憲演湮淡克充寬競孫女八人嫁楊一之蔣若拙陳某趙某許公升傅某趙某而公升新與計偕幼未行曾孫男女合十六人汝方今名民獻與偘入太學為諸生演嘗舉于鄉而偘今再以姓名上禮部郎前誌所謂宏者義方將以十一月三日壬申合塟而亮實銘之曰

少年處事出人意表至於危疑之際為人剖析無留難而積善之報未嘗泯也曉歲百事不以關心至於園池之間婆娑遊嬉無虛日而釋老之書未嘗問也鄉之善士卒為老成言無枝葉行有准繩
公其一鄉喪此持平孰邸斯詩以淑我後生

錢叔因墓誌銘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為一時明公巨臣之所許而反授以中庸大學之旨余不能識也而復以古文自詭於時道德性命之學亦漸開矣又四五年廣漢張栻敬夫東萊呂祖謙伯恭相與上下其論而皆有列於朝新安朱熹元晦講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說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齒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之學士大夫賢不肖往往繫

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余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壬辰癸巳而貧日甚欲托於講授以為資身之策鄉閭識其素而不之信衆亦疑其學之非是也而浦江錢氏之子擴來曰擴於時文未之能雖能亦不願也區區之意欲學其所當學者余為之有槩於心曰我亦將從此而學也試與吾子共學之因以為人耶然一身與天地並立

而爲三才其闕一不可之本爲安在又以爲洪荒之初聖賢繼作道統日以修明雖時有治亂而道無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戰國秦漢以來千五百年之間此道安在而無一人能識其用聖賢亦不復作天下乃賴人之智力以維持而道遂爲不傳之妙物儒者又何從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獨立於天下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盡收衆流而萬古不能盡也而後知人之職

分聖賢之所用心而人心之危不可以一息而不操也苟有用心之地則凡天下之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陟降上下焉故易擴名曰廓而字叔因以堅其共學之志廓亦翩自奮也廓於程文亦姑以遊戲云耳癸卯之秋與其儕輩試漕臺亦復得之冬十有一月九日乃死於龍窟山寺中其兄柳來撫而哭之曰吾不信汝死也汝死是無天也遂取以去余哭之過時而悲自傷其子子而莫我助也甲辰之春余亦顛倒於禍患凡十年而世亦無察

其始末者某月某日其兄始塟之某邑某鄉某所之原念欲揭廓之志以刻諸墓上某友凌堅數以趣余曰是堅之責也廓少孤其祖良臣日以老兄柳實任家事督廓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旁觀亦不能安廓曰兄愛我者也人有言兄私自爲計則憤然責數之曰何爲間我兄弟也兄必不爾終不能動吾心也錢物之到手有數到輒於朋友故舊無分毫吝惜計較心嘗以事爲人給錢二十萬僅得銀十餘兩買之行篋中暮夜入邸舍發篋而又

失之人爲廓歎息失聲廓笑曰是固已失之物也其於世故淡泊孝友慈愛出於天資使得其學以至于今不但儕輩之不能及固吾尊行之所共畏也嘗與吾友瑞安葉適正則論後來學者而有遺恨於廓余嘗銘廓父贊之墓故畧其世系而系近世問學之離合求正則書之使來者有考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三十而死其志暇然有子曰顒以聽于天

姚唐佐墓誌銘

君姓姚氏諱汝賢字唐佐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坎祖孜父源君平生衣食粗足不爲後日計樂易好善不求聞於人教其子以學而不冀其必成優游卒歲蓋適其眞以生死者娶沈氏子男一人怡也怡爲太學諸生無所遇而死君哀之越二年亦死蓋紹熙壬子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九孫瑀甫冠而兩喪停之屋下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傷其窮之至此也於是林方入臺爲侍御史不能必顧其私命其弟大任相徐舉義以塟而樓君城徐君

總陳君志同與夏貢士師尹和之尤力龍川陳亮嘗入太學於怡爲同舍吳東陽芋嘗尉永康而善怡也某施文吳亦施字以成諸君之盛舉使知風義不泯薄俗尚有激也聖明在上風化尚可攷也其地爲承訓鄉馬義原其舉爲紹興壬子十有二月丙午銘曰

失其子以及其身世固有途窮之人死於孫之手而歸骨於其子之友法猶謂之有後吾將各舉吾土於新阡之上以觀造物之處此壞也

何少嘉墓誌銘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爲義烏著姓初少嘉之曾祖先既死祖槼以武事強力起家以光其業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奮場屋有聲諸公間茂恭登庚辰進士第未及爲時用而死茂宏不上第亦死少嘉時年二十許歲輔伯兄大猷以當家而家事悉禀命焉仲兄大雅以疾不涉事少嘉時其起居使得徜徉以自養疾門外之事不問劇易身悉自當之少嘉兄弟欲塟其父於傍

家之淨明寺塟有日矣而寺僧梗不得塟少嘉慨然曰我豈無一地以塟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爲杖之而止又杖一惡少之無故爲梗者而後門戶爲之少寧少嘉處宗族以順待朋友以信接鄉黨以禮協親戚以恩意教詔童僕而隨力使之視祖戶如家人而恤其輕重有無及其死也無一人不爲隕涕而快其死者兩僧及一惡少耳內事則姑姊妹之既適人者疾病而多方救療之緩急而奔走扶助之公濟其乏而私又不靳其所有惟其

無事則平處之或怨其不均則曰兄弟姊妹豈有兩心乎未適人者坐起必曰姊爾而不及父在時是爲死其父矣爾伯兄必不然暇時讀書有常課莫夜欲慰暖其母則臥榻之側几案之旁道及閭閻碎事姊妹笑語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姊亦志其爲寡居也傾心一世之賢者見輒尊事之雖未見知而不怠命虔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嘗從予學而其姊以爲吾弟何所求於予而汲汲若此盍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謂

其姊越雞不能化鵠卵惜吾之非鵠雞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而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此於子弟而營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爲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証也二年與獄而僅能以不死其兄將以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園之南山少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時名士得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歲無子愛其兄之少子已孫者死以嗣其後亦少嘉之志也於是龍川陳亮銘其墓晉安吳竽爲書之銘曰

兄之子吾子也百世之後孰知其爲彼爲此也宅兆之卜惟其安也以吾身而爲後日之計則陰陽禍福之多端也身無可擇之行而道有未盡之精微賚志地下深藏而厚覆之而鬼神莫之窺也化爲堆土滋爲精爽變動無時其或爾克承

劉和卿墓誌銘

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潤嘗與一二三子從予學居亡何其母死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求予銘其墓其後予久不見範範能入太學爲諸生與一時英俊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名大聲訪予寶婺觀爲予道範近事甚悉今年夏秋之交予得第東歸趨本郡謝則聞君死矣入弔君喪甚悲未幾範衰絰跣行以其同舍生袁州州學教授徐君正夫所述君行來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己酉合葬往嘗辱銘吾母矣可不哀吾父乎予自念以老蒙上誤恩擢先

衆俊精神筋力往往盡矣愧無以報稱也將遺落世事痛自嗇養以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字間以重其羞然聞範言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有常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金華距行都一水水湍流時舟昨發今日至行都無試則已爾有則金華之士必多君嘗學爲其文而衆中未嘗有君之跡孝友自將所無愧於鄉黨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築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橫不過二三丈許外未免於利入交關而過數步則幽人

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無甚交涉慾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晩始作大室天寧寺傍亦取其不涉關市耳君氣貌偉然宜於世無所不可而利名之場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寄過而不往爭名出入於市而不就爭利則其可書者衆矣君卒於紹熙四年六月壬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先娶陳氏繼季氏贈朝議大夫迪之女子男三人長箕次範也少簡女三人適楊類李召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銘曰

人生何爲爲其有欲欲也必爭惟曰不足粗足而休惟君也獨抱此入土吉不必卜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先妣黄氏夫人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充始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臥龍山之下蓋家君之志也於是亮泣血磨石而書曰

還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爲上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二年而没没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則黄氏武經郎諱大上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

居且蘇率妻孥以洒掃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無窮不孝安贖死則葬我墓之闕後于百年猶不廢其爲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夫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始孫貫從余游余不知其母没若干年而其葬之與末也於是時余蓋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蚤夜痛心疾首不忍聞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以間人乎後二年始克畢事因顧謂其友郎塡滸窆無憾矣獨貫慘然於衆人之中若不能自容者蓋其母喪猶在殯也貫家故貧遇歲大旱貫滋以恨恨明年淳熙乙未謀撮其衣食之資及秋而葬且將乞銘於余以告哀於百世之君子立秋之一日貫得疾不起其父哭之至於慟絶少定則祝曰吾不以汝死而不終汝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其母於距家一里馬雙塘之側前事遣其仲子恪泣且拜曰子其重哀我亡兒余固哀之者乃爲其銘曰

來從永康周其姓貧則有女序來聘宜家宜子又

貧敎四十有二壽則竟七年乃葬貧斯病子知其罪制於命父不忍欺情之正我非其人銘豈稱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丁酉葬其母夫人於去家五里横塘之原先事踵門升堂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于盤之身而奪其母淚徹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不克即死惟是得葬日月遷延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詔其墓於永久以寬其萬分之罪余爲

之惻然答拜曰此孝子慈孫之請昔之君子所不愛其力者也然余嘗嘆士之把筆為文章以自名於時者何嘗不為不朽之慮人亦往往樂得其言以自托至或身未及殁而已無傳其尤長者蹶是而數十百年而零落盡矣始望之不酧所謂文者未足願乎况余志念衰索圖所以及身之計懼不自保雖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求今子之邑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誠懼夫不避之罪盤無以答而强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通而致其

辭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者文之不足托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夫人姓陳氏曾祖裕祖鎧父宗商年十七嫁同邑商君錡子男頌次則盤浩先卒岩質女六人其壻樓知點陳謙亨喻寔餘未行孫男一女一皆幼以乾道九年十月十七日殁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

夫不以窮自懟而為是邦之彥子不以愛自驕而為處子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為夫人之壽

章婦胡氏墓誌銘

故太常寺主簿縉雲胡權經仲能以其學行犇走數州之士士往往以不得從其游為恥然亦爭好傳道其所為初章德文侍郎有從子年十許歲失父精神已自能凌逼人人固奇之而亦以此不保其他日也經仲獨托以女稍長名浩而字曰養直及胡氏女既歸其姑殊愛之養直亦更折節自愛婦又事事可人意以經仲故相傳閭里養直晚於家事乃有不自得於中者時時以杯酒自放婦蓋憂之亦不敢傷其意也然獨奉事其姑彌謹一日

相其姑色微有不悅意時蓋已屬疾矣為之數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婦姑團欒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壞耶我不足為婦明矣且死常者不釋然者死時年三十六余與養直早相善入弔其二兒長短相去案上下聞耳慟哭對客悲哀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嬰兒以立意慘慘泣下余為墮淚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書者衆也養直於其死若干日葬之某所之原實淳熙三年九月某日聞泣為余言甚矣吾哀之不可紓也吾婦今亡矣余使歸

其石而次所聞焉銘曰

生而事姑死猶不滿此心昭然其存彌遠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往余聞呂氏母勞苦有功於家晚以其女孫妻吾從叔次愈蓋猶及識之於是時年七八十歲古語質實無飾撫問其旁兒女子諄諄有恩意因嘆承平遺民雖婦人猶能如此其女孫之嫁胡氏者有子從余游問其始嫁時蓋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婦以相吾事且又未有他婦已自能勞苦以取

其舅姑歡心諸叔之幼小者撫視加恩惻焉其後各各有婦常先後彌縫之故上下無大闕失要之雖女訓久廢不用彼其在父母家習見其尊上人所爲宜不誤人家事也呂氏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孟祖該父章年十九嫁同邑胡汝弼從余游之子名栝余愛其可以共學者也下有二子尚幼一女適東陽陳師古嫁之二十九年以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明年十有二月甲申葬于去家二里先塋之側先事栝拜且泣曰栝無以自致於其母者且傷吾母之德由是而澌盡矣雖其丘壠他日未可知也余無力以重之爲書其石曰

吾敘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遺風吾因其大母以著太平之遺民銘乎遠矣庶及其墳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於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自是歲時往來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終日對客足未嘗越戶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絜

戶內如無人聲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習知其家事則又有異焉巨川少時頗自豪視錢如糞土已更折節以事生産夫人不使戶內有一毫滲漏以發越其志而昌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相其甘旨使無闕而已不欲其兄弟爲資人以生也巨川課諸子以學曰及吾尚健家事不以累汝至於房闥細碎夫人亦必爲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歡笑否則失聲懊恨有子何業至夕之已有歸者問其能事人與否而

不及其他也嗚呼三綱五常聖人致意於其間者
詳矣學之不講自男子處之不能以得其道況女
訓之廢於今千載如夫人之資性適有合者余甚
異焉夫人姓田氏世居處之縉雲曾祖玉祖褎父
大亨年二十歸永康章濟巨川後三十有三年當
淳熙乙未以十一月一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
四日乃克葬子男三人從予游者也女二人長適
沈驥次許嫁胡梓次未笄孫男女合六人皆幼三
子者奉其父命與吾友徐元德居厚之書以來曰

願有述乃系之以銘

貴項之原四山壁立幽固靜深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碩屬余而
使食焉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
久矣自其故所往來皆莫余助其勢獨難於介卿
在時以是尤念介卿已而聞碩聯姻皇之近族與
得官以立門戶余切嗟是非介卿之志也然碩方
務學不輟晩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
四日其婦既歸姝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
其姑大恨得婦之晩余時爲客亦以爲事往往出
意料之外介卿於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婦
病及余客臨安得碩書告以婦死椎恨不孝不克
事姑也碩哭之過悲將以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
有子與時孰知其婦之爲可哀也曾祖某嘉國公
祖某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今爲武翼郎主管台州
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葉適正則爲之
書其石銘曰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季園旁有小冢是爲濮王
六世之孫而碩之室爲女二十有七歲爲婦一百
有三十日生死宜之是爲永畢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葬者必
屬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婣茂恭家見茂
恭銘其從母王夫人之墓其文工甚茂恭口誦一
二過余能隨記其文復爲客道之茂恭撫掌歡笑
世有强記如此者今十四五年矣當淳熙庚子大

人之夫喻君夏卿將以十月二十日改葬夫人於智者鄉雷公山之下以茂恭舊所爲銘文示余求改葬誌茂恭死八九年其文愈可貴重余讀其所爲銘文爲墜淚久之余安能誌人之墓況又能於茂恭文外更着筆耶第以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學無辭以却夏卿之請夏卿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孤遐老又夭婦陳氏守義不去以檜老爲嗣夏卿與夫人又以長子義方之子槐老重慰安之下至房幃碎事夫人不使陳氏有所憾義方早喪婦一

女又孤夫人亦命陳氏母之惟留子柟老一人故義方安于再娶知方有痼疾夫人憐之亦令得所配夫人在時有子檮老今又有林老者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而已卒不以一事損其均平之德獨以不及見其有子爲恨今有子四人曰櫄老楡老樠老槿老而汝方亦能以學問自見於鄉閭柟老今名宏有俊稱檜老名憲能經紀家事而不廢學槐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禮部而夫人皆不能待兩女嫁商克忠趙悌豐約一取命於夏卿夫人止討其女功所當爲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而無間言雖夏卿處之有道而夫人之爲慮亦甚密其大畧之可言者如此而余不及知其詳也茂恭之所已載者今皆不著茂恭名恪夏卿名上從師下則余先祖私諱而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一夫一婦本無可言有子及孫如十指然生既無一毫之憾死以著夫人之賢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紹興癸亥歲從事郎金華汪公浹自江州德化縣主簿罷歸久之以是歲卒其後塟邑之慶雲鄉所謂東彌塢者又三十有五年當淳熙丁酉三月辛亥其配曹氏卒子泌等將以己亥二月丙申舉而合塟焉先事泌以母夫人行實一通哭授其子俊臣犇走以告永康陳亮曰泌願有謁於子也泌之

母塟有日矣惟是不得離其柩跣行以謁也昔者先伯氏有子實婿於陳氏於泌之母爲諸婦閫內之事不能以欺子矣吾子幸而賜之銘以宣昭先懿使後此千百載不知其爲汪氏之時猶賴以存其墓豈惟以掩蔽其孤之不肖而興時姓字又獲比數故願吾子之哀泌也亮頓首對客以不能辭又念君之力足以取一時有名位者之辭以自厭滿假如足以及君所言猶且不敢况又非所及乎俊臣奉其父命纏纏不止亮復以爲意方熱時忽忽不自覺爾久後固將大悔第歸熟計之亮退而讀其狀見其所載主簿公與其兄將仕義居三十年閨門肅雝如其爲父子之居者將仕凡三娶先後之姓不能以皆同而夫人處之如一姒也主簿殁時夫人年方四十四男二女皆幼夫人緝理門戶咸有節法過者不知其寡居也蚤夜自躬其勞以進其男子於學女子非女功不輒習故泌與其弟天錫澄溥皆令入粟補官以試其藝業於計臺女之長者以歸奉議郎通判寧國軍府事王統次嫁時詮詮固大家子不幸天錫澄溥皆相繼先夫

人而亡夫人又爲之存撫其孤兒使各各有立視其父之存者今其孫九人曰正臣表臣俊臣廷臣堯臣良臣禹臣周臣舜臣者皆能不廢書冊以自見女孫十六人其三人已嫁楊濂王杞曹蒙其壻也杞爲承務郎使主簿而在所以處其子若孫者宜不過如此然夫人不自以爲功每曰是其先君之遺澤也晚歲一切委事於二三婦又如不諳其有家者其他閨閫細碎可紀尚多與亮所聞皆合

然後知亮之果不足以任此銘也既而泌以書來曰泌寧獨不悔而已苟不得不止也乃叙次而使刻焉曹氏在金華爲良大家曾大父隨大父介父部夫人享年若干歲銘曰

在昔夫存視其弟昆其居既寡視子若孫既老而休則視諸婦死則已矣視此韻語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亮外大父閤門宣贊舍人黃公大圭自其父訓武公琫當妖賊熾甚時以死捍鄉里而舍人公亦能

擒虜別將以自見故黃氏在永康爲閥家舍人六男皆早世長女嫁同邑陳氏是爲我先夫人次女年十有四則嫁同邑周氏三男曰擴曰楊曰抗兩女一以歸亮之弟充一歸縉雲潛蒿中又三十有三年以淳熙己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二十三日葬于去家十里長蘭山之原其地蓋屬縉雲其女兄之子實銘其壙銘曰

痛父家之將遂淪墜念夫家之永有顯者覆厚土於其藏爾後人其勿拾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姓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良直大父忠父文德年十九嫁同邑劉君大禮生男三人淮淵濱女三人長適楊類次在室嫁之三十二年當淳熙壬寅七月二十五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一日丁酉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先塋淵以劉君之命問銘於永康陳亮數年以來亮以與世不合甘自放棄於田夫樵子之間誓將老死而不悔一日金華二三子相尋蕭寺中問其舊學爲何事使人惘然如

有所失墜思欲溫舊起廢而志其志念之既落其一人則淵也今年春淵之母夫人疾既病矣然猶往來不輟朝記夕省若學之不可以頃刻已者問其故則曰吾母之志也未幾而遂死矣余悲之推此道也則所以事其舅姑以及其夫者宜其皆可觀而其詳不得而具也銘曰

不自憫病而淑其子曰母之愛則有餘美是其藏也可以詔千萬年者未耶言之不文理則近是在爾後之人尚其克嗣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始余聞東陽何君堅才善爲家積貲至巨萬鄉之長者皆自以爲才智莫能及然堅才方端居深念平生爲學之志於是不酬矣遣其子逮從一世士君子游又招致鄱康似之使造適過迹從之學似之有聲學校中及爲甲辰禮部牓首世多知其人似之亦善稱其四子謂足以如堅才志而堅才死逮實主家事師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謹而門戶綱紀一切聽之逮如堅才在時人往往言逮

才有父風或曰是四弟爲學之驗也余獨心知杜夫人之有異於人夫母主於愛愛之過則長幼必失其序而家事莫適所主矣今父死而五子以次聽命余雖不及知夫人處家之詳而其大畧固足爲寡居者之法也夫人姓杜氏世爲東陽儒家曾大父義大父伯忻父杉夫人年十九歸何君松堅才也以淳熙丙午閏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女四人長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方學者次適從政郞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准備差遣鞏嵘尋卒餘未行孫男三人存攄恬諸孤將以丁未十月二十九日合葬夫人於松山鄉寶山原堅才之葬先事逮跣行以見永康陳亮而哭曰葬日迫矣閨門之懿將隨葬而泯滅也吾母早奉其姑勤甚晚歲復迎外王母以歸養示諸子以孝也吾父死而我兄弟居喪不使一日廢學示諸子以無忘先志也衣食足矣而機杼之事雖老不置示諸子以不忘本也使令具矣而鞭朴雖有不用示諸子以尚寬也至於平生妯娌之無間言

鄉閭親戚之有恩意人人類能言之吾子盍爲逮圖其所以永久者亮語之曰子之言皆是也而我又有以知君之母惜乎吾文之不逮也於是與之銘曰

家政歸一如父在時非子之能惟母之思死則同穴厚以培之後千百年銘其庶幾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興之年余客臨安凡三歲父母願其有室而命之歸也義烏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於是義烏

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聲問尤偉余貧甚懼不得當也諸凡茂恭姻黨皆以為不然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說且語吾父趣納幣又明年乾道改元余往就姻焉姻黨咸在而叔向之妻茂恭之女弟也於是茂恭之母年七十餘兩子一女相與為命門戶方張和氣充滿入其門者油然生敬愛諸孫女如女然而尤念吾妻為類已以故劉氏姑視之特好而叔向於余亦加厚茂恭罷官吉之永新諸公爭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橫飛直

上為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日無疾而死又三四年母亦下世叔向與其妻會葬而叔向死焉茂恭之妻未幾亦死吾妻之父以淳熙癸卯七月之晦其死如茂恭獨劉氏姑與吾外姑尚亡恙丙午之春俱集於外氏劉氏姑語余曰我生於七月二十八日歲頃遺禮而不一顧我如不遺也余笑曰是固其初心今當償之耳及期而往出門迎笑大會親族勸酹達旦而意殊無已也是夜將繼之以樂杯未行而舉手扶頭曰病余往視之則死矣嗟夫

盛衰相尋本不足計而生死之際其誰為之乃使其兄弟之死如一人余亦不自知其哭之慟也二十餘年之間為月凡幾為日凡幾何氏劉氏其變如此之亟而余窮蓋如初變通之道獨至於余而遂息耶是又可歎已矣夫人姓何氏曾大父京大父先父棐年十七歸劉氏死時五十三矣子男三人三復監衢州北較務三友三進女三人嫁黃華黃述古皆佳子弟而述古嘗以國子上禮部幼未行孫男三人女三人尚幼夫人志意疎豁語言明

朗遇親族上下不問貧富貴賤皆有恩紀大略似其父而不類婦人女子然樂人之飲而不自飲終日言笑而無可擇之言閨門懿行雖處子不能過豈其得陰之正德而無其幽吝之氣耶此亦婦人之傑也始叔向之葬在家傍五里金塘之東原諸孤將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合葬而謂亮何以使吾母雖死而不亡乎亮固力不足者將籍友朋以自助銘曰

志念豁然責之以死葬從其夫畀爾孫子

姚漢英母夫人墓誌銘

余世居永康之村落間雅不喜遊城市遇友朋在焉則過之一日過同舍生姚怡順道於闤闠中其門桑柘環合一徑幽長如幽人逸士之居升堂而拜其父則風貌淳古語言質實使人失其所以欲富欲貴者竹床瓦器品具精潔閨門濟濟又若不待禮法而自合者余雖不及請拜其母而心知其閫內之懿矣久之而怡之母夫人死死後乃知其爲故吏部尚書陳良祐之外兄弟蓋其夫妻安貧

不以親戚之貴達而有賴焉雖其友之子不得而知夫人從子徐君之茂登科從仕日月有聞而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亦浸浸有列於朝獨怡蹭蹬太學夫人亦不以是而慍其子徒欲其學業之久且不怠也夫人姓沈氏曾祖某祖某父某娶之金華人年若干歸永康姚君某子男一人怡也女若干孫男若干女若干適某夫人以怡入太學遇高宗皇帝慶壽覃恩得封孺人嫁之若干年卒於某月某日越一年當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葬於邑之承訓鄉馬義弄之原而以銘屬其友陳亮辭不獲則叙其畧如此銘曰

不使其夫有賴於人不使其子有羨於人此其德之深且厚者故所以宜其後人銘以昭德獨可非其人乎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浦江凌堅從余學往十年時余嘗吊其大父之喪其伯父杞實任家事而堅左右之升堂而拜其母則肅然端重如五六十許人令人生敬者徐而問

之乃知堅失父時母方二十而娠及生堅則毅然誓不再適父母欲奪其志而不可亦未知堅之必成立也家政出於舅姑而輔其內事惟謹房戶細碎無不整辦舅姑日以老則一切聽之其夫之兄纖毫以上未之或與也惟課堅以學晝夜不使少怠曰汝無死乃父足矣及堅能與薦書則曰是可少塞門戶之責也堅不懈愈虔卒能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之間始爲之開眉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也汝其愈自力使問學

更有聞焉則我死矣自餘惟伯父之命是恭也及余奔走於禍患而莫之解則聞堅之伯父死余欲哭之而不能未幾而堅母亦死實紹熙改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而求余銘其墓堅於余休戚每若相關者余心許之而困於因繫小定則堅來曰堅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堅母於縣西三里德政鄉華表原先塋之側墓內之誌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堅母何氏名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也曾祖辨祖滿父新年十九歸凌君楠子男一人

堅也孫男二人鼎泰孫女婿堅數爲余言堅母好讀書知義理於先祖妣治生之際能迎其意而奉承之於先父既死之後能廢琴不撫以撫其孤敬上恤下內外親屬皆有恩意而寡居不自謂能也余爲誌其大者則表裏本末皆隨以見於是永康陳亮爲揭銘墓上而晉安吳竿允成實書之銘曰夫曷爲而死乎子曷爲而成乎成其子不死其夫曷爲而不得銘乎銘非其人乎銘當其義乎因吾言以得其所不言亦有以盡孝子之志乎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曾大父恭大父開父琛年二十有七嫁同邑呂君師愈呂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歿蓋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歸呂氏家道未爲甚裕呂君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飭嗇於內課女工甚悉以輔成呂君之志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儔使能自呂其家蓋繼爲人母者之所難也及夫人所生之

子浩以賑濟得官夫人不爲動及用是而獲貢於漕臺乃始爲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爲今日爾更能自力以明父之志適吾心也約爲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語連呂君浩詣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爲人所戲弄自喪失一官浩亦慙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息自力於學已能明父之心矣尚將何求其後既許約居外以事生產亦許浩自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讀

書未廣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旣多矣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區處其子切於事情而無違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塟于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魯季姝季時季懷季恂女三人尚幼前事約浩源扣予門而哭盡亦哀吾母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誤恩褒嘉之語非所宜蒙訓誡之辭不遑寧處思所以休息莫年而報稱天地之造者惧未之逮

而敢言文乎獨欲使一世知予無所慫惥而鄉間幽閨之微往往具知之故勉從約浩之請而係之銘銘曰

婦貴於拙拙不害成母主於愛愛惟其平彤管所書幽閨曷稱因所自見庶幾平生在爾後之克紹豈予言而後明一石易朽遺志可憑深藏厚覆莫之變更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義烏黃耕子野以壬辰歲入太學與其同舍一時豪俊角鉄積寸累之功以登舍選於余爲同年進士其入太學之四年始娶同邑樓君若虛之女爲婦年纔二十有二而子野孀親在堂不以違離自戚亟欲爲其親一日之榮時節不敢離學故樓夫人見子野之日常少子野亦覬得一官以終配儷之樂有男一人名初孫而樓夫人以己酉十二月十五日死矣紹熙四年夏子野與余同試殿廷下登甲第每爲余誦言其不滿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辛酉塟樓夫人于邑之龍祈鄉菱塘先塋之側求

余書壙石以誌其哀余龍川陳亮也銘曰

三綱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奪之本心自明是曒曒者寧間死生子野具石余爲其銘

龍川文集卷之三十　終